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2/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  
一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

(一)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一四而公柄

日淺視余獨倍蓰卽余  
駑騫樸拙不敢望公然  
公亦非好爲聒瀆者何  
纒纒娓娓若是蓋公不

原缺第一葉、第二葉前半葉

得不言言不得不多時  
使然也當是時國事劬  
勩多故矣而號爲尤難  
者二旋幹之難難於國  
本調劑之難難于人情  
此何以說也  
上英睿獨斷宮闈之事外  
廷不得聞而巷議橫生  
廷論蠭起  
冊建久不決留侯不云乎

此難以口舌爭也而公  
獨爭之強  
上曰可公曰否  
上應愈緩公言愈急  
上亦屢紆其說以與公相  
枝柱公之計窮而言亦  
窮乃先請出閣以明等  
威示意嚮  
上不移日而從公自出閣  
禮成而



儲位始默定也斯已難矣  
上初闢言路起廢臣言者  
益發舒無復顧慮其所  
厚望而苛責者常在輔  
臣

王文肅公奏直臣

五

上或震怒有所譴斥公常  
婉委救解往往霽威從  
薄罰或貫不問人不以  
德公而更極詆交薛公  
方且爲疑標爲怨府難

抑又甚焉公居此兩難  
者日在憂疑跋扈之地  
而事求必濟功求必成  
言安得不多也然余竊  
怪公之言率皆犯顏苦

王文肅公奏直臣

六

口抵觸忌諱數稱病似  
託以去就爭似要而  
上終無所忤其待公愈渥  
慰諭公愈懇而倚任公  
愈專何也知公一稟于

直道而發之誠心也直  
故屹立不懼百折不回  
誠故可以孚豚魚開金  
石而況

明聖之主可爲忠言者乎

王文肅公奏草序

七

宜

上之眷眷于公去國且十  
餘年矣而猶念公而召  
公以囂凌紛糾之時恃  
公爲重也君臣之遇可

不謂千載一時者乎余  
猶記公嘗言異時搢柄  
在上故政體一而指臂  
易使今操柄在下故議  
論煩而否隔茲甚履霜  
之漸非朝夕故矣余深  
有味乎其言語云良工  
苦心讀公之疏者可以  
得公之心于語言文字  
之外矣

王文肅公奏草序

八



同官同年友弟申時行

謹序



王時行公奏草序

九

文肅王公奏草目錄

卷之一

萬曆十三年

赴召中途引疾疏

因事抗言求去疏

謝賜羅衣疏

引疾給假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引疾求去疏

文肅王公奏草目錄

謝遣醫視疾疏

引疾再疏

引疾三疏

萬曆十五年

考察自陳疏

書成辭免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卷之二

萬曆十五年

引疾乞休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引疾乞休再疏

因言再中前請疏

萬曆十六年

考滿謝賜羊酒鈔錠疏

考滿辭免恩命疏

再辭考滿恩命疏

壽宮加恩辭廕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論救言官疏

因事陳言疏

到閣陳謝疏

卷之三

萬曆十七年

辨論科場誣奏疏

辨論科場誣奏乞罷疏

辨論科場誣奏三疏

再論科場事乞避位疏

辨誣乞罷四疏

論救被逮部臣疏

乞休五疏

謝宣諭疏

引咎謝恩疏

請視朝建儲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引疾乞歸疏

辭俸調理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卷之四

萬曆十七年

引疾乞歸再疏

乞歸疏

乞歸四疏

辭遣官送母疏

乞免究造謠疏

萬曆十八年

元日召對建儲豫教事體疏



再請豫教疏

母疾請假疏

到閣題知疏

因災自陳疏

給假疏

卷之五

萬曆十八年

謝賜猪羊粥米疏

慰勸視朝疏

文肅公奏草 目錄

因病乞休疏

告病再疏

告病三疏

告病四疏

告病五疏

恭謝聖問疏

謝宣諭疏

到閣題知疏

論邊事疏

卷之六

萬曆十八年

請止開礦公疏

荅傳諭疏

荅遼事公疏

擬票皇親請建儲公疏

請建儲公疏

懇請建儲疏

謝宣諭并申請建儲疏

文肅公奏草 目錄

請發留中章奏公疏

申請冊立豫教疏

到閣題知疏

乘間乞歸疏

卷之七

萬曆十九年

代同官辭恩公疏

乞恩省親疏

謝宣諭疏

再乞省親疏

謝准假歸省疏

謝賜路費疏

辭朝疏

歸省留獻忠言疏

備陳邊事疏

還家謝恩疏

乞恩終養疏

卷之八

萬曆十九年

請建儲解疑疏

謝遣官督促申請終養疏

萬曆二十年

辭召命三疏

辭召命四疏

中途辭召命疏

中途再辭召命疏

因言再辭召命疏

萬曆二十一年

在途聞言待命疏

赴召入閣謝恩疏

謝賜銀幣疏

京察自陳疏

卷之九

萬曆二十一年

密請建儲疏

答並封聖諭疏

再答聖諭疏

請收冊並封聖諭疏

懇救建言二臣疏

答聖諭疏

請會議冊典疏

請面陳冊儲事體疏

誤答聖諭引罪請改疏

請定冊典以信初詔疏

再請定冊典以息羣疑疏

卷之十

萬曆二十一年

密奏

荅聖諭并請豫教疏

備陳往事力勸冊儲疏

催發閣中密奏疏

擬進東征勅諭疏

引疾乞休疏

分解吏部事情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八

謝賜猪羊粥米疏

辨論閣中事體疏

謝宣諭疏

論救重處諸臣疏

卷之十一

萬曆二十一年

引疾乞休再疏

請釋久繫罪臣疏

引疾乞休三疏

謝宣諭疏

請處分銓部疏

請召對疏

調停宗藩事情疏

請調養聖躬疏

奏報東事疏

定國論一政體疏

請定進講經書疏

卷之十二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九

萬曆二十一年

催發緊要章奏疏

恭候起居疏

荅問東事疏

辨論科臣遷轉事疏

謝宣諭疏

催發章奏疏

謝釋宥繫臣疏

請發銓部乞休原奏疏



請處分部臣疏

荅廟享遣代疏

星變請召對疏

卷之十三

萬曆二十一年

請御門宣捷疏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請發會推太宰疏

請處降倭疏

大清三十八年重刊目錄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星變擬進勅諭疏

星變密奏疏

荅御札疏

謝賜服色疏

請賜壽節受賀疏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卷之十四

萬曆二十一年

再請召對疏

三請召對疏

議處婚姻事情疏

請處分部院事情疏

擬進勅諭

請處部臣疏

請處部院被言事情疏

懇請冊儲疏

救解銓部推官忤旨疏

大清三十八年重刊目錄

再請冊儲疏

請聖母壽日受賀疏

卷之十五

萬曆二十一年

召對紀事

召對謝恩并懇請冊立豫教疏

再懇請冊儲疏

申明候旨冊立本意疏

再荅聖諭訓明原奏疏

再懇早斷大計疏

再懇早定冊立大計疏

請處各官爭論事情疏

謝聖諭疏

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

荅豫教聖諭并擬傳諭疏

因言辨論并勸錄用人才疏

論救臺臣疏

卷之十六

萬曆二十一年

十二

請傳煖耳疏

催請辨論原奏疏

請處織造疏

請寬降爵部臣疏

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

荅欽定皇長子常服出講疏

催請出閣傳諭疏

請寬出閣買辦疏

請添閣臣疏

請處承天內臣事情疏

因言乞罷疏

卷之十七

萬曆二十一年

謝宣諭并求去疏

荅御批并請寬部臣疏

到閣題知疏

催發出閣事宜疏

萬曆二十一年

十二

遵旨視事題知疏

請寬言官疏

萬曆二十二年

催舉侍班清讀各官疏

催請出閣部題疏

賑濟擬聖諭責成撫按守令疏

酌議出閣禮儀疏

酌請出閣侍班閣臣疏

卷之十八

萬曆二十二年

出閣禮成因請上聽講疏

分解忤旨部臣疏

議擬救荒事宜疏

請寬宥言官疏

恭備章互異疏

請審江南風聞事體疏

王牒成辭免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十四

三辭恩命疏

勸請賑濟疏

申請舉行恭交用人原奏疏

卷之十九

萬曆二十二年

答賑濟御札疏

請重懲貪官疏

請寬督辦香草疏

預請親行廟享疏

密薦閣臣疏

因病乞歸疏

謝賜諭遣醫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乞歸再疏

乞歸三疏

謝特諭疏

卷之二十

萬曆二十二年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十五

病中請添閣臣疏

乞歸五疏

謝宣諭疏

謝賜銀幣疏

乞歸六疏

密請添閣臣疏

謝聖諭建醮保安疏

乞歸七疏

請詰問妄言疏

救解銓臣疏

卷之二十一

萬曆二十二年

謝宣諭疏

乞歸入疏

辭路費加恩疏

賜歸謝恩疏

辭朝獻忠疏

辭朝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十六

抵家謝恩疏

爲母請恤疏

謝賜賻疏

謝賜祭父母疏

祭葬畢事謝恩疏

卷之二十二

萬曆二十九年

請卹典疏

賀冊立冊封上徽號疏

問安勸諷疏

萬曆三十年

謝存問疏

賀生皇孫疏

萬曆三十五年

謝存問疏

辭召命一疏

再辭召命疏

謝存問蒙恩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十七

三辭召命疏

辭疏外密奏疏

卷之二十三

萬曆三十六年

四辭召命疏

五辭召命疏

六辭召命疏

六疏外密奏

萬曆三十七年



辨論密揭疏

八辭召命疏

申請八辭召命疏

萬曆三十八年

申明建儲原議疏

九辭召命疏

十辭召命疏

臨終遺奏疏

文肅王公奏草

目錄

十八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一

蘇秦張儀李太僕尚書建徽殿李士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男衡彙輯

尚寶司司丞孫男時敏校梓

赴

召中途引疾疏

萬曆十三年 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與疾赴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召委頓中途再懇

恩放還鄉以便調理以圖補報事比該臣以營

葬先臣哀勞成疾再疏辭免

恩命奉

聖旨云 欽此伏念臣名跡至微身命至賤入

官之始已分捐糜今齒髮向衰報

國之日短矣敢復顧惜犬馬之身偃蹇功名

之會乎近者煩言叩

關迫於誠款未蒙

嚴譴更荷

溫綸毋論臣之感激不敢偷一日之安即臣母亦不能安臣之養矣賴天之靈病未即死當於聞報之後擇定四月十六日扶侍臣母登程會又以臣弟聘爵病作不勝臣母憂戀延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克成行臣以君言久宿惟有將勤可以補過一路戴星而進兼道而馳歷過風濤之險臣竊自喜以爲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二

聖之期決在旬日不意行至某處某驛地方宿疾大舉腦風腸風及寒熱嘔泄等症并於一時勢甚危劇然尚謂弱軀偶觸外邪可服藥導引而愈也已復強行至某處訪醫調理臣情牽赴

召諸藥亂投加之舟中鬱煥不習北地水土以致元氣轉傷浸成委癰臣又竊自悲也以爲

聖主在上既嚮意用臣臣之妄庸可藉手以

萬一者獨有垂老之筋骸僅存之喘息而

恩過分逾福薄緣淺身未入

國門已中於陰陽之罰將來何以彌

深知寒

厚望而償餘負乎又臣前疏烏鳥之私止爲臣

母臣母雖在行然所過遇神必禱當饋必

歎未嘗時刻忘弟病也臣雖亦強食言笑

以安母心然念弟病於室身病於途一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三

孤寡兩地憂懸未嘗不終夜伏枕吞聲而泣也臣聞人有百疾惟七情之病爲難理臣之壯也猶不能支何況臣母風燭之年而令強抑內顧之情以當長路跋涉之苦豈不危哉與言至此聲與淚隨進退之計愈難愈苦而愈不能拜

命矣今在

廷推轂臣者不過以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之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

審此樸遯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連章

批獎之詞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榮藉相等

臣之驚竄悸汗已自成疾况重以家門之

私念末路之隱憂乎見今所在官司從行

僮僕無一人不見臣涕泗顛連之狀者臣

尚不欺外人忍欺

君父用敢不避再三之煩以丐母子垂絕之命

以干

大廣王公奏章卷之二

四

皇上始終曲成之恩伏惟

天慈俯垂察放 生還田里侍母餘年臣不

勝詞窮氣竭至苦至危為此具本

因事抗言求去疏

本年八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病朽立

朝不忍見驕臣挾權玩

主大肆傾危懇乞

聖明先

賜放還以避狂鋒以明微志事伏念臣猥以

一介草茅仰荷

大廣王公奏章卷之一

五

天私起參密勿昨者連章

批獎之辭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輝映千載

臣之遭遇天下莫不聞則其感激酬

知亦當不與在廷諸臣等而大馬病甚霜露不

圖恐報

國之日短矣不勝款款之忠竊以為

聖主在上明日月而威雷霆必臣等大臣先自

處於至清至公之地而後庶寮自無所容

其翕翕訛訛之私臣連日在閣時時與二

三同官言之意氣懸合真如斷金臣又竊  
自許以爲一日未死之身可藉手以報  
皇上端在於此退而見人言籍籍皆指目前御  
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估寵驕狂之狀念  
此三臣者在植則臣之教習門生在東之  
可立則臣山居時蒙其特疏舉薦者也悠  
悠世情誰無知己之感臣誠痛此三臣以  
蹇謬敢言之名膺

特達非常之遇而年少氣盛不自愛惜遂令紛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六

紛至此因力爲衆中分解明其立心制行  
之無他而却於聞見切磋責其居功用才  
之未善又竊自以爲臣眞三臣之益友  
而三臣亦且口噤色沮信臣之教矣不意  
狂鋒愈熾暗械滿胃本月初一日乘大學  
士申時行往

壽宮動土行禮薦投一䟽以大峪山風水爲名  
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之不當而語次  
并傷時行臣姑不暇爲時行辯但請

皇上試觀三臣如此蹤跡如此機穽果是光明  
正大之人否夫使前地果不佳則三臣一  
向安在必待匆匆興工吉日而後言又使  
三臣果別有真聞真見則舉朝何無一人  
議及而偏此三臣一時意見偶合如此  
皇上試面問此三臣書生少年何自知風水之  
說臣竊料此三臣情見勢窮必且曰傳之  
術師之口也夫術師相破自古而然三臣  
旣非專門何以知前人稱善者之非後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七

駁議者之是

皇上試察此情公乎私乎大峪山之始定也聞  
皇上親閱詩山鴈指而決符學謨則嘗從中贊  
成亦猶植等諸臣書生道聽之見而已今  
諸臣夢中許夢已自影響而又以根株漫  
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而自處其身於獻  
芹食桃鄙野近幸之愛主

皇上試又以爲忠乎佞乎去年丁此呂之疏上  
也臣偶讀邸報有傳科場曖昧之

言是閣臣所擬者臣不覺失驚歎曰此誤矣何以知科場之曖昧而預爲解也已讀吏部覆疏至引王連趙文華則又歎曰誤矣奈何以鳥獸律人已讀陸光祖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欲以口語盡逐言官已讀九卿潘李馴等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反追爲張居正訟寃已趨

召至中途讀孫蔡二御史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以小書盡污人生平大節凡此皆臣之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八

私論然始入

國門不惜一二爲同官言之益真謂諸臣之可致而大臣處之或未必盡善也以今而觀畢竟閣部無一毫成心而諸臣三五爲曹日夜相構而騁蘇張押圍之談神鬼變幻之術正猶優人之舞於幕公然淫而裸形全不知耻似此舉動何事不爲臣於此時斷乎不能復爲諸臣解矣也聞大臣不能帥羣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老成

而爲惡少年所推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無可一目立朝之理所有愚懷耿耿抱不平之慨其說有八取盡爲

皇上先陳其槩而後及臣之私當張居正馮保事初發時

皇上試自揣獨聞獨見之中果毫無端倪盡假耳目於諸臣乎將

聖志已定僉謀大同而言者適投其會也大將順之與匡救難易懸殊觸忤之與受賞利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九

害全別而諸臣唯唯盱盱槩自附于吳中行趙用賢等嬰鱗折檻之黨此其不平一矣

皇上明燭群奸天旋地轉乃千古非常舉動然猶推功言者陞叙加等而諸臣顧反盡擢

天功臣

主異視此其不平二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文前漢書之期於濟國而諸臣近乃創爲一風尚以爲普天之下除却建言



之臣別無人品而建言之中除却按括張  
馮舊事別無同志此其不平三矣蓋臣嘗  
私譬張居正之門客如羣娼之倚市勞來  
送往取適一時耳今水山既泮黃犬成空  
士有慟輪漬酒不意死生之交者鮮矣况  
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肉朽骨而噓寒燼以  
何爲名天下豈更有此至愚至拙之人哉  
而諸臣動稱報復真成囂語此其不平四  
矣周公之功也衛武之耄也而凡几抑抑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一

虞悔吝之且及也况乎以中人之資乘一

言之會不階不媒起越

朝右如花之始發正雨吹風妬之時而悍然  
遽自以其暗鳴睥睨之態日尋乎盾惟敵  
是求此其不平五矣人情雖甚愛不能廉  
盜跖甚憎不能溷伯夷甚變亦不能朝夷  
而暮跖則其公論定也今在廷大臣如許  
國楊巍舒化輩諸臣不啻交口贊譽以爲  
正人君子哉此一言相左則疵釁橫生且

相謀刺刃其腹而陰求其短王尊一人  
賢乍佞令人復安所取信此其不平六矣  
大臣主持

朝綱乃一味濡忍涵納原非中道今大學士  
申時行泊然處中唾而不拭以強陪諸臣  
之嘖嘆不過爲重

國體惜人才耳乃諸臣見其弱則愈以爲不  
足畏而凌之受其容則愈以爲縻我而疑  
之被論則以爲噉人攻之求去而票免則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一

以爲逐之票留則又以爲苦之或票雖留  
而

肯欠溫則又以爲陽順

上意而陰忌之喘息縱橫于荆萬棘令人無路

可趨無門可解

皇上試觀典籍自古及今豈有人臣操

天子之權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而

朝綱不亂

罔是不清者乎此其不平七矣又臣嘗問諸

臣前後爭辨之疏無論惡言許語狼藉難聞即其高自標榜一則曰孤臣一則曰善類臣請就其言而折之夫古以孤臣孽子並稱此爲臣子不得意於君父者言也今諸臣自謂得君乎不得君乎

朝廷之上敢臆口而語難者何也臣以爲此其臣不孤語稱舜跖之分在善與利今之悻悻豈盡爲公得無爭先於徑路患失於鳳池者乎又得無憑城社而盜威福者乎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一

即如近日

皇上之用也

儼然出徵書於

內簡付公論於

廷推而一二在外散局小臣已有輒據爲齒牙贊襄之助者臣以爲此其類未必善凡此皆瞞天大言鬼目駭耳而諸臣居之不疑此其不平八也夫此八不平者使其說出於張居正所薦引及與諸臣摩肩競進

之人則尚可指之曰黨曰忌曰素所不悅也今臣乃居正切齒之讐而又諸臣所嚴事推轂之友使酸鹹臭味尚可和調國論人情不至十分顛倒臣非異物豈有反攻同志而快仇讐者哉嗟乎諸臣可以踟躇而

皇上亦可以深長思矣臣山居八年朽株枯木

原不適

廊廟之用況值此千載難遇之時事千載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三

遇之

主天清日明本無一事而不幸爲驕臣苦爭無影之是非使

朝堂爲訟場而

宮府爲虛位大臣皆重足膠手於風波偏側之中而市井僻邪千人所指如馬應圖輩反得藉建言之名以逃考察而希榮進臣誠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度言輕力篤不能有所匡正雖有去耳今日之言雖明可

君父幽可質見神然必臣之身退而後臣之志  
明不然則諸臣又以爲回護同官苟貪俸  
食臣既義不借諸臣之譽則亦不能復受  
諸臣之毀伏望

皇上先將臣放歸田里然後徐察諸臣公私忠  
佞之狀盡攬威權一新視聽毋令天下萬  
世有有

君無臣之歎臣雖伏死先臣松楸有餘榮已臣  
不勝憂危懇迫昧死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資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奉  
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輒敢誣構擠排驕橫生  
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  
端亮謹直正賴匡扶國是豈可遽自乞休宜

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五

謝

賜羅衣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閱定壽宮

上御感恩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朝三月未獲補袞之忠扈

蹕一行疊荷解衣之貺輝騰在笥愧切濡梁仰

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六

皇上

大孝承親

沉幾照物

周原卜壤培萬年天保之基

禹範稽謀辨三至人言之惑肆

屬車之再駕廼

初筮之果諧臣猥以近僚叨陪末從周旋

大麓徒瞻佳氣以增歡肅奉

清遊欲贊

睿謨而莫措詎期

特眷曲軫微勞寵渙

玉音榮頒

珍綺三英炳若出巧製于天機五采燁然分

奇章于銀漢矧應授衣之候真如挾纊之

溫被服

華恩敬擬岡陵而祝

壽彌縫闕職敢辭夙夜以宣勞不勝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七

引疾給假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患病給假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偶感痢疾并寒熱身痛等症一向勉強進閣供事不敢

上聞至二十五日該文書官送本會票之後忽虛火上冲昏暈仆地移時方醒見今臥病在家有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八

朝講伏乞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候痊可即出供職謹具

奏

聞

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

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伏蒙

聖恩特遣

御前牌子孫朝齋

賜臣錫爵鮮猪一口鮮羊一羖甜醬瓜茄一鐺

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卧榻叩頭祇領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十九

訖伏念臣本以衰殘擢自廢朽犬馬之力

曾靡效于治埃蒲柳之資已遽嬰于疾疢

竊自憐悼負此遭逢惟

聖王少裁高厚之恩斯微臣庶追陰陽之罰豈

圖餘喘曲軫

宸慈爰勤

中使之特臨並錫

尚方之諸品精糗色瑩兼分醴醪之春雜俎

香浮更藉牲牲之旨用以佐刀圭而施上

藥因之扶羸瘵而制頽齡受

寵彌隆循涯愈溢挹

金莖之湛露勉效加餐叅

玉鼎之和羹終虞餽祗三肅而拜

賜期一飯以輸忠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伏

枕不能

建謝謹具本奏謝以

伏候

奏

奏

卷之

二十一

奉

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求去疏

十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脾疾沉綿不堪輔理懇乞

天慈俯賜骸骨還鄉以終

恩造事昨該臣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以臣患病

欽准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蒙

奏

卷之一

二十一

特遣內臣頒賜酒米蔬肉等物臣糞土微賤之

身乃至以疾憂

君父

慈旨優溫

寵數蕃渥臣雖病也口尚能啣

造物之恩心尚能識報

主之分豈有升朝數月寸勞未展而遽忍言去

者乎伏乞得請在假以來所延致醫生夏

惟勤等以十數而治療之術亦且百方盡



消補兼施寒溫雜進者決旬於茲矣臣雖  
病也又豈不知欲速之無功衆咻之難信  
哉誠疾痛怵迫之中貪奉

清光坐憂曠職而徵幸於萬有一分之效耳豈  
圖外症未除而內元已竭宿疴方痼而新  
疾復生連日痰涎壅盛步履艱難飲食滯  
停瀉痢頻數心脾項背腰脊之間無處不  
痛臣親檢方書云是七情憂患所感脾氣  
積傷漸成鼓脹非醫藥所能即愈臣竊自  
悲也以爲犬馬怙恃之身在

國惟

君在家惟母有如粹先朝露進不成報  
君退不成將母與自指溝瀆者何異臣於此時  
乃始思草疏乞骸踟躕未敢而臣弟鼎爵  
病危之報又至矣痛惟先臣早背止遺此  
焚箕二孤而皆朝不圖暮兄北弟南有生  
離死別之感加以七旬衰母兩地憂懸風  
燭之命且端端不保而臣也一身憔悴之

餘耳呻吟而目涕淚獨奈何復望策駑駘  
驟踴躍功名之會哉伏惟

皇上前者非時召臣不次用臣近復

垂聽瞽言而

特旨留臣

君父之恩豈有終極顧臣福薄不足以堪力罷

不足以報以致鬼神忌盈自貽咎疾揆之

愚分決當知止伏望

皇上察臣垂死不欺之誠憐臣癯瘠至苦之狀

奏請

早

賜骸骨生還田里庶臣外無憂尸祿曠官之罪

而內又得以便一門骨肉養孤扶老之私

臣疲瘵殘息幸不即死異時或尚能矢銜

結而償餘負不可知也臨疏不勝母子涕

淚籲

天請

命之至

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謹

遣醫視疾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伏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診視該各官

看得臣六脉浮弦扎數脾胃兩傷皆心經

憂鬱之氣傳結肺臟以致腹滿腸秘頭暈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二十五

體虛飲食不消腰背作痛等症竊念臣之

得疾本自憂生至其致災亦由福過而經

旬在告已蒙

優文之仁垂死乞身更荷

眷留之渥非心而自愧思避

寵之無由乃茲

聖諭之親傳更

遣國醫而下視分

尚方之劑固將收效於刀圭發節屋之春重

欲回生於沉痾臣有何緣分微此

曠恩蒲柳之資易凋深慙培植犬馬之年未盡

但誓捐糜除聞

有供設香案迎接併臣在床褥間扶掖叩頭外  
爲此具本奏謝以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再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陳病苦真情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俯容辭任回籍以全母子餘生事昨該臣

於本月初十日以脾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名跡至微

又庸主公奏進

卷之一

五十五

身命至賤入官之始已分捐糜今年齒向

衰邁

主微榮至此此

恩之必不可負義之必不可逃而亦時之必不

可失者也臣伏枕無事之中夜氣尤清其

於私情公義之重輕出處進退之大節亦

既反側再三念之至酸矣且夫志士感知

不忘一飯而臣乃在野再微在

朝三錫口厭

大官之饌身披極品之衣臥病軫國醫之視乞身蒙

華袞之褒臣即欲自絕無論此心難欺而天地亦豈有容此不祥之人者頃之匆匆叩

關委非得已蓋肺腑之病已困劣而難支骨肉之虞又煩冤而并集惟幸早解機務免於素食或尚可懣積愆而微餘福耳今下誠未遂

天眷彌隆而臣且一面憂身一面憂母又一面

懷負

恩曠職之懼以致心神愈耗脾氣轉傷泄痢無時昏暈加數此醫官朱儒等望形而知其已病切脉而爲之隱憂者也臣聞

君臣之間真是一體臣苟不欺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君苟不疑

其臣則不論栽培之與休養皆爲

恩澤今臣幽憂難愈之內疾羣醫既能言之而

眩暈不測之顛證同官又莫不見之臣之

不欺

皇上其已明矣而

皇上之深知渥寵加於臣身者其亦已無餘憾矣若尚以

三朝舊物未即吐棄則賜之猷猷未盡之生以終焉烏一日之養其爲

恩禮不又加於尋常萬萬哉見今垂死病弟息耗杳然臣母子餘生愈孤愈苦母不能一

日舍臣而獨歸臣不能一日離母而獨處

以私情言之既有俱傷兩敗之憂且輔理重任物望所關臣之一身固不足惜有如

天顏咫尺之下朝班萬衆之中仍復如前顛仆

隕越震驚觀聽豈不羞堂陛而玷冠裳以

國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

窮計無所出不得不再陳危苦至切之詞

以于終始

曲成之造

皇上即幸而聽臣則不惟下全臣身上全臣母

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掛空名坐妨賢路於私情

國體各獲所安臣無任疾痛呼

天哀祈叩請之至

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忽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魏藩王公奏章

卷之一

三十一

引疾三疏

十一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

恩深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天慈俯從前請以責後報事昨該臣於十月十

九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忽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魏藩王公奏章

卷之一

三十一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錫爵病眊悌鬱

不識進退再以私情上干

斧鉞之誅臣之罪大矣伏讀

御批不惟涵貸彌弘慰留愈切而凜然大義嚴

詞又有出於家人父子提耳教訓之外者

臣於此時不覺一字一淚一字一顙已誓

此身畢命鞭撻之下而臣母亦且義激於

中誓不復以家事關臣矣不意本月二十

七日臣男監生衡信到內稱臣弟原任河

南提學副使出爵已於閏九月二十五日  
病故臣母聞報晝夜哀號寢食俱廢見今  
亦患左脇刺痛咽喉面目俱發腫不能起  
牀臣竊自傷家門薄祆骨肉凋殘至此目  
前止有一母一子形影相倚而皆窮愁旅  
邸宛轉牀榻之間又至此臣宿疾新憂外  
纏內迫以致心血不復歸肝脾土轉成下  
陷腦風腸風及嘔逆泄痢等證種種作劇  
茫無痊可之期昨者恭遇

奉 肅王公奏集

卷之一

三十二

長至令節僅於私家設案焚香扶掖叩頭遙

祝

聖壽猶喘呻吟汗不能成體何況咫尺

威顏之近奔走職事之煩而尚有可望引仙班

行參禪

衰闕者乎臣聞人臣之義不得有身何況有家

然就家國之重輕而論則私不勝公情不

掩義重雖不敏數奉教於君子矣就事勢

之緩急而論則堂堂

朝茅茹彙征之時即無臣等以百數何虧於  
國而臣母區區所恃以託命者獨臣一身臣  
之區區所恃以報母者又獨此一日此臣

所以早夜呼

天飲涕而疾愈困請愈亟者也且今

皇上所以嚮意用臣

屢旨留臣不過謂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斷之

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

樸遯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奉 肅王公奏集

卷之一

三十三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加之憂病

支離精神失惑府榮未效溝壑且填臣即

欲隱忍榮次而

皇上亦安用此無用之臣為哉臣新奉

嚴旨不容再辭今日之言不惟

皇上所不欲聞而臣之初心亦豈願有此也但

以節次苦情弟亡母病原在奉

旨以後之事尚未微聞

天聽或有餘悲用敢再乞其朝露之身以終為

烏之養

皇上儻幸哀而許之臣雖病也一時野人獻曝  
駑馬思軒豈遂敢自外哉蓋昔人有言報  
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矣臣情迫辭窮不得  
不藉口斯語庶以爲耐

知補過之地云爲此具本謹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三十五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但輔弼重臣奉公爲急宜  
勉思大義痊可即出贊理以副朕眷慎勿又  
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察典屆期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肅臣事

惟

國家六年考察之典所以澄汰九流訓齊百  
職而廷臣中之有閣臣乃總筦樞機非常  
之任也閣臣中之有臣則又振起淪廢非  
常之知也夫非常之任豈宜以常人居而  
非常之知又豈宜以常理報者哉臣於此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致命之座忝尚有  
餘慙今待罪兩涉年矣進不能納誨輔德  
抒內靖之忠退不能推賢讓能廣交修之  
益

上責之以主持

國是而臣望輕不足以鎮俗

上責之以資襄化理而臣識闇不足以通方臣

竊自審於羣臣中負



知曠職無如臣者惟是碌碌羣瓶之智碌碌抱  
槩之能苟幸無事粗足自守今歲比大旱  
帑無宿儲道殣不收塞候時警此豈臣養  
愚藏拙之時而亦豈

皇上納污容垢之日哉且臣聞之官先論相所  
以清化源而風有位也法先論貴所以肅  
政紀而示至公也臣雖駑冗以法以官不  
當在庶寮之後若使

明主爲臣而惜法則天下必有因臣而議法者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  
矣故臣願以不肖之身首俟

斥免不惟避列肅清  
公典加重亦使在廷博聞方正之士得闢門  
遵路而入臣之無狀不久妨賢天下亦或  
有諒其晚節者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直諒清望素隆朕簡任  
方殷豈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贊成治理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成辭免

恩命疏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揣分量功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旨云 欽此臣聞

命自天踴躍流汗罔知所措竊念臣斗筭末品

犬馬病身本非受爵祿之羈

皇上既過誤用之而頃之大計陳免又過誤留  
之臣之自揣無論贊

大政決大疑不足仰稱

任使之萬一即姑以纂修一事言之先是萬曆

改元之四年有

詔重修會典臣雖備貢副摠裁然此時正屬諸

司文案未齊該局義例未定之日史臣無

一事可藉手者數年之後始漸次屬草會

臣又以乞身久廢始再起爲今官而書之

成者已十八九臣按籍茫然第能粗涉事  
迹稍正句讀耳已由前言之則臣乃無事  
而餐由後言之則臣乃不耕而獲今署名  
卷尾亦已厚幸而殊爵顯賞反加衆人之  
前臣復何心可以安之何顏可以受之且  
夫宮階一品班已筵於孤卿殿學兼銜  
寵更賤於四世自昔佐命鼎畫之臣有資累考  
而不得者臣草莽升

朝一旦躡蹠至此雖既滿不可復酌負方重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九

不可復哉此臣之所為懼也職在政事無  
所裨益潤色而但與槩工墨吏分尺寸之  
勞每當披校至兵馬錢穀之書羈而令耗  
文墨議論之世日簡而今繁

禁旅之濫藉日增

上供之年例日溢臣乃罪之不任而獨功之任  
又臣之所大懼也伏惟

堯舜在上賞必當功名必效實豈可曲私左右  
之臣重為鉅典之厚臣之愚怯委不自安

所有前項

恩命懇祈

賜免惟

皇上哀而許之乃不惟為

國家惜名器亦所以為臣惜福也臣無任感

激戰悚俟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奉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十

聖旨卿摠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瀝悃誠懇辭超敘以明臣節以安恩  
分事昨該臣以書成加

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懋哉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四十一

介艸茅上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眷報未伸而

恩復至辭方控而

旨愈溫臣雖至愚蓋亦知典與之爲重

成命之當遵矣况纂修衆人之事何苦而必欲

矯情立異以博遜讓之名哉惟是前疏所

陳原據在閣在館日月功次與同官二臣

終始效勞者不同而二臣止於本品量

俸秩臣乃以二品躡躋一品二臣自當

臣自當辭乃事理人情之必不容冒昧者

夫抱關一命梓匠賤工上不可以苟榮下

不可以苟食此自古

國家綜覈至嚴之典大臣所宜率先庶僚共

效功實者也臣伏自前年奉

召入

國門首以

廟堂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忠告第一義

言未絕口而身自開僥倖之門源之不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四十二

流將安止蓋臣嘗聞

祖宗朝三楊學士在內閣最親最久而官品不

加然至今論者猶咨咨豔三臣之得君何

則樞機重地帷幄親臣正不必累資而計

遷循爵而論貴也今見以尚書辦事品

高祿厚遠過三臣在

成祖時

皇上倘必欲按行

累朝典與加優等

法宮廣殿一日

賜之三接令得陳見聞效得失於前臣之榮藉  
且以萬倍何必拜官加秩然後爲隆眷哉

臣誠知煩言黷

聽無所逃罪顧心之所不安不敢避嫌而遂止

義之所不可不收從衆而常辭此所以傍  
徨夙夜怵迫肺肝而冒譴哀祈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苦誠惜臣之微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四十三

特寢成命免其再有干煩則臣亦當仰體

天慈不敢盡虛

恩賜請量受二品應得

誥命以榮臣雖賞不及期總爲叨冒而罪均過

重尚可苟安臣不勝丹誠懇款銜

恩委命之切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上不允命文書房持疏至閣令票擬如故同官

時行奏云二臣懇切向臣言委實惶恐其

辭萬無矯飾強臣擬准辭一票以俟

聖裁

上准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皆令勉承勿

辭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一

四十四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二

引疾乞休疏

萬曆十五年九月初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夙疾成痼痊可無期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昨該臣以患病給

假荷蒙

恩允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又蒙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二

遣內臣領賜酒米蔬饌等物伏念臣猥以採

薪末疾久臥私家咫尺

清光莫遂瞻依之願驛藩

寵錫祗增尸素之羞臣之引領望痊跂足思聖

不待

皇上之教諭也且

大恩未報末路有幾臣出山初志謂何恐遽言

去哉緣臣年近六旬病非一證自先臣見

背之後內則以死喪怵惕而傷其神外則

以進退狼狽而撓其慮以致舉體氣血無

一處不虛項背腰脊胃脘之間無一處不

痛而復瘡痼時作痰涎上壅吞酸食噎漸

成關隔臣一向與同官二臣言之非至今

日昏暈始稱病也惟是微天之幸方內小

安北荒或南尚稔民勞或

主不憂故臣得以衰罷俛仰其間在公無過以

當職業退食安寢以當藥餌今則南北災

傷幾無完土公私困急日抱隱憂臣備位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二

弼承縱無疾病猶當按古人災異策免故

事牝馬棧車以失職待譴矧一疾侵尋百

方未效豈可使政本燮和之地而尚容淹

滯不祥之人班行大衆之中而屢見傾軋

失容之事乎據醫官朱儒徐泰甫等診臣

之脉僉謂臣病由鬱生必須屏事忘情方

可望愈夫為臣而至於屏事忘情此復可

補於

國家而亦豈所宜言於

君父前者然念

皇上苟責臣異日之報則必愛臣今日之生苟寬臣失職之誅則當全臣知止之分若但以簪履舊物未忍棄捐俾日飽大官坐擁虛位則臣職業愈曠憂病愈深縱未即死而幽何以辭神理之罰明何以謝當官之謗然則

皇上與其他日以譴去臣孰若聽臣今日以疾而自引去也與其外存體面而留臣之身又孰若內推腹心而保臣之命也伏惟

天地至大

堯舜至仁疾痛呼號何所不容倘蒙早垂

聖斷許以生還則臣賦畝未盡之年孰非銜結報

恩之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且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具官臣王 謹

奏伏蒙

皇上遣

御前牌子

賜臣猪羊等物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

罪滿久塵

密勿力未補於犬馬病已中于膏肓方蒙

大肅王公奏草

四

優假以偷安更軫

鴻慈而賜資綬衣輟

御驚顚使之自

尚食匪頒荷多儀之及物啓芝囊而授粢慕羸

雜藎之芬分桂醕以調羹載備嘉牲之俎

豈撥殘息獲此噓培承露金華

清燕恍陪於

法從含香積寶大藥旋授於醫王臣蒲質早凋

葵心夙失望

九重而扶拜期一飯以不忘雖才疎鼎餽之調  
深虞折足乃志感壺餐之報願效捐軀臣  
不勝感激荷戴之至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五

引疾乞休再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陳久病危誠乞

恩俯賜骸骨還鄉以圖後報事昨該臣以患病

乞休

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六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伏

惟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其恩則父母也無論

深知特拔千載難逢小人之分久知死所即今

疾痛支離之中而

皇上之憂臣慰臣留任臣亦豈臣之所宜自

棄而自外也連日以來臣之羹牆寤寐無

一日不在

皇上之側而屏遠百事以專醫藥坐臥重帷以

避風寒亦無一日不爲早出見

皇上之計則臣之志其亦可憐矣顧病根深錮

茫無措手方徒試而不靈神欲守而愈亂

見今

宮闈大慶歡藉普天而臣稱

賀不在班受

賞不能

謝則臣之力已窮而氣已竭其又可悲矣敢

更避煩瀆之嫌冒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七

寵榮而虛職事哉臣伏自蒙

恩登用久閱歲華積過滋多無功可紀每服老

氏知止之訓憮然有槩於心以爲人臣有

二宜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大臣立

之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庸臣量已

之明也臣庸臣也當官輔理之效既碌碌

如彼而負薪犬馬之憂又奄奄如此斯其

所謂不能則止之時臣之所宜自量也夫

主恩浩蕩何涯之有然高爵厚祿猶可以勉承

而

國計民生不可以臥理

皇上茲責臣以經國勉臣以濟民乃是更增臣

一重病案臣之不能抑又審矣又臣門祚

單孑一身一子之外並無以次人丁而先

窆未安待臣歸土母暮日甚待臣終養凡

此皆臣一生未了之事不可委之他人雖

身賤鴻毛而義關九鼎此所以病馬思軒

雖期於效死而巢鳥反哺終冀於生還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八

也臣今曠職已久病中萬緒何念不生然

國恩未酬猶應將來之可補閣務不理尚希

聖主之能寬若病已深而強出情既苦而諱言

則臣先無此身安能致身負

君負親寧可復贖伏望

皇上憫臣疾痛呼

天出於誠懇察臣蠅蟻惜命非專名高特

賜俞允俾就故鄉水土醫藥以終天年則臣之

死生進退揔荷



惟懷夫亦愈知所以爲報矣臣無任激切祈請  
之至

奉

聖旨卿起家未久正當忘身報國共濟時艱况  
聞疾已小愈何忍再疏求去宜遵前旨即出  
輔理還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九

引言再申前

請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知止偶觸同然懇乞

聖明特採公論俯遂微誠以終

恩造以勵廉耻事近該臣以久病兩疏乞休荷

蒙

皇上累旨眷留仍

遣官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十

敦諭恩深禮重義正詞嚴臣誠不勝感激涕洟

彷徨汗悚蓋至此而知

君父有必不可逃之命人臣有必不可私之身

矣連日以來強自支策擬以本月初九日

報名次日

廷見然羸軀見骨殘喘如絲惟恐隕越

威顏之下羞

朝堂而辱視聽也會徵天幸科臣陳壁適有

甄別大臣年力才品之疏臣一聞此言不

覺慙喜兼懷毛骨俱竦夫人心中有所同然而事理可以觸類科臣之言雖不爲臣而內稱止足之分廉耻之節古義凜然有若代爲臣言者臣庸臣也上之不敢望高蹈遠舉累守繩趨希達人處士之節下之亦不敢苟趨避尾苟避譏嫌辜千載一時之遇至於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則臣前兩疏歷歷陳之又有若預爲科臣左券者皇上試採之公論如此驗之臣言如彼其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一

哀信臣全將不待臣之呈身見面而決矣臣又惟大人七十引年自關彝典然人之受才受氣寸長尺短正自難齊有八十庸揚六十射策者亦有少即善病壯而或翁者故古之帝王詠經問律但曰老臣不曰病臣考德類能但容久任不容久病也臣今年雖未至病則已深骸續而衣時猶覺寒數米而食時猶覺噎即今引年諸臣中未有如臣之尪羸衰颯者兩年之間在

閣昏暈者三次在家二次在班一次即今引疾諸臣中亦未有如臣之彰明顯著者科臣之言爲

皇上權恩禮臣之言又爲科臣廣忠告

皇上即必欲甄別年力材品於諸臣中擇取宜去請自臣始益臣近日方艸有乞骸第三疏而未敢

上內有云今日之以眞病眞情推賢自代即所以報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二

皇上而他日之以力田孝弟教道鄉里亦即所以報

皇上也自處雖過然科臣疏尾表正鄉閭矜式後生之語其隱然厚待臣等更重於臣之自待而臣乃愈足藉口爲犬馬圖報之地矣臣無任情迫言煩哀懇激切之至

考滿謝

賜羊酒鈔錠疏

萬曆十六年六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歷二品俸三年考滿

特遣

御前牌子陳朝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三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

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庸擢自廢隱沐

浴

大造思塵露以何裨在苒流光感歲月之易得

茲當滿考積有餘僉上無窮諸寒寒之忠

下鮮弘濟元元之畧縻

大官之月俸涯量已逾書執秩之年勞心頗

滋颺豈意未捐之舊物更縻

蕃錫之

奏恩

發上幣於漢庭寶鑑倍千緡之算

分大烹於周鼎珍牢兼九醢之甘謹稽首以登

嘉重拊躬而愧惕小人屬厭誓不存溫飽

之私天道惡盈願益持止足之戒臣不勝

感激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謝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四

奉

聖旨覽

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

恩命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披瀝州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次輔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當滿考勞

績茂著着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廕一子入

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臣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五

命自天不勝傍徨感悚萬愧集衷伏念臣通藉

二紀在告七年恩拙之分誓捐草野臣之

始望原不至今官而又以質衰於蒲柳病

痼於膏肓前後六章避位累息焦腸僅支

際替臣又豈望至今日哉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臣之微幸不可勝慙三年

以來曠官尸祿之咎不可勝紀然

上已過而私主爵之吏且隨而舉臣臣無以

自考為也姑就以目前時事徵之北乾南

潦軍江民咨河決火妖所在告警臣曾有

一籌消弭之效否乎維時

明主方勤罪已之言元臣屢控辭

恩之請而近又會百官奉

諭修省之期臣備位弼丞義均休戚今縱不能

以區區腐身餒肉療饑災臂分痛猶庶幾

惜福可以禳災知止可以不殆也乃茲

明廷奏課既追黜幽

中使匪頒且叨素食若更優然受爵於待放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五

之時蒙

寵

之憂之日

上乃怒豈復貴臣朝野清議又誰原臣臣下

惟身之險越是懼而止上為

國家羞為名寵惜矣臣雖猶駮業已躡足功

名何敢更沽廉讓但以

官階上造乎孤卿

命秩兼貽予累世往歲書成類攸猶愧因人矧

今歲滿特加彌常量已此所以三復

溫綸一字一汗而不得不備瀝循牆之悃以干  
轉圜之聽者也令甲廷臣滿考次日即當移部  
引

奏而臣延至逾月之久又不敢僭援元臣預  
辭之例此肝腑至誠委屬惶恐與故事陳  
讓不同伏望

皇上特准收回成命以待臣桑榆末路粗有一  
事可以塞責者而後

文肅公奏草

卷之二

十七

中詔有司平其賞罰庶

清朝之課典不輕微臣之官謗可定矣無

任街

恩激切引分所懇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考滿

恩命疏

本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引分再瀝危誠懇辭

恩命事昨蒙

皇上以臣考滿加

恩隨該臣具辭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

十八

惟人臣以受寵為榮以從命為順臣今處

人之所甚榮行人之所甚順豈有反飾讓

以要名辭

寵以易罪者哉顧嘗反覆三思章句迂儒山林

廢隱

皇上即家召起踴躍今官

息已過矣受

命之初愚不量力以為捧土可以增山岳之高

命之初愚不量力以為捧土可以增山岳之高

策駑可以附驥驥之足今碌碌伴食亦既  
三年無銖黍寸尺之效志又已久負矣臣  
聞古志有之

君功見選吏臣功見安民又曰罪莫大於好  
進辱莫大於不知耻臣之固陋即萬萬不  
敢當

皇上公忠亮直之褒至於矢一得而佐民艱循  
微分而遠身耻乃中人冗吏之所能而臣  
職在樞機心非木石若進不關水旱疾疫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十九

之憂退復不自安下愚不肖之分穹階顯  
賞非據濫膺則在

廷豈有此苟冒無耻之人而自古亦豈有此  
盛滿不覆之器哉臣又聞人臣于功名之  
際或先功而後賞或先賞而後有功以副  
之皆可以無愧臣今考前功則東隅之悔  
莫追課後效則桑榆之日且短即如昨者  
恩命甫下而臣母暴泄嘔血勢甚危殆臣心膽  
糜碎遂至連日不能進閣此近事福薄之

明效臣之憂懼不獨爲身而且遺之親矣  
興言及此萬緒茫然一切逃名好名之念  
都不能自有伏望

皇上察其嘔喘未控之苦心全其固滯不移之  
愚性閱其前後辭

愚引疾之誠請所有前項

恩典特賜允辭此乃爲臣留寵於後惜福及親  
聖主所行孰非故事又孰非恩澤也若尚以閭

臣體貌不可盡爲異同則斟酌裁減自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二十

皇上處臣安地而非臣之所敢自言矣臣不勝  
感激愧汗涕冒隕越之至

壽宮加

恩辭廕疏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滙憫量功懇辭

恩廕事本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本部節奉

聖旨云 欽此仰惟

皇上恪遵

祖制鼎建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十一

壽宮以預培億萬年福祿綿永邦家熾隆之基

甚盛舉也語形勝則山朝水拱本自天成

遡考卜則龜叶筮從實由

睿斷而中外在工諸執事藉

九廟之寵靈因羣情之和喜其矢力奏功且不

待爵賞而加勸况如臣等何勞之有哉

皇上若以慶典維新欲上順天休以

恩歸喜則先年經始之初臣固已蒙

加秩豈容再叨臣錫爵原未與事無所微福

矣

皇上若又以

大工垂就欲下酬人勞以賞行勸則見在執事

人負大者調度次者奔走各有所當受之

名而臣等不知何名也雖節年屢扈

大駕間從元輔皆信宿往返樂觀成事比於羣

臣披荆蒙霧轉石負土之勞蓋恒河中之

一沙而事內所蒙衣帶金綺之

賜事外所蒙贈封陞廕之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十二

恩此豈不足以酬臣等而更須分水衡將作之

功耶夫般工報捷不敘閣臣

詔墨尚未乾也當助

皇上豈有靳於臣等其或以臣等職業專而心

替親庖祝之事無相及也又或以臣等粗

知分涯方相與努力為破俗遠耻之行

前朝之誤恩不足據以為定例也今元輔時

行奉有督工

專勅猶尚以

近旨深辭而臣等乃更不待言矣

皇上之聽臣等更當不待其辭之畢矣爲此披

瀝

上陳除銀兩表裏隨衆祇領另日報名

廷謝外其廕子非常

恩命伏望

皇上卽賜收回以信

明旨以安愚衷臣不勝且感且激懇款待

命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二十三

奉

聖旨吉典敷恩卿等補劄重臣贊襄多績宜同  
休慶廕敘已有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論救言官公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等以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

職臣等當卽出閣具本自陳待罪此非矯

飾蓋眞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稟擬之手原非

上意則人情自定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四

聖德有光矣今日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

勝感懼不勝愧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

救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

臣不同雖扳擢自

天薦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年張

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

能出頭誚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

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忍見

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援忤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於地下明何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

正之見貴哉夫微臣一身輕於一羽使萬

萬蒙新而有益於

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

皇上有爲臣等拂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朝而且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女成疾正思乞骸偶見人情洵洵勉出

閣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

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而衆怒如火流言滿途皇上之留臣等實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東廟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十一

因事陳言疏

本年十二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兼陳忠悃以裨

聖德事伏念臣之

遭遇拔擢四年於茲矣中間屢辭屢留再陞

再廢

如天之恩且不能縷舉即如近日么磨一女之

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事而特屢

手劄傳慰高然家人父子之情且

諭以勿再託陳有負倚任臣感

恩伏泣滄漠未收此時縱有必不忍割之情必

不可起之疾已遵

諭一切併捨不敢復言顧念大臣立

朝期于盡節小人懷惠期於圖報

皇上尚以予視臣恤其家事而臣不以父事

皇上國論紛起而不能持袞職有關而不能備

非立

朝之節也臣前疏謂犬馬之身輕於一羽

皇上尚惟其疾之憂何况

皇上

天地

祖宗付託之身而連日止爲委巷風聞之口書

生蠢直之言

疾威震怒起居未免失常臣暗無調護止辦哀

啼非報

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

恩之道也負此三罪謹藉自陳伏聽罷斥惟

是至情大義不忍忽然自顧身名遂忘

國事輒有區區芹曝之獻可以防未然僉

明德者凡人若有內愧之真情深謀之密事而

臣下矢口觸之則有所不堪若如近日金

寶等項訛傳則事無蹤影心無愧怍正足

資

皇上一笑而不必然也凡聽言之道先虛其心

次辨其理心虛則芻蕘皆可擇心實則肝

膽皆可疑然疑在理內猶可說也若張居

正馮保之疑則理外矣且

皇上不見先年抗疏政居正之艾穆非即居正  
之同鄉乎以此推之足以知中外言讐言  
黨俱非公論不可信也凡臺諫言事欲動  
上聽往往至於過激要在

明主折衷處斷以服其心降色優容以養其氣  
即如張鯨之事

皇上恩威操縱業已兩全使自此旋齊風雷別

焚肅王公奏直

卷之二

三九

無恨過則

朝堂豈更有一事者東閣雖往桑榆尚可收  
也凡廷杖非正刑

先朝雖問一行之亦未有逮鞠廷杖并於一人  
一時者臣每在閣中見犯入下鎮撫司

旨意惟強盜大逆則有好生打問字樣今以加  
之言官而又行廷杖則似於強盜大逆之  
上更加一等竊恐未安聞張居正擅權時  
要箠人口故將

世宗晚年遺劄盡行進

御名雖效忠其實有導

皇上刑辱言官自爲已地之意今

皇上必欲法

祖則自有良法美意可師而居正乃萬世罪人

豈可既發其奸而又行其志也凡閣臣受

心膂之託於外廷疏而於

皇上親近者臣等每事調解原不爲諫臣市恩

亦不爲一身逃謗誠恐言壅及潰事激反

焚肅王公奏直

卷之二

三十一

傷欲以明

覆載之無私示

官府之一體耳

皇上儻諒其心則不必疑其言儻疑其言則不

必用其人此政本重地不當但爲臣等姑

息體而而已也諸如此類皆急時難諍平

時可思言時無味用時有力

聖人舉動不可再誤天下人心不可再拂愚臣

垂死諄諄之言不可再瀆伏望

皇上垂日月之光先將臣罷斥以正失職之罪  
然後虛心平氣採納臣言則

寵逾十札

恩藉再生臣首丘骸骨死且不朽不然

皇上先年之召臣止召一償轅之牛而今日之  
留臣止留一幕羶之蟻臣之身名不足惜  
而如

聖德何哉如

國事何哉臣不勝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十一

恩深義激待罪請

命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直亮敷陳謚言朕方嘉納眷倚  
可遽自引退宜即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到閣陳謝疏

本年十二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茲者該元輔時行傳奉

御劄云欽此臣盥手伏誦且感且慙已經合

疏陳謝隨赴鴻臚寺報名

朝見以慰

聖懷不敢再瀆外已復念三臣奉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十二

諭總為張鯨未了公事而

諭中獨提出臣家門私故慰藉惓惓臣涕泣讀

過當即傳示臣母臣妻臣男臣婿以及舉

家老幼僕妾無不稽顙叩

天合詞頌

聖以助臣之悲感籲戴者伏念臣本以福過生  
災自貽情累而又愚不能自割病不能自  
持以上累

皇上屈至尊而問兒女之私塵

手詔而辱不祥之事且

諭以治生之道斷其再

上之章煦如陽春慈如保母臣一息尚存心非

木石至此而復愛惜頂踵規避嫌譏自捐

覆載之外豈復成人類哉願臣年迫衰頹病且

輭塞雖復強食偷視苟全一日之生然

皇上即今天日明斷山海茹納業已厭快人心

臣雖出也終無一事可以仰裨

聖慮之萬分而俯塞人言之責備者言念及此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

三十三

臣之微福愈不能堪而恐重以益疾爲

皇上憂耳臣不勝感

知驚寵誓死圖報之誠爲此具疏陳謝以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三

辨論科場誣奏疏

萬曆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無端爲子蒙疑大辱

國體乞

賜先行罷斥以公試典事該臣昨日在閣接待

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

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一

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

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

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

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

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

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

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

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

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

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皇上冲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賡負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臣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

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祗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願誠冀少立身名粗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告

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於上而謂在

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

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稱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

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膺仕當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下謂老成決賤於少年委巷決公於朝論此豈太平景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滌慮專思反復再四而後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

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縫之士風簷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爲無弊此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舍出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耻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閣臣與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

盜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誤膺

國爵臣男自是乳下未雕之樸不合誤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齷齪瑣瑣苟恬榮利重使書生弄其文果妻子嗤其苟賤不亦辱乎伏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起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撫當率之見先臣於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爲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

臣不勝顙

天泣血愧苦銜控之誠

奉

聖旨卿當世人望心事明白衆所共知卿予爲舉首原無別議豈待覆試而後明宜速出贊襄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五

因辨科場誣奏乞罷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辱

國具臣不堪鞭策再乞

恩放歸田里以全廉耻事伏念

祖宗簡置內閣之臣所使表正羣寮平章萬務

皇上不以臣之不才擢在此地四年於茲矣雖

非其人然朽株腐榱業已青黃于梁柱之間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六

皇上重臣何忍不自重所以父子相為師友

臣一言差錯惟恐臣男之知而臣男一步

跛倚亦惟恐臣之知臣時每戒臣責望之

過而不知其激於

君臣遭際之奇也使直道果行人心相信則臣

雖學祁奚薦子亦有何慙而近者臣男偶

然一雋臣醇酒先臣之前而訓之二事一

莫忘家教如先臣之教臣先鄉行而後名

世一莫辱知已如臣之事座主馬自強瞿

景津重道義而疎禮節當時了不憂人間

嫌忌之事以世非鬼蜮人有秉彝斷無謂

貞女淫者今突然出一高桂既稱臣子之

才乃偏不分臣之有才子既稱人情疑信

相半乃偏不從其信而從其疑將臣信口

估價信手調籌此明知臣平日氣高欲以

激怒臣而逐臣然

聖意自明臣男亦自有覆試公案臣何怒之有

哉獨念臣男之被疑為臣臣之蒙耻為官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七

而先臣因教臣男以榮為辱考官因取臣

男以公為私惟本所由皆臣入山不深見

機不早之咎也臣被

召以來七疏乞骸皆以

上恩不能引決以至是辱

國辱親辱身辱子而又復依依則穉子弄臣

影卒徒咎臣背莫不有詞而臣男亦安認

此不識羞耻之父為已父臣嘗竊歎方今

功利薰人之心機巧刺人之骨鱗甲被人



之而實欲以狗馬未盡之年幸

上之嚮臣戀的後生首仰奔兢鑽刺之路而今  
身為耐彈之綿花名籍乞墦之丐子臣雖  
復留不但一籌難展而張居正地下之靈  
亦將有戟手及唇借臣以爲口實者臣以  
此自甘暴棄必不可留惟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亟放臣奉母還鄉以全晚節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痛哭流涕愧  
苦哀祈之至

奏  
卷之三  
八

聖旨卿清望直節朕所倚信覆試已從卿請公  
論自明豈得以小臣妄言懇辭未去負朕特  
簡至意宜即出輔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辯論科場誣奏三疏

本年二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辱子心迹已明不願會試乞

恩退回廕籍因陳愚論以雪士冤以維世道事  
臣伏惟臣男衡學未成章謬辱高桂多才  
之許今覆試卷

發下見經多官會擬第一

皇上欽准存留會試臣之心迹明矣願念

奏  
卷之三  
九

祖宗二百年來輔臣子見疑而覆試自臣始

祖宗二百年來北京解元見疑而覆試自章禮  
與臣男始臣老且入地挪揄踐踏抱自甘  
心若臣男未雕赤子一旦使班於章禮  
門狗盜之列此爲誰辱而臣又可使再辱  
乎然覆試且就而會試不就則少年又以  
爲避讒畏譏復中其阻辱忌妒一劍打盡  
之計而形容得人情世界偏側蕭條塵囂  
湏洞至此此臣之所不能甘也若狼狽忍

辱苦求一第則科目愈貴臣等愈賤譏夫  
更以爲無耻而笑臣考官且以爲不祥而  
避臣又臣之所不能受也連日思之再三  
爲兩全之計一面遵

旨令臣男照舊納卷不敢以感情意氣爲諸生  
倡一面令臣男稱疾罷試以爲今日乞

恩張本夫臣男本係官生縱不中第將來亦得  
磨官借階尺寸儘堪自立何必科場爲妙  
選翰墨爲高勲乎古人貴郎第庫尚有鱗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一

次取卿相者豈有任于世官偏不堪作卷

之哩伏望

皇上特允

奏將臣男退回磨籍候坐磨事滿日照資量

授一官別圖補報如此則青天白日何鬼

可迷廣陌長衢何路可阻使天下謂

皇上愛臣以德不以官以心不以迹謂臣之抑

子以意氣不以嫌疑於

國體未甚辱也然臣又有一說臣男既就別

途則考官自無嫌可避而臣身在事外亦

自可昂首伸眉極談科塲之事夫文章自

古號無憑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雖

前輩名家各持堅白尚未識真是真非之

所在乃今新進初學之徒反公然據堂上

之座家立一門戶人操一斧斤以經史故

實字句小訛盡被之關節至醜之名無事

可指無人可證以此求服人心難矣而又

必欲以此求人罪則幽不有鬼神明不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一

存公論乎夫考官惟患其專弄程文不親

校閱而今漫及落卷便爲舌端名挂勢家

遂當嚴錄則何不盡廢科塲使一二唱籌

點名之吏信手拈闌掩日射覆之爲公且

當乎又何不盡驅天下士子使授筆從軍

入錢徧吏尚可以顯功名於天下乎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而士之遭際至此亦

因近時不才大臣與輕薄文士有以自取

之然盜賊良民原非同類文體關節自是

兩途如

朝廷欲懲張居正之覆轍則真賊實犯不惜重處欲復弘治以前之文體則僻字險語量行戒飭人誰得而議之豈可因噎廢食以目疑心盡誣天下清白之士盡奪翰林文字之權盡行仇口羅織之媒盡耗科目英雄之發使堂堂

天朝皎皎白晝而開告訐之門起莫須有之獄

臣誠不曾見自古有此淳美風俗治安世

嘉慶皇帝奉

奉草

卷之三

十三

界也昨者覆試卷發下三臣細閱多官所擬亦通第八卷文從理順正合禮部新行文式而高桂苦爭置之劣等都御史吳時來等但付之長歎而不敢執禮部堂上官且爲之解紛而不能主即此景象已不成紀綱臣爲一身父子則當忍爲國家大體則當爭所以昨日先擬輕處高桂不敢遺

皇上拒言之名而今日始進其瞽言欲少振天

下斯文之厄伏望

皇上勅下各該衙門虛心評議要見

朝廷論官當從臣等老成恬退之教不當從蘇張范蔡片言捷徑之媒科場論士當信衆目衆耳聞見之公不當信無影無形暗昧猜疑之口士風幸甚世道人心幸甚奉

聖旨卿心迹既明不必過於退避奏內科場事

宜着吏禮二部會同看議了來說

嘉慶皇帝奉

奉草

卷之三

十三

再論科場事乞避位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耻於讒口爭勝乞容避位以聽公論事

該臣昨日具疏爲乞

恩改磨因而少效愚忠頗關世道方候

旨間接得刑部主事饒伸揭帖爲邪臣朋奸欺

君徇私滅法懇乞

聖斷以培公道以快人心事大意主高桂之說

王文肅公奏草

卷之三

十四

而其攻臣尤力如云爲人飾非庇黨恃勢  
則高桂尚未忍以此加臣而伸且摸臂而  
攻矣如云輔臣子一第不足爲重居然舉  
首則高桂尚在疑信之間而伸且指名而  
坐矣此臣狹量輓口竊心洋氣之所招伸  
之責臣殊乏相度臣實無詞至以科場私  
弊天不容地不載之事而取證于臣邪奚  
舉子之一言伸前年考察有議原係本堂  
同鄉尚書舒化之公舉而反歸怨臣等以

爲排擠忠臣賢士似此無影而射不風而

波理之支而難通詞之泛而不切明是賈

豎爭言說空白賴之語臣羞與之辨而亦

不足辨也惟是人臣之惡莫重于欺

君大辟之刑莫嚴于奸黨臣一生砥礪垂老遭

逢何至狼狽瓦裂不能成人如此伏惟三

光百神豈無靈鑒人心天理豈盡陸沉我

皇上九重明見萬里目前豈憂豐蔀顧臣之所

信者子子之所信者科場科場之所信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五

覆試至于覆試又不足信而臣之舉頭觸  
穿置足無所礙臣者不去不安言者不  
去不止矣即以言之自計而曖昧無恨之  
謗不去不明矣臣聞自古正人指邪人爲  
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君子以朋黨二字  
屏小人而小人亦以朋黨二字傾君子此  
是非疑似之間不容毫髮惟君子易退而  
正人不辱則有可以自信者伏惟

皇上憫其輓直之性不便後生察其危苦之誠

難期末路先將臣罷歸田里然後以饒伸  
所論事情明白體勘使少年之意氣既平  
則舉

朝之公論漸出而臣出山以來有無妬賢嫉  
能是否附下罔

上皆昭然於天日之下矣臣不勝疾痛慘怛呼  
天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六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

辯誣乞罷四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受

知受察愧苦難勝四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免再辱事該臣又以主事饒  
伸論及懇求避位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慎勿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七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山林之朽樗時俗之

方枘也而所犯者少年不可測之怒所蒙  
者曖昧不可聞之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以知人之必是人必非而

肝膽之孚乃逾于目見

君臣之信有過於曾以臣受

知受察且感且慙因自念出山一場不曾效得

分毫之報而節年旣以乞休稱病煩

皇上眷留今日又以啓侮招非動

皇上震怒此皆臣薄福之所不能消萬死之所不能贖者也至此而尚爭意氣悻悻求歸天地間豈有此負心之人哉願

明旨謂臣忠貞直亮世所共聞不欺之謂忠貞而欺至于關節極矣不阿之謂直亮而阿至於朋黨極矣極惡之事出在廷極近之口而望世人共聞為臣解疑此臣之所為愧且苦也臣又有大愧大苦者夫閣臣之職謂之代理天工今臣等雖兢兢守署一職庸主公奏草卷之三十八

聽威福於

上而密勿調停其事隨

詔令傳布其迹彰即如饒伸之旨

皇上震轟

電照超然發中而臣等連次懇求竟未

賜允如此等事外廷豈盡知者恩怨之地事事可為讒端官府之情人人不可戶說猝有橫空鬼矢射影蟲沙更循前日之轍則臣

尚可與聞一事輿論一人乎此臣之大愧大苦一又

皇上先年本以直道知臣而臣今亦以直道報主事有獻替彌見交孚語及箴規乃成一德此微臣一時之遇實青史萬年之光而人情喜事或反有以此為蹈瑕抵隙奇貨可居者臣雖復留終不忍懲美而吹遂負

天地竊自恐將來草木之皆兵風波之更劇此

臣之大愧大苦二臣於去年為臣母憂疾

已次告歸之計會舊寮臣家屏新起未至

束裝以待正欲有言而妻孥已及其躬殆

辱且遭之毋為臣不才為子不肖此臣之

大愧大苦三伏惟

聖恩垂眷豈有終極保全禮遣即同

慰留且妄言者既未見

矜原則被言者又何類苟祿臣之區區至此有

萬不能已者敢再乞犬馬之身仰累始終

之

造臣不勝感激

恩知哀祈誠懇之至

奉

聖旨卿爲朕股肱倚毗特重若以讒口詆誣堅  
欲引退甚憂國體宜即出輔理以副眷知毋  
得又有所陳吏部知道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一

論救被逮部臣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蒙

溫旨慰留感激具疏欲再有陳情會聞饒伸見  
拿鎮撫司打問

天威不測乃先同首輔時行連名具揭伸救庶  
幾伸得未減而臣乃可別議去留此臣之  
私亦所以爲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二

國體爲同官也不意今日

旨尚未下而部御史吳時來適又送到救伸揭  
帖內稱

皇上發怒似專爲臣臣流汗戰慄不能自己夫  
伸疏攻臣雖力而臣三復其指乃專以相  
度不弘坐臣之罪以爲人飾非摧臣之口  
若言及科場畢竟不能擴一事實則其本  
心自明天理自在臣且耻與之爭辯矣而  
皇上又何必爲臣發怒乎臣等昨日連名揭中

寬解

聖心折衷伸罪其言已盡其法似無可加者惟  
皇上幸霽威而聽之臣偏倚之賦受既下戾于  
物情危敗之竟鬼又上驚於

聖怒靜言三思真無死所

皇上今日但知臣信臣則自可以愧伸等之言

臣者今日但求

皇上之心安則臣之身亦安矣臣不勝感激誠

懇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二

乞休五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病身危五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骸骨事臣自被言乞休已

連上四疏詞已煩而可厭矣而

皇上爲之洗雪盜名表章公論

溫旨嚴諭所加於臣者亦且極其隆重諄篤而

無復可再瀆之理矣先是科場議興茫如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三

捕影一時賢士大夫知臣愛臣之說有以

爲當如歐陽修之於蔣之奇力求追究事

因者又有以爲當如文彥博之於唐介一

切引咎不辯者以臣觀之則言者既無事

可追而臣亦無咎可引今模稜

國是以舛博長厚之名裂毗人言以陰行報

復之計此男子青天白日心事皆所不爲

也臣以此自信又以此自信於

皇上信於士大夫何必一去以爲高累跪以聒



聽哉顧臣母子身命見在危苦去年給假疏中已畧引其端矣彼時所以未即引退者徒以家門私故猶可理遣朝案無譁尚恬色養今則

聖主爲臣等而勅威諸司爲臣等而聚訟臣母雖在病中每夜必索邸報觀之問臣高桂之謗何自而興饒伸之獄何久不解而臣不能對也則但有母子相持飲泣以思先臣累息愧汗以懣宿業耳已夫臣之出山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四

與臣男之應舉上則爲

君下亦爲臣今母驚爲臣母憂爲臣連日以來一盂之食必三噎一夕之夢必數魘此其爲老年七情之證無疑臣之寒心慘骨何恃而能不危哉凡人親壽夭盛衰雖有天數然必使身處安地耳不聞惡言則子孫之情可以一切任命而無憾若內憂纏其念外侮辱其名猝有風露不測之虞則隱忍一時悔恨萬世蒼蒼者誰復爲臣分責

也臣今愧情方集血氣都平再不敢及駿譽一字惟是臣區區念母私衷天知地知母知子知而一身犬馬疾痛自頂徹踵亦恐侍母之日短矣伏望

皇上早賜放歸保全臣母子二命臣誓以終身一坐不敢背

闕一飯不敢忘

君明明天日表臣此心而已臣不勝情苦聲嘶百叩哀切之至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五

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眷知特至 儼人妄言所能消惑着鴻臚寺官宣諭 以副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昨以母病身危五疏乞休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眷知特至豈儉人妄言所能淆惑着鴻臚寺

官宣諭即出以副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六

鴻臚寺卿楊宗仲遵

旨至臣寓所

宣諭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已於本日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訖伏念臣碌碌凡庸經經狃狹身欲

修而人不信名未立而謗已隨止棘青蠅

既屢煩於

曲照依巢鳥鳥恐再及於危機爰抒至懇之誠

與枉

蓋高之聽而

溫綸續被

命使專臨收之三疊三浴之餘示以勿貳勿疑

之信遺簪在御真以辱而為榮駑馬當軒

庶策功而補過臣銜

恩刺骨引義激衷必不敢偃蹇以虛

至懷亦何所退怯以避浮議偶緣病腦暫阻趨

朝除另日報名

廷見外謹具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七

奏恭

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咎謝

恩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愚臣處謗無狀服罪謝

恩事昨該應天巡按御史喬壁星一本爲輔臣  
屢辯傷激懇乞

聖明宣諭以全

國體事內言臣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謗三疏  
自明嫌於使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奏肅正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八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

壁星既稱頑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

門知道欽此竊念臣猥以青生起出病廢罷

不周於世用明不覩於物情以致觸事發

王煩言啓侮如此及今一聞壁星讜言不

覺爲之回面以慚虛衿而受乃知天下有

真是非大臣有真局量而嘵嘵嚶嚶者果

不足以服公論而就大謀也惜乎爭時論

急不早辨心昔乎壁星在遠無先期爲

臣言者蓋事往之後而臣友艾穆王世貞

顧養謙等始絡繹以書抵臣勸臣母留曾

臆母置齒牙而駟馬不可追已然諸臣之

私語摠不如壁星之昌言辭嚴而指確理

正而心公臣之不才一生未有得此於朋

友者顧臣嘗謂今日之患在大臣不任事

不任事生於懼謗懼謗生於人之多心而

國是不定如臣山中朽質弩末驚冤原不擬

長遠遊世而此區區戀

奏肅正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九

主報

國之誠則常願代者必勝臣又願以

皇上之信臣者信天下賢人君子也若使人不

問是非事不問虛實小臣專利大臣之有

量無所不攻大臣專畏小臣之口無所不

避則

皇上復將以誰信此國紀世風所關雖無狀

或不專爲一身置辨也至於辨而再再而

三必求引去則真臣之褊心壁星責臣是

也身為輔臣行年五十有六而懲念補過  
尚待人言真達慙遽伯玉近愧同官時行  
壁星責臣亦是也第其所引臣前日獻規  
之言還為臣規則臣幸已先得同然如高  
桂擬罰之輕饒伸再救之力臣前言之左  
券在焉臣原不敢負

皇上而不能無愧於壁星者蓋臣通古書以專  
容彥聖有技為休休而壁星兼通時務并  
以容媚嫉為休休臣之為

大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一

國計其憂深壁星之為臣計其見廣

皇上試兩存其說而折衷其間未必不如酸醎  
水火交相為用耳 前蒙

皇上宣諭勉留不敢再輕言進退乃今則又蒙  
皇上感壁星之言信臣益深責臣益簡臣之此  
身真可以捐頂踵外毀譽而効死

二天之下矣願臣母子疾病日迫日侵凡壁星  
所言臣之過舉皆坐積憂多病中精神恍惚  
爽智識昏迷既以自誤久之必將誤

國乃壁星一面規臣之過而一面又勸

皇上諭留有過之臣則臣終當有後言而亦幸  
皇上他日之終全臣終諒臣也臣不勝自訟自

艾慙惶感激之誠為此具本陳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大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一

請

視朝建儲疏

四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爲滌陳報

恩忠惻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事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

厠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象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三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於風

波妬媚之場

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眞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

以爲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

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於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

庶幾酬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

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

潞王殿下而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

常朝日則盡行傳免

經筵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日因散本

近侍得以剽聞

音旨恭候

萬安若外廷百司緬想

象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三

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

則訛言生焉書居却事或曰不如向晦之

安酒醺却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

御或曰不如前凝後承之嚴玩好充陳或

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

聖人以外廷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晬穆之

天顏緝熙之

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天下幸甚

其或以天氣漸暑

聖躬宜於靜攝則

宮居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

慈闈二時看閱章奏罷曲宴稍細娛專精神滌

煩懣使羣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佚樂也則

天下亦幸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四

身勤則深惟

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發旨自中然後委諸事於閣部付煩言於芻狗

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大馬愚忠

以爲苟效其一則

皇上有辭於天下而臣等亦有辭於

皇上今

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冊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說

以得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

竊以身自譬臣之么麼何等人也而近日

曖昧之謗尚苦自明忿恚之言屢瀾

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使纖

芥疑端不白萬世簣土未覆竟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

而臣垂老遭際以來止博得完全體膚保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五

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此亦尚何顏何

面悻悻爭世上之毀譽是非爲哉又閣臣

職親地邇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

等徒值其地食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冒榮矜寵立群臣之

上爲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

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

成著者蓋昔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衷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糲飯澣衣手不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勵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寶錄觀之當時遡延警報大吏陞除與夫

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五

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反臣以

爲如此則不必亟見羣臣血脉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川

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範範無私御

臣以爲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

夫法

祖不師其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於

迹外信心者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皇上以聖人之明昧爽思憂何所不悟以

聖人之勇旰食思政何所不勤矧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

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

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

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爲私

臣等即有承望無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

爲市令

皇長子倫序久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

猶曰

潞王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

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諫之議以順

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

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哀殘之命朝露不圖報

恩負

恩決在今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隕越之至

奉

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冬春以來動

火頭眩輒不耐勞煩故以靜攝非安逸怠荒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八

這所奏朕知道了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五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耿清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羴甜醬瓜茄一罈白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十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扶

掖叩頭祗領訖伏念臣參聯三事條閱四

年蔡心未效於涖埃蒲質常嬰乎疾疢我

皇上股肱在念簪履不遺既頻蒙

寬假之恩且重荷

匪頒之渥下金鑄於

帝所寵自顓承輟

玉食於天厨惠微多品牽牲挈卣寒嘘病榻之

陽春啜粥含菹美浥仙盤之湛露蓋以期



交修於麴糵匪徒佐大藥於刀圭願臣素  
飽無功餘生未卜望

明廷而伏拜勉披庭羸謹正席以恭嘗期蘇瞑  
眩永結並食之感彌懷鼎餽之憂弱息猶  
存一飯收忘於報效沉疴僮釋百身何惜  
於捐糜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緣臣伏枕  
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十一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引疾乞歸疏

本年 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夙疾成痼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生還事該本月初四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准其給假 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經今已及半月服藥且至

三十餘劑緣臣久臥私家虛叨

大賜而上不獲承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十二

聖體萬安之狀下不能公

幾務一日之勞三之此承 企瞻懸懸尤百往時

揆義拊情尤不忍言夫所以杜門不見一

人屏息不關一事者無非里早瘥以見

皇上耳不意犬馬薄命既 人無緣連日以來醫

外求醫藥力已投於 無用病中思病精神

益耗於多愁遂至寒熱交攻風痺痼體服

食導引茫無一驗昔僅苦左臂酸痛以右

臂支持拜起今則左右俱痿轉側須人矣

昔痰涎上壅時作眩暈猶喜晝動夜靜元神未離今遺精盜汗嘔瀉怔忡無寧夕矣若其他雜病種種醫不能究口不能陳老人望六之年未有形敗精枯至此而尚堪長久者臣之此身

皇上拔擢之身也一膚一髮敢復自有但臣上有七十五歲之老母近亦以憂病不能起床當臣扶疾進閣之時臣母一刻不見臣則恐其饑渴勞苦爲之輟食以待臣一刻

奏

卷之三

四十三

不見臣母則亦恐其憂思繫掛爲之謝客以歸蓋天下母子之情無不然者而當此疾病相續關係尤切一日無臣即無臣母臣豈忍不早丐須臾之

恩以全俯仰之命乎臣出山四載無歲不乞骸而及今疾勢愈危情詞愈急誠自以此身在

國則冗臣在家則獨子生而負

國則可償死而負親則難贖此臣所以伏枕

流涕而思螻蟻之貪生望

闕長鳴而冀首丘之終遂者也伏惟

皇上鑒愚衷之非假憫痼疾之難痊

特容休致還鄉以便調理臣一家二命待此而

生誓不敢忘

天地終始之恩環艸存沒之報也臣不勝誠懇

哀籲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

奏

卷之三

四十四

奉

聖旨卿直節盡忠匡贊朕方切倚毗豈可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俸調理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久病曠職乞

容辭俸調理以安身心事該臣昨以患病兩疏

乞休未蒙

賜允仰見

皇上天地好生之心眷履不遺之德臣感

恩揆義涕泗瞬霑所有區區萬苦私情尚未忍

續陳外惟是閣臣機務之地其職任特爲

欽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十五

隆重而所支俸薪廩餼視外廷亦特爲優

腆所以累等每遇時節休假之辰不敢偷

安一日者蓋勞而後祿量而後受其職始

稱而其心始安耳今假滿一月病起無

期一應閣中事務與諸司揭帖已絕不與

聞而獨季支日給等項錢糧未經停免使

臣受之何名而食之何以下咽此臣所以

反側牀帷度日如歲而不能待京官註籍

一月之期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早

容其辭俸調理庶臣之身心無愧則災眚自輕

或尚能圖後日之報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四

引疾乞歸再疏

萬曆十七年四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病臣捐心極危極苦再乞

天恩哀全餘命還鄉事該臣昨以夙疾成痼具疏乞休奉

聖旨卿直節謹言竭忠匡贊朕方切倚毗豈可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四

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陋何節可

稱何言可採然竊謂人臣幸而蒙直節謹言之名又幸而事能容直節謹言之

主此身名俱榮千載一遇也臣雖病憤別難藉口凡世俗所謂要名而去見幾而去不得其職與言而去臣無一焉獨念人身百病惟虛損為難治惟痰暈為不測臣今一病骨立四肢俱痿本由脾經下陷中氣積傷乍發乍寒時秘時泄藥餌不能攻飲食不

能化此虛損難治之疾也四年之間在閣昏暈者三次在班一次在家不計其數有如

造膝五步之內而一旦忽然震驚

萬乘可謂寒心此眩暈不測之證也凡此皆臣實病實情毫無詐託而今日正當草疏之際會又聞家中亡妹之訃臣伏床飲泣冤鬼皆飛而尚未忍通知臣母如此度日何啻如年臣之不能強起必矣夫病鳥鳴哀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四

四

病臣言窘臣每覺閣臣會食言故同官余有丁未嘗不流涕也當其初得疾時脾虛食少豈有異臣之今日然日侵月削朝支暮持卒不能自還夫使

皇上知其必至於此則亦何苦而固留其無用之身以責地下之報哉此日前覆轍其則不遠而在臣兼以衰母顛連哀狀之命一存兩存一亡兩亡其危苦又有百倍於有丁者臣言至此亦窘其可憐而過此且恐

有不及言與不能言者矣伏望

皇上早移眷臣之心以哀臣又移哀臣之心以

哀臣母

一言賜允舉家更生如必謂臣粗守硜硜之節以謹直見

知則臣身雖去臣言見在正不妨次第施行以

明優臣非體面愛臣非姑息也於

聖德不益光於臣愚不益榮且重耶臣不勝冒

昧涸煩涕泣哀懇之至

奏

奉

聖旨卿疾調理易愈且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如

何懇切求去宜專心爲國共濟時艱瘡日即

出輔政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激

恩慈備陳積苦心事以祈

矜放生還事該臣昨以病苦切身煩言冒昧有

干

靜攝

皇上不加深罪反荷

優綸以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寬臣不可解之情

奏

以專心爲

國共濟時艱勉臣無所逃之義臣感激涕洟

不惟命以

恩賤而辭亦且窮矣嘔喘累日已復三思

上寬臣以情而情非常理之所能遣

上勉臣以義而義非病力之所能任則疾痛慘

怛不更訴之

天地父母之前而誰訴哉臣兄妹四人皆臣母

吳氏所出自先臣夢祥背棄則臣母固已

無聊尚幸臣與弟妹出入更侍粗遣旦夕  
而一白臣被

召入京以來則臣弟先故長妹繼寡今少妹又  
故矣同胞四人之中止有臣一人見在宦  
遊侍養而臣又病矣同胞之外臣母所恃  
以持門戶承顏色者在家惟臣叔在京惟  
臣女而臣叔臣女又相繼故矣通計一門  
內外五喪偏聚在臣入官四年之內而又  
偏於臣母呼吸安危之機爲獨切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五

皇上試偏閱廷臣中有如臣家之多故者乎試  
問臣之鄉里除此病身之外再有一瓜  
一葛可寄託以母命者乎凡病人故多悽  
老人故多愁而觀此壯兒少女不夭即病  
豈不益自危星殘日晏之景而興故鄉墳  
墓之思也臣一病久困又因憂母病而益  
困見今血衄氣喘中滿膈噎其身之朝暮  
不能保而何忍再勸母壽也又何忍再以  
四千里不測之程而付母命於妻兒童僕

之手以圖僥倖也然則爲臣計者眞亦苦  
矣傳聞故鄉異常荒旱暴骸滿途即此亦  
明旨中所謂時艱之一端臣既身不能濟而反  
背榮大釋樂土而就之此豈奚東臯之耦  
耕南郭之安臥哉特以情出萬分無奈事  
至萬分難處不得不且乞此身先全母命  
而後可及移孝之忠致身之義耳伏望

皇上善理

至尊萬壽之身普推色養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六

兩宮之孝使糞土賤臣得以安心返哺  
微

餘福則臣身雖去而猶留疾可望已

恩可望報也臣言氣已盡謹伏枕百叩泣血以

冀

奏爲此激切具

奏以

州

奉

聖旨卿屢疏懇切專為奉朕具悉孝情但今東南災傷疾疫正宜留京侍養豈得堅志求歸還遵前旨即出輔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七

乞歸四疏

本年七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病苦計窮不能及遠懇

恩姑假目前生路以圖後報事臣錫爵病逾四旬乞骸之疏已至三

上

皇上一留再留皆本情援義非泛然體面之言

而及是則又以家鄉災傷疾疫為之通計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八

利害深中委曲臣初猶謂是閣中擬

旨出寮案相繼之私既而問知言言內傳讀之有不悲感痛哭者非人也臣今未論家

國之重輕且思

君親之恩誼相摩鞠養顧情哀憐有一毫不相似者乎人生受恩之地何忠非孝仕宦得意之時何更非隱乃臣之所以汲汲如狂嘵嘵強聒者知其目前必不能全母而且

終

皇上也蓋故鄉雖災疫臣之病母病身苟得所欲而去則安危尚未定可以再卜報

主之期若淹留旅邸喘息待盡侍母不能強笑哭妹又不敢出聲望

闕則有違

願咫尺之憂捐躬則有曠日尸素之耻而臣母見臣如此其怔營內恐且愈甚此萬萬必無全理明矣臣前以去年十二月中蒙

恩給假侍母時臣母已病就床流涕執臣手而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九

論曰

聖恩如此吾兒不可欺一毫之心但直陳父死未葬母病思歸

聖人大孝至仁近且為一女幼喪垂問何況及父母而豈有不感動也此言元輔時行亦嘗聞而悲之勸其且從容伺間陳請今臣之形勢轉急時行亦宜為臣言矣臣近又於前月莊誦

聖諭一則曰

聖母憂願一則曰遵承

慈諭乃知惟疾之憂母心同然

皇上之愛身即所以愛

聖母也而臣之為母乞身不亦有可憐者乎且

臣聞仁主一言即為和氣今

皇上累詔諸司為東南議賑議蠲即此是湯林之膏雨舜殿之南薰臣雖福薄豈不在大

厦一人之數乎及歸而延見父老奉宣

德意何災之不可禳何疾之不可起也願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

皇上勿復憂臣臣之得請不但母子二命可保

目前且使史書萬載之下仰頌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因心錫類之孝而

清時有知足知止善始善終之臣亦何虧於國體哉若必不得已則在京大小官員見有給假送親還鄉事例臣之情極亦欲援例乞

恩止求歸路扶携之便不敢望終身田畝之安其異時老馬罷牛倘再能報



思與否則非臣之所知而

皇上姑憐其心可矣臣不勝百計無聊感悚哀

迫之至

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著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閣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二

辭遣官送母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母子感激異常

恩眷力疾暫留乞免

差官以安愚分以悉下情事昨日臣乞歸第

四疏下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著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閣務繁重宜一心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二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猥以薄劣向荷我

皇上自家

召起班於四輔垂及五年未有毫髮可報稱者

而徒聞歲歲乞骸之章臥病日多服事日

少譬之頑金躍冶甘自暴棄此天地之所

不能仁也重以愚不知諱急不擇音前後

瑣屑

上聞者皆家人兒女刺刺不可了之情楚楚不

可見之狀此日月之所不能照也而

皇上屈高聽下因

親及人既爲臣權情義之重輕且爲臣母思去

留之利害臣三讀

溫旨感涕未收適同官時行等又備宣

皇上反復傳諭之言鄭重遣官之意臣之么磨

何意仰累

君父縈懷繾綣一至此極不惟臣五內如焚百

身可碎即臣母亦爲之持臣伏地而泣口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三

不忍言病矣願念非常之

寵常人之所不能勝非常之情常理之所不能

遣見今臣母以本階受

封常祿供養猶自嫌福薄常懷盛滿之憂若假

然屈

皇華之使而爲之四千里護行殷天重地震驚

耳目則臣母之賸越道路無疑而臣亦豈

願臣母之有此也此愚分難勝者一昨太

醫院使朱儒診臣母脉見其臂肉盡脫驚

而問臣臣因此撫心嘗膽愈怯愈危當此

之時就令弟妹再生妻兒可託而臣屬毛

離裏之身原從何來豈有可倩人代憂分

身解痛者臣之不能一日舍母而獨留明

矣此私情難遣者二臣前疏云

仁主一言即爲和氣小人望近持此便欲驗之

目前今且勉遵

屢旨暫息歸念以觀臣母病勢何如若惠微

生成之福氣體日康飲食少進則臣尚可挽留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四

臣母共承

恩眷願不審世緣天命竟何如耳至於犬馬軀

見在病困以臣母之命較之其輕如毛以

皇上之恩臨之真直一死故臣今日再不敢及

一身之計而直陳銜

恩請

命之誠如此伏乞

聖慈收回遣官成命姑容暫留侍母異時行止

相依庶免後悔臣之此疏實臣母泣而授

語

皇天后土當知臣舉家感激之念也

奉

聖旨卿能體朕眷倚至意奉母留京朕甚嘉悅  
差官准辭免仍宜遵屢旨即出輔政該部知  
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五

乞免究造謗疏

本年八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明求去初心以祈

聖鑒事昨該

御前發下文書內南京給事中徐桓一本稱近

有山人匿名揭帖傳至南京謗臣傾險之

甚疑臣近者累疏乞骸爲此而發此蓋科

臣知臣之素欲以激臣之留其憂在士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六

在

國論不在也而臣之所憂乃在此心之不  
明不在公論之不定蓋臣聞天下之事真  
是與非者不必辨似是而非者不得不辨  
如春中科場之謗臣之心事雖天知地知  
然從來原有此欺天罔人之大臣世上原  
有此踰牆鑽穴之士子此似是而非不得  
不辨者也其在今日則匿名投揭者爲山  
人山人之遷怒爲逐客逐客之流謗不傳

於耳目顯證之京師而傳於影響不接之南都此造言傾險之人其心術其人品不待考問已自招承而臣一生自守之微操幸不爲壬夫狎客所容

皇上問孰惡臣則亦可以知臣矣此真是真非臣雖有褊心不能怒雖有多喙不足辨者也臣曷爲以此求去哉今前後乞骸之章見在彼時山人私揭原未有聞原無讒謗可避臣一言一字俱出肺腑瀝血至誠原

未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七

無詐託今憎臣者故以極相反之事誣臣欲其必去愛臣者更以極疑似之言激臣欲其必留臣之苦甚矣臣出山五載日與同官共事首尾一身而人情自爲矛盾爲薛進士之說者嫌其不平爲山人之說者誣其有爭政事之地如此左難畫圖右難畫方而尚有可展布一籌者乎則臣之苦又甚矣然臣既已許身

皇上萬苦不辭但連日見母子疾病展轉難支

誠恐一旦再有涸煩愈疑觀聽以此不得不自明此心冀

皇上之始終哀察耳至於

朝堂之上私揭亂行市井匹夫皆有意窺緣宮禁劫脇大臣則臣不知人心世道何以一變至此轉移之計惟

皇上圖之若臣之一身乍賢乍佞了無關於國體之重輕而反足爲臣困心衡慮之助不敢更望

未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八

皇上爲之多索讒黨致傷善類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

奏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洞鑒匿名造謗的別有旨禁緝了卿不必介懷該部知道

十八年正月元日

召對建儲豫教事體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釋

召對初旨懇乞

聖明決計定疑以杜煩擾事該臣等昨於

元日蒙

恩召對喜不自勝因退而會疏以

冊立豫教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十九

上請其疏內首以仰承

德意為言者蓋

造膝語次已了然知

聖志之久定不必自由意見別有所要說也其

懇請

皇上獨斷早斷不敢望

批發外廷者蓋臣等自不欲居定策之功而亦

欲使外廷相忘於無言也此一時倉皇中

雖辭或不能盡誠而其汲汲於揚

主之明成

主之志則股肱之為腹心子弟之孝父母無以

加焉乃昨日忽奉

御批以豫教冊立分為兩事一可一否甚而疑

羣臣之請為離間則臣雖至愚有以知

皇上謙冲之德慎重之心姑借此以杜煩擾而

非

聖志真有所未定也雖然人臣孰敢當離間之

名而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愈疑以為

聖心苟非有欲諱之事則何苦禁人以難受之

名臣竊恐自是言者愈衆

皇上聽之愈煩當此之時在廷無一人出而為

皇上剖疑定紛折衷成美豈非忠臣孝子之所

羞史書萬載之遺恨哉臣不佞受

知受

眷竊自揆圖報不當在衆人後敢畧陳固陋為

皇上分明之凡稱離間有二本貴而間使賤之

本親而間使疎之今

皇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陳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凡離間之人亦有二或忤意於父而間之於子或失歡於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一

而間之於兄今臣等視

皇上歡然一堂萬然一體而其視

兩皇子如芝共秀如玉共珍又何分彼此而

間也凡非離間而蒙離間之疑亦有二上

不信其下則或以拂諫而生疑下不信其

上則或以強諫而致疑若今天下之人心

則

皇上已久信之而

皇上之本心天下亦共信之

冊立之舉早晚期於必行臣等不過傳兩信之

言遂必行之計耳上無所拂下無所強又

何自而疑爲間也夫離間之疑明然後臣

等可稱爲

皇上之臣而

皇上宜亦可以信行臣等之計矣於是臣乃敢更進其餘說焉夫自古豫教太子非止教

以讀書識字付之阿保之手而已必將使接近師儒講明義理以養成作聖之器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二

豫培有道之長即如

皇上之生知且六齡而出就外傳乃

皇長子加九齡矣臣等且親見金堅玉潤之

姿非弱矣

皇上雖已於

宮中課之讀書然讀書而不出閣聽講則何

名豫教出閣聽講而無位號則豈有平巾

褰服可臨見羣臣者又豈有氣體能勝春

弦夏誦之勞而獨不能勝受

冊登拜之禮者今顧顓方家尚以勿避風日爲  
鞠養之宜問閭賤息尚以早親師友爲箕

裘之計豈有

天子之元子而顧可以深居

禁閤爲慈愛久遜尊名爲謙抑者故

豫教與

冊立雖兩事而實相爲表裏行則當並行又

當斷自

宸衷而早行不當迫於公論而後行也乃委巷

文淵正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三

管闕之見或又有謂

聖意恐

中宮

皇貴妃

恭妃之間難處有待而不輕授者考之前史

漢明帝立馬后時年纔二十一歲而隨立

賈貴人之子烜爲太子命馬后母之今日

之事以

中宮爲馬后以

恭妃爲賈貴人無所不可不必使  
恭妃遂加

皇貴妃之上也又如繼是而

中宮有子則雖位號先定以庶讓嫡亦無不

可不必置此見在之主罷而久懸未來難

必之望以疑人心也又如果欲少遲以示

謙讓則當

明詔臣等刻期來歲舉行人心亦且自定不必

更爲兩可未決之言厭人擾而反趣之擾

文淵正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四

疑人間而反自爲間也夫任勞任怨主持

國是眞大臣之職然事之當任孰有大於

建儲者乃

皇上獨責臣等以推諉而天下且共責臣等以

依阿臣等雖欲任而不能任也先是

官府間隔小人或妄覲非常以致議論紛呶

朝綱日紊而臣等身日居風波之中無所

據以鎮服之乃今喜奉

內宣

皇上之謦欬嘖笑已宣付史官臣等之面目肺

肝已洞悉

聖鑒而惟此極順極明之事一降階序一辭信宿便覺與初

旨異同臣等自是剖心不可示人兩舌不可傳

信雖能任而不敢任也伏望

皇上鑒臣一念忠愛之心採臣一得芻蕘之見

將臣所

奏

肅王公奏

卷之四

二十六

密覽而親裁之決計定疑永杜煩擾仍望毋煩

批發以爲名庶愛勞並行

于聖而

父益聖少長成帙兄安而弟亦安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再請豫教疏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聞自古人君有一言一動之善則爲之

臣者和與導揚而將順之使明示天下昭

垂罔極况我

皇上之聖德聖度百王讓美而臣等又得于親

見親聞千載一遇者乎夫元日

召對業已宣付史官君臣之親古未有也先是

肅王公奏

卷之四

二十七

外廷擾擾有以

儲官未定爲疑者自

皇上手擁

皇長子令臣等就前諦視面承金石之言然

後人人曉然知父子之有親長幼之有序

不必疑於

聖德矣又有以言路未開爲疑者自

皇上出維于仁矣言疏于袖中雷霆之威垂發

而霽然後人人曉然知矇眊可以誦堯牧



可以規不必疑於

聖度矣乃連日以來臣竊惟前疑方解後疑復生臺省紛然異同之論或露章顯諍或屏

立私語不曰

冊立預教之請何故不行則曰鄒元標姜應

麟等諸臣推用之疏何故不發夫九重闕

密之中苟真有難明之心難處之事則

天子姑亦與二三近臣自信自知而不必顧外

人之議其後可也若心本易明事本易處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八

則

皇上昭昭之天日何苦而更自立于曖昧之地

以疑人心等繫繫之見聞又何忍更爲

含糊之說以負

皇上哉見今

冊立雖未舉行然

有長幼之說在臣等執之有券待之有

期不必更爭歲月之早晚以贖

聖聽也若預教一事則不論

皇長子

皇次子年至九齡並當出閣臣等今年爲

皇長子請亦將待後年爲

皇次子請乃輔導至急之務亦

國家至公之典不知于事體有何嫌疑而

皇上爲之久遲未決此極易處之事而故難之

道聽之人求其說而不得則將曰

皇上且托以萬年之業而何靳于一日之教也

且并異日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二十九

冊立而疑之是

皇上之明能照四海而反蔽于目睫矣臣伏見

年來主仁臣直人思進言然就中狂言抵

觸則孰過雒于仁者此而可容何人不察

而當吏部之以姜應麟黃道瞻孫如法量

移請也不報繼而以鄒元標補官請也又

不報此極易明之心而故晦之道聽之人

求其說而又不得則將曰

皇上果樂聞其言而何不樂用其人也且并今

日之受諫而疑之是

皇上之量能容百川而反隘于勺水矣臣庸瑣

伴食本不當獨言

官禁事但念

召對之日

皇上親注日顧臣披心示臣臣之一言而

皇上爲之轉圜聽臣臣雖至愚其感激

二天之恩而矢圖國士之報

皇上宜亦察其無他腸矣則何不試採臣言需

末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一

然發

旨明示

皇長子出閣定期使秩宗具其禮儀臣等擇

其官屬以上成

皇上愛而能勞之

聖慈下成

皇長子蒙以養正之聖學內安

兩宮聖母孫謀燕翼之心外安四海臣民主器

元良之仰豈不美哉豈不快哉至如鄒元

標等諸臣或甄錄在前理無追廢或懲艾已久法得叙遷又或有言雖無當而其人無他過其意在納忠者

皇上既大開日月之明則當盡收之覆載之內使之滌前愆而留後功亦今日剖疑定紛一助也又如報功不實之李材

皇上赫然用不測之威懲一警百德意甚盛但執引紅牌定罪未免枉有司之平而貽公論之惜此亦宜稍爲寬減以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一

聖心太虛無溢喜無留怒無當斷不斷之事情無宜發不發之章奏而臣庶景從萬方和會矣言至此誠見今日傳聞日外議論日生

主德愈隆則羣下之望德逾備邇臣不言則遠臣之煩言愈多

皇上雖躬爲堯舜之主而世鮮沕穆之風事必極明極順心必極恕極公然後可以見信于天下故臣願

皇上推廣元日

召對之旨使

聖德聖度始終爲天下明信而不願使天下知

其言出于臣爲此密以揭帖進覽

皇上倘賜施行不必更煩

批發亦見臣純心爲國爲

主狗馬一念之至誠也謹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一

母疾請給假疏

本年 月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乞

恩給假調理母病事臣母吳氏見年七十六歲

素有痰疾日久未痊已具臣節次陳情疏

中然猶恃脾氣未衰可以支持飲食亦可

以不妨公事一面侍親調理不意今春二

月以來痰涎轉壅寒熱時作粥湯少進醫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三

藥無功臣母子之情既不忍于暫離公私

之務又不可以兼理爲此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暫予數日之假以便晨昏省侍料理湯藥

俟臣母疾勢稍安即當黽勉赴閣不敢久

丐

寬恩以虛職業亦不敢遂謀引決以負

眷知也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爲此謹具本

奏

伏候

勅旨得

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四

到閣題知疏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於本月初八日以母疾乞假調理奉  
聖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欽  
此伏念臣母猥以衰年久嬰弱疾近復加  
以感目發熱勢甚憂危上賴我

皇上弘開天地之心曲憐母子之命

寬旨一下歡藉舉家連日以來臣母因見臣朝

夕侍前手調湯藥稍覺精神舒暢痰涎減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五

少雖病根未保其全除而元氣可期於漸  
復自今以往臣母未盡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賜也昨奉

御劄仰知

聖體在調雖身繫晨昏而情懸

君父況值百官避舍修省之期尤非大臣久安

私第之日爲此不待

見朝先期請朝房宿歇隨於今日

午門行禮之後即刻進閣供事臣不勝母子

銜

恩激切之誠謹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因災自陳疏

本年五月初四日

具官王 謹

奏為因災省己自陳不職以祈罷免事伏念

臣本迂愚不適世用過蒙

皇上拔之草野之中寄之腹心之任應

召在途會犬馬病甚欲乞骸骨者屢矣而時值

方內小安

明主憂勤於上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三十七

煖閣

召對

郊壇步禱澍雨旋應誦頌日騰竊不自揆以

為邁此上下泰交之遇未必無涓塵之有

補於天地者即使臣唯唯隨行默無獻替

而仰依

皇上日月之末光越樸兔且易為吉士天下後

世未必遽以臣為罪首也而今則有俯仰

皆慚心口自愧欲頃刻安而不可得者臣

之在事滿五年矣撫今追往猶記萬曆十三年以六月十二日見

朝是日微雨

皇上猶肝食聽講至二十三日

面恩是日酷暑

皇上猶鷄鳴視朝今五年之內

朝講一月疎一月一年少一年皆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起家時一路所閱南北

光景桑麻彌野枹鼓不驚今五年之內西

京廣王公奏草卷之四

三八

方無歲不告災北胡南寇在在生心此又

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太倉藏錢粟前戶部

官開數示臣尚支數年之用今五年之內

枵然一空而各邊請餉各省請賑茫無措

處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丙戌之歲群臣紛紛

冊立

上請臣時於會試場中傳讀

聖諭知大計之久定乃五年內竟未舉行連豫教最急之務亦尚停閣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伴食同官三臣之後職業不

修票擬不當尚可分謗于人若此四事乃皆

當臣之身目見天時人事化和氣爲氛稷

國計民生轉豐亨爲蹇迫而臣曾無一籌補

助其間此亦可使三臣任其咎乎臣才力

驚下所受於天惟是日格位署畢命奔走

猶可將勤補拙而復不勝烏鳥之私歲歲

京廣王公奏草卷之四

三九

乞歸時時丐沐什二在私什一在公

皇上試觀三臣中復有如臣之潦倒遲頓尸祿

負

恩者乎中書何地此日何日奈何以鼎餽樞衡

之重而懷進退維谷之思當凋殘枵枵之

秋而營陸沉仕隱之便縱

皇上能寬而貴之其如臣出山狗馬之初念何

哉見今

京師亢旱風霾人情洶洶求其召災之故而

不得則有妄傳

官庭舉動歸過

皇上者臣誼屬股肱職叨輔弼居常每念古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之義爲之怛然愧心况茲天譴在上人言在下

主德之未光則臣不肖之身實累之萬萬無安心素餐之理矣伏望

皇上察臣無狀首

賜罷免銳然與二三輔臣厲精更始使病臣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四十一

安無能之分而猶得遙詠太平之澤是即所以保全臣之始終也無任悚息待罪之至奉

聖旨災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給假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乞

恩給假調理事該臣昨以災異自陳奏乞罷免奉

聖旨災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之奉職無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四

四十二

心口不能自諱

皇上不以臣之罪罪臣而反以臣之慙知臣報非常之遇易報非常之知難臣于此時即不能仰副

皇上霖雨之恩亦願身爲犧牲以分

主憂以答天譴此豈優游稱病之時哉而會臣

于本月初四日陡發寒熱轉藥轉病頭不

能支枕足不能扶床群醫拱手莫能名狀

臣既以樗材無用尚未贖于前愆又恐蒲

質易漸終難圖於後効必須寬假旬日觀  
病勢進退何如乃可以定臣之去就耳然  
臣一月之間爲母爲身頻乞休沐臣誠不  
勝悚惕蓋災因福過病遂憂生力不從心  
豈其獲已伏望

聖慈矜察准臣暫假以便調理庶幾可望痊安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偶疾暫准給假宜善加調攝痊可即出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四

四三

輔理該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五

謝賜猪羊粥米疏

萬曆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三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某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五

頒賜鮮猪一口鮮羊一羴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伏

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癯調罔效舊患頓

微深虞重寄之難勝遂致沉疴之復劇仰

嚴宸而祈罷未許投閒厯

溫詔以勉留仍蒙

予假惟

聖主曲憐簪履之敝故愚臣猶荷蓋帷之私陳

規方儆于幾康伏枕敢當乎問饋



御恩賜餼

天使臨頒金漿兼毛鬣之牲玉粒備苾芬之藪

分大烹于鼎鼐若作和羹夢清宴于巖廊

徒驚素食臣銜

恩欲報飲愧何言矧當桑林雩禱之時自顧蒲

柳衰殘之質第恐罄瘝之可慮焉知衍衍

之爲安儻顏齡有賴于加餐獲蘇瞑眩期

盛世無憂于覆餗永矢捐糜臣不勝感激

屏營之至緣臣病卧不能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二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慰勸

祝朝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恭遇

皇上御門受朝蓋入今年爲羣臣第一次見

聖之始臣于枕上眩暈之中聞鐘鼓之聲不覺

霍然體輕神清踴躍謹伏枕叩首呼

萬歲者三蓋一以慶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三

聖躬之康豫一以慶

聖德之精明上而

九廟遠而萬國聞之莫不歡喜非一人之私

慶也計當此時虎賁賤士且雀躍

丹陛之前象胥外臣咸鱗集

楓宸之下而臣獨展轉床褥咫尺遠

天不獲仰觀

光顏參陪顧問往日首勅

皇上朝者惟臣今日首不與朝者亦惟臣命也

如何臣安得不撫床而泣哉臣今匍匐已不能前所耿耿尚明之方寸圖報

君父者惟望自今以往

皇上勤修三接之儀無替萬機之勅其他二三大事以次第舉行使臣病未即死得再依日月之光臣之幸也非臣之所敢必也臣不勝戀

區區且悲且喜激切望企之至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四

因病乞休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病勢危篤懇乞

天恩早容休致以遂生還事臣之給假幾一月矣方病初發時猶謂是常年寒熱虛暈之證按方調理可再圖僥倖復見

天日不意綿延日久壯熱未退冷汗如沐口苦不能辨味耳聾不能辨聲聞人語則輒聞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五

穀氣則嘔右體痿廢鎮夜不復交睫藥之愈病不藥亦病人以所苦問臣臣不能自言臣以所由病問醫醫不能為臣言病勢至此則首丘之念不得不切而呼

天號父母不得不亟矣臣之至愚不知何因遇知

明主言聽諫行真千載一會而小人福薄不能消受一旦遂有朝露之憂此天實厭臣而臣何敢更為戀

寵計也臣伏枕流涕而占此疏病憤之中思

澁言蹇萬苦不能自列惟望

皇上哀其懇款不欺之心察其痼廢難起之狀特准致仕回籍調理庶外無職事之羈內適水土之便不惟臣垂死之殘息可甦而臣母相依之老命亦可保矣臣不勝困苦哀祈之至得

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方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六

告病再疏

六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遵

諭調理日久病勢轉加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歸休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奉

聖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方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再三伏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七

溫旨仰見

皇上終始矜臣之用不忍棄臣而復從容待臣之痊不忍急臣且感且慰百念俱息惟有專精神強飲食以冀旦暮早起仰清光而奉

大對耳比者本月初旬稍覺頭目清爽能遠床扶行數步羣醫就視以為半月後可梳洗一月後可

朝參臣不勝之喜隨報同官同官亦莫不為臣

喜詎意延至今日舊疾未減更加以胃口

刺痛大腸遺脫盜汗足腫等症而氣息憊然轉盼前路愈不知蹶起奮飛之日矣

皇上既寬臣豈不欲勉強但勉強已過四十日而此四十日之中適遇

皇上躬勤大政三出

御朝于時天人和氣蒸爲甘雨騰爲頌聲臣之

積年企有今日乃偏以此時偃蹇床褥班行之內獨少臣一人面目無光羞對妻子

宋肅王公奏章

卷之五

八

而官簿俸薪尚偃然從大夫之後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五載入官以來無歲不

云將母今立身養志毛髮未酬顧反令風燭老親一夕再三起以憂臣之死生一饋

再三歎以憂臣之出處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今在病言病語不及多然

皇上察臣心事如此足知留臣未必能生臣而慙苦躁鬱之中顧反重以益疾不可知矣

伏乞

霽然發命早賜放歸此安臣之心其恩勝於留

臣之身無量也若萬一以盛暑長途憂臣隕越道路爲之曲處則臣請暫留旬日先

辭俸薪庶猶可免曠官素食之愆而臣之心亦安矣臣不勝病甚情極懇迫丐

恩之至奉

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薪不必辭該部知道

宋肅王公奏章

卷之五

九

告病三疏

七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三乞

天恩俯憐久病危誠容令休致事近該臣於六月十六日再疏乞休奉

聖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薪不必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疲瘵喘呻之狀中使所親見同官所共憐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

皇上官庭之內亦自有耳目乃

溫言惓惓慰之以漸愈望之以即出此

仁君慈父如保赤子之心姑爲臣諱疾而幸其

留非疑臣託疾而難其去也臣於此時魂

魄雖不能自主而顧

寵知榮感

恩知泣何至如躍冶頑金必行已意之爲快哉

惟是病卧兩月調理百方而耳聾頭眩臂

攣足腫如故見今盥洗便溺事事須人而

最苦晝夜不能成寢往往無夢驚呼當暑

寒顛皆反常之證方書所不載者以元氣

言之則日虛日脫臣之病身知其必不能

從心矣而

皇上又過以體貌寬臣不允辭俸臣適于枕上

閱部科告匱之疏流汗如雨此

上供方在議減而官俸豈容濫支以罪業言之

則日積月深臣之心病又且移之於身矣

夫以身心交病之人而當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

君親難處之際與其進成兩負孰若退有一全

言至於此

皇上縱疑臣詐亦當哀而釋臣而況臣必不敢

詐又必不忍詐者乎方同官家屏之在告

也臣常使人勸之早出旣以勉人豈忘自

勉顧臣之病苦原與家屏不同而今日久

病之後又與初病時不同軀命所關萬不

得已此臣所以每奉

慰留之旨若火熱中每遇

朝參之期如刃攢背而不能時刻安枕期於必

去者也夫天稱至仁以其能造萬物之命

今臣之所欲在生還所苦在尸祿而我

皇上爲之予其所欲違其所苦是造命之恩即

天也

恩至於造命而臣之感

思又當出爵祿體貌之上矣爲此不避煩瀆激

切具

奏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一

聞

告病四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四乞

天恩矜全病廢餘生特准休致事昨該臣三疏

乞休言已煩矣情已迫矣乃下誠不能

上達隨奉

嚴旨責以體國大義毋得堅意求去臣伏枕欽

誦感極涕零因自惟登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一

朝以來體國之義已三奉

聖諭而臣猶啜啖如此臣真愧死然尚幸

皇上以義責臣臣猶可舉在

廷之賢者代臣受責有如

皇上以恩責臣則

廷臣中更有如臣之拔泥升雲從骨生肉萬

千辜負咫尺奉償者乎臣今年五十有七

歲即死官下叨幸已多豈尚覩晝錦之榮

貪首丘之適顧體

國以心而臣之竟驚鬼怪憤耗昏塞無可用之心矣報

恩以力而臣之骨柴肌粟遺脫痿痺無可加之力矣奉

旨以來又將半月不惟舊疾綿惓茫無愈期而近又加以右體掣痛小腹脹滿種種備諸苦狀有不可盡陳者人誰無母而獨臣之母則愈老愈慈臣一餐不食母亦不食一夕不寢母亦不寢臣之累疏乞休臣母實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古

國報

恩者亦在此

皇上即今早放臣歸使臣精神不耗於言詞憂念不分於職事萬一留得此身為一閒

民終事老母則舉家銜結之報豈在一小而盛世

君臣之交顧不全美乎臣不勝涕泣哀懇之至奉

聖旨卿疾既未愈須從容調攝如何屢疏求去宜體朕眷倚至意毋得固辭吏部知道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五

告病五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五乞

天恩放歸久病殘骸以終

餘眷以免再贖事臣患病已幾三月乞骸之疏

且四

上而

皇上猶復依依顧戀諭以從容調理毋得固辭

支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六

此陽春之煦時雨之濡不忍弃朽株枯木  
於生成之外而臣亦豈忘微福於天時謝  
生於末路哉但以目前病勢觀之計床至  
於夏秋未起服藥至於盡附亂投計時月  
已不勝其從容論調理且無復有餘力矣  
而病頑如石有增無減縱

聖旨未加厭絕閣務自有司存而假滿三月之

後又可偃然挂名支俸乎臣今至此不惟

自爲性命惜亦當爲廉耻惜

皇上至此不惟當破姑息以保臣之餘生亦當

裁恩數以全臣之微節矣考之閣臣休致

從前雖亦有累疏而後允者顧臣連年前

後乞骸之疏已不啻難而所奉

皇上節次勉留之旨亦且十分破格無復可加

况人材有良驚情事有緩急豈可槩加望

外之恩以益病臣之愧也臣愚無他長所

自信者此心若年年言去年年不去乃明

是要

支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七

君市寵爲樞馬駢嘶之態以襲宋人王安石賈

似道之覆轍

皇上其謂臣何天下其謂臣何即今奉

旨未久非不欲仰體

慈眷再加從容但以疾痛不祥之事絮絮可厭

之言恐過此月後更無可

上達者伏望

皇上慨然幸許免其復有干涸則在

皇上割恩正以全恩而在臣釋負兼以釋愧中



外諸執事見臣母子生還將亦有歌舞  
聖德興於忠孝者臣不勝叩心稽顙忍死俟  
命之切爲此謹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

聖旨國家有事卿正宜竭力贊襄以付眷倚如  
何懇切求去旣疾尚未愈還遵前旨從容調  
理痊可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八

恭謝

聖問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非常

恩眷并陳極苦危誠以祈

哀察事昨該本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御朝臣伏於枕上自悲命薄向者雖不及

與陪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九

仙仗猶幸耳中聞鐘鼓之聲今病久加聲

雖鐘鼓亦不聞矣天之錮臣何至此極正

流涕間會同官時行等就臣榻前告以本

曰

召見煖閣蒙

面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以臣真病真

情對蒙又

諭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贊襄如何要去時

行等又以親見臣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不

可強留之狀對蒙又

諭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臣聞此不覺失聲慟哭哀感三臣益涕洟尚未收而勉留之旨又下矣

主恩如此寧不直臣舍命毀家圖萬一於報稱哉且臣伴食垂五六年尸素曠瘵之效既如此而乞骸累二十疏偃蹇狼狽之狀又如彼乃心自慙而身反進天已厭而

主偏憐古來人臣之僥倖未有過於臣者也然

奏前主公奏草

卷之五

二十一

從前雖奉

旨屢留而臣猶意

皇上姑爲臣曲存股肱之體重割益帷之愛至於

口宣面問拊臣如慈父責臣如嚴師優臣以不名望臣以早出則臣一生之遭際又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

謝臣又惟主憂臣辱昔賢燭戒今邊虞孔棘皇上且爲之盱食早朝而臣無事則竊其榮有

事則逃其責無論

王言斧鉞

國史汗青凜凜不可貸借即臣飲食寢寐亦何以施面目對妻子哉仰嘗三復自審人臣進而任職竭其老謀壯力以事君者盡瘁之忠也其退而內省精神力量必不可勉強則不敢負乘以誤

國者不欺之忠也今臣頭不能舉足不能行人皆知之而難以同官至親日夜盼臣之出者至此亦不能爲臣諱矣

奏前主公奏草

卷之五

主

皇上以時方有事責臣竭忠贊襄此即臣先資致身之言敢不自勉然所貴於致身者爲有益於

國也若衰殘病廢一籌莫展而空以身殉爵祿委溝渠臣無足惜如誤

國何如欺此心何至於

聖諭令臣從容調理則臣惓惓戀主之念亦不欲從容但從容至八月則

聖節將臨四方

進表之官已至當此之時臣欲強出拜舞則病  
力不任欲仍前偃卧則方寸何安况目前  
又有未開俸薪隨衆賞給一切覲面灼腸  
之事皆足以益臣之疾重臣之灾誠恐愈  
從容而

皇上愈不能得臣之用矣此臣極苦危誠昨已  
面對三臣言之三臣亦爲之設身而處相  
與尋思俯仰兩全之策畢竟無可奈何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主

皇上試再問三臣足知臣之懇懇蓋亦兼有愛

主憂

國遠忌諱而讓賢能之意非專爲螻蟻惜命

而已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請惟

皇上哀之放之臣不勝萬感萬慙一字一淚懇

款痛切之至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愛主憂國何又  
懇切求去宜遵旨調理痊可即出以付朕眷  
倚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八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特恩宣諭事該本月初六日蒙

欽遣鴻臚寺卿楊宗仲到臣私第宣讀

御劄近日西鎮屢報虜情朕方切憂念卿輔弼

重臣素秉忠義正宜協恭體國爲朕分猷豈

夫庸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主

可引疾求去茲聞卿疾已愈特遣鴻臚寺官

宣諭朕意宜即出輔理以付眷倚至懷毋得

又有所陳欽此臣不勝慚懼不勝感激已恭

設香案叩頭接

旨謝

恩訖伏念臣本以冗散無用之材抱下愚不移

之性自經

拔擢未效消埃而誅誅既後於群臣陳乞且幾

無壹歲譬之器已滿量馬不受鞭臣之前

疏望

皇上裁恩澤以全臣者蓋肺腑真切之言非姑爲退託也不揆五辭未允重以

煖閣

召對之丁寧使臣竟覺轉驚心顏俱悚連日正在蹣跚進退嘒嘒語默之間而

十行劄諭九列傳宣又儼然自

天而下矣伏惟草茅疵陋何敢當忠義之

褒大馬衰殘何敢受分猷之寄臣以夙疾負此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高

深慚豈復更有愈理然

皇上既以邊烽孔棘爲之焦勞

萬乘虛佇一籌而臣尚敢驟言首丘之思苦惜

朝露之命哉惟是目前足痺氣淺乃臚臣

親見雖懷戀

闕尚阻趨

朝蓋臣今日所甚懼者未暇及于

皇上之嚴誅而先自省此心夜氣之難安所甚

苦者未暇及于微外之多事而先自虞玉

階寸步之隕越受

恩之下夫復何言計惟有多方調理弩力支持以期早出

廷見仰慰

聖懷而已至於協恭輔理之無效則

皇上異時親見其孱形弱骨喘喘不堪當自能

哀臣釋臣不待臣之再陳也臣無任感

恩驚

寵涕汗悚慄之至所有原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三

御札不敢付遣官進繳特用尊藏永爲鎮家之

寶爲此謹具本奏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到閣題知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自五月給假以來今經百有餘日職業

曠廢言語煩多已非久伏於

嚴誅詎意游承乎

渥寵六章

賜荅彌軫求舊之虛懷

一札傳宣特示分猷之大義顧惟屏陋辱此遭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主

逢摩踵不足言酬罄竹不能書感是用恪

遵

敦諭弩力

朝宗試整衣冠雖自覺形骸之盡改強扶拜

起庶猶幸鞭策之可前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外見

朝行禮訖隨即進

閣供事不敢偷安其前後所蒙

頒賜宣諭非常恩典容候

皇上御門之日一併

面恩謹具

題

知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主

論邊事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

獫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

破的明如觀火臣孽孽餘生知無以仰贊

萬一獨念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天

皇上留臣專為發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

不敢不極其愚慮為

皇上一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

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

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

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

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

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

晚而舉

朝震怖惶憂止辦嗷嗷迫尤首事此一反也

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

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

勝力

廟堂自可斟酌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憂下求

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鬪爭談

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

文肅三公奏草 卷之五

无

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

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

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傳相慕要翕然同

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

分爾我如杜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

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

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

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

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

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

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

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己知禽知縱母示人以拙

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

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母示人以

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

文肅王公奏直

卷之五

三

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

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

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

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

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

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

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

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

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流議毋怵惕於

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

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

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

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

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

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

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

夷盡掃

文肅王公奏直

卷之五

三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

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

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

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

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詘

於歲儉發帑困於

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

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

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摠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三

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謂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閩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候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

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三

須要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着各該經畧督撫等官各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六

請止開礦公疏

萬曆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四臣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口傳

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

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

資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六

國家之用况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則

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

衆聚衆必當防亂見今山西河南開礦徒

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

爭利隱憂愈不可測

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

之若開礦止於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

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

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

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遞  
度而

朝廷便可爲之出旨左官議開者也戶部所

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

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

國家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

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謹具

題以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六

聞

荅傳諭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旨着鴻臚寺官催首輔入閣欽此臣等連日  
在閣私議元輔輔政多年練達朝章明習  
政體今時方多故正賴主持而屢疏乞休  
久不入閣臣等資識寡昧殊覺辦理不前  
茲蒙

東唐王公奏直 卷之六

三一

皇上遣官傳諭仰見慎重樞機

眷倚股肱至意臣等謹遵

旨恭擬傳帖一道乞發下鴻臚寺官令其前去

宣諭趣令即出庶贊襄密勿共欣輔治之有人

而

皇上優禮元臣益見任賢之勿貳矣臣等不勝

幸甚謹具

題以

聞

傳帖諭申

朕念國家事重非卿碩望忠猷不能匡贊政  
機主持朝論見今虜雖暫退邊臣不知作何  
經營預防後患朕心方切隱憂卿豈可止顧  
一身毀譽不出料理若朝廷信賢不專大臣  
任事不勇是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今特  
遣鴻臚寺官宣諭催卿即日進閣以示朕始  
終信任至意卿宜仰體毋復再以浮言介懷  
固求引避

東唐王公奏直 卷之六

四

恭逢事公疏

本月 日

四臣 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恩口傳

聖諭說與臣等遼東塘報虜情緊急着兵部便  
馬上差人傳與該撫按官用心防禦務保無  
虞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封疆申嚴武備真古帝王居安慮危  
之盛心杜患防微之遠畧也臣等不勝欽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服顧惟邊情重大臣等口傳

天語似不若

皇上發旨禁中宣諭兵部於事體更為嚴切而

人心知所惕厲臣等謹擬傳帖一道進

覽伏望

皇上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擬票皇親請

建儲公疏

四臣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有

皇親鄭國泰一本為請早建

東宮一事臣等詳閱其疏情詞懇切計慮周

詳有南北諸臣疏中所未及者觀戚臣勸

請之忠謀可以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六

宮闈贊決之密議宜乎深契

聖衷永蒙

發票其所關於

宗社大慶非淺淺也臣等不勝欽服不勝抃

蓋先是道路之口妄傳

禁內隱情臣等聞之疑不敢信今國泰乃

皇貴妃親弟其言如此乃迫於大義激於公

論兼亦有愛

君憂

國之誠及內顧家族之計

皇上慨然從之一者可以白

皇貴妃之心事成

國戚之美名二者可以塞舉朝之公請快四

海之人望於

聖德既極其光美於事體尤甚爲妥貼而紛紛

揣摩覬覦之徒皆羞愧歛縮之不暇無復

有藉口要功妄言干譽者從此耳不煩於

聒聽目不厭於披覽

文肅王公恭慕

卷之六

七

皇上豈不泰然上下相安天人協慶而永綏萬

萬年之福壽哉謹將國泰原疏擬票進

覽伏乞

聖賜施行臣等不勝踴躍企望之至

請

建儲公疏

十月十七日

四臣 謹

題近該兩京九卿科道官合辭懇請冊立

東宮各有揭帖先送臣等責其不能力贊大

計早定

國本臣等不勝慚愧竊惟臣等雖愚昧亦知

祖宗家法之至嚴長幼人倫之至重所以連年

文肅王公恭慕

卷之六

或

面陳或揭奏或連名或專請每荷

皇上溫旨優荅未即舉行臣等方在企悚瞻望

之間而南北諸臣適有此奏可見人心之

所歸即

天意之所在而一家之私愛必不可以奪萬方

臣庶之公心一念之蓄疑必不可以消萬

世帝王之大統此誠

皇上所宜早決臣等所宜力贊也且

皇長子方始生之時已

渙頒大詔明告四方窮鄉小民皆知我

皇上以宗祧社稷之重爲之崇隆其禮數弘需

其恩澤矣今年至十齡久逾

皇上出閣之期而師友未親位號未定以先後

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反生疑恐訛言

日興非所以信

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而言則當斷而久不

斷恐窺伺滋起非所以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九

大業也臣等職均輔理義切股肱區區愛

君憂

國之私不宜在衆人之後伏望

皇上早降明旨傳諭禮官擇日舉行以承

天意以安人心則不惟

聖德光於唐虞

宗社固於磐石而臣等與在謀議之末亦可以

微榮名而免罪戾矣臣等不勝情迫詞危

引領俟

命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十

懇請

建儲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陳贊襄無狀懇款未申乞

恩承賜放歸以免誤國事臣錫爵夏秋一病已

不望活豈復望留乃茲尸居餘氣再點朝

班竊位素餐又將歲暮臣之所以不羞病

顏不恤病力而曳勉鞭策之下但念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主

皇上恩重如天地愛深如父子義不敢負情不

忍負而亦謂大馬愚忠或有可補闕遺佐

思慮之萬一也乃連日以來同官某某相

繼杜門臣實代爲之領事文書票擬既苦

於故事之生疎

德意奉行且撓於衆言之淆亂臣之無狀自知

審矣而目前更有

宗社第一安危之計

皇上第一未明之心使

禁庭果有韓琦李泌其人必能爲

主解紛爲

國定策而臣不能也則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夫

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

慶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滿京委巷之流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主

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此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

者臣近從同官密進三揭不惟不見

允行且適奉

聖諭極詆諸臣爲悖逆爲離間爲求榮爲買直

夫此四罪者使

皇上以此加臣臣可信之於心信之於天而不

辨若以此加群臣則群臣有喙有耳者方謂接本在臣擬

旨在臣臣不能封還

內降以明忠臣孝子之心三禡有餘辜萬死有餘責而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大抵國家之事人君事事可以獨斷惟冊立慶典則前代皆以天子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

皇上以故事謙讓爲言則無不可若謂必當自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七

處而外廷有請即謂之無君無父心懷悖

逆然則漢文即位之元年而羣臣首以建

儲請豈非不祥之甚悖逆之尤者哉而文

帝從之如響其後享國最長由此觀之建

儲何妨於

聖德抑何利於群臣之身家也且

聖諭又謂子不望於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

君父夫

元

未十齡便防其私結人心則自此日

長月壯群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求冊建再議出閣此豈君臣父子之閒所宜有而臣等又安所逃萬世依阿誤

國之名哉天下者

不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心上天所寄命之人

言守

祖法今忽以天所寄命萬萬人之公心謂之歸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七

過而不忠以

祖宗傳序萬萬年之定典謂之不祥而當詳苦

哉臣錫爵自此日不能收淚口不能下食

矣百官至衆百姓至愚至衆之口不可以

一人禦至愚之心不可以獨見曉今

皇上即自謂心無搖亂

皇貴妃密有贊言此暗室無影之事臣等奉

何憑據曉諭外廷而天下亦豈有因此遂

解疑息讟之理臣適又聞外間喧傳

中宮有疾嫌疑之間甚而以小人極曖昧之心窺

皇上臣竊痛之且世俗澆漓人情但有節外尋枝誰能暗中揭日臣以小膽病怯之人猥受

皇上赤心肺腑之託而聞此竊竊洵洵之語欲言則口軟欲默則心傷安得不戰汗股慄而欲逃也即今邊境驛騷羽書輻輳臣不為憂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主

朝堂聚訟煩言詆訶臣不為辱臣之所憂者主德不光

宗社不安而外寧且有內憂也所辱者言不見信忠不見明而人非兼有

上責也且即使

上未必責臣而倍恩於臣則愈使臣倍受責於

天下臣之憂與辱顧方大耳方今英賢滿

朝遺逸滿野

皇上倘欲求逢迎遷就之術則不必留臣倘必

欲留臣則臣方寸惟有此一腔血目中惟有此一行淚知其必不當

上心而特

國是無疑也伏惟

皇上念臣宿疾之難支憫臣報恩之無地

特准骸骨還鄉然後從容察臣母子強留之身欲以誰報旦暮且朽之骨欲以誰攀斷然行臣之言使

國本永安人心大定則臣雖去而亦榮矣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主

不勝忠愛激切昧死乞

憐之至



謝

宣諭并申請建儲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并陳效忠初悃以祈

哀察事本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諭朕倚任閣臣贊襄治理所賴分憂共念一德相成頃者西陲不寧煩曉涕起一切妄言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七

朕悉置不省昨已從首輔所奏命廷臣會議軍國大計正須卿等主持至若冊建元儲倫序以定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亦須卿等決策乃卿等杜門不出交章乞休但知潔身其如致主何今特遣鴻臚寺官宣諭卿等尚念股肱之託共圖羽翼之功勉爲國留亟出任事勿復疑阻負朕眷懷故諭欽此該卿楊宗仲等到臣私寓恭捧宣讀臣當于香案前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錫爵奄奄餘命耿耿赤忠受

天地父母之恩而力不能酬懷

宗廟社稷之慮而詞不能達

皇上不加嚴譴反霽然降

自中之旨辱與首臣同日並宣臣感極涕零慙

深汗浹理當即日勉強進閣以慰

聖懷但臣之奏未下臣之言未行

皇上勉留雖切而臣終不可一日安於其位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大

七月以前臣之乞歸爲臣病也

皇上因邊患而留臣則臣有分憂之義不敢不

扶病而出不忍不扶病而出今者臣之求

去爲臣之微忠不能感動而使天下疑

皇上

皇上疑羣臣故以必去之身自明輔理贊襄之

無狀耳

皇上如以臣果有一毫爲身爲家之心則當治

臣之欺明之罪豈可混冒

宣諭非常之寵如以臣果無一毫爲身爲家之

心即當追還

嚴旨早定大計

宣諭之榮顧豈如言聽計從之尤榮也臣奉

宣諭而出顧豈如奉

俞旨而出之爲無愧也且臣乞休雖同二臣而

事體各別一者見中外危疑臣憂而求去

二者見

雷霆震怒臣懼而求去若

文肅王公奏議

卷之六

九

宗社安則臣亦安矣

天顏喜則臣亦喜矣豈必要

宣諭而後出哉不然倫序言之又言時日待之

又待恐天下不復信

詔旨而信風聞不復豔臣等之榮而哀臣等之

苦臣愁兼病劇辱與寵并雖欲遵

諭勉出而不能矣臣不勝感

恩涕泣至苦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并陳效忠初惻以

聞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言

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付朕

眷懷吏部知道又奉

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

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肱

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

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卿

等與朕分析以解搖亂卿等豈可自生疑惑

文肅王公奏議

卷之六

二十

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要

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

着二次輔丞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

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

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

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讀今諭卿知之

請發

留中章奏公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發下首臣申時行乞休本臣等詳其詞雖稱病  
而意實爲南京國子監司業劉應秋吏部  
主事蔡時鼎御史章守誠之疏未發不得  
不以病求去除守誠本見有揭帖送閣已  
未見以理度之必亦乘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

經時行疏前九卿會議外其應秋時鼎本  
召對籌邊一事揣摩

上意以爲不信時行巧摭中傷欲其必去而  
皇上所以留之未發者蓋陰察時行之忠洞知  
言者之妄而一切付之不理謂可以安危  
疑而定紛亂也然以臣等愚見言之天下  
只有一理理在言官則大臣自當虚心引  
罪不可爲之曲諱理在大臣則

明旨亦當分別是非雖謗書盈篋流言三至不

妨使天下共知而共辨之若惡其言而遂

削其迹知彼之妄而不明此之忠則我

皇上任賢勿二之心可以自諒矣而遠聽之人

安知不有謂

上意已動虛遮體面者乎又安知不有謂臣等

從中蒙蔽屏不

上聞者乎臣等竊觀時行本以避權招侮秉公

見忌天理人心自難泯沒至于近日紛紛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

乃專爲籌邊爭勝是非利害尤甚瞭然聞  
其疏中亦頗規及臣某某士大夫如此譏  
見如此心腸則臣方願與時行同去不敢  
避黨名而誤

國是也緣三疏尚在

御前而時行乞休之疏已至累上臣等未知

聖意之所在不敢擅便票擬謹用封進伏望

皇上念首臣心跡之當明思國論是非之當定

一併將原本

朕下裁示施行臣等不勝企悚候  
命之至謹具  
題以

聞

永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重

申請

冊立豫教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喜承

天語瀝個恭荅以畢愚忠事該臣昨於謝  
恩疏中并陳求去初惴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  
言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

永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重

朕眷懷吏部知道隨同官某傳到

聖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  
本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為國輔弼大臣託朕  
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眾  
惑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  
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搖亂卿等豈可自生疑  
惑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  
要挾於朕朕恐此非為臣大義卿可傳示朕  
意着二次輔丞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

陳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讀今諭卿知之

欽此臣智不周於時務忠不效於國謀前日所奏事情不復避嫌疑忌諱者蓋身居肺腑之地知

皇上必無理外之猜疑耳熟

覲面之言知

皇上必無過差之舉動乃連日候

未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尚未下正在彷徨忽捧

荅詞載聆

傳諭煦煦慰藉之誠諄諄告戒之切臣乃三復

大喜稽首而歎曰聖哉

皇上真知臣忠矣又歎曰誤哉羣臣真不知

皇上之心矣又嘆曰幸哉愚臣此時不思圖報

待何時矣夫君臣之間喜則當使與天下

皆喜信則當使與天下皆信今

皇上獨喜信臣臣亦獨喜見言而天下之心

未知何如也

皇上諭臣何所疑懼臣何恃而能遂不疑遂不懼哉夫木石期於成器果蓏期於結實此

則可不論早晚若

皇子早定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早教一日

則

聖學早成一日

皇上即今典籍博通文詞渙發非

皇考昔年早

未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建儲位就傳讀書之明效乎此何事而早晚可

不論也此臣之爲

宗社安危疑且懼者一人臣雖至不肖誰肯受

離間悖逆私結

皇子之名而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以爲

聖心非有欲諱之事何苦禁人以難受之名且

升儲吉典

訓儲順事言者請而非諫勸而非阻何嫌何

疑而煩

盛怒也此臣之爲君臣不安疑且懼者二牝雞晨鳴爲女寵亂政之譬若

皇貴妃能超然洞古今之炯戒進安危之苦

言守

祖宗之家法決

宗社之大計乃脫簪永巷之賢妃

皇上牝雞之喻在此而中外之疑又在彼是兩

冤也可不亟爲之暴白哉此臣之爲

奏主公奏草

卷之六

三

宮闈曖昧疑且懼者三倫序已定

諭旨何嘗不明此

皇上五年前言之且期少待三年今年加二

而又期少待過十歲也則

皇上誠實之心終何以自白於天下此臣之爲

詔令不信疑且懼者四臣愚慙受

知萬恩未報若

溫肯中言無不行四字則臣之得此於

皇上也可以了此一生而一生之言惟此爲報

國第一義致

主第一籌

皇上但行臣之此言勝行臣之萬言而今刻期

尚遠則臣且安見言之必行也此臣之自

爲疑且懼者五今兩次

聖諭俱已宣傳臣亦且借此抵塞衆口但

皇上旣以誠實待臣臣敢不以誠實報

上所有前項此心之所不安天下之所不信者

終不忍虛爲順承之詞以貽後悔蓋

奏主公奏草

卷之六

三

冊立

豫教二事並爲緊要而就中

豫教最易處又最宜急處若教子而得過十

齡何以言豫也

豫教而付之宮中阿保之手又何以言教也

此庶民之愛其子所不忍爲而況有

宗廟社稷之慮者乎必不得已請先將

豫教一事刻定期日斷於明春舉行庶人心

少安流議可息臣不勝慙慙至於犬馬病

身於

國家乃毫毛稊米何足重輕而敢以去留要挾惟是

皇上初旨本以邊事留臣今邊事稍閒臣宜去

臣初心本以圖報強留今圖報之言盡於今日臣宜去在廷責望於臣本爲能贊襄

大計今贊襄未成責望愈重臣宜去且

皇上既許行臣言則臣與諸臣中更當分外避

榮以免求榮之嫌分外逃名以免沽名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嫌此實大臣之義非要挾也

皇上方下臣且未敢以私情瀆陳惟望

皇上察臣乞休在前言事在後

特旨放臣以明臣心臣尤幸矣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覽卿奏具悉忠懇已有諭了宜遵屢旨即出輔

理吏部知道又奉

聖諭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

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於長幼之序豈

有播亂內雖皇貴妃之嘗言以定名分以免

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

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

耳豈有謠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

文武自十四年至於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

之不聒激者蓋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不

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於此時欲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

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買直圖報之逆志

耳其安心甚遠立意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

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

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朕又思安有子不

望於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

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

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於所陳

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瀆擾歸過

於上要直於身耳非有別故至於鄭國秦之  
素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  
我朝戚臣未敢有言於國政者而國泰出位  
妄奏甚非禮制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  
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  
心贊襄協猷共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  
事虛文塞責

到閣題知疏

十一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伏念臣身負積疴憂深覆餗爰瀝未伸之  
悃兼陳過計之言蒙

皇上曲聽芻蕘繼懷眷履勤

宣諭以重股肱之託

定典禮以安中外之心臣不勝伏地怔營戴

天欣忭誓欲酬

知而補過敢辭爲

國以捐軀已於今日恭請

午門前見朝行禮畢隨進閣供事不敢偷安

惟是

聖體在調臣一時阻奉

威顏倍切瞻戀謹具

題代叩以

聞



乘間乞歸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遇

上安下悅千載一時乞

容病臣乘間歸休以終

恩眷事該臣昨以邊事小間謀再申乞骸初請

調理病身會

建儲議興臣以攝事閣中無所逃責因復扶

病先陳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聖

宗社安危之計而後及一身進退之私非敢有

所要挾也已而

天聽遄回

宸綸屢降示以必行之信申以隔歲之期而臣

之願諧矣使臣而果有要挾也將以何求

使臣而果無要挾也則臣前疏固云言行

愈於身留

俞旨榮於

宣諭今

國計大定

上安下悅臣不以此時乘間乞其不肖之身又

將以何待哉他人言病或有許託若臣則

疴羸見骨虛脫成痼

皇上已備悉其連年洒血籲天之誠而臣果何

託也臣他日言病或嫌避難若今日則

朝廷無一事天下無一言所憂止東西二虜

亦且絡繹達塞臣經營鎮定之規幸成左

券而臣又何避也蓋臣居常自矢惟有不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聖

欺二字而

皇上之信臣亦以此

威嚴爲臣而霽猶豫爲臣而決臣難行之言且

無不行矣矧犬馬身一日之去留關係最

輕處分最易者乎伏望

皇上趁此中外寧靜之時假臣衰疾偷安之便

特准致仕回籍以遂初誠庶上全

皇上始終之恩眷下保臣母子之餘生臣不勝

荷戴祈懇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七

代同官辭

恩公疏

萬曆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具官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首臣時行三辭

恩命疏該臣等正在商量稟擬間而首臣再三

私懇責以相成之義不得不代爲之一言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二

竊惟自古君臣有各盡之道有一體之心

自君而言則以報功爲盛典而有所不得

辭自臣而言則以克讓爲美事而有所不

敢受此各盡之道也至於契合之深而倚

毗之重則君以誠信其臣而不必以故事

爲恩澤臣以誠信於君而不必以虛辭爲

退讓此一體之心也頃者首臣一品九年

考滿

皇上特爲之備舉尋章優加命秩一辭而不允

再辭而不允

君臣之間亦既各盡其道矣乃首臣三疏愈懇

而臣等又親見其局促遜避之狀則其一

念至誠不惟不以勞績要賞而方懼盛滿

之難居不惟不以退讓飾名而且苦煩言

之再瀆

皇上尚可不體其心而處之安地乎臣等叨綴

閣寮豈不欲借首臣之餘榮相與共揚

休命但念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二

皇上本以純忠一德眷知首臣則寵之以不穿

階而優之不以重祿乃愈見明良相得之

歡其榮加於形迹故事之萬萬也用敢不

揆愚陋借擬一票准令辭免太傅伯祿以

成其美其敕獎賡予及賜宴禮部臣等擬

令祇受以存典故以彰

聖恩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上准辭伯而御筆點去公秩二字猶未允辭太  
傳云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

乞

恩省親疏

六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驟聞母病危急頃刻難安懇乞

天恩即日放歸省侍以全母子二命事臣母吳  
氏年來衰病思家之狀久已

上聞祇緣

聖恩深重既不聽臣同歸又必欲遣官送臣母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四

歸臣進退踟躕公私難處勉於今年三月  
中私遣臣男衡望家送母暫還庶上不驚

動

聖聽下可以稍寬母懷而臣亦且藉口一路平

安之報得專心料理閣務矣乃臣母到家  
未久忽於昨日接得臣男親筆一書內稱

祖母途中極健而歸家為眷屬所牽擾連

日以來覺其語言蹇澁面色黑瘦氣息微

惙然胃中不時作痛日食不能二甌大腸

至二十一日不動祖母亦頗自以爲憂渴  
思見父而又囑男莫盡對父言男思老人  
精神素王而一旦潦倒至此豈得不着急  
爲此飛信報知臣一聞此言不覺魂鬼無  
主心膽俱碎戾天無羽縮地無術切思父  
母之疾人所諱言遠方家信但有粧飾使  
臣母病勢不重則臣男必不張皇至此以  
老人七十七歲風燭待盡之年而身又隔  
三千里外天涯海角之遠一哽一噎無不  
可爲寒心何況得疾如此之危思如此  
之切而又焉能頃刻安也臣適以男書  
涕泣徧呈同官同官皆爲之心動而感  
臣之語不過謂善人天祐未必有他殊不  
知天道果信則母別由臣母病由臣萬  
千罪業何殛罰未加而先降疾於臣母見  
今男婦不敢保僮僕不敢言求神神不告  
占夢夢不祥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此時  
此情臣之苦楚急迫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五

皇上天地之心必垂憐憫但臣母安危之機間  
不容髮而臣亦且誓不獨生有如尚拘故  
事或從容  
發票或縶縶議留則臣母子之命窮矣萬不得  
已懇求  
天恩徑自從中放歸侍母湯藥臣一世爲人三  
主報本總決於此時而  
皇上之知臣眷臣亦惟此體悉至情急救母命  
爲萬萬年莫大功德也臣不勝痛哭哀祈  
之至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六

奉

聖旨今中外多事正賴卿等與元輔共圖康濟  
卿母雖病已有卿男在籍侍奉不必親行所  
請不允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六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適該文書官李文輔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第臣恭設香案伏聽宣讀

朕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事君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知奈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七

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艱豈可輒求引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贊密勿既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孝道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京奉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愛思過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念臣一介謬悠六年尸曠及今情窮勢迫萬苦難留之時而

皇上猶惓惓慰臣以盼其一日之用且蒙

欽遣專使

特降內宣示以忠孝之難全責以股肱之大義

甚而風火病親尚期迎養純犢小子亦辱

呼名

皇上如此待臣如此憐臣又如此之託臣臣雖頑如生鐵蠡若螺虫豈能禁涕泗之不橫流心腸之不千結也顧今愴悅之際痛哭之中一息不敢喘一句不敢荅惟有以頭觸地灑血叩天誓以此生時時刻刻不忘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八

天高地厚之恩仍誓來生世世子孫補臣今生未償之負而已謹先將

聖諭連夜差人亟示病親以爲鎮家續命之寶

而別容昧死再陳至苦至迫之情惟

皇上始終哀之臣不勝悲感涕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再乞省親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再披極苦至誠援例乞

恩省母以圖後報事該臣昨以母病乞歸省侍

隨蒙

皇上遣官

賜札慰留續奉

御札朕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九一

事君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

知奈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

艱豈可輒引求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贊密

勿既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

孝道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

京奉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

思過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

臣之初疏所以不忍遽言乞休長往者知

皇上遇臣厚情臣深也而同官時行等亦皆仰

推

君父之愛視臣如左右手之難割然耳不忍聞

臣涕泣之聲目不忍見臣愴惶之色亦且

慨然為臣懇切代陳矣

皇上試詳如此情狀豈臣之得已哉而

聖諭又為之委曲計處於

君親忠孝之間如拊啼兒如治家事自古豈有

人臣遇

主至此而臣尚忍以母恩加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一

天地之上者哉顧念

皇壽萬年尚有用臣之日時雖多事未乏料理

之人而臣母惟臣一子其危急盼之際

又惟此一日

皇上但為臣目前忠孝兩全計正未知若若不

歸則母與身俱不能保而忠孝必兩負也

蓋臣前疏所陳尚有心悻口軟不忍盡言

者而臣男報臣之信亦尚有三分餘話在

臣叔夢周臣婿秉忠書中者臣猶記犬馬

之身去年病時臣母坐不離床手自調藥  
哀哀慈母此恩宜何如報今身自邁綿懷  
垂危之疾而獨不得臣晨昏一面之緣枕  
上尋思之事非死別即生離床前問疾之  
人非孤甥即寡女脫有不測臣尚何以立  
身天地之間哉

聖諭謂臣男侍養可以安心然祖孫終屬隔世

豈有一母一子附骨之肉而可託命他人  
者興言至此欲飛不得欲逃不敢而臣之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二

心真可憐矣臣連年乞骸擢爲母病身病

而身病則理當致身母病則見在侍母

皇上以情以義勉留臣不敢不奉

詔乃今事非爲身母復在遠若復貪戀隱忍不

連夜馳歸臣又有何面可以見人何心可

以辦事查得

先朝大學士金幼孜張瑄彭時毛紀並蒙

賜假省親原不妨其後用臣事勢窮迫只得目

昧廉耻援四臣事例以

請益即以

聖諭中忠孝兩全之論而自開移孝爲忠之門

萬一皇天可憐臣母病愈則臣自當奉之  
來京豈敢又煩

遣官迎取也臣不勝萬感萬苦涕咽哀祈之  
至

奉

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詞  
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馳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二

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仍

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知  
道

謝

准假歸省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王 謹

奏為仰荷非常

聖恩恭陳

謝悃事該臣昨以母病再疏請急歸省奉

聖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

詞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三

馳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仍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

知道欽此 聞

命自天感增涕下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至微寸長無取偶屬風雲之

會上屢

夢卜之求起草萊而入預

萬機歷日月而晉登一品且延以奕世祖孫之

賞兼

恤其家人父子之私至於

特達之深知尤非群臣之所望灑青蒲之泣

高聽為之屢卑疏

丹宸之箴

嚴顏為之曲霽此都俞再逢之世而環草必報

之恩獨何心敢捐斯造惟是身為獨子

家有老親抱危疾於天涯海角之鄉寄生

命於婦人兒子之手音書日至迫情事之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四

如焚疾痛呼

天矢血誠之備瀝歸骸得請襁褓猶榮豈圖簪

履之

紆懷更荷

絲綸之錫寵百程擁侍

恩華已載於長途

九府分珍貺渥且逾於故事重以遣官之專

義趣其赴

闕之嚴期蓋環玦並賜於一時真為



特典而送迎兼領之一使彌悉

眷思此蓋伏遇

皇上好生之仁錫類之孝

愛其子因及其母嗟朽木以回春

許其去更盼其來憫寒灰之遂熄顧臣驚憂

既劇荷遣方新雖區區銜

高厚之恩實切切抱滿盈之懼側身天地苦方

寸之難居回首瞻依悵此生之未卜臣不

勝痛哭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五

恩激切顛戴之至為此具本親齋奏

謝以

聞

奉

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路費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以臣給假回籍

欽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該文書官李

恩齋捧至臣私第

頒給臣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十六

天得請方蒙再造之

恩歸路微榮更荷十朋之

錫茲蓋遇我

皇上道隆下濟仁不遐遺

察臣陟屺望母之私言皆出於肺腑

憫臣垂橐在官之節力不辨於斧資已蒙

給驛而獲行旋復

遣官而錫賚兼金累鑑珍分

御府之藏命服五章製出天機之巧遂使一介

孤羈之跡遠爲萬里什釐之光

恩實越於尋常感難罄於名狀臣敢不强收涕淚努力道途携秘寶以鎮家奉餘資而將

母

五雲在望彌深結戀於

羹牆一日未行猶冀抒忠於葵藿臣無任慚悚荷戴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聞

素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十七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辭

朝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辭

朝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病

賜假歸省臣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辭

朝訖緣本日適遇

素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十八

皇上免朝未得

面見查得京官給假等項近雖有補本不候

面辭之例而臣叨厠弼丞受

恩深重驚駭之力既靡報

德於消埃兒女之私猶冀承

顏於旦夕敢援常例自同衆人迫母命之垂危

盼家音之不再呼

天控地誓不獨生倍道兼程恨其猶晚不得不

隨衆補本以代

陞辭鄉路三千里愴回首之漸遙

君門十二重軫寸腸之彌結惟

皇上爲

社稷而自重俾臣處岩穴以安心臣無任戀  
德馳情悲哽攀邇之切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奉

十一

旨覽卿奏知道了

東坡先生公奏草

卷之七

十九

歸省留獻忠言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激異常

恩遇留獻謦言以保

皇上萬萬年福壽治安事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

威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

眷渥猶新積感誠爲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所

宜屑屑

東坡先生公奏草

卷之七

二十

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辟容屢剽

密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

擊壤而歌耕鑒仰首而祝喬松無所遺慮

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真父子恐遂

以其身之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  
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夫操  
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於德但以攝  
生常理而論凡外克者內必虛虛必生痰  
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爲  
第一義臣聞教答雖不可廢於家然以

東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主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  
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公磨至小之事豈直得  
爲之發怒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  
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言雖  
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母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礫豕  
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皇居清闕之中而

至尊可日耳呼暴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  
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  
熾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惓惓以此爲第  
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  
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  
古帝王以爲徇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  
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爲天下也  
近者

東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主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  
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  
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

聽講某日

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

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盼蠻可接者

皇上頃於孟夏親臨

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決當以大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則請權衡於尊親繁簡之間郊禮姑暫遺攝以待來年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

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爲家不以家爲家也

今太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子私

藏無他私也通者

卷之七

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獨

賑無非爲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折一家額進之外

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令典

况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際尚曰權宜况

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

不經過猶不及耳自天子達於庶人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誣覆居多即聞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地

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

臣異同饒伸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耿耿

非責

卷之七

君嚴而恕已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闢矣至於李材幽圉日久罪不蔽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勿勿條此數事以當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

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縫綵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

臣言以保萬萬年之

聖躬以光萬萬年之

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吁咷懇款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七

二十五

簡陳邊事疏

具官臣王

謹

題為遠臣懇

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

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

方今邊事正在可為而不必強為乃議者

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備

日益弛臣以為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七

王本

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

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當時並未嘗

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未久而

靈絃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漏加針砭

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

則三年之艾尚可為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

臣所謂正在可為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

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

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  
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  
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  
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  
將非有子儀之威而虜非有回紇之桀彼  
其肯消阻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  
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尔何不斬火真  
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尔二月  
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七

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鼈寧復敢  
投此所謂不必強爲者也從來番漢講  
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懼忍須更  
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  
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耻臣之論  
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  
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  
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  
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

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  
款思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多於匆匆  
索開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筭也或有  
難言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  
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  
割土地輸金寶尊醺而禮之扶服而叩之  
乃真求矣今虛聲恐喝淡面羈縻實不費  
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  
求也則桓桓越越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八

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  
人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  
事而嘵嘵爲哉或又有難言者曰夫待講  
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木杲莽川之二捷  
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  
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  
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  
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  
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

後夷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  
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  
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終  
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  
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  
瘦可待壯艸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以何  
辭臣前晚絕之說正待此時又有難臣  
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  
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  
先主戰而諸臣却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  
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在後譬  
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  
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  
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爲兩全臣以爲  
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  
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  
面防虜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  
不信又一面憂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十九

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於  
工狼狽無所措手而  
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虜易與耳  
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爲古  
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冑賈似道三人及  
其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怒  
則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  
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  
尤之頭可觸也而後外雜虜聞之亦且寒  
心褫魄以  
朝廷之恩信爲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絙而不  
解然則  
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趣之入宋耳  
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  
危是矣有如虜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  
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  
臣以爲向來增賞雖謀然亦會虜中無策  
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十九



明旨既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  
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縷尺帛而將吏  
有私加媚虜者罰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  
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虜必  
就約固甚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  
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  
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虜果就約則我  
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  
不虞即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十一

天朝寧復可以劔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  
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  
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  
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  
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  
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  
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  
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置淵  
之後王欽若主絕王旦冠準主和熙和之

後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  
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  
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  
即如富弼之保偏爭厭納非今羣議以爲  
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  
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  
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  
曾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  
無過鄭洛恐學曾前重重望必不肯爲洛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十一

下不如侯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  
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聞之乎不意  
纁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  
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  
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  
夢熊臣亦嘗耳剴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嘲  
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  
議調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嫺笑鄭  
洛爲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

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  
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

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  
之職惟在朝經幕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  
何計不煩

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廢事矣  
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己之事而惟  
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辨姑就學  
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

論贊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  
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人犯而疊  
疊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  
移事變兵敵民殘學曾能保日所見亦能  
保目所不見否能累革橫草以致其報  
國之身亦能神輪鬼運

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  
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  
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

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  
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  
以爲臣褊心不能容人不知褊心人臣之  
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薦此二臣有  
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  
艸莽已去之身所倦倦憂念無大於此敢  
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  
廟畧以釋群疑惟

皇上留聽無惑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三

社稷幸甚

還家謝

恩疏

本年九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還鄉母子相見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病倉皇乞

假歸省仰荷

皇上俯賜哀允洊頒恩數自前月二十四日辭

朝出京以來計水陸道途所經幾四千里一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三十五

飡一宿之費一卒一車之供孰非

皇上之賜而

欽使護行不離左右沿途傳送不淹時刻又

孰非借

皇上之寵顧臣僥倖已極驚危愈甚上則憂病

母風露之不測下則恐弱軀溝壑之先填

及今幸而抵家得生見臣母臣母亦得生

見臣而我

皇上慈悲浩蕩之恩至是乃真成臣母子返覲

續命之所矣臣初歸皇遠詞不暇文亦不敢文謹直述真情以代

陛前叩首蓋先是臣母病耗聞臣固疑臣男猶

有未盡餘語今則果見其氣息奄然皮骨

蕭然臣爲之伏床而泣臣母亦爲臣執手

而泣忽忽如會夢中如話隔世而鄉里行

道之人亦有爲臣泣下太息仰而呼

萬歲者天地有盡此恩無窮頂踵可摩此恩難

報自今以往即臣母之旦暮安危不可知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三十五

而在臣苟支一日之養亦足了烏鳥一日

之心至於負

知負

眷千罪萬業之未償則願以此身之髮毛體膚

與一家之髻鬢兒女世世祝我

皇上福壽國陵子孫千億而已遠遠

清光忽復彌月想見

丹宸密箴尚留

視聽玉關嚴警行見清夷臣不勝北向延首感

激瞻戀之至臨疏涕下不知所云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國務孔殷  
卿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朕懸思至意禮部知道

大清聖祖高宗皇帝

卷之七

七

乞

恩終養疏

本年十月初四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哀親疾已成痼日抱驚危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終養事該臣前於六月二十一

日蒙

恩欽准回籍省親仍

令護送官行人王孝守催依限三月之內進

奏

奏

卷之七

七

京當此之時臣亦且知三千七百里水陸  
之程萬萬無九十日還往之理顧念

皇恩注眷

俞旨初領臣尚未卜病母安危何如敢預謀身

之進退今則還家餘兩月矣就使今日登

程於

欽限已無及矣而臣母猶然喘息在床口不能

言足不能步見今身處輟鄉時當秋令而

重爐炙背猶以爲寒累續爲未猶苦其薄

問之諸醫以爲病根止因留京日久積受  
寒氣以致濕痰上壅而成塞澁元陽下墜  
而成虛冷此必非藥力所能挽回惟有屏  
居密室避風避寒僅可支持歲月而已光  
景如斯臣母尚能一步挈臣驅馳道途蒙  
犯霜雪否乎臣尚能一刻舍母託旦夕之  
命於他人分犬馬之身以報

國否乎此天限臣以必窮之勢而臣之朝案  
卿人亦知其萬萬無再出之理願恐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三九

九重深遠或末之深察耳夫以臣之誠與

皇上之信而乃妄意猶有所未察者蓋先是  
數日前偶接邸報見僉事李瑄有疏論及

臣

皇上赫然震怒將瑄重處意雖不專爲臣然臣  
不幸而此疏適接瑄疏之後臣恐

皇上因事生疑以臣爲感情避言之疏抑不遂  
允則臣母奄奄之息待命復能幾時而臣  
敢無一言自明哉臣惟大臣在朝任事與

去位不同在朝則義不受污以主持國是  
爲職業去位則甘心忍詢以斷絕名根爲  
本體故同一被誣也去年高桂饒伸單指  
一事誣臣而臣不受今年李瑄泛指他事  
誣臣而臣受之又同一瑄也去年瑄進京  
以厚幣謁臣而臣不受今年臣出京以惡  
聲詈臣而臣受之則臣之心事可知也

壽宮

儲典兩大議事關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七

四十

社稷

皇上試觀滿朝公論與瑄何如則臣之不必爲  
一身發憤引避又可知也惟是區區一寸

將母之心終身未了之念出處在此死生  
亦在此其默而受人之汶汶亦在此伏望

皇上憫臣母在床席肺腑危迫之誠察臣身遠  
關廷奏報艱難之狀

亟允所奏令其在籍終養仍將原差守催官  
召還使臣母得早放一日之心以安一日之命

臣雖身爲謗藪沒先朝露其微榮感

德終無旣也臣不勝瀝血叩心哀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奏以

聞

奉

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輅歸母疾已痊豈宜

留滯目今朝廷多事邊鄙不寧家國君親孰

爲緩急至譏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足煩卿

介意已遣官齎勅趣卿于家卿未即來前後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七

聖

差官何以報命尚遵召喚發用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八

請建儲解疑疏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不勝祗感思

若之切特陳解疑第一義以決

聖斷以寬

聖懷事臣之離

闕廷四月於茲矣每旦焚香北而而祝曰願

吾

皇歡喜進食如臣在閣時也每夜亦焚香北面

而祝曰願吾

皇宴息安枕如臣在閣時也臣之區區以爲身

旣在遠不復能報

聖恩惟幸

禁廷無事朝著無譁

皇上之起居安而天下安臣之母子亦安矣乃

近者忽見邸報

皇上以部臣張有德之妄言而至改選

冊立之旨於是三閣臣皆倉皇引疾上不測聖意而下憂及人言至使閣門晝倚一切章奏

盡煩

皇上手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所辭然竊料

皇上當此心焦煩而不怡體勞瘁而不適亦已

甚矣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之能孝在乎承懽今臣亦願承

皇上之懽而獨計以爲

聖斷一日不決則群疑一日不解群疑一日不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八

二

解則

聖懷一日不寬故臣不揆疏遠僭有解疑之說

焉夫今之議者但知矢口爭言

宗社大計不知大計何嘗不定也蓋先是臣等

嘗奉

面諭矣嘗奉

札傳矣又嘗奉來年辦錢糧次年并行

冊立豫教之口宣矣皆鑿鑿有據斷斷無訛

以臣之愚而

御札有言無不行之荅乃小臣猶妄置疑喙其

間宜乎觸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思之夫

皇上先年明告天下以父子之天性長幼之定

倫當時豈以有德之言哉今日即如期

冊立乃

皇上自言之而自踐之功不歸於有德也又使

皇上惡有德之躁妄則斥之逐之亟舉所未舉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八

三

以愧之怒不宜遷於

冊立也乃今有德懼其遲而

冊立果遲反似爲有德作證矣因有德一人

之言而阻千萬人之言又似以有德藉口

矣安得不疑

皇上惡人之疑而反重其疑閣臣方爲人所疑

而復傳

皇上之疑如此則

朝堂之上月紛日擾

皇上終無懼怡之日而滿朝大臣將日起自危

逃責之想臣獨何心顧恐見

主憂而身獨榮衆懼而已獨安否也方今士風

一變器訛萬端臣等地懣勢隔於是非毀譽之際有默不能自理者有徐而待其自

定者若

皇上至尊如天至明如日刻印銷印轉旋出於

俄頃而天下翕然矣又歲當大朝赴此吏

民雲集之時以散除煩惱剖釋疑滯而大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四

信大喜一日徧天下矣

皇上何憚而久不決哉臣身伏子舍方請長休

分不宜復及

朝事但新奉

聖諭有君臣協和之言竊謂方今協和第一義

在

皇上一念轉移踐已成之言需發中之命霽

往之怒塞匹夫之口如此而臣下自無事

之可爭何患不和臣等二三左右之臣藉

口有詞於天下留者心安歸者望慰和何患不協若

皇上濶畧於滿朝公論而加寵於一臣臣復冒

昧一日之寵榮而甘心於衆責和則和矣

協則未也臣前有辭

朝密疏以仰祝

皇上聖躬日益康豫

聖德日益光明而不敢自以爲名今阻違

天顏莫墻如見之念休戚一體之懷倍切於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五

時若

皇上果許臣爲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請

速降特旨舉行

冊立大典但採臣忠而不必發臣之奏使四

海之歡聲皆歸

皇上之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稍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處之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臣不勝禱



思

君愛

主之切謹具本附乞身疏中手封

上進以

聞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六一

謝

道官督促申請終養疏

本年十二月十六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為恭謝

非常恩注因陳萬分危迫至情以乞餘身以全

母命事該臣昨於到家之後具疏謝

恩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閣務孔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七

殷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朕懸思至意吏部知道欽此隨該臣再疏乞

恩終養奉

聖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暫歸母疾已痊豈

宜留滯且朝廷多事邊鄙未寧家國君親孰

為緩急這讓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必煩卿

介意頃已遣官賁勅起卿於家卿未即來前

後差官何以報命當遵召亟發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何崇業於十一月十五日賁捧御札一道到臣里第宣讀

諭輔臣前者給假省親准以三月昨見謝恩本知卿母稍愈朕甚嘉悅今國祚多艱邊事未寧朕是以夙夜戒懼宜賴直亮純臣調元贊政君臣協和可以共成康濟元輔等因被人言屢屢求去乃今閣務繁重卿啓沃朕躬盡心報國卿今假限已滿特差官一員賁勅前去敦趣遵限上緊奉母馳驛來京還着差去伴送官沿途守護宜勉副朕慕誼好想之懷欽哉故諭欽此至一月之內三奉

溫綸而

差官特勅恩禮更爲隆重臣已於

龍亭香案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所有

原降御札除手捧跪讀病母之前隨製讀畢

竊惟東海波臣南枝烏鳥分已絕春明長

樂之望而

皇上猶軫遺簪棄履之思以時事多艱勉其盡心報國以

聖慮虛席超之依限赴京當此之時山川爲臣震動道路爲臣感泣臣雖病頑頗亦聞古人不俟駕之義何有蒙

恩異常至此而螻蟻尚當惜命者矧臣壯年應舉本爲求官晚歲出山亦嘗辭母何有今日便自託於逸民孝子不復顧

公家之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社稷之憂者但以臣目前事勢言之歸家雖已

蒞秋其實無一刻舒眉安枕之日病母在

牀不但咫尺之步難移七飭之飲難下貼

危之勢朝不圖夕而加以苦貌苦言傷心

慘骨有非人子所忍視所忍聞者前月初

一日見臣於佛前祈禱期期流涕語臣曰

我將死矣但求死得在汝手祈禱何爲臣

驚泣不敢對繼而聞臣終養疏下則又語

臣曰

聖人旨意云何莫不要汝做官否我昨夜夢見  
汝被催前去母子相抱而哭滿房女婢皆  
聞吾哭聲汝亦聞否臣又驚泣不敢對嗟  
嗟臣之生身復有幾母母之依臣復有幾  
日豈有觸目光景如斯而忍下鐵石肺腑  
勉強牽曳以馳朔風寒露萬里必危之途  
者

聖諭曰家國君親孰爲緩急斯言也嚴於斧鉞  
矣顧今內外誠多故同官臣家屏筦事雖  
肅王公奏草卷之八

新然臣前知其爲人才敏識畧十倍於臣  
器度涵養百倍於臣而

新簡入閣臣志卑位又皆天下名德大儒

三臣左謀右斷正不須臣而臣母非臣則

一日無所托命此臣之苦楚不能爲

國謀一矣

聖諭曰卿未即來前後差官何以報命夫使臣  
果欺心詐託則差官可以飛奏劾臣今母  
病實痼實不可奉之而行則差官亦人子

也見臣朝夕涕泣當爲助哀憫臣拙於言  
辭當爲臣代

奏淹速進止豈復關臣此臣之苦楚不能爲  
人謀二矣且

皇上謬以直亮褒臣豈不謂言無隱誠事能任  
怨然

上既知臣而用其言如近者邊境處分及高桂

饒伸等之錄用則臣之啓沃已畧施行不

必在

肅王公奏草卷之八

十一

左右也而臣抱有耿耿餘忠一息尚存未忘環

草之念則

皇上之知臣用臣又不必在今日也可憐一母

一兒惟此爲急故身病不敢言世嫌不敢

避而直述臣母疾痛不祥之語以仰丐

聖恩須臾活命之恩誠事勢窮之又窮方寸亂

而復亂以至於此但有一毫假託一字之

飾臣甘百口橫分萬劫流墮明神在上實

照臨之伏望

皇上俯鑒血誠追寢

嚴命亟將前後差官

召還使臣得安心終養無再三責

聽之擾而臣母亦得安心調理有膏肓再起之

望斯實曠古泰交萬代陰德不獨小臣一

家衛

恩報恩於世世而已

恒極言窘痛苦哀

祈之至

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旨自卿給假省親朕寤寐忠賢殊切延佇凡再

三遣使超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濟

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憚遠

行單車亦可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之

憂不妨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行

人何崇業宣布朕意敦趨起程勿復稽留

負遣命吏部知道

辭

召命三疏

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為

恩深命薄萬死難前瀝血三辭

嚴召以祈

哀免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再疏為母陳

情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恩終養續於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得邸報奉

聖旨自卿給假省親朕寤寐忠賢殊切延佇凡

再三遣使超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

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憚

遠行單車亦可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妨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

行人何崇業宣布朕意敦趨起程勿復稽留

有負遣命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自惟自去年

給假歸省之後荏苒三時疏且再

上不惟不能爲

皇上分憂而且以身添

皇上之憂不惟不能任

皇上之事而且煩

皇上爲之處分家事罪已大矣言已煩矣天已

錮臣人已厭臣而臣亦已甘自屏於不祥

永棄之地無餘望矣乃

皇上猶惓惓寤寐思臣

虛席待臣多設更端之詞以致臣預懸再歸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十四

之約以安臣臣之受

知受

眷至此千欺萬欺何忍以七十八歲之母疾病

垂危爲欺千負萬負何忍當今日千載之

遇而負顧臣三復

聖諭詞旨雖嚴然其初不過曰奉母來京後

其不可而始責之單車就道蓋不惟臣

計窮而

皇上之爲臣計亦窮矣然猶遷就宛轉幾萬

一之能至蓋不惟

皇上爲臣計窮而且爲之諱窮矣夫

聖恩無涯臣命自薄有如冒昧強前使病親爲

臣而殞則窮萬世不可勝諱也敢再昧死

瀝血陳之凡臣母今日一言一喘一步一

躋皆外證也其最苦在痰氣內壅精神恍

惚不寒而常慄無事而數驚臣一日不在

前則煩懣愁歎而不食此老人十分可愛

之病勢見在醫生盛之揖等診視可問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十五

又臣母原以思臣致疾今疾轉困而見臣之

朝命轉迫日夜以頭自禱焚香祝天但以早沒

彌下及臣之手爲幸而觸藩狼狽乃甚於

臣父此老人十分難強之病情臣之近鄰

密戚知臣家事者可問也臣素不接星相

一筮之人而及聞臣母病中蓋常倉皇問

命於星士李蓮野扶柁目前可保新年難

過今其人或尚在京可問也又當令生負

羅懋中爲臣母筮得小過之三爻弗過防

之從或戕之凶今懋中亦見在可問也中  
此觀之臣母子乃日日懸膽而居載魄而  
守豈有可那足一步轉背一刻分心一事  
者又豈有四千里盼鄉不及眼六十歲侍  
親不到頭之身肝腸碎於道路顏面覲於  
班行而尚可望之啓沃

禁廷計安

宗社者

聖諭謂臣單車亦可就道又謂不妨再歸省親

奏

卷之八

去

言至於此使臣四面難逃顧臣乃今日不

知明日之事生離即爲死別之防不能奉

母同行而況能棄母獨行乎一歸既已晚

而再歸尚可待乎千思萬思畢竟無策臣

且泣盡而繼之以血矣見今先差行人王

孝雖蒙

召還而續差行人何崇業方日夜就臣之第奉

明召趨臣然時時察臣之真情苦語未嘗不爲

之動色流涕但以使事有指不敢爲臣言

耳

皇上何不即召崇業問之乎天下無無母之人

內閣無久虛之位臣之負

恩深而辱命久不敢再望

皇上以恩遣臣但照得

大明會典中京官獨子終養事例比於一命之

庶僚苟延旦夕臣死有餘幸又或

敕下吏部使外廷公議臣之是否真情應否放

免臣死亦甘心臣不勝理窮勢極氣塞言

奏

卷之八

去

塞至苦至迫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祇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

辭

召命四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四乞

天恩俯憐泣血至誠收還

召命以終一日之養事比臣乞身之疏已至三

上

若父之前偃蹇煩聒至此雖天地鬼神諒其不

天恩王本奏草

卷之八

十一

得已之心而滿朝士大夫已知其無復出

之理乃於本月初八日接待邸報本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低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惟前代體貌輔臣有累

疏乞休五六上而不允者此皆以在朝切

近奏報不出旦夕故臣可亟請君可亟留

若臣去

國三千餘里之外而母病纏綿且至於經年

累月之久一請而不得允再請而不得允

則已是半年光景

皇上之恩勤加寵於臣亦旣出理外望外萬萬

矣乃茲言煩而

聽不厭日久而

眷未衰特降

嚴旨必欲致臣臣之感

天恩王本奏草

卷之八

十一

恩懼謹自不待言而萬苦泣血至誠則有不吝

不言者大抵天下之事總逃不過一真會

臣之所以饒舌不憚煩負

恩不辭罪者恃其真也然情真或有可僥倖之

勢勢危或有可遷就之理則臣亦何必行

微志自甘棄人顧以目前喘喘之病母起

居言語之都廢而強之驅馳長路狼狽苟

全此必不可僥倖之勢也家無別子臣之

一身無負養生送老之責有如今日絕望

辭行呼吸安危將以誰任此必不可遷就之理也蓋先是臣之初歸得

召二三故人有盼臣再出者矣有謂臣當扶母暫出從容再作商量者矣及是其語皆塞或反勸臣改稱身病以絕後望臣伏自惟犬馬身入春以來實患痰喘頭風等證據此陳乞雖不可謂之欺然

主恩如此臣前固言身之髮毛體膚與家之髻鬘兒女所不敢惜豈有舍至危母命至苦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十一

初情不言而別營脫身之計者又或見邸報紛紛閣部臺諫諸臣多不當

皇上的意則勸臣乘此決計引避以逭後責不知臣之累次密疏見在

御前非有異於諸臣之言也而

皇上信臣愈深則安知臣出而

皇上不爲之改容霽色并賞諸臣臣何責之避也臣心中千事萬事惟母病一事口中千

言萬言惟母病一言

皇上如果欲臣移孝爲忠乎則當先爲臣母計而後爲臣計先爲臣之報母計而後爲臣之報

主計若使臣棄母而出則無論一語一淚垂一步一腸斷萬萬無分心報

主之效而以須臾不能待之母命爲此須臾不能忍之別離窮古以來未聞有如此人臣人子又何孝之能移何忠之能盡矣臣又伏自惟在母實不可無臣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十二

皇上實不必有臣方今

聖明在上耆俊滿朝同官家屏其才敏識量又臣所熟知而推服者如

聖諭所言國家多事邊鄙未寧委之二三老成不患不辦而屬閒家屏偶以忤

旨而在告夫家屏之言料亦非有異於臣之言也而彼此忤合不同臣竊媿之

皇上倘釋然捐其小慚鑒其大忠以任臣者任家屏則臣之所能爲家屏必優爲之家屏



所不能爲者亦臣所必不能爲也又何苦  
舍近思遠懸虛位以待必不能至之具臣  
爲哉臣今日情詞兩窮此疏將發病母泣  
而告臣吾恨不蚤從汝父地下使汝今日  
進退如此之難即此一言至悲至苦臣雖  
斧鉞加身豺狼爲類必不忍負之而更出  
矣願

皇上勿復望臣亟收

召命早賜長休不惟臣母子之命待此再生而

文淵五公奏章

卷之八

五

欽差行人何崇業經年守臣當亦有息肩洗沐

之期不至委

君命於草莽矣臣不勝危窘至極呼

天請命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未  
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勾虜勢頗

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痊可何不  
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何  
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

文淵五公奏章

卷之八

五

中途辭

召命疏

本年七月初九日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赴

召中途母病增劇昧死再乞

天恩放歸侍養事該臣昨於三月中四疏乞

恩終養我

皇上爲之留中月餘

聖意叵測臣竊伏而怔怔懼曰何其久也

上得無已厭竟寢不行乎已又竊沾沾喜曰何

其寬也

上得無已憐欲署未忍乎比至五月二十九日

准吏部咨奉

聖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

未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勾煽勢

頗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症可何

不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

何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欽此

臣伏惟

皇上前此雖

屢旨

召臣然獨念臣碌碌鄙行耿耿愚忠以

恩收臣而已及此乃以事責臣而事又值寧夏

兵騷爲臣子枕戈待旦投袂發憤之日臣

之至是敢復言私隨於六月二十九日以

軟輿強扶病母雪涕登舟除途迎醫視

疾之外旦暮不敢逗遛仍冀向前母疾稍

差可爲改裝從陸之計乃七月初四日

渡江臣母忽嘔泄舟中勢甚危劇然尚以

偶觸暑氣可從容調理愈也又前至高郵

不食竟日其暮遂痰暈仆地不省人事至

明日始蘇口吃不能成語猶以歸骨故鄉

爲囑臣遑急無計只得忍淚應承暫遣臣

妻子護送還家而臣單身待

命舟次當此之時臣眞腸如寸結背若負芒何

暇復他顧矣臣見近日司道有以病告督臣有以憂告者皆被

嚴旨切責豈不亦動心悚懼但棄身易棄母難棄死母難棄病母尤難而

皇上止急於見臣因逆謂臣母痊可不信臣言夫臣母身見在行非有重門曲室可以掩蔽耳目者一路喘息之狀與羣醫雜視之口豈可欺也若臣自營脫身而忍以垂危不祥之言強加臣母又忍以欺

方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五

皇上至尊至親之大父母則身且爲夷虜異類而尚何能謀賊矣即今

皇上所憂在西事而以軍局外觀之彼烏合叛衆死守一城餌虜之財與格戰之技必將自盡而見在二三邊吏亦或自能辦此願皇上委任責成何如耳大抵用兵閫外之事但當寬假便宜嚴核功罪而廟堂不必盡握處分之權亦不必盡露張皇之迹不必驟以小勝輕敵亦不必驟以小敗疑人多設

方畧不如少分事任達行招募不如近固根本蓋臣芻蕘所慮獨恐濫觴末流之勢朝廷一面防虜又一面防倭一面防軍又一面防民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則望

皇上留神宵旰日召二三大臣謀之而不在此瑣瑣釜魚旦夕之命也臣居常謂人臣量力進退斷無兩岐每見諸臣以中途乞休爲故事臣心竊非之而不幸迹與之類望皇上勿以故事疑臣以故事留臣若臣尚有分

方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五

毫可勉強則此籌邊數語必當

而陞口陳不至匆匆如此伏冀

皇上哀而放之使臣得侍藥母前了此寸草一念將來或尚能鼓舞精神畢陳餘慮以仰

佐

廟謨之萬一不可知也臣無任激切哀祈之至

奉

旨卿聞召命載母同行朕深嘉悅何至中途又

在此奏東西寇賊鴟張正藉計謨指授卿  
單車就道爲國籌邊以副朕懷卿母差人迎  
養亦便吏部知道

中途再辭

召命疏

本年九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陳情未報母病轉急再瀝危誠以祈

哀察事該臣昨於七月初九日赴

召行至高郵以母病不能前進一面懇疏終養

一面送母先歸比時蓋緣臣母旣以歸骨

爲託而高郵醫官朱瑚又力勸其早決歸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七

計以就故鄉水土可保無虞旣以語臣又

私對管河郎中黃曰謹言之此臣之所以

忍割須臾勉留侍

命而庶幾於

君親之兩全也不意本月二十一日接得家信

內稱臣母嘔泄變痢一夜至八十八行更

發壯熱勺飲不下而其日正值臣之生辰

家中不能少待信宿則其危急可知時行

人何崇業方在臣所見其驚惶痛絕

亦爲臣動色流涕聽其急駕小舟潛歸省  
視而以十日爲期相見於舊館臣當於其  
夜二更首途疾馳三日三夜而抵家拜母  
床下母泣而撫之曰我已自分永訣不圖  
今生今日再得相見也臣一聞此言心腸  
糜碎必不忍再試險途以母僥倖矣然尚  
幸隔江道近且

奏報之期不遠旋於八月初二日復馳詣高  
郵待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三

命以就崇業之約以實疏中之言至則席未及  
煖而母痢後發痞之報又聞矣天之困臣  
使臣母偏狼狽於此時臣轉眼旬日之間  
既奉母行又送母歸既予身以待  
君父之命又潛身以徇私家之急又不敢寧居  
而匆匆赴彼候

旨

皇上試又以此揣臣之情其至真至切可知也  
誰無父母棄之實難然或倚間無恙尚可

割裾以從軍或絕望終天尚可奪情而奔  
命抑或山川修阻聞見未真尚可諉湯藥  
於他人付存亡於天數乃若陷危形狀近  
在目前綿惓氣息尚有生望人非豺虎誰  
能一旦忽然

皇上試又以此量臣之勢其獨難獨苦又可知  
也計今疏已久

上臣自當拱聽

俞音不必再有煩瀆但臣前疏所陳尚未及母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三

歸以後事誠恐言語不一蹤跡掣肘上以

干

雷霆斧鉞之誅而下不勝朝暮風火之慮不得

不再倉皇拜表訴明心事以終前疏待

命之本情然後束身子舍退甘放譴以了一生

將母之初念伏惟

聖仁哀而察之容待母病差平再圖叩結臣不

勝踴天躋地皇遽祈仰之誠

奉

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亮但東西倭  
寇交作朕日夜焦勞懷憂亦豈能坐視千里  
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眷  
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三十一

因言再辭

召命疏

本年十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因

寵招言理當待罪懇乞

聖明察初情採流議亟行選代以濟時艱事該

臣昨於高郵候

旨聞母瘡痼危急再疏懇陳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三十一

聖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量但東西  
倭寇交作朕日夜焦勞懷憂亦豈能坐視千  
里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  
眷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緣臣家  
鄉僻左

前旨聞以九月初二日下而接邸報乃在二十

三日臣聞

命倉皇言語俱塞幸而臣母舊疾雖痼新疾少  
瘳因連夜辦裝覓船爲東前星馳詣

闕之計乃於本月二十九日又接邸報有工部都水司主事樂元聲論臣奉

聖旨元輔國家重臣多事之時正擬召用以資匡濟樂元聲輕浮小臣輒敢妄議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隨又該同官臣位有疏請

旨催臣奉

聖旨覽奏知卿同心輔政朕甚嘉悅元輔可着吏部說與原差行人催趣速行赴任欽此臣本草茅久甘廢隱間嘗自評其才與罷守

文肅公奏草

卷之八

已有餘用世必不足處常有餘濟變必不足但以遭遇

主知非常特達至此故向來雖經屢疏避賢旋蒙

皇上勉留不敢固執惟是七十八歲病母頻年狼狽危急之狀與臣節次哀啼駭汗小舟微服晝夜狂走之情天知地知人知鬼知以此只得饒舌資陳久稽

嚴旨臣真有罪臣眞惶恐然而所恃以信於

皇上者情之眞也乃元聲復并其情而疑之據

其所述人言求多於臣者有三一言以蔽之不過爲臣詐託觀望苟圖自全而已夫臣前疏不云乎千欺萬欺何忍以疾痛不祥之言爲欺千負萬負何忍以千載一時之遇而負斯言也臣中夜捫心眞無愧作舉朝之臣誰無父母誰無本心縱或有風聞見疑者而其信臣必多不至如元聲之言也第謂臣身非完璧才難定亂則臣委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果寡過未能不學無術元聲知臣勝於臣之自知特以連年方在觸藩苦楚未暇營匿瑕蓋短之計茲得元聲拈出長臣意智臣重當俯首謝之顧惟匿瑕蓋短人臣若用之以貪怙寵榮阻妨賢路則罪誠當萬死若自知其身之有瑕而避位以讓人之瑜自知其才之實短而避位以用人之長有臣如此即使果係詐託猶不失爲

聖時知難知止不敢誤

國之臣而況臣之真不詐真不託也由前而言可以恕臣由後而言可以哀臣乃元聲故設疑以責備臣蓋實欲借此廣

主上之心急公家之難以助成臣推賢讓能之美而不

明旨之尚未決同官之更有請也臣身為大臣自當明白出處不為一人勸阻第自念久

懷疾痛呼

天之誠而時又值緊急用人之際嗟嗟自陳既

貴肅王公奏章

卷之八

不能獲遂則正幸他人為之代陳用敢再

瀝初情并藉口流議以請伏望

皇上曠然明斷將與元聲之疏並賜參詳亟行放免別選完德全才之士令其鎮安朝

野弘濟艱難其於

聖治必非小補臣謹杜門稽顙以待奉

詔稽遲之罪為此激切具

奏以

同

奉

聖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念一時國事多艱政本關係為重幸母疾既已痊安辦裝詣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雖寧東倭未靖卿宜即時同行以副朕眷懷之意毋得遲延吏部知道

貴肅王公奏章

卷之八

三十一



在途聞言待

命疏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赴

召在途聞言慚悚懇乞

聖慈俯察愚誠

曲賜矜全事臣於新年正月初四日同行人何

崇業行至德州私喜望見

父肅王公奏草

卷之人

手本

天顏已在咫尺會接邸報該大學士趙 等題

請

皇上發下科臣林材論臣之疏降

諭促臣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緣林材疏既未發抄不知所

言何事然料度不過兩端或責臣君臣之

大義則三弁

命實遲委難辭責或憐臣母子之至情則臣初

誠不遂正爾自憐總之皆臣所樂受可以

忘言而

皇上亦不必為臣諱也惟是大臣之體既聞人

言自不敢冒昧前進謹備陳始終心事而

皇上試垂察焉伏念臣自萬曆十九年六月內

以母病乞歸蒙

恩賜臣還里尋於本年九月內特奉

手勅差行人何崇業催臣入閣因母病難離屢

疏陳情未蒙

父肅王公奏草

卷之人

手本

命允且荷

溫綸數四臣處兩難之地碎心裂腸逾年於茲

近復因言自陳奉

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一時國事

多艱政本關係為重幸母病既痊安辦裝詣

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雖寧東

倭未靖卿宜即時奉母同行以副眷懷之意

毋得遲延吏部知道欽此臣感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奮激圖報義不能再以承

情陳瀆而臣母入冬以來亦自瘡痢稍差

教臣入

朝致身報

主臣遂將母同行比至舟中又慮北河凍阻愈  
稽

嚴召只得令臣妻侍母在舟而臣自單車起早  
先行此臣屑屑往來之狀憧憧俯仰之懷  
進恐負

國退又不敢言私迹既違心詞復不能達意

聖明無疆之治而臣精已衰量已溢矣誠恐任

使不効罪過轉深將來有不止如科臣今

日見規者伏望

皇上察臣危苦之衷

大小臣僚共贊

聖明無疆之治而臣精已衰量已溢矣誠恐任

使不効罪過轉深將來有不止如科臣今

日見規者伏望

皇上察臣危苦之衷

鑒臣薄劣之素仍念臣衝冒風雪水陸三千

里馳赴

神京可表其非有偷安違

命之情而特使有故而去因得以全臣晚節遂

臣初心臣愚幸甚臣又惟

皇上不發科臣疏意若止為臣諱關係尤小若

別有觸忤恐臣疑阻待其至而處分則臣

寧伏死道途不敢奉

詔蓋先是饒伸論臣臣聞

皇上公奏草

上怒急具連名獨名兩揭救解此時尚在

御前祇以

天聽難回處分太重故迄今論者尚以伸之杖

斥歸罪於臣臣業已甘心為

君父任謗則

皇上今日亦望為小臣明心不惟林材之疏不

當以為忤雖饒伸亦當貫其前忤而用之

臣愚又益幸甚臣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初十日奉

旨覽奏知卿趨命還朝朕心喜悅此行具見卿  
忠孝大義人言誣詆顯是阻撓姑且不究卿  
亦不必以此介意宜亟趨入朝佐理國事毋  
得遲延吏部知道

赴

召入閣謝

恩疏

本年正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積荷

非常恩眷恭陳謝悃事該臣前在籍侍母時蒙  
皇上累旨趣臣

虛席待臣又近於新歲聞言自陳續奉

諭旨令其亟趨入朝佐理國事臣仰見

皇上以赤心信臣雖有口不為動以大義勉臣

雖十疏不得辭當即星馳赴

闕以十五日詣

午門見朝今早謝

恩本日偶遇

免朝臣不敢仰恃

恩私獨求引見所有區區感

知積悃戀

闕私誠則又不敢自同庶官默無一言以寄  
蓋臣伏惟從來大臣有日侍左右以秩承  
恩者矣未有去

國逾年辭章八

上在遠而親親求退而反進者也有當事在先  
以本起廢者矣未有班在第三秩不滿再  
考而一旦即家

召起驟躡首揆者也亦有持祿養交以脂韋遇  
合者矣未有輕經負俗之行慙慙摩

文淵堂公奏章卷之八

四四

主之立而傾以此受

鑒賞而去思者也又有名高堂室重以衆合推較  
者矣未有志行不孚致言竭至不信于友  
而先獲乎

上者也 么磨一介何意乃兼此而有之真烈  
並於高天厚地而榮逾於三聘九遷本石  
雖頑能無感動乃茲過驅道路所領所行  
仰

丹闕以魂驚望白雲而涕泣三之心事益不

敢言但恐一身不能酬

萬恩小勤不足以補大負

皇上倘始終愛臣而欲全之更望

多簡時賢共參密務而不必以聰明專寄之臣

則臣庶乎可以寡過耳臣不勝肺腑倚結

咫尺瞻戀之誠

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悅茲復陳謝着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

文淵堂公奏章卷之八

四五

麒麟胸背一服川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

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欽荷

殊恩感激陳謝事臣今日謝

恩疏下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悅茲復陳謝着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四十一

麒麟曾背一嚴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禮

部知道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恭捧到臣私

寓臣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碌碌凡材

經經小器六年伴食曾無分寸之功累疏

陳情且積丘山之負仰荷

皇上孝以類錫

仁不遐遺既寬其經年後至之誅仍待以首輔

久虛之席致招嫌忌彌益慚惶茲者雖幸

強攝精神旋供任使然

園門初入尚有覲於班行

天表未瞻祇自虞於墮越不圖再虛之燼更枉

三錫之恩累鎔精錄重分珍於

內帑盈筐盛幣紛綯采於

天機以至麒麟服色之奇更出文武品流之上

崢嶸頭角夙儲象緯之精彷彿山龍仰借

風雲之色斯蓋由

聖仁求舊履雖敝而未遺致使臣羈旅如歸服

不衷而無患睽茲遭際豈惜捐糜晨昏烏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八

四十七

鳥之情誓將携之造

膝片曝野人之獻則少效於沃心無任激

切感戴惶恐隨越之至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京察自陳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遵例自陳乞

罷以清政本事今年復當京官考察之期先該吏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令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旨

上裁臣之不肖辱居輔臣之首雖赴

召未及決旬顧今所考者六年之事也六年之

中臣未領事而

皇上業已言聽諫行隱然腹心視之安危倚之

矣謂天災民困可以俾食而不聞西賊東

倭可以去後而辭責否乎此臣已往之責

雖業爲

聖主所寬而必不敢自恕者也此臣在籍被

召八上辭章

皇上不以跡遠見疏不以人言惑聽爲之虛蓋

輔之席頃皇華之轡冉冉逾年而茲復

手裁溫綽

賜養游加可不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乎非常之

恩常人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乃臣願

自惟驚愁未定之精神何以主張乎

國論草野久踈之蹤跡何以練習乎

朝章望輕而居百僚之上則表儀鎮服之難

識淺而當多事之時則調燮轉旋之難此

臣將來之負雖未爲物論所及而終不敢

自保者也蓋臣譬升勺小器當其因人碌

碌之時器已滿而溢矣今任愈專責愈重

而時愈難爲顧可望其受釜鼎而支鼎足

乎仰惟

皇上蓋惟不棄之仁對非兼收之量前已效於

臣矣及茲舉行察典乃不論恩舊而論功

實不主寬容而主澄汰朝陟暮黜正不相

妨故臣願以不肖之身早避賢者之路謹

引例自陳以聽

罷免庶法行自貴政先端本而羣工百執事  
爭淬礪以向下風矣臣無任皇恐待  
命之至

二十五日得

旨卿輔弼首臣清忠端亮立朝大節朕所孚信  
方以國家重務付卿統理宜益盡心匡贊以  
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大清聖祖實錄卷之八

三十

聖恩寬宥

二十四日奉

諭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  
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  
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  
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令春行冊立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  
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  
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荅並封

聖諭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  
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  
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  
臣蕭王公奏章卷之九

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詞況今皇后年稚  
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只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輟一併封王少待  
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欽此該文書官李文輔恭捧到臣私寓臣

焚香叩頭伏讀一過不覺感激涕零竊念

臣以私情久稽

嚴召今雖衝寒疾趨而來然前此違慢之罪已

萬萬不能自贖荷蒙我

皇上至仁至慈如天如地不惟不加厭棄重以

恩賜駢蕃慰勞兼至

皇上眞臣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旣拊摩其病

瘡疾痛則子之事父母豈得不委曲爲之

大肅王公奏章卷之九

承顏順志而敢復顧外廷之口吻復沽自

已之名與乎第事理有至當不易之論人

心有不言同然之公有如一時之權宜未

能傳之萬世而無弊一人之裁斷未能協

之輿論而無疑則臣之心終有未安者即

如

聖諭中所稱中宮尚少倘後有出恐於

祖訓有碍要將

三皇子一併封王少待後日再處以情以理



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顧臣竊惟自古國  
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  
生有子以防撓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  
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  
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  
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九

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  
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  
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歷於嫡母之  
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  
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  
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盛美臣之愚  
見以爲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

皇長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  
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爲嫌下則  
使

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  
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  
冊而有光矣臣謹依閣中故事遵

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

聖明採擇施行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九

鎮服人心耳臣不勝惶悚迫切詞不盡誠

尋奉

御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  
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朕今擇卿所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贊  
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再奉

皇上手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偽亂真哉朕今擇卿所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為朕家事費畫費心特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至聖至明事求法

祖而復

枉虛懷於矇瞶

借聰聽於蕩竟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故臣前者密陳懇惻之愚欲使機發在先權歸自

上以預杜外廷窺竊小臣之口昨者又援前代

之事欲使禮從義起權不失正以善成

皇上崇隆伉儷之心乃

聖諭謂不學他人假借以偽亂真尤為光明正

大非臣愚慮所及今蒙

擇用所擬前諭即發禮部施行不惟

聖心洞然表白於天下而一時都兪喜起之交手足腹心之視亦可照映千古垂光史冊

矣臣至愚極陋感蒙

皇上如此深知如此篤信即粉骨碎首尚不能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報稱萬一而況此不過將順

德意贊成

盛舉有何費心敢當

皇上再頒手筆獎諭臣不勝銜戴激切之至

題恭

謝以

聞

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禮部官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此

諭一傳臣等以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聖心大明

聖斷大定人情可以無疑昨者臣錫爵歸至寓  
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

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紛飾如此之過舉將來

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於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

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所奉

聖諭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

聖心愈晦不得不畧露

前諭中所云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皇上萬萬年永無

冊立之則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尚有

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聞事必

期於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於衆人

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廷洶洶如此所

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

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止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

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

歷朝諸位嫡出無幾即

皇上六歲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

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錫爵所以密引漢唐

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禮王公奏章卷之九

大典萬安萬當益誠有慮於此也乃諸臣尚未

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畧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

主終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謗責臣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眞何故自處於展

轉可疑之地既以

祖訓爲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

既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

召臣席未暇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詰必不可

一日立

朝此臣錫爵自怨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臯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

盛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也臣等不勝惶迫

哀懇之至

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及復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

大禮王公奏章卷之九

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尔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

眞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複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懇救建言二臣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一本俱爲

冊立事欽奉

特旨着革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臣初入

朝本望爲

皇上處畫家事調停衆口以效涓埃萬一之報

而畢竟又以倉皇失措奉行欠妥致廷臣

重復生疑上干

威怒此皆臣愚不能尊

主鎮物之罪也本當即出待譴緣同官臣志臯

臣位皆以自陳尚未進閣而臣錫爵身當

事會本發臣手不覺神竄戰越愧汗淋漓

竊謂

皇上所遵者

祖訓所信者

聖心今日之舉惟臣等二三左右近臣能諒之

而在廷老成之士亦能諒之至於書生少

年原未習官闈之事又未見臣反復規勸

之言忽見

諭旨發中與上年

成命不合轉相驚惑噴有煩言此諸臣愚妄之

罪自招

展謹夫復何尤願今

皇上所遵者

祖訓也而

祖訓所信者

聖心也而

聖心自非庸衆所能窺測況朱維京官至九卿

王如堅職居言路而其所陳又不過援據

上年

明旨非如前此無端激聒造言生事者

皇上但將此輩置而不理使科部諸臣傳

諭曉之人心亦自可以漸定今

雖然震怒罪至永戍極邊不但從來建言無此

重典且使天下之人聞之皆將曹起而疑

曰

皇上盛德天覆汪度海涵近來妄言之臣有直

斥

乘輿者並未見發怒重處而獨爲此

建儲一事

疾雷震霆朝發夕下不知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九

聖心何所內疑何所欲諱而忽至此也悠悠之

徒愚者多而智者少此聲一傳則

皇上欲以禁囂而反生囂欲以威衆而反惑衆

矣臣一介艸茅仰荷

皇上渥眷深知超今軼古前者自陳疏中謂非

常之

恩常情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今非常

之功未効而反遭此非常

處分天下之人又必將曹起疑臣未入

園門之前寂無一事既入

園門之後忽有此舉不知向時所奏言無不

行之

旨今次所蒙素所倚賴之

褒其驗安在况維京疏中明責臣奉

勅即行有同胥吏雖未悉臣苦心而其言如此

皇上處之是爲臣處也臣不以死力救是與聞

乎

皇上之處也臣孤身萬苦度日如年而當此衆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九

口交詈之時以稽千載誤

國之罪

皇上請發慈悲試加深宥若

聖怒一日不霽而臣有可一日在位者乎若一

臣竟從發遣而臣尚有可覩面見人者乎

臣之不才素以區區血亮見忌於人而亦

以此見信於人今領事方新正擬從容將

舊忤可原之人漸

請錄用而眼前二臣遂不能救解以上累

聖德何論忌者將平生信臣之人亦且交口唾

臣攘臂擊臣矣伏望

皇上俯念臣千鄉萬里而來非貪祿位

者臣面亟收二臣發遣之

旨則臣尚能勉供職業望見

威顏如其不然臣惟有藉藁自繫而死耳臣不

勝惶迫哀苦之至

次日奉

諭札一道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畜訕訓

大肅王公奏草卷之九

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了既卿今

復懇惻陳救已免發戍茲特諭卿知之

荅

聖諭疏

本年二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等謹

題今日欽奉

御札二道一諭內閣昨者元輔反復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輅爾並封隨

大肅王公奏草卷之九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

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複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欽此

臣錫爵又特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

畜訕訓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言從輕處了  
既卿今復懇惓陳救已免發戍茲特諭卿知  
之欽此該文書官劉宣李文輔陸續恭捧到  
閣臣等叩頭伏讀且悲且感自惟職忝凝  
承誼同休戚今

國體至此人言至此而內不能爲

皇上對揚

休命獨滌煩惱外不能爲廷臣分解積疑力排

橫議臣等失職負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九

恩之罪死有餘慙昨者連進兩揭蓋姑爲調停

勸解之說以明

聖心以息羣訕而非徒自爲一身毀譽得失之

計也茲奉

聖諭內云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

見之臣等讀至於此不覺流涕交頤愧汗

浹背顧自非禽獸艸木豈有冥然不知

皇上之心事怒然忍見

皇上之受誣者特苦議論卒起非一時口舌所

能爭傳播人多非二三近臣所能勝然

皇上之心天地知之臣等左右知之即在外九  
卿老成之臣亦知之其饒舌聚訟紛紛不  
決者大抵一衙門不過數人而數人之中  
又不過朝道聽而夕塗說甲傳訛而乙認  
真初非有真知灼見可與之較是非也若  
天道有知則彼口舌罪孽自作自受

皇上何苦以

九廟社稷之身而反爲之茹痛銜恨擔煩受惱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九

乎蓋臣等嘗謂方今爲臣甚易爲君甚難  
爲臣者不論事之成敗理之當否但爭論  
得一事攻擊得一人自可終身借以爲名  
豈不甚易至於

皇上一出言一嘖笑萬目所注視萬手所注指

窺伺揣摩求全責備無所不至此自古人

君之難類如此而不獨

皇上今日之受誣爲可痛恨也臣等伏荷

恩知無階答報聊以此寬解



皇上之意至於朱維京等狂愚觸罪而臣錫爵猶曲爲之救解蓋以

聖怒愈甚則羣情愈譁而受罪之人又反要以爲名不如一切小忍以平淡處之即此亦是爲君難之一端然非我

皇上量包天地心洞日月何其

止輦轉圜之速而納污藏垢之弘如此且再頒特諭尤費

清神此臣等所以共切感激而臣錫爵倍深慙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愧者也除原奉

手札三道內

諭臣等二道珍藏閣中外一道已發吏部抄行進繳

請會議

冊典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謀

國無狀人言朋興怨乞

聖明亟勅多官會議共成

大典以安人心事臣自性年識昏耗智計短淺

昨仰承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明命不能倉卒詳決致累言官除已具疏哀懇

蒙

恩寬宥外顧今

大典未定議論益煩臣志未明榮謗已極甚且

有以臣爲詭合爲要寵爲誇功爲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言者臣雖百口亦何能辨

第念諸臣之言多據經執禮之見人所易

知而臣之一身在

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人所難處即如昨者臣再

上密揭從容苦勸而

皇上又再頒

手諭徑從獨斷處分往復之間臣可對人言乎

不敢對人言而敢辭今日之謗乎適方艸

疏欲少自明心迹以去會接

聖諭備述臣兩疏懇請之言則臣果詭合乎果

要寵誇功乎果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言否乎臣之至是知我罪

我自可以忘言願臣之所自信者此心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所仰信者

皇上之心耳而一人之見聞輿論有所未協一

時之應對故典有所未詳况當此疑議紛

呶之際所謂衆口銷金衆力撓椎之時

之驚怯而望其赤手補天必無幸矣昨日

六科十三道及禮部四司官共至臣朝房

謂

三王並封之

官終屬欠妥責臣不能固諍而臣又新奉

御札責臣不肯擔當臣之處此以一身之計而

言則

皇上恩重自當排群議以力持以

崇社之計而言則外廷言多尤當集衆思以廣

益蓋周書洪範有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今日之事正可謂大疑而

皇上既已謀之於心矣至於滿朝卿士芹曝願

獻之誠尚有可爲

皇上決疑者可盡忽而不採乎臣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闕方新所有醴鷄之議已盡效於前三揭之

中即復更端其詞終不能仰裨

宸斷萬一而徒使

皇上有獨任一臣之嫌使舉朝有意外不然之

慮使天下後世有有君無臣之歎使臣有

蒙垢忍辱一日不能自安之苦臣無足惜

如上累

主明誤國事何哉臣前疏固言千鄉萬里而來

非貪祿位至此何惜一去但恐

皇上以臣之去而益罪言者故今日復覲顏進

閣謀於同官二臣懇請

皇上急勅九卿科道衙門會集

闕下詳議深籌稽

歷朝之故實會

祖訓之深意定

宗社之鉅典答臣民之仰望則臣雖以身爲謗

藪亦甘心矣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奉

聖祖垂示子孫永誠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爲定

策之功况今三皇子皆爲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爲首

輔已屢諍勸故爲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

請面陳

冊儲事體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蒙

聖下臣昨請會議本奉

聖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誠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爲定

策之功况今三皇子皆爲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爲首

輔已屢諍勸故爲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欽此至愚極

陋淺見寡聞不自量力欲以區區至誠感

動

天地避要功好名之嫌而一時登對欠詳心思

未到以致外廷疑議轉生連日喧譁不定使

聖心焦勞於上同官憂惕於下臣蟻螻氣力委

難支撐以此只得疏請廷議期於爲

上解紛而非徒自爲逃謗地也茲奉

聖諭一則曰是亦疑朕二則曰不必自惑夫以

臣之闇劣自惑則有之若謂仰疑

皇上則臣數千里辭親茹苦而來端爲何人何

事近者密勸

皇上王公卿大夫

皇上從中獨斷正恃此心之不疑也顧惟天下

之事有理有情有勢

皇上所執者立子以嫡之理所念者

中宮伉儷之情而所不可以口舌爭不可以

威刑禁者群囂沸騰積疑難解之勢臣區

區犬馬之忠苟利

社稷身之膏原橫草與人之射影捕風皆能甘

之但恐徒捐此身而無益於

國徒任人謗而適以辱

至以此日夜拊心流涕而庶幾仗舉朝之公論

或能轉移萬分之一耳今會議之請既未

蒙

允從而群臣又日譁於臣之門臣力窮矣臣若

極矣心之精微又不可盡筆之章奏計惟

有覲

面造膝臣可盡言

皇上亦可曲聽蓋臣聞臣視君猶子視父母子

出外逾年而歸至其家則必先見父母問

皇上王公卿大夫

起居上飲食而其心始安今

皇上遇真如子之今日亦久出初歸問

起居上飲食之時也乃半月在官

天顏未睹臣一念羹牆之戀何能自安伏望

皇上不待常朝

賜臣一見於以親承

懷務之容於以而奉

幾諄之訓因而將

累朝典故與今日人言之所自起備細敷陳從

長商議務求得調停至當之術則臣此來  
爲

主任謗一番亦可粗了心事苟延喘息矣臣昨  
以待罪不敢進閣因不忍坐視

皇上焦勞隨謀同官今日復勉入候  
旨臣不勝窘怵哀祈之至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四

誤答

聖諭引罪請改疏

本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省答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事該臣前於正月二十八

日揭請

俯從初議早定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四

大典又於二月初二日再請

召見面陳緣臣忝爲密臣義無顯諍故此二疏

皆不用具銜奏本以此未蒙

發下旣而思之使臣自反無過則以身受誹位

善歸

皇上可也使臣自反有過而消沮自諱僅以揭

帖數語塞責使天下不知臣過而咎反移

之

皇上謂此心何哉蓋先是

三皇子並封

諸下會臣以自陳在家

中使守等回

奏彼一時察案既不在前書籍又無查考止

據臆見匆匆具答雖首尾詞意主於

冊立一說而不合拘守閣中故事兩票並擬

其誤一也答

諭之後始從庶子馮琦借得

祖訓觀之乃知立嫡之條原為藩封入繼而言

又肅王奏草

卷之九

悔不早見為

皇上分解其誤二也又初奉立嫡立長之

諭臣見老成相告以為明安亦遂自信謂可無

煩再執而不知

三王並冊禮臣無可具之儀

明旨數更天下無可憑之信其誤三也臣有此

三誤雖

皇上終以無心恕臣之過以屢揭察臣之忠而

在廷百執事以

祖宗典故責臣臣愧

祖宗矣以

皇上過舉責臣臣愧

皇上矣以天下後世繫端責臣臣愧天下後世

矣昨者恭請廷議一疏緣方上自怨自咎

之揭不敢重復責

聽今撫心內省畢竟臣之委曲規勸不如諸臣

之說正而嚴臣之倉皇陳答不如諸臣之

慮深而遠用敢明白具疏自効引

又肅王奏草

卷之九

會典內檢舉差錯之例伏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使

聖心早白於天下愚臣亦可少謝於人言臣不

勝惶懼悚切之至

初八日奉

諭札一道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

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

主使意欲何為朕為人君耻為臣下挾制謗

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

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舍忍欲  
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  
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  
行冊立

王公奏草

卷之九

請

定冊典以信初詔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臣認罪疏下奉

聖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  
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  
意欲何爲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謗祖蔑  
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  
又肅王公奏草卷之九

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舍忍欲商量  
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  
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  
立欽此臣連日正在席藁杜門間該同官臣  
志臯等備錄

前旨示臣倉皇伏讀既仰見

皇上爲臣而舍忍諸臣不勝感荷又復

皇上爲諸臣而責備於臣不勝驚悚願惟主使  
要挾人臣之大罪也然主使一人則附和

之者多不過數人未有滿朝執議道路流言而皆受人主使者也凡人有勢可憑方能挾制未有以人臣劇主處不順之勢而可用以挾制者也且臣聞蛇雀異類尚知感恩艸木無情猶能向日未有稟血氣心知之性受

殊隆特達之恩居

禁廷帷幄之間

加腹心之託乃不與

皇上一心而與衆人主使挾制之徒爲黨者也

臣有此生不肖之心

天日鑒之雷霆擊之獨

念天子置輔弼之臣職在持衆美而效之

君揚休命而布之下昔孔子得門人子路

尚能使惡聲不入於耳而臣愚顧反以身

之惡聲波及於

上興言至此涕汗交流以此急於自認差錯使

皇上之誤皆歸於臣蓋實欲借此服衆而

衆意在除惱而非激惱非

皇上誰憐臣者至於並封之

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

有說蓋連日緡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

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宗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歷於

莊敬太子之下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

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

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

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而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

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

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全



去年之

命既改於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於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所稱祇承

系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

又肅王公奉

大婚有年

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

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

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

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

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

使

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

非千古之快事哉然

聖諭所謂紛紛疑訕之口不惟

皇上不能受雖愚亦不能爲

皇上受今不可遽稱從衆諭中止以上奉

又肅王公奉

兩宮聖母慈諭下從

皇后

皇貴妃懇請爲辭使外廷聞之皆知

聖斷自中原不受臣下挾制庶亦見始終爲

聖無一毫黨衆之心也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指示一言

幸甚臣民幸甚臣伏蒙

皇上寬恩赦宥重以採擇芻蕘感極涕零因敢

盡布其款款之誠如此謹具

題以

聞

次日隨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付

衆疑阻

再請

定冊典以息群疑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

進揭帖并將抄白

詔書附呈

御覽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御札到閣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

衆疑阻欽此竊念臣職忝燮調地居表率而

物情朝論一旦紛紛至此以上累我

皇上動心動氣費神費詞皆臣奉職無狀之罪也茲者伏蒙

皇上推心見信洞然不疑匹夫相知猶以死報受

知如臣而猶有附衆疑阻之心者非臣也猶有隱忍不盡之言者亦非臣也顧今

朝著喧闐訛言日至誠有如

聖諭所謂疑君侮上朝綱倒持者然當群議初起之時臣尚以爲各衙門不過數人欲論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而解之乃今始知衆疑成城卒難消釋譬如病熱之人以涼藥遏之則愈熾以解藥散之則漸平故臣前此密進平淡處之之說而

皇上亦已爲臣含忍矣含忍而衆尚未定則其說更有可恨可駭之極而臣一向口不忍道筆不忍書以待

皇上召見而陳者今不得不趁

皇上之信一一昧死言之蓋先是

冊儲議與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

恭妃歷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故直任以爲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

命下則人更從於嫡字起疑有謂

皇上之於

中宮睽隔已久今日特藉口待嫡而實欲不

利於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中宮以爲尊長之地者喪心之徒其敢出此妖妄不祥之言撼搖滿朝士大夫之膽一至於此初聞之不覺毛髮俱立涕淚橫流叫呼天地爲

皇上誓其無他而幸今

聖諭偶及

中宮見在

御前之事則言愈可自信但天不可知事難

前定

皇上所見者

中宮今日之無恙而未能保過後起居之常

調則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臣帷幄親臣

真不忍見

君父受冤之極恨不得剖出肺腸碎裂頭腦明

自此一件大事所以再有前日之揭而不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九

聖

恐遽露今日之所聞蓋誠望

皇上能自悉之言表而不必更汚齒舌也今

聖諭既未允從却欲處一二無禮之臣大人臣

而無禮於

君臣自當為鷹鷂以逐之敢尚為之游說顧惟

至尊舉動必先有以服君子之心而後可以勝

小人之口必先自處於無疑之地而後可

以施不測之威即如近日朱維京輩之處

不為輕矣而群疑益涸流言轉多可見此

等羣議之輩禁之愈謹而

皇上雷霆之威欲伸及屈故臣為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為疑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為疑

章恩之輩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為

希覬敢為蠱惑者若

皇上果執遲立待嫡為綱常則

果朝列聖不踰年而冊立庶子豈皆不明於

綱常之正嫡庶之分者乎臣料曉曉小臣

必又以此為反奉之端而其說愈長處之

愈不服矣至於

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前

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

亟肅禮官從隆其儀

上請庶猶可以少安人心如其不然則二事也

寢衆口益譁臣力薄勢孤委實不能荷擔

泰山之重支持萬衆之口願

皇上先放臣歸再與諸臣商量別處之策臣腹

疏痛哭不知所云

奉

旨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有屢旨諭卿知之稍

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奈

無端小臣誣捏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九

聖天

爲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迫朕其謀

教還候自行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

密奏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受

恩臣錫爵謹具副本密

題臣蒙

皇上始終垂眷出入注思其

恩原與前後諸臣不同而臣之一心報

主百計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二

國亦何忍自同衆人存一分惜身顧名之念

前此在籍時聞同官王家屏因爭

豫教一事忤

旨臣以此凡有規諫皆不以露章而以密揭此

臣赤心苦膽天日之所鑒也既而羣少年

望影疑形肆口唾罵臣恐過歸於

上一切吞聲受之此臣爲

主受辱道路之所憐也即今患病乞骸原不敢

以去就要

若但譏者方以

冊立大計比臣於李林甫許敬宗亘古誤國

之臣臣心事既難自明揭請又不蒙

報委曲將順願使人愈盼愈遠茫無下落家屏

之早歸反留得知止不辱之名而臣之感

恩戀

主顧使人愈賤愈鄙如坐塗炭豈不苦痛可哀

之甚哉惟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憫臣千辛萬苦而來不曾幹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二

得一事而膾炙滿體焚灼填胸有萬萬必

不可一朝居者

特假顏面再示腹心將臣所請改期豫教二事

量准一件令臣出可見人歸可謝母亦不

枉我

皇上連年如此深知如此厚待也又有一說

皇上既為臣等重處陳泰來妄言之輩則必使

臣有言聽計從之驗而後主張得定消受

得起若徒使諸臣受罪而臣無一事自解

則此輩又將謂

皇上與臣轉相藉口以伸其

冊立之憾臣迹愈晦臣身愈危就使犬馬之

病可痊銜結之思未已而朝班誰復容臣

臣雖欲不負

皇上不可得也不勝窘急計窮力疾手書一字

一淚伏望

皇上哀憐造命至苦至懇

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三

答

聖諭并請豫教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齋捧

御札一道到閣諭元輔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有屢旨諭卿知之稍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奈無端小臣誣捏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爲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迫朕其豫教還候旨行欽此伏念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臣至愚極陋仰恃

皇上千載殊遇俯自恃其一片赤心連所妄聞

罪當萬死而茲者復蒙

溫諭褒其忠懇許以知心有

君如此臣何怨之敢避亦何怨之足避顧惟自

古忠臣事不避怨者謂身任怨而遺其君

以安也若怨歸之已而君不得安甚者或

疑外生疑一年深一年一日多一日使

聖德爲臣而反晦

之疑臣有非常之懼意

皇上必有非常之舉動可以鎮羣囂而安衆心

乃今待嫡之

諭三令五申反執人之疑以破人之疑而臣之

懼益甚矣然

冊立待嫡猶曰有名至於

出閣講讀原無關於待嫡事極易處而時又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已極遲臣前奉

皇上別處之諭因與同官二臣特尋此處法庶

稍爲外廷解紛今并此不行而臣之懼益

甚矣臣聞明主舉事必信吾心於天下而

使之共知亦所以信大臣之心於天下而

責之任怨今知

皇上者獨臣一人而不知

皇上者且有千萬人臣縱欲以身爲

皇上任怨亦必使身立於朝而後可以任怨也

今千萬人不惟不知

皇上而且歸咎於臣之獨知臣之身可一日立朝乎不可一日立朝而又誰爲

皇上任怨乎譬之一身

皇上目之腹心也使心之令僅行於臟腑而不能行之榮衛手足之間則腹心豈有能宴然無恙者臣以此連日疾首叫呼舉體成病而同官二臣亦且見而哀之合詞具揭爲臣懇

文肅王公奏事

六一

請矣然畢竟不敢以疑待

皇上不敢以難事強

皇上惟有先行豫教再約近期爲易知易從安上安下之別法而臣亦不敢再有他觀以資

宸嚴惟幸

皇上斷在必行與衆更始姑存臣萬里歸朝之面皮以爲將來任怨之地則臣死而生臣辱而榮矣此係公事原非臣一人之責任但羣臣見臣受

皇上如此之深知如此之

特眷其責臣望臣自宜加倍雖臣亦自信以芻蕘之愚必不盡格乃今臣之未到也長幼有序不過懸隔歲之期而臣之既到也難應忽分反政至數年之待在下則疑爲蓬君在上則疑其爲迫

主可憐辛苦絕裾而來處此左難右難之地擔此不忠不孝之名豈不忍見

皇上之焦勞

文肅王公奏事

七一

皇上亦何忍見臣之狼狽

恩負

恩決在今日矣不勝涕洟哀懇之至除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以

聞



備陳往事力勸

冊儲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

題昨該臣等仰承

聖諭各以臆見具荅想此時

聖心洞然必以轉圜從諫臣等自可無言顧念

臣等揭中之語總不出於屢疏之言而

皇上不決之疑或更有出於尋常之外何則

文肅王公奉聖訓

冊立豫教非利于

皇長子也非利于羣臣也盖利于

皇上之身利于

皇上之

宗廟社稷也

皇上獨徘徊再三寧犯衆疑而不顧臣等已仰

知

皇上青天白日之心萬萬不如巷談之口求其

說而不得且妄爲之揣摩竊意

皇上方秉圖御極祿壽萬年或以春秋方富而

可以姑待歟抑或別有所諱忌而難於創

舉歟臣等謹搜前史撮其善敗之迹列具

如左惟

皇上垂覽焉謹按自古早立太子而早諭教者

莫如三代而享國長久之主亦惟三代爲

多如商太戊立子仲丁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立子祖庚在位五十九年周穆王立子

繫遯在位四十八年西漢之君惟文宣最

文肅王公奉聖訓

盛而立太子最早東漢惟明帝在位久而

立太子又最早惟晚唐之君惡言儲嗣數

世相傳不早立太子而享年最短國祚因

之宣宗時魏謩請早建儲副使正人輔導

且言且泣終不聽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

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久不建

東宮後乃以夔王屬中人王歸長等使立

之而左軍副使丁宗實竟迎立溫爲太子

是爲懿宗懿宗又不立太子後來中尉劉

行深等立上少子普王儼爲太子諭四兄而繼統有唐遂衰以至於亡蓋父無成命則諸子與以爲利君不決策則奸臣藉以爲功旣蔑長幼之倫亦開兄弟之釁成則偏敗敗則兩傷自古及今未有不早定儲而異日無禍者楚共王多庶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兩建曰楚必多亂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亂自此生矣宋仁宗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不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進豫建太子之說而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因倉卒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始感動立太子而宋祚安諸如此類善敗昭然

皇上試取前史虛心平氣而觀之足知

早建太子上可弭根本之慮下可貽支庶之安

以

宗社則有磐石之休以

聖躬則有喬松之壽

皇上亦何諱而不爲何苦而不決哉臣等不勝

犬馬之忠伏同

俞吉與普天率土恭賀

天子萬年謹具

題以

文獻王公奏章卷之十

十一

催發閣中密奏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與同官臣某臣某連上四揭伏候  
俞旨經今數日不下伏念臣之不肖謬遇  
主知每有獻納蒙

皇上批答如流未有停滯至此者且其所言原  
不曾黨附衆人必主今年

冊立之說其理易明其事易處而一槩與外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十

廷諸疏

留中以此連日以來人心轉益洶洶抱非常之  
憂與不可知之懼者其言滿廷若 則既  
爲

皇上腹心之臣亦頗知

皇上腹心之事臣之憂懼與衆人不同 所憂

者

皇上耳煩於言心煩於慮有憊而不得解有怒  
而不得伸或至精神結滯寢飯失調此臣

之所爲

皇上憂也臣所懼者

皇上方踟躕却顧以待人心之定而人心久之  
不定或至美反成過信復變疑使匹夫小  
人得畔睨

宮禁之事消談橫議得把握

朝廷之權此臣之所爲

皇上懼也臣今進難見

皇上之面退難捍衆人之口如父母疾而子不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十

能操藥父母怒而子不能操筆臣身何惜

聖心何安爲此日夜傾耳瞪目以候

德音之下雖詬責交卒不敢言羞疾病交離不

敢言困七十九歲老母委填近

京百里之內不敢言私笥有

皇上賜承不敢服積有

皇上賜金不敢用考滿過期而不敢報餘忠欲  
獻而不敢陳誠自念數千里衝寒茹苦而  
來於此不用其誠更於何處用誠於此不

得其言更有何事可言此臣之所以飲泣

呼  
天歸裝已束而猶戀戀於一日之在

朝以冀望

寬愉之色冀承

鑒欵之音者臣之誠懇天地所憐亦幸

皇上三思始終

召臣之意為何臣通脫赴

召之意為何

臣之公義

臣之愚言

俯垂批答或確訂明年之期或先頒出閣之

諭使羣疑稍解

朝聽不諱

皇上歡然舉萬年之觴而小臣亦自慶都俞一

堂之會矣臣不勝企悚迫切之至

擬進東征

勅諭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等近日常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

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

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林茂密馬不得馳

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旌以疫癘盛行

糧艸不繼客兵未集新賊轉增大有可隱

憂者臣等昨得經署侍郎來應昌謂目前

勢難長驅已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

財匱軍心動搖恐他變因之而生東虜伺

隙而動是代為朝鮮受兵而內地無安流

之日也臣等竊為此懼因思大兵既發難

便撤回惟有添兵增餉以壯士氣布

德施惠以安人心庶幾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

將帥鼓勇謹備擬傳帖二道一  
諭東征將士一

諭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帝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朕遠維東人後后之思邇切內地震鄰之慮肆彰天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先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固重念爾等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病死傷勢所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臥不安寢已令所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賞赴軍前從宜犒賞優卹仍一面行浙江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慙永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功名於竹帛流福蔭於子孫欽哉故諭

諭戶兵二部目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接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

原缺第十七葉

引疾乞休疏

本年三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愚忠未效宿疾已纏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保餘年事臣今年六十歲精消骨立已非向用之時而臣母年七十九歲口蹇膝攣更抱垂危之疾祗緣

聖恩深重

嚴召頻番不得已抑情扶病母子分道而來今

入

入

朝五十日矣日夜延其首而望庶幾未得見母且先得見

上

國計無補身計尚得苟安乃連日以來積誠

既阻於

面陳累疏又未蒙

批答

上之責臣則曰何故迫

主下之責臣則曰何故阿

君夫阿則不迫迫則不阿而臣不幸兩受其名

何以自安曩臣密疏中首以大臣入告嘉

謨出歸后德爲言區區之誠以爲不自明

乃能明

主先將順乃能匡救而術疎道左竟使

主德與臣忠兩晦法言與異語俱窮又何以自

安方今天下事種種可憂孰非臣等腹心

之職所當料理而目前大本大原最先最

急之務已屬支離則不惟身之不能自安

而其究不敢可否一事進退一人誤

國家誤

社稷咎將誰任此臣之所以日坐針氈夜倚

枕前憂

寵而後憂罪者也臣素有頭眩怔忡脾虛嘔痛

之疾至是俱發會臣母至而不入

京同官見臣狼狽涕洟之狀勸其且迎母入

稍慰目前今臣母入矣而臣病益甚蓋煩

憂非倉卒可遣心病非藥餌可醫惟有解

官一去使此身幸有逃責之所而後可及

治病耳伏望

皇上察臣言之無用則不必用其身憐臣志之

不終則不必終其任

俯遂所請即令致仕回籍以終母子餘年臣雖

負

恩不久誤

國庶亦可藉口知止之義而永全

皇上遺命之仁矣臣不勝流涕懇祈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初九日得

旨卿奉母赴召遠來足見愛君爲國至意國家

多事全藉卿殫忠竭謀匡扶佐理偶疾不妨

暫時調攝痊可即進閣辦事吏部知道

分解吏部事情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日蒙

發下吏部回話本該文書官劉宜口傳

聖旨這回話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二个月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都着革職閑住劉道隆既論劾如何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个月欽此臣等因見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王

聖斷且吏部原覆拾遺之疏不動一人委屬欠妥

皇上所疑據理未嘗不正以此舍皇照依

傳旨票擬既而細訪外論今年考察係郎中趙

南星事官雖意見可否之間時與臺省有

異而執法之公任事之勇怨仇不避請託

不行則南星以此自信臣等亦可以信南

星者特其抑揚太過情或可原至於本郭

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爲之認罪亦或其體統當然而不可深罪也今幸本未

發下倘

聖意尚在踟躕不妨從輕處分量爲罰俸以全

吏部之體其罰俸多寡一憑

聖裁所據虞淳熙等在該科以爲當去在本部

以爲當留臣等竊謂議當從衆理貴折中

合無將虞淳熙楊于庭降調外任以從公

論表黃仍候征倭事畢議處伏乞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聖明一併裁斷施行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一日欽蒙

聖恩以臣病患

特遣

御前牌子李虎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五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羖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扶

掖叩頭祇領訖伏念臣

闕方新沉痾頻劇所不敢言乞短假而叩頭

長休者盖心慙於負

國志決於引身而不欲援病在告之例以

干

聖主推食之恩也乃茲

溫綈方頒

大烹滂羶玉粒備必芬之秋金漿兼毛鬣之壯

而重以

中使親臨光于蓬草臣採薪不任之弱體驚

寵未定之殘軀至此愈增其負越矣願惟

聖念惓惓若此不過欲臣之早出而臣亦豈不

願能勉加餐以圖萬一之報所愧愚忠未

效世責日加徒叨醇酒飽德之

恩而不能效和羹作醴之用雖有移孝為忠之

志而不能矢難進易退之操誠恐愁病益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五

深而報

主終於無日耳臣不勝感激戴之至緣臣伏

枕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辨論閣中事體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奏為閣臣權輕責重無故蒙疑乞

容解以免辱

國事以臣錫爵連日移病杜門獨有臣志臯

臣位在閣辦事區區之私祗以

大典未舉連揭未報無以謝滿朝之公論為憂

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昨者見禮部郎中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手書

陳泰來有疏論考功趙南星之得罪疑臣

等主使言官擅票

嚴旨臣等一見其揭相與駭歎以為白晝大都

之中

聖主獨斷之事在內則有文書官往來之傳

命在外則有會極門出入之記籍而小臣妄生

議論如此此出於不知何足與辨繼而通

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等交章論及亦謂

臣等有憾於吏部虛傳

上怒乘機處之乃知悠悠之說入人已深而臣

等閉門默坐難逃意外之災剖血自明徒

為妬婦之口所恃者

天語之傳行

殊筆之改定

皇上自能為臣等證明可以無辨也而趙南星

見在臣等曾否干預考察一人可問而知

惟九卿拾遺例該閣臣竟自票處而臣錫

爵自以新至領事恐見聞未的反一一問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手書

於南星南星謂李尚思當留則留之謂余

懋學張慣當去則去之此南星本心亦自

明可以無辨也當吏部回話本末下臣等

以南星材器可惜且所坐之罪小又為之

具揭救解文書官劉宣云

聖旨已發今劉宣亦見在可以無辨也顧臣等

竊因是而有慨焉閣臣之職要在承行

上命調燮衆心先年偶有一二招權作威把持

六卿臺諫者則人滿私門家頌盛德今臣

等其弊盡歸公議於外廷權輕於毛  
羽而實反重於丘山善不敢自歸而過又  
不容其分辨然則爲閣臣者肯何以易今  
何以難人之論閣臣者肯何以恕今何以  
嚴此其故可知而人心世道亦可槩見已  
即如南星之事見有

聖明臨之在上憑何證據乃反以援救爲排擠  
甚而顏文選之疏初未

發稟亦謂臣等所擬

文獻王公奏章卷之十

王

皇上試觀如此當面是非忽成說夢而況於臆  
味疑難之事乎如此部屬處分且成疑竊  
而況於軍國重大之務乎閣臣冤甚至是  
爲極臣等雖有報

國之心而舉頭觸笮咫尺如漆萬萬無一事  
可爲矣見今臣錫爵雖奉

溫旨勉留然愁疾轉深勢必不能復出臣志卑  
臣位理亦當聞言待罪自今日上疏之後  
亦不敢擅便進閣以冒貪權固

寵之嫌伏望

聖明憫臣等當事之至難受冤之至苦

特容解職避賢以免辱

國庶臣等心事不明於今日必明於去後而

一時紛紛議論諸臣齒少者漸以長位卑  
者漸以尊亦會有身當事任而思臣等今

日之難者臣等不勝懇

思哀切之至

奉

文獻王公奏章卷之十

王

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富朕面前輒敢胡言亂  
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朕  
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人  
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宜  
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該臣等乞休疏下奉

聖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

亂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股

肱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

天恩王公奏事

卷之十

人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

宜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

道欽此又該鴻臚寺卿張棟等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私第宣讀

聖諭卿等同寅協恭忠誠體國深契朕心近來

士風澆薄變態多端群小窺探朕意故來藉

口朋謀造誣攻激卿等朕眷偶疾暫時靜攝

正賴卿等挽回世道以正人心若復避諱求

退則國事愈清政本愈亂豈朕倚重之意着

鴻臚寺宣示朕意亟入閣任事用副朕懷故

諭欽此除臣等各於香案前叩頭謝

恩訖臣志臯臣位隨趨入閣辦事另本陳謝外

臣錫爵見在移病奉

旨調理未克旅進班行有孤

注眷不勝惶悚等竊伏惟

皇上明同日月威並雷霆昨者處分吏部之事

斷自

聖衷親改硃票以常理言之本無可疑而外廷

大書王公奏事

卷之十

紛紛如此其說有二一者不知

禁中之事而隨衆傳說遂以爲眞二者雖知

臣等之心而故意激發使之必救然亦近

來人情貴耳賤目貴少賤長之常而未必

其有窺伺朋黨傾害臣等之心也區區所

望但得

皇上片言發中自然明白而不意仰煩

聖心爲之垂注鄭重灑翰淋漓至此既據實剖斷

於臣等所言之中又觸類推廣於臣等所

言之外且從容談笑不罪言者又得古帝

王敬而不怒無忿疾於頑之意此蓋由

皇上以天聰天明之德而秉勿疑勿貳之心於

咄嗟獨斷之中而得鎮靜群囂之體即

聖諭所稱挽回世道以正人心總不出

皇上範圍之內而臣等又何容仰贊萬一矣乃

臣顧自惟今日靚面冤誣之事雖仰恃

聖明在上爲之作主而反之身心之間亦必有

衾影內愧瓜李生嫌而不足取信於人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三

必不敢以一時遭際之幸而遂忘修省亦

必不敢因衆言疑謗之多而爲之引決獨

苦憂疾纏綿精神耗竭心欲奮而力不加

身徒捐而

國無補終始成全不無有望於

天高地厚之恩耳臣不勝流涕感

恩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已付同官二臣尊藏閣中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已知道了但國事人心正賴卿

調劑轉移肅清世道宜即進閣辦事以慰朕

惓惓殷望之意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三

論救重處諸臣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蒙

發下禮部郎中陳泰來等本奉

聖旨陳泰來這廝前者屢屢恣肆狂悖因未責處心懷疑懼故逞刁惡欺君比於幼年將朕獨斷處分伴作不知誣賴輔臣顯然亂政惑眾好生可惡本當拿問姑着從輕降極邊雜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三

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陞朋謀結黨淆亂政體都着降三級調外任俱不許朦朧推陞吏部知道欽此等伏惟

皇上躬五帝聖神之資覽維辟威福之柄而止問察不遺於微賤矜容每逮於狂愚百官萬民無不感仰昨者諸臣所爭吏部之事蒙

將臣等辨疏片言剖斷是非了然譬之霹靂一聲幽潛震動太陽一照陰翳廓清妄言詭

臣自將汗顏禁口之不服臣等方快觀

聖人不怒之威而行且與諸臣共歸無諍之門

矣乃今

嚴旨再下赫然將陳泰來等或從遠謫或從重

降則臣等竊有所未安以爲

皇上處明諸臣處暗暗之不能窺明如隔垣而視其地限之而可以情恕也

皇上至聖諸臣至愚愚之不能料聖如以夢爲覺其識限之而可以量容也况今言路盛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三

開錫堯畢效諸臣前此盖有明犯忌諱直斥

乘輿者而

皇上且一切納之海涵天覆之中矣何至今日反爲吏部一事之忤臣等二三人之誣而重以煩

雷霆不測之怒乎且臣等觀陳泰來等皆新進少年不諳大體耳雖妄聞言雖無當而其意固望

皇上之攬權獨斷也其詞因以閣臣朋黨爲名也今身反被侵權結黨之名紛紛得譴逐而去其勢將愈激而愈不平人持一是非家立一門戶恐

皇上不勝其怒而臣等不勝其爭矣伏望皇上少霽盛怒賜之輕處或將諸臣從輕罰治以爲道聽途說者之戒庶

天威不棄於小臣而

聖德彌光於翕受矣見今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一

辛酉

成命也下本不敢再有煩瀆但事關臣等而上

累

聖躬爲之發怒動火下令廷臣爲之懼罪諱言

臣等實不勝惶怖慚悚之至爲此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一

引疾乞休再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力盡心孤再乞骸骨還鄉以全始

終

恩造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又因人言與同官臣

志臯臣位合疏求退陸續奉

聖旨諭以暫時調理勉其亟入任事且爲之暴

明誣枉被寫情慄而屬之調劑轉移肅清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一

世道之責臣孝不曾參而信逾於投杼出

非傳說而託重於調羹有

君如此真百身可許萬嫌不避之時而區區疾

病口舌非所遑恤亦非所宜言矣但口舌

在人尚可恃

聖明之作主爲逃責寡過之地若疾病在身則

必待精神寧固而後籌策得據其忠氣血

充榮而後馳驅得盡其力乃臣連日以來

不惟頭眩腦痛日加困劣而重以疑怪難

明之證方書所不載者每一假寐半刻之間則寒顫驚呼至於數四床榻爲之動搖僮伴無不聞見雖醫官易大良用大劑附子扶陽之藥投之終不能止也此蓋由臣一向觸藩困苦失計危疑以致精神不復守舍血氣不能充體念雖有欲據之忠欲盡之力而宰物者已錮之矣況今時事可憂正多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內有甲乙異同之議論上有空虛難處之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一

二

國計下有愁苦易動之人心凡皆非病臣所容懷息計理者然此猶可諉之用人行政各有司存至於

丹宸箴規之論

青蒲涕泣之言而身隔

九關病餘一息竟無緣剖心血以報所

天接殷歎而揚

休命則密勿輔理之謂何而臣疲瘵疾痛中又豈堪此負乘之憂曠官之懼也即今母病

久瘵且見臣憂亦憂見臣懼亦懼以旦暮難保之命而當此風波巨濤之時臣則已矣其如母何伏望

皇上察臣一身在事原無重輕憫臣二命相依實同生死

特賜骸骨還鄉養母以全終始造命之恩臣無任懇激祈望之至

奉

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既云外有東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一

三

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議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可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吏部知道

請釋久繫罪臣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刑部議覆雲南撫按官勘報李材功罪疏另揭送閣臣等再四叅詳竊以爲據此一疏則材之報功原不可謂不虛而皇上之罪材原不可謂不當但恨前此救材諸臣不覈實事不持平心而但以人品學問爲功伐以風聞影響爲斷案宜乎其說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四

愈長而愈激愈忤且愈重材罪也若臣等今日之論則不然夫

皇上所以恕材者爲其欺冒也而欺冒不同有實敗而掩之爲功有無功而傍之爲有亦有功在人而攘之於己者此其欺冒乃全虛不實之事不妨法外加嚴懲一儆百今據李材原勘之疏觀之當孟養告急時材實曾遣兵助戰獲有金沙之捷旣而孟養進貢夷文又明稱

天朝賞發天兵則此舉旣不可謂之無功而其

功又不可謂不出於材矣至於多報首級不過就有功之中以寡作多而未嘗以敗爲勝以無爲有也又不過據將官之報失加查覈輕爲人叙功而未嘗自以爲功也此其虛冒乃實多虛少之事律以周官八議之條正在所可議者矧材禁錮數年母死不及視飯含家破無人給餽粥顛連困苦亦云備嘗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五

皇上旣爲之哀憫行勘一番而該曹又爲之折中平議以覆臣等竊以爲連年諸司之激論俱不足憑止憑此一勘一覆而材之罪不掩功法不蔽律可槩見已臣等適又見雲南撫鎮等官交報稱緬賊內犯勢甚猖獗此項賊情原係材昔年料理之事今當緊急用兵正宜大明公道少弛文法以作邊臣任事之氣則久繫如材者不惟爲材可惜而爲地方亦可惜也此臣等最平之



論原不爭材無罪但望

皇上於罪中原情或爲民或充軍使萬里馳驅  
之舊臣數年縲絏之餘命獲保首領以沒  
亦見

皇上慈悲放生無量功德耳臣等不勝企望之  
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引疾乞休三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三乞

天恩早遣無用病臣以延餘命以免曠官事昨  
該臣以病再疏乞休奉

聖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旣云外有  
東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  
議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又六

可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奉

旨之後隨該同官二臣到臣榻前諭以

皇情注眷惓惓如此時事雖難身疾雖困不可

不強扶一出以待從容望見

天顏之後少吐赤忠求去未晚臣亦涕泣自傷

以爲臣於國家如匹鳬之在江湖而

皇上之倚臣如狂瀾之須底柱昔孟氏於齊王

邂逅爲君臣耳非有積素累舊握手臥內

之親也尚以師命不敢請去今臣特違遇  
知兩自田間敦召託在心膂業已感激自奮數  
千里奔

命而來顧當此三陟告警之時

九重盱食之日乃堅臥不出屢傳

溫綸既負

君父之大恩亦犯聖賢之名教苟非木石胡能

忍心但古語有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畜無用之臣臣之今日可謂無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七

矣精誠不足以動

天地謀猷不足以安

國家風采不足以肅朝端吐握不足以開時

彥即使神完氣固尚可驅馳不過覲顏以

點

禁門數尺之地而已而况頭風痛楚心氣怔

忡且一日加億於一日今天時荏冉入夏

而臣絮帽裹頭重鑪灼體尚不免寒顫奄

奄之息其餘幾何若復隱忍冒昧綴

於

朝請康日給於大官則鬼神亦將厭之而豈

但

仁君慈父無所用此殘魂假魄爲也臣知今日

多言實請爲負

恩然知其負而早去以避賢者即所以報

恩亦知一事未成而去有愧初心然去不以爭

事而以引疾即所以明心伏惟

聖諭令臣權國事之重輕臣亦望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八

皇上權恩禮之重輕留臣之身與用臣之言輕

重何如也惜臣之去與全臣之生輕重又

何如也是用稽首哀號仰丐一日之

早放以延餘命以免曠官情迫詞窮無任惶悚

隕越之至

奉

肯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

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小

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慎毋

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

大廟主外奏草  
卷之十一

九

謝

宣諭疏

本年四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今日三

上疏乞休隨奉

聖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春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少愈

大廟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慎毋疑

阻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欽此隨

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私寓宣讀臣恭

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故事諸司奏章皆次日發票又次

日批行今日之此疏蒙

皇上即時隨覽隨批不由票擬此

特恩也且謬辱以忠誠之

褒明示以勉留之意既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仍令其安心慎毋疑阻而復  
加意鄭重

欽遣多官宣示此又

特恩中之深知非但羣臣之所不敢望即臣之

始望所不敢及也臣疲瘁餘息跼踖危衷

前此因見

聖心不自於天下委不能一飯下咽一夕安寢

今既仰窺

皇上天日之明肝膽之信愛臣以德而不以姑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一

息留臣以心而不以禮貌臣復何勞怨之

敢避何身家之收謀惟是連日正苦頭風

困劇不便

朝參仍聞

聖體方在靜調臣子之心尤當以愛

君爲重不敢遽勞

晉接更乞

天恩少寬旦夕使得從容扶羸策憊以修職業

專精屏息以奉

大對耳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閣務繁重卿宜即出  
以副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一

請處分銓部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發下吏部尚書孫鑰乞休本該文書官杜茂口

傳

聖問孫尚書屢次託疾是何主意臣等因此仰見

皇上留神銓務洞察下情不敢不據實以對臣

奏

卷之十一

十三

等看得鑰之爲人朴直端凝雅有大臣風

度自蒙

恩拔擢以來恭已以聽該司虛心以從公論臣

等皆望而敬之近雖以郎中趙南星事責

及然

皇上旋降溫旨既已盡忘成心而鑰亦廷見謝

恩泯無一毫形迹矣乃連日忽稱病甚

屢言不出臣等亦心疑之既而臣錫爵造其臥

榻問其所苦乃爲考察時風寒所傷腿足

疼痛至今未愈退而質之侍郎蔡國珍郎

中劉元霖等其言如出一口由此觀之鑰

乃真病非別有主意悻悻詐託也而外廷

揣摩之見猥見等以趙南星之事被誣

則謂等必有憾於吏部而欲鑰之去又

見鑰之稱疾在南星去後則謂鑰亦有疑

於臣等而爲此求去殊不知誣臣等者原

非趙南星臣等且於南星無憾何況於鑰

鑰又何疑於臣等乃其汲汲求去之意似

奏

卷之十一

十四

專爲目前推陞大選之期既恐以疾誤事

又不敢擅自委人臣等今爲之另擬一票

將前項推陞等事暫令本部侍郎代管則

鑰自無所藉口不敢再辭矣緣係此

旨頗有處分非比泛常留用不敢擅便謹具

題

上請伏乞

聖裁酌量施行

請

召對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臣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

皇上不即放棄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

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覩

天顏臣子之情真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五

利見之機而

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嘘

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

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

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扶服進聞以來初

聞

聖旨在調繼以天時乍轍不敢造次啓齒動煩

起居今已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

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

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猥見臣等

默而辦事無造膝摠忠之效其隔牆獻疑

望影騰矚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

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

無廢闕臣等展入西出憑章奏以白事亦

可粗追曠瘵之愆顧今

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爲政臣

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

皇上之一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六

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

之勢權疑之形有必不可自下而彈壓空

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

鍾鳴而繁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

一着之機

皇上不惜

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

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

爵萬苦奔

命一場亦思少借

陛前尺寸之地以效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

企踵日遠日踈耳不聆

警蹕之音目不接

起居之狀每日出閣見廷臣問及於此爲之口

縮朒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此亦天下之

至羞至苦而

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叩頭敢請

燕閒登對之期而臣志臯臣位亦願旅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七

軒墀共祝

岡陵萬年之壽伏惟

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

甚

調停宗藩事情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禮部本該文書房官李浚口傳

聖諭說與禮部知道王府宗室是朝廷一家之

事況且只是空名原無耗費祿糧仍又不許

各藩援例有何大碍爭執不已如此一事不

得主張成何朝廷你每件件做了人情偏要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八

抗違上命以此立名是如何說欽此臣等切

惟

藩府之事

皇上連年傳旨以恩權義以義起禮即古堯親

九族周封同姓之盛心而至於就中樽節

不給全祿不爲後例又未嘗全撓有司之

法臣等向已屢次傳諭該部使之遵行但

該部所據者條例所循者職掌迹拘於避

嫌勢阻於中掣此其所以爭執不已致蒙

皇上切責而臣等亦爲之反側不安者也除一

面遵

旨再行傳示外臣等竊又惟

皇上雖無反汗而

冊典勢難久停今該部既已題定

欽依於二十六日遣官冊封而今日尚以

藩府之事不決未經開列

上請既誤日期且駭觀聽今縱使禮官就能將

順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一

十九

德意不敢再爭而臣等竊以事勢度之從來

新封王于必當先行宗人府查其履歷然後

行翰林院定擬封號封號定然後次第行

各衙門鑄印造冊具袍服事緒多端必非

旦夕可辦亦必不能及四月內

各府冊封之期不如且停今年定以別年舉

行免其再行爭擾庶上不失

皇上惇倫睦族之恩而下不誤目前

傳制冊封之典臣等折衷情法調維

上下計無出於此者至如

聖諭謂該部件件做了人情偏要抗違

上命此在書生泥古太過則有之而臣等可保

其必無此不肖之心也昔人謂

君仁臣直在

皇上以大度容之耳今

聖諭既傳則部疏似可慢發倘念臣等芻蕘之

言或有可採就將改期別年之意

批發施行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一

二十

奉

聖旨朝廷詔令不行於臣下卿等曾見

先朝有此政體否况係親親且無大碍若以把

持之故竟不舉行朕爲何如主既卿等說今

歲已遲姑准先行各府冊封之禮明歲着預

先題請再不許故意抗違延緩誤事該部官

姑且爲卿等免究



請調養

聖躬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房官潘朝用齋本到閣臣等恭  
問

皇上起居伏蒙

傳諭

聖體右膀麻木不能尚袍又目痛未痊加以頭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主

眩臣等

威顏在望未伸咫尺之懷疴瘵關情彌切瞻依  
之惘竊惟

皇上一身乃

九廟憑依百神呵護之身雖頭目微恙肢體小

違原無妨於眠食顧今仲夏天氣乍熱乍

涼其時最難調理而臣等又念

聖齡方茂氣體充盈則此時正屬喜涼惡熱之  
日有如衣幘少御坐卧當風則寒氣外侵

而成臂麻積火中鬱而成目眚未可全視  
之爲有餘之證而不爲加慎也伏望

順乘時令順養天和平氣怒以養元神調寒煖  
以固腠理使

皇躬天保早臻勿藥之休

朝殿時臨誕受呼嵩之祝臣等備員左右扈  
清蹕而覲

末光其爲榮藉其爲慶仰又當出恒情萬萬矣

不勝下誠懇切之至謹具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主

題恭候

萬安以

聞

奏報東事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先接遼東巡撫趙燿塘報稱王京

倭寇已陸續入境歸巢隨該兵部題

知訖然臣等猶慮威鏡道所屯清正倭兵一枝

尚持異心難保全勝昨日接得經畧宋應

昌續報乃知此酋因見內外兵勢大集亦

已遁歸王京威鏡十三郡縣俱已恢復計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此時羣倭必盡出無疑而朝鮮一國君臣

具起此背肉之感又不待言也一舉而

威制遠夷

恩施亡國外則免征發轉輸役久變生之慮內

則省文墨議論道傍築舍之煩此蓋由我

皇上乾剛獨斷聖武昭昭故能使文武同心謀

力畢舉而成此非常百勝之功也臣等與

陪末議伏聽凱聲謹藉手再拜以

賀切惟

皇上近雖以頭目小疾靜養

深宮而當此東西大定臣庶洽歡之日自然

精神爽快動止恬和宜以時一

御朝堂獻俘受

賀暢

威靈于萬國肅

親聽於四夷臣等尤不勝欣踊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定國論一政體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

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

青蒲之對至於

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

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王

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

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

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

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

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

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

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

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

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

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

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

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

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

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

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

此一勝一負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王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

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

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

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

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

汗爲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

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

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

何者

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稿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

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兄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

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

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

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斤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指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

宋肅正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三十九

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轡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

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

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風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稟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

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

宋肅正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

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  
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  
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  
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  
有淺中狃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  
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

朝廷所與其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

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  
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

光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三

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  
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  
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有非非中有  
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  
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  
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

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任

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己以從人人有  
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  
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  
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

參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

光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三

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墮  
與石無異若使

隔於遠嚴

威顏達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儀

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  
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

必有受其繫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  
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則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

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

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

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

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裁伏望

皇上勤批荅以明

聖斷

平喜怒以調羣情時

又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一

三

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

末光奉

隆旨以盡欵欵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方謂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外息浪報而特恐倉皇

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

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

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

成泰道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為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闕

於時務政體係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餘該

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以成蕩平之治

又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一

三

請

定進講經書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三王

等謹

題先該三等欽奉

聖諭今講官將禮記逐日進講今已進過講章

將及儒行終篇臣等看得儒行而後有冠

婚等項六義皆儀文器數之類於理道不

甚緊關講臣無可敷衍議論陳獻忠蓋者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三十五

等看得經書之中有詩經孝經二書皆

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為德

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翊

翼諸經日新

聖學伏望

皇上隨意擇講一書使臣等可以傳諭諸臣今

其接續禮記之後預撰講章

進呈以候

皇上親臨聽講不惟臣等一得之忠可以少獲

即聖經千載之遇亦有厚幸已若此外更

有

御前切要之書或儒者格言或

祖宗故事但憑

聖意所喜不拘何書皆可傳講臣等無不奉行

謹具

題恭候

聖裁



即檢原疏再加裁定可否發行又臣等昨以禮  
記講章撰完請

旨接續進講別書未蒙

傳示講官無憑撰擬亦乞

聖裁早定以便遵行謹一併具

題以

聞

恭候

起居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伏聞

聖體在調具揭恭問

起居自後不敢再爲煩瀆比者因見久旱得雨

天氣頻涼竊念

聖躬自入夏以來頭目肩臂時有不安撓之皆

天

爲火證痰證今一得涼氣自然和解此

天之所以陰爲調燮默示保綏不特

皇上社稷之身可占勿藥之喜而臣等託在股

肱之末亦與有徵福之緣矣顧臣等又嘗

考古人養生家言以月令冬夏二至爲陰

陽相爭之候最易損人即今節交夏至一

陰始生而天氣之乍煖乍涼忽晴忽雨如

此此正陰爭於陽之候雖我

皇上龍體純乾萬萬不爲其所侵然清心寡欲

平氣怡神以養其內節食戒飲晝動夜息  
以養其外實古帝王順時保畜之要務不  
可不加之意也臣等咫尺

天顏末由瞻睹不勝羹牆戀戀之誠謹具

題恭候

萬福并效愚忠伏乞

聖慈垂鑒

奏章

四

答

問東事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祿口傳

聖旨問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  
今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因  
仰見

皇上身處九重而心懸萬里不以戰勝而忘憂

奏章

五

不以鼓去而忘備古之所稱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等且爲今日頌矣敢不直述  
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  
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內地圖望甚遠蓄  
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

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辨士說  
諭歸巢仍開離其僞帥豐行長清正等於  
是群倭勢窮膽破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終

繹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經撫經畧等官塘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而在路每人徒步擔五斗之糧其行甚遲日不旬日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金山半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塞柵爲久居之計不知其意何爲道遠信稀臣等無憑臆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船故暫住傍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  
奏草 卷之二十一 六  
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關白在對馬島或尚未稟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稟命被其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情受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怵於浮議昧於大體有如見利而動亦爲朝鮮人所爲則不惟自虧大信其曲在我抑

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已經節次貽書經畧阻之想此時已到彼中或可及止也輒因  
下問備細陳荅以寬  
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緬夷事情皆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聖心不妨隨意轉改若別無商量乞  
即賜發下以定邊計以安人心臣等職掌所關  
奏草 卷之二十一 七  
不得不僥舌及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辨論科臣遷轉事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科臣遷轉一事兩疑無端太甚懇乞

聖明辨察事該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一本內稱

給事中許弘綱所論調科一事而疑及於

臣臣一見之與同官二臣不勝駭異嗟嘆

以爲清平世界何其夢習疊出一至此也

奏草

入一

臣之赤心不愧天地自可談笑勿辨然不  
得不問

君父之前先是吏科缺出原任文選司郎中劉

元霖見臣於朝房議欲調用許弘綱臣遂

應之曰得人得人因問何時上本元霖辭

以即日出部且待接管新郎中到彼時臣

嫌其遲趣之早推豈知有許子偉當陞也

聞前此類文選趙南星得罪時子偉有疏

和解而臣時適在寓乞休並無揭帖送臣

臣安知子偉所言何事喜其媚已而欲用

之也既而新郎中劉四科至果用許弘綱

臣等當亦票免於是外間嘖嘖始言子偉

資次當陞吏部所以抑子偉而用弘綱之

故專爲前疏臣於是始在外索取子偉原

疏草讀之其語實兩解和平之論臣讀畢

隨即手放下亦不復經心已而許弘綱聞

知有調疏而未下即馳見臣於朝房備說

科臣不陞而調是近年亂政其氣甚盛其

奏草

九

詞甚激臣慰之曰吏部縱有差錯亦係公  
道推賢公不感其恩則已矣而反指之爲

孟浪爲專權有如驚動

上聽此心安乎弘綱見臣言切因而語反侵臣

以爲吏部官專將此事推是閣中主張若

不挽回雖十本要上連閣中亦不得乾淨

臣只得降氣溫言謝之因問弘綱公既決

不肯受可勸張給事勉強應承以此事

否弘綱辭以同是調官豈有已所不欲而

可以強人者言之未已而張真觀之疏又上矣臣只得稟擬下部再議以憑部中從公處分彼一時也疑臣者乃科臣中謂其抑陞而從調也臣因見科中有此疑乃始對都御史李世達侍郎蔡國珍與四科稍言子偉之無他全其體面使之自安而今日四科之論顧又謂臣意在子偉驅使弘綱駁之此一時也疑臣者乃部中又謂其惡調而主陞矣臣猶記李世達先年謂臣曰方今每遇一事必有兩片議論夫兩片議論若事理相近猶可今一正一反極其惡絕臣之受寬所不足恤而政體所關有不淺者可不一為辨証乎且臣與四科言子偉是調疏已上之後四科亦明對臣言此事與閣中無與而今日却謂初受事時臣即言之即此時日先後一轉移間而臣之心跡變於霄壤此又可不一為辨證乎抑臣又記數日之前四科未到有疑於吏科調

陞之事曾向驗封司郎中顧憲成問同鄉告假給事中侯先春可出否意謂此缺用此人正相應而憲成荅以憂制臣為之悵然此豈有意在子偉也又臣近日上泰交疏後四科來見臣即屈指鄒元標王數鍾羽正張棟謂當首推而四科即疏薦之此四科亦何嘗與臣忤也今諸臣皆見在皇上何不問四科曾否說調科之事與閣臣無干臣與之言許子偉果否在前在後問顧憲成臣之論及侯先春其意何為問許弘綱以朝房之言曾否疑臣主張更調問子偉以世道人心一疏臣的係何時經眼其疏果否專為媚臣問劉元霖以一月之前議調許弘綱臣曾否喜動顏色急催上本則是非真妄了然自明使四科而誠君子也未必不悔其言之錯而尤其聽之誤矣緣臣既自信此心毫無愧赧不敢遽為一言杜門以動

上聽惟幸

聖明洞察臣處身之危當事之苦早放而曲全之耳至於劉四科係新到銓臣料必有闕部異同之論先入耳中且原未見

皇上近時所降專權之旨尚以爲出自臣等擅票宜其言之不根如此此但當開之使悟而不當處之以爲名也緣此疏係論及臣臣等不敢擅自擬票伏乞

聖裁發下臺省各衙門與天下共評之與天下

奏

奏草

十二

共見之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二十九日奉

旨朕細覽卿所奏悉見光明正大有何可疑劉四科用人市恩反被參駁心懷耻恨妄指飾非詆誣於卿卿既說心不愧於天地可自安心料理國事慎勿介懷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昨有疏辨銓臣劉四科之言今日正在候

旨不敢進閣乃忽奉

手札一道諭元輔朕近來因痰火之疾兩目澁

奏

奏草

奏

十三

瘴右背麻痺無力朕方倚任卿贊襄密勿佐治化理因此久缺朝政乃無端小畜借言誣詆飾非狂逞劉四科本當重治姑看卿量從薄罰了卿乃朕之股肱朕正切毘賴卿不必介意勿負朕懷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到寓臣恭設香案伏讀叩頭訖伏念臣之不覲

天顏今經兩年近者屢揭求對而

聖諭荅以玉體在調不敢固請隨經兩候

萬安未蒙

批示正在懸仰瞻戀間以爲

君父既當靜攝之時則臣子宜盡代勞之職以

故百凡中外事體矢慎矢公調上調下庶

幾不至仰累

憂煩稍酬

恩造而術疎誠淺竟不免劉四科之疑昨者畧

文肅

奏草

十四

疏自明祇祈

默鑒而不圖

皇上遂爲之

細覽加意如此

手札之外又重以

手札真洞然如日月之照藹然如父子之親臣

復何心敢爲之介懷先身耻而後

國事乎第觀劉四科原疏其所執之理原無

甚差亦非抵飾但其疑臣實不是而特以

初來聞之不真思之不熟故臣惓惓以不處爲勸耳茲奉

聖諭乃爲臣薄罰夫薄罰已非臣初請之意而

罰俸乃至於二年駭觀之甚尚可以爲薄

乎幸未

發行臣竊不揣百叩干

恩願爲臣將二年改爲二月此在

皇上一舉筆之間而內使微臣心安外使廷臣

無議伏乞

文肅

奏草

十五

聖慈矜而許之至於部科中爭議紛紛臣竊有

私評劉四科之動氣生疑固爲輕率許弘

綱之以讓爲激亦覺矯揉揆之蕩蕩平平

之道則兩臣俱不必爾臣身在疑中正無

處法而茲奉

御批下六科公議妥貼停當之極使臣如披雲

見日既愧且喜又

手札中雖稱有頭目肩背之疾而臣以

御筆之適徒仰窺

聖體之漸安以

宸斷之周詳仰見

聖心之無逸如臣罷驚雖猥荷股肱之託而股肱終無自運之理自今以往開誠布公言期必踐以盡指目前恩仇異同之迹則臣之力能勉之至於非力所及者惟望

皇上將息

聖躬早容

賜見然後臣之忠志得盡展而外廷之疑議始

奏

奏草

共

盡釋耳目不勝感

恩流涕激切之至

三十日奉

聖旨銓部調用自有公評卿性耿介朕豈不知劉四科小畜故來誣詆本當重治又恐卿心不安因此薄罰卿又來申救既這等說姑罰俸半年卿憂思朕躬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催發章奏疏

本年六月初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

兵部則催

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

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

下議減雲南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皇

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

文肅

奏草

共

十七

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誠恐

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奸徒因而打點其

誤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見

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

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

士官而所為悖逆至此臣等業以從重稟

處如

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



恩澤原自

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

以部議懇切而強

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多

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

在

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稟

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

國之義若

奏草

卷之十二

十八

皇上以爲未當亦不妨

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

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擬酌量叙用

一二明白傳示可否以稍光臣錫爵之類

面若一槩

留中則臣言爲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

今日議論繁多每每於

皇上留中之疏

手批之旨動輒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

賡通將近日應

批緊要章奏畧節事情開具

上請伏乞

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

題以

聞

奏草

卷之十二

十九

謝釋宥繫臣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

發下兵部所覆御史薛繼茂條陳疏蒙

將李材寬宥發遣臣等一見不勝欽頌不勝欣

喜仰惟

皇上以至公之喜怒施不測之恩威向年因感

邊臣冒功之積弊不惜借李材以行法雖

未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一時處分特從重典而萬里行勤卒付公

評臣等已知

皇上愛惜保全之意密寓於懲創摧折之中矣

而羣臣不能將順徒事激擾使

聖人天地之心久闕於上匹夫螻蟻之命日危

於下臣等實陰痛之茲者

寬宥需然自天而降權衡功罪之實酌量情法

之中如揭白日而照覆盆布陽春而嗟板

木以臣等傍觀之人踴躍鼓舞如此而李

材七年滯獄三木窮囚一旦得此望外之

餘生與家人父子相見其起死肉骨之感

又當何如舉

朝各邊之人聞風慕義爭願滌瑕垢而出死

力者又當何如異時書之史官傳之萬世

豈特泣罪示恩祝網垂惠而已耶至於臣

等冒昧催

下四疏同日並

奏尤見

未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皇上以無我宅衷以不貪爲寶

命下之日天方暑而乍涼時久旱而忽雨和氣

所感不偶然也臣等服在近僚雖不敢貪

二力未目見

聖德九輝人心翕服如此亦尚能微榮藉口於

萬一矣昔堯舜在上而都兪喜起之風至

今爲烈臣等何幸再逢其盛謹具

題恭頌以

聞

請

發銓部乞休原奏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又蒙

發票吏部尚書孫鑰本乃第十次乞休臣等先

因本官稱病甚危執詞甚決已輒爲之具

揭請

旨尚未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五

發下至是鑰疏又

上臣等反覆其詞諄諄以保殘軀全

國體爲言且稱臥病三月以外業以住支俸

薪恐難再強而外廷紛紛因見鑰之不進

不退又疑臣等於

上前故意勒捐使之不得早去臣等實切苦之

然大臣告休閣中無徑自票允之理茲特

封

上原本可否去留通候

聖裁傳示發行有如

皇上留鑰乞

將臣等昨日所票御史牛應元疏先將鑰之所

薦鄒元標等酌量叙錄行鑰之言則鑰庶

乎可留而臣等亦可藉口以大義責鑰矣

此又探本務實之論謹一併具

題以

聞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五

請處分部臣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吏部侍郎蔡國珍本乃因本部

尚書孫鑰患病三月乞休十次該臣等節

次擬

旨或溫諭勸留或嚴詞責備勒令鑰之必出乃

鑰求去愈堅及今最後兩疏尚未

文肅王公奏事

卷十二

發下茲當六月下旬又該大選引奏之期本內

若不列鑰名則印務未經推出難以擅專

若仍列鑰名則事體原不與聞嫌於虛假

以此國珍不得已而題

請勉留庶便行事今鑰疏未

下而獨

下國珍之疏令臣等票擬臣等反覆思之甚為

難處將仍擬留用則不知鑰疾果能遽出

不誤大選否將別擬放歸又不知

聖意果能哀鑰慨賜俞允否且大臣進退不

原疏而於他人疏中帶出亦恐故事所

體面太重非臣等所敢主張也茲謹將國

珍疏一併封

進以候

皇上檢出鑰疏傳定勉留之

旨發下庶部務不成立誤臣等亦可以措詞不

勝跼踖俟

命之至

文肅王公奏事

卷十二

三

奏

廟享遣代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官以孟秋時享廟期恭請

聖駕親祭奉

聖旨廟享大典朕豈不欲親行對越奈近年以

來鬱火成疾不時舉發用藥過多身體無力

因此朝講久缺郊祀遣代非敢安逸自便覽

宋肅王公奏草

卷中五

五

卿所奏朕知道了欽此仰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仁以享

帝孝以享

親上而

色養

兩宮下而

憂勤萬姓中外臣工無不欣仰稱頌者乃比年

偶以

聖躬動火

朝講希御

郊祀代行中外臣工又無不企瞻懸戀者及茲

復當秋享之期臣等方幸曠禮肇舉得一

望

清光於咫尺而昨又奉

遣官恭代之命為之憮然竊念

聖躬所患原係熱證而今年適當極熱之年此

月又會極熱之月臣等叨列股肱瘡痍一

體自不敢更為煩

宋肅王公奏草

卷中五

五

請仰勞

聖躬而竊料

祖宗列聖與

兩宮聖母之心亦必將以顧復保愛為重能出

體

孝思於裸獻趨鏹之外矣惟是

聖齡方茂久疾非所宜言時事多艱萬幾不容

臥理伏望

皇上加意保衛順時節宣毋專恃藥餌而忽清

靜內養之功毋急祛大熱而忘坐卧當風之戒使

聖體早臻於全豫

天休滋至於無疆

執圭幣而禮百神

垂衣裳而朝萬國臣等不勝翹首祈望之至謹

具

題恭候

萬安以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十一

聞

星變請

召對疏

本年七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伏自六月以來因天氣方暑

聖體未康故兩次具揭候問

起居未敢遽求

召見乃今時交秋令又值陰雨新涼論

皇上調變之常理則靜久而當動論臣子瞻依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二

之至願則蓄久而當通正擬齋心具揭以

請而屬者天象示變

聖心警惕不寧亟下修省之令計

皇上此時獨居宮中左右顧問之無人亦必有

穆然深念而思與臣等一見者臣等竊惟

事天以實不以文降服乘幔撤樂出次者

修省之文也君臣和德飭綱陳紀者修省

之實也見今臣等日直

內廷仰見

皇上虛懷洞察殫慮安攘其於修省之實固以具舉惟是

朝講久曠堂陛不交往往有

天語親傳而德意不宜於下

宸翰親決而威權不制於上此君臣和德未孚

感灾召異之大有合無乘此修省之時少

賜須臾之間使臣等與百執事皆得仰覩

威顏面承

睿欵於以盡舒久鬱之人望大振積弛之

大肅主公奏草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朝綱庶幾和氣可回灾祲可弛且臣等連夜

夙興仰視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于象

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天道昭昭尤

不可不深畏不可不亟圖蓋臣等常聞天

地之理陽伏則陰飛正羸則邪縮在里舍

愚民尚有禳星鎮宅之法而况

皇上身係

泰階之符五行七曜所從受紀顧當此非常之

譴異而欲以尋常修省弭之此豈有響應

之理更望

視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於

宮闈緩督責於左右寒暑慾以防疾散積聚

以廣

恩于以上應紫微垣示戒

君身之象此亦

天子之厭穰也時下

聖節在通知

皇上必當御宸臨朝誅受

萬年之祝臣等可無煩預

三十一

請祇以隱憂在念非筆札所能具陳必須咫尺瞻

顏一舒懣臆方盡區區犬馬報

主之誠手足分憂之義謹齋沐叩頭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三

請御門宣捷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

期於本月十九日恭請

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

皇上獨斷廟謨布昭神武麾戈內討而大憝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三

夷授鉞外攘而狂胡逐北真太平之盛事

臣庶之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

部臣至是始

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虜之功必  
得

皇上親臨奏凱以示鄭重而後

國威不褻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報首功

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

御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宗

卜吉以

請無非望

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倦倦之愚竊又謂此

舉鼓舞士氣爲小收拾人心爲大鋪張太

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見今華星示異

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

及於

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

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三

而今日乘

吉典以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

精采將不惟天人之間氛祲化爲太和諍

議歸於一德而

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

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

休德以道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於今

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

傳免又孤衆望謹具



題豫

請以

聞

十八日文書官杜茂口傳

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  
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曾  
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  
傳與先生每知之

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請發

宸翰免口傳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伏奉

手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  
生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  
曾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  
每傳與先生每知之欽此臣等前因雨後新

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三

涼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觀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茲聞

聖躬偶尔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  
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  
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九日冀暑退涼生

主體康豫自有親炙

狀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  
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  
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間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  
是

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  
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

一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

時據實條奏以俟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

御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  
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  
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  
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之內臣膽  
真不惟暴殄

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為臣等  
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

明旨不信

朝廷益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疊疊數十百言

比時近臣即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  
間真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

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伏望

聖諭倦倦眷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伏望

皇上取法

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照

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之疑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

祈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七

請

發會推太宰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吏部尚書缺奉

旨多推幾員看隨該九卿科道官會推李世達

等四員請

旨點用一員今已數日尚未

發下臣等仰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八

聖意蓋欲慎重銓衡之選以肅表儀總攬黜陟

之權以防專擅不勝欽仰不勝佇仰但適

有難處之事不得不言老 緣向日該部尚

書雖缺而前有右侍郎夢國珍署印後有

左侍郎趙用賢接管一應部務尚不憂其

廢閣乃用賢昨又為鄉人吳鎮所訐雖已

奉

旨批下該衙門例免勘覆而用賢稟性剛方必

不肯忍詢即出國珍又以交過印信必不

肯越次任事則是部推一日之未下乃部  
事一日之耽閣所關係不淺也臣等實不  
敢欺往時吏部用人憑其自擇未嘗一毫  
干與今日吏部推吏部則其勢自當避嫌  
不得不謀及臣等中間公論之去取列名  
之先後似爲至公至確臣等必不敢誤

皇上而

皇上亦必不疑臣等爲此急切具題伏乞

聖裁早決施行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三

九

請處降倭疏

本年八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朝鮮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約  
會於射所同九卿衆官面審其情臣等每  
親問之據通官逐句傳報云倭寇有十萬  
是真前被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  
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  
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荅云彼衆不知只  
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荅云彼  
畏中國兵威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  
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荅云並不  
敢懷此心臣等再三研審委無別情隨與  
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今此降倭俱係壯丁  
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宣大薊鎮各邊  
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  
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已之田芸人之  
田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三

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  
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番降倭解審前來  
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  
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  
得已也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  
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  
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  
去復來隨而攻剽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  
測耳臣等與本兵議行令宋應昌李提  
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芻爲相持  
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遁去務保萬全決  
不敢遣

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謹具

題以

聞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吏部左侍郎趙用賢爲原任僉事吳  
之彥之子吳鎮奏許其離婚事情臣等以  
用賢素有清望怨家之口不足以累其大  
節因此汎常擬

批該衙門知道以全大臣之體既而禮科執

奏續奉

東肅王公奏草

十一

嚴旨下部院勘明臣等因

請併下用賢辨疏與之同勘以爲公論在人用  
賢不妨一面任事一面聽覆而用賢顧自  
以身在勘中嫌疑當避乞歸之疏至再至  
三臣等亦爲反覆思之方今

朝多不決之事事多不白之疑用賢一日不  
避位則部院公平之論一日不敢出也臣  
等一日不勸成用賢之志則外廷庇護之  
疑一日不可解也合無速決早放待其事

明而復用之此乃愛之以德所全者大臣等輒敢主張票允仍爲具揭以

請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大清王公奏

卷之十三

十一

呈覽擬進

勅諭疏

本月初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

皇上以彗星示異爲之動心警惕降諭修省在朝百官無不凜凜夙夜以承

休德者臣等猶恐四方之外各邊之遠間間之

疾苦有不聞於有司卒伍之怨咨有不聞

大清王公奏

卷之十三

十四

於將領而撫接官又或以

朝廷耳目之不及上下相蒙名實相混有事

皇上畏

天保民之意敢僭擬

勅諭一道遍責內外任事之臣蓋慮先根本故

言不得不切法欲必信故令不得不詳與

欲使

皇上之精神日聯屬於天下而遠方之視聽

傾注於

朝廷其在臣等亦因借此爲分憂補過之助

伏乞

聖明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

皇帝勅諭內外羣臣頃者

皇天垂戒災異沴臻孽火飛流河水橫溢漕舟損於颶風禾稼傷於霖雨至於彗星之變尤

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

十五

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蔭屋之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于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由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緩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徵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采以刻厲爲風裁狡猾者市面以文

姦闖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

輕同爲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

憎捷給鑽刺者登於薦書悃悃無辜者列爲

下考勤懲倒置吏治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

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

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

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叅奏拿問如有真

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實據特薦以憑優異

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

大肅王公奏事

奏

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令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悉恩威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瀦夙弊顯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  
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  
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  
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任意顛倒使將官不  
知自愛以隳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  
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  
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  
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  
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  
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  
不至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  
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  
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苛墨措  
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辭亂真才無以虛  
文先實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  
天圖治至意欽哉故諭

大清聖祖高皇帝

卷十三

星變密奏疏

具官臣王

謹瀝血誠密

奏曰今日有至危至急之事爲外廷所難言  
所諱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連夜仰觀  
象見彗星已入紫薇垣不知欽天監官及  
左右之人曾有以象占

奏聞否

皇上平日以腹心信臣之謂何以安危託臣之  
謂何豈有

大清聖祖高皇帝

卷十三

上天譴異驚人至此而尚敢避一身之斧鉞不  
爲

皇上萬萬年福壽之計乎臣聞古帝王禳彗之  
法或改張新政或更新人一切以上應  
星象除穢布新爲義若彗入紫薇垣王者  
之宮則其咎乃在君身君身之咎必非區  
區用人行政之間所能消弭此歷代星占  
載在文獻通考諸書中者鑒鑒可驗

皇上試自取而觀之其震驚恐懼當不待於臣



言矣茲欲禳除非常切身之災則必當求  
莫大切身之事有可以改觀萬國厭勝不  
祥者竊惟天以

皇上爲子

皇上以

太子爲子以一家倫序而言惟此可以相當  
天子之象曰帝星

太子之象曰前星以三垣方位而言惟此最  
爲相近即今民間有壓災充喜之說往往

主上公奏事

卷之三

二十

借子孫之吉祥以禳父母之凶咎早婚幼  
冠不以爲嫌何況

皇上萬萬年

社稷之身曰見天變赫然如此而顧可以災爲  
諱愛身反出於庶民之下乎臣以此爲

皇上中夜寢寢而思潔齋而禱斷以爲方今禳  
第一義無過早行

冊立之典

朝廷之上有此大典章而後可以辟除大穢

宮闈之中有此大喜慶而後可以鎮壓大災

若稍遲時日舉行廷臣有言之後則臣代

主受名子代

受受福呼吸之氣豈能動天地安危之機間不

容髮惟

皇上密斷而早發之

聖躬幸甚

社稷幸甚設或以秋冬措處不及乞

先降一論斷在明春舉行使歡聲和氣先騰於

東齊主上公奏事

二十

天下則

天意亦未有不可回者願聞

禁中方修醮事祈保

萬安請

將臣錫爵之姓名焚於

各神之前有如臣之此言不出愛

君憂

國至忠至赤之誠而苟爲妖言遊說附衆立

名

神如有靈將臣霹靂碎屍永無怨悔如其不然亦望

皇上照依古災異策免三公事例使臣退伏失職干和之罪亦可少爲

君父分災臣亦永無怨悔臣今方抱病喘喘而手書此揭密封

奏上六十老人爲此將以何求不過望

皇上身安於泰山祚輦如磐石耳伏惟

堯舜聖明何所不察請因臣言細思後官歡愛

大慶王公奏章

卷七十五

五

與身孰親世上財寶與身孰重赴此

大心仁愛之時專爲尊生永命之計速決大疑

免貽後悔臣不勝飲血叩心危懼急切之

至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答

御札疏

具官臣王

謹復

奏項奉

諭札諭元輔自彗星示現朕心甚憂懼驚惕前

者卿與二次輔所奏揭帖內言慎起居四事

悉見據忠至慮昨卿又上密揭意欲以大典

爲禳解甚見卿愛君憂國之心卿之忠赤朕

豈不知且夫冊立之事本欲早行朕怒羣小

大慶王公奏章

卷七十五

五

煩聒疑惑故屢改移况今春有旨候二三年

與出講一併舉行朕意已定今又發旨是又

無定言矣夫二三年亦未爲遲且星變之災

乃朕之不逮咎在朕身非卿失職卿受朕心

膺委托之重方今狡虜逆倭狂逞竊視正賴

卿運籌贊理卿可安心輔治其冊立之事還

候旨行諭卿知之欽此臣之愚慙蒙

皇上腹心相視答應如響且以咎歸臣以忠歸

臣捧誦之餘令人仰虛懷而銜知已不覺

涕泗交下自誓此生必不敢留一毫不盡之懷以負千載非常之遇謹匍匐百拜再

布愚忠以復夫

聖意之久定

皇上自知之臣等亦共知之乃嗷嗷羣小無端煩聒疑惑怒之是矣然爲羣小而自輕父天母地

九廟社稷之身不知

天心仁愛其昭然示警者爲羣小乎爲

大清王公奏章卷之三

三

皇上乎使星占萬一有驗果羣小當之乎

皇上當之乎若以二三年舉行之旨難以驟更

爲疑則屢年之旨獨非定言歟棄舊旨而

信今旨欲以服人心而格天意難矣且

皇上之怒羣小斥之逐之彼反得借以爲名而

天之怒

皇上一不解而其危機隱憂有不可勝諱者臣有此大馬之誠所以不得不嘔出心肝誓拌身命而必欲爲

皇上獲解幹旋之計保福壽於萬年也至於彼虜狂倭憂雖叵測然其象原不應紫微垣防禦之事臣自當與在外諸臣儘力計處惟臣力之所不能及而臣之身所不能代者則不得不望

皇上自修自補耳萬千之愛爲身無不可捐萬千之嗔爲身無不可遺有如今日本怒羣小而將來反資羣小之口天變於上人譁於下臣爲誤

大清王公奏章卷之三

三

三

國之首雖欲如

聖諭安心輔治而不得矣惟

皇上思之思之莫誤莫誤

聖諭到臣宅臣開臣閉無有知者幸翻然更

賜裁決勿復以

成命難改爲嫌臣不勝至忠至懇之切除

御札尊藏外謹再用手書具復以

聞

謝

賜服色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蒙以

萬壽聖節

欽賜銀兩表裏臣以爲照常從衆蒙

恩止具連名揭謝既而檢有青紅斗牛服色一

奏爲恭謝

正緣係

初賜又係

特加臣不勝皇愧不勝感激除次日

廷謝外竊念臣猥以

深知待罪首輔上而伏蒲補袞之未效下而和

衷一德之未孚頃者會以星妖特援古災

異策免事例

上請庶幾上爲

主分災下爲賢路開壅而私情未遂不敢更

爲露章套辭以博

溫旨此臣之心有可憐者又臣從赴

召入京以來自慚國謀身計事事杳茫秩滿而

不敢報聞謗興而不敢爭辯

皇上前此所賜麟衣雖已命工成服尚未穿用

以爲禮有服以拜賜之文未有不見

上而先服以見人之禮此臣之心又有可憐者

乃今舊服未就新服未加

前賜已優

奏爲恭謝

後賜愈忝在

皇上萬年大慶自無靳於

特恩而在小臣一介微躬實不勝於華綺謹一

併製服珍藏以待

陛見親謝之後乃敢微

上之福侈示羣臣不敢虛也亦不敢褻也臣無

任感

愚兢惕之切謹具

奏躬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三

七

請

萬壽節受賀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年八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聖節之期瑞應流虹歡騰祝嶽四方  
奉表之吏萬里重譯之夷其棧山凌水雲  
集霧合於

闕下者不過快於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三

二

天顏之一親耳而臣等竊伏見前兩年已連次  
傳免其

傳免又必以疾為辭此在偶然則可若歲以  
為常則使天下相傳

聖躬無一歲之不疾非所以昭大慶也在常朝  
猶可若

賀節大禮盡廢則使天下相傳進賀為虛文非  
所以肅大觀也况

御殿須臾之頃於

聖躬本無甚勞而上以介

九重之福喜下以聯萬國之歡心近而慰臣庶

之瞻依遠而消反測之窺伺此臣等左右

腹心三臣所當懇

請而力勸者伏望

皇上今年預先傳定出朝

禁內起居倍加珍攝使

天光必遂於仰瞻

異命無虞於再及臣等不勝欣踊企望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

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

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

陳令其據此回

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

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為張士誠固守抗拒天

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為糧額

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

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

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

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

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

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膚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楊之間方鑿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鐘鼎一息之闕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

文獻王公奏事

卷十三

何取之

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饑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

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

是者也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

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筆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叅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筆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

文獻王公奏事

卷十三

三十一

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

金花之類原係緊要

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

磁器雲南之取金在

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骨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纍纍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

臣母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  
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  
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  
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  
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  
在至急浣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  
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  
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  
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  
又今軍興費繁軍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  
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  
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  
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  
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  
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  
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  
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

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  
天和消弭國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  
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  
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謹具  
題以



上公奏草卷之十四

再請

召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昨於

萬壽聖節中揭請

皇上御朝受賀隨蒙

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蓋以呼

萬壽主人公奏草卷之十四

萬介壽人情雖切於仰瞻而

御殿垂簾

天顏未免於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惜

聖躬之勞而不強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

後倏已逾旬以

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於常時以天

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

皇上赴此萬安萬福之時不煖不寒之候一出

見臣等不爲大勞而使臣等經年企渴之

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盆之得瞻天日

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

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謂

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

皇上四月中預訂

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

於

皇上而辱與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

紛紛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嚆杳之口肅然

屏敢此所謂

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

聖人之威一舉趾而案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

每讀

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

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

臣等獨可一日而離

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

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火

天下之勢最駸乎有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之憂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藉

太陽之餘照揚

清蹕之休聲以庶幾於彌縫補救之萬一而

皇上顧何難輟此

宮中分寸之陰借此

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

乎臣幸度至

上前意滿口訥未必能有所陳

多肅王公奏事

三

爾但念此時

天顏之一面勝於臣等千百疏之間安

更語之一聆勝於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

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耳臣等不勝

懇款祈控之至

三請

召對疏

本年九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乘

聖節燕喜之後秋氣涼爽之初欲望對

天顏少舒積戀此心之如饑如渴具在前月二

十七日所進揭帖中伏想

皇上久已披覽知其至誠亦必默為感動不忍

終拒矣顧今揭留

御前已至逾旬尚未蒙

批示允否臣等展轉生疑求之而不得其故如

尚以

聖躬在恙有所倦而不出則

聖趾半刻之勞似未妨於攝理抑或以天氣餘

暄有所待而不出則轉眼交冬之後漸已

迫於沍寒又或以邊虞少緩有所恃而不

出則在外省臣之告災在內計臣之告困

其仰煩

宵旰之憂方自此始而豈

九重深臥之日也又或以臣等職親地近聲款

時聞不必更煩於

覲面則臣志臯臣位猶有去年獻俘一見可以

少慰若臣錫爵遠遠三年往來萬里而至

今尚杳然阻望

宮牆之外肝膽將何所效面目將何所施

累朝以來豈有此隔絕之君臣也傳聞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四

世宗晚年群臣雖不得見

上而二三在直勤輔每一人入宮進香往往望

見

聖顏於燈光簾影之間

手書問答日夜爲常故其時朝堂之臨御雖疎

而臣下之觀瞻猶肅中禁之起居雖闕而

外廷之血脉猶通想今年老中官尚有習

見

世宗之事者

皇上試召而問之足知臣等今日之請有萬分

憂深慮遠之誠而非徒爲一身希幸于寵

之計矣大抵君臣之分雖嚴而情誼實聯

爲一體

皇上倘肯賜臣等不時一見以展家人父子之

歡則不冠可見則內可見自不必盡拘煩

縶之禮文而臣等亦不求久望

清閒之顏色要欲使羣臣百姓聞之知

皇上起居之萬福精采之一新而不敢生輕視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四

六

朝廷之心信風聞道路之口耳言雖支離意頗

忠赤臨就勝叩頭引領祈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議處婚姻事情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蒙

發下該部院看議趙用賢吳之彥兩家離婚事

情疏臣等已經踟躕反覆仰順

聖意發行

嚴旨訖既而思之臣等職忝樞機此等之事既

有真知灼見不妨從中主張何必更諉之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四

部院重煩

皇上費心 等看得趙用賢吳之彥同鄉同年

又稱同志相善因而結為婚姻其後兩家

乖異之故止因用賢建言為民時會之彥

以巡按過家相見當此之時用賢在失意

中之彥只合以親親之情加意殷勤慰其

寂寥乃慨蹇倨傲殊不為禮此用賢所以

怒而絕之彥之婚也又其後之彥外補謫

官而用賢起用當此之時之彥在失意

用賢亦合聽從親友居間重修舊好解其

羞恨却又徑將伊女改適蔣氏此之彥所

以怒而有今日之奏也要之二臣俱有不

是用賢之失在絕婚輕易使人難堪之彥

之失在聲言不早使人難處然俱無可行

勘者該部院昨日會看之疏大略亦已得

之乃其誤在必欲重處之彥以謝用賢不

知之彥處而其說愈長且愈為用賢之累

矣以臣等言之事有至公理無偏向今趙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四

女既嫁無復歸前夫之理是被告之體面

當惜也吳男未婚無反坐誣告之律是原

告之情法當平也近該兩奉

嚴旨天下之人已見

皇上惻惻重綱常維風化之心顧在部院則已

成之議不可自為異同在該科則原論之

人又嫌於與人異同莫若

俯從臣等折衷至公之言將用賢准令病痊叙

用之彥免其降處庶兩造俱得其平處公

出自

聖斷而勘官原奉再議之

旨亦可徑自繳回免致紛紛煩瀆矣為此具題

上請伏乞

聖裁批發施行

文肅王公奏

卷之十四

九

請處分部院事情疏

本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下都御史李世達本臣等再三觀之甚難票擬緣世達覆處趙用賢吳之彥事情奉旨會同該科再議

宸斷赫然臣等再三為之調解而不得只得又上一揭直陳臣等折衷之論迹雖為部院解紛

文肅王公奏

十

而其實則以將順

皇上之美意使不至於展轉費心費詞也今部院該科執奏之疏又

上而臣等昨日之揭尚未發反發鄭村之疏使之詳看臣等錯愕不能措一詞伏望

皇上俯賜矜裁徑從臣等所

請將吳之彥與趙用賢一併寬處則處分歸之獨斷情法合乎至公而部院該科之疏只合批道事情已有肯了不必再議如此則豈不服

人豈不省事外鄭材叅奏世達之疏臣等  
已經遵

旨詳看書生之見不通時宜且世達清望大臣  
豈可使小臣摧辱至此臣等因僭擬稍加  
切責雖非

意實系

國體并乞

聖明俯依幸甚

大清王公奏事

卷之十

十一

擬進

勅諭

本月二十五日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昖昨者王以大兵驅倭  
出境還歸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  
嘉悅念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  
使降諭仍賜王大紅蟒衣二襲綠段四表裏  
以示朕憐憫爲王遙慰之意願朕又惟該國  
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前朝未沾王  
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夷今爲我朝春秋  
貢獻之邦以世世憑席寵靈蓄養財力宜益  
強富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  
骨廟社爲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  
或言王偷玩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  
軍實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  
前車之覆後車可不戒哉惠徼福於爾祖  
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  
甚幸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

故官燒殘之丘隴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噬臍疾首何以爲心改弦易轍何以爲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爲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不能爲王謀已是用預申告戒以古人財薪嘗膽之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城隍厲甲兵實倉廩毋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闕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庶幾殷憂損耻之後先業可興大仇可雪此則斷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故諭

大廟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十三

請處分部臣疏

本年十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戶部郎中鄭材一本乃因本部侍郎李禎駁奏其所論婚姻之事語侵其父以此憤激爭辯固事有因然人臣進言必先自處無過之地而後可以攻人之過若小臣懷臂而攻大臣屬官彈舌而笑堂

大廟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十四

官則爲無復紀綱輕狂太甚豈可不一爲懲處況臣等見奉

嚴旨已將都院之疏少爲評駁從中處分此亦明示人以扶持風化之意矣若後生少年猶有未快於心則不妨和平其辭色參伍其議論以聽我

皇上持衡聽鑑引經詆律而斷之何至相與憤氣許罵如婦人兒子之爭言乎先是臣等身在攻訐之中則私嫌有所當避故雖如

陳泰來等當面招誣而不得不力救以自明乃今臣等身在攻訐之外則

國論又有所當持故雖如材之爲父發憤而不得不擬處以存體爲此不敢避怨具揭

隨票

上請伏乞

聖裁可否施行

又陳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十五

請處部院被言事情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都御史李世達乞休本前此世

達疏已再

上臣等嘗親至其第以

聖旨留之世達感荷

天恩亦自不忍復辭乃今日又有此

又陳王公奏草

十六

請蓋因郎中鄭材楊應宿與侍郎李禎爭論婚

姻之事曉曉不休世達係主議之人義自

不能視顏在位此臣等所以日擬

旨重處鄭材薄處楊應宿無非欲世達知其

無疑於

皇上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耳然就二臣論之

在鄭材則專政世達部更難乃枉而然

戾者在應宿則獨辦李禎事成相激乃枉

而肆者以此處之微有不同要之兩疎發



則當並發留則當並留今止發輕處之而不發重處之疏自

聖意而言或姑爲世達隱諱以全總臺之體自外廷而言顧反似爲鄭材保全以形世達之過世達雖欲出而不敢矣且臣等必欲勉留世達之意亦自有說蓋其人操履本端慎識見又通融處今士風不古人爭爲政之時使之調劑羣情扶持政體必有可觀至於李禎識雖不逮世達而誠心直道亦世吏中之難得者故欲留世達與禎則自當量處材與應宿此朝廷大體當然而非臣等敢爲專擅也若

皇上果以鄭材罪薄恐處之太重使世達愈不自安或將材與應宿一體罰治施行亦無不可至如應宿疏中有奉承閣臣之辭臣等反而思之此事明解吳之彥實全趙用賢李禎雖至愚未必有疑於臣等豈應宿之憤極而自生疑歟抑惡應宿者故以此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十五

陷之疑網而激其怒歟大抵昔之論是非者求其平故常貴處事之人於是非之外今之爭是非者求其勝故并入處事之人於是非之中此蓋風靡已久臣等惟自信其至公至平可以鎮之而不足以煩聖聽也爲此除票擬世達疏外謹再瀝愚悃具題以

聞伏候

勅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十六

懇請

冊儲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連次恭請

召見未蒙

批荅伏想

聖意無他不過為

玉體不能耐勞而已臣子之情非有大不得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十九

自當以保護

聖躬為重何敢再有陳瀆惟是目前

國家第一重事為文武百官日夜翹首而望

者無過

冊儲先是八月初旬中臣等伏竊聽於外延

自該部該科而下皆預撰疏草以待

聖節過而上之臣等不勝忙悚以為此疏欲

上豈無閒暇之日而必於

無事之時况歲已過半月未交冬欲趣行今年

之內則已遲欲預為來春之計則又早人

臣建言不務感格而務爭擾未有能濟者

也為此連夜致書九卿臺諫官令其各論

意察屬禁止訛傳毋得遽有所請庶朝堂

安靜既可免多指亂視之煩而時日從容

兼可伺

萬幾獨斷之際此臣等調

上調下之苦心有萬分不得已者幸而諸臣肯

曲意見從相戒不敢先發以至於今臣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二十

雖亦自幸可以塞責顧今天時入冬歲功

將暮正當預備來春之

典冊以慰久鬱之人情若

皇上默無消息臣等又不先行密請則滿朝之

人又將有搖筆鼓舌呼朋引類而爭者矣

夫人主至尊雖無畏于小臣然度眾言淆

亂之中事勢極窮之際有說以禁其口有

處以塞其望則

皇上可以省氣而臣等亦可以擔當今

皇長子明年便交十三歲冠婚之期且迫除冊立豫教之外更有何說更有何處將使人

愈不信

皇上之言愈不測

皇上之心夫

聖心至於使人不測

天言至於使人不信而臣等誦訥之辭輕微之

力又何恃而復能屹立風波矛盾之中爲

皇上解焚禦侮之助也興言至此追思春間擬

未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四

三

擾之狀可爲寒心伏望

皇上一察邇言永惟

大計趁早肅然

降諭斷在明春舉行使和氣感上而氛侵化

爲太和而下而爭訟融爲喜起

社稷幸甚

聖躬幸甚臣等不勝腹心耿耿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救解銓部推官忤

旨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蒙

發下吏部推補爲民給事中張棟疏欽奉

御批張棟等有旨不許擅自推用你部如何屢

次借言抗旨市恩

皇祖朝敢有如此奸生可惡堂上官姑罰俸二

未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四

三

個月該司官都着降雜職調外任用欽此

臣等竊惟我

皇上聖仁在宥原無終棄罪臣之心而張棟等

年力正強亦未嘗遽絕後用之路今銓臣

不量事機不查

屢旨妄擬起補原職誠爲急遽無序非人臣進

言之體致觸

聖怒夫復何尤臣等事

皇上猶父母父母之所怒臣等亦怒之何敢更

爲之救解但思諸臣尚有難處之勢可原  
之情與尋常觸犯不同蓋先是兵科都給  
事中缺出止因肩下諸臣年資太淺以致  
議陞議調口舌紛紛今該科又缺而肩下  
之人又淺以此不得不議及於起廢萬一  
見用底無後言此其情與勢有可原者今  
皇上責之以抗旨市恩則臣等竊願以百口保  
蔡國珍孟化鯉等皆端正謹飭之士决不  
負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四

三

皇上至此其所以冒昧爲此者實緣臣錫爵泰  
交一疏偶得

溫旨發行以爲自此堯衢可以洞開湯網可以  
盡縱此蓋泥

旨之過而非敢爲抗旨也又臣等今早親見鈐  
臣責其因何草草激怒皆合詞自稱有罪

因言

皇上天覆至仁海涵大度遠如沈思孝近如饒  
伸等亦皆援之編氓致位通顯况張棟所

犯原非獨自建言止以官職列省臣之先  
公本伸救竊料

皇上威怒已霽必垂憐憫此抑

恩之過則有之然非敢爲市恩也至於

旨內借言二字臣等初不知其解旋從該科取

看始知銓臣疏中果以臣錫爵原疏籍口

然則

皇上所謂借言者乃借臣錫爵之言也臣當爲

罪首若諸臣不蒙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四

三

恩免則臣復何顏在列竊今大選在即若合司

謹請一空必致誤事有違

祖宗欽定之期甚爲非便臣等尤不勝悚踏謹

代爲叩頭請罪伏望

皇上免其降處重加罰俸或一年或二年以爲

人臣

奏事不詳之戒庶政權在

上而恩威之用不偏矣緣係

內旨處分臣等與有調燮之責仍恐科道又有

論救故事聒擾無已不得不預披忠悃以

聞伏候

冊旨

奉

旨朕怒該部故違抗旨姑從輕處了且借言非  
肖卿之一疏乃此輩屢屢掇拾別言市恩今  
既卿等申救堂上官已有旨了該司既降雜  
職都調外任用不許朦朧陞遷吏部知道

去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王

再請

冊儲疏

本年十一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前於十月十八日具有揭帖懇請

皇上早斷

冊立大計以從人望以絕人言乃候

旨二十日尚未見明示可否臣等不勝惶急不

勝困苦竊惟今日之事

去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王

皇上當先辨外臣與閣臣之心所關疼熱絕不  
相同夫外臣之心臣等亦非敢盡謂其非  
忠也但年少心粗顧意氣而不顧事體則  
有之跡踈地遠信風聞而不信肝膽則有  
之就中抑或有要功市名之輩如

聖諭所云然亦必後生新進自顧來日尚長有  
身可以附名有官可以酬功而後可希覬  
非望於萬一耳至如臣等年皆六十七十  
去後桑榆之日短矣官皆一品二品向前

榮進之途隘矣而

皇上方且萬年長御一德下交臣等將以爲名  
乎則何不及今有身可託以攀附

皇上爲名將以爲功乎則何不及今有官可加  
以順承

皇上爲功乃先拂

聖意現捨身榮而妄意於寂寞身後之名謬希  
不賞之功此雖至愚病狂之人必不爲此  
也然則臣等之心

東唐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三

皇上可辨而知之矣事非至要情非至枉時非  
至急何苦而嘵嘵不已干斧鉞之誅哉方  
今天下之勢外而倭虜內而軍民無一事  
不可慮然獨恃

朝廷根本強固先收人心則枝葉可以漸理  
宮闈之典冊不行

輦轂之詔旨不信人心搖搖上干天象此豈太  
平之世宜有且

皇上獨不聞去年嘽賊鼓衆之言乎主憂臣死

臣等每痛於心此所謂至要之事必不可  
再猶豫者也臣等每見

皇上宮中決事疾如風雨未嘗不稱神頌聖以  
爲莫及何獨至

宗祧大計而連年不決如此使天下因疑  
皇上未定之言而并疑

皇上久定之心本明處暗本美成魔此所謂至  
枉之情必不可再含糊者也見今

聖節過後臣等東遮西阻寂然無譁者三月於  
東唐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三

茲此本以待

皇上獨斷耳若當斷不斷仍以外廷激惱爲詞  
則春中誠激而今日本嘗激也小臣有激  
而臣等左右之臣未嘗激也夫不激則不  
宜有惱無惱則不宜反自招激臣等誠恐  
失此一機舉朝亂動其勢將有威之而必  
不服論之而必不止者此所謂至急之極  
必不可再推托者也臣等爲此三者日夜  
蒿目腐心焦唇苦舌所圖不過爲

宗社

聖躬萬萬年永固永康省事省惱之計而

皇上得不哀而聽之乎臣等又惟目今

聖母節近燕喜方濃查得

累朝母后故事每遇國家一大慶典加增徽號

至累十數字今

皇上臨御日久而

兩宮四字之號未有增加則趁此因情起禮用

慈成孝冊立之典尤萬萬不可緩者也臣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二十九

等義屬股肱情均休戚不得不再瀝密誠

昧死百叩頭以

請為此具

題伏候

特旨施行

十六日得

旨昨者覽卿等二次所奏揭帖已知道了

請

聖母壽日受賀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本月十九日為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萬壽聖誕之辰其

日例該

皇上出朝以受廷臣致詞稱

賀此係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四

三十

尊親大孝

上壽大禮典常不同且儀注簡省既非有

面恩奏事之煩而

御門親近又不比

正殿受朝之遠在

皇上不邁一舉此一傳蹕之間而上以承

慈宮之底豫下以快庶民之積仰近以示

聖體之萬安遠以錫

聖孝於不匱大慶大美有不可勝頌者况今仲

冬節氣尚未大寒此或天意有在以待

聖駕之出臣等叨直

禁廷欣逢

盛事尤不勝企心引領之切謹先期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四

三十二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五

召對紀事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今日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煖閣中臣叩頭致辭言臣

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

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五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

奏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嘉悅臣對

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

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於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

揭力勸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五

二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

臣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

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

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

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

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

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

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

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五

三

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

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

動火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欲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

召對謝

恩并懇請冊立豫教疏

本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羣臣

朝賀畢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

煖閣內面見臣叩頭祝

壽謝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五

恩畢蒙

聖諭慰臣為

國辛苦獎臣忠孝兩全臣因懇請

冊立一事又蒙

皇上首肯數次仍

諭以

聖意久定憐臣苦心臣不勝悲感痛切之至念

係

聖母壽辰忍淚不下但有退而誓天願自今以

往此身寸寸之髮膚無所愛惜舉家世世之子孫圖效大馬耳已但臣觀

聖意雖憐臣之忠而尚未決行臣之言仍以

皇子待嫡遲速一般爲言臣復不勝恟惶不

勝慙窘緣臣與同官二臣本勸

皇上獨斷其言不可外傳而言旣不傳則外廷

無所取信必將以

皇上之遲疑皆歸責於臣等之緘默臣等自當

爲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六

皇上甘心受之然使泛泛以不言責臣等猶可

受也錫爵亦泛泛以不言同二臣之責

猶可受也顧臣忝爲輔弼之首今春

皇三子並封之議

皇上獨與臣謀而中秋間部科諸臣有言又力

爲按壓以明

聖心之無他以聽

中旨之親決今日

煖閣召見又

皇上獨對臣言而不及二臣舉朝文武萬目所

覩是臣之一身分明引擔自肩立券待索

而

皇上亦分明對衆使之側目於臣若又寂無影

響天下之責皆歸臣而其責臣又不專以

不言矣必將口是故文

上過展轉作說客者又必曰是陰持兩端首鼠

觀禍敗者如此則臣身爲粉碎家爲族滅

猶有餘辜而臣焉能受之謹一一具訴其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七

苦情而

皇上試垂憫焉先是

累朝閣臣旣罷而歸則希有再入朝之理臣之

不才蒙

皇上破格追召以安危屬之臣遇

主之謂何而今日第一

國計將以誰護此其苦一矣奄奄病母交春

且滿八十而強之萬里輿觀而來苦之終

日面牆而臥臣負親之謂何而今日片曝

微忠又不得展乃

聖諭獎臣忠孝兩全臣實自以爲忠孝兩負此其苦二矣方春中之擾擾臣折衷調停其間以爲事不須急緩之自定臣言自有驗時今

皇長子睿齡愈茂

聖諭亦謂其明年當長髮以時以勢豈有可再遲之理乃

冊立以待嫡而遲而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人

豫教又以冊立而遲有如歲遲一歲至選婚加冠之期而

皇長子尚爲未發之蒙付在阿保之手則古

今豈有此怪事朝野豈有此異聞耶臣此時若爭之不得初心之謂何不惟天下不容此誤

國之臣而

皇上亦豈容此反舌之臣此其苦三矣

皇上請查一年以來臣之密揭有幾而並不收

外傳此謂何心豈非爲

主疼痛不欲以身受名乎至誠之謂何而博不得一分功效反成

皇上之過舉此其苦四矣今早

朝堂一御煖閣一

召羣臣竦觀傳頌以爲希有古之人臣賜召賜問則立增萬倍光采而臣以

聖斷未決反愁下午出閣之後無面可以見人

無言可以支對臣受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九

寵之謂何而以榮爲辱至此此其苦五矣臣此諸苦總爲

皇上而

皇上又未必容其旦暮脫身而去然則

君臣之間相憐相護終不得全空蒙此

殊春空抱此赤忠空耳此苦節空受此惡名何

爲也而側聞外間又有一種議論以罔寵

陰謀皆歸之

皇貴妃則臣恐鄭氏舉族皆不得安所愛不

但身之不全耳已又今朝綱紊亂士論囂訛

皇上但知聖意久定不爲人言動搖正不知久定之事何苦受不定之疑使四方萬代稱堂堂

天子之尊有臣而不得御有謗而不得白譬之父母受辱孝子何忍見之臣爲此不覺痛心疾首謹一面謝

恩一面哀懇伏望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十五

十一

皇上三思而俯聽之事當急處莫貽悔於將來

權當自操莫資人以口實臣不勝感

恩激寵懇追祈籲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再懇請

冊儲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謹

題臣於昨日出閣之後有禮部尚書羅萬化等合衙門官又有吏部尚書陳有年等給事中張貞觀等御史崔邦亮等陸續待臣相見於朝房各問

召對之時

文肅王公奏章卷之十五

十二

上有何言臣即備述

皇上憐臣爲國辛苦獎臣忠孝兩盡之言諸臣無不舉手加額爲臣稱頌既又問臣何言登對臣又備述叩頭謝

恩之言諸臣隨即責臣既蒙如此

特召如此

優獎何不將

冊立大事天下人心之公懇切

而奏一番臣思昨日在

上前原勸獨斷連臣等不與其事以表臣一命  
為

主之忠雖幸蒙

皇上首肯數次知其必將有處而臣若遽將

皇上已決之意告人則嫌於先事張皇非臣累

揭密

請不敢要功之本心也若更將

皇上未決之詞告人則又恐激衆生事非臣貽

書九卿力過多口之本心也勢在兩難只

奏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五

十二

得且以

皇長子年至十三早請

豫教一說為解而因述

皇上明年長髮之諭姑慰衆心乃諸臣又怫然

責臣曰

皇長子長成讀書乃自然之理何消又請今

所急只在

冊立耳臣聞言愧汗默無一語而退因又伏

思人臣召對乃遇

主極榮之事其在

皇上為下交極盛之舉而以臣疵賤薄福之人

當之顧反似從天墜下一泰山担子又重

又危又驚又窘者外則苦滿朝之迫持急

於水火而臣無言以抵對內則恐

皇上之獨斷少遲旦夕而臣無計以支吾萬不

得已

奏過

皇上權且稱病杜門一兩日不見一人以待

奏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五

十三

中旨之下事成之後臣始終若為不聞者使群

臣百姓千萬世之頌禱皆歸於

皇上之神斷如風行雷動之不測

皇貴妃之苦請與脫簪避輦而並傳庶於小

臣善歸

君過歸已耿耿方寸之心為無負耳緣係暫時

為

主避名非有他意為此不敢露章給假伏乞

聖恩情亮而曲全之臣無任苦迫哀懇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諭元輔昨日朕以聖母萬壽勉疾御門卿以來京面朕因懇請冊立豫教之事朕已允答待自有旨卿今又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歸功于已悉見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疾有廢政務可即出入閣分猷贊理其豫教並冊立之事朕知道了

大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五

十四

申明候

旨冊立本意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以

冊立一事暫避要功之嫌稱病杜門蒙

皇上特降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者朕以

聖母萬壽節勉疾御門卿以來京面朕因懇請

大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五

十五

豫教冊立之事朕以允荅待自有旨卿今又

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歸功於已悉見

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疾有廢政務可

出入閣分猷贊理其預教並冊立之事朕

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到臣私

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讀再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

皇上真聖主也朝堂一御之間而首諮

宗社之大計

皇上真仁主也晉接須臾之頃而俯鑒匹夫之微忠

皇上真英主也衆言未入之先而預定發中之宸斷即今

札諭之語一則曰待自有旨一則曰朕知道了雖未見十分明白而臣之意正不欲明白

使其功歸於臣也

皇上可謂善體臣心又可謂善用臣言矣然臣

又有說焉此引而未發之意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六

皇上知之而外廷不知也臣功不自歸

可矣而善不歸

皇上可乎

皇上爲臣成避功之美可矣而不早成

皇貴妃苦勸之義可乎况此係

國家大典非今日

降旨而明日遂可舉行者也亦非

宮中可獨行而外廷不與事者也必將於兩

三月前傳造

寶冊鹵簿及擇日具儀之類而後錢糧可以

支辦各衙門可以奉行萬一再有遲緩冉冉歲終則諸事皆不能及而

皇上又爲空言外廷又成妄想

皇貴妃又以從中力贊之盛美而轉爲家門

不拔之危機矣大抵昔之所憂在已定而

疑於不定今之所憂在不早定而同於不

定早定則雖無一字及臣臣亦與其榮

不早定則雖累札及臣臣且彌重其責此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十七

臣所以今日奉

諭又喜又感又憂且懼而不敢不再竭其愚者

也萬望趁此冬至節前索性將兩事一併

傳行千倖百當使書生好事之口淡然無復餘

味釋然無有他疑使臣等得以奉揚

休命宣付史局普天萬萬世從此仰頌

皇上爲今日堯舜豈不快哉至如臣者倉卒不

次之言隱約難明之旨而重蒙

皇上採擇如此褒獎如此成事之後臣區區忠



赤不但不敢自以爲功亦當明目張胆決  
不使外廷要功但幸

皇上假臣面皮使之可以入而見母出而見人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耳容俟今日答

諭謝

恩之後明早即趣進閣分猷贊理以靜聽

中旨之下臣不勝感泣銜戴之至爲此除

御札尊藏外謹叩頭具

題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十八

聞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覽卿累次揭

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

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輒而聽信

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剖明原奏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今日遵

諭進閣辦事隨蒙

皇上發下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覽卿累次揭

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十九

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輒而聽信今

諭卿知之欽此臣開讀之時見有同官臣張

位在閣念係股肱一體之人不得不以示

之皆低首感額而不敢言吐舌相顧而不

能解夫

祖訓所謂后妃不預外事者不預外廷用人行

政之事也若

冊立乃

皇上之家事而

皇第三子則

皇貴妃之親子

皇貴妃之親子不爲之謀萬世安全之計而  
又將以誰爲乎且使

皇上早定則已矣一日不早定則今與

皇長子相形者惟

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

皇貴妃而誰疑

又肅王公奏草

之十五

二十

皇貴妃不自任以爲已責而誰責先是臣之  
在家每閱抄報見諸司小臣連章累牘指  
斥

皇上未嘗不及

皇貴妃豈有見人之無禮於君至此而恬不  
動心默無一言者乎况臣連揭所指本出  
自

皇上昔時跪請之言是

皇上明稱

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矣而今日顧反

以干預外事不輒聽信然則必欲使

皇貴妃受盡天下之憤憤忍盡天下之嘲  
然後爲不與外事而可信乎臣老且骨  
瘦如柴乃

皇上所親見區區爲

主苦辛饒舌幸蒙哀憫以爲大馬報

恩止有此第一義而今日所奉

聖諭顧以臣稱引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二十一

皇貴妃爲疑夫

皇貴妃久侍

皇上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而外廷之紛  
紛歸怨於

皇貴妃又臣之所不忍聞也以不敢言之心  
合不忍聞之心孰輕孰重且六十老臣力  
捍天下之口歸功

皇貴妃

皇上反不快於心乎臣今日進閣本謀將昨

諭允答之旨稍洩於外鎮壓群情而及是不覺  
萬重疑網愈錮愈牢一片熱心愈冷愈淡  
臣惟有慟哭拊膺痛其負

皇上以早填溝壑爲幸耳臣不勝情迫詞窮除  
諭札密藏不敢示人外謹具

奏以

聞

二十六日奉

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歸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

于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心不  
必憂疑今諭卿知

再懇

早斷大計疏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累進揭帖言語雖煩猶恐描寫心  
事之不盡踪跡雖密猶恐外間傳聽之易  
訛蓋先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到

御札臣即與同官密看密藏以爲萬無一洩而

其日午後有禮部禮科合衙門官相率見

臣於私第問今早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

御札內所言云何臣驚駭不能對因問諸臣何

以知之諸臣言早間在

朝天宮習儀畢後已有人飛報

御札到閣閣臣意氣之消沮顏色之窘蹙皆知

之矣臣不得已只得略與之言

皇上之意無他不過欲自顯獨斷連

皇貴妃亦不使與從中贊決之功諸臣皆且

疑且信言如此則美而又美又有何說只

恐

天語既不外傳

宸斷又不早定公

煖閣所奏知是何言不過爲

皇上拊成龍罩外廷之局耳臣一聞斯語毛髮

皆豎知其一手必不能遮萬目一口必不

能支萬喙矣而言安得不煩

皇上自今日而言但見臣煩言之可厭若慮及

宗社之長計慮及帷牆之隱憂慮及

祖宗列聖之至靈慮及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天變人言之可畏恐必將流涕思臣心之忠而

太息恨言之言晚也事勢至此且不論

堯舜聖明不當爲曖昧所累而就使季世惑溺

之主真有非常動搖之意然機關如此之

危露流言如此之沸騰斷斷乎萬無有一

成者矣昔者商山之老農膝室之賤女猶

不忘家國之憂而臣幸遇

恩知職首丞弼有如坐視

皇上成年成月纏此不了之公案費此無用之

心思含榮畏禍唯唯而止千載之下以臣

編於李林甫許敬宗奸臣傳中豈不痛哉

豈不苦哉今長至節過矣歲且盡而春矣

太白經天數月矣人心必不能忍而言者

至矣臣縱有蘇張遊說之口而天下不信

臣矣縱有狗馬戀

主之心而天下不容臣矣爲此再披急悃萬乞

早斷以實臣支吾衆口之言以生臣母子旦夕

之命謹具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二十五

題以

聞

再懇

早定冊立大計疏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以長至節後恐流言漸起再披急

惻以求

皇上早定大計而連日未見有傳答者臣因自  
歎自疑豈其誠未至耶言不切耶夫臣之  
肝膽已盡吐於

上前不敢言誠之未至也乃言之不切則有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王本

皇上之諭臣不云乎分猷贊理今臣于苦萬苦

分得甚猷于難萬難贊得甚理就使真能

分猷贊理報得甚恩而嘵嘵望

皇上誦大計以就小忠捐所愛以惜微命甚矣

其固陋不知量也臣今有說於此不言身

事而言

皇上之家事夫自古國家以不早定太子為慮

者豈必謂如周幽晉獻之類嫌隙已成動

搖有迹而後可為慮哉但意定而言不定

言定而分不定遂巡恍惚皆為疑端中外

奸人望風而希旨則生諛心投間而抵隙

則生構心分門而立黨則生爭心忌長而

貪功則生利心夫帝王舉動至於使人生

心而天下之事有不可知者矣昔漢成帝

無子立姁或者追發其宮中陰事而耿育

以為帝意在立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不

失為至公夫立長尚不必於親子而況有

子又何疑於立長乎後宮已就館者尚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王本

其奪長之漸而

中宮未就館者况可虛長子之位而待之乎

司馬問之告晉惠帝謂帝未生子不可幾

幸將來而虛天緒夫未生子而待子猶以

為非况既生子而又待子乎崔浩告魏明

帝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不必須待成人以

生履霜堅冰之漸夫未成之子猶不可待

而况

皇長子之已成者乎當宋仁宗定議立皇子

宗實已面對大臣言而韓琦慮恐有變復乞內中批出以示不疑今

皇上爲臣言則曰允答而爲

皇貴妃言則又曰難允夫已定者尚恐有變而未定者又安可含糊遂止乎唐神龍初洛水暴漲宋務光以爲自登皇極未建元良之應宋咸平中彗星見田錫請立太子以宗社永寧爲圖夫一災示譴猶曰可畏況今二災並見而加以熒惑屢犯太白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二十八

經天乎周成王之爲太子未生胎教既生

保胎自其在孩提襁褓之中則已左周而右召咎謫而及茲矣况

皇長子年垂長髮漸及冠婚而尚漠然閑處深宮不親師友曾庶人愛子之不若而天下得無疑乎唐臣劉洎以太子日侍寢殿不行郊迎四方齒學三讓之禮慮有後悔夫豈立之子上所愛近而臣下尚以不謹學爲憂况

皇長子名號未定定省久疎而併此區區出

講聯屬人心之機而亦廢之臣等自非神人誰能明目張胆而敢保

聖心之必無他乎且

皇上動引

祖訓因得以

祖訓明之夫

祖宗之行事皆訓也二百年來立嫡有幾立長有幾早立有幾遲立有幾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二十九

皇上試盡取而考之是知天位與親藩不同舊章非今日可變斷無待嫡之理矣先是臣等曾將

皇長子始生

詔書抄覽

上覽此即

皇上自裁之事又不必遠引

祖訓也然

聖意所以久而不決者莫非以

世宗朝

三王故事為疑臣查得

世宗晚年雖偶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  
二王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尋復斷遣

景王出封則天下翕然矣固未嘗如今日之

朦朧到底茫無剖斷也昔楚國處女進諫  
於王以太子為龍尾夫知龍之有尾而後  
成其為龍則知二龍相妨之說為妄斷而  
行之收人心聳遠聽破窺伺之奸謀消帷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牆之隱禍舉在於此此

皇上切身之事亦臣忠於

皇上至切之言所以疾病滿身不敢遽言去而

區區復有此疏者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  
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言參之前史是否關於安危治亂

之計速降

中旨萬無復疑謹具題以

聞

請

處各官爭論事情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戶部郎中楊應宿本令內臣守  
票臣等再三詳看乃為行人高攀龍申故  
得罪諸臣語侵臣等而指應宿為詔諛應  
宿不平故有此疏其實攀龍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奏皆醉夢語臣等且恃有

皇上親証可以付之一笑而應宿顧不勝憤憤  
如此此又以醉夢攻醉夢矣而其詞更牽  
引支離皆賊私醜鄙之事恐多出於私憤  
報復亦未可據以為真今攀龍之疏未發  
而獨發此疏又似

聖意有所左右於其間者竊謂此等青天白日  
之事當於青天白日之下明之而天下國  
家之言亦當以天下國家之心斷之臣等

爲此不敢擅便稟擬仍將應宿本封進以  
待

皇上檢發高攀龍原疏一併下部院該科令其  
明白查問以示至公在應宿則當問其閣  
部以何事異同吏部官肫私及高攀龍爲  
顧憲成所使有何的見在攀龍則當問其  
趙南星陳泰來等之得罪果出自臣等何  
人之意此乃

朝廷光明正大舉動不惟二臣無詞而亦省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

議論全

國體之一端也若止信楊應宿一面之詞人  
情終有不服伏乞

聖明獨斷施行

謝

聖諭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錫爵今日又奉

手札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  
歸功於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  
心不必憂疑今諭卿知欽此臣伏惟古之稱  
大禹不矜不伐者謂其有功可矜而不矜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

可伐而不伐也今

宮闈之事原非臣之所宜有功亦非臣之所  
得加功其勢自然無可矜伐者此不足爲  
臣之美也惟是區區赤忠爲

主之誠一年以來肝腸腐盡口舌乾盡面皮摧  
盡骸骨瘦盡

社稷宗廟之憂擔盡滿朝四海之謫受盡此則

螻蟻雖賤其命可憐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或不忍見其朝朝暮暮之



涕泣歲歲月月之煎熬而

早賜決斷以慰之是乃所以爲真知臣真眷臣而勝於今日之

溫言美獎徒使折盡餘福趣其隕越耳臣奉此諭後謹當暫緩心腸勉供職事不敢過爲憂疑亦決不敢遂忘憂疑蓋過爲憂疑則以不誠之心待

皇上而遂忘憂疑則又恐以不決之事累

皇上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辛酉

皇上再請深思臣歸功之意謂何有如不憂不疑者獨臣一人而畢竟使天下皆憂天下皆疑則臣歸功一說乃是自瞞瞞人而徒以歸

皇上之過耳臣不勝知

恩報

恩忠懇急迫之至謹具揭荅

奏以

聞

謝

兄豫教分別長幼疏

本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元輔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

親允况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十五

着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 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

中肯不出群疑又興方與同官臣志阜臣位商

量表白

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盥手叩頭握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

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爲

主疹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壯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安

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真

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

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候肯而曰少候可見候亦

不父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

聒惟是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才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

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於此臣不得不

一剖明之大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

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壯且將十年千萬與天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

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

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

皇子多不過數齡此亦豈爲身之老疾而遽

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趣閒趣早趣

官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

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再

勿遲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

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三才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

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

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

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於

毓德宮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

入唐王公奏章

卷之十五

三

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

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於遲早生議論而

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

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

斷以爲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於蒙養而

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上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臣錫爵草野無知蒙

皇上開心見誠既採其言又辱令之詳擬可否

不敢不竭其愚慮以求事體萬安人心萬

安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臣

等不敢造次議擬容候

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請謹具

奏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五

三

題回

奏以

聞

奉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

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

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

諭卿知之

荅豫教

聖諭并擬傳諭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齋捧

皇上荅諭一道到閣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

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

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

奏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

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而不遺下問

軋元之剛健而俯納微忠臣之感

知奮激自不待言而此

諭一傳將使天下之人皆仰之如日星奉之如

金石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

皇上億萬年純嘏之祥皆基於此矣至於

聖諭所謂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

古證大哉

皇言使臣讀之不覺攬涕交頤刺心流血夫臣

人

朝之初疏不云乎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

不可自以爲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

爲功臣之所以首爲此言者正謂人心與

古人不同而望

皇上攬權早斷以杜好名要功之口也迨後

三王並封之

奏肅王公奏事

卷之十五

旨下滿朝沸騰臣橫身荷擔其間不惜千言萬

語支吾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寧身自

引咎而不欲使功歸臣下也近者

聖節冬至之後臣又苦傳諭各部司使其不得

饒舌激惱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而

聖斷稍先一日則省一日之窺伺也賴

天之靈昨日奉到

聖諭欲先行由關講學之禮而臣等僭議欲令

皇三子出關稍遲非故抑之蓋因今春外廷

方爭並封之議以並字爲嫌今若主張並  
出則與並封無異愈啟人疑此亦謂人心  
與古人不同必欲明白到底爭此數年騰  
騰一口之氣也向使今人與古人之心果  
同則

皇上真金自不畏烈火而臣何苦憂之如此其  
深言之如此其亟哉謹遵

旨撰擬

勅諭一通下部首四句蓋竊取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十三

聖諭中不老無疾之意使人知

冊立稍遲原無他故末二句使人知長幼先

後原自分明期於將順

盛美千停百當而已伏乞

聖明即時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擬

旨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  
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於明春先行出閣

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  
序即此爲定爾部裡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  
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  
來看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十三

因言辨論并勸錄用人才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據愚忠以仰裨

宸斷明公道以大服人心事近該行人高攀龍御史徐元疏以惜才為詞而以喜同惡異疑臣等其責臣等甚備且甚免而臣等一恃

皇上親口親筆為證處之甚平淡應之甚安閑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十四

竊料臣等心事斷然明矣既而思之自古大臣尚有故迂其身顯為疑事使誹在已未在上如管仲子罕之為者彼豈異人而臣等獨不能為

主分謗任怨乎且臣錫爵自入

國門以來凡數承

聖問以科臣糾舉考察而問以守令欺隱錢糧而問以小官僭辭而問以

王府親親而問以民間綱常風化而問此皆

發乎情止乎理義豈可盡為

皇上之失德而臣等顧當以阿意順旨為諱也

又如

傳處一二部司或以揣摩無據當面招虛或以薦舉失詳因公受譴此亦無故之怒而臣等直得焚詔補牘而爭也由此觀之臣等何事不可分謗何事不可任怨而必欲借

皇上親口親筆之言為解乎願臣亦有說於此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十五

諸臣所重為

國家惜才而臣之所重為

皇上惜權方今

聖主當陽英賢布列非必廢棄皆賢而在位皆不肖也非必建言者皆賢而不言者皆不肖也乃

皇上問非失問處非失處又如此而前三年來士大夫每扼腕而思叩閣之士反唇而嗔煬灶之疑者臣知其解矣怒一人而或

之衆人斥一人而或錮之一世又有抵觸  
本輕而責之太重者有容忍在前而復旁  
發于他事者部院能請不能必其下臣等  
能言不能必其行諸臣求其說而不得則  
爭爭之而又不待則激於是始以見逐者  
爲盡君子逐之者爲盡有心而其說且支  
離膠固而不可復破矣臣忝交疏中謬陳  
上不勝下之說正與今日之事相應夫以  
上之勢而至於不勝下豈非有所激之而  
然歟且上之所爲勢者安在也惟此恩威  
兩權而其妙全在於互用使之咸窮而知  
恩則其感深恩窮而知威則其畏深此皆  
天子自有而自用之恩不下移不必禁諸臣之  
市恩也名不下操不必禁諸臣之盜名也  
譬諸天然惟雨露踰時而不下則農夫始  
得以桔槔之勤而分雨露之利故禁錮久  
而斥逐輕此乃假臣下以市恩盜名之資  
者也昔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夫獵較

非美俗也而孔子反借之以化魯漢高帝  
即位初年先封異已之雍齒夫雍齒非功  
臣而高帝借之以服天下蓋以一聖勝衆  
愚則其權輕以愚人爲聖人之用則其化  
速以匹夫資天子其所得少以天子仇匹  
夫其所失多故古帝王厲世磨鈍往往用  
心於此今諸臣久震  
雷霆之威正枯魚仰沫可以用恩之時乘此時  
以收群心變風俗莫有便於此者而失此  
不爲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昨孟化鯉得罪時謁臣私寓自悔其  
不從容稟  
命而竟以起廢之權取必於  
君父臣客嗟歎息深有感於其言用是特疏  
上聞除孫鑰李世達等道  
旨推用外以下廢謫諸臣令無  
勅下吏部都察院平心甄別疏名  
上請且如諸臣之中一般建言一般觸忤而其

人多有懷忠自奮肝胆無他者則當與陰  
趨捷徑之士別論有厥行好修物論素許  
者則當與改粧頭面之士別論有書生悃  
幅誤寄耳目於人者則當與翕訛縱橫之  
士別論亦有譴逐久而懲創深練於人情  
世故者則當與新進虛憍之士別論又有  
言雖逆耳而所爭天下之計所守當官之  
職者則又當與事不干已鑿空絮擾之士  
別論蓋春中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十八

建儲議與助教薛敷教其置臣最酷而臣獨  
謝之近者少卿曾軋亨之首推不點聞其  
亦有疑於臣志而求去竟置不辨而定  
議留之以爲此二臣者近於古狂狷而  
也夫使

朝廷得真狂狷而用之豈不愈於得偽中行而  
用之此臣私評建言之大較而該部院可  
以按圖而索懸鏡而照者也奏

上之後臣不敢望

皇上——時盡起遠復原官但求隨意點用使人  
依次遷轉以示無我且使恩威之權盡歸  
於

上則天下誰不翕然心服幡然鼓舞而廢起之  
人亦誰不相與程功見事盡剋成心以歸  
於大治鑄鑄之中而何至反遺

君父拒諫之名也至於吏部官之得罪雖不盡  
由建言而事多與建言相關外間紛紛閣  
部異同之疑根實在於此此人左右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四十九

而使之適不相通摠之非腹心之利即昨  
者高攀龍改票重處雖

聖斷赫然而等顧重以疑懼者亦爲此也事  
過之後更祈

皇上棄瑕錄用之公道幸甚人心幸甚臣之此  
論有槩於中久矣向徒以爲事又有大於  
此者急於此者姑未暇贅及今

聖意光輝

國計大定臣以爲帝王有萬全之大道而清



時無尺寸之棄材用敢不避忌諱竭其愚  
忠如此臣不勝引領企命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原無拒言止因近來小臣淆亂政體驕玩  
成風甚有借言奔競疊惑視聽者故加薄處  
既卿說過不歸上所奏朕知道了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五十

論救臺臣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御史吳弘濟本為扶正抑邪等  
事伏奉

御批此事已有旨了自合聽朝廷處分吳弘濟  
這廝黨救濟擾擅敢定擬着降二級調用吏  
部知道欽此伏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五十一

皇上天縱神明近者事事懲張居正專權之轍  
章奏

親覽處分親斷臣錫爵昨有疏中發明

皇上心事真可對青天白日而小臣道聽塗說  
妄疑激擾如此臣等豈敢以

皇上發怒為不是顧直以為不必怒耳方陳奏  
來等之以妄言得罪而臣等救之有暗地  
不能窺明愚人不能知

聖之說

皇上即此兩言而推之何忤不容何妄不遺且

高攀龍本疑臣等不敢直犯

皇上攀龍之言已可付之一笑矣而况弘濟近

理之言乎似此虛舟飄瓦博不得臣等井

蛙之怒矣而顧博得

皇上雷霆之怒乎今

赫然處斷降調並行以

皇上自爲發怒乎則

皇上天地也人之病風喪心而指天斥地者天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五

五十二

地果有怒否以

皇上爲中等發怒乎則臣等艸木也艸木風撓

之折霜凋之瘁今弘濟方以幹旋前後大

小臣工責臣等而并其身之不保臣等弱

艸腐木愈不能勝衆咻矣爲此不避煩瀆

除高攀龍原下部院叅看外吳弘濟詞氣

頗平且非倡議攻訐者伏望

天慈矜宥免其重處臣等不勝戰悚企籲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下卷之十六

請傳煖耳疏

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伏見連日雪後風寒異常百官尚未蒙

恩傳戴煖耳在

聖主或深居煖閣不知外寒在微臣則歷事

先朝頗諳舊典蓋

祖宗二百年來歲傳煖耳示體悉於等威之外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一

乃故事中之特恩所以百官傳衣不謝而

傳煖耳獨謝此燔肉醴酒之類物微禮重

古人以此窺君心之取舍驗政事之勤替

不可忽也大抵人臣有不公不法之罪寧

峻其譴訶之法不可無故而厭賤若無故

而厭賤則重道義識廉耻之人日遠而讒

諂面諛斯與牧養之人口近臣竊惧焉爲

此不憚瑣屑具揭

上請伏望

皇上少思足寒之傷心毋愛餼羊而廢禮臣等  
幸甚四方聞之亦幸甚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二一

催

請辨論原奏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昨於本月初十日具疏爲攄愚忠以  
裨

宸斷等事連日拱聽

聖裁未見

發下臣不勝驚悚不勝疑訝竊伏思之得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三一

皇上以臣爲憂讒畏譏而爲此遷就之策以調

衆口乎抑或以臣爲與

上異心而開此僥倖之塗以長澆風乎乃臣之

主意與此正相反臣疏中明言爲

主任怨分謗其首舉

皇上所問皆正理所處皆公怒蓋專欲破小臣

訕上訛傳之言動引前代焚詔補牘之事

而使過專在

上善專在下乃議論之絕不平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苟調衆口爲掄揚

主德計也繼而勸

皇上妙用不測之恩威分別建言之品格蓋又

欲破近時合從連衡之黨市恩賣直之風

使怨專歸

上德專歸下乃政體之絕倒持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濫長澆風爲收攬

主權計也

皇上試將臣疏再三披覽足知臣心之朴忠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冬三

恐其

發行之不速矣至於本內所稱部院推舉人數

原無取必

皇上可則點不可則否用之多該部院不敢以

爲恩用之少該部院不敢以爲怨此又在

皇上臨時一舉筆之間而何至先塞其門默無

可否哉臣一念赤忠旣引其端不得不竟

其說爲此再

題請

旨伏望

皇上併批發擬

奉

旨依前朕原無拒言

云云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四

請處織造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工部題覆浙江巡按御史彭應  
參

請罷減織造疏此事先經撫臣王汝訓題

請臣等擬票暫准每年一運以蘇民困未蒙

批發今按臣再有此疏其情愈懇其詞愈哀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五

等竊謂

國家之計當權緩急輕重而行今東南民力

已竭而內有連年水旱之災外有沿海盜

賊之備此百分困急之日亦係根本重大

之憂雖

上供錢糧正額方且議蠲議減而織造一節乃

獨未蒙些須之惠此地方官所以疾首祈

哀而該部亦爲之連章請

命者也臣等職忝副丞情均休戚謹再爲之擬

票仰丐

寬恩然不敢盡從部臣之請惟幸

皇上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耳臣等不勝懇

切仰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六

請

寬降罰部臣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近見言官部官言語無次奏讞失詳以致屢觸

天怒致有處分不惟諸臣屏息伏罪之不暇而

臣等亦不能逃調燮無狀之責不敢更為

之伸解惟刑部司官奉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七

旨點用一節則有當擬議者昨日侍郎孫鑛見

臣於朝房歷引先年之事凡係

奉

旨該司降罰者止坐本內有名掌印官或問官

今馮海之事奉行審問俱河南司郎中張

廷相一人兩次

奏請所列該司官亦止惟廷相有名而不及

員外郎楊現主事梁廷卿則今奉

旨調用據例亦止該廷相一人當之但

天威之下不憚過於小心又不敢徑自題

請謀之臣等臣等亦不敢專決既而思之此原

有坐罪主名非一槩盡為之開釋也且所

據有歷年故事與發科題本見證又非臆

臆為之乞

恩也而部臣不敢造次援例以

請已見其震怖

天威戰兢待罪之誠而

皇上宜有以憐之矣況近者諸臣紛紛止以抗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八

違救擾而得重處則今日自當以該部之

小心待

命而從輕宥此正見

聖人之恩威不測而實罰有章也臣等因見理

有可言情有當辯故敢冒昧及此伏望

皇上取回該部原疏查果列名司官的係張廷

相一人合無將楊現等免其調處惟復別

有定奪恭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次日

奉

諭吏部昨有旨調用刑部納賄司官今日輔臣具揭伸辨且言該部不敢賣奏激擾甚見敬畏前旨所調用的是本內有名的張廷相其餘姑免究今後各衙門奉旨不明的不妨具題請旨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九

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

本年十二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今日檢得閣中舊藉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  
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十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

日則冠禮例該於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

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

辦不前合行

題

請臣等謹擬

傳帖上進伏乞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用

奏稿王公奏草

答

欽定皇長子常服出講疏

本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臣等奉到

手扎

諭內閣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

明春正月月中旬詢於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

奏稿王公奏草卷之十六 十二

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愚昧之見無所知識止據舊案謂典禮之當次第行者不敢不

請而

肅旨之當白

上傳者不敢不重蓋尊



皇長子即所以尊

皇上也茲蒙

皇上俯賜嘉納因而

裁示欲且暫着常服出講

聖慮精詳

聖見高遠非臣等之所及謹即遵

旨另擬

傳帖下部以便奉行但思

冊立既尚有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十三

冠禮又未即行則

出閣禮儀甚簡一切費用之類俱宜從省乃

昨日太監孫順開買珠玉等項物件傳之

外廷使人有禮不及物用浮於制之疑恐

又未免有所煩聒而不見此舉之穩稱臣

等因奉

聖諭輒敢私效愚忠如此伏乞

聖明俯鑒而更裁之除原奉

御札尊藏閣中外謹具

聞

題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十四

催請出閣

傳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

題今日又蒙

賜手札荅諭臣等

諭內閣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

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

約在內各衙門造其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六

十五

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

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

諭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

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

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

大業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

亦進言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

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

乃一力護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

於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

德完等一齊見臣等於

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

並不見有

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

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

文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六

十六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

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購書藉而先購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

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費與外家寒乞不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

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於空虛之極民生至於困窮之極邊  
費至於浩繁之極人情至於思亂之極其  
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

國皆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關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其

十七

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為血噴於口

髮衝於冠以為人臣疑謗

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

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等之所

以為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臣等不勝赤

心為

主之切謹具

題以

聞

奉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十八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為君憂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年十難充一旦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官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

請

寬出閣買辦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復蒙

皇上手札答臣等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愛國之誠況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用十難充一旦冊立上而尊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末

十九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宮等項所費甚多不勾充用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莊誦之餘不勝惶恐自愧其間淺知識不見

天地之高寒酸伎倆止惜錙銖之費今即已傳

諭該部該科令其勉爲將順助成

大典蓋先是臣等初奉

諭後已經苦按諸臣使之靜聽

皇上從容裁減以爲子孝而後可以望慈於父臣恭而後可以責難於君今諸臣幸皆與

臣等同心不敢造次有言矣惟是屈指

出閣之期距今止一個半月而所用珍寶之

類約該費銀三十餘萬兩恐必不能飛空

縮地而至也今且責部臣一面召買而

皇上一面少寬其期或少減其數則臣等之願

望足矣至於

冊立之費既不勾用臣等不敢強

皇上以曲從姑俟將來再處又臣等連奉

皇上手札真草無不精妙今日偶閱翰林官所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一

撰年節賞人對聯忽起貪心意欲求

皇上萬幾之暇手書五字或七字一聯訓勉臣

等令得奉爲傳家世世之寶亦不枉臣等

一生之遭遇也除

御札尊藏恭答外輒敢冒昧私

請及此不勝企仰慙懼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請添閣臣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等惟

國朝設立內閣之臣以掌司

審命贊襄化理其責至重其務至繁責重則必  
待衆力並舉而後負荷爲克堪務繁則必  
待羣策兼資而後票擬爲無失蓋先是萬  
曆二十年中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二十二

皇上勅下部臣有

祖宗朝內閣多至五六員之語固已知此官之  
不易稱而思博訪耆碩以充之矣旋而部  
推報格臣等莫測

聖意不敢遽

請乃兩年以來天災時變之頻仍外患內憂之  
交亟士風吏治之日靡臣等非不罄竭心  
力勉任勞怨以期消埃萬一之補而年皆  
向衰聰明有所不逮時方多事料理有所

不周即如本月初一等日三臣同時患病  
臣錫爵因恐耽誤公事只得攙扶進閣十  
分難支又如前月內每奉

諭札皆關係

國家大計而臣位偶以在告獨不與聞可見  
臣等二三左右之臣不惟材器不能兼人  
抑恐緩急難於相及非多添員數則不免  
曠職廢事之憂非廣闢賢門則不免偏聽  
獨任之蔽此臣等之所以常懷內歉而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三

汲於以人事

君者也伏望

皇上俯從所請或勅吏部遵照

近旨會推五六員以備擇用或仍斷自

聖心欽定一員兩員

特旨下部奉行政本幸甚臣等亦幸甚謹具

題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

請

處承天內臣事情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先該承天守備太監孫政所奏刁豪侵耶業錢糧蒙

特旨行撫按官嚴提人犯解彼追究今日戶部以職掌執

奏有揭到閣臣等再三詳看此事委當斟酌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

戶部之言原不曾以孫政所

奏為非欲免欠糧人戶之罪但據孫政本內

原止要發所司治罪若自參

奏自問擬則從來無此事體其在孫政既不

可冒昧而遽承且撫按官為一省紀法之

司今使為守備衙門提人不容其問理此

乃胥吏承行之事其在所司亦豈容覲候

而遂服該部比之厥衛拿人必送法司隔

別問理此確論也守備之權不尊於厥衛

撫按在外亦猶在京之法司今只如部議仍

下所司令其從公照依孫政

奏內應追究者追究應查改者查改

朝廷之法未嘗不行且使孫政心安不敢再有

爭執實為停妥臣等因恐明日戶部本下

有知

御筆仍照前旨批定難再轉移輒敢預陳愚悃

如此伏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

聖明俯納施行謹具題以

聞

因言乞罷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聞言自審必難報

國乞

亟賜罷以全臣節事該臣昨日出閣之後接  
得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一  
疏揭各一紙其中大約祖高攀龍之說以  
爲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皇上近日處分諸臣皆出臣等之意又以攀龍

及吳弘濟之重處皆臣等之擬

肯此等疑謗皆

聖心所自明謂臣尚足與辯乎然不辯可矣而

臣竟付之不聞偃然居位謂臣尚有耻乎

蓋先是臣等累揭伸救趙川賢李世達等

擬處楊應宿鄭材等其疏原本

批發外廷容有不知至於高攀龍之擬票輕處

而

皇上一筆塗盡吳弘濟之徑不發票而臣等見  
有救揭在

御前臣之疏與

皇上之旨人人見且聞矣使二臣爲不知而妄  
言乎則臣當玩而笑之使二臣爲已知而  
故言乎則臣當怒而責之顧世道人心至  
此臣愈玩則

朝廷愈輕愈怒則羣少愈侮惟有閉目掩口  
而謹避之耳夫大臣避讒非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六

國家之利乃臣有不得不避之勢有必然當

避之理請一一爲

皇上陳之大抵謗至於不必辯則言之者無味  
矣而咀嚙之者顧愈醞疑至於絕相反則  
蒙之者不忤矣而傳會之者顧愈力事至  
於

御前親質證親發憤則爭之者宜愧且懼矣而  
羨慕其抵觸之利者顧愈衆此其勢不可  
以口舌勝也蓋臣嘗私持鎮俗之論以爲

彼躁而我靜彼驕而我淡久之人當自服  
而今身處劇場官居寵地非所謂靜與淡  
也欲以責人之反唇難矣此之謂不得不  
避之勢方今海內亦多故矣而閣臣提衡  
調燮其間其艱危萬倍又臣等猥承張居  
正擅權之後侍

皇上久御練事至聖至神之主其兢惕又萬倍  
當此之時縱有膽智包身奸雄蓋世安能  
願指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皇上之手口借以處人既處之矣則又

刻削何待爲救解而不防

皇上之詰問敗露者臣蒙此大疑最爲無謂最  
在理外而猶尚未能自明則理內之事如  
臧否人物甄別吏治主張議論弼贊政機  
臣等無日不栗擬則無日不可爲譏端一  
舟數柁十步九掣將不惟身之危而

國家之敗隨之矣此之謂必然當避之理救  
荒禦倭豈非今日治安急務願臣等譬之

當家之人量入量出筭輕筭重即如戶部  
錢糧困詘之時臣等一面議賑卹又一面  
內顧根本以防他變又一面揭陳民窮財  
盡之狀於

上前蒿日苦心亦已至極石星宋應昌臣亦豈  
敢謂其全材但以星之清忠爲

國應昌之辛苦籌邊功未列而言者先求其  
短局未終而觀者急議其代臣恐忠臣勞  
吏從茲解體又恐懸軍異域不可先自惶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擾易將故稍爲調停之說解之此臣自保  
老成長慮未必會差而二臣怒中尋端盡  
搆以爲罪此亦當待臣去而

皇上自決之臣無策矣臣聞大臣受謗而不辯  
謂之大度有怨而不報謂之至公臣今竊  
勉從事於此既彌年矣本之爲忘身報  
國計而今國事至於必不可爲猶然不自引

決以仰累

皇上則非大度非至公而直謂之無恥耳伏望



皇上先放臣歸以全晚節仍將二臣本平平登

下與天下共其是非如臣在

皇上左右果無妬害一人專擅一事則不妨明  
白以告二臣使之自反如二臣果有禦倭  
救荒奇策則亦使明白告臣為臣益友臣  
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為此謹具本奏

聞得

旨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邇來朝臣每每妬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朕欲從重究處卿反為救解因此小臣益無  
忌憚將朕親批旨意誣為卿擬妄肆詆誹好  
生無狀已有旨處了國家多事卿當以社稷  
為重竭忠佐理整飭朝綱以副朕心膂之託  
豈可因此求去反墮奸計宜即出入閣辦事  
吏部知道又

諭札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  
知畜輩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咎雅

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  
盡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  
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七

謝

宣諭并求去疏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因請

寬宥妄言以弘

聖度以明臣心事昨該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

文肅王公奏草卷十七

卷十七

一

有疏論及臣臣方具本待罪間猶謂章疏

常例三日始發不意今日遂下蒙

欽遣文書官劉宣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當於香案前叩頭伏讀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

知畜輩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容雅

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等

畫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

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欽此又該閣中抄

奉

御批卿既以大義自負何又托陳且譚一召孫

繼有二畜朕意本加重究治以看卿面從輕

處了卿當以天下社稷國政爲重豈可一意

言去有辜倚托至意還着鴻臚寺官諭催即

出入閣辦事以慰朕心吏部知道欽此臣以

不才致遭口語仰累

皇上爲之赫然動氣徵於言色又蒙再降

溫諭凡所褒飾獎借者曰忠曰誠曰公曰直曰

文肅王公奏草卷十七

二

正曰休容雅量皆古名臣碩士之所不能

兼而都俞喜起之朝所未嘗觀也至於委

託之重一則曰籌畫贊襄二則曰佐理整

飭則又古說命金縢而後千載君臣之再

遇也生臣者父母未必能知臣如此之深

信臣者天日未必能保臣如此之固臣不

勝感激流涕慚愧欲死義自當剖心摩踵

以報所

天何敢再有指陳有負

皇上惓惓延佇之意但初奉

諭時內有妄言的已處之語急使人至科中抄

出二臣

旨意蒙

將譚一召照趙南星例爲民孫繼有降邊方雜

職用臣又不勝震駭不勝悚惶竊惟

皇上之心真古帝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心

也而臣未必賢自度當官任事可指者甚

多特偶幸二臣摸不着臣之病語不當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三

之辜及誤指

皇上之獨斷處分致干

譴怒此二臣之愚而即此亦未足爲邪也臣

嘗於擬處楊應宿鄭材楊中內引陳泰來

等之當面招誣而臣身在此非之中不容

不力爲伸救又嘗於救吳弘濟楊中謂高

攀龍輩妄疑妄言不足以博臣等井蛙之

怒而況可以博

皇上雷霆之怒今二臣論臣臣正身在此非中

矣其言之不根自附於攀龍此亦井蛙之  
所不能怒者今

皇上爲臣而重處二臣是厚其疑臣之心而予

之忤臣之名也臣益懼二臣益驕而天下

之慕爲二臣者益衆矣且

明旨之責二臣首以高攀龍挾私黨護而二臣

附之爲言不知攀龍樸直人也新從外入

京耳昧昧有聞口慙慙言事度其終未必

不心悔也今二臣之行未知於攀龍何如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四

而

皇上處之愈重是愈驅之使自附於攀龍也欲

以明邪正而邪正愈亂矣故不如依臣疏

中平平

發下爲當其二臣之人品政事及建言之有心

無心自當從容聽公論於外而

皇上今日旣爲臣怒則當且明臣心而處之必

不可重也旣褒臣休容雅量則臣亦望

皇上霽怒以弘

聖量毋使二臣退有後言也伏望

亟收原旨將二臣免其降黜量加罰治以爲遠

臣妄言之戒則臣尚有鞭策報

上之期不然疑臣者不止二臣臣之累

皇上不止今日不如

早賜骸骨之安臣也臣不勝感

恩奮激待

命悚切之至除原奉

御札尊藏外謹具本奏謝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聞

五

答

御批并請寬部臣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因明前疏原非託陳乞

垂鑒納事今日又該鴻臚寺官張棟等齋捧

御批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聽宣讀卿

既以大義自負何又托陳且譚一召孫繼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太

二畜朕意本加重究治以看卿面從輕處了

卿當以天下社稷國政爲重豈可一意言去

有辜倚托至意還着鴻臚寺官諭催即出入

閣辦事以慰朕心吏部知道欽此臣本庸思

素無學術追惟數年前硯硯伎倆挾鄉黨

自好之私露崖岸不平之色其積疑於人

非一日矣近雖勉慕古人休休雅量之風

借事練心頗自無愧而一時之誠意未能

以逮乎四方之物情有難以戶曉又適會

此紛紛議論處分之日受侮受構實三之

素望招之而未可全爲二臣之罪也茲蒙

皇上再降

溫諭重之

遣官宣催入閣既責以平生自負之大義又示

以

社稷國政之當重華袞斧鉞並加臣身側席注

思如不容夕蓋至是而臣之感極矣臣之

愧極矣涕與汗交下而無所容置辭矣有

大康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七

君如此臣何謗之不可明而安所事託又何身

之不可捐而復忍言托哉顧臣初奉

諭有託陳之說以爲

聖意所指爲託疾託故等事而臣非敢然也及

茲再奉

諭又有託陳之說而二臣不蒙

寬處乃知

聖意止防臣之伸救二臣謂有所要而託有所

憤而託而臣又非敢然也獨有區區愚論

事雖爲身實爲

皇上不得不始終言之夫今羣少之洶洶不有

批鱗逆耳直犯

乘輿者乎乃徃徃觸

怒止於報罷報聞而今偏爲閣臣發憤盛氣

如此是手足之重反加於腹心也臣之在

上前圖事揆策不亦有未當

上指報罷報聞者乎乃偏於臣口語私嫌發而

必處處而必重是一人之毀譽反重於國

大康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八

事也且二臣之輕處則天下必有平其是

非而今一黜一降又以爲看臣之面而輕

是二臣之言中而臣之面反薄矣爲此因

疏謝

懇並明原非託陳之意必望

皇上寬臣之罪并寬二臣而後臣乃敢酌量進

退以全大義以副倚託臣不勝感切祈懇

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聞

文淵堂公奏集卷之十七

九

到閣題知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連日承蒙

溫旨慰留

嚴諭催出不勝感

恩畏罪之至已於二十六日報名

廷見因鴻臚寺以例不接報單移至次日適

又聞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又有疏論臣

文淵堂公奏集卷之十七

十一

其說即同譚一召等而其人亦臣之內戚

所舉士三至之言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

同舟之敵雖真上不能保其身矣臣尚敢

侍

天知而覲顏再出哉見今歲節在邇除今日且

於鴻臚寺掣回報單照常待罪外仍候

元旦節日臣隨班拜祝

聖壽不敢以身之詬誶而悻悻自同於衆人其

安希范所

奏事情更望

皇上平平檢查如臣果有曖昧語言偏黨蹤跡  
何惜罷一臣以謝衆臣如其不然則希范  
遠聽訛傳雖不當臣之罪而臣既忝寄勿  
誠不能格

上之心言不能回

上之聽亦自當爲法受惡必不可又爲臣等而  
處希范大要此等妄言

皇上但批發其疏而勿處其人其味自淡其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十二

自平不惟於

聖度有光且於臣等無損此臣屢屢言之因懲  
孫繼有等

處分之旨先下仲救無及故不敢露章激怒而  
蚤述苦誠如此謹具題以

聞

催發

出閣事宜疏

本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適以歲暮點檢閣中未完事件除  
中間無甚緊要者不敢賣

奏外惟是數日前禮部題  
請

皇長子出閣事宜未蒙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十二

批發此則日期已迫頭緒頗多必不可再停緩  
者先該臣等票

旨下該部酌議來看既而思之此事已經奉

旨着用常服則其餘自可例推禮部之本只消  
批一是字令其徑行各衙門應修理者修理應

造辦者造辦應選撥者選撥各限正月初

十日以裏具

題請

旨定奪庶議論簡省

聖裁可以立決而時日從容

大典不致有誤矣臣等不勝待

命之切謹具題以

聞

次日

諭元輔朕覽卿奏遵旨入閣辦事朕心甚悅又見卿以讒妄之言意欲言去且卿之赤誠爲國朕素切倚賴何休雅之不容妄言的朕已看卿面從輕處了卿當體朕屢旨至意即出

入閣辦事不得再有所陳今諭卿

卷之十七

十三

遵

旨視事題知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謹

題該部昨又以聞言待罪暫阻見

朝心之憂危如負芒刺乃蒙

皇上深知篤信旣不以三至而見疑且數日之

間

兩遣文書官

卷之十七

十四

一遣鴻臚寺官類諭亟催又不容再疏引避臣

之至此雖留懷萬結身事百艱何敢復有

偃蹇仰辜

君父惓惓注盼之意適聞鴻臚寺尚有數日不

接見朝報單臣不敢復拘常禮謹於即日

遵

旨疾趨進閣辦事蓋受

恩之下且以奔

命爲恭獻歲之初且以瞻



死爲幸而至公私之苦情進退之大義不暇言

亦不敢言也除奉

御札會同臣志臯臣位具疏恭謝外茲權詣

會極門叩頭望見以慰

聖懷謹具題以

聞

東廬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十五

請

寬言官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畜孽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  
惡孫繼有着革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譚  
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扭解來  
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  
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  
知

東廬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十六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

思言言伸救即此四言顯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

所以欲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

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今

赫然動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

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於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

自臣言之召侮由臣激怒由臣

朝廷之上與大獄由臣萬世之下以爲擠排直

臣蔽塞言路皆由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益

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賊邊臣失

大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七

十七

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

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臣不足

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如此竟飛鳧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

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當免

冠徒跪而待罪豈敢更爲外人伸解但念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亦惓惓於臣等

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

聖鑒嚴威將譚一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

降處其葉繼美還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

論頗平原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其罰治蓋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謹

言容而妄言之氣自沮矣臣等不勝急迫

哀懇之至謹具題以

聞奉

大肅王公奏章

卷之十七

十八

旨覽卿等奏朕已悉知朕見近來此輩朋結黨

類擾亂朝政前者朕欲重治姑看卿等伸救

從輕處了今日葉繼美狂畜越奏肆無忌憚

旁牽蔓引竄激朕怒朕爲天子一事尚不容

處其于禮義何在今次且看卿等苦懇救解

譚一召安希范姑免扭解來京究問孫繼有

等已有旨了卿當以禮義國體爲重可安心

佐理不必又來陳奏吏部知道

推舉

侍班講讀各官疏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爲欽奉

聖諭事昨該臣等因

皇長子出閣屆期題

請照例會同吏部推舉侍班講讀等官奉

聖旨是卿等揀好的用不要多了欽此續該吏

部題同前事奉

聖旨是內所引乃

冊立陞補宮僚例以後還查的確行欽此臣

等連日備查先年出閣事例參以節次所

奉

明旨除吏部所引嘉靖十八年陞改宮僚例已

經奉

旨查明臣等不敢再瀆外惟是

皇長子睿齡向長視之小學蒙養之初必須

倍加課程方有進益執事官負亦必令其

輪番足用方免誤事查得講讀官外舊該

用侍班官四員校書官二員皆以翰林充

之職雖親近事實優閒此則似可酌量裁

減者今臣等擬裁侍班官爲二員其校書

官就併於講讀員內通共止用翰林官八

員侍書官二員以示仰遵

諭旨不可遽同

東宮亦不可下同

聖旨是卿等揀好的用不要多了欽此續該吏

部題同前事奉

聖旨是內所引乃

冊立陞補宮僚例以後還查的確行欽此臣

等連日備查先年出閣事例參以節次所

奉

明旨除吏部所引嘉靖十八年陞改宮僚例已

經奉

旨查明臣等不敢再瀆外惟是

皇長子睿齡向長視之小學蒙養之初必須

命下行令各官逐日供事臣錫爵臣志臯臣位

照例提調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

題請

奉

旨是卿錫爵志臯位提調各官講讀該部知道

文淵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五

催請

出閣部題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等謹

題昨該臣等題

請選用

皇長子講讀官已蒙

欽允不勝欣戴既而隨會各衙門官尚有緊要

文書日久候

文淵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五

命未發者如兵部之題補護衛工部之題造儀

仗舊例皆在出閣一兩月之前預先整理

以免誤事今已迫期在半月之內難再遷

延況二部所擬負役事件原與臣等商量

裁減適中不敢遽用

東宮之例似無可疑者若

聖意尚以爲多不妨發下臣等再行議裁停當

而行至於戶部所買合用珍寶之類臣等

亦嘗親問尚書楊俊民已經進過十分之

七據此則諸事畧辦所不足者該部亦已  
勉力應承補進有日而不當爲之久稽

大典也伏乞

聖裁即

賜批發施行謹具

題以

聞

奏請王公奏章

卷之七

賑濟擬

聖諭責成撫按守令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伏惟古者方春時和則議賑貸所以  
順月令而體天心保國保民之要務也即  
今中原一帶荒亂異常戶部錢糧敲空無  
措臣等欲再擬蠲租放賑之

旨恐所司不能奉行

奏請王公奏章

卷之七

皇上徒爲反汗惟念守令爲親民之官撫按又  
爲督率守令之吏如果能着實修舉政事  
保障地方治國如家視民如子水旱蝨蝗  
可以災而不害寇賊奸宄可以伏而不作  
乃今士大夫精神意氣日馳騖於虛文議  
論之習欲速進取之途竟不知安靜牧養  
爲何事而望挽回和氣消弭盜賊難矣臣  
等深爲此懼謹擬

勅諭一道

特勅吏部綜核名實分別用舍而附以沿海擇  
官爲汛防先事之備蓋今時政之所急惟  
此而

朝廷力之所能爲亦惟此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是日

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

之地爲尤甚民間至有剥樹皮削艸子而食

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

之中念切惻憐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

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值此公

私交誼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

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畧否其

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羣又不知果已安插

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

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爲名聲交

際趨承爲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徧於閭

里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

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

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

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

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

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

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

權既輕不免責成於文吏乃文吏又習爲節

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爲劣處

以強力幹事之臣爲羸材好議論而不好成

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

最能誤事者彈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巡撫

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敎歷

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揀虛望其要害

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

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如

有前受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  
於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叅劾以  
失職連坐你部裡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  
奏聞即便議更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  
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  
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叅駁成何法紀自今  
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立標準凡遇  
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  
撫按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主

仍前玩視欺罔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酌議

出閣禮儀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皇上手札

諭內閣今日朕覽禮部擬皇長子出閣行像啟

儀其告奉

先殿朝謁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主

兩宮俱依議行且皇長子未行冊立如何遵行

賀禮況出講冊立加冠還着查東宮親

王出講禮儀酌議來看卿等傳示禮部知

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因此出閣一事酌量倫制之中參合人已

之見可謂至精至詳臣等更復何所容喙

已即傳部奉行矣但

聖諭中御門及

皇長子受賀二禮俱非該部撰出蓋出講自

有出講之賀

冊立加冠自有冊立加冠之賀顧今天氣尚寒

聖體不便臣錫爵今日正對郎中何喬遠言若

臨時

皇上免賀則百官無獨見

皇長子之理一切禮儀自應從權而不必強

拘舊事徒聒

聖聽也今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二十九

明旨既已罷行則此外別無可酌擬者除是

儀仗侍衛無甚緊要

皇上可以自行裁減而臣等亦無不可主張至

於

皇長子既謁

兩宮則

上位

中宮

母妃之前豈得不謁有如

皇三子

皇五子冲幼未能行禮則臨期或行或免自

在

宮中而該部亦不必於再擬也其每日講讀

儀注則

東宮與

親王原無大異同候禮部別有疏至臣等亦

自當定擬應講經書及寫做對句等項課

程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三十

上請以少充提調之責而不敢煩

皇上勞神矣為此除

御札尊藏閣中外謹具揭回

奏以

聞



酌請

出閣侍班閣臣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儀注今日蒙

皇上欽定發下臣等謹同部臣一一仰遵訖惟

就中一款該內閣輔臣每日一負輪侍此

雖舊例所有亦臣等所願效勞但既奉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三十一

皇上明旨一切禮儀酌量

東官親王之間則閣臣侍班一節亦有當酌

議者緣臣等俱係

皇上左右親密之臣而其職又在料理軍國重

繁之務今

天顏尚不得時覲而獨於

皇長子進見頻數似涉嫌疑且在閣一面檢

點文書一面提調講讀兩不相妨亦不必

每日侍班然後爲盡職也查得

先朝原有舊例閣臣侍班止於初講之時連侍

五日以後每月三八日一至先行叩頭禮

而出合無容臣等仍照此例行或更裁其

禮初講三日連侍以後常講間十日一侍

定以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爲期庶常

尊在

皇上於分義既少安而專職在臣等於辦理亦

能及矣伏乞

聖明即賜裁定以便遵行未敢擅便謹具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七

三十二

題以

聞

奉

御批覽卿等奏甚見明別義禮初出講着連侍

三日以後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輪侍照

舊儀行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八

出閣禮成因請

上聽講疏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仰惟

皇上獨斷

聖心舉行

大典即今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皇長子出閣禮成臣等連侍日期已滿因伏

思

皇長子方當蒙養之初而讀書成誦作字有

法此得於

皇上之家教者素也又且儀度熟閑舉止凝重

此得於

皇上之身教者素也臣等職在提調無所裨益

但以

聖君慈父在上卜萬萬年有道之長爲喜爲賀

耳旣而思之尤有大喜大賀因感生情不能無望於

皇上者蓋頃臣等每進

文華殿門遙瞻

寶座相與記憶其昔年列侍

經筵分日直講之所當時

君臣之間一何融融藹藹而今何其踈濶也

殿庭之內一何濟濟蹌蹌而今何其深闕也

臣等講幄舊臣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如此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焉得無動

羹牆之思而傾葵藿之仰乎即今春講期近

萬乞

皇上從此勿惜須臾勞或

經筵或

日講不時

臨御庶在

皇長子日隨

嚴父之後身法家法爲之益親在臣等目覩

聖人之光啓心沃心皆獲自效矣此所謂大喜  
大賀而舉朝臣庶所共以爲祝者也臣等  
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分解件

旨部臣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昨日出至朝房有吏部尚書陳有  
年等來見言數日前曾引

皇上近日處分刑部司官之

旨因而爲原任文選司郎中今爲民王教

題請查明免究尚未

發出不知

聖意如何等應之曰此疏尚未見何由得知  
皇上之意因細問王教得罪之由據有年等回  
稱原係萬曆二十年間偶以推陞不當

上旨致蒙該司官都省爲民彼時教適註籍在  
寓並不與事亦不列名乃一槩朦朧受譴  
以去此正所謂未明

旨意與刑部司官之事相合本部向不敢言因  
有此例又有此

旨乃敢據以具題而初非突然冒昧市恩者也  
臣等退而詳思若果如其言則王教委應  
查豁況不言於

上怒之時而言於怒解之後其一念敬畏之忱  
亦似應與刑部官一體

矜宥者但苦原人原奏俱不在前無憑指證合  
無行今收管章奏衙門即將吏部原本查  
出若果王教無名因人累及伏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或即與復官或量改別用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五

廣

德意以信

明旨如其不然則該部自合受重複欺罔之罪  
而臣等更不能為之曲解矣再照近來各

衙門

留中章奏不止吏部一疏中間有獻規

皇上及責備臣等者原無大忤似亦宜一體

發出以釋外間壅蔽之疑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議擬救荒事宜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蒙

發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本及所進飢民圖說  
因而

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飢民圖說朕心甚驚惶憂懼卿等可傳與該  
部可蠲可賑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等伏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六

今歲河南等處災傷至於父子夫婦相食

乃從來未有之變即東明疏中尚有詳而  
不忍盡言者臣等日夜憂惶已經連次擬

旨擬

諭議賑議蠲與以少紓燃眉之急暫安思亂之

心而特恐

德意不宣有司玩視如故正展轉無措間忽奉  
聖諭休目感心憂深詞切即古帝王之子惠困

窮視民如傷不是過也

德音一布度蟄虫腐草無不昭蘇豈有

天意不可回人心不可定之理當即傳示該科

該部使皆知

皇上倦倦旰食憂勤側身儆戒之意必將爲有

司惜賦必將爲天下惜財于以先定在

朝之人心而後次第及於在野之人心人心

安則

天意得矣臣等不勝欣戴頌祝之至除

御札尊藏閣中宣付史館外謹擬票具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七

題以

聞

請

寬宥言官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給事中黎道炤本蒙

御批黎道炤這畜明白黨救同類故引別事爲

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且罰俸一年張眞

觀着降雜職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趙完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八

僻等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

惟近者

出閣之事節該

皇上親裁典禮已經臣等傳部奉行至爲停妥

小臣自可忘言乃貞觀先以職掌禮科不

得不隨部臣之後催請

裁發非別有所駁議也乃

皇上怒其多言而罰俸以懲之在貞觀已自歎

然受譴而今日道炤之疏復尔引及臣等

竊詳其疏乃自爲條陳效忠非主意在救  
貞觀等也今因道炤一言而並罰趙完壁  
等

聖怒已爲不測若真觀又因道炤之累及而加  
重處分則恐

朝廷之上株連無已又復如趙南星孟化鯉  
吳弘濟等故事而小臣之中又將以臣等  
不能匡救其紛紛激怒愈無已時臣等固  
甘心爲

皇上任怨其如

卷之十八

九

聖威國體之衰何大抵科道乃言官雖有抵觸  
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至於因後次救  
者之言而愈重前次言者之罪亦恐不可  
以爲常也臣等叨備股肱相關一體不忍  
見

皇上靜養中有此盛怒除罰俸諸臣不敢再  
贊外謹昧死以張真觀之重處爲

請伏惟

天慈矜允寬宥謹具題  
請

旨

皇上公奏草

卷之十八

十

答講章互異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問如何初十日所進日講講章與十五日進的前後互異臣等因此仰見

皇上雖深居靜攝而猶

日對經史留心講讀近來

批決政事詳妥精明此得於學問之益者多矣

大清聖祖高宗皇帝

卷之十八

十一

至於

聖諭問及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乃因先年閣臣偶見

聖駕希出聽講臣等無由納忠為此題奉

欽依一面將應講之書每日撰進講章以便

宮中不時披閱又一面將未講之書留待

駕出之日接續進講此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也

今既奉

聖問臣等不敢專主合無仍照原題將新舊講

章各別進呈或就將每日所撰講章隨進

隨講亦無不便通候

聖裁奉行謹具

題以

聞

大清聖祖高宗皇帝

卷之十八

十一

請審江南風聞事體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看得四日前曾有給事中趙完璧一本內稱大江以南豪蕩之子暗相招引包藏禍心據其所言雖未審虛實然此事臣等頗亦聞之緣撫臣朱鴻謨先有密書報臣等與戶兵二部謂事體未確正在審處不敢造次奏

奏請王公奏草 卷之六

十三

聞以上驚

聖聽下惑人心臣等因亦以書荅之勸其仔細體訪作速處分不可姑息以養亂亦不可支蔓以生擾連日正與部臣竦聽後信而完璧因聞外間藉藉有傳度不可待撫臣之奏故有此疏無非欲早安地方免遺後患耳乃疏留

御前未見批下或恐

上意已動將有嚴切處分則使地方官張皇掣

肘愈難收拾又或更累數日不下則其事既形章奏恐道路流傳者不測

廟堂之意將以玩忽蒙蔽之罪加之臣等非所以定猶豫而安反側也臣等深爲此懼謹

亟擬票

旨只令彼處查訪虛實具

奏寓鎮靜於督責之中更望

皇上特降一諭使知科疏留中之故止恐風聞不的特示詳慎庶使彼中可以從容料理

奏請王公奏草 卷之六

十五

按歷人心謹具

題以

聞

十九日奉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

肅王公奏議

卷之十八

十五

具官臣王 等又

題今日蒙

皇上因臣等揭請

批發趙完璧本隨降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欽此臣等莊誦之餘仰見

肅王公奏議

卷之十八

十六

皇上心懸四方明見萬里且神閒氣定不先事以張皇慮遠憂深不驟發以滋惑而又恐九重之內外事有所未知特令臣等不時揭奏盖片言之間而帝王之盛德備矣臣等不勝欽服不勝感悚先是江南之事臣等所以微聞而未敢明奏盖其意亦恐駭衆惑人與

聖意合而不意科臣已形章奏則雖欲不發而不可得矣然票

旨只平平查究虛實原不失

皇上持重慎密之意惟是事在彼中撫臣既無續報而鄉里傳言不一臣等終不放心或言首惡就擒其事已解或云尚在追究未知下落伺去後有聞再當密奏不敢隱默誤事也至於此外

國事民情目前最大者無過河南之荒亂而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十七

戶部已前後發銀三十餘萬

帑藏一空計臣竭盡心力而言者尚恨其出

納之吝正不知當此多事慮內慮外千難

萬難臣等不得不稍爲照顧張主伏乞

聖明察之又今日見處分張真觀事亦頗關

國事民情蓋真觀先差閩邊又差視河皆重

難差使而其人又有清廉練達之名即今

閱視諸臣紛紛俱已超用真觀既不與其

榮而今日反以衆人累及至於重處此尤

公道之所甚惜者也科道官言雖煩瀆然

臣等適見其疏皆和平婉曲之詞又與抗

辯游說者不同伏望

皇上曲爲霽怒仍

賜寬處庶大小臣工流謙日息而外間之奸徒

亂民亦知紀綱之在

朝廷不敢更布妖言謀爲非望矣臣等偶因

皇上虛心下詢輒附陳其密悃如此不勝忠懇

惓惓之至謹具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六

題以

聞

玉牒成辭免

恩命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奏為懇辭例外

恩典以安愚分事今日文書官李祿傳奉

手勅下吏部茲纂修

玉牒書成內閣輔臣兼修總裁茲有勤勞茲特

加恩元輔錫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十九

書進建極殿大學士還廕一子與倣中書舍

人次輔志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位加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如故各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勅本行欽

此臣等伏惟

皇上恩隆一本誼篤宗盟爰於

玉牒之成特降中

旨加恩大小執事諸臣以示鄭重而又

徑自下部發行不關臣等此無非欲臣之必

受耳臣等心非木石豈不知

恩豈不欲受

命但陞官廕子俱係非常之

恩典先年雖有書成敘勞故事然自

實錄而外如重脩

會典謄寫

寶訓之類其典已輕先該臣錫爵備員內閣以

來曾經以此兩次陞廕並未敢承此蓋為

朝廷惜名器實非為自已市廉名也至於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王

玉牒書成之賞其典更輕祇以近來冊籍之多

歷年之久而各員役校對書寫之勞比之

先年十倍以此遵奉

聖諭小為敘錄若三等乃輔弼股肱之臣所職

者大原不當以筆札叙勞而况

玉牒一書止於磨勘宗支檢點簿籍各派有主

行官吏而其題請調度又在先任之閣臣

申時行等臣等但拱手視成亦不當與執

事分勞且不但臣等而已也節經題補年

深翰林官孫繼皋劉楚先曾朝節臣等通  
不叙及蓋謂翰林清重亦不宜與中書等  
官瑣瑣程此尺寸之勞觀臣等之待人如  
此則其所以自待可知觀臣錫爵先年力  
辭

會典訓錄恩典如此則今日

王牒例外加恩臣等之必不敢受可知

皇上手足視臣等但當使之心安分安其恩勝  
於加官廕子百倍也先是閣臣舊例蒙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恩或恐應辭應受不同所以各自具本今則臣

志阜臣位皆合辭驚詫以爲必無可受之

理屬臣錫爵連名懇辭庶見公論代堂

皇上脩查前此萬萬所無之例

俯念臣等萬萬不安之心亟將

成命收回蓋此恩不惟臣等受之可愧雖屢辭

亦可愧不惟吏部奉行爲臣等愧即天下

傳之亦無不爲臣等愧者此臣等所以如

負芒刺而急於早祈

恩免者非辭榮乃辭愧也不勝懇迫惶悚之至  
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纂修王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垂

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親

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部

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五

再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揣分量功萬無受敘之理乞

恩即賜俞免事該臣昨與同官臣志阜臣位連

各具疏辭免例外

恩典奉

聖旨纂脩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五

垂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

親渥用示眷卹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欽此 伏誦

溫旨恭釋

聖意乃知專爲臣前此屢辭

恩命疑臣之矯激以臣爲淹滯而必欲別尋題

目以處之又恐復如舊例預傳內閣擬

勅臣又得以預辭而徑自

宮中宣

勅下部行之蓋

君父之用情至此而臣真感泣慙汗欲言辭而

不敢且不忍已顧臣乃閣臣又首臣也雖

官階未極天下不以此輕臣而方責臣以

至鉅至苦從古難任之事何則以臣之受

知

皇上深也夫

皇上苟深知臣則亦當知臣今日之榮原不以

爵祿而重矣又當知臣今日之苦顧反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五

爵祿爲憂矣雖積資平叙臣猶逡巡避託

者累歲月於茲况

殊典特恩破二百年未有之例攘諸執事已成

之功臣雖老悖豈有不受於例內而反受

於例外者哉方今

國計民生士風吏治種種關天下安危而亦

種種關臣之責任使臣果能分猷衍績則

勞効當徵於此而今何如也臣且不暇遠

引即如昨日

進呈講章內有漢相薛宣坐小吏賦歛於民

策免由此觀之臣之當策免者多矣古小

吏之罪且歸之大臣今大臣之功反假之

小吏責居衆後賞在人前而天下其謂臣

何又如今日定擬効勞諸臣本奉

聖諭所爭不過一階半級之間而臣猶屑屑然

靳且惜之若厚求人以廉讓薄自處於貪

饕而諸臣又謂臣何抑臣又惟

朝廷之上但開一例輒成故事今之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二十五

天潢繁衍簡帙充棟而略叙校寫負役之勞此

可爲故事者也若館閣大臣與校寫負役

分勞而叙恩輕而體褻此必不可爲故事

者也臣前疏固云不惟受

恩可愧即屢辭亦可愧今屢辭矣而臣又且獨

辭矣萬望

皇上哀其誠勿窮其詞亟將

成命收回使臣慙而尚可以見人餘福尚可以

奉母臣不勝感激祈懇惶懼迫切之至謹

昧死具

奏以

聞

奉

有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無

特加恩資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務

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勿

得再辭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七十五

三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

恩至極愧苦難勝再瀝血誠懇辭事該臣昨日又具本辭免陞廕恩典奉

聖旨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無特加恩資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二十七

務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

勿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叩頭伏讀仰見

皇上倦倦于臣始終但以屢辭

恩命之故以爲閣中故事所無而

聖心亦若自以爲積年一欠事者不知

皇上何取於臣繾綣諄切之至此也臣感極涕

零因再三伏而思之受恩人臣之大榮違

命人臣之大罪以大罪易大榮又天下之

大愚也臣海上巢鳥山中朽木本出就列

已濡首榮進之塗而至於今日方復勤勤

小讓飾廉辭賞抑豈非愚之又愚者哉顧

皇上所查者以輔臣特恩爲故事而臣之所守

者以

玉牒不加恩爲故事今爲臣等破特恩之故事

則天下方以此咍臣後進將以此作俑鄙臣

臣無措身所矣

皇上儻以臣屢辭爲矯激耶請試查先年閣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天

報工受恩奏捷受恩進書受恩果載在何

典是臣分內否又或以臣年久淹滯耶請

又查十年之間曾進兩階廕兩子功果酬

恩食果稱事否今精誠之未格謀計之未裨

九重之德美未光於上四方之疾苦未蘇於下

而調燮輔理之臣猥借筆札細眇之事以

忠勞得褒賞豈不差

朝廷褻政體甚矣大抵寵辱無常視所宜受

如使分義少安雖抱關一命亦有餘榮如

其不然雖崇爵五等匪歲九遷猶之爲辱也夫

皇上豈欲辱臣者哉而臣兩日對人面目無光語言無味此蓋真慙不能以虛美而解真苦不能以強食而甘

皇上儻不欲辱臣則何不以恤臣淹滯之心盡收天下之淹滯以獎臣忠勞之

旨盡錄天下之忠勞其爲榮藉勝如臣身臣言至此窮矣極矣煩矣厭矣惟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十九

皇上斷然哀而免之臣不勝感

恩懼罪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奉

旨卿倦倦懇辭具見忠貞卿心勞瘁朕豈不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屢疏懇切特允所辭以成卿美吏部知道

勸請賑濟疏

本年三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飢民所食鴈糞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慄慄竊念民窮至此真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事真是十分可危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十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至釀成大亂耳近者喜見雨澤連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霑洽此亦是麥秋佳兆飢民可望全活但目前難處而戶部更難處蓋先時飢荒或止一方而今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不全熟米價皆踴糴販爲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有年例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內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



荒而不亂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  
群盜四起該部一面賑飢又將一面爲軍  
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戶部用訕則太僕  
銀可借南京糧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  
借支於草料南糧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  
多發此四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各  
有贓罰等項餘積今取解一空有急盡靠  
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殷富事例一開則  
奔走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十一

上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爲官吏刻削無復  
餘財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工  
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  
勢不可以

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干係不小臣等  
查得登雲之奏尚在未聞

遣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  
民續有報來倘彼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

無他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民而亦望  
皇上鑒

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布施此  
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而其功德勝  
於齋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  
外百官萬民皆將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  
捐資者不賞而勸矣

皇上儻以爲可乞

容臣等明上辭免俸薪之疏其餘統候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十一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

奉

諭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朕覽飢民圖說時  
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  
又有起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荒亂  
有喫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

民飢荒亂速行蠲賑以救危亡於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三十三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懇乞

聖明實行愚論以維世道人心事該臣前

上泰交用人二疏並蒙

皇上俯鑒愚忠

溫旨批荅臣不勝受

知受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三十四

脊刺心刻骨之感乃連月以來引領以望舉行

而猶未也臣伏而自疑天下亦因而疑臣

臣初惟甘心受疑而已既復思備獨之職

當直引君事爲己事又當直以己心格君

心譬之立表必見景操券必取償非僅僅

以議論塞責茹納示廣已也今

皇上有英明獨斷之聖德而臣不能闡揚有抑

罷止競之

盛心而臣不能宣布甚至反累

皇上損威遷怒重致紛紛則臣股肱一體之謂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

知眷乎夫今之以

御朝請以用廢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

臣竊恨其言之不詳而發之太激何者

皇上雖靜攝累年而朝無不閱之章奏下情可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路可謂開矣惟是

朝講之久輟也蓋或以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量

手批目覽即爲勵精而垂裳數刻之雍容未必

遽闢紀綱之興廢耳乃言者務別尋疑端

以怠政歸

皇上宜

皇上之玩而不聽也其廢棄諸臣之不即用也蓋或以官充事辦原無乏才而草野數人

之用舍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言者

務爲激詞以拒言歸

皇上宜

皇上之怒而不聽也一不聽而疑者愈疑激者愈激其始皆起于知

皇上之不深夫匹夫庶士尚可以知不知聽之人是不是信之已若天子而不見知於臣民則舉凡發號施令與慶賞刑威之權皆將日輕日褻而又何所恃以制天下哉今夫小民不畏上帝而畏有司非有司之權加于上帝也上帝之嘖笑難知而有司之喜怒易知也惟遠人故難知惟近人故易知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量

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豈以齋宮決事有

皇祖成法在乎

皇祖從民間繼統早歲英聲睿斷已震撼于人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內而人曉然無釜鬲之疑今

皇上雖天縱之資同符

皇祖而生長於深宮之中出匣光芒已半爲張

居正所掩蔽迨居正事敗朦朧之迹尚未  
分明而已拱手稱

神君矣天下誰復知之即其間

聖問之周詳

御筆之絢爛自臣等二三親臣之外亦罕能耳  
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誰能信之

皇上縱自信其實未嘗怠荒決不至叢勝然以  
舜之至聖而尚有倦勤之時湯之貽謀而  
尚有風愆之警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三

皇上能必臨御千萬年之後盡如今日而千萬  
世之

聖子神孫能盡如

皇上乎萬一勵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爲故事  
則舉天下元元一綫之命脉不免內寄于  
房帷之意嚮近侍之喉舌居常慮變可爲  
寒心今之言者動以隔絕旁落爲疑夫今  
特其似耳循此道而不變後必漸至于真  
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真則人將不

敢言臣爲此慮故于建言得罪諸臣每爲  
揭解實非博休休好善之名蓋常恐

國家萬一有不敢言之時而預養其敢言之  
氣然則何不乘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

宮府以杜絕禍源必待真隔絕真旁落而後  
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澆薄甚矣議論亦

太多端矣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久見廢棄  
而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  
當其事者洞然無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三

爲離跋扈臂以描寫異同之形引繩批根  
以構合水火之釁此其故可察也今

皇上察其影不察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爲黨  
而不知爲衆所附者之未必黨徒知請用  
廢棄諸臣之爲黨附而不知用之正所以  
破其黨徒知用之必借勢以爲援而不知不  
用則反能借聲以爲援徒知重處以明示  
多言之戒而不知不處以默奪嗜言之利  
蓋抑遏止競各有時宜譬如潢汙之水射

塞之而怒決之水則必疏之燭炬之火則撲之而蘊崇之火則必宣之今一槩目之爲黨但有撲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眞黨之累眞黨者反驅而入於不黨之交此近來

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起而吏道爲之益襍也今天下東西交訐南北並荒財困民窮兵疲食盡實政有闕信非一端顧此御朝用人兩事似于虛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六

三

要皆待此而舉不然則一令出人爭以意同之一人用人爭以說便之即黜虛崇實之

論祇託空言而等亦萬萬無以佐末議矣故今臣不憚饒舌再

請將臣奏交用人二疏稍

留神觀覽斟酌施行使百官庶府皆得與等共觀

聖容親聆

聖論則雍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廢錮諸臣中類

得以實行實政聽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自而構又使天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行其志不但以體貌見寵爵祿見縻則窺伺阻撓之隙何自而成有如

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

間御便殿召臣等與部院大臣從容咨詢既

彰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八

甲

聖德亦因可以揣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

皇上不欲以雨露廢雷霆之威則亦

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或偶觸

盛怒則怒過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已而

自用之若乙代甲受譴而譴因事增加適

示人以可測而教之易犯耳善用威者宜

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

皇祖季年手札諭部院論天下大事不少于閣

臣又嘗命部中錄放罪謫諸臣列名者百

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况罪之不至於謫者乎

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臣身參帷幄口熟鹽梅所言實至委至詳至真至苦與外人之疼痛不着矢口陳說者不同其所請又皆至易至簡量今日所能行與外人之責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人一事臣原主分別材品憑

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右建言者不同

奏

皇上

聖

皇上正不必以市恩植黨之說先入於胸中懸疑臣等也昨者

至騰報成蒙

皇上特旨將臣加官廕子三疏懇辭然後得免因復念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苟可以榮臣之身者且不惜度越衆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容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衰子孫單弱功名之念已矣與其以身受官不若

使之志行而業乎其官與其推

恩未成之子孫藉之報

主不若多舉天下已用未用之賢者與之共報主伏望

皇上聽臣言行則實行莫再以

溫旨泛常批荅了事使臣不在此一出外臣亦不枉其責臣望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舉臣不勝懇祈激切之至爲此具

奏以

奏

皇上

聖

開

奉

旨覽卿奏具見忠懇今時事多艱朕心方切憂惕待火症稍愈即出與卿等商議國事其從前廢棄諸臣朕久欲從卿言錄用但因衆薦圖報激聒該部市恩陞用大驟以此停寢今卿又奏來朕知道了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九

荅賑濟

御札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晚蒙

欽遣文書官李祿恭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錫爵私寓當於香案前讀  
諭內閣覽卿等奏欲將應支俸薪扣留助賑足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一

見卿等憂國愛民之心且卿等欲捐俸薪何  
以養廉今中宮等聞知飢荒各出銀若干今  
發與該部一面救濟着鍾化民作速查來若  
是不敷還着該部議處諭卿等知欽此臣錫  
爵叩頭讀訖即傳與同官臣志皐位同  
看相與不勝欣戴不勝鼓舞仰惟

皇上如傷好生之仁軼堯駕舜

天語諄諄至勤至篤如此此諭一傳

天地祖宗知之億兆蒼生知之即如

兩宮身處深宮履茲寵盛飢寒不切於身惻痠

不經於目而亦慨然脫簪遺珥以爲救荒  
之助則

皇上仁之所感動可知其自

皇貴妃而上

兩宮聖母

皇上

中宮任天下國家之重者必有非常施捨以  
救垂絕之民命又可知且賑銀縱發於外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二

帑人不過視爲救荒之故事能活飢民未  
必能盡弭亂民今破格之賜出自

官闈而重以

手札親傳藹然若慈母之保赤子將見楊枝滴

水可潤十方黍米一顆足當萬斛近而感

恩之衆何邪念之不消遠而聞風之民何妖言

之敢倡又將見和氣致祥陰功造福在天

降甘雨和風在地產嘉禾瑞麥在人則德

四海之頌聲以祝

皇上

聖母萬歲

中宮千歲而臣等左右之臣亦藉有餘蔭  
已至於差去解官既領已發之銀則亦當  
使少候

御前續發之銀一併領解以免另差官地方

多一官之擾尤為省事尤為便民其臣等

請辭俸薪雖無濟於飢民萬分之一但念

君為一體則臣何忍獨不與

君為一體

官中發銀在鍾化民本

奏之前則下等指件又何必待化民已奏之

後合候

命下臣等就於今月今日為始將應支俸薪盡

數扣留助賑以俟麥秋成熟荒亂稍寧然

後照舊開支聊見臣等一念為

主同休戚與眾共甘苦之心而非敢以此區區

市恩微福也為此除

原賜御札尊藏閣中宣付史館外謹具揭回

奏請

旨

原賜上奏草 卷之十九



請重懲貪官疏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接得光祿寺丞鍾化民揭帖內  
稱河南放賑一事漸有次第而各處嘯聚  
亂民十已解散其七八及稱雨澤霑足麥  
秋有期可見

皇仁一布萬物回春而信乎消弭盜賊之本不  
在窮兵而在安民矣又信乎感格天意之  
本不在祈禳而在德政矣即今四海頌聲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九 手  
皆將歛焉

九重之福壽臣等藉手亦有餘榮謹再拜呼  
萬歲以賀其化民疏中叅郊縣知縣葉時榮  
縣知縣陳在邦據稱一貪一庸庸者尚司  
輕處若葉時榮將放賑銀米尅取入己虛  
報數目此豈更有天理人心者臣等竊謂  
當此急時不得不加重懲貪之典罰一儆  
百不嫌過嚴臣等謹預擬一  
旨以待化民疏下伏聽

皇上手札批發行如雷電之震風雨之速乃飭  
吏治收人心之一大機括也謹具  
題隨票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九

本

請寬督辦香草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戶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朝房

專為廣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催臣等看得此物專為夏天禦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既未奉

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日

願承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七

皇上之所裁蓋緣此物價值不多而萬里盤送

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融曲處

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糧亦無盡求減免

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言

者伏乞

欽定斤數即與

批允施行

豫請

親行廟享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先因

聖躬久在靜調臣子之心以愛君為重不敢以常朝日講數有煩瀆惟是孟夏在邇例該舉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期又行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八

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先是臣錫爵之請

假歸也密調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為規夫

郊廟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

願忠願以

親郊為後者以為

大地雖尊猶為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可以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

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遣代臣下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係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

一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

之祚是誰爲之佑啟而使邈然異姓之人

執俎豆奉蒸嘗於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九

焄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

神靈而迓福祐也矧

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

門數里之外

皇上爲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爲辭若

廟禮止於須臾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

露之苦且廟庭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

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記得年前臣等以祈

雪未降奉

旨修省會有光祿寺官來見於朝房具稱

皇上致齋之清淨守戒之甚嚴該寺所進魚肉

葷菜之類盡數退出臣等竊相與欣歎以

爲

聖誠如此必無不感應之理果而三日齋滿其

夜雪降又如近者河南等處災荒

皇上爲之親降德音大發內帑而時雨隨霑所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

在歡洽天人之間尚且有感必通如此而

況於

祖宗父子之親乎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

而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今主

祭者非曾孫則使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

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言之不

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

先業之維艱上畏

明神之有赫越今享期數日之前預養精神斷

在

親臨行禮庶幾神以類歆祝史可以致辭而祭  
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臣等不勝顙  
望之至

密薦閣臣疏

具官臣王 謹

題臣於去冬具揭恭請

聖斷添用閣臣一頁蒙

皇上手札報聞未見施行臣等竊揣

聖意無非欲從容慎簡因此不敢再有催促適  
者同官臣志臯以引年乞休未出臣錫爵  
又偶以連發寒顫扶病辦事自度不前因  
復再三思之方今

東唐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二

國事紛紛勢不得不多用人用人求新不如  
求舊而舊臣之中臣亦不敢濫舉惟有原  
任大學士王象昇其年正在壯強其才又  
甚敏練而其望又大爲人情物論所歸先  
年止以在閣未久驟當事任偶見

皇上六時聖怒匆匆揭解詞氣之間不暇委曲  
致蒙切責引罪而歸昨秋臣錫爵偶因進  
表官便寄與一書脩道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日照月臨之明眞古帝王

所不及近來每事虛心諮訪閣臣雖在

盛怒之中但有一言勸解無不俯從可見前日之事皆外廷激而致然公不得不任其責

家屏復書曰

上真聖主家屏亦願爲

聖主一心一德之臣前者偶以任事方新未信而諫以致

奏瀆繁多情意阻隔然

上終不加深譴而聽之善歸真父母再生之恩

艾蕭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三

而家屏真天地間一罪人也以今思之即

吞刀刺心飲灰洗胃亦復何及惟有自怨

自艾痛其負

皇上負此生耳此書見在臣所二臣亦皆見之

但以草字不可

上呈臣錫爵竊觀目前待次諸臣雖才具品格

多有可用而欲如家屏肫肫愛

主之赤心鑒鑒濟濟之定見則千百中真不可

得一二也臣以此不避嫌疑一力保舉如

蒙

皇上盡捐前忤即日遣官行取家屏復還舊職

臣又可保家屏決爲終始不二心之臣而

皇上決可仗之鎮壓羣囂主持

國是者臣不勝一念薦賢爲

國之忠心謹具密揭

奏

間有如家屏他日負臣所舉臣甘連坐伏乞

聖裁俯允

艾蕭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四

揭詳中旨施行

因病乞歸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忽感危疾懇

恩急放生還事臣錫爵仰承

皇上知遇扶病出山非不欲以犬馬餘年驅馳  
報

主而自覺精神日衰一日疾病日多一日本年

二三月間頭暈寒熱胃腕刺痛之病無三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五

日不發發則不時私自臥家一面撐持外

事不敢率易

上聞乃者本月二十六日接

勅之後寒熱暴作痰喘壅盛猶以為偶然感日

仍於次日勉強謝

恩拜起支離幾不能成禮當即令人攙扶到家

猶恐病母驚惶對之強飲茶湯數口不意

隨飲隨吐吐至半夜方止遂成虛脫至次

日連暈三次左臂左足麻木不能屈伸

今水米不入口者三日矣臣因自念此番

之病植根甚深見證甚惡非如往年肢體

未病可以問醫兼治事者又非如往年暴

感之疾可暫請

恩假調理以冀痊愈者至此則臣雖欲自割其

首血之念而戀帷蓋之恩不可復得矣

皇天在上豈敢有欺臣之歸心蓄之誠久實與

追陪

廟享一觀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末

聖容兼待東西邊議小定始敢言去乃今旦暮

之人身且不能自保而復以何望哉伏望

皇上哀臣察臣所以濡遲至今而忍於決去者

委為迫切委非本心急放臣骸骨還鄉庶

尚有頂戴

天地沐浴

恩光之得病憤口占意亂語澁無任哀祈待

命之望

本日奉

肯覽奏知卿偶尔感疾朕深注念卿宜寬心調攝  
攝慎用藥食當即就愈何乃遽疏乞歸方今  
國家多事正賴卿主張料理痊可即出辦事  
以慰朕懷毋得再請吏部知道

卷之十九

十七

謝

賜諭遣醫疏

本年四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適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臥榻之前臣因病體沉重先遣

吏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六

男為恭代叩頭接

諭隨該臣親自啓封奉

諭元輔朕脩問卿偶尔感疾心甚憂念特差醫

官往視卿可慎加調理寬心靜攝當即痊癒

以慰朕懷欽此當有太醫院使陸得元等隨

奉

欽遣入診臣脉去訖該臣以病劇今早具疏乞

休不踰時而

遣醫問慰之旨即下人有疾痛呼天號父母亦

未有應之如此其速而憂之如此其急者  
臣舛介賤生犬馬殘喘本因受

寵逾涯爲鬼神所忌而今又蒙

皇上鄭重珍惜至此之極此臣所以又驚又懼  
不覺慟哭三臣之前而三臣亦爲之流涕  
者也今據得元等診脉皆言氣血虛脫之  
甚相顧錯愕而外姑爲好言寬慰謂臣尚  
可生還賴

皇上鴻慈枯木朽株或尚有回榮之理然非

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十九

皇上曲賜哀憐使之早解一日之職早安一日  
之心則鍼石恐不能施而虛扁或望之而  
走矣臣病憤中言不成章畧布感私如此  
伏乞

聖慈俯念額

天乞命之初誠始終爲之造命臣不勝感激哀

懇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寬心調理爲國保  
重以副眷懷禮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伏蒙

聖恩以臣病患再遣

御前牌子李虎齋

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

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主

瓜茄一罈到臣私寓恭設香案仍令男爵

叩頭代領訖隨該李虎進臣臥內而宣

聖恩臣感極涕零當即就床叩頭恭

謝外竊念臣自蒙

恩拔擢以來何年不病每承

皇上遣醫賜饌之命尚能裹頭束帶強起至堂

中謝

恩而今不能矣尚能口占數言具表細謝而今  
亦不能矣尚能畧嘗



欽賜之品物而今亦不能矣臣之狼狽何至此

極惟有一息尚存寸心不昧知仰戴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而竟不知何以爲報也臣

不勝感激慚惶之至謹具奏恭

謝以

聞

奉

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王

乞歸再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體十分沉重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早歸事臣之疲癯不自將慎以

仰塵

皇上憂懷纒繞決日之間使者相望於家

恩德厚已昨又蒙

手批乞休之旨以寬心調攝慎用藥食慰臣之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王

疾苦以國家多事主張料理策臣之後功

是固枯朽回春之日亦臣頂踵可捐之

秋也自非萬不得已忍再有所陳乞裁惟

是老人之命託於脾胃今脾胃盡倒矣雖

欲慎用藥食而藥食不得下矣雖欲寬心

調攝而八十病母見臣形勢目急且暮涕

泣於臣前容不得臣寬心矣見今虛火上

冲右目已成翳濕痰下注左足且漸痿加

以元神內耗轉側驚忡聞風聲鳥聲而暈

聞開門搗藥之聲而暈喘喘殘息其餘有  
幾而

皇上尚責以主張料理國事其將能乎昨者同  
官臣志臯臣位嘗一再就臣榻前看臣非  
不飲泣相對哀臣之苦然終以拘攣閣中  
之故事迴避同官之私嫌無敢明白爲  
上陳請者則臣之緩急死生不干  
皇上之望而誰望哉伏惟

聖恩無窮天命有限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三

皇上縱尚未忍舍臣強留一月半月不過床褥

間度日而終不勝狼狽悵以死是

皇上終有割恩之日也爲此再瀝血誠懇求

早允臣不勝萬分危苦哀啼待

命之至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昨遣醫問疾知卿爲國事處分焦勞心思

所致但當疑神靜養調以補劑數日就可完  
復何遽迫切求去卿宜仰體朕心加意慎攝  
切勿再辭吏部知道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三

乞歸三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危苦至極頃刻難留三乞

天恩即賜哀憫放還事昨該臣再疏乞休翹首以望

恩允而不意復接

御札眷留彌勤憫臣之焦勞戒臣以靜養汲汲乎若盼其立愈而惟恐其再辭者自古人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王五

臣受

知受憐於

君史冊所載如此有幾臣惟有感恩流涕自痛

其薄命以負

皇上而已既而思之臣前此爲

國焦勞臣之職也而

皇上猶容容惜之乃今臥榻死生之間頃刻難捱其焦勞何啻百倍而忍不爲之動心邪且使臣焦勞於心形體尚能支持則亦何

所逃命今臣之右目盲矣左目又昏翳矣

無論他疾即此已成廢人而一步難移萬

事俱已矣况其職又在主領文書文書至

前將瞑目而閱之邪將使人誦而聽之邪

此又勢之必不可能者昨日臣母手調粥

湯飲臣臣欲強慰其意間進數口而嘔暈

復大作羣醫滿前以爲此氣血兩敗非大

補必不生而補藥助火又非盲人所宜用

遂至束手臣惟有伏而待斃已耳今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九

王五

聖諭尚爾倦倦得無以閣臣告休無遂放故事

邪夫病有真僞時有緩急以臣之病若再

留少時天氣益熱舟中調理益難而萬萬

無生還之望矣又得無以閣中無人而重

於臣之一去乎是則臣與同官皆念之而

曾兩揭以

請矣臣豈以身之必去而不顧弛擔之難則

請

皇上一面放臣一面付部院延推別簡賢才

二臣共事此又臣報

主未了之忠身雖去而神留者也伏冀

俯憐而少垂聽焉臣今病困意雖了了而不能

自屬詞每一番躊躇輒增一番感動是日

九委頓倍常

皇上試覽此詞必爲之惻然而不待其辭之再

矣臣無任伏枕哀祈之至

奉

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卿茲因邊方多事煩言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三

踵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母調

湯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

痊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

謝

特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又蒙

皇上特遣文書官劉宣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榻前伏枕開讀

諭元輔朕覽卿密帖卿之爲君爲國純忠赤誠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九

三

至悉至慮朕已知道了且朕近來不時火疾

比因國事多艱北虜跳梁東倭紛紛未已卿

忠碩重望正賴卿與朕分憂朕豈不知卿竭

忠盡瘁致成此疾卿宜寬假調攝待病痊愈

閣辦事以慰朕懷欽此伏念臣以螻蟻至賤

之命而上遺

皇上股肱之至憂以葵藿至微之忠而仰塵

皇上腹心之至信臣之至此復有何言惟有撫

地呼天痛哭感

恩而已顧惟

明主能蓄無用之臣而臣不能起已廢之疾適

該劉宣親就臣榻見臣眼盲面青聲嘶氣

喘亦爲之兩泣淚下

皇上可問而知也爲

君爲國純忠赤誠臣何敢當此

盛獎惟是父慈子不敢不孝

主憂臣不得不辱昨所以密獻忠規爲去後用

人行政之助者但望

皇上存此於心知臣遇

卷之十九

王九

生一場無他報稱止此公道二字耳至於

聖躬雖時欠調而氣體本充不過爲有餘之證

時事雖多可慮而欄柄在我原不愁料理

之難臣敢保身去之後

皇上但行言清心平怒以養

聖躬自然萬壽無疆持重老成以定邊計自然

百全無慮也臣于枕上占

謝至此語未終而氣已盡伏惟

皇上哀之亮之除原奉

手札尊藏外謹具奏恭

謝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

乞歸四疏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傷薄命辜

恩一疾遂廢四乞骸骨還鄉事昨該臣三疏乞

休欽蒙

手札慰諭續又奉

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茲因邊方多事煩言

又蒙聖恩

一

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毋調湯

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痊

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塵介微

生無足重輕然以

皇上愛惜珍重之至不啻父母之保赤子臣亦

不敢以

皇上父母所生之身輕自暴殄連日無醫不訪

無神不祈且一意爲少生計而不敢遽言

去留蓋其心誠有不遯而其義誠有所不

安也奈緣氣血敗甚病且兼旬日不進二

孟之粥問之羣醫有謂目盲尚係外疾而

老人傷胃必非旦夕可愈者又有謂身病

尚可藥扶而頭痛損目將來萬無復明者

臣則以爲

皇上所以留臣爲理事也非爲養疾也養疾則

身爲重理事則目爲重今臣目已盲矣坐

立不知朝著之位票擬不識章奏之文如

此則雖生何益而況未必生乎雖能如

聖諭安心靜養未必有及而況萬思灼腸萬責

二

叢體欲靜養而可得乎今

一放臣去使之負擔弛而心安賢能進而心安

使

至尊不爲臣減膳而心安使滿朝士大夫不爲

臣驚寵而心安如此則庶幾復見天日

得再圖犬馬之報不可知也臣連日因感

皇上父子之恩目泣盡腫此疏句句字字不敢

欺心伏惟

聖鑒

皇上始終哀憐以廢臣爵祿之心保臣之性命

以爲臣祈禱之心減臣之罪業臣不敢望

忠誠之弊臣母亦不敢望賢淑之褒但望

母子各以天年及

聖恩未厭而歸死於牖下耳臣不勝困苦悽愴

祈

憐乞命之至

十五日得

旨覽卿奏知目胃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亮

又肅王公奏

卷之二十

三

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意

靜攝毋以朝事歸計掛心寬假從容調理以

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

病中請添閣臣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受

皇上非常恩眷兼以

溫旨慰留無所不至臣亦自爲

皇上惜身一意靜攝不敢遽言去乃今日復一

日目胃二疾杳無痊可之期臣身已矣獨

念

又肅王公奏

卷之二十

四

國家之事倚辦閣臣爲急而在今日多事之

時則尤急之急者諸臣中有一人不進閣

則廢一人之事有一日不進閣即廢一人

之事而今臣卧病且滿一月矣過此以往

所廢之事又不知其幾矣

皇上猶懸虛位以待使臣高臥而領二臣之職

二臣奔奔而代臣之勞臣心其能安耶且

臣身猶閣中之身則國事乃臣家之事若

以頃刻不可缺之事而待歲月不起之身

則閣務填委將愈積愈重臣自不免拂鬱  
急驟以死但惜其死而有誤國之恨故惓  
惓有請于

皇上耳伏望

鑒臣爲國赤心即付

廷推簡用一二人共理機務庶臣可以從容  
調理二臣亦不必每事待臣而

皇上爲臣造命之意亦可以曲全矣適二臣視

臣榻前親見臣病勢狼狽語及國事亦與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五

臣同憂祗緣身在此告不可連署臣名故

臣先自具

上請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乞歸五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廢臣萬痛萬苦情勢轉急五乞

天恩俯賜骸骨還鄉事昨該臣四疏乞歸復奉  
聖旨覽卿奏知目冒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

諒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

意靜攝毋以朝事歸計挂心寬假從容調理

以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欽此臣

又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六

伏讀前後

繪音仰見

皇上本以國事留臣而今反諭之以遺事蓋已

知其真病真苦必無益於

國家而特恐其已鬱床席而死委煩道路而

死則爲不得其所以此多方慰藉務安其

心耳顧臣反覆思之

皇上萬千恩眷止不過望臣之生而臣之萬千

感激亦止望留此生以報



皇上今左目已廢右目又已漸盲脾疾既深肺

疾又且增劇醫藥頑然百無一效此豈可

復多望者况病未即狂觸境生念

國事歸計又決無可兩忘之理且如

朝中爭倭議遠中報虜警臣一日未去負擔

一日未弛也可遂忘之乎不能忘又不能

理若身又不得歸則臣雖欲一刻安枕得

乎犬馬之身死則已矣未死則尚有幸生

之心今骨立如柴命懸如絲而上念我

大庸王公奏章

卷之三

七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報下念父死未葬母疾

未歸則臣萬千不了之事皆係此旦夕之

身得不長號籲

天泣盡而繼之以血裁蓋臣嘗自量自愧祇以

薄忠細廉結知

明主因毀而愈明求退而反進才識不能逮人

而榮遇過之今一疾耗廢乃天所以開

皇上使博求賢碩以自輔也萬一

皇情再有繼繼察案更無一言使臣生為妨賢

誤

國之人死為客寄游鬼之鬼榮顯復以何及

臣官至此亦悽愴困窮之甚而不暇擇音

矣伏望

皇上哀而放臣即此活命之恩勝於一歲九遷

之榮萬萬也臣臨疏痛哭不知所云謹具

奏以

聞得

肯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不念卿憂勞過度

大庸王公奏章

卷之三

八

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見今狡倭未妥東

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朕分猷以代朕勞

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所辭不允着鴻臚

寺官宣諭朕惓惓懇留至意着安心調攝痊

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昨日

皇上復命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御批到臣寓所宣諭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

不念卿憂勞過度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

大肅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

九

見今狡倭未受東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

朕分猷以代朕勞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

所辭不允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惓惓慰留至

意着安心調攝痊可入閣勿得再辭更部知

道欽此臣恭設香案仍令臣男衡代迎至榻

前叩頭伏讀訖隨又該同官傳

聖諭一道覽卿等所奏為元輔感疾浹月至今

未見痊愈特假回籍調理足見卿等協恭分

義朕已悉知但國家多事之秋卿等朝夕為

慮元輔致成此疾屢屢懇辭朕以君臣大義

故以衷情諭之既卿等為元輔代奏情詞可

憫朕知道了諭卿等知之欽此伏念臣已臥

病月餘方初發時臣亦不意遂至如此

之極節經醫官所報聞

中使所目見亦不能為臣曲諱已而同官二

臣相與如手足之不能離者今亦避不得

嫌疑而流涕為苦

諸臣之必不可復留明矣而

大肅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

十

皇上猶不忍捨臣既

手批慰留仍

遣官宣諭又

特札賜二臣示以大義勉留累百餘言委曲總

總一至于此

皇上自謂以君臣之義尚有離合淺深乃若恩

至父子隆天重地淪肌浹髓臣之語淚有

盡而感戀無涯氣息雖微而靈臺未昧忍

驟言去以傷

聖懷哉顧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爲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於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嚮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羈縻駕馭即此兩端而決若其他盈庭之議勇至欲歲糜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通一介之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

文憲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

八十

其實皆由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枉挂議有罪者或以蒙蔽誅誅故關茸之極馴致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是臣所欲爲皆二臣所優爲者也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強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是二臣所能乃臣之所必不能者也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况臣

請添閣臣之揭不啻再三而

皇上終盼病臣邈無一報耽悞日久恐積愛成

罪此所以感與懼并不容不籲

天呼父母而叩頭流血者也除遵

旨調理數日候進止外謹具奏申

謝以

聞得

旨覽奏知卿能體朕心安意調攝朕深喜慰所

文憲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

十一

陳倭虜事情乃知料理素定曲當機宜方今議論紛紜邊陲擾攘正賴卿主持籌畫馭倭退虜以舒東顧之憂社稷之身天必獲佑毋得過爲憂慮痊可即出辦事吏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年五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昨該閣中傳送

欽賞一分到臣病榻之前乃因纂修

玉牒成

特賜臣錫爵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新鈔五千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二

貫臣不勝感激今日該於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緣臣病廢已久咫尺之前目不復能辨視床帷之下足不復

能舉行以此失於隨班

廷謝且念

皇上之恩更有萬分加倍於此百叩不足以

謝者而臣匍匐既以前言語又難自列伏

枕叩頭且愧且苦且益深福過災生之懼

而已為此補本具奏恭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三

乞歸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廢疾杳無痊期舉朝知其難出六懇

天恩放歸急救殘喘事前該臣奉

宣諭後具疏申謝兼陳愚悃荷蒙

皇上復降溫旨且憫且慰且寬且責臣命雖微

仰籍

皇上如天之庇或旦暮可幸苟活以此忍之又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四

忍專理生計不為歸計脾胃二疾且治其

標慢治其本無非望目前早愈以寬

聖懷而已乃今靜養又復浹旬不惟外疾有廢

中脘墮隔一毫無減而加又有至怪之證

不載方書者臥不平時倏然而寒則重綿

不煖條然而熱則舉體如焚如此一日凡

十數次而群醫更端治之不效或反有勸

臣早休靜養者則臣之危可知矣而臣母

且日夜持臣之踵泣臣之前今日間

皇上有何寬旨明日問同官有何代奏此何等

情景而能安意調攝否也先是臣雖病困

槩絕外間書揭至於倭虜消息猶不時咨

訪各部臆決可否而今神昏氣索聞亦不

解解亦不能思閣門官猶以故事傳報

旨意臣非惟不能與聞且亦不能盡閱矣此何

等精神而能決策籌邊否也

皇上及今放臣心中無天涯生死之慮萬一

留得此身再圖後報亦未可知若必謂臣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五

老死在

朝而後可以盡臣之用則臣之愚忠已盡于

前恭交用人三疏臣之言何必臣行而臣

亦安得以朝夕不保之身自行其言也且

皇上于臣亦既知其病之真矣豈以為未必至

此甚耶使臣有一字之不真則臣乃欺天

地背父母悞逆不祥之人宜誅宜殛不宜

復留若臣果無一字之不真則天地好生

父母愛子何忍其拂鬱悲愁以死而又毫

無益於國也臣言至此其勢彌迫其氣彌  
短而舉朝大小諸臣亦無一人不知臣之  
情真病錮必難復出者生臣死臣是在  
皇上是在今日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之至得

寺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出理國事  
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不  
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靜  
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

奏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六

密請添閣臣疏

本日

具官臣王 又

奏臣病困劇至此已別無生路惟望

早放一日使臣心中只理會生死別無他事掛

懷庶有萬一可生之望耳

皇上若不盡信臣言但遣人至臣榻前觀臣所

餘皮骨有幾一日進粥飲有幾兩目昏眊

之狀果是何如足可見滿朝決無此等病

奏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七

人居官任職之理雖欲不憊而放臣不可

得矣臣仰承

恩遇知

皇上惓惓不忍棄臣之心故前榻中謬引富弼

文彥博就家問政故事此其于禮無所加

于念無不盡矣若猶以爲未足則撫按病

痊具奏之條原設以待大臣若幸而痊可

臣自不能以病欺撫按撫按自不敢以病

欺

皇上用否聽自

上裁亦未晚也此皆非臣求去之人所宜言與其不言而死反負

皇上之恩無寧且乞其無用之身以圖未盡之報耳至於請添閣臣之揭終不見

答外人見

皇上非常眷臣以爲言無不聽今屢

請不報必將謂臣外爲避言之語而中有攬權之心非但擔誤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八

國事而臣之爲

國一念亦無由自明矣故再以副揭懇

請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臣病苦至此心憊于思慮口苦

於言辭然念身既不得見

上止憑章奏通誠所以力疾絮煩奏而又奏非

得已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見哀矣

諭元翰卿

臣朕豈不知卿豈有懷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部會推幾員來朕自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十九

謝

聖諭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昨蒙

皇上以臣六疏乞歸

欽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仍令男衡迎

末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

十

至榻前恭讀

諭元輔卿屢疏請添閣臣朕豈不知卿豈有攬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  
部會推幾員來朕自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欽此隨又蒙

御批臣疏發下

聖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出理國  
事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  
不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

靜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不覺涕淚滿面不能仰視竊惟人臣遇主

榮莫榮于言之得行難莫難于情之上達

臣自抱病以來累承

皇上慰留之旨無一言不裁於

睿思無一字不出于

御筆或以赤誠見許或以苦楚見憐或揭大義

以責之或懸虛席以待之其念臣之切憐

臣之深可謂至矣極矣乃今則不惟惜臣

末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二十一

在任之身又惜臣去後之身務使之行止

俱安而後知

皇上之念臣即臣之自念未必如此其周也不

惟知臣心之不欺又知臣言之可用使之

公私兩安而後知

皇上之信臣即臣之自信未必如此其篤也臣

感恩至此雖大馬不能報償頂踵祇為當

物不能復措一辭矣所恨

主恩至重臣命至薄



皇上慮其暑熱難調而不知臣當此之時正苦

寒顛所憂不在于暑

皇上慮其途中未便而不知臣過此之後恐益

困劣盼不得即日就途此等形狀乃李文

輔所目見而度其復

命上前必不能為臣諱者

皇上得不始終哀之全之乎除遵

旨再靜養俟進止外謹具

奏恭謝以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王

謝

聖諭建醮保安疏

具官臣王

力疾謹

奏上言適該靈濟官道官白昭忻齋捧保安

齋意一道到臣病榻之前內稱奉

當今皇帝聖旨以臣錫爵患病沉重

特發銀五十兩於藥王廟開建醮場三日三夜

為臣祈安臣一聞此不覺自投床下流涕

成血竊念臣本以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王

寵極致譴遭此危疾又累

皇上如此費心費財為之默禱且疏牒之上親

書

聖號圓滿之期至於累日考之史冊揆之分義

豈有

君父反為臣子祈福之理而臣以無功無能至

微至賤之命驟然當之使臣感而欲死驚

而欲死慚愧隕越而欲死是

皇上欲祈臣之生而反為臣罪上添罪苦中益

苦也

明神在上察臣之心臣委實不敢承當會聞  
黜場已啓臣失於不知不及預先控辭只  
得更具一疏投于

神前祈折盡小臣之福以添

皇上萬年之壽其自今日以後更望

皇上早開道場少安愚分免令喧傳外廷使姬

寵之夫得以藉口則臣庶幾一夕安枕有

再生之望矣緣係非常

奏

恩眷不敢露章陳

謝謹具密揭隨令齋牒道士

奏

聞不勝悲感哽結之至

乞歸七疏

本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廢疾已蒙

見憐乞

即放遣以終造命餘恩事該臣乞骸之疏已六  
上矣每奉

溫旨如赤子之見拊摩于父母不惟

至恩大義再難爲辭即以臣之一身言之目不

能見物手不能作字亦豈不欲強忍斯須

而日夜經營口占奏對之勞如此也第念

人情至于危急存亡之際哀痛慘怛之中

惟患君之不憐既憐則造命之地雖已枯

已朽者尚可虛拂使之回春何況喘喘餘

息猶有九死一生之望而忍更以強聒爲

嫌自捐

恩造哉今

皇上于臣之病知之憐之如此其真且切矣宜

即時解懸拯溺惟恐其不亟矣而顧猶謂  
京師可以靜養夏月難于舟行未便旦夕放  
歸不知臣一日未去則偃息在床之身猶  
爲居高位享厚祿之身猶爲

至尊虛席朝士大夫責備之身猶爲應酬人事  
公私不了之身一心盼歸又一心恐其不  
及歸凡此皆無益之慙無益之勞無益之  
慮勢必不能靜養而徒以益疾者也且臣  
初病發時眩暈之症幸已暫止而前日偶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二十五

于枕席上微勞動火其夜又發暈二次合  
眼即寒栗作聲而覺人所共聞此時新雨  
之後天氣頗涼而臣病反劇祗緣脾氣久  
困元陽將絕故畏寒而不畏暑不然則臣  
見今戶不通風綿衣覆體使非虛羸至極  
能免強忍受者此豈復知途中劬熱之苦  
而

皇上正不必以此憐臣也且目今倭款既已息  
議閣寮又推有人臣若不以此時乞其餘

生以歸則捨輿觀客死之外無他望矣

皇上若不以此時放臣則一向憐臣之疾盼臣  
之生初心謂何而忍其竟以此結束哉伏  
望

皇上憫臣氣息將盡言語不可多得察臣事勢  
已窮遲速同歸於去即

降俞旨以成終始活命之恩臣之環草圖報死  
生以之必不敢負

天地也臣不勝窘迫祈哀涕洟待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二十六

命之至得

旨依卿奏閣臣已增二員代卿暫理閣務卿可  
安居靜室攝心調理稍待痊可即出視事卿  
爲元輔國事還要擔當無得潔身固自求去  
吏部知道

請詰問妄言疏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志臯臣位以給事中朱爵因論吏部會推未下疑及於臣等先欲荐禮部尚書羅萬化其語甚為無稽隨該臣等具疏自明而爵疏未下而臣等之疏先下足見皇上信閣臣之意臣錫爵非不欲仰體聖心擬票一

溫育但思人情物論縱橫顛倒如此必須

奏肅王公奏

卷之三

二十七

皇上明白查問一番不可愛惜朦朧

發下以畜羣疑臣等亦決不可朦朧受

皇上之溫育漫無可否以苟祿位也今封

上原本伏請

皇上並將爵疏

親自問下要見羅萬化先係何人倡議欲推後

係何人阻議不推用賢難辭

朝出京未遠可以質證其盛稱萬化之操檢

練達果出臣等之口乎用賢之口乎當屏

賢欲推時臣錫爵以萬化翰林官欲抑

第三而用賢必欲置之第二其兵部尚書

石星則先不肯推此時期欲去萬化而急

推星換之臣等見其頃刻之間高下在手

知其必為同官所把持亦知其必起議論

而竊自幸身在事外可以明目張胆談笑

而愧之不意今日是非反歸之臣志臯臣

位而并疑

皇上之器中不夾亦為閣臣冤之甚矣苦之甚

奏肅王公奏

卷之三

二十八

矣然臣等冤者不足惜吏部推本所以留

中之故

聖心自明亦不必辯惟萬化清名滿

朝為入方正嚴除與臣等無情其自丁憂起

為南京侍郎則人情恨其用之不亟而官

官章守誠親疎遠正人為閣臣之罪比今

推轂在

朝則人情又恐其不利於已而言官陳登雲

張翼烈周匪人為閣臣之罪幸而趙用賢

天理發見銳意決推不借臣等之口如果有私則用賢自當任之而司官又以用賢之罪移而爲關臣之罪臣等已矣而萬化如金如玉之人自見爲群小所忌必將決意求去此則臣等雖萬萬被疑決不敢容狐狸魍魎噉盡好人使

聖明一事不得主張滿朝一人不敢喘氣也伏望

皇上獨秉乾斷

大賜主持一面將

二十九

留中會推本即刻點下一面將朱爵疏務要根究明白此關係政體之大者臣等不勝感憤憂危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救解銓臣疏

本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中忽聞

聖怒事起于臣謹代爲諸臣自陳受罪事該臣

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

聞獨

請添關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

大賜主持一面將

三十

昨忽聞部疏

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勝歡忭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

勝踉蹌即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

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

部誤以超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  
槩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闇之罪固無所

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  
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於部中後  
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豈世  
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

奏肅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

三十一

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  
爲此

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  
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威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  
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都御  
史孫不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不揚不

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

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

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

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  
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籍紳之憂此于初心謂何而其

奏肅王公奏章

卷之三

三十二

不安又異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  
病憤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夢卜

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慙死不

塞責旦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褫革而薄吏

部司官之罰庶滿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  
安矣臣無任惶悚戰栗之至得

青近來屬官自選已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震

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旨輕處了着二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必介懷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

三十三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一

謝

宣諭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昨日臣乞休第七疏下奉

聖旨近來屬官自逞己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

震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旨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一

輕處了着二次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

必介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正在徬徨感作聞

隨又蒙

欽遣鴻臚寺官張棟等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寓所宣讀

諭元輔覽卿所奏朕不知卿天暑病苦朕倚卿

為股肱之托大小事務正賴卿主持雖東倭

浮言稍息國事多艱卿常言以忠報國今聞

臣已添卿暫輟開務可安心靜攝豈忍捨朕

求退還着鴻臚寺官傳示朕意欽此臣仍令男衛代于香案前接

諭隨捧至臣榻前再讀一過臣不覺失聲慟哭投地叩頭張棟等感臣之誠見臣之狀亦無不爲臣流涕者伏惟

皇上如此深體臣如此重托臣又如此爲臣而添閣臣鴻臚寺官宣而又宣文書官看而又看其惜臣真如掌上之珠而保臣真如乳下之子臣之前疏所謂至情大義不但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

直得一死而當此暑天煩瀆

聖慮以此萬千之負博此萬千之

恩慙足以死罪足以死窘足以死鬼神忌之亦足以死臣死之不遑恤矣而忍言潔身忍

言捨

皇上乎今遵

旨盡輟閣務安居靜室不復敢見一人管一事惟是昨日所

上代爲銓臣受罪疏其事本由臣發端勢不得

不關情不得不饒舌蓋臣身尚在朝以

皇上爲命未有

至尊焦煩於上而臣獨靜舉朝危悚於下而臣

獨安者惟望

皇上推此勉臣安靜之心處臣于可安可靜之地是即所以全臣活臣也臣今口不能道辭手不能書感伏枕循床自哀自痛而已除原捧

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三

奏恭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言安心靜養朕心喜悅銓臣事已有旨從輕處了



乞歸八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八懇

天恩俯憐病臣身廢心勞萬無全理急放殘喘

還鄉事該臣昨又遵

旨靜養旬日不敢以閣中添用人多食于弛擔

驟言引去蓋心體惓惓之

聖懷口誦諄諄之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聖諭臣雖銖石為腸必無忍悍然不顧之理此

皇天后土可以鑒臣之誠者也第望

皇上細考方書所載老人內外諸疾有目已真

盲而尚得回光者乎有脾虛寒顫日夜不

休而尚可驟起者乎

聖諭今日曰靜養明日曰寬假而臣之忍死支

吾今日曰不管事明日曰不見人願臣能

閉門而不能閉耳盲于目而不自盲于心閣

中之事務可輟而此身之憂責尚叢則安

得不愈苦愈煩且愈病也且如近日吏部

司官之事臣已越俎饒舌且托同官二臣

代奏而二臣亦已傳示

諭旨為臣寬處之故臣知

恩矣然外間終謂臣力能盡得之

皇上而責臣愈備乃臣亦自以其身之未去而

受責無辭如此等事無日不觸耳關心如

負芒棘而謂臣能靜養得乎頗聞

皇上一向憐臣以其為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主任謗任勞至於成疾因此愈着疼痛然則何

不就臣病根而治之使之粗全而皮早

憂責而去則臣尚有生理不然一面慰臣

靜養而一面處臣必不能靜之地臣死不

足惜而可憐大馬之身業為

皇上減膳祈安一場實不忍更自暴殄以絕後

報之望耳此疏通前共已八

上言辭愈短氣力愈窮從此恐遂至於不復能

言而

皇上亦將追悔放臣之不早也臣不勝窮迫哀

苦食生企

命之至

二十四日奉

御筆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

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

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

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

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

吏部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六

用該部知道

辭路費加

恩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泣感

再生恩眷控辭非分

殊與懇乞

聖慈俯為病臣惜福以終餘造事昨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潘朝用將臣第八乞休疏發

吏部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七

下奉

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

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

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

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

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於榻前令男衛驍

讀未竟不覺以頭觸床放聲大哭舉家老

稚僮僕皆為泣下自古史冊所載君臣相

遇相成終始完美如臣者誰乎一出再出  
千負萬負而又博異常之寵以去如臣者  
又誰乎烏鳥之私臣向以累疏瀆

聽不敢復言

皇上又爲之逆探其意於言表明令扶母以歸  
兼活二命如臣者又誰乎天地能覆載臣  
而不能鞠育臣父母能鞠育臣而不能再  
生臣茲

皇上且再生臣矣

奏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恩且加天地父母之上矣而臣又何言以謝何  
時何日以報也至於

聖諭首云有累於卿尤切痛心臣以至愚極陋  
之資事

至聖至神之主中間粗心慙語不知經

聖度多少包容煩

聖心多少裁答甚至誚淺望輕外致紛紜而反  
遺

君父之調燮此爲臣

君乎

君累臣乎而

皇上恩常上借美復下推此臣之所爲踴天蹟  
地不以感死則必以殞死者也夫

皇上再生之恩爲重則

加銜進殿之恩較輕臣負恩之媿爲重則受

寵不辭之媿較輕而在臣則可在臣則

必不可臣之十疏九辭而偃蹇于未來自

來所未有也臣之十日九病而瘵曠於在

奏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任亦自來所未有也犬馬有心豈不知負

以故

加恩不敢承考滿不敢報豈徒以全經硯退讓

之節亦聊以補此嗷嗷未報之恩耳乃今

身去而官反加報窮而

恩愈厚心之不安又豈止百十倍於時昔而已

耶至於別項

恩典除遣官給驛不敢瀆辭仍容另本具謝外

惟是路費過多超越常格亦望

皇上并收成命使臣卧榻餘生更無不安之處  
庶幾餘福可徵生理易還而仰慰

皇上遺簪敝履之愛者未必不在於此也臣不  
深至感至悲惶恐跼蹐之至

二十六日得

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爲  
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憫惻進階示酬出自  
朕心又何負何媿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

賜歸謝

恩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異常

天恩事臣昨自蒙

恩放歸後緣以

恩典過隆方具本控辭未敢陳謝乃閣中適傳

到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十一

十一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  
爲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憫惻進階示酬出自  
朕心又何負何媿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統聞  
命重以感泣切念臣本以一介之庸材猥蒙曠  
世之殊遇從田闢以爰立出

國門而再還屬茲多事之時使宅百僚之長  
處非其據力不任於負擔勞而靡功動輒  
投於疑網致有陰陽之患自知止足之宜

乃荷

聖慈曲垂軫憫既遣上醫而診視復命中使以修禳乞還骸骨者以日爲年卧護筦樞者自春徂夏恤其勞瘁則假之以調攝之期憐其曠鰥則益之以凝丞之助庶幾得生於瀕死是以欲遣而復留茲者鑒臣有將母之愚誠信臣非潔身而托疾俞其末疏重以明恩錫百鎰之兼金命五章之彩服光彼原隰介龍節以先驅速于置郵發虎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一

符而擁傳至於官階之特晉尤非病劣之宜蒙念已長休理或殊於真授若爲堅避迹反類于他援祗拜命以銜恩但捫心而悚息茲蓋伏遇

皇上禮全終始恩并生成上而使慈母扳輿藉餘光於風燭下而令孤臣丘首侈盛事於粉榆敢不敬佩

德音永終孝養淵冰自矢啓手足以無慙霜露未先冀消埃之必報臣無任慚啣隕越之至

辭

朝獻忠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感戀

天恩略獻忠悃以備去後採擇事臣即日且上辭朝疏咫尺

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况臣之遇

主最奇蒙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一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於鳥死鳴哀之義仰瀆九重儻裨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

聖體充腴

聖容晬澤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狼狽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為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萬萬年

官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於此臣不勝

首願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於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籍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來每遇

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該

臣已屢疏上

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

聖情自有不可解者況須臾對越原不妨於順

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一今進言者類以

朝講並請臣獨以為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

御非必鵠立竟日而後可以啓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

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

而定一刻臨

而定一刻臨

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勒百言此

臣恭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勵精行之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令

夕改蓋有上憚於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

且法禁視貴賤為寬嚴賞罰視緩急為行

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權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

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朝弼加意圖之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

四或已用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名之路耳今一

槩重予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才庸王公奏草

卷之主

七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

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

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餉以虛實爲

是非以賞罰爲虛實則道途益說者詘而

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病矣

至於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若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可造次

加譴臣之褊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蓋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章奏留中與

御朝潤踈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

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

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

才庸王公奏草

卷之主

七

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目相疑

相伺於影暗之中也

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

四部乞休

皇上爲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於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定其人

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

疑百人毀之必不以駿昧投杼用其身則

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

其體此乃所謂真情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衆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此

雷霆之威間使人不測難以爲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之規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八

孔害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且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今縱未即發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一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取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勤惰賞罰之格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旣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爲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忍其求勿受其絀且如東邊貢而西邊搶其貌恭而其情脅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五

十九

可堅乃爲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遼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遼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澤可隱痛故臣以爲遼臣非大欺大則小欺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至於遼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踰時以至罰亦入廢使人人興灰心掉首苟避文罔之思而遼事不可爲已此當深



戒

一臣竊嘆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上所加意謂何耳今申飭吏治

旨雖屢下而慘礪趨迎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歛而嚴爲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全在於此是有求其實而已臣言止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于

此人所共知况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釋恩則亦未必無分毫之助也無任哀懇激切之至

辭

朝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銜

恩遠離力疾恭陳辭悃事該臣自蒙

恩允放於今數日滿朝羨臣之榮遇道路感臣之再生臣亦沾沾自喜以爲不幸而嬰此

錮疾以負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

皇上又幸而微此

寬恩以全母子未暇思去離之悲也乃今倥偬戒路定于月之三十日啓行咫尺瞻

天遂將萬里而臣至是食不更咽淚不勝彈矣

夫

皇上以國士知臣而臣豈以區區兒女子報

皇上者哉獨念自古人臣以致位一品爲至榮以歷事十年爲至久以一心一德毀譽不滑爲至信以全始全終進退以禮爲至美

數者臣皆兼之而此猶外廷之所見也至於硯硯暗室之守朋友或不及知而

皇上不惟知之且每形之褒獎蹇蹇造膝之規

賢主或不能受而

皇上不惟受之且多見之施行甚者一家之中

自母及子無不蒙

眷卹一身之內自頂至踵無不蒙

拊摩又甚者爲之徹樂減膳

請命於天而後知臣之真遭遇真辜負也祇今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瀕行

恩典超往軼來不知

皇情更何如其縉縉臣獨何心能無耿耿於羹

牆之戀寤寐之思哉惟是疾已中於膏肓

命難期於朝露

闕門在望瞻拜靡緣臣別無可致情只得權

創一禮設香案於卧床之前臣力疾下床

恭率滿家妻子僮僕叩頭呼

萬歲事雖近藁然亦見臣未死一息形雖往而

神未嘗不留身侍母而心必不忍忘

皇上也去國孤臣言盡於此所望

皇上慎起居以凝萬年之

天眷採芹曝以綿萬世之太平而至如臣一介

之有無生死則幸以江湖鳬雁視之莫深

繫懷以重臣負謹再陳辭悃似代

面恩臣不勝回首依依一字一淚悲悵哽咽之

至謹具

奏以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辭朕知道了炎暑長途卿宜慎重

調攝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抵家謝

恩疏

本年七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療疾母子蒙

恩造命還鄉恭陳謝悃事該臣昨於五月中八疏乞骸仰蒙

皇上鑒臣疾病顛連至情迫切萬無可留之理

准令扶母馳驛回藉臣當于本月二十八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日辭

朝三十日出京因見病久不痊惟恐隕越道

路重貽

君父之憂只得晝夜兼程以七月之十五日到

家訖臣之狼狽不自意留此殘喘得為首

丘之狐反哺之鳥此

皇上之賜也長途溽暑寄命一舟而在行僅四

十餘日免于風雨波濤之險此亦

皇上之賜也先是臣以為母陳情言煩聽厭故

乞骸八疏中略不敢及母病而

聖諭及之臣初止亦知感

恩涕泣比行至瓜洲臣母暴泄仆地不省人事

者彌日舉家環哭以為無復生理已而投

藥漸醒復有苟延之望若

聖心預知其事而續以餘命生還者此又

皇上之賜也至于臣再起田間躡登首揆中間

所蒙

虛席之待

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召對之寵轉圜止輦之聽披肝析膽之親及其

病廢且歸而又為之徹

御膳以禱

斥帑金以賜假

欽傳以行則臣雖累疏陳之而終不能盡但有

涕泣慙愧耳臣因竊自惟從古人臣得君

如臣比者何代無之顧其君不過委國授

政以竭盡其可用之力何暇恤乎其私迨

其力盡命窮而後以帷蓋恩之亦何益矣

夫孰如臣銜寵以出銜寵以歸臣及母之  
尚存母及臣之未死考之載籍曾有如此  
遭遇如此僥倖而臣尚能以捐糜稱報者  
乎惟是夙業已錮目遂全育永無再見日  
月之期則鬼神實厭而絕之萬死餘負復  
何可言者今一念耿耿所未忘芹曝之忠  
惟有辭行一疏尚在

御前而喫緊在願養

聖躬屬精

聖廟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聖政破成心以用人攬羣議以決策則始終望  
皇上實聽而力行之此外則有司所自守耳臣  
林野廢人自此分無敢強聒朝事但于天  
光日影之下祖宗香火之前且暮焚香叩

頭祈

聖治之日光輝

聖躬之日強固而已臣臨本不勝泣涕橫流瞻

天戴

聖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奏

奏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爲母請

卹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喪乞

恩查例給與應得

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母

累封一品太夫人吳氏先於萬曆十八年偶感

風痰蹇吃之疾一向調治未痊臣之連年

累疏陳情觸藩狼狽至於成疾其實皆爲

聖廟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臣母也上賴

聖仁洞察特准臣扶母還鄉臣竊自幸受

恩受

芘如此身病雖已瘳而母疾或尚可支持途次

雖不安而到家或稍便調理以此更起無

涯微福之想即羣醫診視亦有謂脾脉尚

強任其無咎者不意延至萬曆二十二年

臣母竟以前疾轉篤于十二月十五日子

時身故臣伏自痛恨兩目既盲又不即死

以餘殃及親即今一身俯仰無復自容發

面剝腸尚有餘負而敢再干

天地之恩增其罪業哉但念

國朝令典大臣父母身故例有

卹恩而臣又當子孫自行陳乞臣之不肖倘亦

有可僭援斯例少光泉壤此非人子所宜

避也且臣母昔配先臣夢祥所生二子長

即臣錫爵次爲已故提學副使臣鼎爵其

早年拮据教訓之勞與晚歲死喪疾苦之

聖廟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狀已略具臣陳情疏中而

皇上亦已屢形之諭札矣及今雖幸八十考終

免於客死然三年之間與疾從臣再涉萬

里屏居寓舍舉目無親實臣以一官累之

今觴舞旣已成空攀號又復不及惟是春

秋奄奄之事又不及臣之未死微藉

寵靈表章潛德如罔極之報何哉蓋先是臣父

夢祥沒時臣亦嘗援例乞

恩得

賜三品卹典今臣母當合葬不敢擅自開墳應  
得

諭祭又當從一品官階則臣父未霑之

恩或亦當並及者伏乞

勅下該部量查故事

准令一體頒給庶夜臺寒谷重噓春日之光哀

鳥啼猿稍慰終天之慕臣盲憤即死亦可

見先臣父母於地下矣臣不勝泣血懇祈

衛懷待

東肅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命之至

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稟清弱慎勿哀感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

謝

賜賻疏

具官回籍丁憂臣王 謹

奏為感激例外

殊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喪乞

恩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稟清弱慎勿哀感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欽此續於萬

東肅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曆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趙喬年齋捧

皇上手書諭札一道到臣原籍喪次至恭設

龍亭香案叩頭伏讀

聖諭朕覽卿所奏知卿母壽登耄正宜安享

豈期仙逝朕甚憫焉特令該部從厚查例卿

宜安心治理慎勿過傷特賜卿賻儀銀二百

兩紵絲四表裏白布二百疋苧布二百疋新

鈔三萬貫着禮部差官齎捧馳驛前去以示

朕優眷元輔至意欽哉故諭欽此隨該喬年

將

欽賜前項物件照數頒給

洪慈大賚情至禮殷並非臣始望所及臣不勝

感激不勝哀慟除先於

龍亭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及奉

手札尊藏永爲世寶外茲禮成復

命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南陔慕遠祗

微追往之榮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北闕恩濃更荷卹生之

賜

王札驚傳於下里

珍頒愧捧乎充庭對

使蒐遙撫躬涕雪竊惟

累朝之卹典類以大臣而推恩事闕孝思故不

嫌於子孫之自請裁有定制且不得以勳

故而加優其或計聞在京分

內帑以資喪費抑有身沒于位馳驛使以護

視歸此乃一時因事之恩摠非今日可擬

之例况如臣者無階遇合勞未展於一第

不次延登

寵沔叨於

三命重以八旬衰疾之母上累

九重盱眙之私鄙賤姓名至屢塵於

御簡道途寒暑亦仰軫乎

宸懷仍

假以昏晨反哺之緣且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賜之綿悛再還之息幸及牖下已獲遂于考終

不揣量盈乃贅于夫

恩卹豈意

俞音之遽降更厯

使札之遙馳白練兼筐載出

天機之錦朱提滿篋並輸

泉府之珍

藩錫既累于百千

溫言矧溢乎肺腑上念臣母年垂耄耋惜安享

之不終下憫臣躬質本厓麻恐哀思之致損

十行親灑恍承慈煦之容

一體情懸具悉惻療之狀瞻此

殊常之渥典寔爲振古之希聞茲蓋伏遇

皇上達孝因心

至仁造命不以犬馬無用而忘帷蓋之施不以

苦塊不祥而輟簪履之戀致枉

皇華之重使下臨窮海之棘人

東華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出綽出綸慰勞真同於父子

賜礎賜賻匪頒並逮于存亡臣工拭目以勸

忠父老環觀而渾涕願臣久嬰殘疾重罹

閔凶本緣福過而生灾彌恐

恩多而成罪

闕門萬里阻辭控之莫從形影一身悵報酬之

無地惟當敬章

君賜展告母靈庶籍九原微福之餘即臣萬死

猶生之日葬以禮祭以禮冀少慰乎泣按

體於斯弔于斯誓無忘乎結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悲感涕洟之至爲此具本稱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東華王公奏章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謝

賜祭父母疏

奏爲父母並荷

殊恩欽遣專官致祭再陳謝悃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吳氏病故

特允臣請賜之父母並祭仍加祭四壇又蒙

專遣尚寶司司丞馮渠齋捧

諭祭文聞喪首七各一道到臣喪次隨該蘇州

府備辦祭品已於

二十二年五月二

日

奏草

卷之

十四日

宣諭致祭並祭臣父夢祥訖臣不勝感泣不勝

榮愧除先奉

賚恩及未奉葬

恩陸續另本陳謝外伏念臣猥以妄庸起由寒

賤偶叶

風雲之幸會實本怙恃之深恩而

聖主之知未酬人臣之量已極致于天譴備歷

家艱父喪于前母喪于後蕭條第妹感枝

葉之半枯疾病形骸望嶮巖之且迫臣以此血隨涕盡懼與哀并冀緩死於須臾庶少啜於光顯然以

國恩有典非廢膺之得私身寵既盈恐罪業之增重故頃爲母陳情之疏止以查例量給爲言所祈不格于有司足慰亡靈於如在而比者自

天發詔辱

御墨之親摘馳傳

奏草

卷之

三

須恩損

尚方之多幣臣已不勝其隕越人亦且爲之

慚惶至於

祭累四壇擬定策元勲之例重以官從

特遣輟尚璽九列之班事既修於前聞言復

榮于華袞此悼亡之殊數視恤孤爲更優

爲親雖不敢辭撫已豈望及此此蓋伏遇

皇上體臣如父子視臣如股肱始旣以臣病乞

骸而逆知其情之有在茲復以臣母背養

而追驗其言之不欺爰倍切於

矜憐特加優於典故輝煌

雲綵招九原長逝之魂絡繹星輶致萬里不

宿之

命謂臣父夢祥禔躬孝友名頗藉於鄉評謂臣

母吳氏嫺德肅雖行素敦於閨範式哀潛

懿並載

慰章蓋自臣兄弟立

朝以來凡游沐

之肅王公奉草

卷之三十一

追封之典又自臣出入內閣而後尚及承祿

養之款一粒一絲孰非

上賜在官在籍總庇

天慈而至今草土瘠疾之身又獲遂泉壑顯揚

之願借餘輝於俎豆庶幾死者之復生慰

長慕於几筵仍幸生者之不死其為悲感

豈殫名言顧念

震東為臣而興祠

節典為臣而破例即二親銜

恩於下地有覲松楸矧微臣抱親於循牆忍其

體粥此生已矣永為負

國之人有涕潸然尚想傳家之訓惟寶慈而

服儉為父唱而母隨如

皇上未忘簪履之遺則臣請用為片曝之獻過

此以往不知所云臣無任萬感萬叩哽泣

銜悚之至

肅王公奉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祭葬畢事謝

恩疏

奏為棠

恩祭葬亡親事畢三陳謝悃事臣以家艱上憂君父先該兩次

遣官

賜賻賜祭除已陸續祇領另本恭

謝外隨該臣領到蘇州府補給工費銀二百

五十兩當於臣父夢祥原攢之次開墳興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工擇以今年十月十四日奉臣母吳氏合

葬會

欽差中書科中書舍人余思明以督視開墳工

至又會

欽差蘇州府知府孫成泰以奉行下葬等祭至

殊典駢頒

重使接踵人臣存沒之榮未有倫比茲當周

年葬祭事完之後臣謹瀝血叩頭陳

謝者竊念臣猥以屏庸受知

明聖自甲申壬辰之

再召及辛卯甲午之再歸首尾十餘年間有忠

而願陳則

皇上之威顏無所不假借有苦而欲訴則

皇上之肺腑無所不體悉蓋天下以此豔臣之

榮正亦以此責臣之備臣亦自愧其酬

恩之淺而乞身之亟也既而歸未半年臣母背

養有如尚淹須臾之待

命而臣母以邸舍淒涼死以道途風露死則臣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終天抱恨視今日復何如然後知

皇上不惟榮臣且假以辭榮中之至榮不惟不

以負

恩責臣且優以割恩中之大恩而臣之感極矣

愧極矣乃

皇情閔然猶以荒原宿草恐潛德之遂湮獨子

單孫痛遺思之罔極

特頒太費申以

卹恩加遽至於五壇開墳仍頒

專遣即今新丘就空湛露方濡計其傭工復  
土之資當損中戶十家之產而况

皇皇華袞

奕奕重綸褒其母因及其父哀死者兼慰生者  
則

洪慈至仁乃在掩骼埋胔之外而

渥典殊數不特夜臺幽壑之光臣之前疏謂死

者復生生者不死豈虛言哉顧臣眼枯不

見天日身毀僅存人形分于天壤之間必

皇主生奏草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無久長之理而

皇上料亦審其委頓顛迷灰稿墊溺不足復望  
之矣惟是膝箴皆誦未忘慈儉之規草伏

山棲竊效

岡陵之祝則臣尚幸腔血之猶丹以繼先臣

銜結未酬之志報

主止此報親亦止此至於節次所奉

恩典則臣已鐫勒金石垂之子孫使一門世世

永矢於捐埃四海人人普勸于忠孝而此

外則不敢漫爲雕飾之詞以瀆

聖聽矣臣不勝刺心銘感雪泣悲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葬事已畢朕心深慰知道了吏

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二

請卹典疏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懇乞

天恩量加亡妻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自蒙  
恩賜歸養病入年于今不曾敢以無事冒嫌  
上陳亦不曾以公事出位強聒獨有爲母請  
卹至情所不能已而

奏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二

皇上亦旣動心哀憫破格賜之祭葬矣自恨負

國罪重天禍頻仍臣妻封一品夫人朱氏

又於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病故即

今停柩在家尚未入土查據

會典雖有從夫恩卹事例而臣伏自揣一家

存歿榮冒已多無顏更以私情干

請遲之至今會又蒙

聖恩未遺弓冶將臣男衡擢居上第父子再入  
翰林而臣之亡妻適又會以本年七月初

四日爲三年滿忌之辰臣以孑然一身率

二三幼孫哭奠几筵之下因思此時此日

遠客孤男自循其衣冠簪組而痛乎母之

不及待也不知哀踊慟絕何以爲情即今

内外官紛紛爲父母陳乞仰恃

聖明孝理之下苟例可爲縣蒙

奉允其在臣男顧獨以有臣在前不敢自行乞

恩臣又若猥避私嫌使結髮糟糠同甘共苦之

人不得微

奏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三

華袞片言光榮不朽則臣又何以爲情已復思

方今公私困急礦稅繁興以

皇上至仁至明非萬分不得已豈樂爲此歛怨

招謗之事臣謹忝心膂休戚相關今日之

事但禮官一覆行有司一傳祭之外必不

敢再煩

勅葬以康公帑此蓋愚臣一念不忘憂

國之心亦使亡妻有靈知其事由臣請禮終

舅姑庶心安而魂魄亦安矣臣無任

賀

冊立冊封上

徽號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欣遇

慶典維新恭陳

賀悃事臣自蒙

恩放歸八年草野之蹤分不敢再瀾

清禁茲者恭遇

聖主奉奏草卷之三

王

明詔發中以今冬吉日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福王等王隨該禮部傳諭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振古鴻儀普天雀躍雖距

遠敢後歡呼蓋先是嘗從同官時行等

造

膝而奉

大對傾耳而聆

密音是時已知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天常地紀粲若星陳

祖訓孫謀較如斟畫而臣錫爵又嘗特被

廷宣九承

札諭自謂

君臣之相信可質鬼神而無疑以此訛議數騰

而臣不爲動遷期累歲而臣不爲驚乃至

於今竟成左驗

聖主奉奏草卷之三

中

出片紙於半夜揚

休命於

大廷瑞叶星輝首正

青宮之位明中恭彌旋分

赤社之封既推

孝而爲慈亦自親而率

祖爰薦

重闢之顯號式觀

九廟之樂成此實由我

皇上稽誅自天盡倫惟

聖赫

雷霆之斷於淵洊濩燬之中矢

金石之謨於管窺蠡測之表所以陽和一布而

天爲反風

渙汗甫傳而嵩呼彌路其爲慶忭何待臣言願

今

嘉禮備陳

曠恩遐布敝離明而繼照已邇謳吟

文肅王公恭草

卷之二十二

五

培鼎祚以增昌尚資佑啓所望

聖師聖父躬自軫於民依亦使

維城維垣共永遵於

家範則豈徒

皇壽萬年

本支百世而已哉臣無任瞻

天仰

聖舞踊頌祝之至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問

安勸諷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喜聞

聖躬康豫恭陳天人感應之理懇乞

聖明仰順

天和益堅初念以綏

萬年福祿事該臣昨蒙

天恩存問不勝感激已於前三日望

文肅王公恭草

卷之二十三

六

闕拜表恭

謝遣孫齋

上旣而

京師忽有報至以

皇上玉體偶於二月中微感風痰眠食少損臣

又不勝憂疑旋而

罷曠稅出繫囚起廢官報至則臣又不勝驚

喜北何稽首而祝曰此

萬年天子消穰保福第一義也旣果聞

傳諭之後

聖體一汗而愈此時料已告慶

郊廟

臨見群臣真普天大快之事而臣愚風叨

近密勿渥被

恩私敢獨於萬衆謳歌之中無一言道喜哉竊

聞之賤臣庶女義烈可以激風霜志士勇

夫精誠可以貫金石豈有

上天篤生之子而一念之轉移呼吸不與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三

七

上天之和氣相符四海共戴之

君而萬年之福祿壽考不與四海之頌聲相應

者乎臣固以天人感應之理測之而知

皇躬勿藥有喜必不待著龜而決也芻蕘之愚

別無一得可獻竊謂前鑒非遠昔何以氛

稊迭奏變亂頻仍今何以人謠大同

天心底豫則

皇上至神至明可觸類而推也自曠稅諸使鑒

擾徧海內而逆徒狂酋相與公傳僞檄駕

以爲名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群奴梟斬萬段而償

不得

國體之傷孰與今日

雷轟電掃萬魔近散之爲榮又前此

朝堂之上大臣灑涕而憂小臣矢口而爭甚

者爲狂爲激幾如罵詈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一切留中不理而消

不得

文肅王公奏事

卷之三

八

聖懷之懽孰與今日上恬下熙四門洞開之爲

暢臣固以人和測

天和又以

聖體占

聖德而知

皇上之必無反汗也第海濱遐遠里俗謬訛信

宿以來流言數起有謂

聖諭已傳旋即改悔者有徧揭匿名榜於城四

門鼓煽搖惑者臣竊以理度之曠稅不罷



則已罷則

明旨一下各衙門已即刻發行外鄉遠郡已即時傳到豈有可再收回之理乎人情方其久苦無聊中心孤氣衰尚能強忍及至快意當前美談在口而旋又奪之已哺之食既還之命豈有不譁然鼎沸之理此得失利害昭然甚明豈

聖明容有不知而愚民無端妄言祇自作口業耳抑有愚慮凡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九

朝廷便民之政必爲羣小人所甚不便而百計阻撓之至於礦稅尤其榮身肥家所倚爲命不忍一朝奪去者彼必外託於孝順進奉之名而陰行其誣說逢迎之說或曰此大利也或曰此成命也至於上而于和召災則或曰

聖躬小疾已愈不煩懺悔也下而擾民激變則或曰有司自能剿撫無足深慮也凡爲此說者

皇上倘不忍難割之愛誤而一入其中則所損不小臣今且不暇遑憂試徵近事當

聖體違豫時診視調理必問太醫不問目前孝順進奉之人也檢方製餌必取諸藥庫不取諸四方燒採抽辦之物也

皇上試以此痛定思痛足知此身日用飲食之外俱爲長物雖積金如山載寶滿車而緩急不得其一七一筋之用譬之灰塵過眼了無重輕糞土沾身方當湔滌豈可更爲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

之心煩於鳩飲體倦於經營抗天怒以競錐刀冀人愁以充囊橐乎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近示之小災而遠伏其大警社稷

宗廟之身不可嘗試匹夫匹婦之賤或能勝子故願

皇上乘此

天休方至之機

聖斷改張之日盡屏詔佞猛決狐疑曠然與天

下更始則臣見

聖心日間而無事

朝堂日靜而無譁玉板鏤鴻明之德神寶薦

萬斯之年豈不休哉豈不盛哉蓬蒿遠臣

避嫌引分已十年不敢言

朝事而及茲猥蒙

念舊之恩屬耳

維新之政不勝感喜交極間進一言然願

皇上陰採臣忠毋發臣疏以俯全臣思不出位

臣不勝欣頌祈懇之至

臣不勝欣頌祈懇之至

謝

存問疏

萬曆三十年三月 日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為恭謝

殊恩事茲者伏遇

皇上以

冊立

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勅諭一道遣刑部員外郎王玠齋捧至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周一梧等備辦羊酒

花銀表裏一同到臣臣不勝欣戴不勝感

激謹焚香叩頭祇領隨率子孫望

闕恭謝外先該臣與舊同官申時行等快觀

宮庭之慶共懷燕雀之私方具疏申

賀閭而赫赫

詔諭皇主

使節業已自天而下考之故事大臣存問之典先朝雖間一舉行乃其人大率以老成名德論年論望見謂無慙願如臣者年未及憲老之期望且在常人之後而猥叨

濫恩曲被遠軼獎章

殊錫多儀下光閭里臣竊自愧也及讀

勅諭首以

冊儲一事發揚臣等隱衷密論藹然家人父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子同休其慶之情然後知

皇上此舉不獨爲四方遠聽威聲順而破豚疑兼亦爲十年廢臣推肝膽而釋罪負至此而不勝感刺於心汗沾於背已既復自念古之大臣或端委正色而措國於泰山或塞簾蹴蒲而定計於密幄臣皆非其人也猶計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同官反覆疏揚不過即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

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旣蒙

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懣而未伸者今日之事如天自青如且

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曠然冰解以臣之愚越在艸野但有傾耳下風伏

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勤九重萬里遺簪棄履之思

金鑒玉露之賜乎伏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二

十四

天地之恩非環艸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

因并推舊臣感

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且不獨爲一身一家受

恩受

賜爲謝且兼以

皇家萬億臣民人人造命為謝以

皇家萬億孫子世世詒穀為謝至於

皇躬萬億年弗祿壽考則自有四海之頌聲與

百神之拱祐無待臣區區私祝為已為此具本

專差長孫男恩生鳴虞詣

闕陳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東唐王公奏章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知道了王鳴虞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賀生

皇孫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為欣逢

大慶恭陳賀悃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

日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生於今年二月十一日

詔書到本府開讀訖又於本年四月十三日

接到

東唐王公奏章 卷之三十一 十六

詔書以

聖母壽屆六袞加上尊號

憲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臣伏在海隅旬月之間兩親

宮闈大慶不勝犬馬一念歡戴踊躍之私謹

稽首頓首稱

賀者

癸官毓慶茂延

百世之本支

寶冊歸尊永介

重闢之燕喜祗沐

疏恩於鳳檢遥欣

聚順於龍樓仰惟

皇上

大孝尊親

顯謨裕後慮先國本早定策於

宗祧憂軫民依邇

弛征於山澤乃眷嘉生之叶氣式鍾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二

七

繼體之元孫月吉誕彌會

慈壽登耆之始

天休申命屬

宸居鼎建之成爰

升號於雕珎載揚

徽於彤管子又生子一堂稱統膝之觴

親以及親九有隆令怡之澤喜

多壽多男之並茂更卜年卜世以無疆凡與生

成惟均蹈舞顧如臣者凝丞舊籍夙依

日月之光林壑野蹤尚想

風雲之會徽

福况先於近列賡歌敢後於康衢伏願

崇護元良益光

聖善錫永言之孝類

宜孫宜子而宜民駐難老之慈顏

壽躬壽身而壽國臣無任瞻

天仰

聖且喜且祝之至謹具表稱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二

七

賀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存問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感激

殊恩恭陳謝悃事茲遇

皇上以

聖母壽屆六十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勅諭一道遣行人司行人牟志德齎捧到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李右諫脩辦銀幣羊

酒等物一同頒至臣謹焚香叩頭祗領隨

望

闕恭謝外伏念臣之乞身歸里已十有四年

而所蒙

皇上遣官存問之恩亦已至再然前此尚以

建儲陪議得藉口微榮今則朽廢多年音塵

絕遠呼嵩

玉陛旣無緣仰瞻

日月之光捧冊

璇宮又不獲俯綴班行之末而

皇上猥以宸慈燕喜分賁草萊

綸綍恩華借嘘枯朽且

重念其歷歲贊襄之久而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二十

曲體其懇關忠愛之私

遠馳萬里之使星

特輟五雲之仙露

褒加重袞越朝右以疏榮

享及多儀下里門而生色臣之驚駭更切悚慚

念莫酬

高天厚地之恩敢自負銜環結草之志嘗竊聞

千里耳得聞進其替言以謂方今

聖德聖政太平日新

文母文孫福祿滋至而朝貢半闕天工多叢脞

之憂關稅未蠲民聽有二三之惑

御前積留中之章奏嚴下多坐廢之隱淪此皆

朝士所常言或亦

皇衷所自悉乃臣姑以身事喻之七十陳人能

瀛餘命其優至於不耕不獲坐糜

內帑之頒而薄海元元獨無階請旦夕之命其

寵至於一問再問浹被

天書之渥而時賢濟濟曾未得蒙葑菲之收此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臣之所以處優愈愧受寵彌驚而不得不

效一言以報者也伏讀

聖諭贊襄忠愛之褒撫非臣所敢當

皇上苟念臣未罄之贊襄未忘之忠愛蓋亦以

推恩舊臣之心因而盡推朝野士民之心盡

撤

內差盡蠲浮稅盡收在野之遺賢盡下

留中之章疏則臣見

皇上之孝慈自家邦而刑四海

皇上之福壽自一身而貽子孫將天保萬年本

支百世不足為今日頌已故事閣臣蒙

恩存問當遣嫡孫兒男詣

闕陳

謝而臣今止有一男在籍一孫尚幼只得權令

同祖弟監生元爵代行臣不勝感

天戴

聖至深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以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二

十二

闕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辭

詔命一疏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蒙

恩至重揣已至危備瀝萬苦真情以祈哀免事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接得邸報該

大學士朱賡等奉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王

聖諭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

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

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

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可擬諭來行特

諭卿知欽此隨該吏部繕奉

聖諭加臣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着差

官召來臣至是始敢信前報之爲具感激戰

悚涕汗交下竊嘗考

先朝眷用舊臣如大學士張孚敬等其先或以

忤廢旋而召復或既召之後尋復放免大

約不出三年二年而新陳更代忽如轉環

曾未有如臣起家侍

上之久從無片言之忤而及今則又以十三年

去國之逋臣七十四歲卧床之綿疾猶然

上厪

曉懷特蒙

陞召

諸臣之間真可謂始終盡善盡美臣縱有百身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王

豈不直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忍死與疾以趨

嚴命而事乃有必不可強者

皇上止以臣先年乞假專爲目疾氣力精神或

尚可備緩急之用正不知臣之邇年自母

妻連喪之後而骨枯腸腐不屬爲人久矣

記得甲辰元旦起床拂沐將以展望

關遙賀之誠行禮未終忽然墮地祇今得患

膝擊胸脹怔忡健忘等疾往往六時之內



五時臥床今日之言明日不記自家及門  
僅僅數步非數人扶掖肩輿傳送必不能  
前此其支離潦倒之狀地方之有司與鄉  
里之士庶無人不見無人不問也夫臣  
身未登

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進

闕廷腴顏榮次晨入暮出借何力攬扶擬稟  
奉行屬何人代筆此事勢之必難勉強者

又臣年衰祚薄目前止有一男衡蒙

又肅王公奏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恩賜歸終養仍以疾痛經年安危未卜此又臣

一家私情非所宜猥獲

上聞然大馬病身以此日夜憂煎轉益困劣若

不乞哀於

君父更當控訴於何人目今同升皆君子岩下

多老成棧樸薪樵惟

皇上所使而

自天嚴命乃忽萃於鐘漏久殘之人以期其消

埃一分之報臣之負

恩知其萬死難辭已然與其惜生重命處而便

身之負小孰與苟祿貪榮出而誤

國之負大等之爲負也臣寧從其負而小者

臣伏讀

諭旨有忠誠正直之褒顧自揣無當也

皇上倘亦以去年謝

恩疏內頗及時政間進讜言幡然有動

聖心宜忤得褒不惜借一人以勵衆乎如此真

聖德真

又肅王公奏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聖度矣乃則謂顧其言可用否耳使言果見

用則萬里如一堂不必見臣面也萬美歸

一人亦不必藉口也蓋聞古君臣之交曰聲

相應氣相求又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夫聲氣內合則忘形謀猷外順則忘言此

榮何必三旌而報豈徒一死哉抑臣又惟

邇年會推閣臣往往相兼在任在籍以候

欽點今廷臣久悉臣病不敢入會推數中而

皇上乃於點用三臣之外特出

中旨召臣又特爲之陞秩遣官期以必赴

聖神獨斷誰謂不允而其流或恐啟傳陛乞陞

之端阻推賢讓能之路臣若在

朝必當諫止豈可更以身爲的招射也臣言

至此不獨爲身兼亦爲

國即此所以報

恩知亦即此所以代

陛見矣惟

皇上收回成命亟賜

朱勅

卷之三

王

允俞公爲國家存舊章私亦爲龔瞽全餘命臣

之感

恩真生死而肉骨也臣不勝至危至苦呼

天待

命之誠謹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與

情共仰慎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趨前

來吏部知道

允俞公奏草

卷之三

王

再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負

知負

恩萬非得已再陳新舊病形懇乞

聖慈俯從矜放以免誤

國事先該臣一聞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九

欽召之報當即馳疏懇辭不敢少延信宿以辜

聖懷虛佇之勤尋而

欽差行人司行人惲厥初齎捧吏部所奉

聖諭一道至臣里第宣讀臣當於

龍亭前扶病叩頭恭謝訖隨於七月初二日再

接邸報知臣前疏已下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與

情共仰慎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趨前

來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病耗仰負

殊恩罪甘萬死乃不意我

皇上批旨愈溫趣行愈急臣病未狂豈有受

知受

眷至此而忍終爲躍冶之頑金辭榮之朽木者

蓋嘗伏考累朝大臣辭恩故事官至二品

則辭年滿七十則辭臣今以年以官不啻

過已而以爲是皆常套不足報非常之恩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

夫非常之恩則孰有過臣之今日

發命內廷拜官野次虛揆席以延佇輟侍從而

守催者臣誠驚誠感且愧且懼以此更不

敢用常辭賣

聽而特以新舊病形昭昭在人耳目者一再爲

皇上申明之蓋先是臣初發疏時患有怔忡健

忘痿痺等疾雖是苦足不能趨

朝而尚幸口未絕粒循床臥起猶或勉支近

乃於前月望中

欽差將到之日忽然嘔泄大作食飲俱廢至於迎

詔謝

恩俱不能拜跪成禮然猶日夜引領而望曰吾皇庶幾其哀臣放臣再造此須臾之命乎比今溫旨又下行人憚厥初當即詣臣榻前備宣皇上倦倦至意言未畢口而見臣涕泗橫流氣息不屬輒亦爲之唏噓嗚咽而止臣於此時能更着一分之詐更圖一息之安否又

東唐王公奏章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復能臥家而理

國事扶病而赴

嚴程否矧膝前有病子乳下有稚孫兩世單傳朝不圖夕臣之衰頹及此崇遇情既不忍棄家而出勢又不能携家而行兩地憂懸狼狽愈甚臣亦知疾病不祥之事非所宜

瑣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然使臣諱而不陳陳而不見信則勢必將以一身累一家以一家累一國

皇上何負於臣而得報至此哉抑臣前疏有云不獨爲身兼亦爲國言之似佞味之頗長

夫

皇上之召臣將以冀臣之用也而

內傳特肯出格駭聞之甚則臣之身不安臣之身不安而天工爲之曠國體爲之傷非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也今之論者猥見尚書于慎行葉向高與臣皆在遼蒙

召以爲事同一體不可爲一臣而兼綴二臣之

東唐王公奏章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行殊不知臣之所處正與二臣不同二臣

新被

召命再辭而進或是事宜舊臣也如其可出則必不辭其不可出則雖累辭至於再四必不敢悻煩而止也乃臣竊屬耳近日言官之論列多猜旁指慙未悉病心事故謂臣特達受

知事體隆重必須得

皇上虚心委任與之更始臣乃可出此教臣以

去就要

君者也臣所不取又或謂臣安臥多年今日所蒙大出夢想之外臣且驚而未必肯出此疑臣以偃蹇嬰名者也臣亦不取臣之區區獨有真病真情不欺一字明可告

君父私可質鬼神而至如

聖諭所云世道未平人情紛擾此則自在

皇心一念轉移間而非草野罷癯所敢任所及

謀已惟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

皇上始終哀而允之臣不勝哀號叩

天懇款祈控之切

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還揆席抒獻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縈念如國家何宜即日就道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謝

存問蒙

恩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綸疊降涯分厚逾懇辭超塵以安愚衷事該

臣近爲辭

召未允再疏陳情間會又接閏六月中邸報蒙

皇上將臣去年謝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

恩原疏批發下部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臣之謬悠再歷

天問因自念病已中於膏肓

恩莫酬於埃露野人芹獻粗表葵誠乃不意積

月塵埋之牘尚存

御前匹夫道聽之言猥垂

宸獎重以賞及延世超授京銜而臣之愧甚矣

記得三年前臣曾遣孫男鳴虞齋謝第一

次

存問蒙

欽授中書舍人會其天沒不及爲之辭謝今日

所蒙又適介於辭

召辭官之間誠恐言語愈煩

天聰愈厭而此心終有不安者竊念臣弟元爵

么靡孺子眇末諸生祇緣同堂骨肉之親

得承一介行李之乏分於他臣齒卑地賤

不敢輒有覬覦而乃今一旦辱登侍從之

班致身日月之際何緣何福可以堪承且

問其所以得此乃

恩授非廢授也乃爲豆齋疏而授非自己考中

而授也臣聞名器不可濫假大福不可屢

微今身在辭

恩而反故聽子弟冒

恩初心之謂何家教之謂何用敢不待第二疏

下先陳愚款以冀

聖慈之回聽愚衷之少安焉臣無任

至辭

召命疏

在藉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三瀝病苦至誠亟祈

哀允以終

聖恩以保微命事該臣昨以蒙

恩召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還揆席并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榮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欽此隨該吏部移咨到臣因而備宣

屢旨將臣去年所上謝

存問疏

特賜追發仍爲俯納瞽言褒其忠悃欽授臣從

弟元爵爲試中書舍人

殊榮異典駢集一朝

延賞推恩貤於兩世臣之忝冒至此本合另

本陳辭但以身受

恩知特達非常爲重則子弟之因臣受賞爲輕

除已飛書令其即日就官而臣代爲之望

闕遙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三瀝至誠以祈

哀允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闕玉輦之籍而心反馳山林皁壤之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安時方會攀龍附鳳之緣而口但陳疾痛

顛連之苦若此者摠謂之欺於人爲驕蹇

於物爲鬼怪臣非喪心病狂不忍負

國自負至此也乃茲疏辭愈數

詔墨愈溫若真以臣時毗

主不可無臣則臣在

朝之薄力在野之微言已畧效於

上前臚鳳枝窮豈堪復用抑或疑臣之欺厭臣

之瀆故斷來章責以大義則臣知罪矣已

復三思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天地豈以草枯木朽而遂

廢栽培

皇上之於臣父母也父母豈以子哭兒啼而不

關痛癢且臣犬馬病痼已具前兩疏中而

目前最苦最急者眼盲足痿寸步難前血

耗精銷諸事不省晝則迎醫問藥汲汲如

狂夜則伏枕循床耿耿忘寐此自臣量年

量力萬不可強而非獨爲子孫榮念也乃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明詔切責之語老牛舐犢病鳥哀雛誠亦不能

忘情然以

國事家事權之輕重則有分矣而以公私緩

急論之時雖多事

聖政方新矧又有四臣在閣贊理之么麼如

鳬鴈之集江湖不足爲多少而男之病

乃在安危且暮之間言之哀懇既無別子

可任男之沉痾又非藥石可支若無臣男

豈復有出身身既無又豈能報

國此實有生之至苦

聖念所必矜也乃近聞建言叅政姜士昌從旁  
爲臣熱中疑臣出而無補以爲臣言不行  
臣終不可出此又墮臣疏中去就要君之  
說臣之所不取也况士昌之意主於收錄  
遺賢原與臣去年條奏語合而臣又自反  
生平從無妬賢嫉能之事天知地知  
皇上知之舉朝之君子亦或知之而士昌一人  
之知不知又何論哉抑臣又惟人臣立身  
遇主苟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  
人則外間千唾百罵呼馬呼牛何不可直  
受乃新舊同官朱廣寧廷機一聞人言相  
與動色陳辨祇描寫得世途之窄揆地之  
輕非所望於老成也臣言止此所乞憐於  
皇上者亦止此嘗記得晉臣蔡謨以累辭召命  
爲言官所劾坐免爲庶人豈以

君網臣紀偏安霸代能持之而

堂堂天朝顧容得罷癯廢臣掉臂而逃任使矢

口而薄榮次邪臣言至此誠萬死甘之而  
一身之出處與人言之毀譽俱所不顧矣  
惟

皇上始終哀而免之臣不勝叩  
恩負罪懇款激切之誠

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東肅王公奏草卷之三

四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



辭疏外密奏

原任大學士臣王 密

奏臣之辭疏已送通政司封

進竊謂疏既入封則必當先送藁而本司官

未必有與臣同心腹者也所有至深至密

之私語於

皇上有益而於外廷爲觸忤於臣心爲積誠而

於章疏中有不可直達者臣且日夜引領

以望大馬病間得身赴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中

闕廷口陳獻替乃今天不假緣形勢轉急度

必不能再出事

上耿耿遺忠若不以此時伸布則無日矣謹另

具密揭以

聞臣惟人臣之義以有犯無隱爲忠而以實直

沽名爲罪方今內外章疏連篇累牘指陳

時政其果有犯而能無隱乎臣雖在遠每

竊觀邸報中惡言詈語摠斥

乘輿鬼泣神號遍傳都市甚而誣指清朝爲叔

季逆決危亂於崇朝

皇上但以禽獸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爲我之

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當自定而不

知此輩方將恃

皇上之不瞋不喜因得行此賣直沽名之計將

來其氣愈盛其言愈長囂凌詬誶之禍又

有甚於今日者臣聞之曰主辱臣死又曰

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今

皇上之辱甚矣小臣之無禮極矣臣身未立朝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四

夙叨心膺得不爲

皇上三思免辱之圖以庶幾於鷹鷂之一擊乎

然而事有大難者夫

君父至尊必須自立於一毫無過之地然後令

出惟行法行知畏而

皇上特不忍宮庭咫尺之好以招喧呶之口今

若不大加改革一番而徒加罪言者則彼

將腹誹而議曰我以爲忠也又將挾妖黨

之流言曰我以憂亂也至此而

夫威不可得加

聖口不能與辨此臣之所謂大難也以臣愚計之降魔蕩妖只在須臾絕訛止謗非假威

力且聞

皇上先此曾謬舉臣清矣而臣非能清也止以起自田家所求不過一飽一煖而及其遇主知食官俸並於一飽一煖之外無所增加而臣以此益悟金銀財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毫於此身無益而反足爲累此蓋匹夫之淺見不足聞於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聖主

聖耳而以小推大理自同然夫

皇上雖曰尊同天地而朝夕所需豈能過此一飽一煖今積藏

禁帑委之無用而徒令計臣日夜憂貧貪吏因而藉口頗聞各處軍餉亦以積欠嗷嗷日謀揭竿稱亂者此非好消息也何不先其未發幡然

降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稍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之不足而天下豈有不歡呼踴躍以頌聖德者匹夫孺子此時若再有後言三尺具在何法之不可行至於寢閣

御前章奏尤屬無謂尤爲易處夫

萬幾雖冗豈爭此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亦自有擬票承行之吏乃至十疏九格以資群小猖狂之口以蒙萬世不白之謗豈不可嘆豈不可惜大臣之所嘆惜者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十一

聖主

留中之章奏也而章奏之中亦自有緩有急且如九卿庶官之推補無一事可緩而九卿之中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之中又以六科十三道爲最急部院缺正官而以卿貳署其事彼旣以傳舍自處而人亦以代庖越俎狎而玩之其於黜陟進退之間精神安得盡展布事權安得不掣肘悠悠道路覓見

皇上久虛此缺羣猜亂伺以爲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了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  
可嘆可惜之甚者也科道官喜拾風聞妄  
言顛倒誠亦有之

皇上所以屢格考選之疏不過欲裁抑此輩以  
清耳目以鎮囂狂耳然而正不知考選久  
停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

命下之人而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  
勢不得不槩從始息以備各差之用於是  
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聖

官方將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陞如泰  
山之不可動搖矣言語意氣轉覺飛揚睥  
睨睢眦絕無疑阻然則與其故意裁抑留  
不肯以塞賢者之途孰若暫事疏通簡新  
進以決舊日之壅此則臣之私論明開言  
路陰散狂黨爲今日機權最上着也此外  
則又有建言爲事

欽遣之人紀錄收用頗亦爲時情所急曾經臣  
系疏勸行者

皇上誠一旦下部令其分別才品以需漸用如  
此人情無不可收物望無不可慰何至以  
堂堂

萬乘之尊而陰受匹夫之侮汪汪千頃之量而  
反招拒諫之名乎臣言至此誠忠誠赤誠  
見

皇上事事堯舜而獨此一二極易處之事橫遭  
口語臣實不甘爲此密切具揭期於至誠  
感動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聖

風雷之下萬口盡塞臣雖永廢豈不勝三徵七  
辟之榮哉

皇上倘默鑒臣忠斷在必行則必須先期  
放臣盡泯

知臣

眷臣之迹使天下知其言不出於臣善皆歸於  
上而臣之願畢矣記得先年在閣時每遇此等  
密揭常手自作書今竟苦病耗絕筆而男  
衡又病不能爲之代書只得令幼孫時敏

未成文理之兒謄寫而臣親自緘封以付家人王勉隨便附

進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內不使在閣同官知庶亦見達臣不要名不漏言之意耳至於臣辭

恩之疏雖係露章但恐

一下閣臣擬票不免爲同官避嫌一體報格今

事已急矣言已窮矣更祈我

皇上親批親允免傳閣票使病臣死生出處一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

切歸命於

上尤臣之大願也臨揭北向叩頭涕泣不知所云

僕最不善宣傳諫草平生未嘗刻一字雖

先正如楊文忠徐文貞皆有之而僕不敢

效也乃近聞名中有一使臣諫草不知

何據惟是一揭業已被人指目曾經告過

皇上遍送各衙門恐日後久遠仍有捏妄混真

理外傾害者昔鄒浩諫立劉賢妃而焚其

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辨至及于禍故不敢不刻耳

戊申十二月三日錫爵識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五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三

四辭 召命疏

萬曆三十六年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病苦至極萬難趨

命懇祈

聖恩憐放并乞

賜勸以明不欺事昨該臣三辭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召命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罷癯困苦屢辭

恩召分甘萬譴而

皇上猶然未加厭棄

批荅如響至如曲推臣隱疑其避言優假嚴程

遲之改歲真藹然家人父子之情然臣則

常言之矣身之將隱何恤乎人言臣身已

久處事外而猶遲迴前却以避悠悠之口

臣之所不爲也不俟駕之義聞之已熟臣

受

知如此而顧避冷就暄擇日以應鋒車之

召臣之所不敢也臣今年七十五歲矣命危於

朝露死輕於鴻毛苟得一當以報

上區區頂踵曾何足惜即如新輔于慎行一望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闕廷而死且不恨何暇計人言之毀譽道

路之寒暄哉惟念內閣之官職在贊理密

勿

皇上原不賴其筋力之用而臣今日之病乃不

專在筋力之衰疲而在精神之憤亂且暮

相與之人或不識其面目或不記其姓名

人有遺臣以書者或竟月忘荅或一日三

荅而臣懵然不能憶也此等情形乃正

臣職業相左臣雖欲誓死酬

知強裝赴命而終不得矣蓋臣自男衡病困以來臣身以望八之年內憂病男外支庶務宜其恍惚顛倒至此之極見今家庭肘掖之間已頽壞不自理爲閭里所歎况進而理天下之事哉臣伏讀

溫旨勉以初春就道而臣男之病會又以交春加劇口不能出一言足不能移一步羣醫束手眠食都廢揆之事勢恐無全理臣因感同官康雖失壯子然哀痛已往付之無可奈何或尚可割情徇國而臣男旦暮喘息尚有一絲未斷若臣掉臂捨之而出則虎狼之不若疑亦

聖慈之所不取也當臣甲午之歸日止以暴病困劣舊閣臣趙志臯等爲之苦請得垂恩放今狼狽窘迫萬倍往時而以同官在遠未悉臣身事心事果是如何則不得不相與避形跡之嫌如再擬

溫旨不能爲臣明白一言則臣死無救矣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發本處撫按官會同原差行人憚厥初查明若臣非憚忘誤事之極臣男非危迫垂命之時而敢抗違

欽限辜負

殊恩至此臣甘以欺罔受誅夫臣自蒙

召以來原差行人及地方官誰不樂于勸駕而臣敢引之爲證自于

嚴譴而不辭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諒臣矣臣不勝哀祈乞

俯賜窮情窮之極

奉

聖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旨敦趨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安車就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

五辭

召命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泣呼

天誓其萬歲以祈

聖明哀察事臣以私情仰辜

恩召閱日已幾一年積疏至于四

上而臣之苦極矣臣之罪大矣乃茲再奉

溫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奏上公奏草

卷之三

五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間宣諭從容調理安車就

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巡

撫都御史周孔教奉

旨到臣里第省諭訖臣謹望

闕遙謝外臣比者每讀

聖諭未嘗不感

知慟哭誓不欲生豈尚以蒙

寵未極更博一撫按之省諭間里之誇侈而後

出哉臣前疏之所以急於請勦者正以

主恩愈急臣應愈緩必須先覈其真僞而後酌

量其

恩施使臣所陳痛苦不真則臣爲欺

天欺父母之人死有餘罪萬萬無再辱

宸眷之理使臣言而真則豈有赤子入井號呼

至迫而父母不爲之手援僅以粉糖塞其

口哉父子痛苦顛連之狀行路共

見舉朝共聞甚而有千里故舊爲臣延醫

奏上公奏草

卷之三

六

合境士民爲臣禮佛者此皆仰推

皇上腹心手足之恩而實亦臣真情真病所感

皇上但一揣人情足知臣心之無他臣窮之可

憫已乃

聖諭尚謂臣精神矍鑠子疾諒亦不妨以此寬

臣慰臣不過盼臣一見耳顧臣則正苦無

見

上之緣誠得扶持病身面承顏而口訴哀也則

上之憂臣必勝于臣之自憂何以言之他人精

力尚有神志可與相衡今臣昏忘憤亂之極神與形盡敗矣他人疾病尚可日月計痊今臣男衛之病累月而年累年至千日而生理轉窮矣臣之謬悠既自以身嬰疾疾爲男衛早夜侍寢嘗藥之累而今日又以男衛積勞成疾轉自爲憂生救死之累父子相累終無已時若更忍貪戀

朝榮使父北子南相隨隕滅則天壤間豈復有此人耶夫爲國忘家臣久聞之使臣出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七

而有益何惜一男之命而

皇上猥以時勢多艱責之替理臣歸田以後回思在

朝光景實同隔世初不知近來時勢如何每于田間一接邸報但見人人眼生節節面生爲之浩嘆今試起一十四年不在仕籍不參密議之人而問以今日時勢何者最艱弘濟之術以何事喫緊則有口哇而不能對目瞪而不能言矣惟是目前一

大政人所共言而臣之所已言者摠不過在皇上反掌操縱間耳臣今身旣長隱若復嘵嘵

強聒又恐犯首疏要

君要名之嫌有如聖念未忘臣忠改絃更化正亦未晚譬誦矇箴足可代面倘雲久密而不雨雷欲解而復收臣縱能黽勉赴

召一望

闕廷之外不過十日九卧而已乞歸乞休而

東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八

已無一分以濟

國家而先聞病男之命

皇上亦何取于臣而忍見臣困苦支離一至此也

聖諭本令臣從容調理此疏儘可從容特以父子病形病情斷非日月所能上道而徒以空名綴朝籍幻影留人間上厯

君父未割之恩下資同列避嫌之口猝有羽書偕至而前席尚虛流言日騰而安車未駕



誤

國誤事罪皆由臣千璽萬粉復有何及此臣所以不能不惶急哀鳴冀蒙

曲聽者也臣一門父子死生決在今日惟

皇上姑以螻蟻畜臣以草芥棄臣罷癯之力雖

不任于負新駑蹇之軀尚得免于加策臣

不勝情迫詞窮號

天待

命之至奉

奏蕭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九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遵屢

旨安車就道入朝替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

六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令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六懇

天慈收恩赦罪以全微命事該臣昨以辭

恩未允五疏陳情冀蒙

哀察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奏蕭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十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遵屢

旨安車就道入朝替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雖在遠然既蒙

皇衷眷思何忍遂同路人不關聖體即如近者

滇賊之猖狂建夷之反覆間亦嘗聞一

二慨然有爲國分憂之想既又見近鄉數

郡之地大浸稽天號呼滿路維桑與梓臣

亦豈獨無一體休戚之情況違

詔已至逾載辭疏至于五

上而

聖懷延佇愈切

明詔慰勉愈溫臣之病身一面感

恩又一面懼謹若復冥然悍然必行已志天地

鬼神在上寧容此人所爲嗷嗷不免饒舌

者直以身病兒病自春涉夏杳無痊可之

期而

聖諭顧友責以秋涼就道且令臣男侍行使秋

奏肅王公奏章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涼可待何去年之不能待而遷延至今又

使臣可勉行臣男可以侍行又何不能目

出候

命如往年暫寓高郵故事而及今尚高卧里門

坐要

俞旨此豈復有人臣禮耶見今遠近名醫爲臣

父子而至者皆親見臣涕泣漣漣爲之拭

淚臣男呻吟徹夜爲之廢食

皇上不覩其形且察其影以爲如此尚堪鞭策

尚堪延佇否有如尚疑臣精神未衰止以

男病籍口則何不以往事驗之蓋先是臣

年六十有九而臣男已告終養矣當時臣

男初叨甲第向用方新豈預知臣之有今

日而逆爲避榮之計乎使臣精神尚可支

持臣男縱自驟其強仕之念亦何忍錮臣

以不祥之名乎必不然矣又臣七十以前

當子孫榮盛家慶駢蕃之時尚不能出門

數步每拜賓客而今七年以後當子病孫

奏肅王公奏章

卷之三十三

十二

單門祚衰凌之日顧反能扶輿奔命遠涉

萬里之程乎又必不然矣至如臣男自得

疾來廢言語者一年廢寢興者一年而及

春并廢粥飯者又以半年而大於身腰細

于頸路人皆憐其將死而甚或訛傳其已

死如此情形總瞞不得青天白日而

皇上又以何疑夫不疑而妄以爲有疑臣之不

肖也然

皇上何以使人之妄疑得非爲固執

初旨以彰獨斷重怒流言以示至公稍涉有心

便成疑網以臣言之正不如

哀臣放臣徑自從中

賜允不必更發閣票使天下明知我

皇上始以獨斷召臣終以獨斷全臣于臣益榮

于

聖德益有光而閣中亦可免燈燈相續之疑矣

原係身事心事極危極苦至情爲此具

奏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聞伏候

聖旨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憇

然堅卧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六疏外密奏

具官臣王

謹密

奏臣惟古稱報恩有生啣環死結草者乃臣

今日所蒙環不勝啣草不勝結矣惟是且

暮危喘死生永訣積有野人芹曝之獻若

不及今少效萬一竊恐冤鬼私恨永無贖

目之期記得同官于慎行尚書馮琦皆于

奄忽之中進危明之論而臣腔血未冷忍

遂愆然凡今言時政者皆云稅差未撤章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十四

疏久留九卿科道之不補建言罪廢之不

召以爲最關理亂而臣則謂此皆廷臣及

臣等之所已言

皇上所再三許以罷革許以發行者也群臣所

候者

皇上之旨也

皇上自有旨而自發之復以誰候哉伏讀

聖諭有邊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勞等語顧臣竊

謂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

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又不在一時而在平日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忘言而今滇南遼左絡繹告變近鄉浙直一帶且大荒大亂不成地方矣感天動人更無他事惟望即將年來

累下之旨早踐而力行之救災在此救亂亦在此臣姑不暇遠引且以近事驗之如一

冊立也王家屏請之未行也而人競以爲忠

至于一旦舉行而舉朝頌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五

大聖人之作爲無敢有一人分功者豈非不行

則善歸于臣行則善歸于

君乎一建言也在艾穆等人爭言其短而鄒元

標等人爭言其長豈非用之則名在

上而不用則名在下乎一稅使也陳奉之惡過

于楊榮楚人之怨深于滇南而奉身與楚

俱完榮身與滇俱敝豈非早則權在

朝廷而遲則權在亂民乎一行取也昔時云

年一取何以帖然今八九年一取何以反

譁豈非早則公論定于

上遲則私議淆于下乎此皆可反推而得不待

臣言者以

皇上神明天縱從前一二大事何嘗終尼不行

然必至于望者倦言者厭紀綱壞盡然會  
撥盡

皇上費幾多嗔怒又代大臣費幾多辨白至于

不得已而後行此如膏雨久屯黍苗先槁

霜雪後時螟螣已生其中釀亂基禍有不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六

可勝言者矣而

皇上且見以爲緩而無害也遂至于無所不緩

適有傳戶部告急疏者倉無數萬之儲軍

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極窘極急

之時而東南水災又告矣太倉又將闕一

歲之儲邊軍又將闕數年之餉矣中外洶

洶朝不圖夕有如倭虜乘虛邊腹盡亂能

令戶兵二部空手應敵乎

內帑之儲能終局而不發即發亦能濟于事

乎嘗讀史至唐德宗以累年瓊林大盈之儲不能償糲食菜餅之怨是可見聚財不如散財而散財早則錙銖當丘山之用散財遲則丘山不能當錙銖之用臣前所言遲早緩急之說即此亦是喫緊事也又臣每見近來

朝廷庶政叢脞總由

皇上疑外臣之多懷二心如近日南北黨議及行取之紛紛是也然疑其人則當顯究其人之是非不當爲人而并疑其事疑其事則當直窮其事之得失不當爲一事而旁及於事事夫

聖明在上至于事事可疑而天下乃無一事可爲者然則錢糧之進收武官之遷除內臣之奏許獨何爲朝發而夕下若斯之急也人雖堯舜誰能無過要以亟斷亟行縱有瑕疵終不失爲日月暫時之食而稽留不決縱萬全萬當常爲風雨如晦之時

祖宗德澤不可長恃

宗廟神靈不可長保惟

皇上思之思之慎之慎之臣今已矣祇此膝腹

迂論萬里可以當面談寸絲可以補

袞闕而尚有發揮未盡者前已附之首疏密

揭中

皇上倘一并檢納亟賜施行政可不須見臣之

面而臣亦可少抒戀

闕之懷已緣奉

大肅王公奏草

卷之二十三

十八

聖躬焦勞之諭且適當此燃眉厝火之時憂不得深言不得不直蓋亦股肱一體之誼當然而萬諱不敢避萬譴不敢逃者也古記有之烏之將死其鳴哀人之將死其言善所望

皇上以死憐臣就以此疏當臣遺表臣不勝哀鳴涕哽之至

辨論密揭疏

萬曆三十七年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懇乞

聖慈亟發原揭以保孤危以彰公道事該臣昨

以五疏辭

恩未允續上一疏候

旨間忽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段然一本爲險

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九

相恒權交通亂政懇乞并究等事叅臣暗

投密揭以開害正比周之門又因而及見

輔朱廢與臣會本交通亂政極其醜詆然

前爲臣鄉鄰縣知縣其人能任事喜高談

臣嘗推獎而愛護之今遂能首發大議攻

臣隱曲壯則壯矣然而未確也向者節

見言事諸臣指天誓日無所忌憚以

皇上之聖明豈更無委曲轉移之望而至于矢

口求忤若縣的掛榜者臣心實不以爲然

臣又見

皇上不問是非緩急一切置之不理使藥石等

于荼蓼鷗臬跡于鳳凰心切痛之念

皇上所以招疑取侮惟此二三大政在廷諸臣

言之已屢臣腹心舊輔不當自同於外臣

故言之稍激以悚動

皇上之聽又不得不首借人言以開自牖之端

疏發之日臣焚香告天手閉手閉定不使

一人與聞竟不審是何人傳洩又不審何

疏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二十

人盡改其詞且添造惡言如所謂奸黨傾

害明比行私及姜士昌事公心私等語致

令盡大段然疏中此蓋以遠視遠聽勢難

隄防衆口衆心不可逆量是愚而自墮

彌天是非中然臣揭未逮尚在

前可覆而按也今萬不得已只得一面將揭

草抄送各衙門一面請

皇上檢發原揭以示外廷人心不死公道有在

使諸臣虛心評之將謂吁呼以勉君之

者爲是乎抑以委曲引君子善者爲是乎  
宣諫草以歸美于已者爲是乎載諫草以  
歸美于君者爲是乎科道官不考察不年  
例者爲是乎抑以考察年例者爲是乎料  
段然必未見臣全疏倘見全疏未必不覲  
面昨舌自悔其失聽失言而外廷憂國之  
臣亦必有嘆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無所  
容辯也獨可惜臣一片赤心止據先年禁  
密之臣例得各自言事不關外廷因而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

進苦言痛匿名跡以報非常之遇今不幸  
事機一泄盡負初心却反自求宣露豈不  
痛哉至于然所云交通亂政以爲通見輔  
朱廢乎則恐廢至今日尚未聞臣之有過  
也以爲亂政則試使

皇上行臣之言亂乎治乎嗟乎苦矣臣蓋至此  
而報

恩路窮旣以自痛且痛同官朱廢等容身弭謗  
之路亦窮矣正草疏間別有所聞給事中

胡忻又論臣排擠正直虧損元氣甚而指  
趙南星顧憲成之斥以爲事皆由臣記三  
臣得罪時臣皆有救揭此時忻未在朝案  
或未知至于顧憲成之謫在臣歸二日之  
前臣將爲誰而驅除沈一貫之歸又在臣  
歸十三年之後臣又何利而求媚若曰求  
媚以圖再起也托同官以了未完也則臣  
男先者又何急而告終養臣今日又何苦  
而力辭悠悠理外之言總不足辯顧臣今  
病苦且死止求一放而不諱者尤動以臣  
爲傾險以同官爲黨比臣之不平于中久  
矣請率其愚而盡言之夫閣臣非天子之  
私臣也朝綱國勢實相倚爲重輕從前論  
閣臣者必據其真贓實犯數其罪而攻之  
未有空無一證可以望影而射者也亦必  
當其權勢赫奕時而冒死以觸邪未有震  
播已仆之木逆折始抽之芽而可自以爲  
名者也今恣其口之所欲言天下更不問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

其意指之公私如何事理之有無如何總  
名之曰直而閣臣曾不敢申用一論辯焉  
及其言之而得罪則曰閣臣得罪而不救  
救之而不得則亦曰閣臣甚而以他事蒙  
譴無所藉口則又曰閣臣是閣中乃天下  
第一攸鋒聚斂之地而閣臣又天下第一  
困窮無告之人也尚安望其可否一人主  
張一事哉所以然者止緣諸臣人人言去  
皇上人人慰留在朝者不得效其忠在野者不  
得全其潔以致進退觝觸憂危如此  
皇上若必欲盡反其道則如真衰真病萬苦  
不堪者即行

賜放以絕羣疑此外二三閣臣

皇上若信之果真則請盡發出留中疏揭使其  
得失與天下共評之功罪與天下共見之  
當進而進當退而退明明白白誰敢議其  
後者不然而置之若疑若信若用若不用  
之間其中情之睽阻就足以叢天下之責

而外貌之優崇反適以招天下之忌蹲  
紛紜勢所必至雖日更一閣臣以謝言者  
而言者終不息雖日逐一言者以謝閣臣  
而閣臣終不安政府且幾為訟場而  
皇上不將孤立于上哉臣言至此知且以身為  
射的所恃者臣身已隱臣詞甚直實無求  
于人亦無畏于人計此時第六辭  
召之疏或已蒙

賜允倘尚留中望

奏為王公奏草

奏之三

三

皇上亟行批發先放臣身而徐下臣言以知我  
罪我付之天下後世自此以後千刺萬刺  
臣甘之矣誓不復置一喙矣臣不勝懇激  
俟報之至為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謹言至意言宜  
撥格風聞輒行論奏甚為狂躁但以新進不



諸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十五

八辨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政地久虛病起無日入懇

天恩哀全父子微命事該臣于八月中具有第  
六次辭本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等事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  
然堅臥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又該臣聞有  
給事中段然參疏隨具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等事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謹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輕躁但以新進不  
諸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肯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以堅辭

召命孤負

恩慈因而密獻忠規分甘謹忤乃

皇上謬許爲忠君爲愛國而乞哀之疏顧反未

蒙

見憐若以臣言爲不足信詆臣者爲不足信則

學臣楊廷筠之知臣薦臣爲臣乞放者亦

不足信乎以七十五六歲朝事夕忘十步

文獻王

卷之三

七

九跌之人而責以贊襄

國事以臣男經年食不下咽足不履地之人

而責以沿途侍親調理是

皇上明料臣之欺而反賞臣以欺也若票出同

官是同官明知臣之不欺而姑教臣以欺

也臣不知其解矣悠悠海內誰無父子之

親而臣之有子居則賴爲阿保行則仗爲

導師更有出于兒女情外者疏發之日臣

且日夜向臣男而泣哀其將死不得久侍

臣也臣男又日夜向臣而泣哀臣之爲子  
而死不得再見

皇上也記得先年蒙

恩予告還鄉臣母獲遂首丘臣亦得以苟延至

今然則

皇上真臣再生父母也其在今日晷刻之命百

倍疇昔疾痛長號又非

皇上之望而誰望者至於風聞洵洵則臣固已

明知而明犯之業如前疏所言一切置之

文獻王

卷之三

七

不辯矣而臣一腔忠憤死不可吞竊欲自

比宋臣韓琦富弼身不在朝力爭新法故

事法言巽言總求悟

主顯諫密諫槩不及私若謂臣爲險爲毒爲交

通者則此密揭中何事不可言臣何爲反

逆杜言官之重處力勸考選之亟下與廢

錮之早收又何不於此時巧張異已之羅

陰樹同官之機而顧于辯疏明白代人受

敵哉諸臣亦曾一細察其指歸否也

聖諭謂地方災傷責臣一出料理此誠百年未見之災然

皇上既以需發德音盡蠲浮稅原不待臣料理而臣亦可保無旦夕之憂臣所憂者內閣首臣職總機務如一舟之有舵師而臣以萬不能出之身虛懸首揆之缺者兩年於茲同官見在三臣又或以身自引疾急需代匱之人或以地迫嫌疑苦避當權之路皇上若不以此時亟放朽臣別簡賢良付之國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三十一

无

柄而久試無柁之舟于風濤晦冥中聽其自浮自沉驚危可企足而待此則

皇上不當爲臣一身一家計一鄉一國計而當爲

社稷計矣臣今疏已八

上過此一月又入新年念當普天稱慶之辰非

臣不祥訴苦之日以此不嫌旦夕請命其急如此惟望

皇上哀之放之爲此具

奏以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申請八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待

放日久惶急祈

哀少道公私憂累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

具有辭

恩第八疏差家人王劉齋捧

上進未得

奏爲待

王

報音疑此疏介在新春

禁封之日未得

上進又疑王劉在途病阻或別有他故而阻臣

遞延報

命之責輕而故違誤

國之罪重以此不得不急有今日之請惟

皇上幸哀聽之臣之衰朽一入新春便成七十

六歲人而所患聾瞶痿痺健忘諸疾日以

加甚真天地間之棄物狼狽求免非以爲

名直是螻蟻貪生禽憤愛子故且從

皇上乞畧刻之命耳乃天不祚臣臣男衡業于

前月二十九日病故臣亦且以哀苦喪明

喘喘待盡一步不能行一人不能接矣其

在今日千言萬語止求一

放披肝瀝血了無他疑而自

皇上觀之則天下無有真病真苦之閣臣自外

廷觀之則天下又無有真欲去真不欲出

之閣臣如此上下相迫叢于臣身而臣寧

復有逃死之地救過之所否也今流言又

見告矣甚而捏爲臣同官肺腑之陰謀父

子涕泣之私語舉止言動無非竊鉄嘻笑

怒罵盡成疑網而其又甚者據臣平生最

相反之事誣以刻傳疏倘若果有之則坊

市必有刊板言官必嘗親見而何其傳布

者止于密揭辭疏之外無聞也記得去年

九月中聞有段給事之疏曾告過

皇上編送各衙門誠恐日後久遠仍有捏妄混

真理外傾害者昔宋臣鄒浩諫立劉妃而  
焚其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辨  
以及於禍臣之所慮獨有此耳至其餘紛  
紛口舌一毫無據三思其故總之爲臣一  
揭觸忤言官招之段然雖首發臣隱而臣  
終不敢全以爲非亦終不敢自執已是惟  
至于今冤痛已極始間摘一二言之然竟  
以亡男臨訣丁寧之誠不忍多辯而此外  
更有哀中不暇辯病中不能辯及心迹顯  
著而不必辯事情猥細而不屑辯者惟望  
皇上哀臣故臣別陳老成忠正爲衆心所屬者  
如沈鯉郭正域等置之密勿以爲衆正之  
倡庶朝端寧靜而臣之死生皆有餘安矣  
臣臨本不勝涕泣懸望之至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三

申明

建儲原議疏

萬曆三十八年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孤忠未明仰累

聖德謹將

原諭原揭備錄

進呈以干

竊察以雪沉寃事臣之被謗經今二年除事非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十四

緊閱情屬曖昧者臣已都忘謗人姓名不

復追辯外惟念

國家大計莫重於

建儲彼時上有

皇上親裁親諭之手札下有微臣累疏累揭之

愚忠可證于青天白日之前者今盡爲流

言所掩至謂臣陰持兩端故主張

三王並封之說爲

上文過臣之迂濶竊有慕于古人入告外順避

人焚草之義以此寧自受侮受謗而不敢  
將前後

諭揭傳布中外以負初心乃臣之亡男衡獨私

勸臣

聖恩如此與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景象何殊今  
但有尊藏

御札而不繫之某年某月某日

皇上爲某揭降諭終屬欠明臣久銜之而未發  
也偶以去年秋久病移牀檢出書箱一隻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五

緘勝甚密題有緊要文卷四字因而起封

閱之則皆男手自標錄各署有年月日

期併次第

御筆批荅之語歷歷甚具臣乃爲之呼天慟哭

而嘆曰自古曾有此明主良臣應荅如響

如響之遭際者乎又曾有此忠臣孝子片

言實字不遺如亡男之用心者乎特苦字

畫潦草不堪進

御爲此再錄一通呈

覽不惟自辨且亦見我

皇上始終處分此事先以人言激聒而稍退後

以

聖心久定而立決原無一毫過舉而何待于文

也記得當時建言得罪諸臣別臣于邸第

臣語之曰公等放心

皇上處此大事決不會差今竟何如而尚可苟

事包容不發一言也總之言官之意非必

欲造此殺臣不過欲阻臣之出疑臣出而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五

修怨耳然臣惟必不能出也故得恃頑恃野

具有今日之疏使其勢尚可出心尚欲出萬

冤可以口訴萬疑可以面質連此疏亦不復

上矣而矧於大臣修匹夫之怨盛世興鈞黨之

獄臣雖不才亦何至喪心如此哉抑臣聞

外間之議以

皇上厭薄言官故屏一切章奏不復省覽則臣

請又有以解之夫臣之累揭不過勸述外

廷常語無他奇也而

皇上每爲之動容降色手自答諭然則彼此一

步大小臣一體昔何以朝奏夕下如此之

速今何以累歲留中如此之遲

皇上萬幾之暇試將臣所進

諭揭觸類思之從此日月之更風雷之勇在乎

聖念一轉移間耳臣不勝臨本懇切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并錄

原諭原揭隨本

上進以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七

聞

九辯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急呼

天懇祈

赦罪放生以全

恩造事臣之辭

恩已涉再期先於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中差有

家人王劉齋本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三八

上進行至中途遇盜殺死臣男衡隨以次年間

信驚憂不食嘔血數升而死死後一月臣

隨具疏懇請

哀放待

命一年至今未報于時臣懷有兩疑一者疑喪

病不祥之言非所宜聞于

御前或

上意已厭而不即發乎二者疑

上意未忘遺簪舊履之思欲署不忍下筆乎夫使

上果厭臣則當亟發

嚴旨治臣瘞

命之罪若

上果未忘臣則亦當信臣之不欺早

賜批允使廷臣明知

上意之哀臣果不能出永絕後議可也今徑

從中寢使言官更以此疑臣之不辭甚而

謂臣有未忘榮進之想以致臣跡愈孤臣

病轉劇自去年七月初三日以來得患瘡

刺嘔泄等疾纏綿半年一床上下必得數

人攙扶一步前行必得數聲喘呷和盲不

能見人手戰不能作字書之自揣非但計

朝堂之上永絕望見之緣亦恐人世間無復久

長之理矣幸而偷息未死又於新年且安

知蒼蒼者不以此次故新因再使廷備賓禮

活厭見不祥而後奪之具難之輸于即命

聖明每念廷議受大典訓以去年發海中

上想勝餘裂春暉寸草敢忘報思而以命在

懸絲既不能扶服請

闕身復在野又無由縮地干

恩展轉思之惟有伏而聽

命不得

命而再辭遲之歲月示不敢同在朝諸臣卿

恩亟請差為無負耳至于先差催督行人憚厭

初坐守三年進則苦復

命之無詞退又恐官守之久曠聞厥初亦自有

兩疏為臣乞

哀而求見

奏而求見

奏此亦前所謝大小臣一體總之在

皇上手足恩顧中而何忍見其為臣煎熬困頓

天之一至既也今不惟自苦兼亦代為人苦

命之如蒙

上念夫臣受重寄調使節之勞收回

成命免錄具符仍王

檢由厥初原疏下部題覆而臣庶乎

十幾生不朽已抑臣又惟身既負



恩不敢更煩

聖明留戀致稽爰立大典所以去年辭疏中借

推沈鯉郭正域自代今邸報久傳二臣不

與問之齋本人茫然不知或恐抄報人遺

失或又恐寫本人擅刪今復補綴二臣名

懇求

早賜批行亦見病臣終不能出萬無虛假至情

也爲此不勝危苦痛切之至謹具本

上進以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王

十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劾偃蹇

命之罪懇

天恩賜放黜以肅

朝綱以終

恩造事臣伏自本年三月中再

上疏辭

宋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王

恩候

旨留中未發者又半年逾矣愚不知量猶尚以

皇上舊恩攀緣窺伺期必得請而後已豈不煩

而可厭第未知

上意果厭臣否也而臣先已自厭矣所爲自厭

其說有二一者犬馬病身未先朝露居然

刊列姓名于仕籍之首二者先差催取行

人憚厭初爲臣坐守三年不進不退尚未

聞還

朝復

命之期臣之不才自累累人至此不惟自厭其

餘榮且亦自厭其餘生矣所爲疑

上意未果厭臣其說亦有二一者或謂臣久侍  
帷幄効有微勞未能忘眷履之恩二者或謂臣  
引避流言故置不理用以絕讒間之路摠  
之由

皇上深心密眷匪夷所思臣亦豈遽甘暴棄者  
乃不幸天已錮臣目已盲矣足已跛矣一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

床上下必得數人攙扶而尚慮傾跌矣咫  
尺之書必經衆眼翻譯而身不能自辯矣  
可憐千載遭逢一生遇合而支離困苦如  
此臣之自審不惟永無見

上之緣即欲引身避讓而讓者恐愈以有誦矣  
三復思之畢竟無策將復以輔臣乞休援  
有故事妄覲夫廩之給則爲覲冒無耻不  
復成人抑將以草野恃頑坐而候

旨偷假歲月之安則又爲偃蹇不恭得罪愈重

查得近來邸報南北大小諸臣但有乞歸  
未遂擅離執掌者我

皇上赫然震怒人人盡以

嚴旨竄謫無所容貸法者天下之公也豈可備  
責於庶僚而獨優於輔弼痛舉當官離次  
之罰而故違在籍方

命之誅臣雖不才頗亦思先年侍

上以執法無私見取茲何忍見

朝綱自臣而壞

文獻王公奏草

卷之三

四

主威自臣而衰爲此萬不得已懇求

盡削原官及將催取行人

趣召還朝不惟示天下至公且使臣粗安畎畝

生爲續命之人永絕塵氛死爲瞑目之鬼

其何榮如之何感如之

皇上若猶未聽何不試比類而推即今一命登

朝之吏人人莫不求榮而臣求辱繁言往

及之臣人人莫不自辯而臣自劾亦足明

臣病之必不可爲臣力之必難奔命矣臣

臨本無任哀祈戰越之至

孝肅王公恭草

卷之三

五

臨終遺奏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負

恩戴罪臨終瀝悃以畢餘忠事臣以僻介陋愚

遭逢

明聖荷蒙

皇上置之密勿俾贊樞機圖報不終寄命草野

又蒙

皇上不遺簪履

孝肅王公恭草

卷之三

六

優詔起在累疏控辭未奉

俞旨緣臣運數乖蹇年齒衰遲負

恩日深抱病日甚迄今僂計床簣命在須臾臣

聞之烏將死而鳴哀人反本而言善又茲

寸心未展一息尚存敢以垂死之言仰冀

蓋高之聽伏觀

皇上聰明首出英毅夙成方當享

國祚于綦隆迺

天庥於滋至臣何敢妄議

朝政輒有指陳然竊見近日

祖宗舊章漸至于陵替

國家大政多廢於因循邇方之釁隙已萌財計之空虛已及人才之擯棄可惜民心之

嗟嘆可虞臣愚伏望

皇上少垂

聖慮曲採賢言首勤

儲講以重

元良速發章奏以振

文肅王公奏草

卷之三

聖

朝綱備設官僚以理

國事收廢棄之才以從人望罷抽稅之使以

慰民心節

禁廷之供應以裕資儲

帑藏之積餘以濟荒乏凡臣昔日之所謹言

而諸臣所屢言者惟

皇上採擇而斷決焉臣雖無路號天亦含笑入

地矣臣待盡游魂力竭氣索不知所云伏

惟

聖明矜察臣不勝懇切效忠涕泣哀控之至

奉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知道

王文肅公牘草序

王文肅公奏草若干卷  
其孫尚寶君遜之既梓  
而行之矣復梓公所遺  
牘草若干卷而屬不佞

王文肅公牘草序

爲之序余謂文肅公不  
欲傳奏草以自爲名今  
梓牘草者何尚寶君曰  
此非先文肅之意而先  
太史標識奏草之意也

余既卒業竊嘆公居晉

揆不二年時值海內多  
故監鎮行部之使奏事  
闕下各以其事白下至郡  
國之吏咸有所諮稟日

王文肅公牘草序

二

或數十版並入公隨事  
批答悉中機宜其大者  
如蜀之播朝鮮之倭寧  
夏之哱賊洮河之火酋  
赤白之囊狎至而議款

議戰議守者如爭堅白  
各不相下無論中外異  
指東西異局卽一鎮而  
將帥或與督撫異督撫  
又與經畧異秉國成

至文廟本堂書序

三

自非識力素定鮮不  
持之而猥託於不中制  
之說以成敗諉之人爾  
公一切量事勢緩急權  
利害輕重而主之以斷

度寧夏賊曰此檻虎之  
勢非擒則走不足煩

廟堂張皇播酋見謂衆叛  
獨夫爾獨虞其負固未  
易願指就縛也當虜王

至文廟本堂書序

四

觀望兩川卽督府亦謂  
應革封絕賞公曰如是  
將宣大爲戰場而九邊  
騷動矣不若趣其歸巢  
而縻之杜酋歸則火酋

之勢孤而河西事不難  
爲也東師驅倭出王京  
議者欲屯兵爲守公曰  
朝鮮君臣不能爲勾踐  
范蠡而我代爲守是坐

困也不如撤之便及本  
兵主封貢公曰此背  
祖訓而啟後釁慎毋輕許  
且封倭以爲屬國也今  
倭猶眈眈朝鮮絕之未

爲無名諸語具在牘中  
後皆如公所逆睹卽營  
平之策先零晉公之策  
淮蔡有過此者乎其更  
大且難者

東宮之出閤君臣父子之  
際未易以口舌爭也而  
公竟以不激不隨得之  
嘗語人曰寓顯諍於密  
規引人言爲已過宮省

緩急之際以此幹旋頗  
多蓋心苦於子房而機  
圓於鄴侯矣

上自神聖每事取獨斷公  
以忠誠耿介受知最深

王文肅公牘章序

七

故言猶得伸其什五而  
始終眷禮有前此密勿  
大臣所不能望者士大  
夫見公禮遇隆殊以爲  
公之得

君若此回天障海何所不

得伸其志不能無過望

而公亦幾無以自白於

天下自奏草與牘草行

而公之心事始洞然與

王文肅公牘章序

八

海內共見之矣太史標

而識之尚寶復梓行之

蓋孝子慈孫之用意若

此

萬曆乙卯春門人薛三才



頓首謹序



王文肅公牘草序

九

王文肅公牘草目錄

卷之一以下俱詞林時

陳見雲節推

余同麓諭德

陳松谷相公

陳肅菴禮侍

周翼亭

楊虞坡尚書

董幼海侍郎

王文肅公牘草目錄

吳悟齋太僕

馬乾菴座師

胡蓮渠御史

郭鯤溟叅政

李夢池巡撫

鍾百樓憲副

范屏麓中允

吳惠麓教諭

王笠洲僉事

蔡拱朋知縣

何華山憲副

董幼海侍郎

沈晴峰諭德

陳愚所僉憲

劉見嵩憲副

董泰麓知府

陸包山

周雲川太守

王文肅公廟直

王勝泉兄弟

陳雲浦孝廉

安楓泉廣文

郭揔兵

王鳳洲太僕

趙大洲相公子

胡蓮渠御史

蔡雲衢學憲

張起潛憲副

赫衛陽節推

徐鳳竹巡撫

顧觀海侍郎

胡襟寰副都

郭龍渠巡撫

王儀亭給事

林對山尚書

李實吾巡撫

熊陸海運判

王文肅公廟直

翟洞觀

吳鵬峯參政

李環洲憲副

余樂吾布政

李次溪巡撫

馮小山參政

董幼海侍郎

王笠洲僉憲

王笠洲僉憲

林果秀才

趙振宇知縣

曹愛山

郭華溪巡撫

胡雅齋巡撫

吳平山郎中

周象峯副使

周儼菴司業

周乾明學憲

王文肅公

浦理川

余同麓諭德

吳少泉

王笠洲僉事

王鳳洲太僕

李石麓相公

李近台學憲

吳少溪詹簿

徐少浦叅議

王笠洲僉憲

張裕齋憲副

馬良乾

劉振泉知府

張石川僉事

張奎庭藩幕

汪象泉

袁晃陽茂才

潘印塘巡撫

王文肅公

王振泉

游靜宇布政

余達齋太僕

趙汝泉巡撫

羅南泉知縣

顧二懷文學

顧膺寰知府

李繼泉同知

張準齋僉事

卷之二 詞林

吳趙兩翰林

艾明野主事

余同麓相公

滕少松布政

王西塘

林璧峯尚書

唐曙臺主事

王麟洲學憲

王文肅公續事

周二魯主事

吳平山郎中

鄒聚所僉事

王望川推官

張崑崙巡撫

李肖岑參政

陳浩菴知府

張起潛副使

凌洋山巡撫

顧學海編修

張和陽諭德

戴中齋給事

沈少林修撰

吳復菴編修

蕭觀復太常

才森篆郎中

陳鶴麓知縣

郭規稟參政

王文肅公續事

顧應宸郎中

戴愚齋掌院

郭鯤溟參政

胡雅齋巡撫

楊後湖知縣

馮仰芹副使

江橫石郎中

管東謨檢事

李繼泉同知

馮具區編修	徐見西叅政	董澤陽尚書	鄭崑巖少卿	凌洋山巡撫	王曾泉副使	西亭王府	蔡拱朋主事	李石龍副使	王文肅公牘草	目錄	八
									赫衛陽御史	張崕崕巡撫	王念熙郎中
									周翼寰知州	趙垠洲給事	沈少林修撰
									滕少松布政	吳南洲巡撫	吳平山郎中

太守	胡元瑞孝廉	唐曙臺主事	王柱石學院	劉彬泉知府	孫小溪撫臺	孫小溪撫臺	劉守有錦衣	李修吾主事	王文肅公牘草	目錄	九
									李及泉憲使	張陽和諭德	周三泉通政
									陸五臺尚書	李順恒御史	申瑤泉相公
									翁見鵬州判	蔡拱朋吏部	申瑤泉相公

胡蓮葉侍御子

呂日洲操江

趙定宇論德

張念華御史

李見羅巡撫

趙定宇論德

吳復菴論德

劉節齋巡撫

申璠泉相公

申璠泉相公

趙定宇論德

張鳳磐相公

陸平泉宗伯

余同麓相公

沈季山主事

吳復菴論德

申璠泉相公

余同麓相公

王文肅公

日

吳復菴論德

江纘石郎中

張嵒峽總督

卷之二 以下俱次輯

李養愚兵迫

詹昶亭太僕

謝賀入閣

海剛峯總憲

沈季山光祿

鄧純吾按臺

李養愚兵道

任正宇御史

屠瞻山御史

王會泉副使

荅南道諸公

王鳳洲巡撫

滕少松布政

張嵒峽總督

王文肅公

十一

任正字御史

任正字御史

劉尚華主事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陸五臺尚書

孫雲龍都守

辛煥軒副都

辛煥軒副都

姜觀阿南書

王肖軒御史

劉華石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五臺尚書

耿楚侗操臺

滕少松布政

楊廉峯御史

丘月林尚書

耿叔臺知府

十一

郭華溪尚書

劉尚華主事

陶蘭亭主事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李嶺城寧遠伯

王西槐副使

王雲達巡撫

郭希所御史

西亭主府

龍斗垣布政

沈少河太常

甘義麓參政

沈公濟太常

王對清兵道

十三

吳小江總督

汪藁瀛御史

汪藁瀛御史

徐孺東尚寶

張弘軒巡撫

王雲達巡撫

王雲達巡撫

任正宇御史

蹇理菴巡撫

王文肅公廣車  
目錄

蹇理菴巡撫

戚槐兵

蹇理菴巡撫

甘紫亭御史

張弘軒巡撫

溫一齋巡撫

倪雨田主事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十四

何淵泉御史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張弘軒巡撫

赫衛陽御史

赫衛陽御史

張弘軒巡撫

李對泉巡撫

王文肅公廣車  
目錄

毛文源御史

徐文江御史

王鳳洲侍郎

沈練城巡撫

王雲達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曹如川巡撫

蹇理菴巡撫

十五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卷之四

朱肖巖太常

許益齋巡撫

衷洪溪巡撫

許益齋巡撫

王文肅公讀章目錄

吳小江槐軒

李對泉巡撫

賈石葵巡撫

衷洪溪巡撫

楊益所侍御

張弘軒巡撫

韓明宇巡撫

鄧純吾按臺

梅衡湘知縣

末

陶蘭亭主事

杜爵齋給事

舒中陽巡撫

王鳳洲侍郎

王麟洲學憲

張弘軒巡撫

王鳳洲侍郎

張陽和侍讀

徐華陽巡撫

王文肅公讀章目錄

曾景默巡撫

林壁峯尚書

王環伊副使

赫衛陽御史

吳翼雲給事

黃貞所御史

趙澈陽侍郎

楊漸川尚書

周山泉巡撫

十七

吳鳳麓郎中

邵文川總制

何心泉副都

王雲達巡撫

曹如川巡撫

孫渭西御史

鄧純吾按臺

王古林巡撫

鄧純吾按臺

王文肅公讀章目錄

王古林巡撫

賈春容巡撫

姜鳳阿尚書

陸五臺尚書

黃貞所御史

賈石葵巡撫

郭希所御史

朱貞石掌科

梅鶴洲總督

十六

曹如川巡撫

許益齋巡撫

梅鶴洲總督

鄭範溪總督

龔月池御史

蔣魯山參議

李寅城寧遠伯

宋可泉撫臺

郝元洲給事

王文肅公讀章目錄

郭似菴宮保

郭東野相公

余中宇大理

張肖岑郎中

張象川僉事

西亭王府

姜養冲郎中

王嶰竹副使

王珍齋運使

十九

王麟洲提學

謝賀生

王鳳洲侍郎

沈蛟門禮侍

葉龍潭兵備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鄭慕塘叅議

鄭慕塘叅議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二十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卷之五

次輔

嚴寅所尚書

林王吾叅政

陸五臺尚書

王鳳洲侍郎

朱虞對郎中

李修吾郎中

沈龍江尚書

顧涇陽郎中

王崑崙山人

沈日峯知縣

吳復菴論德

鄧定宇侍郎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二十一

李漸菴摠憲

李漸菴摠憲

伍冲吾僉事

郭希所御史

傅約齋巡按

滕少松巡撫

王對南相公

陳玉壘詹事

龔勝峯知府

周二魯尚寶

韓對庭州守

黃貞所御史

沈衡臺御史

江亨泉御史

萬馨洲知府

楊楚亭副使

沈少河太常

臧理軒巡撫

王文肅公牘草

目錄

陶蘭亭運判

馮清宇郎中

李修吾僉事

李修吾叅議

范含虛布政

姜厥阿尚書

李靈寔學道

孫念齋御史

劉鳳坪巡撫

二五

黔國公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蕭岳峯巡撫

蕭岳峯巡撫

鄭範溪總督

胡順菴巡撫

鄭範溪總督

王文肅公牘草

目錄

胡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鄭範溪巡撫

鄭範溪總督

陳南濱御史

鄭範溪總督

邵文川總督

鄧玉洲巡撫

鄭範溪總督

三五

鄭範溪總督

張弘軒巡撫

鄭範溪總督

鄭範溪總督

俞勝峯郡守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陸平泉官保

陳仲醇文學

王文肅公讀章  
目錄

本鄉先生

李養愚兵道

荆厚齋按臺

滕少松巡撫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傅約齋御史

余樂吾撫臺

滕少松巡撫

滕少松巡撫

荆厚齋按臺

荆厚齋按臺

范中泉

謝賀壽

王文肅公讀章  
目錄

卷之六  
次輔

王麟泉操臺

耿楚侗總臺

賈石葵巡撫

裏洪溪巡撫

陳心穀巡撫

陳心穀巡撫

李晴原學道

楊後山巡撫

胡稚齋總督

袁裕春尚書

馬肖乾僉事

郭東野相公

賈春宇巡撫

王麟洲太常

沈玉陽巡撫

衷洪溪巡撫

王會泉參政

王文肅公履亨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鍾文陸御史

王麟泉操院

楊後山漕撫

常心吾閩河

楊後山侍郎

王竹溪巡撫

劉鳳坪巡撫

邵梅墩巡撫

邵梅墩巡撫

柯立臺御史

邵梅墩巡撫

坊範吾副使

邵梅墩巡撫

林竟宇御史

杜爵齋給事

王文肅公履亨

邵梅墩巡撫

舒中陽總河

黃貞所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李及泉憲使

姜鳳阿尚書

劉鳳坪巡撫

顧冲菴巡撫

舒中陽總河

俞新宇郎中

陳愚所副使

常心吾閱河

陳警亭御史

潘印川總河

常心吾閱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潘印川總河

傅約齋御史

傅約齋御史

楊漸川尚書

王竹溪巡撫

陳愚所副使

傅約齋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鍾符大尹

二十六

蔡見菴副使

趙定宇祭酒

王竹溪巡撫

舒心矩編修

舒心矩編修

顧冲菴巡撫

徐孟孺太學

周二魯尚寶

陳愚所副使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王介石給事

鄧定宇禮侍

錢繼山主事

陳警亭御史

耿楚侗總臺

沈鏡宗太常

秦舜峯巡撫

傅約齋御史

潘印川總河

二十七

石介峯太僕

張摠兵

王鳳山巡撫

王鑑川尚書

徐熙寰巡按

邵文川總制

曹如川巡撫

曹如川巡撫

王對南相公

王文肅公贍草 目錄

邵仰蓬副使

蹇理菴巡撫

邵文川總制

卷之七

李太清給事

甘紫亭巡按

秦舜峰巡撫

趙澈陽侍郎

陸五臺尚書

楊漸川尚書

陸五臺尚書

李修吾學道

韓對庭州守

潘印川總河

耿建側總臺

陸五臺尚書

沈鏡宗侍郎

梅鶴洲總督

王文肅公贍草 目錄

王鳳洲侍郎

喬聚所御史

陸五臺尚書

王師竹官坊

鄭崑岩太常

董潯陽座師

丘若恭知府

陸平泉官保

余曉山巡撫



周山泉巡撫	表了凡主事	耿楚侗總臺	耿楚侗總臺	姜鳳阿尚書	趙定宇祭酒	滕少松巡撫	周志齋巡撫	王文肅公牘草	李雍野按臺	馬具泉叅政	韓對廷州守	許敬菴巡撫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滕少松巡撫	滕少松巡撫
								目錄									

許益齋巡撫	東洪溪巡撫	徐文江御史	周志齋巡撫	李養愚兵道	石楚陽郡守	周志齋巡撫	楊宜菴掌科	王文肅公牘草	吳抑之婿	李養愚兵道	李對泉巡撫	甘紫亭按院	滕少松巡撫	周志齋巡撫	周志齋巡撫	滕少松巡撫
								目錄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江亨泉御史	彭念川御史	李雍野按臺	徐龍環給事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王文肅公牘章	陳愚所副使	許鴻川副使	韓對廷州守	周志齋撫臺	喬聚所御史	李對泉巡撫	吳惺初御史	李雍野按臺
								目錄								

三十四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養愚兵道	周志齋撫臺	馮敕齋京兆	馮成甫孝廉	卷之八	毛文源御史	周衛陽巡撫	周衛陽巡撫	甘紫亭御史	邵梅墩巡撫	甘紫亭巡按	李霖寰叅政	李對泉巡撫	舒中陽漕撫	孫繼造太監	張元洲尚書

三十五

陶泗喬尚書

舒中陽漕撫

柯立臺御史

梅鶴洲總督

李敬菴巡撫

邵文川總督

邵文川總督

曹如川巡撫

艾明野通政

王文肅公履章 目錄

李養愚兵道

陸五臺尚書

周衛陽巡撫

吳韞菴巡撫

楊止菴尚寶

沈蛟門侍郎

方采山侍郎

錢浩川進士

何心泉侍郎

黃對茲給事

朱肖巖僉都

王石廩大尹

陸五臺尚書

傅約齋御史

朱和陽巡撫

李次溪巡撫

鄒愚谷學道

成益齋兵道

王文肅公履章 目錄

陶雲谷巡撫

張弘軒總督

顧冲菴巡撫

沈玉陽巡撫

李提督

鄭範溪總督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蕭念渠巡撫

周潭南大尹

姜鳳阿尚書

王嵩淮御史

傅仁泉巡撫

蔡思川巡按

卷之九

傅金沙巡按

張漠池孝廉

柯立臺學院

甘紫亭巡按

王忠肅公牘草 目錄

王忠銘尚書

秦舜峯巡撫

沈鏡宗侍郎

徐龍環給事

張準齋叅政

楊漸川尚書

陳心抑御史

鄒南臯主事

蔡思川御史

四

陸平泉官保

熊陸海叅議

李霖霖學道

柯立臺學院

陳心抑御史

嘉定知縣

陳還機給事

郝元洲給事

李養愚撫臺

王忠肅公牘草 目錄

李養愚撫臺

楊漸川尚書

袁了凡主事

錢春池副使

周二曾尚寶

錢啟新御史

劉荆湖教授

張準齋叅政

蔡龍陽巡撫

四

朱明虹布政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朱虞封郎中	艾明野通政	胡超做御史	柯立臺學院	湯覺軒副使	王嶧竹副使	王肅公贈車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孫慰治知縣	毛文源御史	吳惺初御史	徐龍環給事	任正宇御史	鍾文陸御史	趙心堂巡撫
									目録									
									四十一									

王珍齋運使	陳南濱御史	張賓蒙知府	吳惺初御史	王竹溪巡撫	蔡思川御史	毛文源御史	李養愚撫臺	李養愚撫臺	王肅公贈車	鄧定宇侍郎	孫立亭副都	杜爵齋給事	唐柳所修撰	吳璉洲總督	敖行吾御史	袁洪猷巡撫	馬連城御史	張容宇行人
									目錄									
									四十二									

李似齋布政	王鳳山巡撫	陳竹菴	余幼岑司業	周心監御史	沈鏡宗侍郎	馮文所學道	劉肖華郎中	杜爵齋給事	王支肅公肅草	目錄	四四
彭念川御史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巡撫	李養愚巡撫	石楚陽郡守	陳光宇撫臺	陳光宇巡撫	蕭岳峯巡撫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卷之十	次補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張弘軒撫督	王支肅公肅草	目錄	四五
胡趙傲御史	張弘軒撫督	王鳳山巡撫	胡趙傲御史	張弘軒撫督	梅鶴洲撫督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蕭岳峯總督

崔振峯御史

梅鶴洲總督

趙寧宇巡撫

趙寧宇巡撫

梅鶴洲總督

月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李霖寰巡撫

林錦峯布政

陳岷麓御史

李霖寰巡撫

李霖霖巡撫

葉龍潭總督

李晉峯巡撫

李霖製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揔持

襄理菴總督

目錄

蹇理菴總督

張惣戎

穆啟吾通政

寒理菴總督

塞理菴提督

穆敝吾通政

武秦川副使

周一魯尚寶

房備吾兵道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張懋戎

鄭範溪經畧

萬震澤僉事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梁霖宇贊畫

王文肅公牘草 目錄

四八

余曉山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總督

鄭範溪經畧

魏確菴總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王懷棘巡撫

鄭範溪經畧

李臨江巡撫

魏確菴總督

鄭範溪經畧

王文肅公牘草 目錄

四九

蕭岳峯總督

李桂亭給事

葉龍潭總督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郭中宇巡撫

鄭範溪經畧

蕭岳峯總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梁霖宇贊畫

邢崑田巡撫

葉龍潭總督

鄭範溪經畧

傅仁泉巡撫

卷之十一

楊益所御史

王平溪郎中

陳愚所副使

張豫吾縣令

蹇理菴總督

表了凡主事

李仰城提督

盧石齋郡守

秦舜峯巡撫

王文肅公贈事 目錄

平一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總河

韓貞齋御史

兌蘭窓巡撫

王鳳山巡撫

郝少泉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鄧恭將

王復齋侍郎

王文肅公贈事 目錄

五十一

王雲泉御史

杜胤臺掌科

賈西池巡撫

徐仁宇御史

彭念川御史

張滄涯巡撫

蕭潯陽座師

劉芝陽撫臺

道印

李文肅公贈章目錄

張平野貢士

王會泉叅政

梁霖宇贊畫

劉和宇詹事

與閣寮書

張洪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牛春宇巡按

李及泉巡撫

五十二

申瑤泉相公

王鳳山巡撫

武秦川副使

周二魯尚寶

許張二相公

李修吾學憲

江續石兵道

謝賀壽

周二魯尚寶

李文肅公贈章目錄

方岱陽御史

甘紫亭按臺

江續石兵道

劉芝陽撫臺

江續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周二魯尚寶

陳心毅尚書

沈鏡宗侍郎

五十三

王對南相公	邢崑田巡撫	張洪陽相公	趙淑陽相公	周青來知縣	卷之十二 <small>以下俱補時</small>	曹仰筠御史	溫一齋侍郎	李見羅巡撫	王見羅巡撫	江繼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曾見臺侍郎	陳還樸給事	李晴原參政	御定字侍郎	顏登陽給事	顏登陽給事
-------	-------	-------	-------	-------	---------------------------	-------	-------	-------	-------	-------	-------	-------	-------	-------	-------	-------	-------

許敬菴巡撫	郝元洲給事	王柱山巡撫	顧冲菴總督	馬內菴僉事	林錦峯布政	沈太素布政	沈季山巡撫	御定字侍郎	蕭岳峯總督	顧冲菴總督	陳還樸給事	陸五臺尚書	張元冲保臺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顧冲菴總督	劉太景贊畫
-------	-------	-------	-------	-------	-------	-------	-------	-------	-------	-------	-------	-------	-------	-----	-------	-------	-------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袁了凡主事

宋桐岡經畧

梁霖宇憲副

梁霖宇憲副

蕭岳峯總督

王文肅公贍草

目錄

五

魏確菴總督

李對泉漕撫

林錦峯布政

安明宇侍御

陳五嶽布政

鄭崑巖巡撫

王梧岡御史

王懷棘巡撫

于完朴副使

陳還樸給事

郭夢菊參政

溫一齋總漕

吳韞菴巡撫

徐龍環給事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蕭岳峯總督

王文肅公贍草

目錄

五

梅衡湘巡撫

牛春宇御史

蕭岳峯總督

朱和陽巡撫

朱和陽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李實吾巡撫
李實吾巡撫
葉龍潭巡撫
葉龍潭總督
張元冲操臺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常心吾巡撫
劉晉川巡撫
王六肅公贖草
劉晉川巡撫
顧冲菴總督
袁了凡主事
董潯陽宗伯
許敬菴巡撫
王少方侍郎
沈季山巡撫
朱虞葑吏部
萬思默副使

王六肅公贖草

王六

金子魚學道
朱虞葑學道
李堯主孝廉
鄒南臯刑部
卷之十三
蔡肖謙尚寶
劉胤從副使
陳還模給事
董擴菴巡撫
王六肅公贖草
董擴菴巡撫
范游擊
蕭岳峯總督
張惺字侍御
董擴菴巡撫
蕭岳峯巡撫
黃儀庭侍郎
黃儀庭侍郎
范肅陽布政

王六肅公贖草

王六

劉兩峯兵備  
邊少微侍郎  
艾恒所布政  
江續石兵道  
鄭昆巖巡撫  
呂新吾巡撫  
涂念東御史  
史鶴亭編修  
黃儀庭尚書  
王文肅公廣草  
郭希所巡撫  
陳警亭御史  
趙見田巡撫  
王方麓侍郎  
蔡肖謙尚寶  
劉筆山副使  
王弘陽巡撫  
郝少泉侍郎  
李涇一郎中

目錄

六十一

盧理南知府  
李中石御史  
吳止菴巡撫  
馮鳴陽御史  
黔國公  
吳止菴巡撫  
黔國公  
章念清侍御  
吳止菴巡撫  
王文肅公廣草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孫念齋御史  
吳止菴巡撫  
陳毓台巡撫  
李碧筠御史  
李碧筠御史  
田東洲巡撫

目錄

六十二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申瑤泉相公

王文肅公廣平

劉華石御史

陳應虹總督

魏見泉巡撫

王霽宇總督

蔡肖謙尚寶

梁靜齋巡撫

劉和宇詹事

陳還模給事

朱鑑塘撫臺

太

宋桐岡經畧

杜槐兵

陳芸窓御史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周翰宇御史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總督

梅衡湘巡撫

王文肅公廣平

劉太景贊畫

陸葵日祭酒

劉太景贊畫

李提督

朱和陽巡撫

呂新吾總憲

周青來知縣

田東洲巡撫

歐陽宜諸知府

太



翁見鵬提舉

蔡拱朋副使

王珍齋運使

沈季山侍郎

許敬菴巡撫

陳抱冲季廉

袁養冲郎中

蕭鶴侶巡江

顧膺宸副使

王文肅公牘章

卷之十四

首輔

目錄

六

六部堂上官

顧冲菴總督

周衛陽司馬

鄧定宇侍郎

梅衡湘巡撫

劉和宇詹事

漸菴總憲

直潯陽座師

李及泉巡撫

王對南相公

鄭崑巖巡撫

彭魯軒御史

陳南濱御史

曹嗣山兵道

黃儀庭尚書

吳小江司馬

黃麗江御史

王文肅公牘章

李臨川叅政

目錄

七

王泉臯巡撫

徐龍環給事

趙南渚巡撫

李碧筠侍御

田東洲巡撫

梅衡湘巡撫

顧冲菴總督

李對泉巡撫

彭魯軒巡按

趙南渚巡撫

陳南濱御史

陳南濱付御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陳南濱御史

鄭崑巖巡撫

王文肅公贖草目錄

曹仰筠御史

李桂亭給事

沈玉陽巡撫

鄭崑巖巡撫

許益齊巡撫

章念清御史

胡葵南知府

張仁軒巡撫

郭希所巡撫

李六一

趙南渚巡撫

孫月峯司寇

張仁軒巡撫

孫東瀛織造

朱鑑塘巡撫

李及泉巡撫

陳南濱御史

宋桐岡經畧

張元冲操江

王文肅公贖草目錄

李提督

柳賡虞御史

李提督

石東泉司馬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錢淑湖太僕

田東洲巡撫

李七一

薛隆華御史

王泉臯巡撫

王泉臯巡撫

王泉臯巡撫

林錦峯布政

吳泰軒御史

鄭慕塘副使

劉石浦誠意伯

胡龍滙御史

朱鑑塘巡撫

蔡懷峯州尊

朱鑑塘巡撫

王逸季文學

曹嗣山兵道

馮琢菴詹事

王對南相公

顧冲菴總督

張洪陽相公

太人

沈蛟門相公

卷之十五 以下俱是時

趙激陽相公

陳玉壘相公

張洪陽相公

趙激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陳心穀太宰

甘紫亭御史

馮文所副使

董潯陽座師

孫小溪撫臺

趙張陳三閣下

許穎陽相公

沈季山侍郎

王對南相公

王對南相公

陳毓台巡撫

太无

陳蘭臺郎中	趙寧宇巡撫	李翼軒叅政	邢崑田巡撫	黃儀亭尚書	鄭範溪總督	劉如野吏部	余騰江中書	中珪泉相公	申珪泉相公	趙澱陽相公	王西里吏部	李見羅巡撫	趙澱陽相公	張洪陽相公	黃毅菴司業	周二魯尚寶	鄧定宇侍郎
-------	-------	-------	-------	-------	-------	-------	-------	-------	-------	-------	-------	-------	-------	-------	-------	-------	-------

主文肅公肅草目錄

七十

張洪陽相公	李霖寰巡撫	李玉海給事	黃儀庭宗伯	徐檢菴侍郎	李次溪總督	李修吾大理	楊本菴尚書	陳玉壘相公	許敬菴侍郎	彭旦陽主事	李崇軒宗伯	萬磨洲知府	林光璧吏部	陳光宇撫臺	魏古渠孝廉	孫雲衢知府	楊本庵司農
-------	-------	-------	-------	-------	-------	-------	-------	-------	-------	-------	-------	-------	-------	-------	-------	-------	-------

主文肅公肅草目錄

主

丁見白知州

李見羅巡撫

曹嗣山兵備

周衛陽侍郎

十六卷里

邵城蓮郎中

耿叔臺撫臺

朱襟江巡按

張溪池知州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彭義陽尚寶

江續石巡撫

唐凝菴太常

馬肖乾僉憲

蔡懷峯吏部

楊復所侍郎

耿叔臺撫江

李繼泉同知

南京各道

七十一

蔡懷峰吏部

焦漪園修撰

劉斗陽按臺

楊川蠟掌院

馮珠菴侍郎

公啟謝賀生

梁景泉真道

王齊宇巡撫

項玄池參議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李中石巡按

焦漪園修撰

許仰亭吏部

周懷白郡守

許繩齋太守

韓惺菴巡撫

程居仁府尹

王齊宇總督

王對滄總督

七十一

張容宇給事

申瑤泉相公

錢鳳賓員外

郝少泉侍郎

陳嵎陽太常

沈太素布政

周二魯尚寶

陸平泉官保

申瑤泉相公

王太肅公廣華目錄

牛春宇巡按

馮琢菴侍郎

徐理齋總督

崔際虞御史

李修吾總漕

孫見田知府

杜太監守備

蹇理菴總督

徐振雅御史

樊棠軒崑山大尹

樊棠軒崑山大尹

周懷白知府

馬北漢郎中馬見素給事

吳安節御史

高受所副使

房倫吾巡撫

王宇泰檢討

沈駿門相公

王太肅公廣華目錄

黃穀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李九我侍郎

沈駿門相公

馮勅齋治中

屠赤水禮部

卷之十七 里居

黃穀菴侍郎

張洪陽相公

馮琢菴侍郎

曹嗣山撫臺

王澹生兵部

鄭崑巖撫臺

顧冲菴總督

劉十陽按臺

耿叔臺操臺

趙澈陽相公

李九我侍郎

王文肅公廣寧

趙寧宇侍郎

申瑤泉相公

申瑤泉相公

李修吾漕撫

李對泉尚書

馮琢菴侍郎

焦漪園修撰

公啟謝賀

王澹生兵部

主

王岵雲參議

林滄洲郡守

史鶴亭諭德

鄒蘆水御史

顧冲菴總督

曾植齋侍郎

馮琢菴尚書

黃毅菴侍郎

楊荆巖侍郎

王文肅公廣寧

敖龍華侍郎

蕭岳峯尚書

朱養淳侍郎

鄭子石孝廉

沈蛟門相公

沈蛟門相公

沈蛟門相公

沈玉陽通政

馮琢菴尚書

主

耿叔臺操臺	嚴天池知府	周漳南主事	周漳南主事	梁景泉叅政	谷翰林諸公	朱金庭相公	沈蛟門相公	耿叔臺操臺	王丈肅公讀草	錢浩川御史	曾植齋侍郎	王澹生吏部	馮琢菴尚書	李對泉尚書	蕭岳峯尚書	公謝賀七十	曾見台尚書	耿叔臺操臺
									目錄									
									王丈									

耿叔臺操臺	沈太素巡撫	曹嗣山撫臺	卷之十八	賁慎軒論德	嚴天池郡守	焦漪園修撰	吳節菴御史	孫月峯尚書	王丈肅公讀草	費唐衢布政	黃穀菴侍郎	李修吾抱清	朱平溪官論	答七十賀壽公啟	陸平泉宮保	沈蛟門相公	答南京賀壽書	焦漪園修撰
			里居 ○特召時						目錄									
									王丈									



于穀峯尚書

王秉白掌院

李修吾總漕

耿叔臺操臺

楊濟寰巡撫

王復齋總督

趙準臺御史

溫一齋總臺

曹嗣山撫臺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八十一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巡按

許甸南給事

沈蛟門相公

李九我侍郎

朱金庭相公

黃與參參政

孫月峯總憲

邢崑田總督

茅二岑郎中

劉雲嶠祭酒

劉雲嶠祭酒

馮琢菴尚書

沈湛源國博

耿叔臺操臺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八十二

劉夢晉太尹

段幻然大尹

朱金岳副使

鄧虛舟大尹

趙寧宇巡撫

李晴原布政

朱密所江院

劉斗陽巡按

李如樟總兵

周懷魯撫臺

祁夷度大尹

韓鼎宇大尹

陳石湖大尹

黃明宇主事

沈蛟門相公

山西王相公子

申玄渚太僕

崔際虞巡漕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全

李修吾漕撫

張洪泉巡漕

南京九卿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葉臺山相公

于穀峰相公

蕭岳峯尚書

楊止菴侍郎

蕭玄圃侍郎

黃毅菴侍郎

趙南渚尚書

楊洪閣提學

史鶴亭編修

孫月峯尚書

惲撫原行人

劉雲嶠侍郎

高受所副使

王文肅公讀草

目錄

全

劉健菴巡撫

楊洪園學院

李修吾漕撫

沈湛源知州

周懷魯撫臺

朱平涵祭酒

唐凝菴太常

朱金庭相公

葉臺山相公

于穀峯相公

于穀峯相公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王宇泰編修

于穀峯相公

李繼泉同年

楊淇園學院

朱金庭相公

王公清草目錄

荅顧涇陽光祿

李修吾漕撫

三閣下

趙南渚尚書

李九我相公

周懷魯撫臺

荅省臺諸公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時敏校梓

陳見雲節推

寧鄉之政于公論何如皮毛相馬繩墨取木今

者不幸類是矣崑崙兄今安在見聞爲道相思

大抵年來僕所歷世態皆解褐以前意中未到

者頭顱如許空苦日日剝海中換得皮囊以外

一袍一帶真成是物

王公清草

俯一切委而殉之冤乎痛哉公高才尚堪大用

僕則倦矣不勝煩懣輒以手書相曉大要所欲

告崑崙者同此有便願以教我

余同麓論德

除夕抵任且行李蕭蕭如此兄之好奇大抵然

也然而幸有此一出得少嘗開官之味若稍遲

數月又當汎汎揚舟矣江青之事虛心欲相待

兄盛誇吏隱豈宿醒未醒耶官舍叢竹間有土

岡隱起係區區編籬種菊處及兄未行幸爲

漚酒問之頗思故主否衙門舊吏夜半讀律聲  
琅琅徹床矮皂老而朴俱可念也循南而出可  
二三里圍戶盛種芍藥惜乎不見發花時今就  
兄爲傳花神意北錄寥寥數言蒼蠅之聲在蚯蚓  
窟中元不擬大方鑒賞兄昧心見然徒損盛  
德耳

陳松谷相公

前自徙官南中蒙相公收召以去年重九日至  
京距台旌榮發之期不能半月然竊聞相公初

在文肅公廣草

卷之一

得請時

天子親爲臨軒勞送文武吏下餘人走馬遮拜  
于郊至笙鼓沸天壺漿填道兒童走卒有容容  
泣下稱賢者即此一段奇事固已駕軼千古恨  
爵不及一見耳

陳肅菴禮侍

故司空午山馮公初督學南畿弟時垂髫入試  
重荷獎提至推置案間與同食飲人生知己之  
恩無過此者沒且十年未蒙贈卹今其弟錦衣

公托弟假寵臺下敢僭爲一言此翁生平醇德  
雅望具有鄉評至于歷宦清修見幾恬退如弟  
耳目所見亦自表表非敢爲私恩曲說也蓋棺  
後事在臺下指揮間耳伏惟留神至望至懇

周翼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  
胷中擾擾臧倉之多也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  
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  
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

事文肅公廣草

卷之一

三

已矣勿言之矣後園池塘修竹無恙乎丈雖落  
落儘饒爲馬少游奚必廣文舍首荷盤茲聊解  
左右意

楊虞坡尚書

今天下以我翁方郭令公其勲塞天地望重華  
夷真不能相下至於出文人武膺兩朝終始之  
遇而雲仍燁燁三鳳高飛則自來名公世家集  
其美者伏惟衮衣入覲又且經年一顧而懷恩  
走再顧而回紆拜即古旂常金版所書何以加

馬顧人品如翁愚以爲當道間在帝師平章百  
揆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湯沐之州功効尤偉此  
亦天下士之公言也因書奉謝聊布所欲言

董幼海侍郎

翁文章節義海內無兩迺齒目不肖於衆中而  
收之似真謂珷玞可以攻玉兼葭可以成樹者  
非其分也雖然竊不自量幸以操筆君子之門  
墮目而視躡武而趨庶幾少益尺寸而今奔命  
以來至愚極愴行復錮心眷眷之懷何能已已

側觀

主聖時清明德翔起而比有耳語咕囁妄意廟  
堂喜怒者已盡得譴讓此可爲世道賀也

吳悟齋太僕

吳門瞻送後物色茺枯時情雲雨擾擾遂成萬  
狀臺下冥鴻也今方在寥廓之表何因知世間  
有望慕如鄙生者比每見湯丈譚山中起居狀  
所謂一丸在爐一局爛柯世人之忌名與臺下  
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

名之名忌者愈衆昨姜祭酒書來以山林自命  
僕未之許得微與來教荒村之說類耶年來鄙  
悰馮丈熟曉自歎頗涉維摩不能却事而又厭  
事望兩公一出解之毋弟曰蠅螟矜糞丸也

馬乾菴座師

目前事皆茫然無可言

皇上日見相公從容容議真聖人也聞講官中  
注意我師獨切中外人情似有言此歸嫌于執  
禮太過者然無非願台衮邇來之意鳳磐翁召

命亦在旦夕矣

胡蓮渠御史

王使至仍聞扁舟數過敝里能令慈母當炊花  
木作主此亦人事中畫圖僕也歸心一片談此  
已坐而馳矣

郭鯤溟叅政

使至得書把讀老兄今已作劉伶閉關盤桓松  
桂間有詩有酒志意樂也第近者每得一鄉人  
信至爲不怡數日夢寐所見無非故山景象蓋

性有所美真覺宦途無一分滋味逼窄臭穢事  
事可憎今老兄勸我以養晦則是矣第區區能  
守尊戒其効不過爲卿爲相頭白京師已耳况  
能強使羊負車葦航海否乎

李夢池巡撫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既而居止連捷  
覺玉木金矢餘輝照人自五尺應門之外庭除  
若無跡竈突若無烟乃知世真有於平仲也盛  
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如星火過此月即當效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一 六

鍾百樓憲副

敬府鄭虛舟山人乃藝林中武庫門下想亦聞  
其名矣今客死清源暴棺不收其孤元穀走京  
師告窮當道弟甚憐之又山人嘗著有類函一  
書原奉趙康王命爲之今書成不及獻嗣王而  
歿倘門下哀其一生心力七十歲遺孤量加處  
卹俾山人早遂歸窆妻子或得假丐餘資復趙  
府之命則門下高誼存歿俱當銜戴於無涯矣

聞曾司馬趙中丞俱爲之發書弟夙交山人誦  
不得無言伏惟幸察

范屏麓中允

昔前輩王魏野公力能拒虎談可雕龍然二十  
年得南院喜動言色弟何等人也病瘵餘復此  
踵蹶方下簾而頌老子兄謂召命在即亦非也  
賤踪崎嶇半載誠如尊教方理輕棹欲一見握  
手因候董師不意南官限嚴如此今已星夜束  
裝惶擾中略布微款不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一 七

吳惠麓教諭

養生之教敢不書紳第鄙性更有不可化者一  
缺惡便露一遇事便憎本非隋珠乃欲徒手彈  
雀所謂人已兩失耳坐忘真弟對病藥惜苦口  
難下咽耳

王笠洲僉事

相馬舉士古人所難不意盲人亦以此相待已  
矣置之兄瘦腹中試着幾斗酸醋儘不妨也大  
抵天道恢恢畢竟難欺關巧之徒理不全幸如

兄所謂力田待年徑最夷術最約此道惟弟知之然自省連歲叨轉已似疾人快步大非所宜兄當爲我懼也

蔡拱明知縣

三載賢勞諸臺奏牘萃于一時庖丁之技至秦刀處不知踟躕却顧費幾許心神僕乃安坐享知言之名殊可愧也此日館閣遷動以次見及山猿野馬乃弭耳轡筭之中何所謀遠謹謝誨獎之辱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一

何華山憲副

環滁山水自文忠品題後會見美談再續顧來教方以民生馬政交敝爲憂席不暇煖條畫便計乃知賢者之見遠矣退食自公不妨一吟醉翁亭上也

董幼海侍郎

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冰之不可附熱遠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語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喫緊今一二下石者

若翁丈度不能在道從彼則一切付之不聞亦人已兩便術也

沈晴峰論德

天生老兄器局以爲世用其珍重愛惜豈異人情顧兄自不覺耳前史稱叔敖羸而霸世文子約而亢家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儘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陳愚所僉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一

九

十年附驥屈指兄弟中如老兄待我則又在世諦之外篝燈愴歎耿耿腹腸固難與世俗悠悠者道也南中在龍蛇赤子之間老兄已游刃辦此弟忝在史局第恐筆弱不能奉揚功名之盛秋塲屆期遙見西南萬里有光如虹豈古人所謂翰墨氣耶

劉見嵩憲副

猶記高齋促膝時令郎殿撰方綰髮出見賓客今旅進公車已稱前輩小大雖不能負笈以從

然畢竟吾輩塗脂傅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  
戀西疇而復望我以頭白廊廟何其迂而可怪  
哉丈夫仕官至執法中外易問天蜚如弟面墻  
枯坐茫無建豎乃是賦耳恃風理不敢効世俗  
語奉報伏惟諒之

董泰麓知府

教中念及老親稚子所謂身處三山而下乃羨  
人間萬遂七筋之適似不無少過矣置尊候近  
佳莊居習靜蘭芽再茁得微山中遇與人授藥  
李丈肅公肅草 卷之一 十一  
乎長郎初見時幼慧耳今聞其倚馬千言駸駸  
乎有跨竈之狀後生可畏已別設一榻待之將  
來未可量也

陸包山

門下乃錫爵丈人行也記童子時曾從家君一  
識道貌於山中即慨然有棄百事躡屐從游之  
想今此念墮負且二十餘載而門下濯纓洗耳  
爲世人結咫尺之翰蓋有王公大人順下風以  
請事而不可得者迺錫爵齒平道左辱先賜問

而又使執筆視爲役甚感之矣甚愧之矣承示  
壽履清康東籬秋色無恙錫爵雖碌碌然夢覺  
非遠嘗試爲長者品花問藥必有日也家君遠  
來篋中携得壽意一軸珍佩之餘重以增懷今  
輒裁短楮布謝南極耿耿倍萬自愛

周雲川太守

古人有言生寄耳今六十無恙甕中有酒瓶求  
有花毫髮變衰了無着於形神門下試自揣能  
嬰兒乎即天壤俱敝術矣兒女輩得失亦自有  
李丈肅公肅草 卷之一 十二  
數賢婿幸自勉養德愛身若穉女已屬公家賢  
不肖非吾有也

王勝泉兄弟

家親橐中所將親故書累幅握讀不勝慨然今  
官味如此世路如彼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說卿  
說相以爲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爲幸也

陳雲浦孝廉

門下披帷抱槧當時豈知屈困至今蕭然四壁  
時乎時乎安有往而不來者昔夫子觀歌器之



歎以此推之則門下可賀生等可懼也家親老矣萬里往來不肖兒子不得奉薪蔡以待來教三樂之說似恐未然愁劇草草

安楓泉廣文

家君相見爲言朋友間長年惟門下一人魚翻池藻鳥啼庭花亦惟門下與家君共之惜乎僕也風波之民膽寒萬里爲恨耳

郭總兵

今敝里荏葦間談及公名號尚相與破膽廟堂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一

十三

方急才終不令公拊髀而歎他時虎帳中置生一榻可也

王鳳洲太僕

教至承已受代而南計此時當與令弟執手祇園修竹中鱸魚正肥公可赴此時一飽過是恐無及矣弟嘗恨兩度游南不及覽棲霞之勝况門下此官如傳舍可容再誤耶昨

車駕幸學日會大雨師生俱不及成禮弟履行泥淖中水深沒脛公所謂藹然太和之會然得

此景象亦非常盛典也

趙大洲相公子

鄙人往送先相公行見神氣充充騎上下若飛竊舉手加額曰此類百歲人物吾道之幸也浮世不圖忽焉今古自非足下之英明能萬里請疏馳榮不朽則生等老成之慟寧有已時今皇典既備良慰孝思至于叔德紀功則已藏之石室而鄙人與擗管焉此先相公嘗見屬于後生者亦足下所欲聞也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一

十三

胡蓮渠御史

足下茲已蟬蛻畏途烟朋霞侶酒仙墨客一呼而集念人生之適至此慨慨天道豈不大哉而言者尚欲收鴻鵠于籠中可發一笑聞五湖一葉不時飛墮海濱家君舍弟權爲戴安道亦厚幸已顧僕也迷方之民株然抱案他時驅敵屣以從足下幸無勅猿鶴拒我王山人安否雲浦異才僕雖不能爲重定不忘也

蔡雲衢學憲

讀三晉教約已知別後功業大都至於天清日  
明一新往陋則薦紳有口碑在而教中所謂教  
官不預三等尤快事也明詔赫然門下從此可  
以勿憂怨責但鄙意竊謂與其少進不如多出  
而喬憲僉至奉行大過新進之士不能百一時  
論頗不予之如何如何

張起潛憲副

雲路同盟以爲烏紗巾上更無長物不意彼此  
東牽西帶至今未了來書愈用愈竭之說聞之  
正文肅公牘草 卷之一  
刺心殺青稍就弟無意人間事矣麟洲出參秋  
後或當相見吾城拙宦往往而然弟豈能獨存  
耶兄政聲籍甚今會極門已設御帳待兄矣

赫衛陽節推

仰惟蒞政經年生剽聞頗悉然大要在用法不  
阿則吏無敢舞手爲奸者此理官第一義頽脫  
何疑嗣後第望處心愈虛臨事愈慎寓愷悌於  
詆訶中則萬舉萬中矣

徐鳳竹巡撫

門下之德直如朱絲清如玉壺而狀貌恂恂長  
者於賢不肖無不容語云山以逶迤故能高道  
以優游故能化不虛言耳側聞下車發教首及  
國計民生海塘要工生聞之民間諗矣第費繁  
役鉅非旦夕可効門下毅然任之且定議土石  
所出不專仰一方此所謂必成之功萬世之計  
斷非若前河議之落落也幸始終就之

顧觀海兵付

曩者除書初下以爲羊腸鳥道竊視翁有難色  
正文肅公牘草 卷之一  
今一行便到古人云惠州豈在天上也惟大賢  
處遠則似稍屈翁試觀目前翁翁訛訛欲相爲  
者今問之不應則可以知世態矣適宗伯江師  
草疏乞休謂僕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  
僕對之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  
放筋乃佳耳汪師爲之首肯今特以奉勸來歲  
可來即來不則且安之家親至京兩月餘日夜  
欲歸今擬初十日出京僕爲之愁苦焦爛然無  
計解官只得命兒女侍行天涯一身寧得無病

翁幸憐而教之

胡襟裳副都

臺垣聲重提衡兩都流俗務詆訶賢者居謙讓  
老子云道冲而用之豈門下謂耶僕頃閱  
世穆二廟有聲人物前時嚒嚒立柱下其人皆  
鞠躬俛首似不能言以此卜門下所善與所用  
不待涉樞踐衡而標格已定矣不勝向往

郭龍渠巡撫

風謠在野公論在朝臺下雖久用寒郭不得不  
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十六  
爲人情強起譬之于水升之則雨施沉之則土  
潤君子豈有間乎哉而鄙人竊以爲吏道之薄  
久矣中間自知自信之士非監司責之以趨承  
則縉紳撓之以議論能屹然不化而去卒遇相  
知如明公者有幾人故隱淪易爲名高而進仕  
難於遇合適今則可謂兩兼之矣臺下其何以  
教之

王儀臺給事

南曹借重雖適少年然不肖舊于此頗見二十

年間曩時列隊百重之所今環堵蕭然矣而薦  
紳風尚自吳太宰一變後質文連遷迄未歸一  
門下方爲世道主盟殊不得晏然已也陽明證  
議履翁既有成說自當獨斷今一下司曹人情  
便各持堅白以生之恩竊謂此老人品功業粹  
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楞嚴圓覺翻來其旨  
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  
爲掉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門下試觀海內賢  
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曹侍學  
三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十七

林對山尚書

翁文章德業海內共仰至如却行而避要路倒  
屣而接後生此一段風格當亦自古人求之而  
某最鄙無狀不早問計長者以致偏心發狂重  
見訶督今已不敢復言秋中當勉爲老親戒路  
耳回首門牆復不知遊侍何日惟願我翁早踐  
台樞以從人望不勝縷縷

李實吾巡撫

雅教拳拳欲推而進諸古人之列甚愧甚愧僕竊從館下與觀近世俊人才士競者徒激且暮之清名快者或依流俗之口吻異路亡羊古今同此慨也昨偶從馬先生屈指關西人物不勝緝衣好慕輒有所言願門下頗折衷前二說以強較弱輪交相爲用蓋爲將來大業計不特撫巡稱職耳已聊書此以塞下訪并以爲謝

熊陸海運判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十八

行後舉朝公論如別黑白就中海上之夫至爲魑魅稱冤極可鄙笑僕亦嘗矢口爭之然不能爲助也乞休一疏于事體不合勸行又知龍蛇變化無適無心且恐犯叔夜匿形見忌之譏今者一勸公平氣二勸公寡言僕于僚輩中最名狷狹然相告則不敢不以中庸之道幸接圓之

瞿洞觀

承示結廬先隴苦風寒露中可以想見夢我心事嗟乎兄已揮手謝人寰定中試想畢竟來生

漂浪愛河流吹愁海者是真苦惱真濁辱天道固非夢夢豈有人常爲刀俎我常爲魚肉但志心念持上士無爭之語可以照了諸妄矣

吳鵬峯參政

弟曩聆緒論稱同榜官次之遲嘗復書云愈遲則吾榜愈重此語惟亭下可以聞之今其効已見政事之暇試觀人情國論何如所謂騁驥之安行勝於駑馬之促步也

李環洲憲副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十九

自兵中奉違以來侵尋十載追惟文酒逢迎肺腸交寫風萍聚散之感知彼此同之也伏惟大賢屈左久鬱公望今雖翹舉未足爲賀獨喜雄篇大翰飛照河山而秦晉間古碑奇字埋沒於荒烟野草中者且一一待兄拈出信乎物固有相遇也弟面牆至困無從一寓目爲恨有便再惠教一二紙何如

余樂吾布政

弟竊自計平生未嘗宴息枯坐而一旦涉事欲

於動中求靜決不可得恐畢世爲擾擾愁病之  
人已耳紳笏柴欄古人至論如必謂朝市不喧  
僕愚者老兄幸教之

李次溪巡撫

歲云暮矣遐想歸鴻度雪牧馬嘶冰萬里故人  
不堪情結乃兄壯猷方在撫戈曲突固知真  
玉火三日而見性不虛言也

馮小山參政

但山罷酒後一春光景都消入醉夢中喜音到  
王文肅公贍草卷之一

卷之一

二十

日想即戒輻今先賀兄得安枕地而升轉次之  
弟史事所謂頭白汗青頗類爲石櫛三年不成  
有故園松菊應咲我耳

董幼海侍郎

尊大人奄終壽福善類興嗟不審門下罔極之  
懷亦復能支持體粥否門下試觀古來賢聖往  
往稱孤於童卯中其間即有長年厚饗而以奔  
命淹恤不得一日之訣爲恨除此二負即其他  
諸妄可以了了又况貴名暴白儵然獨往不受

一塵挂及則門下所以爲先大人重者又自有  
在也幸節哀自愛

王笠洲僉憲

久任法行可謂賢愚同滯然不爾則何以令金  
庭玉堂長駐神仙之駕俗稱啖蔗到後愈甘此  
可爲兄譬也滿書初上已聞有騰章奉薦者弟  
嘗評兄清不剋物和不涸時而來教嚙嚙若不  
足何言哉何言哉弟款段之馬五步而顛十步  
而汗今鞭驅不可復施但株守舊轡免于目前  
王文肅公贍草卷之一

卷之一

二十

矣定牢穴館調林真謂得人弟璵璠居下恐  
須坐破寒糴兄以爲何如

王笠洲僉憲

檻外長江磯頭夜月兄對此亦無醇酒相憶  
人生稟氣受性各附所安今宜北者南求南者  
北而區區業已鞭撻市朝之上狼狽筆舌之端  
不知當塗何事勝之不已然去就在我步足相  
困至于家親怒發老昆計窮則所謂走爲上策  
褲中之虱尺寸地不得自主矣因兄知我有此

苦情他處亦無敢言者

林杲秀才

夫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爲極盛雖風尚殊軌其以射策取名一票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牙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曾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泣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拙而若斷詞欲前而且却不得不出于賄幸軟轡以幸無貶而不知騏驥之激策不如王丈肅公肅草卷之一

趙振宇知縣

今廟堂中評騭吏道爭言永光以敦尚惻惻爲上至于操別券以相責不曰上官無薦書則曰報政失期會以足下觀之世情可知已一歎

曹愛山

海內先達者蓋無幾人而門下與履翁聯袂桑

梓間其爲道世處功名始終不離于誠心直道生以此歎我吳士庶幾從二先生遐還先進而令子仍以趨庭之訓爲國學領袖生竊觀其言動不失尺寸乃知世固有丹丘鳳也

郭華溪巡撫

昨者聞關西諸寇以次蕩平生項在館下得繙閱章奏頗知其事始末因爲故人王君相與歎息門下功名之盛乃王君遂過而屬之以辭生誠不量其愚亦欲以平生向往藉高翰而辭王丈肅公肅草卷之一

胡雅齋巡撫

別紙示改折大議爲東南百億命解紛計遠甚具生適在史局見嘉隆間章疏頗嘗及之至如臺下筆端點綴若飛鏃游刃則當求之晁賈便宜中非私佞也議既上屬朽老平章持故事不

欲行然投醪一念所在固有飲德矣

吳平山郎中

刑曹郎得頡頏臺使主斷郡國獨有審恤二事足下此一行也錦衣春晝豈直爲將毋私快耳已生愚不通俗近以衙門綱常二疏見坐爲黨今歸矣足下玉節未回能訪我於飯犢之野否乎

周象峯副使

寒帷上郡年望崇深不知境上爭父席前問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一  
賈生孰先得之賢者視内外如河沙聚散了無着于真體乃弟蓬麻私戀不能于此中無介介耳

周微菴司業

弟嘗勸左右勉抑遁思其說受之塞上翁漆園吏而不可深言今門下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咲而遣之矣弟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嗟乎市兒爭餅餅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

方大夫曉曉解嘲弟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藺而盡矣

周軻明學院

敝鄉上風乃門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程公祖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着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竊指諸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縷縷効忠規無以復下問呈棟

浦理川

足下兄弟已各白首幸及里中無事秋黍登場飲醇擊鮮足以忘老昨家親偶論各族子弟以公家稱首足下若未能忘世弟請爲黃金勒白玉鞍以待此輩騰踴萬里耳

余同麓諭德

顯望歲報吏到非但欲聞日來動靜兼亦有請

教新史之思焉今兩得之矣喜荷不可言賢子  
今已遊四禪天上多苦何爲兄平生嘗笑我敏  
眉今當此際打不出嗔愛二關平生所學將以  
何爲老嫂雖未愈據傲庵說已瘥五六分朝夕  
間兄率了婦踏歌酬飲其前便是萬全良藥來  
教云云恐天眼甚寬不計錄許大功過真一杯  
淡話也

吳少泉

長夏琴尊清齋筍蕨門下婆娑里門以觀賢子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二十六  
弟輩駢武升朝可謂出處兩榮已僕久困面墻  
志力衰減然尚從公一把袂萬先生之門未敢  
所謂文章勛業及兒子賢愚俱非吾事也

王笠洲僉事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吾父官已尊矣何苦隨人  
碌碌不意殼卵中忽作好音未聞一笑兄今冉  
冉登進然尚未當樂局儘意吏隱何必更存他  
計也

王鳳洲太僕

頃賴花得兩世馳恩一了家君積愿真是僥倖  
但弟兄間出處之計轉更支離滿朝婦態苦無  
撐船大腹不能容也已飛箋告別退從家兒間  
寄字耳呵呵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  
片言之譽渠遂借爲口實誤此兄矣時事家弟  
能口道之亦復不盡

李石麓相公

痛惟先太師南極一星久照人寰今者聲光渺  
然哀動朝野況在老師几筵之末後當何如願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二十七  
三公典策五代雲仍于世諦中已無遺憾惟老  
師爲社稷蒼生節哀自重則門下小子之私願  
也

李近台學憲

自念爲諸生時學官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  
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  
即羔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開市想臺下  
久已入鑑空中矣重進下訪敢附此以復憲臺  
清肅無敢多言



吳少溪詹簿

別後往來貴境且三度矣萍踪孟浪未遂款謁  
遙見荆南紫氣以爲門下扁舟岸幘必集于此  
想慕何如今九關龜虎咏害朝士而吳中至鉅  
鉅債道欲盡取衣冠而藉之門下手握摩尼珠  
靜觀世變亦頗動江湖隱憂否令弟翩翩才藻  
富方駕二陸騫騰且邁乃亦作北面攝齋狀何  
也爲此附通起居亮之

徐少浦叅議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二十八  
九關荆棘紛紛刺人兄至則當銜枚袖手勿慷  
慨論時事舌間譏柄願相與防之至如匹夫橫  
行則已聞頭頭整帖不足爲意見看山妖嬈  
乘夜睢盱若頭上皎日一出獨非吾輩世界耶  
弟居此頗安但過從稀少兄又令我遠去三春  
花柳盡成愁色矣

王笠洲僉憲

近海上之捷知出吾丈石畫爲多文子身不勝  
永留侯狀如女子而功名借著于春秋古今豈

異哉昨小兒昨侍台州一師爲弟言王明府弱  
顏強植如此疑有洞靈鴻寶秘術弟笑語之曰  
讀書生子即此是術矣黃天台不負相知否今  
又有翁太平來謁其人乃閩中異才而恐其年  
少未練吾丈當如子弟一體教之廟堂昨以書  
成頒賞弟與瑤泉兄獨得優叙昔人所稱狐續  
貂繩附驥何意近脾病侵尋欲謀引去而爲舍  
弟所先家大人前再難啓口如何

張裕齋憲副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二十九  
客歲榮補時忽漫言別兄行至邯鄲道上當有  
倚枕而卧者吾輩此景似之矣可歎吏隱甚休  
賢明文譽籍起夜雪春風抱琴散帙似此謂之  
清冷逼人非所聞也

馬肖乾

二兄鱗角競爽墳隴交和天下文獻萃于一門  
顧不敏辱以通家之末得雁行班坐相視如左  
右手此生恩幸常何如也每見縉紳傾蓋之次  
往往先賀其得明師弟罕識二兄之面以問不

敏不敏爲指臂間詩翰示之因粗述平生見遇  
狀咸津津若有感也去離雖遠此聲光照人何  
殊晤對而老師方日以天下爲事廣厦萬間託  
墜有目以此謝二兄亦以此自慰諸不及觀縷  
伏惟照原

劉彬泉知府

舍弟補主客甚適先期有欲爲道地者頗嘆僕  
籍微僕非敢然也書生謹慎前怕後怯陣中  
斗史事從頭看無殺青之日擬爲止焉何不尋  
文肅公讀草 卷之二 三十一

入足駒呵呵

張石川僉事

主簿陳景淳其人乃敝鄉才子與歸震川齊名  
弟嘗目爲經生中武庫不惟吳士無雙雖海內  
博古多聞者指亦不數屈也鍾期既逝世無知  
音除目一下弟與馬師爲之扼腕沾數者彌日  
嗟乎抱關賤吏古人不辭今此生業不能躍冶  
自鑄求爲干將莫邪弟復何說哉顧不勝惜才  
一念且知老兄好著述聊爲先容以爲燕閒稽

古之助倘可假借勿以俗吏相遇今此生得效  
所聞于前則古人所謂倚馬萬言未必多遜也  
白首相知固亦非晚老兄豈有意乎

張王屋藩幕

留都奉教後別十年矣每望白雲竊想見公於  
琴尊圖史之間擔簦來涯徒刺傾嚮耳翰至知  
起居無恙兼承教近時著作僕耳日塵陋浴滌  
新固未得一見鳳雛爲恨史例其佳思意賞  
欲將史漢二書盡刊註釋較似之暢然恐野人  
主文肅公讀草 卷之一 三十二

皆片未諧衆中輒附此請教

汪少泉

古道邈矣如門下賢行長者宜使屹立朝端是  
是而非非至于五技之選六副之用不患無人  
此僕所爲不敢賀也抑來教云間居十有七年  
無心出岫今試爲門下追數十七年前本來面  
目何所加損僕也願以君子之心爲小人之腹  
浮雲在空誓不相負

袁見陽茂才

昨貴省鄉書至首閱尊名過數行後遂不復竟  
閱蓋知世無伯樂故也度足下大指非送窮即  
罵鬼屋梁月色可望可見抑古人不云豈有美  
好如陳孺子而長貧賤者乎今僕之知足下非  
直貌也黃金白髮何有何無大丈夫老當益壯  
耳

潘印川巡撫

云逢秘記岳牧師言皆等見推于僕此決非書  
生所敢與知若傳者不止門下不察則無爲貴  
主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三十三  
知已矣莊生有言魚相忘於江湖荀味斯旨即  
來諭所謂忌者詭者且都入陶鑄中若其他又  
何以云僕經春多病歲中決意逃禪不知可及  
翁曳履入朝之日否

王振泉

來諭齒髮變衰亦有生常理古云外其身身存  
由此觀之盛衰不在齒髮也耶君時未至則待  
之若更煩長者憂身外身則弟請爲兄談夢中  
夢以相解何如世味只如此年來頗受瞿曇之

說悔生此身兄亦何以見教也

游靜宇布政

弟十年前曾走貴部父老爲指示故淮陰侯提  
戈斬級處至今猶較千嚮乾焉即右翼益古  
今之壯觀文武之劇在也伏惟老兄以明德重  
望簡在鎖鑰樞席虛左且有後命弟備貢館下  
庶幾得擲管以紀功名之盛則若地附驥於終  
始志願畢矣

余遠齋太僕

主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三十三  
今里俗浮僞所恃一二老成屹立危坐以無名  
之樸鎮之造物者不竟用翁於朝廷未必無意  
也玄經草就倘許後生問奇則生也負笈而前  
固有日矣悠悠世味愈嘗愈苦檻猿繫鹿理不  
久安而長者何督之深也

趙汝泉巡撫

昨得鄆縣書凱隨已啓謝茲續奉誨函承麾幢  
已抵歷下受代矣我觀之子裘衣綉裳安知京  
人信宿之思不在今日生往聞齊魯謠俗朴而

近得動之難拊之亦難天道雖遠以徐淮間事勢度之恐飢吻相煽不無唇齒憂門下三年畜艾未爲早計也

羅南泉知縣

世情貴耳使騷騷辱于鹽車弟即能爲兄子皮飽叔緩急豈有濟哉來簡謂一遭垢膩戮力無裨自古稱盤錯別利穠養待豐此左右之事弟不敢知又有稱棄灰可以濯錦腐草或能照根此弟輩之事兄亦聽之矣聞山縣多盜兄業用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一  
三十四  
庖丁手作用一番自此皆鳴琴種花之日願倍自愛

顧二懷文學

昨承教佳篇已盥讀一過文字至此有旣彫既琢復歸于朴之意其精處不暇論贊而僕又恐其過于精爲世眼所忽因僭易指揣一二處却寄大抵歸太僕古文家已得其髓而用之時義則似抱甕灌畦涓涓然用力多而見功寡高明裁之

顧膺宸知府

古人論是非不論利害此世俗老腐之談然畢竟守此神閒氣定萬無一失足下雖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上官雖責備趨承至于情意疎冷無大相去者僕謹恪守前說以爲高明涵養之助不識謂何

李繼泉同知

側聞雲卧百花叢中陶陶風流未足多羨弟屏居無事頗慕爲門下抱甕老圃吾丈亦何以教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一  
三十五  
之

張準齋僉事

弟耳目口鼻入爾豈真麋鹿蛇豕不堪駢策獨有厭事一念旋滅旋生終不可化此自兄之所知去年已再露歸意於李司空爲一刀兩段之計不意事機到頭翻成沮滯今雖濫轉一階食噎寢魔朝不保夕凡兄所以責我教我望我者誠毒足相憐至情而弟也自知力不任志不及容異日請負恩之罪耳今世論悠悠又謂弟失

歡執政有所避托兄試平氣觀去冬之事弟私則誠兩翰林盡師生之情公則勸元老全朝廷之體我何嘗負執政執政亦何嘗不知我凡言者惟高子弟歸過丁執政皆非事實兄謹勿聽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恭錄奏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敘校梓

吳復菴趙定宇編修

國家二百餘年士氣推于公等爲批龍料虎萬歲生痛乎方正之孤植也僕抱有髮婦私憂連日但爲足下叩寧禮佛而不能直咫尺之款長途若役想

聖祖在天之靈必當爲社稷培植善類足下幸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強食自重僕迂踈抵忤茲已自分譴逐不知握手更何日也臨楮瞻悵

艾明野主事

方匆匆請告中忽接使翰爲之驚感遠戍荒寒良不忍聞足下萬金軀在飲水吞炭固無不可獨奈八十老母何僕今以爲母疾籲天乞歸聞此不覺蘇蘇涕下所謂同病相憐物之情也犬馬之功若得其當以報足下歟無所辭如必望金鷄放赦僕請卜之于天爾世事悠悠僕止

塞耳障面于五湖雲水間不足歷遠望也臨書對使哽咽

余同麓相公

老相國之峻詞二兄長之溫論敢不拜承雖然第真病矣兩道彈眉半生隙影豈可復受他人窘落且語莫語于奴虜悲莫悲于別離男兒四十年間重爲同朝觀笑復何情緒暫拋妻子向人乞十月相活耶兄今責我不過曰狂口迂此兩款罪名甘心招伏但願爲我善詞相國之前幸文肅公贈草卷之二

及老親處亦望語言萬里陳情實非得已兄屏隔至愛善處人父子師弟之間其餘閒話祈請打疊一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盡

滕少松布政

第狷狹人也有故所養牛在河濱不日且從之洗耳老兄尚安得以大丞相之事相期責望昨家親書來不勝歎歎戀闕之私命二男少忍待用略如盛指弟謹對曰此生報主報親止辦得守身二字經綸幹濟實非所長奈何

王西塘

翰貺再辱因得拜嘉集焚香讀之鏘然金玉之聲藹乎仁義之言望而見者可以知門下人品生也宗服大方奚翅河伯望洋耳已聞公暇喜讀易文章助業冲而用之益取諸謙如不肖筮得遇之九三門下當爲之謀遠疾厲無更祝之假翼而飛也

林壁峯尚書

門下業已飄然拂衣不肖且編輯妖黨自分此生與君子絕矣不意遠教再辱重以珍遺捧次豈勝銜悚竊嘗謂門下之德如滄海千頃而砥柱屹然撼之固難知之亦不易今身游世外何物腐鼠復能嚇人不肖雖罪謫彌天頗亦引鍾期自解悠悠素心期各勉勉白首不相負也

唐曙臺主事

古諺有之擇禍莫若輕今不肖野狐蹤跡與成灰心事兩者俱暴于人間門下若必欲推而進之中庸之列則不肖敬聞過矣若又有進此者

門下雖試登三十三天能復索我於屠羊之內  
否則聞雅志誓不作三代以下人物教中所稱  
庸德庸言世間法出世間法大都不離此願與  
共勉之

王麟洲學憲

區區糜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處不怨悔  
第常自許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閑茶  
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  
之事鬼神陰禍必中於此老兄自今肯爲我閉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口卽是爲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  
一秋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  
絕則爲賜大矣

周二魯主事

與公先後出都門日月遂久杳不知故人行藏  
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  
起公雖身未當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  
今跡處岩廊而繁情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  
故僕已誤矣公又可再誤乎今海濱生計止辦

漁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游眺三不讀大  
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其他非所敢聞  
命

吳平山郎中

貴署中鄉舊俱無書不敢顯然異同以重隱人  
之罪不肖已入無諍法門尸居以來覺四大俱  
假泰山撼之必不能動誠自知墮頑無耻無所  
逃罪然化女修證原自爾然本宗恬澹而謂之  
聚黨本教忠孝而謂之妖言公以爲尚足置辯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否丈夫謝官謝事謝客便可一絲不挂此外幾  
譽不在我矣幸政府雅嚮此道復書勉不肖矢  
心精進毋休人言不然錮俎之上有完肉乎

鄒聚所僉事

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乎  
得性均焉僕茲有尊羹一杯手獻二親舍旁三  
畝地穿池稅蔬且分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  
十八日舉一孫貽笑可愛南還時曾發三問鄉  
聊公一日奈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日奈何

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奈何使盜賊不知有此家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教之身隱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也自託于玄牡之間足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王望川推官

謂驪駒日駕不審定期何時兄望重科深斷無屈在外之理但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論多此三多種種種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千幻百化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望也兄雖濶遠鴈帛中數字不得無情至望至望

張嶠峽巡撫

昨見敝門生宦浙者言浙人新去湯火恃召公如泰山招撫之術生也何敢越俎而謀第素奉老子之訓竊謂泰龍馴虎亦人所為若萬萬無他計始議鋒刃未晚耳

李肖岑參政

在公在省時鄙人罪誹彌天幾為知己之累乃

公違俗被嫌問遺交踵未敢顯然布謝而豫章使者又至矣今者志行遇合出入兩榮而參藩一轉為時論所稱臨徑不爭旨趣逾永鄙人蓋深知而遙賀之自今以往公毋憂讒鄙人毋憤俗忘我以順萬物之自然雖冲舉不能飽食安坐有餘矣

陳浩菴知府

劉龍索中金不能充買琴何鶴之費乃公必欲盡散之故人此不令受者愧耶前除細叩其說

王才庸公廣車

卷之二

畢竟無他古道邈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異才則相與借托為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盤錯不効或曰此賢者雖處之遠地亦適是替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正不必悔失于既往決疑于外人僕所以告公亦止此矣

張起潛副使

第二毛已種種學不加修臨事不度時勢不提義理信心而行以致費詞費氣彌浹年月僅而



得此一歸今已抱孫侍二老親行年四十有六  
無意人間事矣昨麟洲書至頗言兄直道失歡  
之狀幸不大挫然政聲如此恐悻悻者徒足自  
累第不敢一味勸兄作轅下駒要在虛心觀理  
求得自己意滿卽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可也

凌洋山巡撫

生得請抵家逾月山鳥海燕戢翼借巢沒齒無  
恨今世論悠悠好獎飾迂陋而生最短見從火  
坑中索水雖幸而得之豈足更以爲名門下自  
李太廟公牘草卷之二  
今第收之襟袖中置之齒頰外則幸矣

顧學海編修

發都門彌二月抵家二老親無恙兒衡亦既抱  
子于不肖始頌足矣獨念心知故人渺然在王  
衡泰階之上落月暮雲并爲離色此情惟足下  
諒之風波嶮巇則僕乃窰頭坯隨雨破者不足  
置問六合至廣魚川泳而龍天飛何所不容侍  
親之暇止辦閉口逃名朋友間有齒及者此適  
足抵之畧弄未爲相愛也

張和陽論德

世情擾擾以形踪爲別端處者有羨乎廊廟之  
建立出者有慕乎江湖之蕭遠僕所患不聞過  
耳屏居以後與世事益迂澗習氣滿腔望嚴師  
良友如泰山而足下又遠在索居可知虛之一  
字談何容易佛說謂我相人相無之而後可以  
言虛一墮識心染于我則我障染於人則人障  
足下以爲用人自用虛實何如若僕林野生計  
藥瓢藜杖之外損之又損是吾師也

李太廟公牘草卷之二

戴中齋給事

拙家冉冉遂成隔歲教中二事其一戒不言時  
政僕幸已先得之其一戒遠游僕日事閉關欲  
粗理性情未暇及此兒衡耽嗜古書資才要自  
勝僕同州師奄忽竟如兄言直木先伐非止門  
下士之痛同署諸老有問及者乞免通賤名海  
東片雲僕杖藜倚枕其下老兄幸時時望我

沈少林修撰

南還忽忽逾五月方流連乳哺間未暇記問故

人山門一經彷彿望見西來紫氣爲之慨然擬從事老親暇後便當幅巾奉訪此時公幸爲我鼓南風之琴賡伐木之章人世浮沉置之勿復道矣玄關未啟且無及度外舉動當此之際僕可謂公不可求慎之慎之昨公圖救諸君子雖形跡暴露而事非戎首不甚爲世所指目今者清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顧于慎交游寡言語之外悄悄着一分混俗態使尋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

李太廟公廟車

卷之二

十

萬萬也僕此者止辦尊羹一杯獻笑老親餘則滋蘭藝藥學爲老圃二者無恙良足矣喬子留語一再宿而別觀其胸中如滄溟萬頃出奇變應無窮公資其經世僕資其出世不兩盡乎餘語不多贅

吳復菴編修

不肖草棲石隱二載于茲矣無端意氣從相益爲累世人貴耳既公藉二君子之名而執事者又重私之以爲德不肖負此二愧也恐容足之

地鮮矣不敢聞不敢聞教中逃虛隱迹自有隱客之體宜爾然願公毋遽以斗室匡牀爲末路作爾處若造物妬名則讒構方自此始嗟乎此君子所以難也

蕭觀復太守

逃虛之人無所比數追憶曩時鹵莽角奔於名譽意氣之場譬如夢吟覺而後知其直夢也公尚欲以僕夢境爲覺境耶適方從耶耶結趺野次求所謂針芥相投地公言大非所願聞拙撰

李太廟公廟車

卷之二

十一

李霖寰郎中

公當自爲尊大人計不朽榮辱非吾事也嘗與東泉公稱足下惟恐不旦夕至公卿此道爲齷齪世名誠重惜奇寶欲有所用之也今更牙已見心愈虛氣愈斂持法愈平則僕願畢矣

陳鶴麓知縣

廉譬之目不意偶識明珠此生之遇足下通風下固無藉于生也淵才雅度已干文字中獲見

一斑今操刀試割定自澹然聞稍苦武弁難處  
吾曹驅駕此輩大率如飼虎牧羊在緩急之間  
若與之爭氣則左矣千鈞之弩不妄發機幸熟  
思之

郭鯤溟叅政

兄雖身處江湖未學巢由洗耳夢夢時事想飲  
恨同之以爲天變可畏乎不可畏乎人言足恤  
乎不足恤乎

祖宗列聖何負于士大夫得此果報第褊心病

王東原公牘草

卷之二

十二

在終不能忍過一兩月後兄當訪我于屠羊之  
肆可也

顧膺寰郎中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  
公妙齡高譽能盡剋機鋒齟齬而守之以愚何  
事不可爲不肖若早聞道于漢陰愚叟之門當  
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戴愚齋掌院

來書念我誨我赤心一片真是動人第雖愁病

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

一區屋數楹挿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朵抱瓜

蔓其中此所謂某圃非園也隣翁見之以爲寒

儉可笑而第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

更憂其擾擾成累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痴人

所貪閭閻茶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有而

時情好評論多愛憎以爲區區別有避託必欲

強交而就見之入山以來得此最苦上有老親

又不敢拔跡無入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潮來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二

十三

往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

歎兄今處得尊地亦得閒地亦得遠地亦得畏

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學多皆能釀以爲過兩

司成亦然幸老兄慎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

兒衡何知聞延見款誨如子今眼前止此一樓

亦且以功名課之煩兄更爲伊查星度他日子

嗣不落莫否久不相聞臨箋不覺觀縷

郭鯤溟叅政

教中雖頗留聽忠告之語然尚聞酬接賓朋和

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恐五臟神明  
必不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竅不通鄉黨無  
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遂上壽耳悠悠世界  
何患無人他日輔弼等語以乃一杯淡話第六  
尺之身斷乎不換萬鍾足神知之矣據尊使言  
直體暫發勞雖無他慮然乘此小病謝客亦裨  
家三昧也

胡雅齋巡撫

救鄉災歎故老相傳以爲四十年來未有之事

王夫公廉事

卷之二

十四

承爲額天請命議賑議蠲甚大惠也然竊詳鄉  
覆尚持兩端小民喁喁且望明公大破拘學便  
宜措救一番設身處之卽是救荒奇策耳

楊後湖知縣

世俗好同如公賢者亦復爲資調所拘學僅得  
改郡此朋友之過僕何辭焉蘭芷處幽谷而愈  
芳松栢歷歲寒而著節况綠江名郡政聲易達  
願公毋薄淮楊勉矢初志時乎時乎行且至矣

馮仰芹副使

天下方無事吾等幸各抱膝林泉蝴蝶莊周兩  
忘夢境可矣泯泯蚩蚩何知天常國是門下乃  
欲取不材朽木而文之惟口起戎可不慎乎

江續石郎中

歸途暑氣方熾不審道候何如堂上倚門莫嘆  
歸暮否山居雖適未可效區區自同寒蟬世事  
方新賢者以時爲學悒悒遲遲計卽此是學問也  
僕比者侍省病親漸次而安且喜執政半徂蓋  
第一把粗無後患足下勿復念我矣

王夫公廉事

卷之二

十五

管東溟僉事

僕乞身後准備結跏了却生處大事而父母在  
上見謂不祥聊復黽勉塵障百病叢生古人以  
有身爲大患不虛言耳公年力既壯情累又寡  
趁此勇退之日何事不可爲僕雖潦倒此志終  
不忍墮落嘗聞之師曰行住坐臥檢點過失卽  
此是道願相與勉之耳

李繼泉同知

向蒙惠寄藥內有一種深紅密辨者極佳偶被

園工刪去公有便乞于秋時再惠一兩株蓋家  
君老年篤好名花故不嫌煩聒耳頃小園草堂  
中拈書司馬君實二語頗教人種菜莫誤客看  
花此僕之近致也并附一笑

馮具區編修

公方年盛德完會處閒地水斷陸制惟吾鋒鏑  
所試而不言于人此天所以爲

高廟儲才而賢者踴躍四顧之日也蟲雕鳥篆

通思猿引公業已饒爲之事到得意處若傾囊

王文肅公贈草

卷之二

七

不忍捨卽此是欲障公雖高明然向來頗覺注  
念於此爲當痛磨鍛一番耳僕習氣驕嬾度已  
成癖故不復收拾自放于山煙水月之間可謂  
貧時兼負君子然尚望足下爲我一指南毋令  
人謂吾徒俱空談養高無實用可也

徐見西參政

襁褓穉態糟粕腐守竊自揣骨相豈肉食而飛  
者二親衰年亦頗以尊美一筋出不肖手供者  
爲美因此遂甘廢絕悠悠世語乃妄相指目爲

名高流言止于智者惟老兄諒之

董潯陽尚書

錫爵生平懶病頗厭世氛當我師柄用赫熾時  
雖口補周公之業而心竊悲吐握之勞每與余  
丙仲私語未嘗不歎息也及今退就林壑正願  
解衣從游何得遽求斥外第入官三載稍見宦  
路風波心膽孤怯故形迹之間不能無避耳

鄭崑巖少卿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

王文肅公贈草

卷之二

七

人所謂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刃餘地竅肯正  
在此況今公論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  
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迂乎猶記客京時第攝  
衽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目中豈復存  
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龜老兄幸  
已得潔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掉頭林藪處者不  
必望兄等以三臺橫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  
人以蒲輪纏帛之事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  
道德今日之謂也

凌洋山巡撫

得書知大征方畧已定虜在目中度歲暮可得捷報矣禽草芟夷要期于盡然不肖兒女子之仁願以佛家多殺生爲戒想長者意同此也

王會泉副使

再辱箋觀固知老兄眷存之渥不以末度相求然慚負何能已已今世有尚子乎不但舞綠含飴事事稱懷且使字物者知凡宵之鳳終不食餒下食于士網人紀非小補也

王才肅公贖車

卷之二

十一

西亭王府

錫爵自醕亂來聞仙翁殿下之名殆所謂御風冷然非世諦中人也越在海陬無緣仰止乃今得承教幸甚幸甚伏念錫爵流浪半生退而畫屏去雕蟲芻狗少憩空門聊以懺罪業遣情累耳來箋獎飾過當且要以世外之交示以換骨之訣非錫爵所敢任也抑軒轅鼎成旌陽丹就則小臣鷄犬有攀胡詆曰之想小子不敏可幸萬一敢持戒忍二字爲他日拈花稽首地耳

蔡拱朋主事

每見敬美談足下吏行人品皆第一居曹適少事試推往驗來賢者不從寧靜中能致遠否若因捧檄得喜因喜得忌則不肖且歛手避之矣風緒見指不曰高蹈則曰野狐不肖兩不任諷而歸之太空足下亦兩與歸之不聞而姑攻我片言頑石可也握手無涯臨箋馳企

李石龍副使

伏惟雲臥多時想卿夢後不復以天下易黃

王才肅公贖車

卷之二

十一

梁一飽甚休甚休弟掩關來頑傲如昨比者稍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卽令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蓋多讀道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訣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許零星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忖耳翁丈自戡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旬浹月後覺頭中有物融融汨汨而起者卽此

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第于是中實未有得聊述其所聞于師如此惟高明存而勿論幸甚

赫衛陽御史

貴差越在邊徼自昔直指諸公強半以移病行下受代且及期日牛若無全神馬若無羈器方寸苟無欲即煩憐惜其提境也來教云由物見道山道凝心嘿然定泰然守僕自今始得見公真道面識公真種子蒙所稱伯夷云又王東原公贖車卷之二  
恍然自失矣然願公無厚自遜伯夷而輕言人情人情至嶮巇處首陽不能避而薇蕨難爲飽也

張嵒峽巡撫

側聞麾節照臨崑城旬中且移傳東矣不遺草鄙將過而禮于其廬此古虛左追侯生綈袍憐范叔意也敢不引領第家老人方病脾秋枕恐不任扶服車前爲恨耳吳浙近事自有史官傳書大書者彼以巷戰克此以廟謨定徙薪焦爛

未易以什伯計功也側聞廟堂方以張益州待翁而在今日肘腋間安危其隱憂十倍而處分之難百倍非常之事故自非常人所能言耳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觀我翁今日攬轡廓清如預九射畢此慈儉之効也若不佞若空拙業何足厚遠慕哉奉教之日家君病小愈能起行庭間數武因得以湯藥之問畧布謝誠如此惟台亮

王念熙郎中

僕嘗謂世路如濠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通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門下壯年雅望安知目前退步不爲福也

周翼宸知州

老親比以團造田冊將敝戶虛推各圖田數送臺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產而飾清名也聞臺下頃爲家人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僕之私父母之爲子民其委曲甚厚至此豈不知感但老親連日查通戶實數前田委具別戶



虛推亦不聞有承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  
置田收利不關白主人免于坐罪入官足矣而  
又使掛籍官戶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  
夫向來鄉宦間有詭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已  
田者此臺下所以疑愚父子之非人情而處分  
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順德意市恩閭里  
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  
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趙垠洲給事

王文肅公贈事

卷之二

王

二老人侵尋日衰已絕意當世惟是二三兄弟  
言行志行則僕從林野中劇聞風采竊自比于  
枯卉之附春光晨昏多暇幸得從事灌園一簞  
一笠聊足怡老不意復爲造物所妬經秋病屢  
至委頓幸不即歿皆足下餘茆也來日尚長不  
識何修可以寡過于鄉曲願終教之

沈少林修撰

伏惟高臥方酣何以得劇聞門外事然人言亦  
苦未審所謂徒木樹幟者豈一手一足哉門下

病初起僕方苦頭風困甚已矣勿談之矣不肖  
自揣報相知最忠待君子最厚若意所不可何  
苦作狡獪微言寓諷而又詐蒙慈母以疾痛不  
祥之名烏羊愚畜所不忍爲而世語且妄指之  
門下復妄聽之東京黨禍可不鑒乎竊嘗謂門  
下熱心一片可貫金石而跡太露語太易乃嫌  
忤所誣起今折節就官終不失萬一於常調若  
猶未也則絕口世事待時至爲之不肖雖屏山  
澤有餘快矣

王文肅公贈事

卷之二

王

滕少松布政

茂林幽谷來日未晚意動胸次則疵物厭事之  
念紛紛萌起第已誤矣兄又可再誤乎抑第乃  
投巢之鳥又自知骨相決非功名會中人所謂  
臨坻却流何高之名適病脾累月畎畝之身不  
耕而食造物者已似忌其過優迺兄又欲以世  
名歸之茲益疾矣不敢當不敢當使旋力疾附  
此爲謝

吳南洲巡撫



上谷聞問後星霜撚指驟當大拜朝廷度外舉  
動真自服人至如弭節故都延見黎老棠陰正  
穠竹馬填道迄今吳下喧傳以爲數百年來盛  
事而弟也病不及一見此爲恨耳嘗聞非常之  
事必以行非常之人斯言信矣臺下可以當之如  
第晨昏採拾不失家三親歡爲幸敢妄意出處  
之計及海內悠悠之名乎伏枕裁謝惟答照幸  
甚幸甚

吳平山郎中

王文肅公贈草

卷之二

手書

歲除擾擾雖同里巷中不能相候迺兄獨不遠  
百里專使馳貺而又以長箋辱之不肖村農病  
叟得此于兄翻覺多事不肖官至九卿知止已  
晚今雖入麋鹿之群尚憊舊籍未除微名作祟  
以致入秋以來身病孫天鬼神是怒來教又增  
我一番罪過矣謹謝

太守

謹啟伏承遣官賜教以撫臺之命欲爲不肖建  
坊不肖竊自揣生平學術行能無一足以當世

取舍而歷官垂二十年馳恩及兩世小人之分  
叨逾極矣幸今身處閒地得稍避世名以餘福  
歸之二老親然爨席猶驚晨昏未効自今以往  
獨有履水抱石使公卿不見齒鄉黨不聞聲庶  
可以懺罪業而遠如姻耳若遂赫然表厥宅里  
辭曰旌賢不肖隱居之爲何避名得名雖甚厚  
顏不敢居也夫撫臺雖同年雅厚至如臺下乃  
親臨切近耳目所自出今日之事非我翁嘯借  
下及此但時禁方嚴年荒且甚不贊之費彌月  
之工無端爲一人耗于荒城野次而理外弘獎  
重令不肖處非其據俯仰公私俱屬欠安謹再  
拜以辭縷縷之誠本擬遣一介顙達而原委官  
懼不敢空手報命輒附以聞伏惟慈察幸甚幸  
甚

胡元瑞孝廉

病苦聞教未飢獨時時手足下集讀之足下今  
之高岑也袖中自有摩尼珠乃何感于苦空老  
子而特相慕焉足下又何愛于苦空老子而特

相問焉足下殆聽之過不肖本以庸謏不能効  
短長于世則退而乞一日之養于老親乃今則  
已矣熱血未冷而雙淚已枯惟是無生之教亦  
不能竊其一二以自解脫乃手誨云云豈猶以  
少年燭武視不肖耶聞古君子心相知則願忠  
之以言竊謂如足下振古豪傑當推弘風雅之  
道潤色太平毋姑以翰仙墨士自處因書附謝  
不宣

唐曙臺主事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二

三

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  
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  
儒則必量腹然後食擇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  
力綿智短不敢強其性之不能乃學儒而過了  
不聞道者也往先人屬纊時使老母坐榻前陰  
誦金剛經含笑而瞑此何嘗鞭策不肖應世耶  
會當強食支床稍理問學以酬恩待耳白沙先  
生真吾師也其文字之奇亦似脫盡經生窠臼  
讀公批教恍然若身在冷風秋水間矣

王柱石學院

向者追陪館下仰見吾公學問中經綸所謂發  
矚之乃恬然有餘者而特恨未即當事今且試  
而効矣躊躇四顧問道于盲此非不肖所敢知  
竊謂公虛襟道眼自能牝牡中索駿若必以吳  
士多端欲厭服其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華圖  
書舊案不查廢增附不查即格眼刪號簿不入  
院人青日則誰復敢置喙者不肖芻蕘之愚已  
止此矣

劉彬泉知府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二

三

側聞頃者仙踪出視令子于京邸萊衣綴錦蓮  
炬分輝真儒林盛事第翁方厭北門之味而思  
東山恬臥之適匹馬遄歸白雲滿望徒令人悵  
然思躡履之無從奈何追惟既往闕闕于名譽  
意氣之場以幻修习惇成罪業今疾痛喘喘之  
中乃始伏而懺罪其將有及乎翁天上福人若  
果飯依爭土宜以時努力龍舒居士不妄也不  
肖根器頑鈍其于修持了無證解頗聞之化者

言不貪生卽長生不厭動卽不動敢以此爲食  
片之獻

孫小溪撫臺

貴鄉相公我翁便中相聞且勸之先調和官府  
而後以次及外廷舉措使異時反側之黨不知  
不覺入我彀中社稷幸甚天禍吳民十四日夜  
風潮之變亘古希聞止據一家漂歿男婦十七  
口則小戶可知劉河新城壓歿軍民二十餘口  
則村落可知見今流屍塞路四野無神則廬舍  
主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又可知矣紛紛餘民各裸體投宿野寺棲粟與  
糗糠俱蕩盡無所得拾如此而地方不大亂者  
未之有也第一片赤實心原不喜州縣報荒虛  
張聲勢今日擊變故如此剝床以膚上爲廟堂  
憂下爲桑梓哭我翁造命之地千萬亟行遣官  
查勘先期題請元元之命生歿在今日幸採葛  
蕘留神至荷

孫小溪撫臺

群兒煽妖危機叵測我翁不動聲色如薤苗麥

蓋石畫所銷弭陰功所全活有出于耳目外者  
且萬萬矣奏報之外僅本兵一密移而幕府若  
無功地方若無事廓清中寓鎮靜卽古者據胡  
床散賊部不是過也廟堂處分渠首悉從輕比  
且巧貸一切黨與大都受翁成筭上帝紀功不  
知何如矣

劉守有錦木

自門下典握禁兵用儒飾將府中不司急步疾  
呼蓋江陵之威焰得翁調劑者多矣家傑當事  
主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作用斷與書生不同今人情無端射影以此而  
吳趙二君傾蓋門下亦以此方當官府改位國  
是未定之際左禁右拂不激不阿非門下之望  
而誰望也自古小忍方能大就彼曉曉者旣化  
爲冷風不當復置齒牙矣

李修吾主事

烏鳥啼血且暮思盡今又聞足下以抗辭遠貶  
公私之病轉益無聊正耿耿中忽使至發書拜  
脫因承故人追鋒吉耗感謝之極歎且不朽蓋

不肖竊觀近事公等之諤諤廟堂之休休皆太平萬世景象自後兩歸之渾噩一母居名一母任德如何

李及泉憲使

承封示近報似以廟堂齒及不肖爲同志色喜不肖聞此益滋甚感愴江陵事乃滄海桑田莊周蝴蝶變幻只在目前彼惛不知直欲以有涯之生作千年之計真可笑可悲也昨敝門生谷道長談江陵事甚詳

李及泉公牘卷之二

壬子

上脾耽數年發于一息

官闈不敢主外廷不及聞而次日

密旨忽發下矣報中稱摠旗鄭如金者乃國子舊官開揭考退旋授馮保門下詔旨俱出其手孤深恨此人今亦一網打盡矣諸君外補尤快人意然竊謂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稍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張陽和諭德

客冬蒙足下特枉皇華之節臨予不祥之廬論

交生歿非復世情豈意罪逆餘生復延至今日

而足下悼念不已再枉顓評何能不感咽哉適

見洪陽尚寶言足下此行轍環全楚諸名山間

真儒者壯遊嚴程屆期益早稟命太夫人爲迎

養計蓋二三同志出處識者頗用以規世道而

足下何毋恐異時復効鄧翰編少壯幾時不得

容易虛擲景光以此輒先事爲足下計耳不肖

向託先君子蔭下含哺而嬉不知帝力今百勞

李及泉公牘卷之二

壬子

萬苦備嘗而日啜粥三盂足下勸我自愛猶忍

置對也若他人勸之并愛天下不忍置對矣

周山泉通政

承示葛仙翁丹法不肖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談

之一過此益悟後拈成多方誘道銳根使人知

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人知萬法歸一各以

其性所近入之于無罣礙爾然不肖竊謂外丹

之妙至人決不以書傳我輩即精心向往而夙

緣未湊恐反墮孤跡不如姑守空淨雖今生未

必成而來生或不至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畢  
卑可耻非所當爲上智道也

陸五臺尚書

正人登用實世道一快然極盛光景已多內憂  
從來極賢宰相必多外侮未有十分快意者側  
聞近日紛紛令人短氣翁慷慨一疏關係非小  
然自此不得更求大快矣漢唐鈞黨相激之禍  
頗亦由此使大臣之身安而後朝廷安耳不肖  
踰伏草上久不談世事以翁當今重望聊復切  
王文肅公讀車卷之二  
手  
切齊唐二給事及龔御史一清者持重可與言  
麟洲公當推轂一出也

李順恒御史

邇者承公私盛奠辱于先君萬里問遺曠然若  
手拊其疾病而相嚙以沫也何能不感而涕哉  
竊見吳中野老人人能習皂囊封事直聲奇氣  
在列無兩而不肖罪逆之名獨幸以大賢嘯借  
未絕于天人非土木又豈不知榮其如哀病喘  
喘寒灰之灰不可再燃吾公幸勿復念我增其

罪業矣

申瑤泉相公

至公與虛二字此武侯功業之本不肖苦空于  
世法都無所解然一腔心血實欲灑自知已前  
以明不欺昨所以云者妄謂老兄有度而稍  
遲恐未能一旦斬然以塞仇口以今觀之老兄  
胸中自吞雲夢八九而俯井之蛙無端鼓腹張  
公教神龍行雨何其可笑之甚也來教謂蚊言  
蠅鳴恐天下終無事而不肖所最苦者士大夫

王文肅公讀車卷之二

手

與小民好亂小民囂訟舞文月白刃而已士大  
夫好亂則東格西撼雲翻雨覆謂世界無人謂  
朝廷無官謂武后黃巢馮道爲活菩薩謂安靜  
守正爲迂濶此風靡靡非旦夕之憂而亦恐非  
旦夕能化奈何

翁見鵬州判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馮豐隆而寄聲  
茲捧教遺汗淫淫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  
苦愈高愈危今亦不復追爲公慟窮途之哭但

男子一生無端暴殄於射工沙蟲駭機毒矢之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王郎酒酣拔劍空自苦爾抑古志有云立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未也物色河上著書名山揀括而吟屑榆爲粥千歲而子其子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祭張明史部

不肖罪逆滿人一身俯仰字物者既割裂且盡而頃之脾疾侵尋朝露之生喘焉將歿者又數月于茲矣枕上偶得句云義皇入夢嫌多事何

王東齋公牘草

卷之二

手四

申瑤泉相公

裴承破例主持先君卹典已而領公私盛莫之辱不肖孤蓋銜之彌歲矣及是始克馳一介代叩而復不自揆量潛有所陳竊念人子孫未有不欲章祖父之德者相公方持衡天下家鉞森然不肖何人也敢引生平握手之歡冒昧曲離以祈諒墓乎第念先君鄉評家訓真是廩原爲封官二十年而聲跡愈闊生產日落此密邇相

公台躍之下可察而知也况易簣之辰猶手執教翰誠兩兒世世莫負此公嗟乎相公而問此也當亦爲動心灑淚不忍其泯泯矣用是敢顛一介馳帛奉書以墓下之石仰累勞神伏惟哀而許之舉家寡母孤兒不勝其自伏首悲號俟命之切諸無所云

胡蓮葉侍御子

正人奄喪悲纏朝野况不肖論文世雅見收爲同志者乎計聞之後與瑯琊公抱涕相弔久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二

手五

始克附片言束帛致奠黃鳥之歌百身願贖今日之謂也伏惟賢伯仲几筵之慕何以自遣遺書在篋遺教在庭雖復不掛杖頭一錢守此至足矣

呂日洲操江

少方兄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冶吐口著龜豈知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杼新相不過失宜彼以入幕舊賓鋼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解頤矣但自前破確當不得千槌萬敲我輩

時若隨衆打虎及傷雅道不若竟付之忘言

趙定宇論德

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觀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母甚奇操之母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論之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上不免黥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爲恨聊復勒此代面告次苦哽不宣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基非苦次所宜及但願廟堂乘此更新之會痛加意民生吏治一番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理不難致也向謂公如璞玉渾金必肩大事報代且適當遂入主國論凡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去比比皆小人而痴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娼易姓變名之賤隸與輿金輩上之大家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爲何如

李見羅巡撫

別教山中課子試讀一兩段所謂靈鶴煙霄飛止自在不肖竊揣知老兄所以用此矣惜哉以二十年前隨俗徵逐蹉跎請教今稔知名譽意氣之場病而求醫日月已晚乃茲得老兄度外品題罪業益增而重矣塞路風霜願言自愛

趙定宇論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



教中鑒鑒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與金輦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滿帆楫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陞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為矣請以近事而譬有知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為喫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願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急

且寬常留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為所欲為耳

### 吳復菴論德

昨屬聞新閣下褒然進用為善類主盟草土野人即遂歟復何恨矣

天子至明宰相至公公等今吐氣真成雲雨此亦何事動動小讓抑不肖屬私計以為方今千載一時難得易失第區區抱此一片誠心苦節以內支腹誹外悍背芒公等日耳而日之凡論人毋太高適已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與正快意且忍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憂中久不談世及以兄至雅兼承問屬報復及之諸台諒不宜

### 劉簡齋巡撫

今同榜弟兄鵠列中外惟我丈振羽先登班在二品甚顯矣然剝錫不交于中貴趨舍無常仲先生無論識不識皆稱曰長者一量不爭能于斗勺而物自歸之則



世之營營求進者豈非惑歟

申瑤泉相公

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于生事欲言濫洛紙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既宰天下却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却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歿後不肯嘗以借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錮於不巳爲猶沒籍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其今群奸止貶罷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清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膽不可小即如晉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氈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明則生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顧亦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時燕面卒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

事之論并附聞備擇其他無可言矣撫臺疏下地方亦受一分之賜今年太倉嘉定稍喜二麥薄收而沿海一帶時疫盛行有滿門遂至絕丁者郭龍渠比道府諸公淬勵此皆老兄之庇也世上膽膽開氣偏來趁好人敗人敗婦一言不合偏許爭我是彼非獨宰相與庶官爭之便爲失體可嘆可嘆使人附此并効肺腑之忠統惟台諒幸甚

申瑤泉相公

三日前聞撰一書號星變紀事又以江陵編載文傳入禁中老大但冷眼觀此舉動大是可恨周生弘禴有書來勸弟此時不可使子弟應舉第謂大丈夫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豈作能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不好使人逃南山之南非山之非也會病出應酬匆匆附此數字奉報不一

趙定宇論德

日聞老兄復留消息鄙衷乃安益面目小嫌理

須遣之胸中不但事君事長當爾別來承已得  
差甚善或亦當需次上轉及期去留恐難自決  
耳政府從諫如轉圜真天下之福不肖頃之微  
覺有物色草野之意因此避嫌畏人連兩閣而  
同年亦不輕致書惟碑銘則當以故事相煩而  
亦未敢造次也

上獨斷是好消息然就中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閣部不可一日有權亦不可一日有事中貴惟  
恐其不好名亦惟恐其好交結兄試深思之事  
王東齋公集卷之二  
機如此則言官更當着一分老成往時所望注  
陵今日所望

張鳳磐相公

不肖近者茹痛終天待死朝暮不惟心灰世途  
而口亦不宜問廟堂黜陟但以時事一新舊遊  
親識自長安來者間爲我翁蒿目憂時赤手難  
天以社稷之靈紳笏宴然而九關肅穆矣風波  
之民幸不即歿本之自我翁郊育而比聞改革

之際所推轂起廢自不肖始于是群目睽睽爭  
言曹平陽之事蓋官府乖異之端亦自不肖始  
昔人稱士爲知己死今不肖反爲知己累有如  
蔓菲遂行鬼神助之不肖已矣如我翁何如國  
龍世道何執事者明知不肖必不可出而怵捲  
若此非注之勤用情之遠真令人灑泣刺心而  
自傷耳生終不能久支餽粥以効執鞭操箠之  
報不異日願我翁勿復見望矣統祈台慈憐察  
幸甚幸甚

陸平泉宗伯

先人就寔後方杜門謁告不能出謝長者罪負  
何可言連日披誦誨言乃噓沫中之憤楚爵雖  
至愚固非異物然竊謂老先生博觀人情未若  
小子自觀之審今登高而危止于隕越得譽而  
過則陰陽之罰乘之可不懼哉深源之望一出  
而不效千載尚有餘慙况么麼章句之守而以  
件權之跡猥藉虛聲暴于朝聽異日者人鬼交  
忌循名課實當何德以堪之何修以效之小子

持此言也以入告妻子夜省夢寐而以君父朋友之不吾信也則惟有引疾深辭可以僥倖萬一而又恐悠悠者直以爲養高賣名妄意終南之計也亦可憐哉又教中人心一節即國是紛紛之張本小子何知但據目前交際鬼目駭目老走生袖手局旁而以責後生下着茲非所取聞命矣

余同麓相公

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澄來教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景次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

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灰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力爭則

上滋不信外廷而言官又復效江陵時承望故事此真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感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徧論曉然亦當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密傳方畧按伏囂訛譬之某家漫處着子則緊處方得其力老兄既內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止勉之盡心盡力勿問利鈍可也

沈季山主事

王文肅公贈書卷之二  
伏惟景星慶雲一出瑞世朝望人情且操左券而責于大賢若立名之與居名死事之與成事惟高明熟計而兩全之則幸矣

吳復菴論德

此承教惠之辱隨附啓謝想使者必能速達也適卧病隴上又接七月十日手書兼領珍餉感敢外竊詳語意理正而氣和令野人一片熱中爲之頓遣所貴于君子者謂當紛紜之際能于夷惠可否間處之得中不然世非唐虞三代終

無可爲之日今廟堂綱紀非不肖所知若如近  
事可見者高崑崙出題一節原係委巷之言聞  
臣自合解救惟銓司許相二疏微色發聲太過  
既而言官九卿曹起爭勝又各太過不肖頃之  
一疾幾死既絕意世緣復何知於申相爲之緩  
頰但局邊見聞委于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且如  
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決當哀矜而不以爲喜  
定宇兄臨行一疏其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  
不

主文肅公廟堂

卷之二

甲未

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  
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  
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合  
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於爲黨所謂急  
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  
做官做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輪財濟邊何等正  
大聞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反唇所謂  
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  
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之心視之可矣餘勿復

更言

申瑤泉相公

茲者恭逢五十生中之期不肖非敢忘也第凶  
粗上壽于禮決當避嫌故小奴垂發而數返耳  
此方以國是新定人情寧靜爲喜既而見海老  
論疏及潘司寇譴言可見世界當有事斷不容  
君子十分快意若君子又爲朝廷委曲一意以  
潔身爲高抗言爲直則事體將愈激愈壞矣張  
曾王三公破敗不足惜豪臣媚夫向以此爲奇  
主文肅公廟堂

卷之二

四十七

貨今不審何以底柱丘月林舊臣之望今似爲  
羣少年作戲場傀儡聞曾王俱被誠張穆打江  
陵諸郎皆體無完膚可嘆今日之勢全靠宋儒  
議論不得必須作用一番鼓舞臺省大臣方得  
展布近見洛陽一仕客說魏確巷鄉望果高收  
之爲用恐亦不相負也歲寒爲國珍重不一

余同麓相公

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  
海中一船人人可舵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聲色

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徒損國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之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傍爲審着數若大臣止辦一去乃有此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效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

據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

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言關係安危非淺淺也

### 吳復菴論德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二

聖

竊觀老兄雖望重泰山而同舟之人未必無矛盾時乎時乎間不容髮苟爲社稷自今姑務爲深沉堅忍鳳皇所以稱一出瑞世者以其不爭爪距之利也江陵敗後時以

上怒爲未深而欲證成遼藩之無罪則似同浴而譏裸程老兄試平氣觀之以爲何如今兄老先生尚欲一至海上爲我觀地今翹首以待耳

### 江續石郎中

江陵事既敗

天子既赫然降發中之論而外廷下石不已此則似成畫靶當道老成自不妨小爲調停但盛稱勛業批杆譴夫乃更於蛇足外添翼天下事難得十分妥當如此來教持論甚正芻蕘之忠更願其當事者稍加寬恕耳

### 張嵒嶽總督

別創示及內外憂端皆不肯與瑯邪兄弟日夜痛心者首鑑欽跡避權勢後計爲是却外死不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沒而外操翁試謂人臣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二

聖

而承望相指與傳會

上怒者其有辨乎否也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而先追頌功德此又似同浴譏裸程天下事難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廢許相既輕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項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肖垂死餘息豈敢越俎而謀茲聊以復明教耳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二

王公肅公續卓卷之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錫爵 若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棧梓

李養愚兵道

維陽報謝後涉月抵京以六月十三日朝見但從此便入朝場常于應酬日不暇給而目前相與人多生面誦譽之人無相見以過失者當此之時能不念臺下哉東海波臣離調死久至是始得望龍光乃知

王肅公續卓卷之三

聖上決可為黃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橫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君無臣可為千載一慨也

詹昶亭太僕

滁陽吏隱固知雅況甚適間亦私有所憂如奉教云云竊謂老丈偶然也而或非世所指日彼有語我以甘言則口受而心吐之據我以疑事則理解而色諭之庵中之蓬木必不直若不佞乃坐劈頭下手絕不受其一毫惟戴而又喜面

盡腹腸而揭鬼臉以今思之誠于來教包荒之

道相左然老丈姑為我設身處之蒿萊崛起在

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全集或

曰向某在衆人緩頰或曰某為禁地先容或曰

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

論功業奈父母之身何哉奈氣謂悻悻自好不

知所措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德隨人

之好儀衛妾婦合為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

為何如也承切磋至愛謹以銘心并附此請教

王肅公續卓卷之三

不備

謝賀入閣

諸司賀官賀壽賀滿賀恩近奉明旨已一切禁

絕而不佞尤以此為入朝第一義方命之罪請

自隗如

海剛峯總憲

景星慶雲一出為世道生色今臺下之謂矣然

五嶺天扶正氣使公奔命萬里而神色愈壯若

不肯飽粥餘喘雖很綴彈冠之列苦於謬悠未

知救過猶記往年京口邂逅時玉石相攻舟航共濟大臣之注意遠矣幸終教之

沈季山光祿

東山雅志已達貴座師要之老兄今日決亦知執政之無它特不忍負翟黑子耳冤哉百死之受留此全副未衷之身而蓋以甘膽耳目爲人用僕茲爲朋友熱中也語盡而繼之以泣矣汝師云不去不已去不盡不止僕以爲人情即有之必須諸公且出以試人之果去我否也今主事肅公肅草卷之三

鄧純吾按臺

敝郡有貢生王敬臣者古心篤行真今之曾閔袁宗伯雖常薦之而尚以同鄉難于議覆明公倘不惜華袞一言使清朝間一行禮賢盛典亦觸世一機也恃大君子道義之知語不加飾臨書皇恩

李養愚兵道

母家先年有一節婦甚奇老母無日不言之間縣中已中呈臺下久未發行千萬留意小兒爲乃未出門之處予向偶遣之代行謝喪禮因見兩臺接引太過不覺失驚已輒戒之杜門不見官長此分也亦禮也

任正字御史

省教具見風裁

上方孜孜嚴貪吏之禁今既勘證在前參革復何疑也

主事肅公肅草卷之三

四

屠瞻山御史

別示論囚人數雖情法無枉而猶爲假丐一日之生此固

仁主所欲聞也敢附此復

王會泉副使

不肖業有緒言于諸公間

主恩難辭物望難塞犬馬力難強麋鹿性難馴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兄未聞耶市

口之侈也至于稱伊道傳極矣老兄不亦嘗對  
弟笑江陵薄新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頃則  
其誰能受之使者索報不復作常辭而效其款  
款私室如此

荅南道諸公

六承憲使合辭以說列杜買僕也駕馬之力已  
困鞭筆膠柱之守未諧又甚蓋自出山以來痛  
自省虛名之爲累而觸事感憤反涉近名則其  
先負之寡術末路之難期亦豈可略已乃諸公  
筆文肅公肅章卷之三 五  
尚儼然辱以丹青之價而責以旦夕之功古有  
之矣易罷而操非力而任斯兩敗者僕皆當之  
而諸公尚以何望乎不勝慙夷輒因使者附狀  
以謝諸不及言

王鳳洲巡撫

奴來接手教抵掌談天下事何其確也弟初意  
入班如禁誚諛等項干礙頗多元老蒙其慨然  
許連名進揭請  
肯嚴禁弟遂不敢獨有此名惟黨風中人最深

最難轉移羣少年來見弟謂之曰我平生  
不喜佞人今却以圖圖人品還諸君諸君亦當  
認零碎過失還我即如近事言者固過矣而諸  
公抵掌露艱將此得意事懸在鼻間豈不可醜  
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  
退也弟向奉食間礙禪之教千籌萬想畢竟月  
計有餘歲計不足耳如何如何

滕少松布政

別札惓惓猥以江陵舊事塵借齒牙此不佞所  
主東顧公肅章卷之三 六  
以飲冰內熱而耻于置對者也百惟萬苦壯志  
久摧國論人情隱憂方始老兄即見望以永嘉  
之事且安得此四通道路入而氣鬼哉惟是硯  
硯累守庶幾來教所謂一意奉公者則不敢不  
勉亦不敢不自信也

張岬嶽總督

將官爲一切目前之計以媚虜僕久聞之蓋武  
人不曉長筭亦由一向綢繆漸靡使然今借此  
總一警百且令部中因以激揚僕謹聞教矣



任正宇御史

省別示具見調劑江陵苦心不佞十載避仇以至今日然終不敢先私隙而後國體非高明莫諭此意比者煩言噂沓爭歸町畦不佞竊以所聞瞿墨家言于是中作平等觀一切推以赤心劑以苦口而不識諸君子之見信否也

任正宇御史

三令參疏俱領教矣近來

明主親決事內廷而於不才守令多從重逮謹此公等激揚吏治之時而亦望加慎耳食露霆之威必不虛發可也

劉肖華主事

僕自京口聞問後艤舟彭城下邳間猶幾幸明主賜珥得退守匹夫之志而慈母在行手奪其疏草焚之今則已矣眼前好醜變習非惟不敢作分別想亦尚欲以苦言異語左法右拂其間使楚越爲一家狙詐咸作使可憐哉群少年竟自甘心自誤誤人而海上猶有逐臭之夫欲

借其齒頰以趨張桂之捷路者足下教我之言皆是要之道家所謂恬澹無爲圓覺妙應乃在一切相中不縛不捨非盡剝去廉隅混濁濁終也兒衡學雖未成頗有志苦爲奇節其文嘉學莊子而未成公通家一體不惜爲我提耳誨督尤幸矣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此會甚難此別甚苦歸見瑯琊兄爲言不肖塵勞擾擾狀然飄袖故吾一毫未改請戒山靈勿以通客見誚耳舍弟小兒已各有陸路人寄書今兩兄相見無它言當勸舍弟於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屏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揔不必挂心也

陸五臺尚書

今日趙宮諭列灣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妄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申許唾面揚陸以順驕臣之心而膏詭間之吻則不佞髮髯如戟決不能臨老作兒妄態也夫吾輩同心

而後可以格心賣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讀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槩見今朝堂苦爭堅白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議論朝吏齊而暮盜踞則最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挺心直口中立是非問耳

辛慎軒副都

今

上德甚清大臣甚肅而是非反盡亂于下朝堂

朱鳴鬼嘯非復人理見衡秋武審利鈍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三

十一

何如不肖此時嫌疑之際正不欲其有名且喜尙來近課或可望將來也來儀何敢辭但

嚴吉初下物議從新此臺下以義割恩之時亦

不肖受寵若驚之日自後不惟祈免一切恩澤

亦望於諸臺處轉借重一言庶幾愚分少安而

諸臺亦得借以爲名槩戒合郡士大夫交際使

有司嚮指比境聞風亦激揚第一義也

辛慎軒副都

沈御史之事

上始終皆親決僕等未嘗贊一辭也門下以法忝逮以情議緩要之于憲體皆是乃

上意在飭吏安民懲一警百所謂五帝神聖尤非臣下所及也

辛慎軒副都

臺長不私其屬指發無隱此百年所僅見也據揭數既確有主名見證廟堂卽欲爲言路優假苦無可藉口者如何不佞林居時常慨世交浮涉筐篚公行懲美吹莖正在今日已聞傳論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三

十一

各差公揭之外片紙不通既省繁文且免官承驛路之擾不識高明謂何

姜鳳阿尚書

沈御史之事殊不意

上怒至此近來

上親決事凡駕帖傳逮者皆從中出意在飭吏安民而閤臣卽欲有所可否狐鼠競伺動爲

譏端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者耳其詳想悟齋公能悉之此復

王肖軒御史

比者麒麟皮進到

皇上上竟置之雅亦不以爲瑞也該省部封事皆引義誇誇而未有及

中旨與獨斷之是非者此今天下安危第一議

論兩人疏發

皇上耳目爲之欣踊不寐謹附此以復

劉華石御史

疎疏雖留中然

王末肅公牘草

卷之三

十二

主上雅無貴異物之念麟皮已一覽置之

君明臣直未多見也省教知復曲擇鄙言以前

彈章爲悔要之此老才輕意狹理自不免僕前

啟云云乃論事機非論人品也平生慕韓荊州

久思一望見而疾病支離恐不及公代還而去

矣如何如何

王鳳洲侍郎

前月中有書奉候達否即今扈

蹕歸病痼者又數日矣不敢遽露章乞假以博

酒饌恩典正所謂進退維谷耳

壽官一事危而定定而復危者再三私計

上此一出從官軍卒之犒賞及沿途之餽郵約

所費通幾百萬若說收上他山此費又且十此

安危之機真間不容髮適有

旨要陞陞從官四輔同聲力言其不可而止殆

出山以來稍于此處立脚得定四方交際已不

入一蔬一菜頗聞

上亦稱弟之清頃連次得與召見切賜蟒鶴羅

王末肅公牘草

卷之三

十二

衣

上恩如此而不能報命也宮洗頗歸心于我要

我大作用一番此則非駁趾之力敢任待後生

中再有王晉江楊遂菴輩交付此擔子耳

陸五臺尚書

報獄使至又得接手書惓惓以兒子衡場事引

領感愧感愧出山以來覺得世間好事無不爲

累然兒衡讀書真苦不能以身之微嫌無端錮

人粧點得世界蕭條生人坑塹也翁謂何如

上之閱壽宮也臨高四顧天顏大喜因退謂左右形勢如此諸陵皆不及

上心從此大定矣浙直改充事司農皆不肯主行昨又託敝府諸公苦勸而未見慨然也冗遽草草

耿楚侗操臺

手教再辱承以壽宮事定爲賀此實

九廟神靈默祐

皇衷故生等得以微福免罪耳景山問答知翁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三

十三

已飲聞

上真有堯舜之資不知夢龍當此其精神感格更何如而生等徒博得金蓮一炬五饌一食可愧矣

滕少松布政

壽宮之得勝地天也

皇上始閱而定卜再閱而奏成亦天也微聞春

中

皇上尚欲奉

皇母一閱此萬年之喜臣子當思將順反恐勞費供億似不可堪不肖方抱喜中之憂耳

陽廉峰御史

適方在省與諸老道公首事發奸而議賞獨後正純晚間尊教至矣科場更化之初當事者懲於嘉靖七年覆轍欲稍重內廉事權使將來可久而大疏乃專爲監臨明職掌使目前無弊要之皆爲國至公也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今僕安敢謂人面同我面乎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三

十四

嚴旨雖下然公乃法官以糾佞察奸爲職更不必避嫌自挫矣

丘月林尚書

教至承已幡然就列同志之望此久矣方今雖主聖時清而俗化日靡其在江以南尤甚天使兩靈光歸然表範之地以素風方軌力追先進而上之蓋世道轉移一大機也不佞出山之初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恩合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

和衷核實之治間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  
青忍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詫面及家  
庭諍語可耳若批糠障天歸竦蔽日兒童走卒  
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之以養量唯  
唯以惜體異口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于有力  
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四顧掣肘方思  
鄙夫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鉤誠自知其力之不  
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頂天  
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  
王文肅公願草 卷之三 十五

執事者裁之

耿叔臺知府

大計時彼此以世嫌自引一相見而別嗟嗟孰  
謂染淨果一門心迹非二言乎嘗念公恂恂如  
處子而二千石治行爲天下第一漆雕開自信  
不過此乃真信今世儒膏育之疾全坐遺體而  
求用賤物而貴我王叔文之黨傾天下而其自  
名目曰伊周管葛日將與堯舜孔子之道足下  
以爲何如故教來承已報滿今不負足下多相

知而賀世人知足下卓太傳顯而惴惴之吏勸  
此關於世道不淺淺也

郭華溪尚書

翁之得請也朝士藉藉言或曰是古所謂鼎鑒  
寶玉可臥理坐鎮者或曰是病因思生思且不  
得則益病如

天子必欲終用翁則留之不如安之此兩言者  
顧不知有當于翁否乃其依依于老成出處如  
魚鳥之宗龜龍無異指也傳車且發猶得聞金  
王文肅公願草 卷之三 十六  
玉之音先此報謝不一

劉肖華主事

僕之出山固知枘鑿難投然亦使天下知鄧通  
戲漢殿彌子駕君車有志之士決當鳴鼓而攻  
庶朱紫雅鄭終不潤潤耳小兒科場雖再黜落  
然鄙意原不急之有名第重辜雅望爲愧耳

陶蘭亭主事

昨小兒信至道公數枉車騎于逆旅主人家而  
以不佞札戒不敢出迎蓋後生之分宜爾亦恐

人事一開端則他處更成葛藤非敢于足下相  
外也此兒于文字中嗜爲兩澹以此點落然志  
嚮雅自爾然昨僕行時少年有勸僕避嫌無令  
就試者僕應之曰公卽不信我亦不信我兒耶  
丈夫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乃忍自疑肝膽救點  
鬼魅世界非所聞也僕身嘗恬淡之味知其最  
甘最美非同心不敢效之頃崛起大僚誠爲靦  
冒然亦以稿形灰念反得世名就列以來無一  
日不下簾而誦老子驚怯之狀雖不足自齒大

卷之三

顧冲菴巡撫

老兄一擔事精采便至此大司農加餉一事尚  
持兩端不識高明竟謂何又如調征弛役等議  
既在急解倒懸則節省二字且當作按伏着數  
兄邊臣尤宜丁此若規切  
上駁不必有益而萬一意急阻歸事事掣肘則

難爲矣司馬公筆削尊疏確有深意別制論浙  
中舊事足見意氣今諸公已漸次登用而游揚  
二公則鐵中錚錚者承教謹書之來袋中矣

顧冲菴巡撫

日聞大軍出塞弟心壯之亦心憂之蓋千里類  
兵家所忌也茲得教將直抵堅城雖首酋未  
擒然所摧敗斬獲亦足以落袍裘之膽矣適本  
兵相見乃更以戒之不盡爲賀蓋大漠部落一  
滅一生其勢不可窮詰而兵卒不解亦非全遼  
他日之利此至言也今稽顙軍門覆以威德此  
始終勝算在我豈可又自引無功以搖  
天子之心資少年之口即有捷書聞願慎之于  
此黃公好謙而毀其子不昧美乃匹夫之行非  
社稷之計矣惟高明裁之

顧冲菴巡撫

頃者虜入非時將掩我不備而該邊倉卒應之  
如驅羊射隼千里不留行李寧遠真百勝將矣  
而發蹤指示其誰之功也乃兩臺互相推獎

武同心晚世僅見廟堂即不能盡破常律爲徐  
直指敘功然定常刊目待之異時且以儲邊才  
督撫之任耳昔子貢贖人而辭賞孔子非之  
溫綸且下門下其母獨爲君子可也

顧冲菴巡撫

比者開原捷聞後弟苟過計猶慮彼醜唧憾  
未肯甘心茲得敘而後喜可知也然泉鸞之性  
自不可移使老兄與寧遠一果足彼不釀酒相  
慶則介馬內向矣兄不受報功此猶是婦人之  
主文肅公贖車卷之三 十九  
仁弟所不取今蜀撫又見疑紛紛喜事少年終  
不肯以避寵避名倩人落得愈挽愈醉耳老兄  
宜深悉此機餘不具言

顧冲菴巡撫

危邊創虜一可當千乃廟堂頒賞每事從薄者  
以成老兄之美而明人臣之義也弟像羊故事  
亦宜稍存介石若節不可訓後老兄自是莫勤  
勤小讓亦莫屑屑泛謝則處人處已兩得之矣  
遼塞此一舉也斥候遠而備禦嚴足稱全捷然

大疏乃故暴揚東境小失狀爲掩功張本而兼  
又爲寧遠辭恩所謂藥武子讓其下皆讓此意  
古矣

李寅城寧遠伯

教來審以新命懇辭雅悉冲抱惟公累創百戰  
喋血千里朝廷直恨無官可加猶推恩任子非  
所宜勤小讓也賢子都督君一出在事屢立奇  
功古稱于公世美于公家復見之矣并附以賀

王四槐副使

王東肅公贖車卷之三 二十

比遼陽保塞之功諸公不有歸之造物然  
上且明見萬里賞不逾時勞謙終吉古人豈欺  
我也

王雲達巡撫

近者遼左之捷親係對壘堂堂二百年來所未  
有門下指縱既效矣乃欲循牆而讓之不亦遠  
乎是役也

上欣注特甚已題紀功官上狀永平道自不嫌  
一體敘敘也

郭希所御史

與公未嘗一面僕也物色寤寐間忽忽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比者一官量移固知無  
當於賢者而僕竊以謂方今士風爛倒極矣旦  
一鳴而暮三窟其衡目錯齒炎炎攘攘搥躁一  
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束修退守之士不動聲  
色以化之而不動聲色從氣節淘鍊中來者於  
今日收弊尤喫紫壁壁此非公僕且誰歸而又  
誰望也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三

二十一

西亭王府

不佞爵竊伏海境聞西亭翁之名二十年矣方  
今世語以翁爲劉子政後生然子政初典事尚  
方則以枕中鴻寶爲累而翁乃著書羽翼

聖言揚厲

祖德

天子即一日遡古初馳域外以安車致翁于金  
華石渠之間功業可勝道哉不佞爵猥以野狐  
涉世恐覆餗折軸有負神交乃來教弘獎過當

非所敢承也使旋專此拜命之辱

龍斗垣布政

頃願如此豈能復有所建立耶乃鄙性所近于  
磨鼎塞允寡交絕游差足自勉而吟吟諸少年  
尚謂或可牢籠收拾於冤親一體之中每見元  
老未有不勸其昔恐字百餘吃醋三十以成就  
休休斷斷人品而弟亦陰自點檢惟恐輕發一  
言以資口實而累相知也聞道駕及春且發尚  
預防此輩暗窺元老之門寧疎以密寧速毋遲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三  
此爲人爲已兩得之道也恃兄一體之愛輒密  
布腹心幸亮之

沈少河太常

老兄十年九列至是始得奉常抱簡書而南也  
蓋甚晚矣省舍無事可以柱笏望西山不佞蓋  
嘗從劉司空受老子講義于其中而知老兄今  
日之適也輒附使者以復不宜

甘義麓參政

千年契濶兩地風波足下之久無書見抵也真



索我形骸外耳不佞林居七年所受于師者種  
有維摩儒有文中子與物而來與物而去治身  
化俗具是矣其他自足下所知不敢奉答

沈少河太常

老兄借淮蔡爲喻信是良規然弟乃道人故于  
出入有向讓而無背攻庶幾一念至誠而諸公  
反挾之爲懼真可笑可痛也若人臣少自能於  
上前事事順指則何事不得顧我輩羞而不忍  
爲耳執我之正以御彼之邪蒼蒼在上未必都  
王丈肅公讀章卷之三

王對滄兵道

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有先人薄產遠寄  
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爲奸  
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壅不上聞敢月昧布腹  
心于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幸一切以法裁  
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輿  
紳家所宜染指先詹事每諭諸宗以此爲第一  
義地方有司官所具聞也更望嚴爲體訪有犯

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吳小江總督

別示營兵小訃此新帥鹵莽未信而然其取侮  
無足恤者第今將權旁落所任效尤恐江河溢  
觴漸不可長已謀之司馬先調吳帥而復議處  
營兵示若不爲此易將者于體面稍妥不識高  
明謂何

汪藻瀛御史

標兵小訃狀事端甚微且旋已就戢誠不足遽  
聞于朝廷下便宜罷罷此老成之見然近來  
兵鼓譟頗漸成風履霜堅冰防之宜早又如別  
揭所稱齋徒建旗稱亂雖事如兒戲而其寃恐  
爲奸民作厲階疏到之日  
上留覽彌日方下此亦非細故也

汪藻瀛御史

向來弭盜先勦後撫此智者必然之畫也大概  
錄斬級之勞開受降之路可謂擒縱在我有人  
不復反矣

徐孺東尚寶

日于途中匆匆問使者治田方畧迺使者不能詳也比入都問同省諸公始知京東一帶晴隴粢然功決可期月而望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事既有緒從此便成游刃破竹不憂中阻第僕竊謂緊關在工費而廟堂方急財若倚內帑恐主者之難言也問私問元老則有在外關倉稌米可以那借候彼中撫按疏到必當有以奉報也

王雲達巡撫

張弘軒巡撫

昨徐尚寶疏上弟固疑南農之未易招也聞頗効其私憂而尚寶以為將來必不患農之不至而患兵之駭農是或一見然必如來教乃可保月前兩全耳犬馬軀兩日間一疾甚狼狽草此不盡欲言

王雲達巡撫

自水田議興群象紛如至于今彌甚矣乃來教斷以小費不足妨大策卓然處便宜于募召

着之表使兵隨餉籌餉隨田補勉而卒之功決可期月而辦也聊効區區以復

王雲達巡撫

三日前任直指已飛報南兵處分狀此肘腋之患門下且茹且吐陽開陰閉真得庖丁運刃之法而嚴裝且辦指揮決遣不以憂遺後人尤為奇也群狙倡首業有實證且明布大信以安反側擒者縱者俱無憾已朱帥之議調蓋已先得廟堂同然大疏不覆而下使疾雷不及掩耳此

王雲達巡撫

一動永靜一懲百戒術也他容面布先此以復

任正宇御史

手教中竟擒巨獠如振稿葉大威不怒大智不擾信哉法行之後恐反側子尚有一番危疑嚴霜膏雨不妨並用朱叅將以鉢黍借費失兵心今為官更事則可為兵報讐則不可來教云安衆心全將體已先得同然矣

蹇理菴巡撫

先二日李震守備已密報臺下計擒南兵狀此

處女脫兔妙運在聲色之表蓋難言矣事已疾決廟堂亦自當以疾應何誦之敢生朱參將者弟向固疑其必不可留但處之太驟太重則似爲兵報讐殊非事體今從寬議調不惟本官心服且該營亦自帖然但反側子實繁有徒法行之後尚似當若心安輯一番該營員缺當急補而不識何人堪任乞示之

塞理卷巡撫

田兵事向頗信于遼撫公今得彼相信則目前王文肅公贖事

卷之三

王

縱有異同一手一足無能爲也大疏寓撫綏于鈴鍵之中大是喫緊第戚繼光一節不宜昌言若置帥出軍中則與唐之藩鎮何異縱有爲之作主者廟堂必不依阿善後二字太張皇此非平寇且先期不聞告變而突然有此亦朝聽所驚乞再斟酌何如

戚撫兵

世語忌宿將擠擢部事不佞蓋嘗于林居時陰爲公解白而不敢告人今者鳴夷賸跡杯酒

兵宿將從容進退之間屈指有幾而不佞顧獨恐方內多故恐未容公遂表東海耳若其他非所愛也

塞理卷巡撫

手教再辱豈不知臺下苦心第如此則明示督府異同之迹且薊道本自他人參而我成其怨而兵既稱服處而我引其辜不惟同事者生心而科中亦有所不安矣愚意必當安靜老成示之以無懼應之以無心可也

王文肅公贖事

卷之三

王

甘紫亭御史

揭開諸文武品題軒輊俱已至當內已故已去應否追敘原無定規公自當以軍民口碑決之或者賞疑從重不失爲厚也塞王二公處置南兵一事用心最苦亦最危而世鮮有知者得公度外拈出尤感道義相信茲不復贅

張弘軒巡撫

輜重營不待充發即以四卒輔之蓋廷紳中已有議及此者至于收殺補餉以兵教兵則來教

更爲百全第將領官或尚可以隄防不關與出  
納否幸裁示不一

溫一齋巡撫

沐兵豈人情所樂然門下爲之則如承蜩丈人  
直撥之而已三子除山陵事外終不敢訟其短  
人怨隙雖成自古亦無絕人已甚之理尚當明  
告當事以謝始激之失計異時或望有同心共  
濟日下幸高明更裁教之

倪甫田主事

王文肅公贍車

卷之三

三十九

船政更張此清朝至美事亦至難事足下業承  
專委盤錯別器故自哀然但中貴武弁紛紛必  
得且寬且綦以計縻之爲妙有如飛一辭  
上前徐尚實已事可鑒也幸慎之

徐華陽巡撫

教來知林木平番漸次有緒天下之事豈不存  
乎其人哉兩寨破竹之勢度諸番可指麾而定  
獨未運之木已發之銀公私兩屬掣肘門下憂  
累方始適與寮長再三謀之姑爲截數從容起

運之策而未定也如何

徐華陽巡撫

麾師入蜀後六亭木亭也而胼胝沐沐以日  
事于跼蹐落雁之間采芑之詩曰豈敢定居一  
月三捷謹持此爲今日頌已兩番唇齒之勢危  
丁用斧先其寬懈則自此遂無全人境所謂  
擒縱萬全終始一贊且計日而俟之耳臨敵重  
慎戒毋輕殺此不佞所聞于韓子者前啟中頗  
效區區不識將吏能仰體尊意否

王文肅公贍車

卷之三

三十九

何淵泉御史

涼山之役雖微有損傷然論者直以道遠傳訛  
致多溢毀而其實

上未有成心也今一經足下虛心覆勘情理適  
中而事遂大定矣會廟堂且以公論行功足下  
手握鏡衡以古法薦賢之賞律之不知當何如  
也

徐華陽巡撫

再接手教知用兵方畧決可期月而就其

懸釜底游魚倘真能畏威請命天地之大也何所不容武侯七縱何遽不如斬馘功也

徐華陽巡撫

二寨凱聞于門下庖乃纔發礮耳讀教乃推功首事道冲而用之不佞茲恍然自失矣諸蠻既氣奪議者謂宜乘其震怖急收之向來勦後行撫百舉自成幸門下之勿疑也堽老密疏乃公中之恕而下更有以奔趨得譴尤足風示百官敬服敬服赫直指非門下不能知之但移病而主文肅公讀事卷之三  
三十

遽乞休則頗駭觀聽當如來指議覆以成廟堂惜才之意耳

徐華陽巡撫

松州凱音到日不佞反覆大疏讀之益用兵甫三月逾而四十八寨建瓴破竹之勢類有鬼神矣叛番十九就撫何云多叛僕前所云乃慮將吏貪首功玉石俱碎耳

張弘軒巡撫

來教乃苦欲避逸而就勞辭內而處外益有古

豪傑拊髀據鞍之思焉舊本兵執法之過不近人情致不爲上下所悅要之五味中亦須間用苦辣不可全以此老爲戒耳

赫衛陽御史

得華陽中丞書乃知積勞之後道體果甚撓削人生在世獨來獨往惟此一身豈有空華可以粘肉者五濁世界賢者誠不能人人悅之公義不食陶胡奴米則如僕等鹽豉故人亦尚不乏行矣勉之母遽作絕交論可耳

王東肅公讀事卷之三

赫衛陽御史

丈夫從累劫來受此一身雖風波萬變留得此區區者爲息黔補劓之地安知塞上翁失馬是禍是福公尚能以修命勉人豈不能自勉造物小兒或故以此鍛美英雄若遂靡入其環中將使子桑王孫笑人程節推註誤可惜事後乃聞成都耿守亟稱其寬僕向日緒言有怯行實勇議罰之慨公知其意乎往事不可及當無惜齒牙餘論爲公一紓憤懣于當事者之前耳

張弘軒巡撫

先嫂請卹察長沉吟再三終不如少待之爲穩  
當所以然者蓋因近各宗干請紛紛閣中專守  
故事於

上前力爭若一奏討便破例則內中愈有辭矣  
乞亮之幸甚

李對泉巡撫

承示啓宗計奏事此關係紀綱縱其事直亦不  
當以一人傷大體况

王文肅公廣事

卷之三

三

魯王賢譽素孚可不爲之一主持乎賑銀既處

以補欠祿當早奏聞使

旨從中下方服其心有如事久不決先入刀宗  
之言則難爲矣

毛文源御史

近來所在群宗專以劫脅諸司撼搖朝聽爲事  
上好察通言多所含茹今日早朝又有周府宗  
室大聲于午門稱冤此風洵當爲亂階若老  
兄審知魯王之賢而原許人之無狀決當追究

主使從實奏聞使

明主時時覺悟此等情狀杜偏聽伸吏法于治  
安非小補也

徐文江御史

蒙宗無狀乃腹心隱憂近來內意稍事姑息千  
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可不畏哉來教具悉老成  
長慮方與察長議所以旋幹其間者必得彼中  
潛弭十六七而後廟堂可顯乎十二三耳

王鳳洲侍郎

王文肅公廣事

卷之三

三

老母送人歸後又有書奉報矣頃傳

旨責十三省贓罰閣臣爲之惶悚數日連名具  
奏以去就爭之大畧言四方大災此時但宜發  
內帑以賑民豈有反查民間額外之銀以足國  
者若必不得已寧可臣等盡辭俸薪必不忍爲  
誤國殃民之事也奏入次日

上忽下手札諭四臣盡從稟擬弟不覺爲之感  
涕將來君臣之間必能終美却不得悻悻以母  
老不樂就養作題而又恐老人行與難阻反覆

思之遂成中消胃火之疾丈夫一出山雖不能十分有益于國然已極盡忠告不可而止將來更難得好事機好時光如何如何

沈練城巡撫

弟今者望遠自雲悲纏黃鳥向子平云吾已知貴不如賤但不知如何如生爾弟愚不練事要之君臣朋友間開心見誠直自謂可質天地而亦幸察長虛懷舍已甘苦相調其入夏後事往往

王本肅公履車

卷之三

旨出禁中頗費幹旋然

上實有聖人之資發言措意皆依于天理而左右輔導之所不能及者閣臣未嘗不往復宛轉而流涕也温室之樹不敢向人言所謂自苦自知耳

王雲達巡撫

危遘恩澤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饑溺由已而黃沙垂白之骨獲幸以嘔吟上聞沐浴天澤則非門下血誠苦語誰爲

感動者大疏推

主恩勵士氣非常之功樂武子且讓而況其下者乎不佞茲儼然拜命有餘愧矣

顧冲菴巡撫

遼左加餉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明見萬里念軫匹夫而鵠頭雉尾之間自一二左右未有敢造膝先請者非老兄血誠苦語誰爲感動哉來教并示謝疏草拙寫三單挾纊距踊之狀不惟忠義藹然而文字亦當爲國朝第一三寮飲衽更讀益惟恐其盡矣別論補獨通融之說無念不盡司農詳慎識大體將來必有以相濟不相忤也

顧冲菴巡撫

方今爲遼人計一粒一絲揔是恩澤貢金旣屬可省

明主自當垂聽耳外諭開禁一節彼空言德我其實阻之老丈暫勿與爭事量彼量已明立限以人人我環中亦急救一奇也第禁開之後



恐東人逐利勢若卷錫可得自由否乞再深思  
之若市糴兩事一禁一不禁決可經久則作速  
上請不妨弟輩須教來奉行耳

曹如川巡撫

捧續敎知莊抄二首從帳本情慰甚慰甚楊直  
指疏中云云雖不無少過然決犬虜情實以發  
揮邊臣之勞老犬姑取節焉可爾那憲使弟所  
深知已爲游揚諸公間然我輩爲國急才豈合  
使叔向知有祁奚老兄既以此君爲右臂則當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三 三七  
少示意指令其執謙養晦以需大用可耳

蹇理菴巡撫

黑谷溝之警先此旣以實聞且主客將皆得重  
効于臺下風裁亦足矣惟是小酋賞後無聊之  
計必且日日事生此法所謂窮寇利于深圖而  
不利于急攻言官之激昂赫府之持重兩不相  
悖也

蹇理菴巡撫

小酋聞邊似已非一次矣據報則月明誓衆之

期我兵已先爲哨備而復有此失該邊將領  
妻所逃責也

蹇理菴巡撫

承揭示預借倉儲改給本色所謂極溺救焚  
不及暮者也外會疏五事其四事皆夷丘填淵  
因其固有其一事乃擇券待責亦非索其本無  
恒不審大農肯作主否相見當卽以來指委曲  
爲言爾查該鎮餉額舊止二十餘萬而今近至  
一百六十餘萬此極重之勢將來必不可議增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三 三八  
當事者方有損前益遼之說愚竊謂遼自當益  
薊則難損若薊復望爲遼之益則物聽全驚誰  
能任之幸密會制府共領此意

蹇理菴巡撫

來諭云云昨督臺已先示及芻蕘之對大指幸  
與尊見畧同但自不聞增賞之議此發自何人  
豈有方赦其罪而反加其賞者若此議未息老  
丈不妨力爭本兵當自能爲作主也

顧冲菴巡撫



手劖到日僕與三寮長流涕讀之蒼天蒼天  
何使老兄愁窘軀軀一至此也  
章及宮中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  
恤緯之發幾欲自燔臂以分痛奈何哉  
餽餉加餉勢不得不就中通融老兄姑強飯以謝文靖  
作用高詠浩浩洪流則人心自定而天意必亦  
可回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三

三九一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四

光祿大夫少詹事太僕寺卿尚書建極殿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朱肖巖太常

不佞爵竊嘗謂古先進之風邈矣當道者議取  
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剝競不若求所謂真  
恬退者用之而真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  
不薄世名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道  
邈異乎睢盱標榜捷徑終南者蓋今廟堂物色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四

許益齋巡撫

省教知礦徒瓦解具見經略其河南撫臺推辨  
事情不佞微聞之乃止以嫁禍為嫌而未嘗執  
認河南之無賊也此公事小異同幸彼此部內

各晏然可以忘言矣外諭市米艱難狀計曹自應曲處此復

衷洪溪巡撫

頃礦徒事發山西報至不佞偶思爲三察長言疑其影響隨於許中丞報書中稍示之意勸毋過爲聲張既而事果紛紛至此輕率之咎當自有歸門下執實御虛其權在我固無足以較計口舌多煩朝聽也

許益齋巡撫

聖文肅公贖草卷之四

該省啼飢之狀亦既危且棘矣

明主聖仁無不留意但適合四方灾疏輻湊待命此時勢不得全仰太倉門下且隨事補苴則廟堂當有任其責者礦徒既散門下及以此時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天下若雲夢豈海若而已

吳小江總督

海徒喙號之後人情第見已然則以爲釜魚燕制命自我豈知其中容不得一分焦心來教

所謂以威助撫以撫全威百全之計也劬勞豈更自應疏錄門下勞謙雅指則廟堂所備悉而非不佞所敢與聞也

李封泉巡撫

東昌盜案至是始聞其真蚩蚩狡童雖自投天網然萬一機不先駭事出不意枯木朽株盡爲難矣盜徒論斬似已盡法我朝原不輕用參夷之刑此自在門下酌量罪疑從輕可也

賈石葵巡撫

聖文肅公贖草卷之四

東郡狂謀幸而早發又幸比壤先爲屏火之虞無揭竿相虐者辰下當無他虞其庸縱縣官既經奏處則就中能奉法者或亦當稍爲激勵也

衷洪溪巡撫

承制示彰德等處僞檄此飢民借之要市有司暴府以靜制動無足慮者第東昌適亦有報至發謀舉事之人見在擒獲兩省接壤未必盡虛聲惟執事者深圖而亟弭之幸甚

楊益所侍御

接見兵部覆河西添城之疏正憂念中會又接  
手教乃知河東形勢亦復成果卯此哲士之先  
機忠臣之危論伏讀一過隨白察長與部中詳  
議覆行矣

張弘軒巡撫

修邊之苦曷屬耳垣外非一日矣大教乃良醫  
視病急則治標不知向來諸公何以久而諱之  
又不知舊牆果可裨虜否本築新牆因舊牆拆  
料之便先修舊牆漸修新牆不知財力可兩顧  
否又不知遂可棄新仍舊否幸詳示之

韓明宇巡撫

承示城垣議草此王業始基之地僉謀叶卜之  
舉而門下以折衷定論反覆千言足令襍祥小  
臣結舌退步大疏已下部

上特以城工重大諭揭詳議可否不審部竟何  
如然門下赤忠耿耿

祖宗寔式靈之矣

鄧純吾按臺

適見北來人有傳敝鄉秋潦者為之驚惋得  
乃知海濱得患最劇不佞私為桑梓終歲憂公  
為明臺肝食憂奈何能煖席卧矣今歲四方報  
飢獨蘇松未至恐廟堂更以為樂土百需愈急  
今幸明臺拈出一番縱不得度外恩卹或亦可  
少分大海之潤也

梅衡湘知縣

浹年兩度相見意落落如此雖苦法縛亦出其  
精神衰短不能於賢愚疎戚中提撕了照一番

王東麓公牘草

卷之四

五

泛然而應泛然而辭古之三吐三握者竟何人  
也教來承已報三載治狀禾黍被野鴻雁來庭  
單父鳴琴之理豈復過是詔徵近矣願請其緒  
餘以為天下方今世風固是雖小見清楚而九  
尾三窟營營之黨尚何天下有非常以伎少年  
血氣未定之舌此足下他日憂也

陶蘭亭主事

捧讀教乃見公之氣平而心虛方是學問得力  
處僕頃卒業文中于言好成者敗之本願廣者

狹之道人才如公乃千里之駒鳴鸞按轡而行何患不進猝有銜決抗首以馳於奔星駭電之間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執手有期餘誠自當口布不一

杜簡齋給事

比者科場禁防不翅三令五申而猶有狡獪倖冒如大揭中所陳僕嘗謂方今天下之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事如此類恐尚當小懲大戒亦訓俗作人之一機也

王鳳洲學憲卷之四

六

舒中陽巡撫

屬者禮闈之役不佞弟自詭謬表望影萬萬不足以塞責乃不意賢子倪而入其彀中又幸而主上神聖閱次手板使劉黃正言一日而令長安帝貴易奕如兄家者不省過庭之訓何修而得此捧教乃殷勤辱收世誼且欣且愧之矣

王鳳洲侍郎

昨病了却場事雖得同鄉三人而賢子卷竟落四房高先生之手是總是不患無豐年也今

廷試第一原閣下所擬其他皆

上親改以第三爲第二第十爲第三歙縣所讀竟落傳臚可歎然計生實是奇童方進呈時元老直加議定而恐有妬婦之嫌故不敢擬前上真天人也英英明斷

召對之際藹然念及民瘼真是可喜耳

王麟洲學憲

出會場三日戴星入朝秉燭見客不啻喫一筋安閑飯人生貴適意耳如此食少事煩其能久

平

卷之四

七

上聖德日進頗亦肯擇用四臣密規建儲一疏乃將順中之防開籌之至熟事已報允而書生不曉着數紛紛露章遂令閣部未敢復說又徐尚寶雖真實任事而竟亦爲流言段沮弟居常對客每歎服李文靖之先見有以也

張弘軒巡撫

伏惟錦旋彌月急趨簡書虎節熊旗寄北門之鎖鑰棠陰桑雨騰南國之謳謠弟也雖捧教無

從樞衣在遠翹首見平塵之下有傳呼郭令公  
來者此時兒女之情都爲意氣風雨夢思若在  
朝夕矣因書報使尚容專賀下宣

王鳳洲侍郎

小奴家來書與萬里若面也城居安便且時用  
小輩亦暮年攝理之必不可已者聞之殊慰舍  
弟之病聞已成痼必不可起昨兄既不在前而  
小兒又不審能支持湯藥否世間最苦惟有死  
別生離而不肖一身當之吾兄謂吾宜如何處  
也連日行坐涕淚眼枯見血而天地終似無情  
小疏已上不聽即欲再舉而

皇上忽遣王醫官來看弟以爲閣臣恩典故事  
耳聊午後

上方侍宴兩

聖母前不知因何想起三遣中使至會極門討  
太醫院看病回話本此非好消息必是疑我詐  
託探虛實耳然據此則葛藤粘手豈得便洒脫  
也昔人稱貴不如賤生不如死及今信其實然

耳千錯萬錯悔不當初裂冠毀冕見絕人逃世文  
夫既失身苦海而些少幹得國家將來猶尚可  
以藉口弟觀萬象雖目前洶洶小定而

上好獨斷閣臣僅能支吾外廷而於格心功夫  
杳然無着脚處又各宮川度浩穰羣吏挾賞喧  
鼎秀才民本根蔓到底弟驚馬病樗豈能復據  
臂其間哉心事匆匆諸不及細復

張陽和侍讀

出山經歲頗怪公無一字相聞得教殊感僕年  
來與世法家難無所不盡先弟天絕亦知數莫  
可爲但幸以足下之北容得寡母孤男臨榻一  
訣臨哭一慟或亦可藉口萬分之一而鬼神終  
如而奪之冥冥之中非不肖一出負之而誰也  
明主在上何敢愛死惟是

王文肅公廣草

卷之四

九

朝而平生所相與同志切磋者高之于青天  
卑之入于潢汚僕也信哀歌誰爲鍾子足下  
且責以鬲鼻之事豈不痛哉屈指援琴有日願  
及以壯年一出報

主僕病瘡之人跛而求代即其他無可爲足下道者矣

徐華陽巡撫

亡弟無婦無子又無年來教所謂不朽安在朝菌蟪蛄其有遐乎言之重以憤痛

曾景默巡撫

別札追念亡弟令人感泣亡弟刻苦一生死之日一無所盡僕也鵲鴒之淚幾乎洒竹成斑笑哭母子更相慰籍于旅館寒燈之下此豈復能至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爲久計也

林壁峯尚書

爵域外野狐再裹章服然亦謂遽廬之下一託宿則去之豈遂乃縻繫至今日家慈老矣一弟又天老先生其亦聞讞

天三章爲我流涕否天下事正可爲亦正可憂爵氣力已竭且樂天下賢者以弛擔而逃責焉幸老先生毋忘世亦復毋忘我爵比叨場事膝警張鶴幸而賢子入其彀中世誼蟬聯差足藉

手但掄材得失非特鏡反難照乃亦造物主之無所辱盛獎已謹此謝復

王環伊副使

不佞頃之三章叶天言氣且盡內批皆自上授稿而閣中票行嚴論在前不敢再有所請已于十五日會朝矣感公千中憂懸附此以謝

赫衛陽御史

醜顏伴食冉冉涉秋乃顧以物情喜事家故縈懷驚馬在軒理必不久昔嘗謂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察吏師其風諸葛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爲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二大揭謾謹領教矣

王聖廟公廟章卷之四

大疏切中時宜該曹據理議覆訪察一事據臺長之說則謂遂當停罷而他議者微有異同僕竊謂縱不竟罷亦當暫禁數年使窩訪買訪者行險僥倖之機稍戢而後間一舉行於臺察之

吳翼雲給事

大疏切中時宜該曹據理議覆訪察一事據臺長之說則謂遂當停罷而他議者微有異同僕竊謂縱不竟罷亦當暫禁數年使窩訪買訪者行險僥倖之機稍戢而後間一舉行於臺察之

風力自在也高明以謂何如

黃貞所御史

近者閣部

建儲一疏乃激于流議其實

上意無他也想批劄傳到貴臺當自了了矣冊

如據先朝故事原不爲

建儲作地無可疑者大疏具見忠懇然亦望細

察官中要領萬一遠聽不真恐更生他說不可

不慎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四

十一

趙澱陽侍郎

別札謂日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俗儒麗詞上  
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赴此清閑一考我  
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孰  
驚孰與輟輟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  
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早從事于此臨事茫  
然轉成愧歎如教中所稱震宮兩大憂反覆思  
之畢竟無補天下手處而又何可冥冥伴食坐  
爲太倉鼠也高潔恬退談何容易乃不佞所規

弛檐栩栩之適耳老丈莫深望莫遠引天下事  
自知自爲之可也

楊漸川尚書

明主睿思舊德就家徵拜同朝同里陪末議而  
望下風者不啻如星雲之瑞世鸞鶴之儀庭而  
大疏堅辭雅志若此第

主恩在上公論在下爵其敢以桑梓私情不成  
廟堂之美哉趣賅行矣鳳洲定字諸鄉紳彈結  
一時不患無與言者并謝勸駕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四

十一

周山泉巡撫

弟入夏來老衰種種盡見餌參至一日九錢素  
不能飲而每起進燒酒三杯方得寢老兄知其  
所以然乎蓋家國繁憂死生別緒壘塊胸中積  
而不能散故也尚何言壽前書士習之說反覆  
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轉除是尊顯朴實  
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趨避耳而此機廟堂  
似未着繁兄謂何如

吳鳳麓郎中

吾丈手挈完器付之後生龍蟄蟻屈何求而不得彼曉曉妬且嗔者信矣僕曉曉爭之亦妄也足下復曉曉託知已於僕亦妄也僕會當返屠羊之肆與足下相見一了諸妄耳

邵文川總制

捧教有束套二虜聚攻互刺事又有生番盜殺官通事塞上紛紛多故矣然我中機宜總不出文告武備二端而擇將尤其至急者廟堂直聽便宜於翁耳全陝向傳二水大發使人憂煩救主文肅公贖草卷之四

何心泉副都

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是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喫緊最苦而最難羅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泰誓章所容必在彥聖有技使君子之義常伸而放流媚疾

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縮地小人不信君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王雲達巡撫

墻子嶺事始而上壁

大問者綜覈之嚴也繼而

俯從部擬者包荒之恕也有

君如此不佞等敢私威福其間哉折膠屆期邊

情孔棘別諭屬夷威喝之聲未可盡信然封狐

主文肅公贖草卷之四

十五

尤尾出沒難防不妨多算多備使萬全在我耳

曹如川巡撫

承示莊虜之苦番吉虜之求市恩威操縱已各得所惟邇者失事重大其之厚贖不足以償勢須得一大創爲快但火丙二酋語雖云云恐尚有屠齒之憾今遂仗之振甲冒冒爲我前行恐萬全未可量也幸深思之

孫潛西御史



淵乎深哉臺下之緩刑一疏也蓋留中不發者累日生等但惕獻疑恐愛莫能助而及會衡岳雲開萬姓鼓舞古云至誠感神蓋其然乎

鄧純吾按臺

揀教審以王朱二中永事深思歷算務求萬全蓋門下之惜才有加於不佞者非直二氏子孫世世鏤骨之感也先是王麟洲齋捧來京以乃兄之命及此察長謂事出自私請有礙覆題不若聽命於兩臺既而朱之裔孫鵠衣袖疏草并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四

上

鄉先達薦書來見尤慘痛可憐僕與察長各助之還鄉之費許為先容臺下故前啓冒昧有所陳請今奉來教隨於察長謀之但得地方公論有據則該曹覆可似無難者然不佞乃鄉人何敢強聒乞再訪之蓋棺月旦知臺下必踴躍於此舉也

王古林巡撫

榮代且邇地方賢否諸疏不佞不敢越俎而謀第蘇郡有朱秋崖王思質之冤死當追卹松郡

有陸平泉之隱望當特薦而巖下遺才如支兵憲未經表章者似亦當拈出此月旦公評特雅即附及之

鄧純吾按臺

別札八款鑿鑿破的使來議盡行將東南百世利之豈直數年耳已戶曹加派一節雖似發明趙官庶之意而詞婉自長理無再格王朱二公入條陳中陸宗伯待顓薦優叙尤安不佞向止知為地方先達計而不知為臺下計愧服愧服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四

十七

弁州兄弟昨日有書來云從明公所見僕手書勤勤齒謝僕一生薦人未嘗使人知此更似增道人一重公案矣皇恐皇恐前院請優崇陸宗伯疏部中久未覆者蓋尚有望其再出之意今事更數年不如就林下表章之可以訓俗耳高明裁之

王古林巡撫

敝地方虛報錢糧昨已會計曹講通而後行催乃兩端支吾之計今得臺下更發揮一番人心

愈安矣王司馬與朱秋崖事體略同僕曾囑兩  
臺一體具奏今得來教于條陳中叙及形迹渾  
融尤見公道非愚慮所及也謹此再為鄉先達  
叩首

賈春容巡撫

頃之會典告成不佞不復專辭而藉口于必不  
受命之閣長蓋不惟欲逃濫恩之愧且兼欲逃  
辭恩之名門下望而知其至誠已尚足煩枉賀  
耶伏惟照原

王亮肅公牘草

卷之四

十八

姜鳳阿尚書

公劄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彈冠此未  
為深知僕者僕居常竊嘆閣臣起廢為累世第  
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子產立公孫洩  
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為  
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叙既倡此  
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枯  
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為也

陸五臺尚書

王給事有志有才能自立而自知僕向者一入

朝房首倡胡越一家之論豈有不傾心推轂者

但近來京風尚若一人曰西人曰西人今日

見親則明日又尋題目自解嗟嗟此我輩所以

目抱漢唐二季之憂者也今鳳阿又彼論傳聞

又有所受之我輩誠不能動身不能持尚焉用

彼相哉綢繆牖戶敢不承教而不自得其體未

得其用知自守不知防人竊我良人是聞廣畢

竟當少展布於世莫學區區龍下為孤為己

王亮肅公牘草

卷之四

十九

黃貞所御史

前司空自以慈寧管工勤敏為

上所特注全不關左右論者殊未察此然臨了

一訐便掃地矣馬選郎之事察長苦心萬千不

敢訟言歸過干

上幸

上自發憤于召見語聞中外而縉紳間始知從

前揣摩一毫不着反有說生等包荒太過者信

乎當事之難也

賈石葵巡撫

雲南已故進士顧紳萬里典尸極艱極苦即日假道貴部不識可於公文數外稍爲優處給夫不食以同榜諸生之請輒爲一言知門下施恩阿骨無煩多費也

郭希所御史

門下素心玄覽僕久聞之豈以一官冷煖爲重輕哉所謂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難爲謂詔者道也方今士行以好詐好進好亂爲第一王肅公肅草卷之四  
惡俗門下試以此提衡稍誘進朴木堅忍不恬聲利者庶靡靡鄭衛有還淳之日乎因書寓謝輒以此請教

朱貞石掌科

保荒一疏云云言中窾其最快人意者閣中正有密揭進規指與兄同而兄發自遠不嫌附和

主上聖明或以此卜人心同然賜聽轉國不可知也教中疑進言被言兩未盡善不佞請銘之

盤凡客至則以示之若精純粹白之饗以俟後之君子

梅鶴洲總督

外示虜中同氣推刃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於內擾者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已第今日塞內饑窘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曹如川巡撫

古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今其効見已省教肅恩撫於戰抑之後此倘僕承蜩狙公賦芋之餘術也雖然處強者利用戒自古記之矣

許益齋巡撫

承示虜中新耗頗聞教矣自來東西兩鎮血脉不貫傳聞不實據薊鎮所稱縱有其理未必有其形今第可檄木酋使遠於避嫌而其他往來祭賽等事似不必盡繩以中國之法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西塞斬獲狀此彼驕我奮皆門下以氣倡

之氣既勝則漸可用已蘇子所謂乘戰之後以  
用和方今西事計無出此獨款虜大部小小駸  
駸則其勢不可以兵驅而可以辯屈今門下已  
試用粗公賦芋之術而効請更慎其後耳儒帥  
如所聞豈得不急易併此附復

鄭範溪總督

伏捧續教乃具悉翁前語僕所謂虛聲兩聽之  
者辰下且馳咫尺之書暴板升饑疲乞降之狀  
使虜中自行安幹而我權衡來與卻之間毋迫  
軍戈肅公續章宋之四  
而距毋望而許倘亦可以借前箸一籌乎古豪  
傑舉事且不論成敗何論譽誅斷而敢行鬼神  
避之矣

龔月池御史

巡差夙弊非公不能言之亦非今日之政府不  
能主之要之據法處議毋深累前官則又正直  
中之忠厚也

蔣魯山參議

伏讀歸養大疏陳議凜然廟堂不忍奪公至情

而復重違粵中借寇之意用是踟躕久之始得  
報允僕亦人子也能無戚戚心動哉今朝士有  
謂王陽思李密詐流波靡靡僕方頃以一葦障  
之齒舌腐矣而不能早脫于世網今兩疏氣盡  
且巧門下餘勇不識何以教之

李寅城寧遠伯

天子以全遠付公雖謗書上至決不為動而賢  
子禮節微曩亦自暴明不足為公累也危邊積  
苦生等豈不相念但

軍戈肅公續章宋之四

三

主恩如此亦自直得公枕戈卧甲以先子弟毋  
更煩來章矣

宋可泉撫臺

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  
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  
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  
手橫索一錢如此而不襁負輦輸者未之有也  
聞明臺已行檄清查兼揭示應徵應免類數小  
民歡聲載塗和氣所感今年可望有秋矣但佳

俸官必須得與委曲題開方可責之安心辦職

本

王上憂軫元元千載一時明臺即有便宜不惜

出詩

上前為百億請命可也審編簡要之法止是先  
對令各里老議定而官府折衷其間庶無大謬  
亦幸明臺公正深燭奸巧之弊而毋至臨期僉  
議則吏之賢否民之利病皆可參伍而得之矣  
謹此復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四

二四

郝元洲給事

士風在今日真拉攏壞盡別作一口舌戰場蓋  
不佞十年前猶見弟子事師長部民畏有司下  
吏憚上官新進推前輩今轉眼蕩然而有識者  
將不為痛哭流涕耶來揭在公入省為第一疏  
在國家為治安第一義不佞會當趨主者從實  
奉行矣

郭似菴宮保

方今海內有衛武公而後生小子之未能盡識

也則借重廟堂隆賢優老盛典以私淑風采之  
萬一而翁臺金玉之音亦能不我遐遺辱之至  
再為難是領明上下虛佇良規翁臺頌陽抗節  
即不屑為鄭路之事可第云朝無闕政猥小補  
太平而已哉適賢孫見謁又益信藍田有種因  
書報命併効嚮往不宣

郭東野相公

存問盛典故事自撫按具題今發議內垣降旨  
中禁備物備數易奕前占此皆由老先生道襲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四

二五

氣母守握斗維鶴在陰而聲聞珠雖藏而澤媚  
上壽全福顯名厚寵褒然為國華世瑞豈偶然  
哉爵仕在下塵但有藉于為宗社賀為中州川  
嶽賀而廟堂末議則固非為允所敢與聞也茲  
承翰儀枉謝非所敢當謹倘枕代叩萬一荒遽  
不莊

余中宇大理

頃之廷尉借推漸為樞筦階梯僕嘗謂功名之  
際惟賢者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今老丈與朱太

僕公是也大揭所陳並係衙門喫緊事宜該曹  
自當一一奉行令叔祖見用公僕未識其面而  
陰服其人竟爾有上若萬一更有媚戶商及者  
僕當銳身保之此天下任事任怨吏縉衣之好  
誰無辰瘁老丈請高枕無虞其他也草此布復  
不盡

張肖岑郎中

先文毅公知不肖最深嘗江陵之在閣也所推  
轂起用者止不肖一人而爲大瑞所格今已勸  
王丈肅公讀草

卷之四

王

石表墓諸所聞見悉從實錄蓋詞筆腐弱而所  
以報知己者忠也顧此報命之辱

張象川僉事

老丈盤桓外藩冲然泊然處功名之會此真可  
以愧世之呼盧博場雙足岐路者萬里駢駢契  
潤無涯之戀何以見慰詩有之矣誰謂河遠跋  
予望之

王

西亭王府

大稿與丹戾元規萬世治平之宗學備重

不獨以藝文蓋景行行止率薄鎮囂端有賴焉  
翁之道不行于朝而行于家足以不朽已謹謝  
教

姜養冲郎中

足下行久安所聞委巷之語雖然端倪誠有之  
僕等非婦人終不爲三至一投行也教中云云  
縉紳已了知意指而莫敢訟言會得王司馬疏  
公論稍出然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  
必欲得之地下險哉世道真可憂矣痲瘡滿身  
王丈肅公讀草

卷之四

王

授得一通逃主便仰射天而俯畫地見謂氣節  
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侄爲腹不爲目爲  
舌不爲齒蓋鎮萬物以無名之朴今時則當然  
矣歸見尊大人試以愚言質之謂何相望日遠  
臨書但有瞻戀

王嶰竹副使

翰誨畢竟似以僕之倦游專爲避謗僕雖褊心  
何至忍以老母疾病不辭自爲解縛計耶凡吾  
輩告君之言不可告朋友即屬欺心心苟欺而

何以禁人之昧心見指也不緇不磷自非聖人  
何能免此今公言能自信不緇磷矣能拖泥  
水自托于青天白日耶隨遇觀化談何容易幸  
公爲我更思其次者尊劄誤投穎老函中怪其  
稱引不類傳授讀之始知兩札皆爲僕特裁而  
三老且因此見公道識淵猷爲之傾嘆至于貴  
部縮轡華夷廟堂識可而用之不必煩問道于  
盲也

王珍齋運使

王貞肅公集卷之四

三八

別示鹽課三難皆鑿鑿中窾而開歸改隸之說  
則河東所諱言老丈論利害不論爾我足見至  
公便當轉達大司農計議歸一以報也

王麟洲提學

忙忙歲月不覺又是新年至如當官好惡不操  
遂負如來夫青天白日之下若必欲盡倒生平  
舊肩諂笑簇擁衆傀儡登場則弟也今生已矣  
請討來生別闌一付李林甫面皮却與此輩周  
旋亦落得遺臭萬年耳

謝賀生

生辰稱賀禮久不行矧不佞神理降罰一身無  
餘而尚有可觀顏觴祝嘏觀後祿者乎抑聞諸  
古有以范蠡賜夷圖爲上壽之儀者公之相知  
獨未了此耳

王鳳洲侍郎

主上聰明日進章奏無所不覽齋居祈雨章酒  
不御者彌旬真盛德事趙宮庶幾高明眼前  
靠此一人爲直臣爭氣耳

王貞肅公集卷之四

三九

沈蛟門禮侍

主上率羣臣步禱焦勞彌月矣而和氣未回如  
僕者處位非據向隅失所皆足以召災而來教  
顧反以霖雨爲屬何其戾也事已至此敢有他  
計第恐

上神聖而下不能承兄等操左券而僕不能償  
終爲知己玷耳

葉龍潭兵備

方今邊境漸多事足下用周官之法修公輸之



械雖幡鼓未交而魚麗假月之形成矣方司馬之上狀也以爲優賞非所以勵君子獨有發中之命則外表章一番使人知良工之苦心爲足以相重耳然此豈直爲足下哉丈夫意氣相勗何言謝也京邊積弊使人刺心今堅牢重難者姑未可造次至于軍營火器則力自可辦會當與兩曹上議者言使爲調停思慮之得力耳今世爭爲利于空文歧遷於傳言適足下一受成事遂思老于其局終身不徒豪傑使倘固豈主文肅公讀草卷之四 三十一

在錐刀尺寸間哉嘆服嘆服

蕭念渠巡撫

承示莽酋云云此不惟明見夷情亦慮深國體僕以爲莽與車里強弱不論也但車里等部使其携而向我我自足以制莽今無故人其影響之詞而先賞以要之操縱之權反聽于彼猶謂國有人乎門下策之甚當仍請通告常道毋爲諸鎮所惑可也

蕭念渠巡撫

論安酋者以其力勢變詐自託內黨謂更不能制若是則更且自伏其短而暴彼之長矣徒空言勦之盛氣挑之何爲哉門下老成深算懷鵬果以好音並生班樣復生其計必無出此統續二部彼此去就之跡若于中國無大緊關但使禦御在我指麾隨意可也永從介在苗壤當爲掌鈴首言已後稍簡能更處之此復

鄭慕塘恭議

安酋既悔過便可因而收之邇來此輩川文吏至文肅公讀草卷之四 三十一

太苛盡驅入內黨今當勸兩臺以操縱法待之耳

鄭慕塘恭議

安酋本非孝子順孫而近且綰結中黨尾狐首鼠甚自得也然不佞已逆其志在報我不在勝我正當因而御之且操且縱勿遽勿携此安遠邊全國體之上畧也不相見久僕二毛已種種矣而世緣不了比且用叨滿加恩彌益罪業提耳良規惟台臺是望便中幸不惜嗣音



蕭念渠巡撫

苗夷如怒獸自昔而然來教所謂治以不治乃千古公案至如安苗之狡猾則門下既耳而目之但有舉動深其機牙而勿示以辭色不然戢威未加而彼聞已入矣不可不長慮也

蕭念渠巡撫

賈陽灾報向所未聞得教惻然上官中有張氏一門者捐穀較多民受其惠而但請為伊父乞封無他覬欲此尤當深嘉而與其進也

王文肅公牘章卷之四

三十一

蕭念渠巡撫

昨日又與毛道長面相咨畫乃知建州一事于安酋原無不便游詞講張意事在持吏長短威嚇上下耳近新奉嚴旨禁飾角距小損門下及以此時行之無不如志也

顧冲菴巡撫

開原道處分自出

宸斷彼時與徐華陽之旨俱下而省中少年已

噴噴有謔言

上遂為之動幸而天扶正直此中風浪已平但不知開原逮至如何事既如此若便作兒婦人不忍態則反為羣小所窺若復作小丈夫悻悻態則反為英雄所笑想已具引罪一疏詞氣之間亦當略言該鎮未嘗失事原不宜逮開原與閣疏相應若過自推屈則將來邊臣不任事撫按怕叅官關係不小小也

顧冲菴巡撫

王文肅公牘章卷之四

三十二

昨申救開原一疏已得

溫旨為開原留活路矣然我快愈孤彼驕愈狠鎮撫司招詞言言伏弩使人痛恨我輩又方在苦心饒舌間天但祚丈必無他事耳正作啓聞今日陳疏到又得手教密且從容伺上意何如別有咨報也

王文肅公牘章卷之四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永 孫男時敘校梓

嚴寅所尚書

僕彈冠始望原不擬遂以優賢憲老故事處翁  
今雲臥方酣蒲輪未就宰物者無所尋聲光寓  
物色徒幸即家敦禮非所得辭使青史相傳知  
湘陽孤竹之後猶有發晦遐舉表章

聖代者乃翁與陸宗伯義皇枕上不知視此何  
如哉大疏陳謝禮則宜之省闈贊員樂觀盛美

敢附以謝

林玉吾恭政

未得教前詹會臺極言司道權輕之弊方欲痛  
改茲一番足下信已而行無所復慮矣別論之  
悉社稷遠憂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  
先着已差浮說方長卒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  
氣節中辯別孰真孰假真者信之不得不遇處  
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于不狂不狃且信且

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高明謂何僕出山  
祿祿惟是秉彜好惡不敢一毫負知已收過良  
藥願續聞之

陸五臺尚書

教中虛靜寬弘持平守正八字謹已鑄骨豈但  
書紳僕本從混沌中出頭卒卒未曉人情機械  
故向來遇事激昂誠有之今所見所謂益冒而  
氣亦益平自詭決能從事于老兄之語矣乃灼  
見近來新局必不容賢者為我輩之用如文顧  
鄒等足跡未移此時已有讒言入耳翁試驗之

何如翁所謂曲成攝受弟于此儘盡心雖高築  
昭王臺遂讓虞卿印僕所願也今江陵之黨公  
然覩面對人亦將托氣節以自固而翁且望其  
愧悔天下之勢至此真所謂膽大下腹也可嘆  
可嘆

王鳳洲侍郎

鄒吏部畢竟君子九卿中王用汲郎署中李三  
才此鐵肩幫漢子老海自成就狂狷人品此三

人即手批弟頰弟當含笑受之其他斷乎嚇弟不動也兄已得玄關一竅試熟而守之何如

朱虞封郎中

南中雖信多賢然求其亭亭物表如敝門生兩李君真不多得吾丈更相與切磋使其廉不剝物靜不却事高不比于名博不泥于古乃真所謂聖賢而豪傑耳李君其一爲吾名三才一爲霖霖名化龍又郭考功周通政亦一時間然好修知趣舍之士公不可不一識之此外倘更

李東肅公廣章

卷之五

三

得人亦幸有以告我

李修吾郎中

朋友中得公真鳥有鳳魚有鯢無一語不真無一事不正但能知公而不能卒置公左右徒悵抱兒女之戀何爲矣別來數月過失何所不有然尚從公推心剖腹之訓已佩之如韋而頗聞南中少年業有切齒于公者公尚不免則僕又何說且相與努力自重

沈龍江尚書

老丈情事之苦弟久悉之然

至尊之前豈得言私今一疏已贅又可再乎不勝款款劇欲面陳而使者兄拒甚嚴二公見督尤苦弟等寧負老丈不能負國已千萬量已與人審時與勢以上成主德下慰物望是禱

顧涇陽郎中

昨承枉訪以不及此一段議論從赤心秉燹中來敢不敬佩僕之愚見亦以盡效知己之前要之我輩當于職業中叮咛外自勘自承而其要

李東肅公廣章

卷之五

四

又在以學問識見參証于旁觀當局之間僕正與沈少宰談此伏其戰兢歡喜兩言幸相與共勉之耳答崑崙兄報簡久勒成篋中茲特煩使者轉致冗次草草

王崑崙山人

周使至得兄書及詩乃知故人情思亦復爲世界作惡何況萬里老瓠瓜既不能官又不能詩不能頌而何以支俯仰娛幽獨也益卿方苦遘事作掉臂想兒衡舉子業苦不似穉登若甕頭

自有酒決不待後生求醉也周公子所託文已許之但苦無隙暇雖鯨鯢詩負約更皇恐耳

沈日峰知縣

僕出山已不覺冉冉三年身心之病將不可支所謂吞餌之魚非在籠之鶴也怯不敢報滿者決兩旬兄知其意乎近日磨中承爲虛齋請謚

上亦未許然惜繁縷愛嚙笑固是美事第當觸類而長之冗次草草不旣

生來肅公題草

卷之五

五

吳復菴論德

別彌三歲而兄之音聲始一及我初以爲富彥國劉器之特不作政府書耳至于身謝交游耳屏談噉而世人不復知有河汾之操河上之蹤者則不佞始識鴻冥鳳隱固有真也大抵豪傑舉動其特立類怪早計類迂而事後熟而驗之乃千魔萬障都入淨潔空濶世界中平生爲知己忠告自揣無負而適有布散流言疑我於君足辯且觀兄掉頭以來曾有青蠅一

點再塵白璧否嗟嗟友道之坑塹極矣愚不量

力年來頗至露齷齪若

九廟有靈則區區心事必白于天下而我兄白駒遁思亦當爲我一來顧耳教中所言寢棘茹荼不知何指豈尚有傳安危機械嚇兄之進路者今之洵洵專用此術尤可笑也

鄧定宇侍郎

別數年矣朋友間或傳老兄已成浮丘羨門之侶而僕不敢謂然也第嘗窺雅意如遜以學問

無事不盡應世爲詞此長者之言耳然青天雨

六

跳丸浮世五濁界豈能待人而兄且見二毛矣設果有意當世也褻糴躍焉又當待何日耶待平進耳順世至唐虞則河清不可俟昔韓昌黎遺少室山人書其言真有可思者而不識老兄之謂何也方今朝廷望兄之出十人而九顧其說出千進取之口則不足信如僕乃厭世老頭陀兄不啻規我于弇州席上耶今兄所挾以捍我者不過爲太夫人而太夫人之微言密意則

僕已望而悉之張學士亦有母其微言審意僕亦已久望而悉之兩賢左彈右結千載一時朋友一快也特厚觀縷幸恕其狂

李漸菴摠憲

剛峯公磊落落丈夫僕已有私許在前故中初房疏上時偶會楊太宰外補之議已決廟堂之上倉素自了三進士處分門下亦尚未悉委曲耶先是文書房口傳旨着從重擬票而察長難之止票罰俸二月既而旨出乃紅本批定徑發會王東藩公廉事卷之五 七 極門矣南察事得翁主盟復何憂剛老以廉節立標若必欲悻悻潔身不佞當與之俱逝矣

李漸菴摠憲

海中丞要自頂天立地男子即其於毀譽之交漠然中處自成片段其胸中定無宿物門下以至誠中道惻怛告語不惟彼之壘魄可平而我亦未必不得其切磋之益今市口俚謗既不能累此公而三進士以未彫赤子即能爲公論此氣剛老竟置前言於若忘可也

伍冲吾僉事

大察洵洵不佞不敢居鎮定之功至于開心見誠不挂一絲恩怨神明知之矣鹵莽出山自惟無尺寸報

主獨有區區耳不入諛言手不作私薦庶幾親朋友之間了無愧色而亦不敢不自勉勉人慎始慎終也公前語觸新安公至今尚有疑爲不佞者此何足置辯要之在公當自反使果出已見則不必懼禍使果受人使則不必歸非不佞所以効一得于公止此矣 王東藩公廉事卷之五 八 郭希所御史

南察之公至今尚籍籍談口即有挾之爲怨者不問可知其人非司寇剛腸諍舌口中無兩他人氣節專逢迎內奸而此公氣節專駁正內奸言官附和報警真清朝一醜事異時門下知其主使之入則亦可以觀士風之一變矣

傳約齋述按

方今宇內多故人才中如王敬所魏確菴者乃

經綸大才僕屢言之而當局尚有異同溫一齊  
真氣節真識見後來廊廟持衡當屬此公來割  
之教及也真知人哉

滕少松巡撫

來教真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  
安靜之旨與今之喜事者露醜而爭乎則愈不  
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審勿之地一味閉口拱  
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  
激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擾之使動士風之一  
變世道之真可憂如此弟所以深服海剛老  
狂真狷者恐千古亦不多得也

王對南相公

方今之世非但君擇臣我輩亦常擇友始不佞  
爵之踴躍望國門而來也規進止于大賢亦步  
亦趨之意我丈免喪無恙而  
天子物色高嶺就家徵拜則人情與天意有適  
相符合者大疏知非爲禮辭然苟度情勢萬難  
長往則亦有乙酉故事我丈爲區區勸駕之論

在

陳玉壘詹事

客年老兄奉諱西奔乃在霜露之交徒跣墨面  
行道掩泣不肖亦人子也食荼嘗苦能無戚戚  
心動哉爲別之後則重念先文端廿年國士之  
知暨老兄兩世通家之好卑辭束芻輶輶未克  
伸展而使者復儼然奉書以至伏惟懸遽何可  
言所喜馬鬣就卜雞骨猶支衰絰九重弔車萬  
里存思可以無遺憾矣老兄憂虞間自當反顧  
君親社稷之身并効區區珍重

俞勝峰知府

郡中循良之頌萬口同聲而仙鄉半刺不入公  
府尤世吏所難敬羨敬服僕浪遊遂久恐家奴  
宗黨有竊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  
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  
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周二魯尚寶

翰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觸同然而後一節

爲不肖謀出處以爲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  
使人何敢求愛以爲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  
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爲  
作用作用又化而爲口舌豈不可愛可愧之甚  
哉

明天子邇日輪臺悔生而給事小閣寬于譴杖  
顧反有歸功不肖者此不肖所以欲去愈急也

### 韓對庭州守

南方卑濕所望倍萬爲百姓自愛薄田數頃不  
王東廟公讀事 卷之五

佞里居時輸納必先然能任其往不能任其後  
有不如期者請以必然之法懲之特此奉懇不

### 黃貞所御史

貴臺公疏義不可少得教甚喜

主上甚神明如近來獨斷閩吏等事此原自親  
親仁民德意所發鄭給事已行雖不可挽然頗  
聞

上意亦悔之又近日借題進奉此安危之機僕

等已誓昧厥爭之賴天之靈更博得  
溫吉

上真聖人也但此光景不易得外廷更有蘇張  
之事則費手耳

### 沈衡臺御史

適于省中先見大疏而後得手教讀之蓋臺察  
之體不在使人畏而在使人服明公所謂寓撫  
摩于檟楚吏有不額手奉法者非人矣想部議  
必無異同先此以復不備

王東廟公讀事 卷之五

### 江亨泉御史

南非諸曹有劇易要散惟南國子得兼領天下  
士兩臺諫得兼言天下事三衙門要劇畧等而  
吾兄以處子束修之仁居惠文彈壓之職桃李  
雖不言所至豈有不咸蹊者又且白雲親舍不  
千里而遙僕誠爲兄俯仰安之惟是方今喫緊  
國計士風所望于同志挽回不淺想高明神用  
不煩喋喋也

### 萬廖洲知府



方今市朝趨舍雖似儼然而大寐初醒之際不能掃惑障以求所謂耿介處子而用之此吏道難而多端議論所以滋洶洶也即如老兄之醇明尚在岩穴吟殘梁父天下未有知者千載之上使王陽負出笑人而弟尚可謂無負

何廷無負知已乎

### 揚楚亭副使

教辱覺故人達而愈親且言色簡然了無欣厭僕又因之探策无龜徵言塞馬知公之必有合王丈肅公廣車卷之五  
也今泉臺再遷已爲之兆矣乃區區愚論則謂當置公青衿組豆間而主者請以後舉此非公所當知弟亦兄賢者去後之思耳

### 沈少河太常

老夫金玉也婆娑九列更踐兩都出入風塵闌闌之間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于今萬日張羅而無一辭以掛賢者乃知士節固有真也登踐且日新願言自重

### 臧理軒巡撫

日者廟堂以公定省至情義不忍奪雖王陽之道暫許回轅然畏壘之民終虞臥轍茲教來承已得代解任僊僊乎歸矣抑不審世情遂能相忘否古有之矣常應常靜不縛不捨因書報謝輒以此廣門下意

### 陶蘭亭運判

自來遷客多厭薄吏事乃公遂能折腰上官前婆娑海水南簾弄明月珠器大者真無所不受也平生慕浮槎其亦可以樂而忘我矣一官何足掛也王丈肅公廣車卷之五  
是掛也

### 馮清宇郎中

以公之賢浮沉數載而後爲尚書郎乃隨地展采無一分矜詡色此其過賈生數等矣僕聞任事觀才致遠觀器因書報命輒以此致嚮注意

### 李修吾僉事

公以粹白之德行循良之政此所以一出表表而神亮之矣而人豈有不知者乎熊



巖吉徵亦頗有端倪否辱在知雅政事已無可言惟倍萬珍重是祝

李修吾叅議

新叅量轉蓋當事者以形屈公以情重公而不佞無所容喙也太宰初意尚期于必行乃常掌科昨日相會則謂此異才決當煩之以事使軍民蒙福若優游九卿則反爲曠足之辱其語雖似迂亦足以見人情之傾好賢者不佞同志有光矣永念老母足疾今已脫然無苦但不知尊王丈肅公肅章卷之五十五

公果是何如足下到家日可發一信見示倘禁例不可就會或僕間出登堂或相邀近城一面必不忍遽別也憑限當如所教先此具復

范含虛布政

年來老兄垂索道路未審琴鶴無恙否別且十年黃叔子風度不在眉宇間今徘徊外遷復何足厯齒謝所幸練心愚論偶會知音異時老丈用此寸丹鑄鼎題題莫逢乃見學問得力處耳貴部方多事西院公引領甚亟該曹已爲馬上

移文勢似不容久憩也頗聞今歲北稔而南荒此憂在根本幸與所屬賢者追圖之

姜鳳阿尚書

王侍御公僕未識其面而讀其前後疏草蓋君子而豪傑胸中有實蘊卓識者及來京師一再見于客次恂恂其款訥訥其言則又豪傑而處于矣寧親雅志本不忍拂之第大察在邇老成持論之人豈可多得已相爲勉留幸此公傾蓋相知翻然遂趣還臺之駕翁可以賀僕之得友王文肅公肅章卷之五十六

僕亦可以賀翁門之得士矣

李霖寰學道

中州吾公舊遊地也今儼然以使者之節臨之爲八郡弟子師表丈夫仕宦豈不稱適意哉乃議者尚以銀青爲不及格則不佞亦嘗私質之主者此重事任不重官資董帳春風程門夜雪知公必不欲辱此舉爾太要此官在持重秉公少着意避怨則怨愈多不如去取一聽于鬼神之無議也向嘗以語先弟舅徇未陳敢再効之

孫念齋御史

三復前後兩大疏指意不同前疏則謂屬貪而權在我御之宜嚴後疏則謂虜驕而權在彼防之宜備雖古人借箸而畫不詳于此矣事已下該部議行先此附復不備

劉鳳坪巡撫

大疏義正詞嚴不徒爲一劉尹申辯也初黔國書來弟已據經折之竊料此公易與耳造言撥置多自其下人漸不可長以

王文肅公集卷之五

十一

主上之神明乃一疏遂動恐內中亦必有與之窟穴相通者事雖小而兩臺不可不力爭輒以此復不備

黔國公

劉尹之事門下與勘官各執一詞

明主在上計必以該鎮體統爲重生等亦當委曲調停但爲門下計則百爭百勝不如一忍之無後患也大抵世祿之家嘖笑聲影皆可以資文吏筆端門下試自度一二家令能盡捍衆口

否因書報命輒效此萬里忠告

劉鳳坪巡撫

捧讀諭知賊黨已携勝負在目中矣先是疏聞上頗怪處分不早以致延蔓閣中具對自來制馭遠夷原不全用漢法督撫官持重堅忍以觀變非廟堂所宜遙制也

上意乃解今捷音且至生等愈得藉口不勝愉快之至

劉鳳坪巡撫

王文肅公集卷之五

十一

羅雄凱書至喜動

天顏趣閣中票擬即古麟閣所畫銅柱所標何以加焉劉帥信虎將然湏得門下拂拭用之方展其才古人論功加勳侯于淮陰之上固有以也

劉鳳坪巡撫

年來滇中凱音絡繹以至而薄城當壘血戰斬敵之功則未有如今日之殊尤卓卓者也省教分部夾攻啗放夜發則信稱神兵矣而妙乃在

幕府之用以夷攻夷此武侯所以擒孟獲也南人豈復反乎

蕭岳峯巡撫

來教所謂活佛者傳聞甚怪天生此等奇人偏在虜中殊爲可慮或宜早結其心使之以慈苦行教則化妖爲祥術也高明裁之

蕭岳峯巡撫

虜中活佛者既訪知是真安知非今日之鳩摩什天生此人未必無意我當儘意拊納之不可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十九  
與書生言也新中丞協心乃安邊一機不佞聞之又喜矣

鄭範溪總督

僕往聞鑑川司馬言俺酋雄心強半爲奉佛所耗今日之事名收番人乃是實際羣虜計無可疑者不佞謹傾耳以須後報

胡順菴巡撫

而僧入虜中此撫夷一大機也今漢法羈縻止于趨利而佛徒勸化兼以降心執事者度不

大費便可決計招之使旋附此復

鄭範溪總督

承示虜中近耗及幕府三面構合之詳此益以蘇張計謀行尾生之忠信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而群少年袖手局外動輒求邊臣之短此宋事之所以壞于議論也勉之自愛

胡順菴巡撫

承諭知虜中聚麀事幕府且縱且擒造父之御有出於衡策之外者而難爲衆人道也方今虜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十九  
命在我宜及其感恩之會堅明約束慎固封守不佞自度可以獻芻蕘者如此

顧冲菴巡撫

東虜雖數入數剽去然其意尙囂然今得來教首黨且內携而外市早晚就約駁駁如呼韓故事矣竊謂戰勝可得此聲不可得吾丈弟乘此廣布威信養全力以待安所不如意哉新命褒然大丈夫報主立功更不當以第二義讓人也

鄭範溪巡撫

目俟扯酋請封之耗得教甚慰犬羊蚩蚩未必知天朝封爵之重乃該部僉議張皇耳目鼓動酋婦之心皆幕府周思歷筭緩頰腐舌權衡審而恩信明之效也其最可喜者鯁鯨吞餌可遂因以爲聯絡東西之計廟堂此審定當加意表章以柱讒口其他想司馬必能具復矣不復叨

鄭範溪撫督

所諭虜酋嗣封事已得俞旨但伊婦封號禮官王秉肅公牘事卷之五  
尚勒一階此蓋責極瀾以規行近世儒者之論每如此今于夫人之上加二字示褒或可小塞其望如尚未妥不妨再請也

陳南濱御史

別劉與宣大相左彼此傳報虜情似所謂調取者畢竟是款戰兩端之言今封璽未到彼鎮之恩信未洽而遽責之首尾擔當爲我發憤譬之舟也我固憂逆水篙之難前彼亦慮順風帆之失手幸且平氣協心以俟後圖何如

鄭範溪撫督

虜王新勅已發行犬羊之性原不恬衣冠我直以虛名款之而彼亦以虛名縻我若我操之太急要之太奢則彼一旦掉去便成敝帛矣西鎮當明告以事體而不必與之爭議其扯酋既可勿西則就中使以利害傳曉諸夷而不必執定調取題目亦安撫中之禁禦也來教箇之一字關據盡在其中老酋乃有此身後奇微大方廣佛隨緣化度何常之與有弟黠胡自古常好稱王秉肅公牘事卷之五  
天以自神神道設教尤帝王禦夷之上策耳

邵文川撫督

據宣大稱扯酋夫婦誠順連發信來趣行封典已有旨扯酋王之妃子封夫人今聞彼中薄夫人之號求爲王妃而朝議未許者專爲貴部紛紛且留不盡之恩以責將來之効耳此輩犬羊若鉗勒太過久而不決恐又生出事端惟門下審已量彼更求歸一之說見教爲幸

鄧王洲巡撫

虜王受封事竣僕也達聽之人初謂邊吏一宣勅通事官一贊拜耳乃不知勞來糾合其鏗訇震動至此而使者往復索講之煩其費詞費日又至此祇今貫辦來庭邊城晚閉不佞雖伏處垣扉志已馳于伊吾之北矣

鄭範溪摠督

頃得遼報中有哈酋一枝僕罔疑其爲託也敎至則果然矣執事者譏防密而順逆明則不墮其彀中矣長酋東婚業有成言令止駐薊門邊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五  
外完親自無可虞但往時聞屬夷誓不外通而今日反聞外夷誓不內助則長昂之聲勢已隱然爲我敵國亦執事者之憂也

鄭範溪摠督

捧教具悉邇日邊情觀夷部擾擾自生猜貳如此此我之大利而亦能爲小害蓋烏獸窮則搏噬自其性然而勢分無統猝有零竊闖邊竊恐非顧義一部所能鈐約也久婚未還此酋即無他意而長昂老猾外倚奸家爲重恐終非孺子

順孫歲事正可憂恐不容一枕華胥夢也

張弘軒巡撫

長酋既悔罪撫之何疑茅首尾唇齒不當異趨此亦謂就中撫勦必有並行不悖之舉非遂欲空薊卒以援遼嫁遼禍以歸薊也屈指旦暮且得代弛擔惟有更引看肩爲新令尹計者古稱憂國如家于今天下一人而已

鄭範溪摠督

昨宣府許中丞書來傳傳諸酋送款狀以西馳之虜決可勒回不佞竊以爲未也今中國父子兄弟尚有相謾況犬羊一帟之書支吾藉口嫁禍逃責而可信耶即如尊教所謂我欲求彼彼必我索已照破肝膽若但持因家區區封賞之德使之革面感恩禁戢他部此正如操豚蹄而祝滿車未有能濟者也茲聞所示往復說諭之詳乃直據彼中利害以疑其部落之心將來隨機發弩步步破的不佞雖在遠或可任其必成已竊謂翁今日安危事大毀譽事小婦人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五

三

再不宜掛口專此以復不備

鄭範溪摠督

所諭番僧乞陞事乃孽虜微權無虧國體當寧者自當從中贊決此復

俞勝峯郡守

承示合郡水災狀已徹聞朝聽不佞業與察長緩頰上下間主藏者雖會以南非交戰計未有所定然料必不能剗吳人之肉以充他處之腹矣教中大蠲正賦此目前第一喫緊議論連日王丈肅公肅事卷之五 三五

荆厚齋按臺

地方理外重災上厘憂棘而官無盈歲之儲民屬屢荒之後其事勢之難處又有百倍于往年者不佞爵雖碌碌備官然自見桑梓腹心之地啼哭沸天豈有忍宴然臥安席而食下咽者今

已緩頰上下儘力爲明公開端以待勘疏之至大抵疾苦呼天不嫌過切倒懸望解所貴及時明公我東南之大父母也必能爲百億元元造命矣

余樂吾撫臺

撫教知地方災沴之狀間殫爲河野無青草又復如辛酉故事不肖弟其在機筦而調弭無術以上累明臺下憂桑梓杞焚之懷但有飲泣呼天內訟而已伏讀大疏事核情懇一字一淚今王丈肅公肅事卷之五 三六

已下司農議覆凡不肖弟口之所得言力之所能爲者斷不敢泛常塞責而

陸平泉宮保

明主在上計亦能曲垂蓋高之聽也事且行按臺查勘分數恐緩不及事千萬囑之預構一疏必得募寫淋漓十分哀懇而後不肖等得據以陳乞百億元元命視此一舉耳

爵不肖備員鼎足且二年而方隅積殍之憂政地鮮瘳和之効餅壘交蹙庚癸四呼此已極

明主而羞衮職甚矣惟是粉榆舊邦苟幸衣食落葉存根猶可于

上前藉口今當復何如耶天災流行雖自來代有至如室廬成沼河流彌野以上憂我諸父兄儼然萬里而辱教之此尚可言職非司命官不錢穀苟援拾舊案以塞責爾即先是未奉教之前已陰懇司農爲破格一處分引領按臺勘疏至使爵等得相與灑泣叩閣惟力是視吾翁幸強食

王文肅公贖車

卷之五

明主在上毋更以金陵不足之說先入爲疑矣

陳仲醇文學

比聞故鄉大水之報則不佞日夜飲泣欲死此寅陽太僕所親見也自惟備位鼎足踟躇未効以致譴謫見于天殃禍移于民桑梓陸沉廟堂肝食負國家負朋友之罪已驟難追惟是政弛緩頰假丐得一分恩澤乃是區區分內而力或可以能之豈尚待吾兄從吏耶捧教尋與大司農面計破格處分之策而公私困竭所在嗷

嗷

主上幸而十分見信恐辛酉故事之外不可奢望矣若哉兄但知往時民戶之尚實而不知近日國計之尤窘通司農上十四年經費已加往額三百萬矣少府水衡錢不能支陵工半歲且謀外索矣所以然者往時南荒或北稔下詘或上贏一歲歟或他歲熟天時不順或物力未窮小戶無租或富戶可陪糧今國帑燬壁更無支吾展足之地獨恃司農侷儻知天下大計可與深言若前者兩公尚在事當此之時止辦閉門守鑰不發一錢耳來教已并送司農乃一卷流民圖覽之而不流涕者非人也

本鄉先生

捧教審以桑梓大災爲元元百億請命蓋先是小奴自南來親見枯天汗渺間殫成湖不佞爵已私告寮長狀而飲涕者浹旬矣自惟備位鼎足對端未效今陰陽之罰中于鄉井瓶罍之憂且及父兄而尚有可覲面食肉者乎惟是

王文肅公贖車

卷之五



明主宵衣之日大農蒿目之秋爵也有喙有舌  
苟有可佐餘議而瀝危想者隕越爲期不敢愛  
力其蠲賑等事必不敢泛常藉口如昔年故事  
也方今南北交急公私並困列位老先生試閱  
邸報恐江湖魏闕不能忘情不肖爵咄咄計窘  
向煩誨督以幸補過耳

李養愚兵道

來教所謂部米平糶秋糧夏稅各縣各府各省  
參差異同之故一向尚在杳茫渙漑中此部中  
王文肅公肅事

卷之五

三九

所以展轉生疑而更欲求表進士清查原田以  
次去取也今部院議止潞府兩公主之混派謂  
當查革耳棚荒真偽易覈書摠奸弊難查此後  
當論于法制之外頗聞敝州韓守于此獨了了  
當由明臺觀面提衡吏民受賜不淺耳地方春  
潦傷麥流言洶洶聞米價已至一兩四錢秧苗  
兩週插蒔如此則大亂矣愚竊謂兩臺雖不當  
過爲張皇然此時恐再宜有告急特疏以爲乞  
綏征張本如貴省原無大荒而陳中丞描寫

淋漓此亦有足以動天感人者不可不早計也  
輪解緩急之論自來諸公所未及明公真是吳  
人再生父母適在廷有議以明公換節水利者  
僕竊謂水利終是保釐一事以尸祝代庖雖賢  
者大度所不擇然得無欲重地方而反輕家門  
乎議雖不果亦足以見嬰兒爭乳之狀爲可念  
可矜已其水利中經畧便宜且尙取裁左右愚  
又以爲此時恐大工未易言且先料理好所支  
河爲治水急務耳太湖冠不必有無要之目前  
王文肅公肅事

卷之五

三十一

所急在閭里剽奪如松江城外之事可爲寒心  
若湖海間猶是外寇但飭兵吏謹防之未必有  
他也僕聞兩臺爲僕建坊荒年苦不甚喫緊孰  
若并停此工留爲設粥濟饑之用其功德更百  
倍也望轉諭本官亟止之幸甚

荆厚齋按臺

使者奉勘荒大揭與教翰俱至不勝喜踊謹再  
拜疾讀一過乃知父母惟疾之憂更加千子孫  
十倍即此一念至誠惻隱有不足以感天動



主者否也外論表進士清查款目先已奉撫臺  
傳送計省內惟有潞王府及兩公主派徵當改  
正其餘尚有遺議者倘公臺未即行姑先了此  
二項使民受一分之惠何如辭坊鄣州蒙俯亮  
萬荷然又竊思歲儉如此連張遊擊所議敵臺  
亦似可緩不如徑那爲設粥之用功德尤無量  
也此意先亦曾附達撫臺使者裁鑒尤荷

滕少松巡撫

弟老入世途犬馬之力知不能事事惟有秉公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五

三十一

好惡無黨無偏差自謂鬼神可質而士風迄未  
還淳鄉上淪爲巨浸罪業之報豈敢盡諉之氣  
數矣弟前啟中思任道任真之士蓋救病治本  
則標末可以漸及若一味本強則舉足呈礙又  
非所望于大豪傑大經濟也倘自疑時俗更求  
所謂真而古者請試捧土揭石而蒙之纓冕果  
有補于萬民之勞苦否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強其志弱其骨守此十二字無爲復問道矣報  
災祝嘏早上仍當急會直指公旋踵勘聞不必

待此中行查底元元百億命早受一分之賜也  
敝鄉撫按倘有便亦煩轉致鄙誠萬荷萬荷

余樂吾撫臺

不佞受聖字下桑梓之念寧獨無情弟思上供  
額糧萬萬不敢議省獨有襍派虛加等項似尚  
可清埋而過客之迎送與士夫之贈遺不妨損  
之又損以惠元元乃其要又在有司先節儉崇  
惻惻臺下稍課功于簿書之外此又治疾先本  
術也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五

三十一

余樂吾撫臺

聞地方米價已至一兩四錢間里相聚妖言日  
聞恐非好消息也廟堂亦似已動心驚惶所請  
蠲停各項必不成扞格耳外論宜與江陰盜情  
弟亦已久聞要此湖海鈔掠時去時來未必能  
大爲地方之害而目前宜急撫急防者盜徒與  
饑民在在俱能爲亂明公所憂正在蕭牆之外  
也未審春收果有幾分禾苗插時不成再傷否  
天以吳民相累至此真出理數之外念此令八

焦然忘食矣

荆厚齋按臺

適敝鄉人至談及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為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豪之所干請干訛萬變出富入貧臺下且安得戶戶而詰之間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有富家餽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法主通融可王丈肅公肅事卷之五 三十一

余樂吾撫臺

凌氏獄不佞昨已言之上意止于亟處而未必深處若情法已盡而凌氏挾以為怨諸生因而益驕則非不佞所知也

工部錢糧那借甚當已相為轉達司空照數覆允其請賑一節則察長原有此意今當并行浙中甘棠餘庇在在非淺也比來京師喧傳松江俗亂幾不可收拾而長官新令使人挨戶攀報出粟賑窮名雖甚美實則誨奸可為寒心幸明臺稍鎮過之派荒一節既處分井井士民無譁不佞亦與受賜矣大抵吳中獨苦議論太多不樂成官府之美如禁逼達債禁賴田租二令并行使貧富人人得所畢召復生豈能易之乃悠王丈肅公肅事卷之五 三十一

余樂吾撫臺

派荒分別美意若果耳目無遺上下兩便則誰不勸成者第民間方以大戶官戶占荒為言此

法必勿問之大戶官戶而後其論始公來教謂  
間有熟田作荒未聞以荒作熟良是良是昨敝  
鄉士夫書來又言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  
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既不能盡折盡  
蠲亦常聽田主就戶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  
以還官蓋田之荒稔官府通查則難出主自查  
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可以棄而  
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也昨考  
成類恭原無罰理而中肯特降令人旁午不佞  
王文肅公贍車卷之五 三十五  
茅與寮長自相飲恨不得縮地回天之術也敢  
附此區區幸留神至懇

荆厚齋按臺

明公之請亟矣廟堂恩詔且以前五日回天卻  
日秋毫皆我公力也惟是漕糧計石折銀之說  
最易惑人所謂每石先徵銀五錢緩徵二錢者  
蓋通計米一石及耗脚等項六十之數摠折五  
錢此該曹所諱言以愚有司而有司之中亦有  
明知而混徵以愚百姓者今事在臺下明白出

榜使窮鄉下井人人知六斗之并于一石別無  
科派庶德意下宣民被實惠耳僕乞骸疏已再  
上而諄諄于此不獨爲地方益亦所以忠明公  
也

傳約齋御史

常州乃敝郡接壤啼號之聲僕飲聞之吾公便  
宜發賑真今之汲長孺也司農雖重國計然事  
權緩急寧令賢直指獨當其艱疏下必當有處  
廟堂且因蘇松請賑之便議更發南糧使貴部  
王文肅公贍車卷之五 三十六  
均受一分之惠耳

余樂吾撫臺

廟堂爲吳中墊溺  
恩旨一滴未爲無濟但天未助順聞九月中淫  
雨彌旬不知竟作何景象也治水一事最不可  
逆度亦最不可輕舉鳳洲世居海濱其見必確  
但今日所議修濬者原不專在海口通將腹裏  
州縣支河可溉田處隨宜濬深卒有小患易爲  
蓄洩此不盡諉之無益也弟居山時見鄉民各

私其土官府不察稍爲有力者所願指本鄉治  
水而使別鄉不得利之人赴工或客戶遠調而  
使本境土著之傭坐享弊端種種謗譏煩興得  
一公廉細心之人如胡同知輩使專理之則善  
矣僉憲未必成設然即使有行亦不過責其因  
人因時因地整頓修舉不在與希濶之功課難  
成之事也

滕少松巡撫

方發書勸速上乞蠲賑疏而大教至矣慰甚但

王文肅公廉草

卷之五

三十七

司農計窮尚未能意表行事當緩頰爲言醫家  
標本之說必不專累老丈也浙中今日之事豈  
但火坑復如苦海老丈旣弛不得擔子且儘意  
耐煩試看古聖賢屹屹皇皇豈爲已也然弟乃  
一般擔子能勉人而不能勉已可愧哉外示屈  
官賢否狀此足成一部信史王嘉興貽德曾承  
敝府爲清嚴第一料此公必不爲士大大所便  
吾臺特表章之尤快也

滕少松巡撫

適潘道長來別方談及兄嘉實心任事百艱萬  
苦之狀竊自笑

朝廷之上誤兄雖然有味乎潘君今日之言也  
大臣救世忤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  
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  
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  
道多窮高志雅遠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  
忤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詬鮮有能濟者蓋潘君  
之言如此其意本以規弟而兄臺恰亦似對證  
之藥野人食芹而美不敢不奉獻地方父子相  
食真近年未有之變然只得直述  
上前雖監司守令不必參而况撫按自引罪乎  
幸深裁之

荆厚齋按臺

承教審爲地方荒糧苦心查處此百世之利也  
松江樞頭輩後已聞彼中士夫手額稱慶正裁  
報間會貴臺長以敝州失囚事見詢因相與咨  
之道韓守之循良欲委曲求解而苦於原擬住

俸不容無故改輕今再行查問明不意指使兩  
臺據以爲從寬末減之地伏惟爲公道留神地  
方幸甚

荆厚齋按臺

明臺交代近矣倘尚有欲行而未竟者不妨傳  
召新院閉雜科罰事苟爲公

朝廷豈盡以文法相拘今出境之際但願于舉  
刺留神則安民在知人之中矣

范中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五

天下漸多事故鄉彌望滔天僕備

不足失職

干和之罪已萬萬無可贖者惟是洒

御前丐貸得一二分恩澤翼翼之忠竊所自詭  
而未審天意竟何如也傳聞後園松菊全凋荒  
臺無主公此時醉月之暇復能爲逋客解嘲否

謝賀壽

今敝鄉大浸稽天浮屍蔽海而下不佞卽不能  
棧車牝馬請伏負國負民之誅忍更言生辰稱  
壽耶伏承使輿辱不覺愧涕浹踵謹再拜以

辭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

四十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永 孫男時敏校梓

王麟泉操筆

捧教不勝驚惋海剛翁人下奇男子汲長孺元  
魯山之流有傳其哀寒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  
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簋飢僕數人在  
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適知之晚而  
天復忌之今一本戢形悉管無主而廟堂徒借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六

耿楚侗總臺

別示海中丞去後遺思此錫爵久望而知之語  
文諭祭俱由手草雖荒蕪不文異時亦可見此  
老於地下矣丘月林之真與此老同而丘好以  
庶凋物源蕪能以庶濟行嗟嗟九原而有知也

吾誰與歸哉三進士赤子之心豈可終廢羣聞  
緒言欲爲之請竊所踴躍既而言官救既先至  
上慨然下部以爲轉移一機而不悟郭疏之竟  
寢閣臣兩易票以上而猶不獲也今日  
上又發潘御史本意色甚怒恐不可遽批逆鱗  
倘有後聞當馳報耳

賈石葵巡撫

向以願進士之事讀聽蓋謂天南旅櫬返首無  
期欲少懸壺下于本分應得內早賜遣發耳今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六

郵符給轉鄭重如此死者何知不佞謹編示同  
榜諸生使代爲叩首也

袁洪溪巡撫

胤令招案乃法中之情日後貪吏倘耽濫數多  
雖不能盡形章奏而民脂民膏當更嚴追沒之  
條亦激揚第一義也

陳心毅巡撫

初奉手教請免燒造之議即入水灾疏中及細  
讀大揭乃專以十分難成立題此苦思苦計實

狀實情

明主豈有不感動者疏雖未下然察長已陰爲緩頰上下間必能寬假以報也

陳心穀巡撫

貴部燒造項之蒙

恩寬假蓋自老兄赤心苦膽得之來諭餘干進賢等事亦意外所時有記得餘干之民近年曾爲劉令豎旗鼓噪一番今後爾爾恐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惟高明自擇於若外斧斤之間則王文肅公廉車卷之六

李晴原學道

學臺嫌地我輩蹤跡自不妨少疎至如兩浙風聲則直謂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凡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於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諛

而不知正爲諛端也適南學臺有教至僕亦以此答之要在相成使而公卓然幾無漏果耳

楊後山巡撫

昨問寺建言與脩馬政事本爲公但法不執方政當因俗該曹固已憂人情落落難合矣大揭斟酌地宜爲疲暗解紛敢不奉教

胡稚齋總督

爵里居時嘗一奉教於左右固知騷騷之不可緣而羈矣比叨起逾三年而翁之蹤跡掃塵聲王文肅公廉車卷之六

王文肅公廉車卷之六

光愈沓嗟乎此豈爲今日耶皇路新蕩平

明主手握太陽鑄鼎以照神奸而後終南真隱浴下名者始茅拔嚮用嗟乎此又豈翁堅卧時耶爵今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止有一映然不效世俗以虛辭引重而於使者之辱教也爲道主知之必不可負如此毋更煩三思矣

袁裕春尚書

大疏便宜十事雖董賈復生不能易也王孝廉真是古人僕嘗與長寮言之欲得度外一處以

風士行茲長者語次及之生等愈足自信矣  
上聖德日新方今所患止內庭用度一節爲喫  
緊而下則士大夫驚於榮利真如夜虫之赴火  
今在野如王孝廉管東溟在朝如李生龍三  
才皆卓然入水不濡者願翁更博訪而誘進之  
馬肖乾僉事

所論乞養事已細叩察長緣查故事無之昨日  
又面相覆證一番高嚴二翁原自爲入閣追廢  
老師視之多却講官一條然既在閣矣則不論  
王文肅公廢事卷之六  
講官董公雖陞至尚書然既不在閣別無題廢  
故得叙廢講官此理易見亦恐大哥自有實錄  
可查今達年勿論止如嘉靖間顧文康公以講  
官入閣事與先師同而並不曾追叙講讀此近  
證也兩兄名高與尋常世家子不同一言舉動  
當求萬全幸垂鑒之

郭東野相公

錫爵詞林晚進幸徵後塵竊嘗私窺老先生出  
處之槩雲升霧隱其道猶龍蓋至於令孫曾濟

美茂齡而後知天之純佑老成以憑冀昌運不  
偶然也憶自曩歲伏謁仙里回今幾二十年而  
老先生始以大耄稱鰥爲一品夫人主喪此亦  
希有盛事卹典加優自無容小子置喙顧今天  
下災異孔棘吏治鹵莽老先生既不忘  
主恩宜尚有千秋金鏡之獻而錫爵步武未成  
游世寡効倘幸而惠微咳唾之餘策駑補過則  
亦惟老先生所以命之敬此附謝

賈春宇巡撫

王文肅公廢事卷之六  
老丈官評鄉行歷歷在人口顧豈藉軍門一疏  
爲重向來豪傑功名真有邀之而不得避之而  
難免者行且以老丈卜之竊見近日衙門處分  
操縱井井當是老丈樽俎密畫之助但今遼東  
災報踵至廟堂隱憂方自此始耳

王麟洲太常

得教并聞刻鮮荔枝之惠深感注存吾兄齋捧  
且邇炎方終不可久居先脫身後論進退未晚  
也方今部中事權盡歸司屬長官閉目拱手而



已事之大者如科道年例九卿陞轉並不關閣  
中矣大抵近日人情極忠告中有極諷諛極恬  
退中有極奔競浸淫之極必成厲階而其端乃  
自執政爲諸人所脇陞遷太驟漸啓倖門即今  
知其已困而無及矣兒衡近日覺其意向咄咄  
近老成但眼中看不見他文字又性不喜近婦  
人嗣息尚杳然可嘆也  
擢立意實無他節奉

匪言群少年隔壁捕影欲加惡於

王文肅公贍章

卷之六

七

主渠但知出口之快豈知就裡調停之苦耶幸  
察之

沈玉陽巡撫

處分流衆事宜此等未必人人作賊而爬搔不  
先則釀亂災難太隘則傷和今當捕者捕當驅  
者驅此可爲饑年治盜之斷案不直安一方面  
已也季報兩澤固不厭詳但就各道中稍舉大  
畧如云某月以來某道言某州縣等處旱某等  
處水亦自了然似不必銖銖而較也

袁洪溪巡撫

大教五議真續命之金膏補天之煉石也內雖  
有小費處分者而事體通融不盡仰國計所司  
之奉行易耳兌運水次改徙近河尤便督糧道  
留入覲則當與銓省會擬歸一以報也聞中州  
今歲已成大稔食子析骸之事且移之吳越間  
矣縱自今南北恩澤亦當少權緩急輕重使生  
等尚得一藉口不勝區區

王會泉參政

王文肅公贍章

卷之六

八

所示東土阻饑狀兩臺先各已奏聞放賑使者  
且出要在我兄善推而廣之如來教所謂減米  
價蠲布價主者業方議行顧又恐中帑耗甚難  
得十分滿望耳擬楊太宰說今年本地地方尚可  
支持不至如遼陝之甚第得有司肯實心拊循  
勝於獨賑此又探本之論也

顧冲菴巡撫

大疏久下戶兵二部已俱有成說留天津糧以  
待該鎮槌糧此兼爲部省餽費事可決行但與

原擬微左必得彼中再發一疏主者始可據之  
覆行今通糧且不發以次後命也方今邊事幾  
於厝火積薪老兄側足燎原之上前後血誠見  
神實重鑒之春穰漸通會當有抒眉日也

顧冲菴巡撫

部議發銀之數尚虧二萬不免又累幹旋然觀  
宋司農心計窮極難再強之會昨日

聖主忽報恩諭要將各省被災地方緊發銀各  
五萬兩察長謂地方有邊腹災有重輕與其浩

王秉齋公庸車

卷之六

蕩加恩不如就中擇其最苦最迫者倍數與之  
若此說見允則遼鎮尚有餘望今年決可支持  
二萬之數再從容議之未晚也

顧冲菴巡撫

苦心哉遼餉之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  
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  
乎新司農多大略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  
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  
曲處以濟燃眉至如教所設最後策則洪陽產

事方共論朝房以為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  
州縣羨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苦於正糧額外  
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移東補西豈得尚有  
稅銀存庫者表進士黃博識士也其言尤絕痛  
謂內地枯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  
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  
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敝州故老有言  
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  
司之解多而用缺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  
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目  
前所急獨內供之貲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  
言至此真覺兩窮老兄知赤手未能補天則當  
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  
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  
教

鍾文陸御史

大議量增茶引不獨為通商足馬計且使  
蒙利內綢益堅亦制虜一奇也

王麟泉操院

捧教知部中有茲港營失事一節此伏莽小戎乘官吏之不戒臺下擒參典守是矣而自任一耳目謂當還制千里鷄鳴犬吠一一引過自歸此堯禹之智所不能及者也乃不佞何敢聞之緣江北歲大校竊料此地寇跡時有之但因此嚴飭將吏謹備加防則臺下之事畢矣若罪必歸已則功又將誰歸大臣之義恐不得瑣瑣乃爾特雅敢私效區區惟裁亮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六

十一

楊後山漕撫

別教兩劄乃不獨爲運道民生計且事關陵寢數萬之費朝廷自無所惜但不識可先事清河以南石堤而興工老黃河一節姑待歲用稍稔議之何如

常心吾閱河

河議八條已下部亟行而目前難得確然任事之人爲之料理如潘司空大勞不賞公論久蔚今得兄表章一番河瀆有神寔欲鑒之但不

朝廷尚得其用否老河故道定當何如公楊侍郎諸議中獨此尚未剖析利害公亦當據實見實聞另疏指出不然恐使車一轉輟而異論又興矣淮楊民力已竭可不慎哉舒丈練達足可任以後事弟河道既報竣則此公利器遂委之無用不知該曹復何處也

楊後山侍郎

承示歸仁堤上護

祖陵下全民命真百世之功也原會工費據籍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六

十二

已省十之五六此皆門下苦心節縮之効乃反推勞首事錄及枯骨此意何其深長也

王竹溪巡撫

全陝雲霓之望日日引領乃茲奉五月中續教更憮然刺心矣應天以實不以文僕豈敢更稅門下鞭龍暴巫以希不必然之事第流殍相望府庫一空山澤奸細因而生心周禮荒政一在備盜賊恐不可不亟計也

劉鳳坪巡撫

我友積苦驚邊功成之後卧未煖席而萋菲及之長林豐草之思固知情事所必爾第竊謂我丈他時可言去若今日以讒去則不惟心跡欠明而將來貴鄉人之招案恐轉成葛藤不佞已爲直指言之誠願將來邊境任事之臣動觸機亦有鳥盡弓藏之續爲朝不爲主也溫昔且下幸無再言倘年伯年好相念者亦幸有以慰之

卻梅墩巡撫

王文肅公贛草

卷之六

十三

聞浙直米石銀已幾二兩小民洶洶皆歸之上流遏糴之故此声尤不可聞太湖盜乃以七八十人爲群若炎炎不撲安知不成燎原臺下或當一面奏聞一面勦處若事久不決則群少年飛片辭於上前又成一形迹矣幸鑒之

卻梅墩巡撫

營兵鼓噪狀雖事端微淺觀聽不驚然驕風豈可長也彭帥以覈奸召繫若重反之則將官爭爲首鼠紀綱蕩然矣來擬情法已當該曹即當

擬此處分此復

柯立臺御史

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畧役新官入境譬之乳猫爲群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今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絕其彌縫補過之路是驅之入內也又自古亂軍撫勒全在呼吸之間斷無可事後求及覆粘帶者今朝廷既已明布大信縱有遠奸自難一一爬搔其困而斃者既稱回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之本情以疑之於反側乎其未斃而欲求其事者既欲離之於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當斃使撫治他日以本事斃之乎以他事斃之乎此我之械盡暴於外而彼之猜愈有詞於我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論但語三千萬毛軍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即陽更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豈怯此一二兇狡不知未發之奸猶可以措手足若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成窮狗豈可造次也

凡着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類此矣恃雅  
敢盡布之

邵梅墩巡撫

捧教乃知部中又有生苗拒捕一番擾擾事之  
小大豈不在人明臺寓哀矜於斷斬執堅忍於  
紛紜榮傑作用當如此矣記得三十年前敝州  
亦有越囚殺指揮之事今犬羊化外雖非其比  
然至於交刃殺將則泉懸一二渠魁恐亦不可  
已也即陽江端在舊撫則已坐別事

王文肅公遺草

卷之六

十五

語速不可追求在新泰則議論正不定而新撫  
保之極口今彈章又上廟堂出特

旨留之蓋目前且以安反側爲第一義耳

房備吾副使

別諭知下車發教軍民視聽一新第科中新有  
所指發恐兵心將氣未盡帖然足下試深計之  
撫軍之與易帥孰便追往之與撫來孰急前守  
道與撫治啟侮開繫之情孰真便中幸不惜一  
一示我也貴同年柯直指方虛心相問亦宜以

誠告之

邵梅墩巡撫

外示黃叅將失事狀銜鑑甚平第臺中新有正  
紀綱之疏若輒爲叛苗重處恐非所宜法如是  
足矣災傷會方議卹使翁臺得藉手速行也敝  
同年馬大叅卿之悃悞君子客死可憐想公臺  
必能爲之辦護歸葬耳臨書攬涕

林竟宇御史

僕嘗嘆天下事未嘗不以似是亂真遂至矯枉

王文肅公遺草

卷之六

十六

過正如近者特原亂軍廣察流議豈不皆盛德  
事哉矯枉之過則煦煦似仁察察似智皆足以  
累政體而長澆風如公所論丹衷格心之箴非  
止救時良劑也不佞謹領教矣

杜爵齋給事

安慶盜情亦孔棘矣適仰中丞方有報至稱已  
誦土兵合勦蠶尾螳臂知不能爲大憂但恐守  
土諸吏震怖文法匆匆應之不當則反生得失  
耳竊意賊方阻山爲固我兵且事防守絕其流

勢數月則盡之術也高明謂何

邵梅墩巡撫

山寇蕩平識者已知功之所自齊桓伐楚江黃八國離合相資豈得專以焦爛爲上客也楚兵援楚自其分內而言官所以風聞獻疑者亦或由臺下先題不甚明類客居遠調之爲今拈出展沅兵道部下一款更不費詞矣

舒中陽總河

安慶盜平後接踵得屢粵警報天下漸多事矣王文肅公廣事卷之六

十七

大教乃徒薪長集敵方近海所謂窩主艇主者多出入盜徒中不佞蓋憂之且久數與醴使者言之茲得老丈發明重慶一番不止貴部奸民革心回面爾也

黃貞所御史

比先奉撫臺書知有鴻黨之變據稱元凶就擒其餘似無足慮者竊謂此輩比肩遁相雄長一首收一首復出今日來明日又去此海洋盜之所以難平也官軍不在衆在守其必攻其必

收將才急矣而孫道不審能辦此否

蕭念渠巡撫

老丈經略貴陽事方有緒而滇南之命下矣伐柯之則不遠即來教中等事尤滇中用兵喫緊機宜前撫公未就之功不明之過摠在老丈爲之轉旋耳

蕭念渠巡撫

遠苗勦勦先是未有聞也今咄嗟默運事成後錄奏使當事者皆若此遠聽之事誰復有後言王文肅公廣事卷之六

十八

諺諸文武功次固當如教一一議擬此時旌勳已入滇廟堂方有譴逮恐氓夷不安全感門下爲某土之計此復

李及泉按察使

今年貴部貴卿雖非大稔然較吳中則已天淵小人輕死君子好亂皆非太平消息也見羅太兩地勸機湊泊閣中之緩頰

上前者至再至三矣聞將逮到昨先已陰爲阻

上之怒雖發於真寔先中於則不佞爲此兄熱中實爲國體世道計耳

姜鳳阿尚書

李見羅中丞不肖同門長兄平生相與見其喜愠不形語默不苟陰以國士期之則中之轉尚謂屈滯而兩遭洵洵皆理外意外

明主既未垂棘木之聽而外廷亦尚有兩可之疑莫非此兄之命也聞已逮至近郊同鄉諸公爲先投辯疏而僕等尚當儘力爲之幹旋如以王文肅公贛草卷之六十九爲所疑當不至此即至此亦未有一訊而決者事久論定

上怒必解弟且先爲此兄禮佛耳

劉鳳坪巡撫

自老丈與見羅兄得罪不佞弟卧未嘗帖席也時命不圖雷霆叵測已矣尚何言哉從來用兵撫臺職在節制調度幕府對簿自有司存豈有可責以提鼓先鋒臨場驗級者老丈乃適遭其不幸耳西事見羅辯頗明異時終不成大譴若

河南湖廣二後文案尤了了老丈第高枕以待其事定可耳

顧冲菴巡撫

兄莫問李見羅事初發時我輩明疏暗囑專以海內清流高其聲價以告

上今

上已有盡疑廷臣之心矣竊道長處弟昨已有書及之勸其虛心兩解以弭江右之怨事雖至此然我輩天日心事何所避嫌終不忍使賢者王文肅公贛草卷之六十九作檻猿籠鳥也

舒中陽總河

治河諸議紛紛幾成聚訟自老丈節鉞一指麾立定天下事豈不在人哉先是常掌科書來已傳老丈經略之槩大要因舊緒而稍飭成之不驚遠不尋新最善調停今日事勢雖神禹復生恐亦無事于穿鑿矣月河既未喫緊稍需至歲稔圖之更便外示益塲小訐雖已寧戢然後患尚可虞截留漕糧之請萬非得已會當與司農

言必得其當以報耳

俞新宇郎中

僕愚僮於河事尤貿貿而譚河者人操一喙大抵客土異便士民異指帑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狀此其所以苦也即如兄前議主徐域內填土之說問徐人則大駭以爲如此當有拆民房填土合境騷然矣教中第一策引河北注之說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擔惟入海下流愚意爲必可行而土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六

二十一

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別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興大工未保河勢肯從之南徙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饑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縱至復渰決不大費手會且以來議存而俾之卜之天與人耳每見兄抵掌謀事必超然在拘攣之外不肖胷中積年塵土爲之頓開顧

者千慮亦或以小心慎事爲一得惟高明擇

焉

陳愚所副使

伏奉大誨抹石工費則已轉達工曹必有處至於河道溝通則非廟堂所能遙度見今建言紛紛有主復故道者有議遣大臣者若從復故道之言則古洪內牽二閘便可復舊若止於經畧二閘則老丈任之有餘而何以更遣大臣爲也科使者尚在表章之際方倚老丈爲指南幸悉心熟計以佐之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六

二十二

常心吾閩河

老黃河故道之說久沃耳中茲言重復發揮一番生等面受其語若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烏有而中丞之縷隄遙隄一毫無用者生面墻豐節聞此不覺泚然汗下竊亦以爲國家第一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

惟

盧扁亦爲之以此間私於左右初慮心一

乃今披圖省教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

百動不如一靜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洶洶尋



爲運道運道既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支元末  
宋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貲之費以幾  
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  
倘更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獻使廟堂知物力  
艱苦末末不爲流議所惑乃荒度中獻替也望  
之望之

陳警亭御史

捧續教經畧沁河利害洞如指掌便當信心信  
日而行廟堂不復從中制矣引沁入衛言者已  
王文肅公廢事卷之六  
成畫餅今欲疏入黃河舊道不知費當幾許河  
勢人情異時可保無他悔否紆憂決疑在門下  
此一行耳

潘印川總河

昔年彌天冤橫至今使人植髮上指然不佞冗  
寮也偶科塲於賢子相知則遂有磨牙措舌者  
事既不能勝公論乃因緣決河迫毀成事以爲  
遙堤綫堤一毫無用冀以點動

上心而在廷却得反借爲辭此天也非人也先

時或謂當以復銜名用二端須

上自擇僕竊謂如此則

上必從其輕者且非常之舉止於復銜是乃爲  
一人巧思不爲地方拯溺群黨愈有後言矣愚  
者千慮偶爾一中孰非鬼神陰陽之今局面一  
折萬口稱快強箭射魯縞更何憂疑賢子別後  
不知政聲何如乞示慰

常心吾閩河

河道已用得罪司寇不惟慰綠河俎豆之思且

王文肅公廢事卷之六

二十四

因見

天子至公舉措不測恩威

命下之日公卿無不手額者而吾公爲公論主  
盟推功迺勞當更居胼胝之右矣

潘印川總河

榮命下後此聖主非常舉動清朝喫紫觀瞻不  
惟全漕百億命所托而國是人情實待此而定  
然自非九廟有靈陰啓

宸衷則嗷嗷者方含沙注射事機之會能樂然

至此哉抑東山之卧方酣今雜沓炎雲胼胝荒  
度誰復爲左右其者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  
之從則區區竊所効於翁者身雖倦遊

### 潘印川總河

榮蒞且南閔月功用復興翁勿言前事僕等勿  
憂後事止辦作金甌鐵柱後言耳比河新議翁  
不妨虛心再訪大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  
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據議者所憂謂  
王文肅公庸事卷之六 二十五  
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無恙又呂梁漫爲安流  
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聞  
之以爲何如并請

### 潘印川總河

不佞初疑河事弛廢不可收拾頃捧教則興修  
荒度漸有次第乃知向來諸公全淮魚腹之論  
吹波撼山其意真不可測已河南新築委屬可  
虞然既在翁燕轄之內恐題請中飭尚屬虛文  
不知可屈駕一臨視否高明裁之

### 傅約齋御史

公之按浙談者目爲自來靜重第一若執持風  
裁減省浮浪乃貴臺分內事豈有敢挾之爲怨  
者餘媿士風天下所聞今不惜任怨以醒郵困  
復何所疑萬一今尚有訛言梗令者不妨露章  
請

旨奉行或就中稍放一分寬則情法兩盡矣

### 傅約齋御史

公頃發倉一節大爲士論所高司農雖口持異  
王文肅公庸事卷之六 二十六  
同而心服意氣僕耳屬甚真公所謂不滿者安  
在乎相見定當歡然一家勿介介前事也

### 楊漸川尚書

捧教承已于月前榮蒞爵舊遊南郛猶記吳介  
肅之爲太宰也士林接之如坐元氣渾噩中蓋  
及今始再見門下然兩公並負天下之望而介  
肅以年用之非其時門下以嫌處之非其地則  
爵尚銜此慙于古之彈冠者耳榮滿未奏聞弊  
須一來同朝引領以具瞻斗嶽爲快乃爵妄庸

伴食展下且將乞骸未審得遂朝夕否

王竹溪巡撫

承示秦州寇抄狀鳩眼蠶尾乘機而動撲之誠宜及早弟

明主奸生一念下車祝網在在不忘門下姑仰體此意凱奏之日脅從反側咸與維新可也

陳愚所副使

弟此叨滿蒙

恩不種而穫宜概而盈則鬼神實忌之矣而老

王文肅公

卷之六

二十七

丈顧以爲賀耶方今同榜中如老丈乃霜中之

菊生色伊始而弟所謂殘紅剩綠把玩復得幾時大教華袞千言揔不如藥石一言之爲厚也

傅約齋御史

承示完銷考成舊案謹領教矣外斷獄之數求

出於入培

主德養天和亦荒政第一義也敢不奉行

王鳳洲侍郎

令弟之信果真矣苦痛五六日前兵道差人有

傳而其人自丹陽發不敢信之然以夢兆不佳

語未確而膽先碎矣今書已到又何言哉易贊

之書琅琅如此方是學問得力處然竊惟平生自許以調神養氣有所悟入今一疾遂不能支

持可見天命斷非生人所制而吾鄉丙申三貴人俱入亦闕元氣非偶然矣吾兩人即今便能

縮地到家野草開花揔成悲悵今先弟已無一絲影響之留而老兄尚有遺墨可把諸姪可教

乃讀詩至腸斷知音鶴鶴在原又屬第二義矣

王文肅公

卷之六

二十八

李見羅事極力維護之而獄詞互異只苦得二

三閤臣耳兄年已逾六觀人命危脆如此當且排遣自遣二十四詩既成之後切莫再讀若情

索索性學王子猷撫琴一慟不得作日夜

抽腸態也弟方欲遣一奠而不能詞兄衡又會

進場忙且先一洒雍門之淚耳

陸鍾符大尹

來教云云已具悉治吳大指第所謂任怨後名

者亦尚有作用以愚言不避怨亦不必任怨不

爭名亦不後名先師論達以察言觀色附質直好義之後固有古哉

蔡見卷副使

丈乃遊方之外塵垢批煉猶且陶鑄堯舜而弟也老困迷途不能為我一發藥耶竊聞古懷道君子其身之不盡用則惜乎同志者書名山有所以行憤懣附不朽者亦不得句點然也

趙定宇祭酒

捧讀教脩理衙門事宜并條畫臨規言職業緊王丈肅公肅章卷之六二十九

闕鑿鑿至當豈有不奉行者勲冒送監弟與姜宗伯共事時尚有徐劉毛三生不知廢自何年而援例在監加納者又不知起自何年今得大疏申明一番亦一快也鄧劉二舉人弟已久聞鄧之著作若未見之擬疏中所言當是老著作不可強之會試劉方壯年弟嘗探其意於王羅二進士似亦頗堪世川而必欲待徵聘以出何也當與該部商之或特文催試或遂與鄧君各授一官若吾吳之王可望而知其為賢也今表

章三君子亦厲世一機不嫌破格耳耿中丞行時曾謀及三進士有特疏薦用之意不知更可一趣否餘不及

王竹溪巡撫

捧教知貴部得而歲稔可期此門下積誠感動轉機為祥之効也自古饑盜原相為表裏今如雲被野何若復帶牛佩犢廟堂自此西顧無憂矣

舒心矩編修

王丈肅公肅章卷之六三十

足下猶然處子而艷稱世上蜂爭羶慕之事綺詞藻句不以之潤色典謨吟弄風月而直為區區儼然辱重使而致之奚獨楊雄所謂勸百諷一已也不佞在年與馬師相別時佩有一戒問無恙外一不作頌語二不作文語今還以相規多讀書善養身則同志之惓惓也

舒心矩編修

十日前有讀舊養身之說奉規然讀書非餌餌得古文奇字以備觀聞養身非慕道求空賤物

貴我之謂也凡少年學問功業從大處發端則耐久豚子天資不及公萬里而亦厭爲應舉之詞諧俗之行今磨礱得一日之遇以粗酬知獎第不審向後更何如耳

顧冲菴巡撫

黃口墜兒驟得名譽老兄是其父行當召立廷下萬目訓之以世途方艱天命之不易也蛇蛇傾言家者猶惑辱之批獎此與井蛙語海詎能當之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六

三十一

徐孟孺太學

豚子衡侍教且久幸叨一雋固知兄之色喜也老母衰年不能忘世內想頃之順天宴撤回手抱內外曾孫分餅梨栗喜色誠躍然也已爲位告先君子涕泗隨之乃知世間好事搃不如無耳

周二魯尚寶

來書乃津津兒子得解之榮此真所謂得之一指失之肩背僕且其身之是厭何況兒也然午

志勵行之教敢不敬佩料此兒亦未必遂趨下流而規模小識見迂將來恐終非爵祿器耳偶檢得虛齋密箴聊以奉遺此我輩救苦真方也

陳愚所副使

別割撫今追往不佞因之感念先君十年前提耳以訓此兒也遠室廬屏聲伎防之如防堤東之如束薪今尺寸少進而先君忽已朽矣使且旋兒衡問所以報命者弟語之曰此乃公手足敢言例乎然長者無下交之禮縱自今請爰此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六

三十二

兒以德可矣餘不盡

王介石給事

僕之相重不獨以建言也而相知乃自建言之日始蓋察聲視色有以知真氣節真涵養之所在非沾沾爲名高者握別許久昨鄒翰林使歸問道所經而後得公之政聲固知落男子于素位中能了照宇宙內事茲兒衡之得雋也僕恐其眼前見一切漫不知肝膽內是何物外又何物故願以家庭私語一請正于賢者無爲攻

王之賜惟公幸有以復我

鄧定宇禮侍

兒子衡叨雋不佞陰識此兒清恬太甚恐終非爵祿器將來使受學兄門則農山言志汾河鼓瑟或可與共之耳目前沈少宰及灣而返吾兄及江而返而洪陽亦有老母又不知出處何如蕩蕩乾坤所望于幾人而卒急未能應手且安得不爲世道慮也此情真不敢諛真不敢欺鬚眉丈夫臨箋至此忽不覺兒女態爲有道者所笑

王文肅公庸草卷之六

三十一

錢繼山主事

僕居恒喜誦寒翁禍福之言而因自以多驗之十年之內每當一度小喜則轉博得一度大變今俯仰骨肉剪焉幾盡喜不盈脾懼且戒趾其誰爲之崇也如公家自是三星注照得全全員必欲爲愚父子分福計者請爲之端弁而讀老芴則僕也知棒盈稅駕之所矣

陳警亭御史

大揭兩通其一通爲薦起三進士此所謂因機發矢納約自牖議論識見人品盡在其中矣先是僕亦有心偶與貴臺長別時託此方傾耳來章而不圖公之先得同然也今幸

明主虛心得下部諮論當相爲大伸白一場以不辱雅教耳

耿楚侗總臺

手劄承以釋兒叨雋枉賀弘志崇德二訓遶魏中丞見語亦云額駭邇未破猶屬先天而頃之世榮被體物譽薰心混沌鑿矣非長者孰爲其終而思其敗乎三進士已得錄亦吾黨一快而周元乎且得侍翁此君品格意氣亦足當大賢切磋者因書附謝効此區區

沈鏡宗太常

伏承專劄獎誨老兄之愛僕深矣若兒衡穉晚何以知非曳白乃津津見修其一雋之榮以爲無愧則豈敢承之哉五臺公之私受語于僕蓋亦慨世憫俗微意要之真君子在盤桓進趨之

際始驗醉翁頽然乃更是其醒時耳往丙戌之計吏也頗悉當時三月內彼此相盼筐篚寂然今世士乃專恨人市廉夫市廉孰與市貪哉來教乃今日第一義且當一聞于典事者惟台諒幸甚

秦舜峯巡撫

不肖頃因父子之倖冒而諸公之爲道喜也私拈得二語曰塞上老翁未知是福是禍闕黨童子未知是益是損今言未卒口而十一月中家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六 三十五  
門已連遭亡叔亡女之痛天之惡盈甚矣本耳實而傷車兩軸而折老丈何以教我

傅約齋御史

僕之出山初計亦豈遂敢恣然哉  
天子聖仁英敏虛心見待但  
上聖而時未康官清而俗益薄詔令不信肘腋多梗竊計以爲世有真豪傑必能目視耳聽大作用一番而僕止辦硜硜自守又縻而不能去則進退兩失之矣公相見且適當爲我畫支

幹旋之策桑榆之收庶幾未晚此復不既

潘印川總河

頃之

扈蹕憚河寮長對

御所以敢談及舊人者蓋窺見

天顏閱視大喜得乘此上堅

主心下杜群口爲百千年治安計也今大疏當機敏而拈事明又經親閱上流毫無滲漏自此出門看花更無煩左右顧矣南中蔽天又是何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六 三十六  
人人心之河難治要之

朝廷築得廉耻隄則易矣一笑

石介峯太僕

該寺草料積通議免此救荒實政當宁所欲急聞也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會賤軀危蹕還病甚占報不及縷縷

張揔兵

公之廉守閭閻不但生輩刮目而比者蹕前之部署陛見之威容已簡自

上心矣薊門推轂非公而誰顧聞舊帥之不理于衆口公當盡反其轍化呻而誦千載一時也

王鳳山巡撫

驕虜之積玩怯將之積偷自兩臺大議一出而該邊耳目幡然矣新總帥之川舊日乎蓋迎駕上親注問何日而其人亦自修謹可用也

王鑑川尚書

僕嘗私許翁才識可以制犀批虎而量可以狎卑田乞兒汾陽之後一人而已功成長揖如遺

王東齋公履章

卷之六

三十一

涕唾乃南國之棠陰未剪北門之鎖鑰歸然其眷戀廟堂而增榮泉石也豈偶然乎哉職方兄勲名漸起生等爲社稷大計義不得復顧翁父子之情想子牟魏闕亦自不能釋然無沾沾家慶爲也

徐熙寰巡按

耳兵洶洶出所不圖而吾公咄嗟應變如霆轟其神也軍中有一韓而賊膽寒此寧獨心哉劉帥既失軍心自宜調處但今日

之事爲朝廷紀綱重爲一人利害輕若但以一二豚鼠不狎軍令遂易大將則代者更何以行法也今如來議先革史陳而其他以俟後處乃廟堂之深計而足下當再與曹中丞審擇所安僕謹傾耳以俟後命

邵文川總制

得大揭并手教始知有耳兵小訐狀軍法在嚴劉帥且不可以成敗論而況老兄乎今群鼠一不狎于教令朝廷遂爲之譴逐大將更置撫臣

王文肅公履章

卷之六

三十八

三尺柄盡操于下唐之末路可鑒已劉帥之失軍心恐未免有標下一二玩法生事者今但可澄汰此輩而本帥從容議調不遲也

曹如川巡撫

承示西寧勘核失事狀皆欵欵効實足令道聽膠口矣方今天下事大抵見者之効恒遠而聞者之言先入此古記所以惓惓于詢黃髮懲多指也諸弁業對簿異詞不得不小處若新令已無恙第劉帥擬旨尚未出使人煩懣使旋顯此



不具

曹如川巡撫

大議二帙言言皆深憂至計勞賞未酬豈有反  
釀爲罪之理前者閱視使者來則弟已爲之言  
諸公此行只宜料理未來莫但追言既往意蓋  
有所爲也李給諫來別容叩當以尊示語之

王對南相公

自榮徵命下歡動舉朝閣臣再起適年僅見而  
明主不卜不謀虛席以待者且三載則亦傳嚴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六

三十九

物色以來所未有也固知援琴餘念非所樂聞  
而宗社蒼生延佇已久弟也兼葭之晤王亦且  
幾幸馬首之一瞻而後敢退及私計耳老丈處  
此不當遲遲而來也舊吏奉迎聊附此數行以  
候行色餘惟台鑒不宜

卽仰遽副使

今世所名直道忤權者老夫爲最久抑而最後  
起此

一矣

官借重爲山後鎖鑰胡

風塞月曉析

義皇枕上時得不生

厭離想則不佞弟亦已過望敢更尸推轂之功  
哉使來承已取道都門而西念存疲喘蓋古人  
王陽貢禹彈冠相勉之意而弟也身病毋衰強  
支旦夕知其不能爲同志前驅矣并謝不敏

蹇理菴巡撫

恭審新陽屆慶保釐外動止萬福不佞弟出山  
以來始見

明主親郊仗庇奉璋成禮榮藉已甚此亦清時  
一盛事想門下所樂聞也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六

四十

卽文川總制

歲云暮矣老衰冉冉門下萬里辱教自非世情  
抑不佞嘗言之矣知我者憂其終愛我者輒其  
後譽我者益其疾三者門下且何處焉

王文肅公贍草卷之六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七

光祿大夫少保兼李太保吏部尚書建德侯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敘按梓

李太清給事

足下萬死中得全真社稷之靈也然昨問貴館稱連日微苦眩暈豈瘡發耶不勝馳懸專此代候僕頃俯仰情事非復人世所有已辦裝必歸而同官勸且為公稍避意氣之嫌真所謂進退惟谷已道體展下決不可動發或暫移別館或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七

耳紫庭巡按

李給事雖得罪然

聖主固無成心茲得公表章一番為正人生氣僕亦與有榮已鎮守一事則僕之私心久所不安而根株似難卒拔容相與緩頰圖之耳

秦舜峰巡撫

承特教鄒吏部之賢具悉雅好同然頃已推轂

許久該部覆請疏又再上矣如此君之氣節與顧涇陽之本領雖千疑萬詎僕能受之吾丈亦幸推此以待周尚寶使世人知我輩胷中臆自了了耳

趙澈陽侍郎

今宮闈之內保躬是第一義而生等最難為詞發揮大激則有漏泄之嫌證引太多則有株連之累今大疏直披所聞似急似緩真境妙解一言可常弟百言矣然不識果能感動否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七

陸五臺尚書

適王鳳洲兄書至則已知諸老之意必欲為奸璫一爭畢竟官禁之中畏迫外議不敢大有所搖惑變亂

上心正虛此璫見失右手無能為也若不肖且理會分內當為事如鄒南阜及顧趙二吏部等生心之所謂賢無不舉薦不知諸公命竟何如耳

楊漸川尚書

臘前之事空國而爭元老與不肖之頭鬢白矣  
上真堯舜之資區區之心膽頗壯外廷之公論  
亦明萬年國本大計已十八九默運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老不耐事頑不畏人如此亦或有微意存焉  
平平蕩蕩不肖早暮以此規人小兒亦早暮以  
此規僕今指蒼爲素豈能使事權一而謀計同  
哉昔李文靖於上書者一切報罷又屢薦門生  
數十人於選郎設行之今日而世不以爲媚爲  
王文肅公讀事卷之七

李修吾學道

公此遷乃常調耳而栩栩爲尊大人捧檄以喜  
賢者固可測哉川途安善不佞亦爲公甘之第  
里門相距咫尺而公不得歸僕又不得出會天  
涯離索之感方自此始耳茲專人遣候亦有微  
片奉餉從者而別有

聖節賜衣輒爲尊大人千齡之祝古云無分  
酬今不佞亦循此意也幸恕菲褻

韓對庭州守

僕家人宗族肯守分奉法否大要機關全在公  
府門痛絕私謁法在必行誰敢犯者司農急征  
見年錢糧本爲舊通開一寬路僕已面問主者  
萬不敢相誤也

潘印川總河

方今之世士大夫有能尺喙銷氛空拳解關者  
則不佞與翁皆當望下風拜之至如河議一起  
區區因人成事其策固已下矣及胼胝告成以  
王文肅公讀事卷之七

勞敘賞又復囁嚅

上前調停反側雖翁亦自恐得全之滋累也不  
知古大臣視此何如天地四時且有消息姑相  
與安此庶幾于柔能制剛不失爲第二義耳

耿楚侗總臺

捧教足見翁閒中水鑑一毫不枉瑯琊兄之爲  
時忌久矣而不佞私評以爲士林心事人品第  
一蓋門下識之學道之後而不佞識之學道之  
先此璞玉渾金元未雕鑿顧恨世人不早知不

早用耳此兄歸興已動僕既名相知不忍以世情勒留而諸老終欲令小換頭角以去此亦似愛此兄之淺者門下試與之深坐緩頰而談榮靜不二之門心境如此真再來人也昨瑯琊兄密傳雅旨以時情之側目于小兒欲令僕自上一覆試疏愛我良厚然僕竊有兩言未忍以鬼魅待世界以盜賊自防其說已具瑯琊書中矣

陸五堂尚書

僕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冤矣以公道觀

王文肅公贛書

卷之七

五

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又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氣節矣然此亦常有定人鬼關何如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冤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沈鏡宗侍郎

泰中雅教皆已施行凡不肖所短在是非心太明遂以爲累耳夫吐握集思蓋嘗日夜以此新

勉而今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生輩者非吐握集思之謂也且計欲使衆人盡踈而已獨親衆思盡誦而已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三二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誦而從二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依阿者如推轂建言則論某人決當爲某官而不念某官之無缺上張時事則曰某事決當從某策而不念某策之已陳又如子弟入場其相

王文肅公贛書

卷之七

六

爲已謀則自當求進爲人謀則自當避嫌宣府一般事體擬昨日言則自當主和今日言則自當主戰老兄以爲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臣以此得過誠亦甘心願不耳遂承爲盜賊耳生已密受諸公規付之捧腹一大笑旦暮思微罪行或覺更有味也

梅鶴洲總督

平生禍中紕行不爲風流所歸雖門下私我亦自不能庇之至必欲執塗爲盜指鹿成馬則誠

不知其何心何說也疏章言之已悉自此不復有言以公論付天下以冥報付鬼神以國家付氣運以此身付丘壑耳

王鳳洲侍郎

兩奉手教兄以鄙性不能耐事爲憂惜乎聞之已晚而悔且無及也獨饒主事之說弟杜門中特請瑄老至敝寓爲與言此而不謂兩公竟不得全也適喬御史壁星有疏見示肉亦及之即使置弟十殿閣王案下恐終不以爲弟罪而諸王文肅公贖章卷之七

七一

君子獨持休休之說以責我群少年又持休休之說以禁我則我寧受責而不受禁耳

喬聚所御史

生也不佞一生未嘗作違心之語比者肉袒于公真心悅誠服恨相知晚亦恨廟堂

批肯欠溫與小疏意左無以謝良友耳伏枕占報不盡謝誠

陸五臺尚書

金石之誨惜其聞之已晚又惜喬道長之疏早

上一日僅引罪疏中不及與鳳洲諸公列名

御前使知天下君子之多而胷中蒼素未嘗不了了也然僕則過矣而翁觀諸少年豈真以小兒爲關節者哉外示孤介三公其兩公則已該而艾光祿行亦且及矣

王師竹宮坊

大教數百言乃一篇名世文字而惜其以不肖辱也推心置我設身處我重爲感涕一番嗟乎悲者不可爲之累歎矣而動以大千世界愁山王文肅公贖章卷之七

八一

苦海使蟻螻垂死之命爲之荷擔則不肖非輕死即慚死爾人誰不自知自不肖之無狀也則已自評守已有餘濟物不足其在今日家緣身計蕩然矣老兄即欲收召魂鬼與謀天下之事其能承之哉第三小疏已上內亦言家鄉旱魃本非樂土所以嘵嘵者且救母子目前之命耳丈夫負國家誠死不償責然脚環之雀與反哺之鳥或者不相悖也

鄭崑岩太常

一度辱教直緣最上義諦使人心顏俱豁然此  
古人所謂引我入青天不得更理地下事僕謹  
聞教已然竊疑世出世間畢竟打不得一片如  
兄所云本體則具矣工夫尚從何處着力必如  
借事練心方能了証則  
國本未定因是未一能盡付之太虎如說不得  
思不得否耶乞更有以教之

黃澤陽座師

竊詳台吉似猶以區區專爲小兒暴寬而今之

王文肅公贈書

卷之七

九

四疏乞骸亦尚爲前謗發憤之故則小子心事  
實不然兒衡學識似未必卓然先是先君在時  
則已試嘗此兒資性喜稱奇節好讀禪語因此  
了不急課以科場之事而比以官舍閒寂會諸  
名士入監相依聊使爲前場社會不意遂爲田  
祭酒與兩考官所奇賞此幸也亦不幸也今不  
恨口語則老師請問之忌者靈臺而小子可以  
無辨矣茲捧教之後已即日報名

廷見勉從大義兼白此心但方今執政者謀自

媚于主以格外惠則復爲張嚴之續謀盡守初  
心事事顯諍則白旃檀終有逆風不効之時惜  
乎老師但責小子留而不教以留之之術也予  
載而下阿衡再有幾人然至于任事之勇而犯  
天下之嫌則割烹之要君桐宮之自立史且書  
之而天下種種以爲疑矣况小子根基既淺議  
見又卑而眼前上下之難處如此我師何以教  
之

丘若泰知府

王文肅公贈書

卷之七

十一

僕病甚矣冠王姚朱談何容易小兒春中罷試  
兄誤以爲不欲驟進真古人事不知古人曾有  
此否昔和羹以至公稱于晉狄仁傑以持正顯  
于唐然皆自舉其子今僕已明目張膽暴白此  
心于天日之前又欲引讓將誰欺乎外示則敬  
當領命矣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早謝朝采表于東海今上壽松喬  
高明恭華已嘖嘖在海內矣而賢子鳳毛鴻羽

會又且駸駸雲路然小子竊于衆中陰識視之  
其居止形貌猶然窈生赤子當館選倅倅之際  
試訪之要人之門乃聞無賢子履聲然後知老  
先生之教又行于家也嗟乎世風日往安得令  
今天下士盡出老先生之門而與之言惻惻節  
禮三代以上事歲小子淺衷弱植已可概見老  
先生得不少巧刀圭一藥之乎輒以賢子差歸  
力疾恭候起居惟台照幸甚

余曉山巡撫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七

十二

朝堂之上頃之白簡紛然巷伯之傷青蠅之刺  
不加于此矣遙銓屬沈君來見生因以門下問  
之昔何所據而勿勿議覆如此云未覆之前口  
口稱倅既覆之後口口稱冤嗟嗟前口口即後口  
耳彼不能自信而能信公平凡愛憎之變至于  
相激而爭則門下更當從傍袖手以觀其變生  
業自悔與高饒二主事爭茹荼而苦亦願門下  
之以生爲戒也

周山泉巡撫

弟之罪多矣劄

主太懃持物太急信已太狹涉事太踈負此四  
罪以藉于人口其誰能說之雖然山鬼伎倆尙  
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此弟衣帶上語急時忘  
之茲得老兄提確一番謹再拜受教矣

袁了凡主事

兄之大論以不肖發也則豈非鑒諸大義可感  
可佩者哉一點太和談何容易士風軟滑激詐  
兩端並持然專排軟滑則激詐者其煽愈張專  
主激詐則軟滑者其流愈湧公方有志天下請  
自圖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七

十三

耿楚侗總臺

相望雖遠然生平竊相許各有天下之憂今門  
下一當反噬遂謀引避耶荷擔者豈不以息肩  
爲快但使臺長爲屬官而去成何法紀門下得  
不爲朝廷計爲生等計也悟齋公方亦杜門觀  
此變態使人痛哭之後繼以談笑然  
明主未嘗負我輩也且相與濡忍何如



耿楚侗總臺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亂微翁頗亦有味其言今頃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奈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母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樹喻喻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常修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王文肅公贈草卷之七

耿楚侗總臺

翁病疏已下僕之愚衷已效諸前啓中矣捧劉陳二君勸結具悉苦心方今之事使老成膠手不敢分明皂白多此類也言官風聞豈其甚實但事過而能虛心受不失爲君子

耳

姜鳳阿尚書

自翁之得請而歸也則不佞爵類越喪履之人而形之以海上之白鷗雲中之黃鶴豈能無羨哉然四章上後悟齋業爲之道喜榻前相期作山間老伴已而肯從中出以江陵送母故事但處魂不附身不免權詞先免差官後尋別着進退之窘至此而翁身在局外遂不復顧我乎翁出爲周尚父處王文肅公贈草卷之七

趙定宇祭酒

劉元卿撫弟所聞于兩進士乃謂其不忘天下而耻于自媒非不必出也今吳中旱災疏又至矣事勢至此真無可留昨周巡撫行弟勸之謁陵時一面咨老兄此公大有志有才必能活吾民者兄但知家有王麟兄而不知官亦有陳兩



翁兩賢相次九原吾道窮矣兩日方爲之議謫  
于主者十且八分可望耳承賜新刻周書謹領  
不知南監有周益公集可翻刻否此書京師已  
絕傳幸留意也餘不盡

滕少松巡撫

小奴自南來脩道諸州郡目擊耳聞種種呼號  
慘亟狀隨已傳達禁中會司馬上草料疏因得  
旨量蠲積欠起運錢糧此又是吳越間一番新  
雨露也織造事各部且續有疏將來決可處分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七 十五  
兄臺一手補天一手支地食荼自苦而少年之  
說反以爲張皇嗟乎世事真難爲矣丈夫鬚髯  
至此而不自信尚安用平生學問爲哉聞四月  
後吳越間乍電倘不妨揀時則秋收可期老蒼  
以此爲兄臺結緣未可知耳

周志齋巡撫

犬馬病甚乞骸疏上矣家故農也所望者歲耳  
乃茲復蘊隆爲虐米價復騰病農即歸恐更無  
含哺之日若臺下苦心民間疾首則太空雖寬

冥豈無反風滅火期耶雲霓之仰尚須嗣音以  
安旅枕

李雍野按臺

此時鴻鴈嗷嗷公私懸磬食豈能下咽也傳聞  
有老人生毛小兒生鬚者此等災異或亦宜  
掇拾

上聞庶亦知請蠲請賑非得已也

馬具泉叅政

家鄉風景比已絡繹有聞然但悉天時未詳吏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七 十六

治得教令人刺心方今士大夫寡廉耻乃腹心  
之憂而水旱盜賊直第二義耳今兩臺旱疏踵  
至敝州瀕海又有白露前風潮僕且不能一夕  
安枕也

韓對廷州守

今歲三吳如赭吾公當準脩支撐之策多爭得  
荒數一分即多全得吾民一分之命而吾公亦  
免一分之累也堂堂州主恩怨所叢勢豈得每  
人而悅但看誰人不悅于公賢否何如耳去年

留庫銀當此饑年脩海不如脩荒之急請公自便宜行之毋勞于下訪已

許敬菴巡撫

根本重地著替至此乃關係不輕大議以劉晏平準之法行汲黯發粟之仁此俛拾仰取兩得其便已第天下之事使盡如兩先生委曲三思則廟堂亦何難處而近乃以新言官紛紛條請九閭聽之有盡疑諸省報災之心此非好消息也

王文肅公肅事

卷之七

十七

李雍野按臺

伏承再爲地方請緩金花漕折不佞亦已屢言之而司農謂金花係上供定額若地方緩征一年則太倉庫常補進一年萬萬無可委曲者今再囑之漕折一項亦苦未允楊掌科到日親見吾臺呻吟拮据之狀必能相與分憂繼造事喜已准停一年然寮長從中旋幹甚苦恐日後不可多望也

李雍野

地方救荒之後譬又瘵之人元氣豈易復者大疏懇請再折僕已先爲司農言之畢竟拘于成說難便主行而兼以江西浙江援之爲例蓋此老計慮甚深而不佞等徃復亦甚窘已然必有藉手帶徵錢糧當不至重累也適聞松江喻守楓谷一清徹骨而流謗幾危此關係民風世道幸深察之

李雍野按臺

松江科舉生至則力陳喻守楓谷處子之耿介

王文肅公肅事

卷之七

十八

慈父之捐循中間即有藉名勸借者亦心服其至公至清不敢諱也于今正合破格優獎此外則非不肖所知矣

滕少松巡撫

漕折之議適藉松兩臺亦以見委而計曹畢竟有難色異時本折中半倘可得之林憲副不但朴實亦且練事有劉河舊遊肇范朝恩者忘其籍貫此人庶將也或可一拭目之陸生起龍少年登第以落拓左遷然故是奇男子茲忽稱病

告改益苦官舍近鄉客交求索之多迂其身以避之並無他忤也此可笑亦可取去後倘有疑而物色者乞庇護萬萬

### 滕少松巡撫

閉糴之說大抵皆起于歟煽而又捏兄告示與亭安令以復市德之言此聽言所以當慎也弟有座上汪遠峯老師年高已無用世之志倘可與地方一薦以虛名重之古人簪屨不忘舊而況一脉乎直指公處偶忘及之因便附此區區

### 王肅公贖軍人卷之七

十九

許益齋巡撫  
捧教知爲晉人已處平糴井井有條廟堂業已便宜相委即如教中權利子母隱然爲數年緩急之脩更何後疑第法行既極其纖碎則委託更在得人不審文書行下可保諸司歷歷報成無詭冒旁落之病否乞更教之

### 襄洪溪巡撫

兩河天澤漸洽人情亦稍定矣僕自疑煮粥一策不便于聚衆今雅慮已先及此所謂與不期

多寡期于當厄流民客寓日久要在有司寓解散于招撫之中其平糴一節亦頗不易候倉米到日自當先嚴畜戶漁獵之禁而後及其他方畧何如

### 徐文江御史

承教此備荒第一美政貴臺既自出鍰金則有司奉行更不可泛常塞責已也得請之後更望以實稽查毋那移別用可也

### 周志齋巡撫

王肅公贖軍人卷之七

二十

承示勘災諸藁此時非臺下不敢言此事非臺下不能任改折事宜尤中肯綮第查各縣報災分數通美不過二三分恐該曹擬此便爲異議張本未必能奉行德意耳今時諺多端人情叵測要名令長或嫁怨于上司喜事縉紳或訛言于富路凡此之類胡雅老故事可鑒也

### 李養愚兵道

明臺累次爲地方告急三劄在朝縉紳口相傳已熟雖題請自兩院而一粒一銖則已知恩之

所自矣潯河正濟所急且因可以名食饑民明  
臺確見便宜請檄而行之今日大司農相見于  
朝房以江楚二省灾疏狎至輦蹙憂窘謂目前  
若欲仰給水衡錢恐尚扞格耳新差掌科至日  
明臺可再以緩征恩澤與之一言若安民弭盜  
則請責成良有司而寬其他課使得有以自展  
其治行尤異者不妨稍優待之何如生已于初  
六日扶病暫出朝請矣

李雍野按臺

王文肅公集卷之七

二十二

部覆恩澤疏生等言窮智窮惟有丁寧科使者  
到地方之後再爲他計而已廟堂狎于久安諱  
言變故僕頃已一夕數驚恐湖海之間必將有  
事而今來教中有匿名帖云云則機牙業已動  
矣可不爲之寒心哉第造言多係奸民非窮民  
縱之不可尋之亦不可必當以嚴法輔寬政而  
行如近來各處要脅成風未必盡爲歲儉也惟  
高明裁之

石楚陽郡守

公臺拮据救荒日不暇給矣會撫臺移文至而  
科使者且行僕已囑之再爲設計寒家無一親  
丁守閭恐宗黨奴僕生事有所干聒乞嚴法禁  
之萬萬

周志齋巡撫

來示請緩請留皆解懸急計第織造則已有寬  
旨粗慰目前而漕折金花則該部終以前議爲  
疑竊謂科使者見到地方莫若留此使之更端  
陳乞一番其勢無不行之理要在翁臺力爲之  
王文肅公集卷之七  
主善爲之詞使此公動色相信必能相與以有  
成耳

楊宜菴掌科

地方盼公真如子弟之望父母而各撫按諸公  
有未申情事亦且待公爲中流之柁師續命之  
醫王也得教知節旆蒞吳大揭中所陳不限歲  
格以勸吏查理郵政以息民此入頭作用便得  
綱領其他自可便宜與罷廟堂不從中制矣獨  
放賑一事宜早決又宜博謀王司寇昨有書來

恐有司奉行無法復如往年故事議留小半以抵歲徵愚竊謂朝廷方舉曠蕩之恩典以委之明公豈必遂無奇策第撫按方若緩征一半之未允聞該部亦且留爲明公後地此則在啓口片言間耳淮上雖得雨已無及秋成大槩散鄉自淮以南風土濕潤麥秋苦雨不苦旱獨水田不可一月闕水耳使節暴露日夜蒿目而對饑民不佞願炙臂爲公分痛而不得也

吳祁之婿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七

二十三

前第四疏萬分必允而臨期傳

旨忽變反加侵異如差官先送老母若遵旨而行則復爲江陵之續若再有陳請則兩衙門方以大義見責只得又爾遷延嗟乎功名伐性忠孝傷生古人豈欺我哉地方蠲折等項費盡唇舌僅僅有此分毫及民適楊給事使來隨又書託之使再上一疏將半徵之數盡行議覆或可得也今年鄉里之論偏說吳江太倉成熟以吾觀之亦恐不然所以得此聲者以州守

公調停得所閭里差安耳鳳洲稱吾婿循謹當切磋向前此聲難得亦難副也

李養愚兵道

前疏清折金花畢竟該部不肯覆允蓋恐他省有援例者小民何知或恐更爲疑端耳京師紛紛有傳或言貧民捐竿通衢欲害丁餉事或言府城劉姚二家俱被劫幸公臺以渤海潁川之政相兼用之不成大亂亦須彼資助人而不佞乃敢安枕耳金花白銀記得先年亦曾有告匱時不知有司將何項錢糧那湊乞更留神查處散賑銀欲官吏之無侵牟易欲貧民之沾實惠難欲一州一縣之奉行如法易欲各州各縣之如法難然公臺在上皆無所憂乃不佞私心獨最不平者夫公臺何人非昔常鶴立紫宸仗下片言驚衆者乎今諸公空拳格鬪人得美官公臺萬苦拮据尚淹常調僕今日偶會三寮談至于此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而歎當今真恬退難真知人難也望見有期願言自重

李雍野按臺

蘇松府縣正官員缺已先期議處皆精選物望中之表表者漕糧幸賴貴寮長力爭始得議改三分而司農至爲之動氣移病生等之居間亦苦矣聞今年開兌尚遲事或可及中間即有良民早輸者恐不可獨使受虧或一槩徵完裁留或從長調劑使人無後言總之伏臺下造命耳

李對泉巡撫

賑金既發之後想各軍有耳有喙者傳布畧遍王丈肅公肅草卷之七 二十五  
勢難扣減必不得已或且人給十餘金以慰其  
替替而剩存之數當明白開曉以脩將來各軍  
緩急不那別用庶無後言耳

甘紫亭按院

楚中皆少有蠲折此  
明主與公臺爲之造命也來示漕折存留等語  
緣諸部止拘浙直之例未深惟設處而公臺今  
日不願改折之論一聞則又恐轉成疑網將來  
履處未必能一一如意耳

滕少松巡撫

弟嘗謂方今浙直二撫臺乃一人當十人之用  
一日當十日之勞幸臺下已在游外中經畧事  
有緒矣而年穀未登軍民望恩無厭至猶有浙  
東近日之嘵嘵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廟堂尚  
安得以區區文法掣當事之肘哉大率今日在  
紀綱懈弛如卽中亂卒懲創未盡此各處因有  
所侮而動心也若此輩聚譁則尤堪外意外非  
好消息矣方今

王丈肅公肅草卷之七

二十六

明主在上日月行天而風俗一敗至此少賤以  
欺凌尊長爲雄桀士夫以鉅賂官司爲意氣如  
此輩又特其小小者爾識微之士寧不痛哭流  
涕且太息也臺下其何以救之

周志齋撫臺

遠聽紛紛已聞和城士夫家兩次失盜脩城可  
得已乎來揭亟當議行惟錢糧難處不識海防  
支利銀果堪給用否比來士大夫喫緊病痛在  
執着過去未來心言求必勝法求必入使人人

能持翁臺一片慈悲心天下豈復有事哉

周志齋撫臺

備察大章最後至而最爲詳核公恕可無煩部院更訪也人情避怨以摺摺去任爲得策惟高明正有忠厚先得我心耳

滕少松巡撫

吳越間今歲之事寔係安危前者傳直指便宜發倉之事甚壯而却不慮司農難于奉行不免更累後人今必當力懇該曹早開一方使門明

王丈肅公肅草

卷之七

二十七

臺勿用深憂矣太湖盜情弟初得兩院報已隨手荅之度其決不能爲大害而所憂者菜色滿途人人求死將來喫緊亂階當在蕭牆之內耳茲得教承湖中蕩平已在目前但當示有司一意撫民勸農可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張皇僕久聞之今形影既茫然自不得不以實報但報疏中或當委曲其詞不礙地方官則僕等亦當從中求兩全之術若二十六人姓

名豈可更從空撰出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寇出沒杳然此中已有明傳是毘陵一卒倡訛鼓衆其實原無大黨而所謂蕩平者亦不關兵衆之力也事已往恐難爲前臺然不可不詳以見告望之

江亭臬御史

兩差迴避一事于政體無大損益而

上持之甚堅貴臺長因德意而發明之此天假

王丈肅公肅草

卷之七

二十八

僕與我丈相見之緣也喜甚喜甚水利設官廟堂已定造瑯琊司馬書來謂海口決不可疏前亦有幫築圩岸濬深浜港爲治救第一義不知何如然就如其議多設一僉事官專董其事亦何不可今佇俟彼中奏到即行矣

彭念川御史

令親亭臬公之議此遠聽諸公人人稱便者廟堂已決策主行或有言大災之後民情救死扶傷不絕稍遲至來年設官不妨而瑯琊司馬則



斷以爲海口高于內地不可議疏今吃緊治法在幫築圩岸濬深浜港而其他大功則必待年豐計之此又一說也統俟明公到地方日傳訪獨斷三人占從二人之計可矣水利旣未該官明公自不妨照舊兼領異時覆議之後別候處分何如

李雍野按臺

承示爲兩道議工題請此任事之苦心救荒之密計官帑十數萬金似無難處者而煩問司農王文肅公贖軍卷之七二十九之議甚各出納其海塘一節則斷謂可緩惟濬漕許行而又欲委之淮上接濟如此支離雖責育便未能措手奈何哉然掣兩臺之手者計臣也掣計臣之手者內臣也傳聞時下又有宣索譬破舟補漏真不可支公臺且量彼量此以餘力聽之天耳

徐龍環給事

開河大議讀之使人惘然汗下利害在目前而前此無人道及前院第未嘗習地形耳僕即當

面趣該曹主行也好胥作弊僕里居時歛見之非公亦不能破的如此兩疏不知活幾許人命謹奉教矣

李雍野按臺

海塘據該道論則急如燃眉而人情頗亦謂然生等初非敢徇俗阻議直苦錢糧難處且偷目前耳運河當濬何疑而徐掌科又謂京口一帶不當虛費財力然李道非孟浪者倘必不可已不妨再請也地方官之得人心恐無過李道薦王文肅公贖軍卷之七三十一疏中乞特加優異以爲超用張本若本府諸州縣聞彬彬競爽恐更無可指論者矣

李雍野按臺

大議一勞未逸雖劉晏復生計當必出于此第恐委官難于得人府佐事權雖稍重而精廉任事者什亦不能四五也如何外示九月初地震連辰誠非常大變據書則又似陰氣脅陽主兵生水宜謹備之耳

李雍野按臺



導河夫銀畢竟主道議爲是而苦國計掊然難處其海塘一說則方有巷語聞以爲秦築長城其苦未有此比而水道之毀與亦甚不齊信乎任事之難也公臺更有以教之

石楚陽郡守

六之未厭災如此捧教幾千言爲之流涕第興工一節則又聞饑民各處苦疫流骸滿途恐畚鍤之下千百成群更易爲傳染不可不慮也大教已印封送司農矣

王文肅公贖事卷之七

陳愚所副使

三十一

方尺之書娓娓于民生國計者若萬牛試刃而七札貫矢也敬羨敬羨淮徐南北咽喉民勞歲儉當事者最難最苦即如閑糴一事曉曉者或反歸怨貴部而來教爾爾可見今日事勢患不在四方而在士大夫議論之不平血脉之不貫耳疏草言便者八九廟堂進止有水緩沙停之說尚在兩可今老兄既任其無慮從此釋然矣餘蠲租塞壩便宜當即如來持轉達二曹草此

以復

許鴻川副使

臺下官從創設事在專委與他省司道一一聽節于兩臺者不同竊妄謂東南水利識者湯其詞以爲極難鉅非興數十萬衆費數十萬財未易計日而理也若果爾則廟堂豈不屑屑有事乎惟是吳中水利原與大江以北汗漫者不同循行溝洫築治圩岸其事儘從容而便宜在我未必有道傍築舍之惑也若下車之後細訪民情地利但肯降心爲地方一番籌論當自知鄙言之非妄矣迨有奏復黃河故道疑議紛紛不審竟當何如敢私以請

王文肅公贖事卷之七

三十二

韓對廷州守

別示承爲僕惜費雖感情眷然愚母子業已爲窮民行捨豈可空藉爲名若目前小艱候至來年青黃不接之際可復以涓流助賑也周撫臺精勤練事其殿最有司全以開報錢糧調停賦役爲第一義煩更留神昨日該部上金花漕折

疏有

旨嚴催公私困迫至此真難措手幸吾臺政成  
譽洽可以支持若呂崑山方爲之暴明重謗不  
知其釋然否

周志齋撫臺

本州徵充金花數滿九分此從來未有之事州  
守與吳江令初奉院檄徵完九分即與題覆而  
今歲卻符必滿十分各縣之懼滿八分者反安  
然坐視而滿九分者必責盡完賞罰無章何以  
主末肅公廉車 卷之七 三十三  
分功罪而均勞逸也若臺下開俸疏至則不佞  
決當盡力懇其覆允此不惟爲本官兼亦爲地  
方公道耳

周志齋撫臺

吳人好事又或傳新糧立限四個月怨咨頗起  
而臺省間因遂有物色及之輒有區區之私以  
深沉嚴重四字爲獻不知可以脩翁臺樂籠一  
助否

周志齋撫臺

比聞里中籍籍訛言有謂以賑資不足而借徵  
三年前之積逋以抵積穀者有謂上司故緩而  
下司故急者竟不審其何謂又聞治水使利不  
補害謹密以叩臺下若此二說者萬有一實則  
臺下必能濡首及足而救之不待鄙言也

喬聚所御史

歲荒民急清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  
常法責備也僕適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  
匪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  
主末肅公廉車 卷之七 三十四

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母低昂一不得平而官  
民俱困矣此亦關氣數難遽以失職罪之況十  
日期會所失無幾臺下苦心神用亦已聞于廟  
堂但部吏以勤補遲正未晚也

李對泉巡撫

貴部兩澤尚慳僕亦爲門下苦之大教未至之  
前二日業與司農計量留漕糧臨德二倉蓋專  
爲東省緩急之脩而疏中未敢明言者猶尚幸  
脩而不用耳今即當以來議并行酌處苟事理

可通無不盡力也

吳惺初御史

今歲典漕使者蓋兼攝救荒弭盜之政勞百往  
時而足下又素非習簿書期會今咄嗟沆應乃  
遊綏解何其神也漕艘入閩如寶珠之入囊軍  
吏始得安枕第聞前路尚淺阻爲憂耳

李雍野按臺

承示舉刺諸疏一一破的他都不可知若南道  
及本府各屬之賢則其一時之盛雖周君亦未  
王文肅公贖事卷之七

三十五

聞大失且苦群鸞中難爲孤雛耳王丞異才苦  
銓曹尚未能破格要之我公一言之譽已重九  
鼎此聲一聞斗食以上其誰不望而加勸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吏行人材自有朗鑒不肖何知竊謂吏難  
得真節愛勿論幹才士難得真恬隱勿論官位  
遠見無錫華生稱史黃二紳之賢而其人皆不  
在顯位此可牝牡外索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琴鶴已駕僊僊乎且歸矣而來教爲地方

官民畫計詳懇如此惜乎公臺一啓議論發之  
已遲何不轉懇楊科使令其援此條陳破恣恣  
之口亦一快也楊科使二分之請果不出尊料  
大抵荒年蠲貸分數請者每溢額覆者每減額  
此積年成套然楊科使熱心一片已暴于人間  
公臺與僕等各盡其心耳金花之說今公臺在  
地方尚抵疑如此若撫臺更去而楊科使又未  
能久留燃眉剥膚可不爲深慮哉吳中三大冤  
王文肅公贖事卷之七

三十六

中否

李養愚兵道

凌宅事累蒙教及不佞已間進微言大抵當事  
初發時據法早處若

嚴旨既下之後轉當斟酌以抑囂禁刁乃爲地  
方風俗不爲凌氏也今如來教處分詞內致詳  
以塞衆怒而不及事外之錦衣與望風之諸貴  
可謂至公弟聞奸民有隱名竄籍更抵他縣以

遠年田產盡指爲凌氏侵占者天道神明不可欺也幸一察之

周志齋撫臺

坊牌極榮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時則不肖上爲翁臺惜惠下爲愚母子惜福斷乎當以死辭而翁臺請亦無待其言之費可也追憶前年余判兩臺亦有此舉不佞固辭之未免而兩臺去任密囑韓州守將坊直財庫以待救荒公用今韓守報來已動支開河費訖生爲主文肅公牘草卷之七 三十七

馮敕齋京兆

使者別將顯命則嬰孫方在乳喜而若迎不佞一門老稚無涯徼福之感又可知已聞道體受異人術冉冉還少不佞異日尚能扶杖抱孫就訪于芝田玄圃下也

馮咸甫孝廉

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及見四世

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祗祿未成之嬰當彼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令重珍襪佩非其實矣而又以地方寬旨微分天功和氣之報則親家不見四郊景象薄暮塵起流言野哭之紛紛乎親家無爲爲我益疾也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七

三十八

主文肅公牘草卷之七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毛文源御史

潞府供張等項曾因蕭司馬報書先贊其途中  
約束之有功更勸其於到府後稍爲兩院作外  
護以防中官求索濫觴今雅意已先得之大抵  
事在起頭挨得些煩惱到底落便宜不然由  
奢入儉難矣愚又料新王與文吏不同諸公處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八  
之遇執持處當執持若細小禮節等項姑與調  
和左右莫輕發言則妙用又在兄等而不可懸  
度矣

周衛陽巡撫

頃蕭司馬途中書來盛稱潞府之安靜弟復書  
云途中安靜是一時事到府安靜是百世事必  
須爲撫按諸公維護得終始無擾方爲盡善來  
教可謂先得同然大抵謀事當如頭若臂限制  
森嚴而其後自能安之蓋由儉入奢易由奢入

儉難

潞殿下大賢耳目豈有能徧及者老丈執之甚  
是却又當耐煩委曲以上全王德下調群情耳  
至于朝見禮節兩臺同出使官合先升拜此禮  
之不可易者幸裁之

周衛陽巡撫

永示乃知

潞府談議紛紛如此老丈酌中新舊早爲題處  
亦息器第一義但衛輝之旨畢竟未下不知日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八  
來地方人情如何今楚中又以庄田告窘儉歲  
災昨使有司奔命不給是何景象也冗次草此  
不一

甘紫亭御史

潞府庄田曩日乞討時生已憂地方之難處矣  
茲得教更知就中曲折儉歲災昨豈堪紛紛如  
此適中州西臺又以師令告訐事支撐鎮邊日  
不暇給公等之憂生未知所稅駕也事倘至于  
必不可姑息處亦當有言此自聽上之酌量緩

急耳

邵梅墩巡撫

楚中秋後光景深慰馳懸廟堂恩典未必能解  
懸如是之速或亦曲體臺下綢繆盡計給散有  
方以人而勝天耳十六年緩征議會當與所司  
趣行其潞府庄田處之當不棘不阿蓋衛輝事  
未決該府差官亦似可以理論也

甘紫亭巡按

潞庄一節公慮之甚遠僕言之亦甚切但該部  
王文肅公履卓卷之八

查舊例無之知其必不見允頃奉

三

嚴旨使地方得自爲政以分該府之權但不知  
數年後竟何如耳楚地濶遠恐守令中名不副  
實者尚多公臺復命之際但品騰見在了了地  
方蒙惠不淺也

李霖霖叅政

積年企渴至相見則又若淡然無情者要之我  
輩欲體認真交情分別真知已耳  
潞府新封自不免紛紛幸

上意能容有司執法吾公凡事秉于情法而行  
何所不妥無得便作稅駕想也

李對泉巡撫

貧宗放賑事宜此持衡在門下廟堂不能遙度  
郡王餽厚恐無援例之理支銷要在不失原數  
而就中那補之權則不必膠柱也

舒中陽漕撫

承示議蠲馬價積逋爲

明主市義甚忠計也泗州民且魚鱉尤宜矜貸  
王文肅公履卓卷之八

四

不佞決當爲老丈贊成部議耳

孫織造太監

竊觀今日歲儉民急如此亦恃翁年年以疾苦  
上聞粗有更生之望歲運常額雖未克盡減就  
中劑量緩急和調上下蓋有外廷不及知而良  
工獨苦者矣人臣事君恤民苟盡此心則鬼神  
亦當助之而況有堯舜聖人爲之主乎千萬留  
意

張元洲尚書

玉音命下舉行憲老優賢曠典而老先生哀然首在物色真斯文一快事第直恐使者不知顏閻之家潛鱗驚餌或掉臂更深則生等遂問津之無日耳教至乃知老先生忠不違君貞不絕俗卽不佞爵亦獲微榮幸之甚矣而河汾太平餘畧不少爲迷路指南似于舉朝虛佇之懷猶未愜也如何如何

陶泗喬尚書

明主超然降發中之旨益頗采三代兩漢優賢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八

五

養老之義以明示風尚弘鎮雅俗乃自爲人綱團體計耳若臺下雲臥翛然且不知世間甲子乃茲再褰章服拜表闕廷得無悔入山之未深乎然不佞竊謂

主恩如此宜以時驛獻謏言爲太平金鏡之助不佞願屬耳焉

舒中陽漕撫

李養愚兵道乃更才中之人品實心任事自其所長而面不形意氣之色口不及進取之言弟

夢寐中輒口其名字以示子衡而茲奉教左右則知海內奇寶已自有人識之幸相與無靳齒牙早置得此公安地耳

柯立臺御史

蔡觀察翟孝廉僕言之已屢此輩高賢但當物色漸次用之方今天下漸多事失一君子不啻左右手知公與我同此心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兩大揭其一爲延鎮處餉乃萬分剝膚計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八

六

臣斷無可膠固之理其一爲管糧官吏虛捏摘發至精懲一警百兼亦可以風示他鎮也

李敬菴巡撫

昔宋臣策邊釁以爲數年之後不發于彼之無厭則發于我之難忍今其效在今日矣所幸饑烏昨犬原無深心遠志故操縱之機尚在我而我之所執以操縱者止有罰照一說支持體面此虜之所以益驕也今大議以市賞厚餌顯絕示裁兵法所謂形人而不形于人廟堂且以一

切便宜奉假爾外示分別將材疏草并領悉

邵文川總督

承教文為恤軍制虜上策大抵天下事遮藏頭面支詞言語未有久而不窮者也今盡脫夙套一切以實代名而又數不逾原請賞不待後信明主在上當自能立決毋庸置喙已

邵文川總督

河西創虜及積衰為大勝不勝欽服和戰二策自古不兩行而今日可表裡為用者以虜中諸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八 七  
部之心尚携或彼順而此逆或陽順而陰逆故我得離彼以合此縱陽而閉陰然益難矣非門下沉識深思能保萬全無後患乎續教不惜詞音

曹如川巡撫

西兵創虜狀此積弱中之一振老丈運籌決勝及諸將吏之功不可無錄但虜中情故多端彼若露名露形直來犯我則我自合顯絕二酋以風示各枝若止為搶番波及則我第當聲罪于

虜而不必借力于番將來奔逸可繫羈而制也局旁觀着聊陳短見惟高明裁之

艾明野通政

世局無奇畢竟以官爵待君子且使公黃冠縉衣謬謬言仁義于我輩之前豈為不重哉而亟為之金紫是營以階旦夕之用則教中所謂知已有在且烏乎在矣凡不肖今日所以得過諸賢皆起于惡諛諛人之言孰非推轂為卿為相稱變道高者乃不肖所信惟公所稱惡而無他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八 八  
勝者惟趙司成顧吏部則教中謂報知已以身身無以論報為也能知知已之人即報矣

李養愚兵道

別箋三懼生請易之以三喜凡操器者悞于生手使民者懼于未信今公臺器已習矣民已信矣所尚有餘懼者臬司之權上壓於兩臺外府之政不行于畿內而茲事權得專制血脉得周流非三喜而何然當喜而懼在謙之六爻中而側聞民間有憂早憂盜者又未知明臺果能釋



懼否也錢糧起解審先後糧長因革從民情此不易之論臨占悚服

陸五臺尚書

前日小疏之人也

上雖不能遽納然似聞有微言見稱今交秋以後夏楚東而不用左右之直諫者皆召入據此則時事尚可為三老任之有餘僕又何難一去矣艾明野僕之所敬愛日夕惟太宰處之四品而竟得南曹不過為開府過文耳顧鄰二吏部王文肅公蘭亭卷之八  
九  
可謂極清潔而顧所薦江南第一恬退人為馮文所鄒所薦第一真氣節為沈太僕僕不待識而藏之矣翁雖病且強留為正論一支南銓新轉知無當于道眼中不敢言賀也

周爵陽巡撫

前引咎大疏

上誤置潞府積案中遂至沉閣實無他疑也外示溫縣反囚狀此吏之不職若上官事事自引不勝其煩矣偶作報聞恐貴部有王如堅周獻

臣兩賢皆江右名士不審曾刮目否

吳韞菴巡撫

近者

主德甚清每決侍從數不過十此可為社稷賀南非雖紛紛多故以愚言之畢竟操縱在已當事者但按局下子萬喙不搖則功效決可得十半老丈且答應邊事而勿擾人心也鄭昆巖金省吾二賢皆出此亦我道一幸至如及泉八面長才去歲遶才之舉不佞實陰助之聞服闋已王文肅公蘭亭卷之八  
十  
久何其久不赴部也馮扶溝為假名宗室所愚有何大過當極力保全之不然豪黨橫行執法吏皆斂手矣

楊止菴尚書

生與足下皆田間召起之人乃足下次且尚置閒秩而生獨冒昧機筦荏苒三春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長卿即倦遊且一出謝

上使生等獲窺道德之光而後從容圖之誰能奪者今移病至再此非生所敢知抑昌黎氏嘗

有遺少室山人書不獨爲國家亦所以忠朋友足下試一把誦則不待生之嗟嘆已

沈蛟門侍郎

兩疏不允之後舉朝欽望真以日爲年矣今車輶望見都門却復稱病僕等不生于空桑雖無父母今早三寮聚案而謀握筆踟躕不下者移晷而後定嗟乎君臣父子朋友間難處未有如今日者也

方采山侍郎

王文肅公贈章卷之八

翁之重望不佞竊所聞月旦評強于持已弱于干進乃世情好凌長以齒髮疑精神最爲薄道不佞不敢信翁自言亦不敢信人言信鳳洲送友之言雖竹書金版無以易也

錢浩川進士

曩者陰識公于小兒會中縑衣之好不獨以文也青雲聯舉既副所望矣而臨徑不爭取急歸省則愚父子且知而繼之以賀又繼之以思手書數行珍重可想第屈指選期已迫不審定何

時戒裝日中必易操刀必割幸賢者勉之毋煩問途老馬爲也

何心泉侍郎

捧教知道駕已發行凡大臣爲一身或顧惜前輩爲後生牽制皆非治朝所宜有白駒之志其能遂乎計季月初決可望見矣

黃對茲給事

僕之竊寐高賢蓋古人有願爲羊叔子免官仲長子徙宅者自謂無以愧焉縑衣之好豈獨爲人亦竊幸引蓬附麻粗免德闕而今下流謗議奇怪至此則尚何以論平生奉慰藉哉左遷遂久僕終以世道卜之君子進退不戚戚作兒女態也努力自愛

王文肅公贈章卷之八

十一

朱肖巖僉都

朝廷用門下晚矣叙遷雖稍驟古人不言平溫良靜正天應之以福夫天且好善而況于人使顯名高爵爭者盡得不爭者盡失則老氏歎矣耐得官職心卽是處得山林心嗣有後命

切付之太虛可也

王石廩大尹

公能苦身為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却不當茅草以陳仲子溪刻自處如內外僕侍但嚴其鈴鍵勿窹之衣食于政體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教中推轂二人其一則僕自知之其一則公知之堂堂世界而公所知止此何也

陸五臺尚書

王文肅公廉章

卷之八

十三

大抵天下事怯則不可發發則不可再怯僕所自處者如是而已餘容後盡

傳約齋御史

吾公律已嚴故嫉惡亦嚴不欺心故亦不欺君此天地神明可以質之無愧者士大夫稍有志向自不敢隨流俗之毀譽僕何至以生平竊慕肺腑之知而不能保守節奉憲之吏乎教中云云頗勸僕避嫌遠怨而何公之待我不如自待也竊嘗私評公與郝渭陽為屋漏不愧男子然

渭陽大剛峭為群小所嫉公亟養更沉審其敬信僕尤甚而來箋則似亦有獨醒憤激之態未盡合于中庸僕特知故敢肆言及此惟鑒之

朱和陽巡撫

公之才器業已盤錯見奇換節兩鎮皆急艱至苦之地剛堂之知公乃辱公也來餉謹破例祗領西果雄譚雅著且齋三日而後敢讀耳

李次溪巡撫

伏惟耶耶一枕方栩栩甚適而

王文肅公廉章

卷之八

十四

天子未遣金城玉門之功優詔賜金欲以枉綴晝遊景色則誠清朝盛事矣而老夫領此將無更以世網葛藤為累乎抑尚有感知戀闕之恩將彈冠踴躍以報也願老丈莫遂忘

明主與故人

新綸且下幸勉之耳

鄒愚谷學道

不佞往于林間寓仰止意于瑯琊太常蓋觀人於睚眦失意中其神安其節厲者任重馳遠百

未嘗失一二也頃之借階浙中使瘡痍赤子先  
微過化之澤而後使飛黃效足鸞鳳矢音廟堂  
固有意哉

成益齋兵道

榮蒞席未及煖方汲汲為省耕救荒之計人有  
遠而不可致抑而不可下者則老丈之謂矣敢  
附以謝

陶雲谷巡撫

不佞竊詳近時老成多謫惻惻無名其端皆起  
主太廟公廟草卷之八

十五

于少年下吏喜捷徑而熟險塗將來竟不知稅  
駕何所僕頃涕泣籲天雖自為身計然見賢不  
能薦聞謫不能爭理亦當以失職自免矣冗劇  
草草

張弘軒撫督

承教為薊門擇將敢不敬領陳朱二將弟素不  
知其人然即其經薦之後內府無人為之先容  
則自當刮目待之矣

顧冲菴巡撫

李興故將豈非向年推用薊鎮而奪歸者乎聞  
其驍勇久矣而未聞其廉得教重為惋惜老兄  
憐才一念何異古之吮創泣膏者將吏有不感  
泣致死非人也

沈王陽巡撫

歲儉暫緩邊工此所謂良醫治病急則治標者  
也僕往聞並尚寶云各邊第喜言罷戰而不樂  
言輟工此為何故門下請及此也先國家之大  
命而後將吏之私情不佞謹聞教矣

主太廟公廟草卷之八

十六

李提督

所論策勇奇計在西邊可出不意行之而反專  
恃宜大之招若宜太嚴主招則又當先之以聲  
示之以信待其不服再圖耳耳預整兵馬暫停  
耕種敢不奉行若礦賊事原不能相累公但慮  
布方畧使地方官不得藉口則幸矣

鄭範溪撫督

通正積兩漢書見微外錄和多坐我軍貪利來  
關貿易今所輸賜和盜情即其濫觴矣懲一警

百從重爲是大疏卽當行下各邊著爲律令華裔受賜俱不淺也

顧冲菴巡撫

土蠻市議昨制府已先諭及此遠交近攻非常之功固非常人所能辦也長察以爲便宜在彼中可以嘿運愚意竊計遠耗鮮真傳少年好異議若審知其不傷體不費財常題問爲穩先是宣大始通虜我得挾伊孫爲質今遼塞止開市而不開貢事雖易處然我別無所挾而彼却以李永肅公牘事卷之八十七

壓境按兵示聽于我萬一將來要求不已何以應之我兄更富徹首徹尾熟笑一番狼子初馴且無大開其混沌如市賞之類稍亦爲限制多寡預申明年約束乃可久耳

顧冲菴巡撫

比者三事獻疑皆坐不知廣寧市是舊開府茲蒙批示一言而決矣然不佞所憂乃在受脅之失體而不在發帑之費財今撫順威逆體已全矣遠交近攻計又效矣顧不知別有牢籠之術

可以一鐵下雙鵬否又不知可遂因而訂約預弭後患否此輩好人怒獸不可爲常然縻于市賞之利其權未必不在我也如何

顧冲菴巡撫

向讀八萬積金之教以爲其術只在通融節縮間耳今日始聞其詳乃盡縮商利操其子母之權而其究能使商更安官子可代毋此補天手也爲而不有自是老兄所長然此等銀貨灌輸之間不一分明爲廟堂言之恐十年之後桑海變更臧餉之說亦徒付之妄想耳天下事豈不在人謂他邊必無逗漏可措手處此則弟之所不敢信也

賈西池巡撫

來教乃燃眉急計讀之使人心動卽當與該部趣行然該部所以先持異議者實苦內帑枵然非遂忍胡越邊鎮也此後有請宜直抒至誠勿動意氣耳外示套虜點禁之狀使人短氣然勢旣至此亦當從容應之但持得市賞之費不糜

撫鎮之體不失則此外紛紛語言直付之鴉鳴  
蟬噪可也該邊諱言戰固不可驟言戰亦未易  
惟老丈慎之重之以司馬法徂公術相兼而行  
此外非愚所知矣

劉節齋巡撫

珠池善後疏草乃豪傑用心防戈矛于談笑南  
中世世之利也棋局在手豈得為怨嫌廢箸廟  
堂當自能一力主行不備

劉節齋巡撫

王末肅公疏草卷之八

十九

思明篡殺之事大逆人理讀之憤痛此雖在彼  
俗中不以爲異而堂堂天朝不一爲孤兒寡婦  
作主何以率服四夷教馴異類也大疏已下部  
決當如指議行中間細瑣便宜不從中制矣

劉節齋巡撫

士司狂逆諸狀事既發聞豈容輕縱第此輩狼  
子野心雖創目前未必可久老丈所置四要信  
所謂防水自源無容置喙若奉行有司則當肅  
節目毋盡以漢法繩之使彼樂從尤便也

饒行素御史

承示東閣勘草成案之外復爲之引此求生真  
有古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之意宜制府公  
之爲理屈也不佞愚不習三尺至于寧失不經  
數奉教于君子矣

劉節齋巡撫

賢否數揭至不佞伏讀間如神遊水鏡中矣外  
議省直交界便宜允關大計其李陳餘孽盤據  
至此既形奏章則恐彼已成驚鳥設官置備未  
王末肅公疏草卷之八

二十

必能濟緩急也如何

彭念川御史

頃江楚二省報災疏至趣謀之司農議卹矣  
上已一聽鄙言視朝倘問及必當懇請以報

邵養齋巡撫

仰惟貴陽舊部續在安攘  
天子嘉祐矢之來庭修彤弓之故事重違謙德  
薄示獎酬蓋鄙人固不知所分功而老丈亦豈  
爲此加勸者來箋非所敢聞命矣

劉石浦誠意伯

比者王道長奏內事情乃民間瑣屑爭言廟堂  
不主先入付之公論門下第虚心平氣待之必  
無所損今三尺管下如厲霜斧雖云理直氣壯  
然忿怍之師得無爲兵家所忌乎佛云歌利王  
以忍辱波羅除其我慢翁聰明蓋世此何難也  
今百折太行嘗歷且盡而一朝暖昧語言之不  
能忍惜哉引隋珠以彈雀不知無詎法門曾有  
此作用否不佞久蒙切磋之益木仄報施敢獨  
無情輒因使者効其苦言如此

季青城司業

省別論審以遭喪徽節此似未妥從來冊封所  
以置介使者正防意外事故得轉移執事以從  
簡書此義起之禮不必更上請也來疏封還幸  
勿爲訝

黃鍾梅御史

伏惟榮差且竣特發大議爲歾者求生甚盛德  
也

明主方宵旰民窮自應嘉納然便宜在足下若  
明示所嚮以爲繫從矜免則人輕玩法亦執事  
老之憂也何如

張還樸副使

教來承榮蒞會聞有閨門之戚彼蒼之夷風苦  
雨偏趁人失意中公賢者南華一卷非我礪石  
耶

楊漸川尚書

承示會勘事情兩處甚善但與司寇原參不合  
主上庸公庸草

奈何

主上英明每事不肯朦朧放過尚未知肯從原  
擬否也

賈石葵巡撫

東明義宦委當議旌穆憲副者生之同年其人  
慷慨有丈夫氣而失官限例使英雄坐老生甚  
恨之今得老丈表章亦此兄不幸之幸也

黔國公

萬里之外文武異心如此將何以鎮服遠夷舒



聖心南顧之憂昨新大巡行生已諭之老成行事勿爭瑣節毋惑先言則門下亦宜少忍以國體朝命爲重矣承教敢效其腹心鑒之

蕭念渠巡撫

承示摠鎮與兩司禮節相持幾成聚訟不佞亦且爲之疾首久矣此前人之事若與之力爭欲拘入門班坐等項盡行降屈則該鎮必不能其若盡從該鎮即令親王數世之後朝見禮儀亦已皆從謙從省而勲臣獨慨然貴侔有是理乎

王文肅公廣事

卷之八

二十五

黔國公

承教具悉

聖主殷念名勲已如來疏降

嚴旨申飭矣乃不佞芻蕘之愚竊望執事者持威重識大體使府中無一事絀文吏乃筆中而後體統尊等皆議不及即不然雖

明詔日下而曉曉者或更尋端于左右不可知也

蕭念渠巡撫

黔摠鎮昨又以教場審囚不與露爭一番看來此公終非好相識觀其題奏不會稿明是故與兩臺爭先欲以相誤知其必將有所舉動已陰告察長潛遏其內通之端門下亦宜有以待之聞此公本強有朝紳陰爲之食客舞文生事者今縱不能與顯絕倘可廣布耳目使奸人毋出其門亦一快也

王文肅公廣事

卷之八

二十五

馮鳴陽御史

承示該地方又有楊憲副被辱之事貴臺豈得無言而朝廷又豈得勿問會當與該曹議處之大抵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中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即如避路一事若前此胡道等所行是真此諸公自爲何



矣體統既凌而一旦欲振之又適會其積忿無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子可驟治乎愚以為諸公禮節事小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操縱徐視其釐弊之所在而加斤斧焉則磊落萬倍矣外用兵進止便宜乃老成石畫其孟養久為內臣若罷兵之後能使緬不敢爭則思固之子與思遠何擇焉第恐既棄思遠又不能樹思固之子則諸夷漸輕中國而緬思復收為用遺患未有艾耳幸裁之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八

三十一

林錦峯布政

承示洱海道被辱之事愚意欲諸公且忍其細而伺其大天道不遠盈而罰之可也據彼與兩院書謂前司道業已自為異同若國初禮典則低昂太甚友是彼藉口之資語云千百之弩不為鼯鼠發機此言可以喻大也

蕭念渠巡撫

覆查奏上土漢之人自然帖服無可疑者惟黔國牟利于私而覲澤于公尹氏不平謂何當使

之泚顏折齒不更生後議乃佳耳據揭中免科田數且不少即本鎮未必肯聽亦可以陰動上心謹領教矣外洱海需平革將領敢不奉行并此復

黔國公

公之家事乃以質異聞于僕敢不奉教但公道在彼中獨斷在

明主幸執事者虛心平氣待之堂堂帶佩豈憂貧哉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八

三十一

楊洛源御史

承示思化款情似真此輩本非孝子順孫今勞來所得所更不必追于既往亦不必盡繩以漢法僕之愚見止此矣

黔國公

伏承特示姚卒訖端蓋失意將官玩而成之委不可無處然亦惟門下鎮壓事後毋驕軍心以滋他釁可也

蕭念渠巡撫

姚兵之變不佞聞之而不驚者徒恃老丈在也  
蓋數年玩政各處驕兵俱視此舉爲狂瀾中砥  
柱其功在社稷不在邊境也崑岡之火就中稍  
知分別玉石尤足慰

聖主好生之念雖奏報稍遲不佞乃更以爲賀  
耳

蕭念渠巡撫

凡迤西功罪汝汝至今皆坐常事諸公心不虛  
見不定而以將官貪功妬功之口爲據爲劉者

王又書公集卷之八

三七

則毒矢強射於鄧子龍爲鄧者則又摘瘡索疵  
於劉挺不知地方一旦有事能盡屏舊人不用  
可乎即如李撫臺蘇道長之事亦然講學之論  
如此執法之論如彼朝堂自相聚訟至今日而  
極矣令早得門下持衡而兩全之天下豈有事  
哉斯少泰慕塘廉實君子而形貌太古瘦恐不  
爲人所知省教深慰并此附謝

蕭念渠巡撫

初得黔國報未悉所指以爲煽亂者必劉挺舊

部卒也乃茲捧教則姚兵乃鄧帥乳下愛子而  
忍叛哉適蘇道長至卽以此事問之渠亦謂鄧  
帥向日常留今日常處了不嫌門下之異同也  
若謂其左官快快因而故縱則恐狡不至此愚  
亦不至此請更察之

蕭念渠巡撫

年來兵變獨貴部處分爲快心使呼吸之間小  
不當機則漢唐末路可蓋也散兵戢餉乃競解  
斤斧因其固然此改張中之靜謐麾旆之下有

王又書公集卷之八

三八

將吏能辦此者乎推功不有自是盛德然營平  
破羌功不嫌伐是或一道耳

楊洛源御史

年來各處軍變止于事過奏處一二首惡以藉  
口而所謂首惡者且未必是主名蓋姑息成風  
傳率之得有所侮而動也乃貴部疾雷一震如  
決壅潰疽稱快萬口雖蕭中丞主畫之功而公  
之以三尺法令激揚其間其神氣乃更倍耳聖  
鑒小定不妨便宜更紘一審萬里之外若事有

可以專制者不必一一見聞也監司缺員數多此則當傳示該銓速行議補矣

楊洛源御史

公乍輟章句且孱然弱質也而處大事決大疑能揭揭露鋒穎如此廟堂方倚後用何區區以滿秩論謝也所示定亂之後處分條理奏詳明既銷奸萌且臧淨餉搜肅懸臺先揭謂石畫所受多自于公而劑量級真情重罪輕尤足仰慰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八

二十九

明主好生至意不佞謹領教已第滇中地方頗安而鎮臣之與諸司矛盾方熾將更有簸弄以動

上心吾公經略之暇亦望早爲裁斷使文武同心議論歸一而

朝廷始無南顧憂耳

蕭念渠巡撫

來示因散兵而議土著此轉亂爲安甚妙用也萬里之外雖多訛傳然記不至于極真爲極假

幸卒成之屯田事既落落不可力強然萬一再有征動而盡仰轉穀內地容得無困乎幸三思之前言功次至今論者謂老夫勇于任事怯于受賞而何言任德也

蕭念渠巡撫

好示客兵已十散其九而留其一其留者自願附藉永昌必非始亂之人但永昌人自爲猜防則亦當明示之萬全使客主之心洞然而後可爲久計耳土兵代客乃自來兵家長等况又有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八

三十

減餉之利乎請斷而行之矣

蕭念渠巡撫

僕嘗疑方今賞律重北而輕南豔和戎薄勦叛此呼吸難易之機猶幸任事之臣不待此加勸耳教來猥推

上德及於鴛冗雖謙尊彌光顧令不肖何以置對也

邵文川總督

囉盜竊發廟堂業有旨勒捕矣捧教乃知係流

民聚衆饑荒之際勢未可盡驅復業然亦宜使之散而不聚不然塞水不自源未有不潰者也

毛文源御史

續示驛遞乃當今最便民事亦最懇惻事非豪傑不敢言已爲兄私質瑤老極口稱服但就中必須着一分寬使人情之苦方可久行今以所疑畧拈出一二隨付使者請教越此饑荒之日斟酌張弛一番仁人之言爲利不淺也

周漳南大尹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八

適淮上有信來言敝鄉人有米船數隻齎官批過淮以不肖爲名假驛傳送鄧下豈有此異事也事倘在府城乞一查之倘在數州亦煩亟達韓父母不知印信批從何而來關係區區名節千萬留神

姜鳳阿尚書

大疏初舉三公舒傳陸自無他議若今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謄矣僕私袖至江陵所自而改之江陵

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揔裁官無反駁正揔裁之理且傳史館慢謗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究竟不知原稿之更寬也

王嵩淮御史

董宗伯係生座師尚書人十不識可查優老故事傳倡重一表章否若不肖齒卑福薄尚勤公臺枉記則曲逆之恩報本自不能忘情矣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八

傅仁泉巡撫

謹啟生與寮長俱出董潯師之門飲水同源不忘所自茲師年八十矣念累朝舊有優老之例而臺省又新上覃恩之章耆德如師表章似不當獨後適聞寮長已詣奉台言而久之未見舉行此慎重公典之意敢復容喙第不肖竊謂大臣在家惟薦起一途則事關廢置言涉嫌疑雖弟子不敢私于座主若潯師則高年久臥已絕起莘出洛之想而生等門下之情徒僅僅欲假

借空名惠徽餘福未嘗有所撓法紀而動觀聽  
也不揣敢附効區區惟留神裁鑒幸甚

蔡思川巡按

按節之出都門如昨日事而瓜期及矣以勞言  
之則浙省之一年他省之十年也儉歲之一年  
他歲之十年也而法蘭心精成行惠浹噴噴于  
士民之口者則又無容不肖致頌爲已別示爲  
兩生推愛輩師甚盛心也謹代之預謝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畧時敏校梓

傅金沙巡按

歲朔始和正

明主布德之日而讞疏適至固主者所欲亟聞  
也

張溟池季廉

前啟未封而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九

上忽召見四臣于毓德宮命鯨瑞跪于前使四

臣責數之因趣召

皇長子三子出見君臣父子之情藹然生等因

事効忠凡升儲視朝等項大政無所不及

上皆首肯復出維評事諫疏要送三法司重處

元老爲之解

上又特呼僕曰替我一處出我這口氣僕謹對

日豈不欲爲

上分憂但此疏不可傳傳之則損

聖德不傳則處之何名不如勸

皇上耐氣養身

上復喜而從之時三法司已待命評臺未遣

上又止之因談近日小臣議論紛紛全不成朝

綱卿等到這時還要推委不肯任怨處分四臣

輒首而出言多不可勝記有此景象則

上之英明不下

世宗而外廷嗷嗷何也僕歸興已決因此未可

驟言且看一兩月內

主末肅公廟章卷之九

建儲事體若何以決進止耳

柯立臺學院

元旦一召乃毓德秘宮非平臺也自此之後故

璫灰冷昨又被杖五十貶秩奉御足為要寵之

戒至于

冊立一節亦似久定異議諸公中亦有誠懇為

人所惑者不佞却昌言元察太宰之前不可全

倚勅諭一槩混處如王光祿之操乃區區一力

保全而此公願亦能見悉方寸若此輩人才再

加之以明識擴之以虛心何所不至矣記得前  
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投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  
恨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當不問親疎盡法繩  
之乃為真相知耳

甘紫庭題按

承以元日召對為賀大抵古今絕盛之典難繼

官府一體之情難屬今不肯等違顏又三月矣

假令以元日一時之言分作三次一月一奉對

豈不更覺款洽又今去後章奏陳詩畫如面對

主末肅公廟章卷之九

之沃心豈不遂成唐虞此區區之所以自愧自

苦而不敢對人言者也

儲教雖未行然大本已默定矣不備

王忠銘尚書

先是元日之召對也則

明主已披盡襟曲面譴佞璫

儲官一事不言定而自定矣獨

冊立大典尚以目前等威微礙連豫教不果行

生等誠意既薄口舌且窮茲得二丈重復發明

一番舉朝倚藉之重九鼎不啻也傳聞初九日  
上思視朝而以感風召醫服藥遂復傳免此時  
且未可急伺

聖體萬安後閣中當再有請耳

秦舜峰巡撫

此者此意忽自敗

上檢其官中餽送禮帖立召生等與三法司欲

治其罪又得解救而止然猶降爲奉御辟小中

雖或有以失計而愈憤有更求生事以遮飾者

主文肅公牘事

卷之九

四

然唱而未必和矣

沈鏡宗侍郎

不佞屬面對時頗蒙注盼冊建一着

上意已定故璫又不得日近前我輩且料理民

窮吏玩推轂正人而建言失意諸公愚意亦欲

赴

聖心見信之時再爲薦川如何

徐龍環給事

伏讀疏草兩通其一爲講筵勸學抒補袞之忠

其一爲畿郡拜災抱納隍之慮蓋方今治安大  
計兩端而已聞

明主先行閣臣之請開講次日即降手劄細評  
唐太宗君臣一番又命陸續進講禮記史鑑又  
命重錄累朝實錄寶訓進覽有君如此真公等  
揚眉吐氣時唐虞之理不難覩也

張準齋參政

公真赤心君子不佞知之獨深而一官尚隨時

調卽此可以占世風然天下事亦尚有種種該

主文肅公牘事

卷之九

五

究心者貂璫史鑑前輩有王龍溪李文麓皆曾

爲之而目前佞璫已逐出南京則此書微旨所

在畧亦施行不在汲汲刊布也惟大學義則卓

然定論決可傳遠而

明旨旣下不妨且藏名山以俟君子大槩古人

著書若有意于傳則反未必傳竊以此效區區

忠告耳

楊漸川尚書

建儲且喜

聖明已示端倪必無他慮若籌邊一說則愚夫愚婦所能知諸公自不勝成心客氣苦爭世味不過如此翁咀嚙已厭尚何所須不佞亦何所勸願以常理言之脫身先謝病謝事先讓忙乃為得中耳

陳心抑御史

榮代報至喜得聞吏治賢否之詳其地方人才中有饒主事者生業具一敬欲託前使者奉達會其已行茲幸先得同然喜藉更無疑也附謝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九

六一

鄒南阜主事

治安新議真千古破的文字內所謂人為情死法為情虧則兒衡赤子見而知歎之僕入都第一義欲痛抑扳緣親黨請托陞除者言朝發口而暮誹及之矣足下既有志且望少待而行毋先樹的為僕所悔也仙蹤何以至今尚遲遲僕之苟活苟留或天假執轡之緣而教中亦似有引盼彈冠之意敢遂恣然第足下既勉人則亦當勉已報國以言固不如以力耳披奉在通先

此附復

蔡思川御史

手教再辱皆肺腑道義之愛社稷蒼生之憂顧恐不任洗滌為愧人情雖叵測然出沒大端有二其一投間抵隙幸天斷之非常其一蓋愆餘名微一時之速化賴天之靈內舉解矣而外黨未消然使公等立定脚跟不悞不阻則正論所歸即為元氣莊生所謂一夫雄入九軍在有志者勉之耳受代已近歲中公用等項乞加檢詳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九

七

陸平泉宮保

伏惟八十屆壽為天子眷恩舊德就家冊拜之辰此四朝元氣所鍾百辟儀刑所係非止標瑞一方媲美五老而已也爵門墻後進遙見南極一星耿耿在醉自晝錦之間雖操筆靡從望洋自失而鄉之士夫以賤姓名辱于宗簡竊亦與有青雲驥尾之榮焉因便附書致不腆之祝餘惟



存問命下別容展賀不宣

熊陸海叅議

盛暑余任體中不無小苦男子四方之事所不能辭煩瑣下耐煩心拓開無畏膽遇事却以沉潛精細行之僕出山以來止辦得保持良善自尚不愧神明而所苦今日少年習氣愈出愈巧或自生一議論曰得于某人或自駕一風波曰起自某所公試就上冷眼而觀定何如哉

李霖寰學道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九

八

文約一編寮長謂禮曹新頒科指雖繁然不如是編之操實因相宜久之大抵禮至平不爭法至公無怨我輩信得是雖眼前天花亂墜不復顧之矣

柯立臺學院

江以南士習不比江北喜訛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清盡絕亦一快也記得舊院曾有隔夜擬題被門子宣漏者亦幸慎之

陳心抑御史

承示極貧竈阻饑狀令人酸鼻議賑誠不容緩大既已下部覆行矣比有南來人謂大江左右春雨淡月思麥秋尚可憂患不止中于鹽場而已也救荒良策乞更有以見教

嘉定知縣

承諭該縣永折事此僕之夙心本之徐宗伯李黃門而成于吾臺之力扛九鼎昨該院已先示及矣有如不力何以歸見枌榆父老先此附致主文肅公讀草

卷之九

九

區區不盡

陳還樸給事

外示漕糧漂浸不肖夙所刺心記得去年妻弟把總朱綬遭此失官破家至于流落京邸會不肖而爲之辦裝以歸官尚如此則軍民之苦又不待言矣伺當與該曹言小揭莫以示不相知孤臣悟主獨恃有此不干名不避謫赤心耳

郝元洲給事

自漕糧量留之命下而中外實然以爲無復後

憂矣乃不佞又有憂者糴麥固可以代米而麥性易爛非若米之堪久貯也萬一麥未及發米入有餘則足下更當思變通兩全之計可耳

李養愚撫臺

平生最快心事無如臺下之一推而合朝公論九郡歡聲不佞亦與有榮藉焉疲民願望無涯計部出納太吝吾臺正當折衷其間六七分熟止報四五分譬之市物將高就低僅可得平耳寬帶徵一節部已有舊說從容更與訂之大抵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九

十一

今日帑虛至甚計臣真是難處不佞竊謂虜憂不如內憂而內憂不在兵而在食此小疏中所以有母子相權之論也但虜已被創此見其前未見其後不佞憂方自此始耳安慶大疫該部已卽從優改餘郡則不能援例別容議定以報

李養愚撫臺

日聞吾臺之榮代也則篋中惟圖書二肩兩青衣策蹇隨後嗟乎古人胡威之清有如此者乎教來囑感憂歲預請折恩則慈父慈母無涯愛

子之心計自不得不急而病夫亦豈容以視也大抵明臺執掌安民核吏核吏在廉而不劇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顧恐過去將來人已太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適聞尚寶言前太湖王尹之公潔精明世吏無比而竟以論調事雖已往然更望一察得爲廉吏自寬耳

楊漸川尚書

連日方在送母涕洟中而手教適至令人重復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九

十一

羨嘆一番大丈夫至此方是脫皮換骨行地神仙想此時已見鄉人父老問桑麻說秔稻加餐倍常若袁太牢恩例乃是爲翁傳粉朱顏擲金空谷安所重輕損益乎而世債未了又煩拜表發揮一番此分義之無所逃者也至于身在雲霄而課人以焦頭爛額之事則不敢置對矣地方有司亦不知果能務實養民否翁雖隱無遂忘天下計也

袁丁凡主事

老母此行不敢告一人者蓋憊于往年之事恐  
再有驚動進退愈難而不意吾公又已物色及  
之捧教增悚老人念佛喜其愈精進而又恐其  
勞損方命小兒勸之減課而得教又憮然矣兒  
衡之別也作游仙詞數闋見調以道人不了之  
義而生又可強之應試乎使旋附此以謝

錢春池副使

方今新司農在事苦國儲懸罄但有急徵更不  
肯弘貸僕一出朝卽與言吹折一事論渠言官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九

十三

俸見在罷支軍糧不支三載大有難色容俟李  
撫臺疏下再爲從史兄頃道業何如我輩卽受  
千訛萬謫不可猥自退墮人之不足安知非天  
之有餘也

周二曾尚寶

近送老母出都風淒日黃雲橫霧結類有鬼神  
爲遊子助哀者賢兄憂我勝于自憂僕也涕泣  
中得此更黯然銷魂矣

錢啟新御史

捧教承已干閏月榮代不勝欣慰僕之朦瞶偶  
幸于群醉中知天下有獨醒之士而老兄亦似  
能于皮目外相取然四壯旣西無所復聞訂頑  
餘誨悔吝種種矣來箋傾注彌殷弘獎加溢則  
何敢承之哉惟兄此行上下必更有一番屬且  
以愚私禱但時時執持中稍存靜重豈但粵俗  
過化而已老母已行僕亦止有遠志從此恐聞  
問無期輒以此復

劉荆湖教授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九

十三

廣文瓊冷何像得解衣爲故人賜頃之獨身旅  
寄但有燕影窺簷鷄聲而無聊極矣輒此  
附謝

張準齋參政

頃之補牘入諫攀承送辭君親之間止辦得兩  
行涕洟爲烏羊蛇雀所哀足下尚以何望哉

蔡龍陽巡撫

方讀先朝實錄歎交趾捐棄之損威今廟堂先  
事知難豈有後悔彈丸遺地豈可鹵莽遠爲改

流之說斷斷乎其可緩也但據彼中陳豆盧族等諸部彼此各負叛名天下之惡一也此輩亦豈可全不置講惟門下更于彼中就審其輕重或擒或縱毋失便宜使星蒙無後言尤幸矣

朱明紅布政

永平盜雖散歸原籍而猶敢毆打差官則不佞數日前偶對同官言此輩目前不患其不散患其散後而爲法縛爲吏苦當別有變耳顧不意其發機如此之速也教中安輯之計固是然使其既亂而安輯彼且益驕我且益輕不如預牢籠之使不至于亂耳

葉龍潭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間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材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煙以累賢者勞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葉龍潭總督

自信之說向乃爲門下言之若驚病何人而敢

自信也電光石火一不敢信此身白晝夢寐二不敢信此心旅進旅退三不敢信此官以明主之誤恩與門下之誤獎則尚謂朽株有一稍之用不知寵爲辱媒譽爲誹因其逃死救過之不暇敢自信哉如門下挾素養投重望而方處人不爭之地故愈自信則愈安而非所以論僕也門下幸裁教之

朱虞封郎中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

王文肅公贛草

卷之九

十五

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傑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輒先期洵洵號於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洵洵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我託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

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拔淹舉滯開誠布  
公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斯亦無負于天下  
矣若蓋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  
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  
市而自恥者必且竊竊唾地而不受也言  
繁緒多不能作手書皇恐

艾明野通政

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  
真者藏者恒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九  
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  
五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真  
與藏許之若客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閹  
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獎呼馬呼牛而無害  
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犯僕等安得都付  
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曉曉  
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者容其謫我謫我可  
耳苟欲盡容其謫人謫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  
卯用之嗟乎此可爲足下知者道也

胡趨儼御史

天子數出視朝宮中鞭朴亦減公所謂嫡庶財  
用等事漸次料理似未甚難使不肖毋安身健  
何苦求去頃小疏再上聞

上言王某素便直他說我我今該受他嗟乎人  
臣聞此而忍以此時求去哉甲乙可否此是公  
等言路之事不肖去後謹傾耳以聽風議耳

柯立臺學院

承示諸郡試卷皆文采與識請相資非公臺巨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九

眼固不能及也科舉事不惟他人人口吻不足避  
卽自己成案亦不必拘異時定爲吳中第一文  
宗耳

冊建定期實天啟

聖衷吾臺莫湯以爲喜莫湯以爲不肖功也

湯覺軒副使

人情日出事生知必厓番念然我輩非聖賢伯  
察毀而臧倉沮亦何所歸怨弟如蔡驗封者方  
得罪時閣中兩次爭執

上欲筆親改而以爲長寮故摘撫之豈非酷冤  
此君昔年奏草燁然弟至今尚檢置齋頭我輩  
此時豈合搜尋其短兄更緩煩與言或更有掉  
頭思我輩之日不可知也弟籌邊一疏其意原  
不專與言者爭勝但祈廟筭安妥不至作萬世  
笑端耳

王翬竹副使

自不佞扶疾強起會廟堂兩大議不敢緘默足  
下謂款不可戰不能竊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九  
若用威以受款完守以寓戰而用人如足下忠  
賢敏練者提衡其間涇渭分明鉗勒有素則安  
危之權固在我也高明謂何

劉節齋巡撫

靖江豪宗之事廟堂適已處分所以不待尊疏  
之至者蓋恐多睥睨一日則釀一日之憂耳事  
權歸一援援自定更望老吏提衡于操縱間勿  
棘勿撓可也

饒行素御史

豪宗恣睢狀廟堂業先有處分然不肖竊疑  
端中開必有訟師惡少主之公堂既過其流當  
更清其源可也顧憲長亦已有旨與馮憲長相  
代馮憲長肯守敝州老成端重知其必能鎮壓

孫恩治知縣

沁源獄案已經覆勘情真

天子卽重念親親義不泯阜陶之法矧請張四  
口誰能點白璧也毋以爲意適見行取諸君大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九  
祭以卓異稱者得謫偏多保永終譽幸相與勗  
之

毛文源御史

衡殿下計開後

上忽于章奏中有所摘發大是快人今尊疏至  
乃事機湊泊恐處分必不輕也

吳惺初御史

德府之事僕向疑之以其跡太奇而情太募也  
今奉續教爲之戚然生歎之獄俱無憾矣

徐龍環給事

近者

聖主屬念親王名宗望風越境干請甚費調停  
諸公履霜在念何爲無言已下所司必不泛常  
憚處專此復

任正字御史

豪宗之事奉續教乃具知就中曲折大槩啟蒙  
養亂貴固有歸而訟師惡少實其戎首聞靖江  
之亂亦坐此也門下發憤嚴創一番足見風采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九  
但將來防患于漸更祈加意耳

鍾文陸御史

平反歲報他部或以爲故常而公臺丁寧鄭重  
如此此一念好生真可以感天和而致刑措矣  
謹謝教

趙心堂巡撫

方今士品之難難在任事事之最關安危者則  
莫如撫臺綰轂百城表儀諸吏其裁決不以聲  
色而以精神注措不以材技而以識見茲廟堂

選于衆中得門下而又爲門下選地得閩豈輕  
也哉榮代之後想見經畧風采大賢治効豈勝  
榮藉若來等聞道于盲則所謂正已率屬察吏  
安民八字外無他道矣高明謂何

王珍齋運使

聖議支離至此此國家大計兄乃當局豈得避  
異同之嫌但該曹未肯遽爲變計而其說之最  
鋼者一則以民貧而商富恤富不如恤貧一則  
以局旁論多便改者從寡不如從多而未必專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九  
爲河南也老兄或姑使各商再具一奏以緩圖  
之何如

陳南濱御史

王轉運之清操古行則不佞向于吳關監稅時  
知之頃之當力薦于鹽臺而未知果見信否茲  
得教神爽欲飛乃知天下自有鍾期而獨泣哀  
歌之士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

張賓蒙知府

方今虛靡浮競四字士大夫不惟自諱而不言

亦且惡人之言夫其所以諱且惡者何也則有  
藉虛靡浮競之利而及其敗也則又有可以匿  
庸庸浮競之名者教中四弊真長本塞源之論  
其中二款朝廷或能以法必行若收養之早習  
尚之後則則病洗上人心腸一齊臺下以爲發  
德音下明詔結繩之理人遂能不犯否蓋已丑  
會試時不佞稍規後生莫賁謁官長莫減開年  
歲莫盛宴會飾裘馬而同鄉已言獨笑者矣狂  
瀾既倒誰爲砥柱引少年而導其非顏

王東齋公牘草

卷之九

三

淵子奇又誰肯服臺下年壯氣盛請以侃侃正  
論執左券而効之異日不佞謹拭目下風耳

吳惺初御史

郭司馬向以御史按吳先大夫嘗稱其風操峻  
特每行部蓋屏騶從乘馬出入時竟爲白馬御  
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者今歸然竟作  
營靈光此海內人瑞也大教掄揚極口緇衣之  
好真先得我心矣

王竹溪巡撫

別諭鄒司馬似當追錄其柱下之功張廬州既  
人望所歸門下不嫌例外特薦取廟堂進止耳  
大抵公論定于益棺士節難于處隱此不佞愚  
見而不審諸公謂何也

蔡思川御史

拊教稿叅二吏具見風裁縣官新進劇輕害事  
猶小若監司耳目轉爲下官用則臺使者膜外  
皆胡越矣僕未識蔡方伯之面而耳熟其聲心  
慕其義如此公者斷爲大道君子公臺一切以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九

三

心腹委之當無負也

毛文源御史

孫懷老門戶彫零至此天不祐善使人憤歎然  
得吾丈表章一番雖伯道無兒而羊舌氏不餒  
矣

李養愚撫臺

教來亟將疏草披讀一過委悉停妥真可以佐  
部議之不及生等無不奉行也適鄉人來言地  
方兌運粗完米價亦漸落此皆由臺下精誠孚



格鼎力幹旋有如賴庇今歲復小康則可漸興教化使士紳嚮于節禮里俗歸于長厚已鳳洲鄉之大人人生歿頗開元氣今久未訃聞豈有他阻將鄭重不容造次耶

李養愚撫臺

鳳洲沒且數月生固知吾臺必將痛惜其人鄭重其事而不輕發疏也然以常理言聞喪一月之內必當爲之先發一報訃疏而敘獎其生平則廟堂便可乘熱議卹若欲南院優題以待師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九

三四一

生之勘結不知此公豈藉勘結而重者事緩之後則人情反漸冷而生疑矣幸高明詳之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鄉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鄉宦以爲巧真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未瞻侍間千萬珍重

鄧定宇侍郎

爵亦有母母之年與太夫人相若也乃老兄能以情信于朋友而爵不能信于主上由此觀之

可見人在自樹灑泣相慕復何益矣然朝堂舉動亦難草草今以爲兄急處一南缺以便近家迎養此則斷無可堅辭之理兄不記祗園相對私語乎此時自謂練事得力能終日飲戲而不倦茲輒稱無故四五驚掉然則十載別來靜功了有何處不欺之教盡以此類充之何如本相推引半亦爲私如年來爭事之大體格心之無狀切刷救過端倚大賢乃兄既介然自遠南風雖薰不能終日解故人之愠矣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九

三五一

孫立亭副都

大疏三至豈云套哉而世人亦豈敢以套待翁然不識翁之所謂套者其世俗且留而言去以嘗

朝廷之套乎抑古大臣移病潔身之套乎由前則中人所不爲由後則恐賢者不免翁果惡此名也則道體雖病且強至南都使大夫兄其羸形弱骨而生等因之爲藉口

上前豈不進退兩安哉今遷延戒輒更復種病

而病又適當南北大寮避言求去之時唯唯之  
人其誰肯盡信若懲雅齋心齋而去則見噎者  
皆可廢食也將置生等老羸未休之人于何地  
生連口在告不知諸老之論何以處翁愚意如  
此矣

杜爵齋給事

今日閣中會生相與談品令不信必爲亂階言  
未卒口而大疏至矣乃知閱覽深識之士不出  
戶而見千里不數言而嚴斧鉞會常與主行吏  
王公公廣草卷之九 三六  
分欸議之所裨于紀綱風俗不淺淺也

唐柳所修撰

僕世味飽嘗前籌已錯青山白雲知我心者足  
下猶求我千方之內乎所云益梅霖雨之業僕  
耄矣請以爲足下願早割松蘿之愛勉曷光彩  
以副

主知足下試觀近日餓鵲滿朝餓鳥遍野此何  
景也謝此而歸雖東南千里在在可爲蒿目而  
舌鋒齒鐸猶或不以身爲招鼓缶而從老圃游

冀或可以卒歲乎蓋僕之志決矣

吳琛州總督

野狐蹤跡不謂迷羈世網門下吟成梁甫夢覺  
邯鄲謂我何如哉方今邊事可愛亦有以公尚  
父之事緩頰左右者乎去將而相投竿而師君  
子得其時則駕何必古人也

放行吾御史

嚴青發中不佞雖自愧不能仰成高志猶幸爲  
荒微借寇也今大疏再至

王文肅公廣草

卷之九

三十七

明三亦自動心矧不佞哉已相與謀爲公兩全  
計使向平五嶽之蹤猶未絕君實再起之望耳  
衷洪溪巡撫

不佞頃之正與司選君言方今天下吏治所苦  
躁進而飾虛今卽欲重躁進飾虛之罰懲一警  
百則罰者不勝懲而僥倖者益衆矣若優處其  
不躁不虛者則鼓舞一機也茲捧大教來章治  
水實政爲之擊節其反獄二疏草皆事關法紀  
茲當如指譏行矣

馬連城御史

臺臣乞假而嚴旨發中閣臣告休而事機終阻  
僕之與公可謂食荼同苦知其不可奈何且相  
與聽命于天耳

張容宇行人

正未得錦旋之報教來甚慰公此一行龍節鳳  
詔輝耀錦堂尊大人萬千壽喜可想也而不佞  
首丘夙志尚爾蹉跎此時望公真在天上耳聞  
李倅及署印沈公皆甚修謹精練而當道有不  
王秉章公廉草卷之九  
主本  
悅者幸公在里當相與力扶公論使廉吏舒眉  
則災氓亦按堵矣

李似齋布政

公之醇明正宜于近地劇地治近以不撓治劇  
以不擾則不肖所受于師而惜乎垂歿疲瘡不  
能効執鞭也貴部謠俗僕亦嘗耳剽一二要之  
兵民士夫雜處彈壓勿激勿阿可也賢者何人  
不刮目豈藉僕相知而重此後有便勿惜嗣音

王鳳山巡撫

承密示陳帥燮者係前科武狀元僕偶讀其卷  
奇之因請與相見比官永平則見其矢口論邊  
事畧加獎賞後遂以魚酒來餉僕怒而拒之今  
聞臺下有譴語託人告急似反有見疑之意而  
不知僕實愛其才勇欲養之爲用耳聞此生一  
臂上能立三人寧數石弓嘗滿其子十二歲已  
壯勇有父風不知果否

陳竹菴

聖主在上彙和朝野出洛之圖鳴阿之鳳不稱  
王文肅公廉草卷之九  
主本  
祥也惟是黃髮老成歸然以古風直道與南極  
並懸則太平元氣繫之而廟堂所爲孳孳物色  
之意固非爲翁一人矣使來乃勤齒牙見及辱  
之曰謝則爵也其何辭以對抑聞古人隱不忘  
君翁杖屨之暇不惜以治安餘策見遺則爵也  
敬拜賜矣

余幼峯司業

歲報使來辱書悉道候萬福爲慰翫李門墻粉  
榆邸第卽古所稱市朝大隱兼此者鮮矣第貴

署從來爲神仙遊戲之所老丈暮月教行宜稍  
惟均勞之義錦衣晝遊孰與寒氈之夜草也

同心監御史

相知中公之警效最不易得茲再承長箋枉訊  
良過望矣會省之勞僕方爲公苦之士大夫恬  
淡一念固自功業張本然矯枉而過則或爲遺  
事爲負俗公賢者當用其長而毋用其短耳

沈鏡宗侍郎

教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  
王文公公廣草卷之九  
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  
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  
則曰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  
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則未墜  
者懲于既墮者之咎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  
矣則方升者懲于未升之咎而愈趨於膏隄  
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事無不可  
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且勸長寮以靜待  
之此不佞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朝

廷社稷着忙而不必爲同志憤歎也

馮文所學道

相知萬里料發書時未必知邸中近事然教中  
憂盛危明已似若身處劇場而警欬于越鴻楚  
乙之間者德音孔昭談何容易蕩蕩几几可師  
者心若敗局已殘而欲以赤心安坐勝之此聖  
哲之所不能也蜩縮鳩藏且從吾所好耳

劉肖華郎中

僕觀今世立節好修之士所至齟齬未有如足  
王文公公廣草卷之九  
下者也自南察至冉冉逾一年矣而終不知足  
下所坐何事得謫何人不佞私自號鍾子期不  
能爲知己剖血以明又焉用此伴食爲哉省教  
承已蟬蛻一官而惓惓未遺故人此亦見大賢  
雅量第自古畸人退士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故  
議者謂退之送窮不若文昌留窮今足下之齒  
未也而廟堂以稍懲前誤卽家補官今憧憧計  
較于折腰秉憲之重輕不識古人謂何耳

杜爵齋給事

僕嘗謂人臣進言當視理勢之重輕勢重則不嫌委曲以求其事之成理重則不憚再三以求其事之盡今諸公疏草雖在事後以理以心揆之豈得已也伏讀數過不勝欣服

彭念川御史

南中中政不佞竊以敝地方觸類推之而知其難爲也大教邇原窮委處分至當敢不奉行其隱占一節未必全是衛官即今雖一一清出而又有貧軍不樂佃種者異時恐又當防拋荒之弊也

王丈六公牘草

卷之九

三

賈珍宇御史

去歲江南冬潦本出意外廟堂業先示風旨寬之則臨倉恐無更責備之理從來民間得恩太過米色黑爛不堪則公臺不得不先與題明然題辭更望萬分委曲若追治諸官官責之賠補則地方騷動矣乞慎裁之

周山泉巡撫

漕糧腐黑之故一半由雨一半亦由去年部議

先下聽其改折則稍示寬指聊以支持足數而不知其難處至此也今漕倉二臺皆有處之之說該倉勢不能失信苛求惟查叅一節則似據法難已但揭中詞氣甚平吏民即此受惠多矣

李養愚巡撫

凡來吳中士民一日變一說主安靜者則以修防爲過計事張皇者則以持重爲偷安然臺下試權輕重而折之多備不用與無備而有事之費孰多惟高明所擇協濟銀乘此經一番闡明

王丈六公牘草

卷之九

三

亦足愧局外揣摩及暗中乾沒者吾臺去後歌思必多于今日之攀鞍耳

石楚陽郡守

地方不幸使公臺有此意外詿誤今士民萬口如沸豈有盜金直不疑者愚以爲公臺不必辯但撫臺據迹生疑原無他憾今公臺既自服文移舛誤之過則兩賢心事便可片言披豁顧獨苦地方俎豆無緣恨恨之私奚啻赤子之離乳而已也昨甘按臺面問此事生應之曰李院真

君子必無成心石守真良吏必難重處渠首肯而去適又以此語自陳撫臺勸其早決吾公但准備將來竹馬重迎而已謹以此復

陳光宇撫臺

別示鳳洲司寇請卹疏草此老益棺公論得吾亭表一番九原爲不亡矣謹代爲謝外織造一節事在工部掌行者曾司空已有成議至于戶兵三部意見或未同容更祈之委曲善處必不盡虛德意也敝府前石守木良吏而前後申王宋公牘草卷之九 三十四  
報錢糧那借之數以外誤致疑必須早勘早明庶撫院與本官彼此心事各洞然而生等地方上特雅敢私及之

陽光宇巡撫

明主停刑一疏雅所樂聞但觀外廷之論以爲國無喜慶天無重災不當歲歲姑息是亦一道而不識

聖意謂何也臺下始自盡其心可矣

蕭岳峯巡撫

捧教知瓦剌無主虜王西搶之志其勢恐不可中過矣要之西往東來無大關係惟使之一日早離甘州則該邊安枕一日耳著落兒哈能殺我酋恐不能遂爲瓦哈之主虜王乘此收拾全功未必非計但恐得志後愈輕中國而散部紛紛以征調告勞亦恐其爲我累耳

崔振峯御史

揆教其悉憂邊苦心虜謀如此益駭駭叵測矣乃黃河不凍瓦剌稱兵則類有鬼神陰陽其間非人力也抑古志有之天不人不人不成幸申謝執事者毋忘戰毋啟戎如涼州之報聞之可喜執之可虞非不佞所敢遽度矣

崔振峯御史

甘州西寧事體原屬重大但求勘報得實小邊不妨至于西行虜衆倘必不可阻則望公臺嚴其五餌險其走集使將吏毋輕挑釁亦毋狎敵胡運方衰未必能爲我大害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九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李恣吏部尚書建慶寧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賢時敘梓

顧冲菴巡撫

此番自陳疏乃理之所宜有第尚恐老兄露巖動氣轉生得失而詞氣和平如此乃知豪傑作用自別也十一年之事在老兄任前故閣中得擬以爲詞無所絀礙此天也非人也危邊重任借一事解手誰不樂之况老兄壯烈丈夫豈戀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

一

戀蝸角者哉顧弟思之國家千鑄萬鍊得一真才而決去就于罪人反噬之口是何朝綱塞上深房千窺萬覘以嘗我之喜怒動靜而中流易托爲二奴于報讐是何廟筭所以苦勸老兄忍辱須臾真社稷大計非兒女私情也倘此後再有風波則索性發憤陳白一場必不可汶汶遂去郝葉二公且毋庸議及爾餘誠惻惻不盡言

顧冲菴巡撫

承示王憲僉之賢而任事如此又以將母之情

爲之請此忠不蔽賢孝能錫類當事者必能仰體也寧前改軍一節原係衝邊賴之爲用不可以王司馬初題例格謹領教矣適司農覆餉疏畢竟不可全准又累諸鎮費處爲之奈何

顧冲菴巡撫

節庵已得代手采薇之勞復陟屺之孝思可謂公私兩獲所安矣南倉糗易銀之說弟亦嘗偶及之然又不審彼中軍情若何恐最急食之際不便領銀則事且不可遙度頃老兄榮蒞後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

二

再審計之耳外示各邊候缺之難誠亦當爲預慮但恐關內西北附近等處又有俸深當遷者此銓才之所以難而諸君子若果能協心爲國正不必拘此眉睫下遲速耳李家乃有多許良將老兄能以意氣感之使効死爲用則官賞更屬第二義不知代者能如此鼓舞豪傑否又不知王維貞而下諸將孤危之跡亦曾爲代者言否且喜新都院能事事稟成畫而行其保留士帥尤力我輩公論亦藉以爲重耳

顧冲菴巡撫

節鉞去遼情如之何教中三感乃成三累如老  
兄才具磨礮過日亦自可以不出長安立取卿  
相今危邊累憂國遠宦累憂親大獄累憂身以  
天之道幸而見蠶絲成繭庶幾得甘此忠孝之  
報也碌碌如弟能尺寸與力哉

蹇理菴巡撫

南兵營之冗官冗役士夫知其糜耗且久而不  
敢議汰者蓋二司馬先入之說錮在人心亦偶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會薊門無警得因俗爲安耳省教可謂一掃塵  
翳令人不覺擊節 明主大釐軍政之初片紙  
行下誰敢有異議者努力便宜慎無憂廟堂之  
中掣也

蹇理菴巡撫

南兵食餉既多往往輒挾守臺之勞以激變邀  
止漸豈可長尚祈吾臺三思抑驕制猛之術使  
之不知不覺歸我籠中耳

張弘軒總督

太平堡失事雖小而兩塞陣亡不得不題明若  
卹錄自有例優死固所以勸生也

胡趨微御史

數日前亦已閱過塘報隨諭兵部加嚴觀  
上之注意如此而吾臺豈得循例緩題也來教  
甚當弟虜入小有殺掠自來不免公將來報書  
疏中更宜斟酌不然薄參或得重處邊臣展布  
愈難矣

張弘軒總督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此得邊鎮續報爲之劇喜筆舌之士日夜注其  
耳目於此番之舉動而今督撫同心功罪核實  
則自可以伸眉上聞不當存一毫疑阻以隳邊  
臣之氣念方今內計議論半不可破者謂首功  
正論論衡鋒不論追擊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  
惰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候  
直指信至當稍與一言使知爲遣臣暴白耳

主鳳山巡撫

諸夷近耗知無天虞顧未審節年會有此紛紛



駭掠否公臺便宜操縱自不必一一奉聞至於將官失事罪輕隱匿罪重似宜加嚴督察一洗舊套耳外示演試烽埃既於邊防喫緊而期會約束使遠聽不驚尤見妙用并此附復不宣

胡趨傲御史

來諭勘報事大約我輩爲邊臣主衡無過一實若而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刻意爲之掩功則憚其氣無一可者吾公旣已先得同然不妨謬謬對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

五

主對衆言之蓋不佞頗懲西邊之轍有激而言初非爲遠左諸吏計也

胡趨傲御史

向所以惓惓私布密款者但祈於功罪之間核實上聞不使流言昧於公道耳若異懦將官豈得不參叅中卽如來教某某豪霜露某某犯矢石挑剔分明使廟堂無涇清渭濁之疑邊吏有信賞必罰之驗乃詆訶中激勸也尚何所疑而勸達問哉

張弘軒摠督

少年言勝事則不喜言敗事則爭傳言賞功則囁嚅言罰罪則踴躍蓋邊臣之苦極矣而口舌不可爭惟有先自處於千牢百實之地而與紛紛異同之論吐氣發揮一番方成局面此區區計爲安危不爲毀譽也教中云云謂孫吳在事亦所不能弟方與言路諸公露畧談此且引世廟舊事爲證中間老成相信者固有而輕薄腹誹者尤多老夫身處事中苟灼見其必然則亦當與廟堂兩分擔子毋盡倚主持於第輩達度之口爲幸耳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

六

張弘軒摠督

啼烏夜月光景略同誰無父子而忍獨爲萬里瓠瓜煩兄姑爲我謁呂公祠而問之異時夢覺之趣是真是假可以發一懷耳

梅鶴洲摠督

今日之事上怒猶可解而人口最難防其所以本自貴部訛傳洮河之寇虜王實爲戎首於是

衆怒如火必欲爭食其肉而腎撫閭部俱不免  
矣教中既有本首悔訟之因無不可招但罪遂  
已暴於人人既不欲與戰而欲撫之即宣大有  
心誰敢於紛紛中擔此擔于此首寮爲兩全計  
而以便宜付之經畧有以也人臣爲國家爲公  
道雖萬被戮辱無辭門下請姑亦少忍共濟艱  
難而至於量已量人量敵之間若能戰則必藉  
手隣部若欲撫則亦須少假題目不然彼已兩  
困終足爲道聽資口說耳適蕭督臺書至其言  
主文肅公肅草

卷之十

七

又云云虜非神鬼其縱跡之順逆情罪之輕重  
至今尚爾茫茫可嘆也今各邊喫緊在血脉貫  
通陳奏明白使朝聽先定而後外侮可禦耳萬  
里之外疾痛相關耶此附復不盡

崔振峯御史

失事一疏

義正讀之飲服初廟堂久持臨

敵易將之

則似必當大處一番梅督府難

再留矣

趙撫臺履餉甚有功劉帥能對

邊列陣

不可以不戰坐之或又謂虜雖暫

退恐將吏盡易又生其心其果然否每見公騰  
勇激烈竊以胃中數萬甲兵爲許乃大疏至末  
一款萬全之計乃不出澈寮長所策先革市賞  
後行責諭而群情洶洶必欲宣大先搗扯酋之  
巢自古豈有此廟筭也僕病且死決不敢隨俗  
附和受百世誤國名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崔振峯御史

來教二札皆注的之矢望影之鞭不佞因此識

禁中之頗牧矣可憐李帥膽勇爲故胡司徒所

主文肅公肅草

卷之十

八

知稱絕塞長城第一而容易摧折至此今邊臣

在京者但能矢口論該邊之失計而不復及李

帥之死我輩有口有心豈可冥冥中負此赤

心去入也今得來勘增氣至其他小小勿論之

矣此固無賴該邊馭之之術似當以持重輔兵

力而此非局外敢遽度也願此復不佞

崔振峯御史

大抵方今將官之罪欺隱爲上敗帥次之若勾

引乃是最上一等公其謂何外論允爲經畧太

計容趣所司議行不脩

崔振峯御史

今日之事在貴臺不妨儘意振飭而廟堂以包荒佐之僕前版所以云者恐復如蘇道長故事本參罷斥而得速斬難幹旋耳茲幸已兩全代者皆一時之望庶不遺公後憂也外安邊八議深察如大將指麾就中破格之語正以濟非常之事生等所欲急聞耳容即與本兵議行之

蕭奇峯總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九

比來邊事未見頭緒而朝堂已先為戰場首察坐之待罪矣範老之行欲多帶兵將不惟先聲可以攝胡亦足破少年洵謂此行專事講和者據來教中台吉之報則順義原未失臣節而西邊乃謂有人親見其行事至相反之極必有一誤幸深察而明報之若貴部恐西邊之累及專事容隱西部恐東邊之坐視務為聲張將來不特經畧掣肘而閣部諸臣亦俱墮鬼陣中矣逃夷出入未定亦非小事彼黨猶黠萬端恐

不可以虛聲嚇也顯此復不脩

崔振峯御史

西事已棘公之壯論廟堂必當出此然愚猶意順義火酋未必敢露形自絕況我既不假以事權而及其有急而遽欲就彼索火酋之頭此題目甚大收拾甚難扯商度必不可受約宣大度必不敢共擔則諸邊危解大事去矣不如且陰陽其間在貴部則儘力禦寇不必問何部人馬而在宣大則使之明詔切責其支吾應計之詞何如別圖操縱可也譬之同舟而濟或高或楫各有所宜若束手無仗而望他人并力加功迄無後濟其失均耳惟足下裁擇

梅鶴洲總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十

承札所論邊事不壞於虜而壞於文法議論此不肖病卧時已先為經畧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胷中即牴牾一時又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押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得

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虎捏首  
功以幸無罪翁所謂重戰罪開儒門古與今斷  
成不改之套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折何嘗不明  
若必欲遂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  
非不官所敢言也

趙寧字巡撫

生之愚論蓋陰爲邊臣解紛而不意流言洶洶  
已先人

上心言出禁中驥方驟而蹤足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

十一

門下經營功緒竟投身有可歎哉事雖至此幸  
而公論甚明有識者斷以爲保釐第一人才安  
知非門下屈中之伸也外示洮河三州圖覽之  
若再見伏波聚米狀據此誠得兵強食足三川  
巢穴可圖矣但守洮而已目前計無便鼓番生  
斷憂者鼓番得力之後恐番人又不徒爲我屈  
耳新中丞以名用之以氣用之料其沈思妙算  
未必不仰門下異時子文傳政幸無惜盡言耳

趙寧字巡撫

外示乃腹心隱憂去年小奴自五臺山歸亦聞  
聖母於此飯僧廣脩福事而無文牒的據吏不  
敢詰以愚言之此等事縱有影響然

聖母盛德必不禁外人之查問今當密與該科  
言之或可因事就題以防詐冒生患也門下鴻  
鵠臨舉儻更有聞見不惜時時遇便爲生等言  
之古人身江湖而心魏闕請以爲別後之贈

梅鶴洲督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夷事正合論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

十二

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倖  
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槩沒而  
不論也翁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畧公從重發揮  
以折曉曉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謹  
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  
嗚呼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面不損威嚴便  
從容受而縻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  
之計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  
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

者翁且莫飽于一歸遂忘後憂也

鄭範溪經畧

翁此一行其荷擔奚翅九鼎昨定府報來則已聞該邊諸酋傳呼郭令公來皆稽顙而去矣然則如此則結局後事可知而羣少年猥以筆端勝或謂當疾走西鎮或謂當先搗扯酋至於本兵開議盡欲動搖曾未見虜而朝堂先爲戰場矣若門下則業已矢一腔血報上更不必局趣爲內顧也

王文肅公廣事

卷之十

七

鄭範溪經畧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恭露良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苦朝堂議論如亂麻而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峯丈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酋作反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罪及其計窮則又俛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亂諸邊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回互使近聽

曉然而後可及遠畧耳翁有心爲國家荷擔努力放膽而行邸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愧可也

鄭範溪經畧

得報知使鉞已臨計此時業與督撫諸公相見戰守之策定矣彼悠悠說者饒他千訛萬變終有醒時以

聖主之神明閣長及本兵俱已蒙勉留任事此

亦翁扛鼎一臂也榆林選軍事宜敢不如教堵

王文肅公廣事

卷之十

古

首情形畢竟何如來公謂事定之後尚有一番議論雅幸同心天子置公卿之臣豈專令模稜首鼠湯無主裁而已也幸勿爲慮

鄭範溪經畧

頃之鎮巡諸公紛紛譴去生固知翁獨力扛鼎勞神且十倍也捧教則已聞鼓番判虜漸有次第惟兩川連寇復集不知更作何料理耳西寧要害本道雖授節方新亦恐遠水無及近火翁不得不置身思怨是非之外儘力任怨一番其

耳鎮玩愒情弊亦當明白改張廟堂固不惜小費也虜王雖未東度其事形必不出翁羈縻但祈萬全毋論一時淹速可矣梅督公辛苦得罪可憐卻議之所以遇缺不補者蓋懲羹吹虀使翁便於展布翁但任其外而使不肖等任其內其餘夢中醉中話置之不足道也語云堅心可以穿石至信可以格魚翁准備赤忠請事武侯餘論則鬼神不能違而况人乎聊復附此以廣翁意

王東廟公牘草

卷之十

主

葉龍潭摠督

方感西事捧教具悉馭苗便宜然僕以爲苗易與耳如門下千里絕足豈第效之過都歷塊間者僕病且死一腔憂國苦心願與門下共之楊應龍者聞其大膽敢通書大老則他事可知重泰夫豈得已也

葉龍潭摠督

永示楊酋之無狀卽如所報自難姑息但查此酋前曾投見面談縱之則聚兵或遂欲內叛或

止自相攻其情尚有辨處處之當服其心耳生竊觀前輩南方用兵往往出以夷攻夷之計料此酋結怨已多五司旣不爲之黨則檻猿奔虎不在多兵惟門下便宜爲計幸甚

李霖宸巡撫

永示乃知有叛番之變幸續教中報普安寺堡危而僅安足徵公臺俄頃方略第奸謀不逞恐非鞭策之所能定楊酋新負譽於貴州可乘之使過自效否摠兵移鎮望而知其爲便計然九思新革且令摠兵隨警往來而不必拘以建牙定所何如失事之罰一面行勘一面且責其後功以贖何如此揣摩局外之見知無足以備採擇者有便更希教之

林錦峯布政

邇川省上擒勦楊酋議弟卽起所司覆行此雖獨夫僞僞首伏勘法無必誅今處之有名矣但安苗亦非良善倘用安擒楊如狼飼虎希慎之不宣

陳岷麓御史

貴陽建縣一事生觀安會曾有私揭阻撓今謀  
爾輸誠具見公威德招徠之効廟堂何難奉行  
矣第本酋方甘心於楊應龍今梟旣緩誅恐此  
酋失望將兩持耳盍姑羈縻使之若地方無事  
則此輩不宜使有功自快矣

李霖寰巡撫

僕頃因川貴爭事爲之浩歎彌日彼當局者欲  
以關勝立奇是其習性而中朝恰更有一番議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

七

論以爲主勦卽不當怒蛙之勇當得憑軾歛容  
而敬之嗟乎此世道之憂非公一人之辱也夫  
疏理直氣壯足愧曉曉此公方置之西邊以洩  
其銳氣而調其忿心公姑爲國家強忍可矣外  
撫兵移鎮原議生等百聞不如一見公第從衆  
行之毋再煩於下問也

李霖寰巡撫

楊酋之事此中業已左袒川撫其急調葉院而  
代之以川左使者意固有所在也葉院比有書

甚悻悻待今西事方棘料此公無久戀舊鎮之  
理顧虜情關係十倍土酋萬一再以鹵莽施之  
則天下事去矣如何如何貴省直指僕陰察其  
老賊醜態公與之同臺同志可從容以理曉之  
若廟堂主張則不足爲左右慮也

葉龍潭總督

來論本奉之先已曉兩境異同狀此酋兇悍西  
事緊關且十倍於此而廟堂業先主公移鎮之  
議憑倉卒受代勢難兩顧因暫假便宜於川省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

七

以綴此酋之心而後從容計處非謂川省一說  
遂謂定論也別論使其果然則誤國殃民甚矣  
三尺法具在誰能庇之西邊相望如渴幸高明  
先大計而後小爭異時川中諸公必有歛衽相  
報時不佞請爲公携左券待之耳

李晉岑巡撫

黔蜀爭議不疲已望而知是非利害之所在矣  
會此公方爲新進所宗當事者姑使換節以解  
之然門下自當侃侃一言使廟堂易爲剴決不



然彼既在鳴劍抵掌之秋此又屬控拳解圍之會

明主意向未可知也不勝欽服輒此附報不宜

李霖寰巡撫

不佞頃之有啟與李中丞以多殺爲戒此婆子心腸未必有富於事理否捧教爲之慨然蓋不獨見識畧超遠號令明信而好生一念亦可以動天地格豚魚矣不勝欣服

葉龍潭總督

王左肅公牘書

卷之十

捧教尚以黔蜀之事爲言不知此等爭議古人時有且正未知爾我是非何如惟是國家大計在北不在南門下袖有青蛇喫緊操縱正在今日毋以此遂沮獨往之氣亦毋以此傾同事之心則武侯魏公而後可再睹也前啟蕩蕩之論頗係安危幸存而商之

葉龍潭總督

承示苦心壯氣可動鬼神火酋嫚書無狀如此此兵法所謂強有恐未足爲大羊辱怒但當

嚴兵備之昨姚中丞書來具言本州虛實不可遽往之故今聞已至彼中而此公且有新命代之者爲劉憲使又不知其人果堪爲門下分憂否也番庸爲一真將來太憂門下試飛一籌別有離巢折扇之術則節鉞在遠與在近何異有如事勢剝床星言威駕亦足以愧他人之觀望者而非不候所當主張矣

葉龍潭總督

承示虛實殊不可曉然要挾之意已真撫公自宜移鉞料理生昨見李中丞書揣料夷情甚當而目前似當且分順逆以孤火酋高明謂何蓋謀不能滿額大司農方議之所獲賊徒自應伏辜度餘黨亡匿民間者不少自非送狀灼灼如天爵輩者且勿問恐反側不自安亦地方一憂端也翁謂何如

葉龍潭總督

各邊界上小訖在往年則爲常事在今日則邊務一新有不得盡爲諸將官諱者今據實聞奏



而稍從寬處論令立功自贖乃折衷情法之間  
謹聞教矣見擒二夷倘彼酋遂棄之于我則更  
用何法處之此似不可不早計也

塞理菴摠督

承示石門路聲息未及奉答而按臺失事之報  
已至今日文書官傳問賊衆不多而殺傷許多  
官軍何也閣中已調停答之恐督撫疏亦宜早  
上不然好事者又生心矣

張總戎

王末肅公廣章

卷之十

主一

承示該路虜情雖諸將鼓勇足嘉而損軍數多  
頗動

上聽生已寓書閱臺令其權衡功罪毋一槩議  
罰以沮後來之敢戰者專此附復不脩

穆啟吾通政

承示諸路夷情本係零竊而官軍傷敗至此殊  
爲可恨然諸邊怯戰久矣此舉當先議預備不  
嚴之罰而諸將出邊輕敵次之蓋追敵而敗猶  
愈於避敵而全者敢以此報命之辱

塞理菴摠督

承示教橋墻失事疏草中間裁量情法至公至  
明已造船費省此治標精筭但不審倖遇大虜  
大濠能支持否適會石司馬云臺下以遵化一  
缺坐名李生但寒生初領事須先咬得萊根方  
堪致遠臺下業爲此生造命主人愛而勞之乃  
始終大惠也

塞理菴摠督

疏到甚慰諸邊事情不過如此恐

王末肅公廣章

卷之十

主一

上意既動承望者又至此不佞所以汲汲也適  
閱臺書至弟頗以微言規之內云輕敵而敗猶  
愈于避敵而全宜從寬處以勸後來之敢戰者  
顧不知于事理何如然其慮蓋遠矣

穆啟吾通政

前鎮切近輩較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  
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  
之至此也大疏八條真該邊照魔鏡會當擬嚴  
旨法在必行耳能將敢爾橫行棍徒敢爾虛捏

處之甚快但此輩恐必有依憑城社交關引薦  
之人援本塞源更新高明留意

武秦川副使

承示貴部夷情西河彷徨中卧始帖席已舊虜  
驟突雖所在當防然遠地生地料其未敢長驅  
而陝中近方畫收番之策番收則虜益孤公臺  
自此第以嚴靜鎮之可耳頃新橋堡收番據其  
情形殊類狗鼠而該道報稱張皇以攻城城堡  
為各省中亦遂望塵而駭有番虜交通之疑殊  
主文肅公廣章卷之十  
不知此等小器在公臺指麾傳檄間耳貴州至  
今尚苦爭楊應龍之事教中經畧及兩巡撫之  
異同未判其孰是後便幸終教之

周二魯尚寶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即如墾田一事向  
來人抵掌以為極敝壞又極可為其始終言無  
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  
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  
畝中間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既

日開墾甚難而前撫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  
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策虜則  
斷自詭為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  
間耳決歸則糜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稱歸而未  
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過外多講一日  
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忤於  
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  
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  
不記歸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耳言厚幣  
以求之今言不耳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齒舌  
之間而言者便以為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  
呼回殺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後王欽  
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  
也富弼苦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  
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  
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膽決有餘  
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  
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韶賈

道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  
以爲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魏公  
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  
功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描  
模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  
可以萬舉萬中則僕當望下風拜之矣就中虛  
實一切不管而弟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  
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失犯合鎮禦之  
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

奎文肅公牘草

卷十

主一

一空而前代征商權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  
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搃臺相還  
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事定而公顧欲  
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開市遲  
遲一說僕已先爲首公言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且喜 冊立分數已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  
留使哉必不變則我又何留適兵道有承差來  
傳老母近有微疾小兒貽書獨寄姊夫而不及  
父意甚疑之公此時尚勸我忍則天下豈有無

母之人耶從此答書後恐不及再相聞千萬自  
重千萬爲國家邊計重

房僞吾兵道

外示虜情過僞鑿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  
在此大抵節年泰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獵  
道而其餘受挾弛備次之今墜脐既不可復迫  
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  
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  
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於欺欺者之計

奎文肅公牘草

卷十

主一

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  
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  
蕩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堡議戍一  
節而問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衛兵議撤僕大  
以爲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  
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  
奏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鄭範撰經畧

教至乃知有十首摧敗之耗蓋白堵截借路大

議行後不佞猶拊心慮慮恐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今一舉得筭自葉披枝想撫戰機宜在目中矣閣長初意本欲待翁再疏別推提督第以愚意言之若爲事體請則可許爲人言而請則不可許況盤錯入手游必有緒而中道委之他人爲害誠爲翁謀俱有所不安也檣酋外懲內與底下必去無疑但不識可乘此將火酋大作用一番成其陳千載之功否重購之下謀勇必出不佞庇在宇下不勝得隲望蜀之恩輒以此復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

三

鄭範溪經畧

水泉大捷部中已據塘報畧節上聞奉有溫旨不惟借此激勵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勇愈利耳套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二酋是其唇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以圖報復或未捐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驅而緩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歸此亦恐宜急爲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威

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毋惜小費以防狐疑旁落之變敎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夷帖此乃回風一箭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款且以計縻之使該邊之裕力專事兩川則火酋無能爲也此復

張德戎

原經畧信至已畧陳麾下得邊斬獲之功虜輕中國久矣此一箭臂之勝局爭先着數將來擒縱次第便不礙手然公之智勇乃自廉仁得士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

三

心而偏裨未必一一同趣如教中所謂沿襲故套當遂指其人早更易之若存在而爲之姑息又落套矣外示乃必然之計而七邊齊舉似未易言此練兵選將之所以急也僕正慮首級論功必悞事臨陣之際能保無爭功奪功否耶此事更難處後便幸裁教之

鄭範溪經畧

套虜從中挑撥初未可以故習玩之太疏責成一說確是先機其火酋雖非入犯之時然因緣

生事掩襲報讐不可知翁既得要領生擒叛酋  
便可乘熱布局收絕漠之功昨少年之舌在此  
一舉也不勝喜躍欽遲之切

萬震澤僉事

方今制虜第一着次在收番全倚公一人首事  
今虜烽旣熄則番氣益壯而我亦可露檄爲之  
主盟壯哉功也三賢相得操筭而前使王庭空  
慕太白懸首而不佞東山一枕安矣

梁霖宇贊畫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三十九

捧教具悉兩公籌邊策虜事事破的蓋不佞則  
來陰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卽未必蕩平  
而遠交近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  
酋逃遁而順義又可保其必歸諸番又可保其  
必爲我用頭頭勝着顧反出始望之外不佞誠  
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亦可謂陸  
剡水斷雨驟風驅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教示  
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  
諸公有今日哉顧世情悠悠畢竟以說夢爲真

境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迫虜以爲戰無不勝不  
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見如此不肖不  
憂虜也憂邊疆劫數湊合而諸公顧畏首尾未  
得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  
何不遂以斯言徧曉朝士懸萬無一失之券以  
卒就萬世一時之功哉謹此附復不備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處分卜虜罰服狀恩威兩全從此着着按  
行而行持之堅定應之從容則夷情邊計奚啻  
十全而已收番一說其爲便計何疑但不肖前  
倣不憂番之懼虜而憂虜之嚙番今旣欄柄在  
我兩無後憂古人謂蔡功惟斷乃成尙何疑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三十九

昨又有揣摩意見謂虜王必當誅而降番未可  
信不識門下聞之以爲何如大槩朝堂汨汨衆  
醒不能當一醉翁旣實見得是功決可期月而  
待則索性與之明白可否叟敬趙充國獨何人  
也外費出瑣瑣該曹豈靳此以誤大計如一時  
未應手但可隨便借支無煩于枉詆矣

鄭範溪經畧

虜王雖不可輕招亦不得放緩帳下智謀舌辯之士不妨物色鼓舞之有一聽勸舉人李鼎獻策一道火箭書一冊頗籍籍有時譽此等人不識可招之到彼盡其材用否

梁霖宇贊畫

來致未辱之前則經畧公已具傳英猷石畫矣凡邊事所以紛紛其失豈在今日然就使今人處昔日之地令言事者處當事之時亦未必不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

三十一

歛手相服也教中謂有智有膽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膽智從生足下試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膽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膽施于躁競勇進耳禁遏假道真當今第一義然喫緊在水泉一捷而後首尾成章公所謂兩策者其實虜入我彀則成一虜不入我彀則成兩公且措足實地先思其次而後及其上耳假道既絕則請惕及西海糾番既效則又當謀及保番至于東方十萬兵之聲勢莽捭兩川之版圖必

當使聲中有形予中藏取而可保萬全不然虜中未必無耳目也經畧公作用定何如與兩賢肝膽意氣定何如紛紛之論向惟恐其不徒手搏賊今一酋一創則又幸兵連禍結可釀以爲當局罪矣方事之初僕嘗一口言憂不在外而在內不在議論而在人心公籌邊之暇盍姑回首爲洛陽銅駝計耶萬僉憲爲我道向往意餘不一

余曉山巡撫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

三十一

邊事至此恐全顧不得前人體面及下吏口吻尚望屬耳私教得密爲同志一言不敢忽亦不敢露也卜酋一創誠快或又恐其牽制拙會使經畧頭緒未能歸一高明何以教之

鄭範溪經畧

凱聲又至歡動舉朝即古所稱一月三捷何以加焉不佞向耳剽斜番初計尚以爲落落難合今立竿遂見影操券驟取償而悠悠之徒更安所謂空際已過葉中丞頗懷事後之憂固是一





事不妨專行適李舉人招番一說生新與經界  
公言此時戰既利番之能格虜則他日亦必任  
我之能保番但恐茶馬尋常之恩未可恃也高  
明裁之

鄭範溪經畧

得教更爲之慨然某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  
而虜無大舉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  
乘我怒爲合從損秦之舉最是勝籌弟此後則  
當步步喫緊保得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 三十五

魏確菴總督

仰惟門下雲臥方酣驟聞嚴召固知萬金軀重  
不輕許人也第今  
天子西顧肝食以負擔相累非以爲榮門下辭  
榮可矣辭員可乎每見總臺公問門下起居狀  
而喜其尚能秉燭對客借箸談邊此何心哉

亦爲方今世道安危關係不數人而未暇爲門  
下出處謀耳巢由同志請卜之異日

鄭範溪經畧

自頃卜西被創則朝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  
王爲卜酋所殺萬萬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爲  
其黨報復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  
向所謂戰者以口啤之乎以指柱之乎此博得  
齒牙間微利而其中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  
里呼吸一不效指而泉鳴鬼嘯皆操左券以嘗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 三十六

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捧教乃爲之安枕竟夕但  
得東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具有九分  
功緒總兵本曾權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功以  
國家大事爲重昔武侯用兵斬馬謖用魏延疑  
人莫用人莫疑固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  
燒寺一着真華陀割雞神手而虜本以奉佛爲  
名聞其先曉酋歸款原藉佛家權教攝持今亦  
似宜毋絕其望許以建寺于巢牧本境則無詞  
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揭至稱諸番絡繹內衛



于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畧決不出班定遠之下  
而或又以為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達續  
江黃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霸業遂衰翁亦宜  
鑒此等微首微尾使諸番必能為我援我亦必  
能為諸番主方可盼長久安靜耳大抵今日多  
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為即  
令諸說已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  
而止又有言虜王陽以辭款我而陰召諸酋以  
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謾而老成亦或信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三十七

可歎也

邢崑田巡撫

與公橫經之契淺而推轂之情深丈夫意氣社  
稷是念乃諄諄致知己之許何也扯首雖停市  
賞經畧在撫剿之間昨已見其悔罪書信歸巢  
之後未必敢桀正在公臺處置得宜耳其文法  
之末議論之多非豪傑所宜慮也

邢崑田巡撫

捧教并示各夷悔罪諸書不勝欽慰生原謂

情在逆順之間定當如此操縱萬一牽制人言  
先聲不張信使不往而鹵莽襲王恢狄山之說  
則天下事去矣盧某等官既得用盡稍破格優  
之火酋已膽落誠募得行間敢死之士大作用  
一番亦千載一時也

鄭範溪經畧

示虜情小酋固無終絕之理但前既勦殺一  
番冷勿勿三疏罰服了事委果太輕門下遲回  
未許是也然恐將來此酋必當收之以全力專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 三十八

事火戰所報斬

雖少然使彼知我有備頭頭

觸網亦足為後牙大舉壯威耳

鄭範溪經畧

類報一疏讀之有虜在目中狀此安上定下  
九鼎擔子我氣既壯虜知其無能為也堵邊債  
路之

吉雖下而該邊兵力恐倉卒不能赴手流虜如  
麻開門一線當更煩神用提撕以保萬全耳招  
降納叛乃弱虜要領而就中審察情偽料理安

抑亦不等聞其目前操縱虜王認罪之使尤喫紫文告之外亦須稍示以武備不然狡夷有耳未必可以虛聲喝也擒斬功級既真似不妨隨事報聞外諭并領附復不脛

那崑田巡撫

承賜答戰撫密書云云如此卽常山陣法已具在指揮營款間何不遂謀之經畧公使急操先着以往百舉百中也弟不佞竊觀順義悔服雖誠而其氣已衰其權亦已旁落恐不得遂倚之王文肅公贍草卷之十  
爲從約之主此又在諸公相機設變于甘苦疾徐之間使之樂從而無後患耳外所啟二李火器似奇巧又出所論之外李舉人門下收之爲用未必無益僕亦未便語之以曾薦門下可否自在公耳

王懷棟巡撫

捧教該邊積弊至此罪不獨在將領然與其人提耳而問之不若事事徹底而查之明旨雖細閱三年內事然追查已往正欲明白

見前何疑之有哉上酋新敗乃倉卒調兵聲言欲搶瓦剌此其意必主窺邊門下策之是也先有該鎮傳言此酋已服愚竊與長察言虜創之後怒乃常情服者不可測也今弩機發矣尙豈得不防之則必當如郭中令趙營平遺策有後應毋先挑有堅守毋必戰而順義諸虜情形未敗者且委計經畧以虛聲款語激之使塞外多誦一日則落得塞內多備一日耳

鄭範溪經畧

王文肅公贍草卷之十  
教至決策精彩若神扯酋卽未東還度其情形已在目中

溫旨既下翁可從容展布而生等亦自能儘力主持矣蓋曉曉之口其在北者已似覺索然而南中方人人自以爲頗牧正可發一大笑耳小疏苦詞不達意至于事理乃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而不識果能爲邊臣助臂否觀扯酋與火酋二書則扯酋便可離之于火酋而火酋又可離之于扯酋諸番又可離之於諸酋天下之事愈

從容則機括愈生翁其專意小事以趙管平郭汾陽自待而其他揔付之不足不見可也

李臨江巡撫

承示傳諭虜王往返輸服之狀具見樽俎先聲咄嗟妙用一帋書賢于十部從事達矣適聞虜王見言差人到經畧公處想東邊決有定約更望門下審諦恩威之間勿棘勿縱則邊方奠枕可立而頌也

魏確菴揔督

王文肅公贍章

卷之十

四十一

此事孔棘而門下既抱有越俗之見笑前人之末工此復可逡巡小讓為哉大疏侃侃然非愚臣所及然不知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某酋必順某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而言今日順則今日縻之明日逆則明日絕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藉撫形陰修戰備此國家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即如教中謂經畧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事大費太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今虛聲款

喝何名為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足以資塞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及分外要索方訟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意言出無所為乎今區區數月之事幾不能待而待數年之後則恐門下能必之已不能必之人且不能必之國家財力曾未及期而七塞已騷然矣書生之慮倘未必無一得惟高明稍留意聽之

鄭範溪經畧

王文肅公贍章

卷之十

四十二

連日新揔督飛章請戰而人情愈岌岌矣然鄙見則謂必得彼處事機湊手其氣始壯而扯酋遁是乃爾萬一彼中有人覘我謀議異同愈生猜阻則奈何川底之約更成閑動要之你得扯酋移帳秋高必不復舉則雙番請路揔係伎業忌者終不能構我大罪而督公新被煩言譙訶恐亦無遽出梗撓之理但安心定氣期于必成可也

蕭岳峯揔督

適得經畧公報尚未有虜王撤帳確期乃教至  
始了了已經畧公頃雖伸威下西然照顧東邊  
諸虜不及門下一面提防一面撫諭先使虜巢  
勿動以待扯酋之歸此救圍不控拳其勞効豈  
在經畧之下也京師少年至今尚苦爭扯酋必  
不歸而用必不能驅虜今定何如但扯酋歸後  
更至深思所以待之莫沾沾見喜其棘棘生疑  
則又在指麾妙用耳

李柱亭給事

王文肅公贛草

卷之十

四十一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  
不必口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  
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變爲久  
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  
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肯綮首既  
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既  
欲離火真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  
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匈奴郭舍  
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畧斷案班

班可改也教中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狼  
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  
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  
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  
泯漢不能誅季龍等日夜詭形通我而我反欲  
計之愚以爲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  
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籌後而後可圖前僕觀比  
來設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  
同脚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王文肅公贛草

卷之十

四十二

葉龍潭總督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聲罪首惡卽所以堅  
和好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遠遺之火真而  
偏迫論消沮悔禍之捨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  
好之能堅華王號斷撫賞在捨酋未東之前猶  
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徙  
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群鬪但患其構而不離若  
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鞠其心  
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

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  
邊任責難即如大議華封則宜大又爲戰場何  
不遂爲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遙策  
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變使誰  
人任之夫捨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  
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  
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酹地稱大唐  
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  
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  
王文肅公廣華卷之十 四十五  
之伐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之畫  
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  
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  
口掣歸櫓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  
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縱此一步可以專  
事火真今捨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  
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達三  
賢之所難而貴經畧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  
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

之二捷耶捨酋之宵華面受約束耶若此者果  
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  
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之三  
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  
友爲中國之笑耶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  
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  
彼以詐來我亦以詐應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  
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  
未必不以貽笑爲耻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  
王文肅公廣華卷之十 四十六  
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  
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格  
言不肖芻蕘雖狂儻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卽今  
火真雖逸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  
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饜事至于局外規恢請  
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論  
火器真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旣知此人請自以  
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  
用之亦曾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

詭頗不許經畧既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  
教謂慎勿聽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  
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梁肅宇贊畫

來示以策虜便宜盡歸之經畧乃經畧又以幕  
中之畫盡歸之足下兩賢相得如此

天子豈憂邊哉顧今之倡異議者非他人即同  
事而其說自革封絕貢之外別無奇畧所謂一  
不成而萬有餘敗不佞斷不以垂歿垂去之身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

四七

強雷同附和也經畧公主斷顧不當曉曉足下  
主謀故不容嘿嘿乃來教專責生等以主持而  
憤在京之疑議殊不知弩機不在京亦不在生  
等亦不在經畧足下既保萬全請即以告生等  
告貴鄉與閱視諸君而天下事定矣顧虜中萬  
一有細探知我疑而欲絕之好人怒默驚判在  
俄頃呼吸間此誰人任之今後生抵死執獻納  
自愚之說不知今日之事乃唐事非宋事足下  
試觀郭令公之禦突厥操縱何如也千古斷案

聖人復起不能易足下第勿自疑且無疑于僕  
則幸矣暑中暴露珍重珍重

鄭範溪經畧

方答教頗悉時情一二而續札所謂劍虜王戮  
火酋者則其說之所自似亦已了了恨廟堂無  
人敢用漢武帝難狄山之法徒令英雄短氣而  
已雖然事至于此已一着穩一看計既保得虜  
王心歸無過望于我則冷眼可以看世人之熱  
鬧而又何以匆匆置辯為哉我只擇其環中以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

四八

內保塞外保番則其餘皆枝葉已魏確老又上  
第二疏聞已准備發行此老之性要在喜人宗  
已而議見氣魄固非若新進之孟浪也幸少加  
折節和調以濟國事此又根本第一義高明裁  
之

鄭範溪經畧

連得兩教譬之啖蔗者漸入佳境不佞臥滋帖  
席矣虜王之言既爾爾就使河州果在行可逆  
其詐追其往乎今籠駕招林業已步步喫緊第



不知所謂水凍草枯者真情乎托辭乎有如眼前且欲支吾卜酋熱面則我計不如連卜酋收之使之得小市以爲功無詞再留中國之重未失也火酋暫離據土恐亦有二說或達塞避我或糾衆謀我若虜王雖未行而挾得其悔賴且詞以折彼恐亦不煩用兵也帳下有吳梁二人翁又能傾心委之此一身肝膽手足既得力則其外即有些小異同固無足慮然群輕折軸理亦宜防宜示生等遇便得轉移其間也收番一主文肅公肅章卷之十 四九

郭中宇巡撫

捧教疊疊安邊大計據川之說生去年聞之榆林房道雅相印可曾以訊之當事者今來教及之此即裴中令之蔡功可斷其必成者也但不知財力果堪辦此而道傍築舍之見又不知何

如耳順義決歸然以其遷延邊外日久群疑又生甚而謂款番皆可虞套虜必大舉如此紛紛使人從容下着不得凡但知經畧功成當召還不知召還之後人出意見以賊之邊事方可愛耳勉之自重古來豪傑舍沉審擔當四字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

鄭範溪經畧

不肖一日未行猶未忘邊事一日之處茲得大教爲之快然茅彼狡虜愚意必當別處之無所關係之地任其瞋目撫劍獨霸一方奈事機不偶生兩人正在告恐他公竟被鬼迷耳然虜既決歸彼興已阻八分翁但信心信理不沮不作可耳此後恐聞教無期千萬自重

蕭岳峯總督

經畧信到已傳虜王必歸之意頗貴部約束之所在不審執事者操縱何如茲捧教示彼既掌天立信迂路趨行則廟堂西傾可無憂已仰惟苦心經歲游刃目前將來論功未必在趙營平

班定遠下但火酋根株未拔恐西部諸公尚在旁午而將來此酋究竟恐又非可罰服了事者來教云蕩然廓清但未可易得耳

鄭範溪經畧

自兩川戰勝後則舉朝動色生氣而所憂在歸酋之愆期或恐更生得失耳乃茲聞一得二既喜途中無失又知望外得其迂路川底不敢近過此翁之神威妙畧勝十萬兵遠矣賀賀

邢崑田巡撫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十

五十一

萬里夷情公選授計于使者如持券而取無不如意廟堂顧復何憂哉川底迂路十倍聞諸公始望亦不及此信乎一帋書勝于十部從事也第虜王拔帳確期未審在何日而火酋罪逆深重又似未可尋常罰服了事者僕正憂肅州訂盟一着難處來教引而未發所謂效一臂力者戰乎撫乎事機呼吸請直陳之經畧諸公所承圖萬全可也

梁霖宇贊畫

捧教不獨見公籌邊之畧且爲人謀而忠自爲謀而正不佞之知公方自此始耳空舟蕩海此局外意氣之談言者甚易行者甚難乃茲仗足下與經畧同心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絲頭頭成緒此功亦不細矣顧日前又有一種惡成喜敗代異黨同之徒雜然獻疑或曰兩川日前雖無虜而水長草盛之候必復大舉扯酋雖暫離西海而遷延肅州境上必有後圖非盡殺不創嗟乎苦哉當事之難也雖營平定遠復生必不能逃畏懦觀望之譏不佞請以安危卜之于天耳永教謂天下事未有爲之而無成者胆力甚壯然教尾又有是非毀譽窮通得喪之說夫是非毀譽窮通得喪豈與事之成敗判爲兩途者有如爲之而是人必以爲不是白簡朝投金帛夕下則即使三公持行視聽如一身是則是矣能保必成否故不佞竊謂方今邊臣一面禦外亦當一面禦內堅白之論不妨與明白折證一番以堅朝聽况經畧所處原與足下不同若手足

王文肅公贍草

卷之十

五十一



繫縛狼戾敗事則將來更有何人任責足下姑勿以已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閱視公有志有操而恐其先入意氣之言公當稍從中以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爲石畫何疑然平時試加于虜以茶馬聽屬之而有餘有如一且虜加于番而番爲我交患則不識控弁解圍之計將安施而費將安出也希更深思冗次草復不既

## 邢崑田巡撫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

辛三

外示撫諭該邊諸酋云云嚴而不惡可謂片言重于三軍適聞扯酋已拔帳東歸兩川之寇且遠徙邊事儘可爲惟公臺熟思至計以佐經畧公如哈台吉旣表表當別具一青眼待之或得其氣力耳扯酋至界當思所以待之莫煦煦慰藉亦莫切切譙訶操縱機宜在公雖經畧不能遙制也

## 邢崑田巡撫

虜王在途西邊之急解矣而東道主人正在樊

繫之際蓋彼革面之初且疑且恐且喜且怒梟夜不鳴未可以爲祥也

## 葉龍潭摠督

兩川虜退趁此急流縱擢批亢擣虛便宜自在門下該邊積弱之勢目前且無恃兵多而恃兵精毋專務激番而務保番毋先特殺虜而事難虜恐天下未必無難爲之事而門下姑以定力定見行之目牛豈有全矣

## 鄭範溪經畧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

辛四

門下籌邊馭虜勞已至矣績已成矣大行不細謹盛德不少讓古人云乎至此而尚娓娓遜避得無爲趙營平王監田所誦鑑川公首事委應追錄餘將吏官賞則惟來疏所擬悉從優厚矣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終